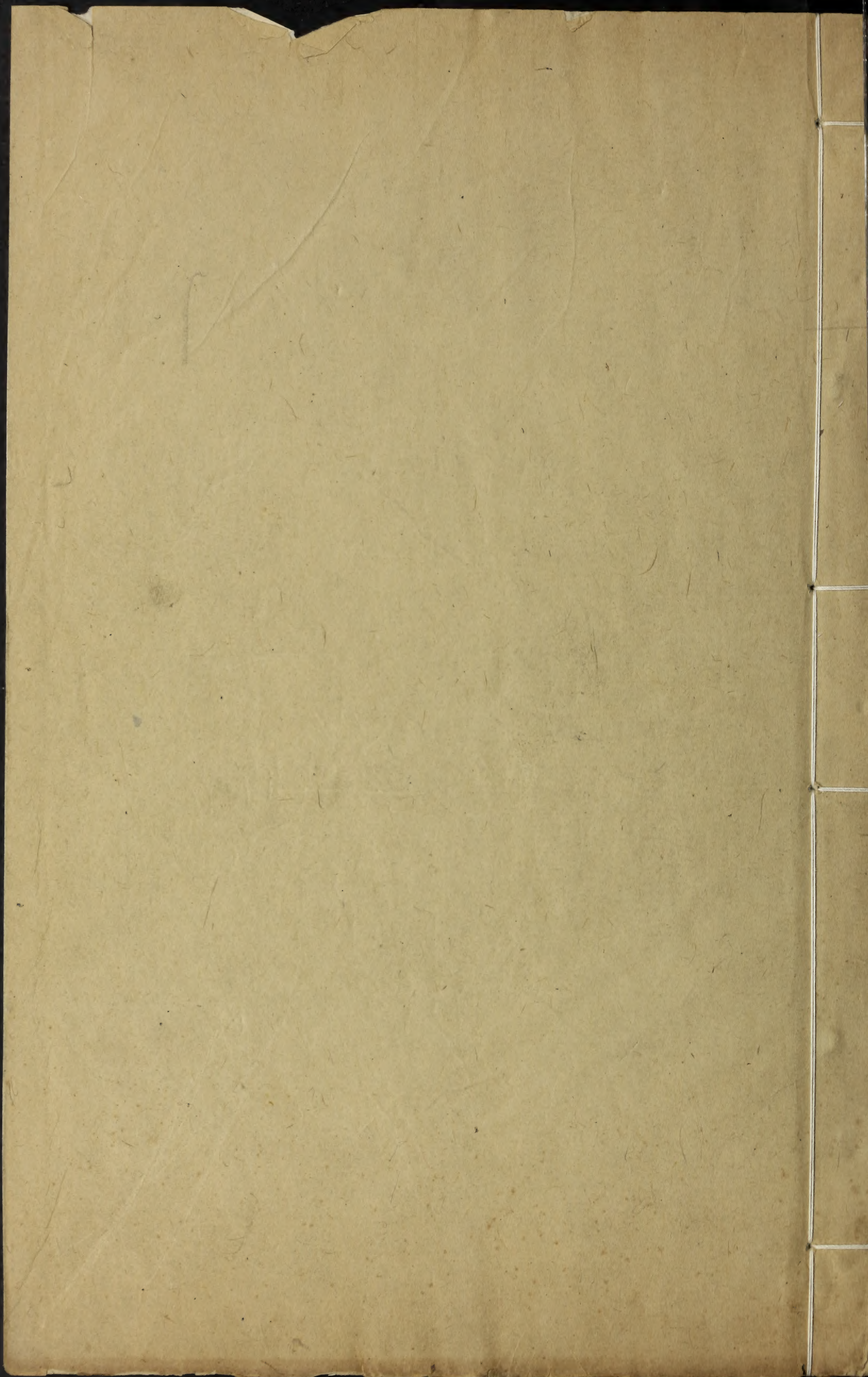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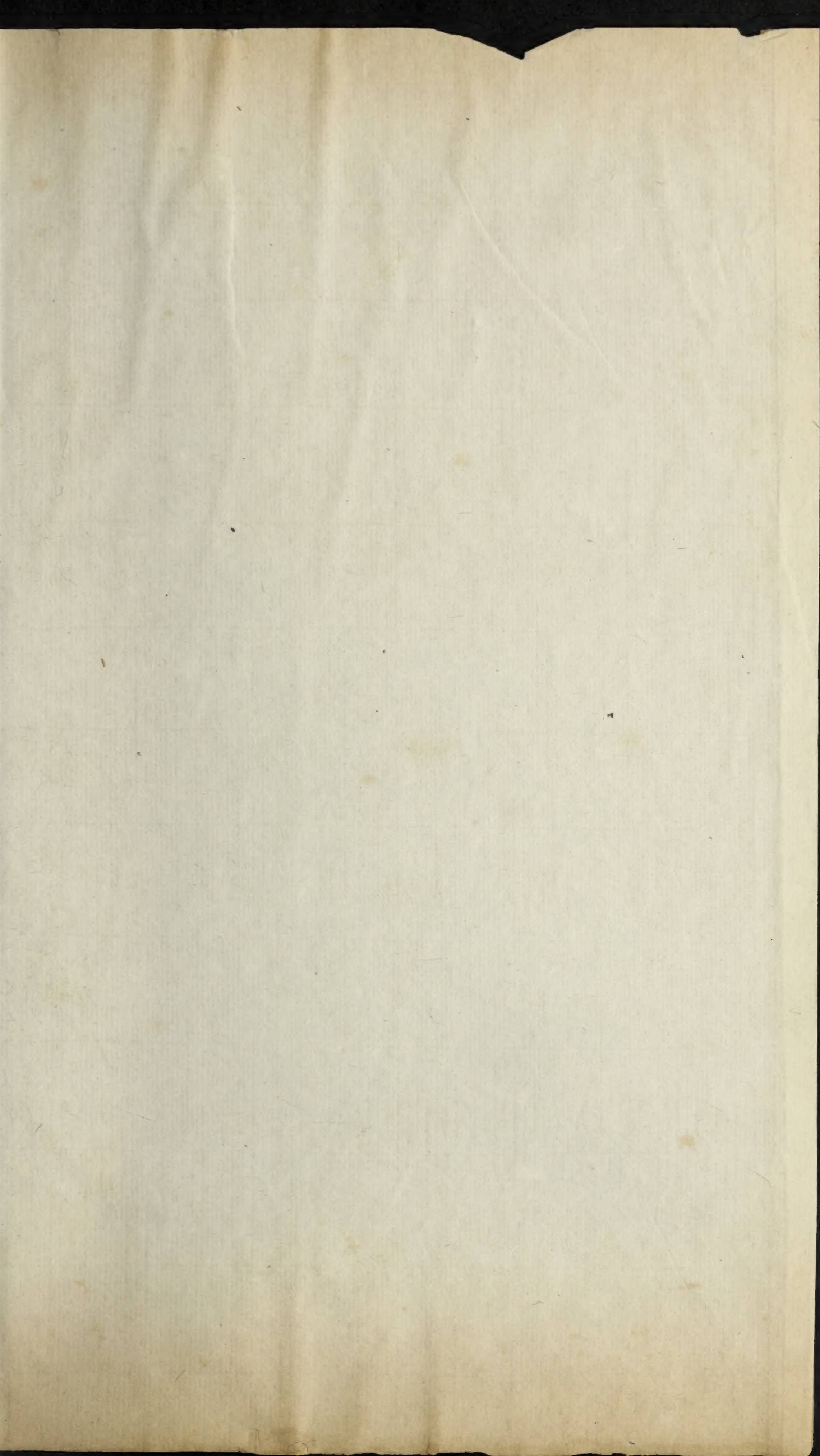




函史下編序

易六爻。體天地之撰。範九疇。盡經世之務。古哲后先民。諸應天撫世。因時御宇之畧。棊彰彰具上編中矣。乃其天經地義。民彝物曲。有倫脊可循沿。不於時變革者。則有之。天官之分九野也。方域之奠九州也。人官之列九品也。是三極之道。歷萬世而同條貫者也。故首天官。次方域。次人官。天官莫大於時令曆數以紀之。災祥以驗之。而天人之際大備。故次時令。次曆數。次災祥。方域莫大於土田。土田生德之本也。有土田而後有貢賦。漕河通焉。故次土田。次貢賦。又次漕

河。人官莫大於封建。封建政之根也。封建廢而任官。任官有統。而後九德服在位也。乃學較其本已。故次封建。次任官。次學較。有學較而後有經籍。經籍者。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禮理天地之序。樂宣天地之和。而後人道成焉。故次經籍。次禮儀。次樂律。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嘗防其源也。長國家而務貨賄。乃其來久矣。於是乎小刑明刑。大刑制兵。故次貨賄。次刑法。兵制殿焉。春秋謹嚴。莫謹於華夷之辨矣。故次邊防。次夷狄。異教之爲。嘗道裂也。自道術之散始也。當防乎其防。故受之以異教終焉。易二象以盡

意疇五行以利用書不盡言史何敢當焉然三而九爻九而大備而天下之故亦畧具矣

灝穹懸象徵表爲國故紫宮二十八舍三百二十中外官於王朝邦國官府下逮人民畜產頫仰較若一也而二曜五緯八風雲氣時從權焉故王事臧嘉僭忒逆從之際於天象若景嚮斯巳嚴矣明主司天人之契謹察眂爲兢兢鞏天官書第一

天以河山條紀峻胡越之介禪海環之而諸夏方域奠焉皇皇禹功殫之于封濬分畫蓋其理也故羣生康毓功濟于來今迨世多變縱分衡裂貿體不屬而

生民糜爛耗矣。帝者統寰寓爲一。愼封守爲蕝蕝條

方域志第二。

元后法天御極三公論道。獨化原而無職。司六卿分

職。庶寀承序。百辟宣德輻運。而天地官斯人紀所立

哉。自教之衰。稗道而議政。主德罔獨而守牧之政紀

闕如也。又遷代巳數。人官曠焉。述人官考第三。

天以一氣。播三統五行於四時消息。發斂示聖者之

慶。故時令於王事爲最重。孔子語爲邦曰行夏之時

贊易曰。後天而奉天時。故上德一天。中奉天畏天下

智不能違紀。紀以民。正下者悖天以凶。後儒狃兵志

賞罰之權懸經常之令辟矣夫晝宵亦何可得違也

述時令記第四

天道至恢恢矣繇欽若曆象而來世紹遵明郎星官曆師能按部推驗不爽於軌度則天行有常聖者創法而人之聰明能紹天也然昆侖玄渺豈巧曆能盡獨時有推明故堯命羲和以欽天道舜受終即察璣衡以齊天詎顓守法哉總之以隨天推候爲本述曆

數志第五

天合日月星辰海山嶽瀆人群鳥獸以成天譬則人乎合頭臚肢體五臟十二腑毛髮骨理而成人故五

事僭理而六氣類應猶覘氣於腑臟之變而絡脈所注隨病也傲忽者昳彼拘而鑿者惑已乃卽占候爽而詆應非類至何言之不察哉故知類應者爲知微

述災祥考第六

天以丘陵川澤阜百物而土中稼穡作生人之依諸疆理裁成尊利均布繄王人是賴故君之言宗也生德之大宗也田不井不均居不里不輯卽有生鮮遂矣帝者體天弘覆立元元之命其惟井野乎然非久長人之官不任次土田志第七

王后身三統六事九正之重修和理敘而天時地宜

人官物曲之利興焉。其則壤定賦。任土作貢。因民任力。卽百代不與易也。然損上益下而益。損下益上而損。剝安附地。夫思居德斯理亂所萌哉。司計者覽詳於貢賦登耗舒促之變。宜可爲懼然懼矣。述賦役書第八。

河之爲中國患舊矣。濫溢懷襄。帝用震儆。得禹而九州寧。乃後卒橫放莫底也。夫黃河於川江導諸夏同功。而河爲中國陽。性勁。又西北水泉少。而河身陿隘。雨水時行。半天下之洪潦都焉。其潰決固當。乃江於天下爲右陰。水泉所從出者多。夢澤巨而三江五湖

之漭瀁灑焉。其險而不爲敗。亦其性哉。今河益南徙。獨全淮受其委。而鑿齊魯之墟以運漕。議者顧以爲天數。神力不可治。謬其本矣。作漕河志第九。

王者法星圭方域之文。紀畫國分野。庸勳建親。而天下康。君宗榦輔。府事依焉。則自然之符也。附枝大而心披。柯葉彫而本瘁。亦曲防過矣。今大藩坐擁無功之奉。而材不効諸用。支孽稍疎。而司 國計者朘天下膏血以贍之。而日盻盻患不給也。蓋交病甚矣。作封建志第十。

自唐虞登庸若采之訪。僉受敷施。惟九德爰陟。至申

命特命。交讓之風穆然。而黜陟幽明之典不替也。故辨官才惟德。推官能惟讓。考官治惟庸。乃後世以浮言程士。以資格限官。以案牘譽毀課績也。悲夫。夫設官而不知所任。亦無爲設官矣。述任官考第十一

昔王之敎學也。綏帝降之猷。定民命之衷。令無危于天地之性。故學者學也。所以興德勸行陳藝而漸之道也。較者敎也。主化俗而導民。令敎不列而學士溺於浮文。悲夫。夫設學而不知所以爲敎。則無爲賢學矣。述學較志第十二

六經之爲天下治也尚矣。易象作而三極之道畢具。

唐虞之化。典謨紀之。夏殷周之盛德流風。詩書續備焉。故易以宗命。書以制典。禮以教中。詩樂以導和。春秋以定變。觀全經而知夫大道之恢恢。諸子百家史傳作而華繁寡實矣。乃其初亦詎非出於六官之流裔也哉。剔源疏流。俾嚮道者有所統。述經籍記第十三。

自聖王本天經地義民行以制禮。禮理而安。安則樂。樂則天。而樂從生焉。故禮體也。體神人百物萬事之極。而節文宜適之者也。樂者樂也。樂繇乎道也。禮繇中制。樂以和行。中和者。性命之精。鬼神之會。天地民

物之統也。故聖王上之。夫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仲尼之所志。歷千載而不效於用。悲夫。沿源譜流。俾言禮樂者有所統。述禮儀志第十四。

昔王本天地太和而作樂。以斟酌調適。令反之乎性。故樂也者樂也。樂得其理也。理大理而後和。理也者節也。故樂以節樂。後之人以侈爲樂。咎生於不知樂之情。而遂欲不反也。必不合矣。夫樂本於黃鐘之宮。聲以宣之。律以節之。呂以助之。而候氣諧聲。其準也。和平以爲極。述樂律考第十五。

天立君以生民。非朘民以生。諸古今富民富國之變。

表見土田貢賦中者。蓋畧具矣。國家承百王之末。而兼受其猥。一切之政咸用。乃鹽鐵茶馬之賦。遂爲課稅經。此亦何得簡哉。通變節適。稱時追俗。而無虞於其本。固爲理之大權也。語曰原大則饒。基削而仆。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述財賄考第十六。

昔者哲王隆德敦禮。政有紀而後糾之刑。故刑者成也。法天之震曜慘栗。亶主於成物。又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愼焉。乃棄德禮不務。釋政而任律。又釋律而任例。悲夫。司刑者念天元命。考衷於典禮。制民於刑之中。其必毋官反貨來。毋苟一時之權。而破名析律

述刑法志第十七

天以陽生萬物肅之以陰地產五材金用不廢故兵者聖人所以昭德保治禁暴亂爲生民衛也好之者殃故兵制周則國全隙則輔鈌與農合則交利分則交病乃重内其本哉秦而下興壞治亂之數端恒起於兵故制兵制國者之所甚謹也述兵制考第十八

天以兩戒定胡粤之限崇山峻谿王公因用設險以無虞中國蓋安不忘危備以無患也乃本務篤在於内修書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述邊防書第十九

乾坤以秉覆載爲大德而華戎中外之限一何其

有截耶大哉聖人之馭戎也舍逆取順治以不治有驅逐而無窮蒐後世守文之士致金繒子女以爲奉謂矣彼巳將帥席主威揚中國怨毒天下而不恤烏謂天德哉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非之也故曰儁述四夷考第二十

隆古元哲通天地神明之德而別宜分類幽明死生鬼神之故爛然乃禮導樂和因物之精而納之極也夫是以疵癘不與而誕悖不作迨德衰而二氏者探神理性命以自詡末流益譎妄爲神姦故攻之者難則所據者変與也然世教滋病作異教考志焉

明隆慶辛未古盱郡後學鄧元錫撰

函史下編目錄

酉史下編目錄終

函史下編卷之一

明　盱郡鄧元錫著

天官書

自昊天以神明之德奠位於上表儀象爲貞觀而元德下濟嘉美爲利時行順動升九土于昭明以爲萬類宗其鑒觀四方簡在民主降祥降災用嚮用應於垂象吉凶效焉以爲生民命故曰天之德於萬物也至矣在昔隆古雖甚神聖莫不必通而稽欽若而丕式之惟則天之爲務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庖羲氏仰觀象於天俯察於地遠求近取通神明類物宜於

是乎畫一極二儀四象八卦因重之爲衡圖表大德
生生之序已規爲圓圖渾淪週廻正象天表大用於
方圖而天包地外地游天中地儀有極天體無窮則
圓外方中圖象焉於貞觀同表遐哉邈乎莫以尚矣
迨于放勳躬聖神文武之德廣運以則天官曆象日
月星辰以欽天道舜受終卽察璿璣玉衡齊七政以
覘天禋望群祀類帝先焉其授禹之命曰天之歷數
在爾躬蓋其重如此他諸命官宅揆曰熙帝載命九
官十二牧曰亮天功雖其徂征益贊滿損謙益必歸
之天道至咎繇矢知人官人之謨九德咸事翕受敷

施重人官矣曰撫五辰曰代天工而一之於兢業其
矢安民謨重惇庸命討重民治矣而典曰天叙禮曰
天秩德曰天命刑曰天討天明畏靈聰曰自我民聰
明明威而一之於懋敬比于九功叙九叙歌勸于有
成矣其賡歌之辭約之以二言曰勑天之命惟時惟
幾嗚呼天則何命時幾其命無時非幾無幾非時奉
天時行知幾其神凛凛乎以天命自憲巳焉於焉知
典謨之始終一天也敎之至也禹始受命功在水土
錫圭告成平地以成天其嗣世而王以天統惟五行
三正天統天象之爲察商革夏命將天命明威不敢

敕用玄牡。昭告于皇天神后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其既纘服。亦惟率厥典。以奉若天命。召誥於二代之受命曰。面稽天若。有以也爾。迨周文王生於中古。深於憂患。上窮天載。德純於同天。序周易。首尊乾於天以冠經。緜備四德以統經。配以坤。致用以坎離。泰否司其変。剝復見其心。乃山澤地體通天氣以劑用。雷風天氣達地德以嘉生。震艮兌巽時判合尸焉。而經分上下卦。各繫之象。本天道以前民用。其更先天方圖爲後天圓圖。表天行出震齊巽見離役坤說兌戰乾勞坎成艮之用。而妙萬物之神功渙然。故曰觀天

者莫辨於易語周易也式周受命周文公追贊文王之德本天命所自始以德格于天其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本天命所自受以天眷于德其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其本天命所自成以文德上當於天心其詩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誕先登于岸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其贊文德於天命合一无間也其頌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又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

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則陳天人之際明明赫赫如景應表如鼓答桴或代天言或陳天心或矢其所欲言或宣其所不能言忱知天哉其作洛相宅獻卜誕告多方多士慄慄於天命去留之際尤嚴其制周禮六卿平衡上運三百六十屬輻輳並進一稟于天行則知聖學本天王治法天以道之大原出於天一大惟天天不變而道終不可得變也迨德之衰明不能及遠罔知于古人之成德矧曰其或能上稽于帝天之命後淩衰亂顛覆政典與頑用嚚天告不饗而板蕩之詩作疾威多辟日月告凶震

雹爆爆山冢崒崩王迹熄焉緜此言之天人相與之際始未嘗不遵軌應度德當天心而日月星辰爲順行循次用協于太順德則不類迕紀亂常天報之錯行失度犯鬭變色之徵效因之以是爲甚可畏也先師孔子遡知于天命原本尚嘉唐虞尊典謨爲天人統五典六官萬務之經曲郊廟會朝燕饗之雅頌蓋竊羆志之義文之精神易無方體有典常之象作十翼硏而際焉其作春秋表一爲元明大一統於天日繫月月繫時繫王正於春四序之首月咸具明合德於天尊王於天統六合於王以配天而七曜五緯兩

暘燠寒之變。靡不具書。謹錄明王事。王法畢。求端於天。其自言曰。吾五十而知天命。又曰。知我其天。其蒙匡魋之難。曰天生德。曰天未喪文。一自信於天。其告君之言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質諸鬼神而無疑。爲知天。百世俟聖人而不惑。爲知人。故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苟智不足以知天。而欲以彌性至德者。遠矣。苟不至德。而欲與於天道之至教。未之有也。是故天有紫宮明堂。以藏神而布政。有九野星土。以辨方而正位。有中環外衛常顯不隱者三百二十座。爲星者二千五百。以象物而

妖官有日月水火木金土之五星爲犯合淩歷羸縮妖化以示變而譴告而分陰陽辨四時移節度定諸紀皆稟規於日月而北斗爲帝車是故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斗一北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天神地靈運緯而持衡一大以爲貞蓋昔者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世紹重黎之後使典天官命之曰羲和其後夏有昆吾商有巫咸周有史佚咸能遵明於天文星紀之事而周宣王之世羲和之後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比于有漢司馬氏談若子遷仕於建元元封之間相繼爲太

史復典天官故史遷纂世職承傳作史記述天官書甚具中經外緯爛然於璣璿其頗放逸未具者則采漢張衡靈憲唐李淳風所爲晉隋志僧一行所爲覆矩圖大書分書附之俾後有君子本天尊道欲觀象而效之法者得有考鏡焉天官書曰中宮天極星省中宮、三才萬事生於中也、元命包云、宮之爲言宣也、宮氣立精爲神垣、宋中興天文志云、坎、正北方也北極不於坎、於艮丑、萬物之所紐、以成終而成始也、作曆者、必逆推日月合璧、五星連珠、於艮丑之次爲曆元、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索隱曰、句、音鉤、曲也、星經以後句四星名四輔、張衡曰、抱極星、爲輔臣之位、主參贊萬幾、小而明、吉、大明及芒角、臣道失也、暗則官

不、理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星經曰十五星、東藩八、西藩七、皆明大有常吉、宮垣直而明、則天子將兵開則兵起

晉志曰、東垣下五星曰天柱、主政敎、懸圖法、門內東南維五星曰尚書、爲納言、吳王應電曰、垣匡衛星、宮伯所掌八舍、宿衛周廬之官、舊立將相等名、非也、○

晉天文志曰、北極五星、勾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北極北辰、爲細星、最尊者也、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最赤明、曰太乙之坐、第三星主五曜、庶子也、勾陳、後宮也、大星正妃、餘四星、女御之象也、勾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寶魄、主御羣靈執萬神圖者、抱極四星曰四輔、所以輔佐北極、而出度授政也、大帝上九星曰華盖、覆大帝之坐者、蓋下九星曰杠、蓋之枋也、華蓋下五星曰五帝內坐、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配節候、所以布政教、而授農時者也、極東一星曰柱史、左右史、記言動之象、柱史旁一星曰女史、婦侍象、主傳漏者、本志畧不具耳、

王應電曰、天明、則日月不明、王者聰明睿智、而不畧其明、故冕旒蔽目、黈纊塞耳、故天皇隱勾陳中、勾陳抱之、四輔、天子師氏保氏之官、王之友臣、於獨德最

親、故紫宮備焉、前列直斗口五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索隱曰、劉氏直音如字、隨音他果反、北一作比、漢書天文志、兌作銳、謂星形尖邪也、陰德二黃星、或曰天一。正義曰、天一一星、明而有光、則陰陽和萬物成、人主吉、不然、反是、晉志云、天一一星在紫宮門右、主人主吉凶者、太一在天一南、近天帝之神、主風雨饑疫、尚書西二星曰陰德、主周急振撫王德莫大焉、宮門左內二星曰大理、主平刑斷獄、門外六星曰天牀、主寢舍燕息、西南角外二星曰內廚、主王后膳飲、東北維外六星曰天廚、主王盛饌、周禮設天官屬、皆本此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棓。楊愼云、槍音戕、棓音棒、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索隱曰、絕度抵屬也、正義曰、漢、天河也、晉志曰、閣道、飛道也、從紫宮至河所乘、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

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為帝車，運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晉志曰：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文第一星曰天樞，二曰天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闓陽，七曰搖光。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漢書作五曰司祿，六曰司災。晉志曰：文昌北六星曰內階，天皇之階也。相一星在北斗南，冢宰領百司者，星明吉，太陽守。一星在相西，大將大臣之象，主武備。王應電曰：西北四星曰勢，王者臨御臣下之柄，不欲明，明則宦者竊柄，而威福恣行，因遂為刑餘。占在斗魁中，貴人之牢。晉志曰：天牢六星在斗魁下。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蘇林曰：能音台。三能色齊

君臣和不齊爲乖戾。漢書齊作參、○六符經曰、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不平、則稼穡不成、冬雷夏霜、天行暴令、晉志曰、三台六星、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主開德宣符、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爲司命、次二星、曰中台、爲司中、東二星、曰下台、爲司祿、又三台爲天階、太一躡以上下、故曰泰階、中台北一星曰太尊、貴戚尊屬象、南四星曰平、近職執法、平罪之官、輔星明近。輔臣親疆斥小疏弱。孟康曰、在北斗第六星旁、斥、遠也、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晉灼曰、外、遠北斗也、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晉志曰、貫索九星、主法禁、牢口、一星爲門、不欲開、明、明則天下獄煩、七星見、小赦、六星五星明、大赦、動則斧鑕用、中空則更元、漢志曰、天紀九星、在貫索東、九卿、主理怨訟者、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步天歌云、中元北極紫微宮、北極五星在其中、大帝之坐第二珠、第三之

宮庶子居第一號曰爲太子、四爲后宮五天樞、左右四星是四輔、天一太一當門路、左樞右樞夾南門兩面營衛一十五、上宰少尉兩相對、少宰上輔次少輔上衛少衛次上丞、後門東邊大贊府、門西喚作一少丞、以次却向前門數、陰德門裏兩黃聚、尚書以次其位五、女史柱史各一戶、御女四星五天柱、大理兩星陰德邊、勾陳尾指北極顛、勾陳六星六甲前、天皇獨在勾陳裏、五帝內座後門是、華蓋弁杠十六星、杠作柄象蓋傘形、蓋上連連九箇星、名曰傳舍如連丁、垣外左右各六珠、右是內階左天廚、階前八星名八穀、廚下五箇天棓宿、天牀六星左樞在、內廚兩星右廚對、文昌斗上半月形、希疎分明六个星、文昌之下曰三公、太尊只向三公明、天牢六星太尊邊、太陽之守四勢前、一个宰相太陽側、更有三公相西邊、卽是玄戈一星圓、天理四星斗裏暗、輔星近著闓陽淡、北斗之星七宿明、○王應電曰、中垣紫微、象天子大內、上垣太微、三朝也、下垣天市、市也、王國中、爲王宮、前朝後市本諸此、

東宮蒼龍房心。重明

堂、心爲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

王失計。晉志曰、心爲大辰、星明大、天下同、鄭曉曰、心天子象、言天地之心、人之主也、洪範五行傳曰、心、三星、大星天王、前星太子、後星庶子、房爲府。曰天駟。宋均云、房四星、間有三道、日月五星所從出入也、晉志曰、房、天子布政之宮、星明則天子明、又爲四表、中間爲天衢、亦名天關、黃道之所經也、南間曰陽環、其南曰太陽、北間曰陰環、其北曰太陰、七曜繇乎天衢、則天下和平、繇陽道則旱喪、繇陰道則水兵、亦曰天駟、爲天馬、主車駕、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衿。上炅朊共陽左驂四宇、索隱曰、衿其炎反、晉志曰、房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廐、又主開閉爲蓄藏之所、驂星大、兵起、星離、民流、又北二小星曰鈎鈐、房之鈐鍵、天之管籥也、明而近房、天下同心、鄭樵曰、房、天子之後寢、鈎鈐其管籥、東咸西咸四星、爲房戶、以防淫而謹內也、元命包曰、鈎鈐星、以閑防神府闓舒、主距鈎、備非常也、有客星出及疏拆者、地動、北一星曰牽。晉灼曰、古轄字、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正義曰、左旗九星、在河鼓左、右旗九星、在河鼓右、占欲其明大光潤、將軍吉、不

然兵憂不居其所則津梁不通動搖則兵起

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耗。晉志曰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如垣主權衡主聚衆一曰天旗主斬戮古戮人於市本之此市樓司市所蒞之處中有斗斛帛度列肆車肆屠肆諸星市中星衆潤澤國實熒惑守之戮不忠之臣彗星除之爲徙市易都帝坐一星在天市中星西天庭也光潤則天子吉威令行女牀后妃之寢也后聽內治主立市故王后吉凶候之此候一星在帝坐東北主伺陰陽明大輔臣強細微國安亡若徙爲憂宦者四星在帝坐西南主刑餘之人星微吉明大凶非其常主宦者有憂宗正二星在帝坐東南宗大夫也宗人四星在宗正東錄親疎享祀族人有序則星如綺文而明動則天子親屬有變客星守之貴人死宗星二星在候星東宗室之象客星守之宗支不和此謂天市垣史記尊紫微故隸之蒼龍。步天歌云下元一宮名天市兩扇垣牆二十二當門六星黑市樓門左兩星是車肆兩箇宗正四宗人宗星一雙亦依次帛度兩星屠肆前候星還在帝坐邊帝坐一星

常光明四箇微藩宫者星以坎兩星名列肆斗斛帝前依其坎斗是五星斛是四垣北九是貫索星索口横者七公成天紀恰似七公形數著分明多兩星紀北三星名女牀此坐還依織女旁房南衆星曰騎官。晉志曰騎官二十七星在氐南主天子宿衛東端一星騎陳將軍南三星騎官也陳車三星在騎官東北革車也積卒十二在房心南主宿衛從官二星在積卒北左角李右角將。索隱曰李即理法官石氏云左角為天田其陽為太陽道右角為天門其陰為太陰道晉志曰星明大王道太平賢者在朝動搖移徙則憂大角天王帝庭。晉志曰角二星為天闕其間天門其內天庭黃道經其中又為天棟為天王座正經紀也北三星曰帝座王應電曰角蒼龍之首萬物化生於角也角君象主王正月新政天門陽門天南門天地始闢天子所以闢四門也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元命包云攝提言能提斗攜角以接於下也正義曰攝提六星夾大

角大臣之象紀八節察禨祥者占不欲明明則三公横恣客星入之憂晉志曰大角在攝提間攝提爲楯以夾擁帝座者亢爲疏廟。主章奏。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宋均曰疏外也廟或爲朝晉志曰亢四星天子外朝總攝天下章奏聽訟理獄錄功者也廟堂通塞之候曰疏廟星明大輔相納忠天下寧亢南七星曰折威主斬殺折威東南二星曰頓頑主考囚正義曰天之外門占明則氐羌貢暗則諸夷叛客星守之外兵至氐爲天根。主疫。星經云氐四星爲路寢占明大則臣下奉度孫炎以爲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晉志曰后妃之府天子休解之房宋均曰三月物雖生而日在奎行毒氣故有疫疾尾爲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宋均云尾後宮屬御于王所占均明大小相承則後宮叙而多子不然則否金火守之後宮兵起若明暗不常妃嫡乖亂妾媵失序少子孫晉志曰龜五星尾南主占吉凶傅說一星在尾後巫官也魚一星在尾後河中主陰事王應電曰天行始於東春產萬物爲天根本故象之后妃叙御於此者嗣續無窮之意太子君嗣亦

曰東宮主問安視膳於此。箕爲敖客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守房心。王者惡之也。晉志曰箕四星曰天雞亦曰天津主八風。鄭樵云。凡日月宿箕東壁翼軫者風起。星大明直則五穀熟。君無讒間。疏暗則憂。正義曰。亦后妃之府。鄭曉曰。箕承帚以埽者。又揚穀器。尾受之。以箕章婦道也。又主口舌骨肉讒之所生也。五星聚尾箕有內亂。亂始色荒也。○步天歌云角兩星南北正直烏中有平道上天田。總是黑星兩相連。別有一烏名進賢。平道右畔獨淵然。最上三星周鼎形。角下天門左平星。雙雙橫於庫樓上。庫樓十星屈曲明。樓中柱有十五星。三三相著如鼎形。其中四星別名衡。南門樓外兩星橫。○亢四星恰似彎弓狀。大角一星直上明。折威七子亢下橫。大角左右攝提星。三三相似如鼎形。折威下左頓頑星。兩个斜安黃色精。頓頑下二星號陽門。色若頓頑直下存。○氐四星似斗側量米。天乳氐上黑一星。世人不識稱無名。一箇招搖梗河上。梗河橫列三星狀。帝席三黑河之西。亢池六星近攝提。氐下衆星騎官出。騎官之衆二十七。三三相連十欠一。陣車氐下騎官次。騎官下三

車騎位、天輻兩星在陳傍、將軍陳襄振威霜、○房、四星直下主明堂、鍵閉一黄斜向上、鈎鈐兩箇近其傍、罰有三星直鍵上、兩咸夾罰似房狀、房下一星號爲日、從官兩箇日下出、○心、三星中央色最深、下有積卒共十二、三三相聚心下是、○尾、九星如鈎蒼龍尾、下頭五點號龜星、尾上天江四横是、尾東一星名傳說、傳說東畔一魚子、龜西一室是神宮、所以列在后妃中、○箕、四星形狀如簸箕、中下三星名木杵、箕前一黑是糠皮、○上東宮七宿、中入天市垣、

南宮朱鳥權衡、○孟康曰、軒轅爲權、太微爲衡、正義曰、權四星、在軒轅尾西、主烽火、備警急、衡太微、三光之廷、○重太微垣、○宋均曰、太微、天帝南宮、三光、日月五星也、晉志曰、太微、天子庭、五帝之坐也、衡、平也、又爲天庭、列宿受符、諸神考節之地、匡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灋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正義曰、太微宮垣十星、在翼軫北、天子之宮庭、五帝之坐、十二諸侯之府也、其南藩中二

星間為端門次東第一星為左執法廷尉象第二星上相第三星次相第四星次將第五星上將端門西第一星為右執法御史大夫象也第二星上將第三星次將第四星次相第五星上相其東垣北左執法之東左掖門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上相北東中華門次相北東太陽門次將北東太陰門也西蕃上將北西太陽門次將北西中華門次相北西太陰門也其星並欲光明潤澤若枯燥則各以其位受災若動搖則擅命干主○晉志曰東西蕃有芒及動搖諸侯有陰謀執法移刑罰急西南角外二星曰明堂明堂西三星曰靈臺主觀雲物察符瑞候災變者左執法東北一星曰謁者主贊賓客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內坐朝會之所三公北三星曰九卿內坐治萬事九卿西五星曰內諸侯入覲天子之國者中五星帝師友三公博士太史也諸侯南二星曰天𣝾

其內五星五帝坐

○晉志曰五帝坐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四帝位挾之東方蒼帝威靈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矩北方黑帝叶光紀也天子動得天度止得地符從容中道則五帝坐光明不明人主當求賢輔政不則勢奪五帝坐北一星

曰太子、太子北一星曰從官、帝坐東北一星曰幸臣、內屏四星、在端門內、近右執法、屏蔽帝廷也、

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晉志曰、在帝坐東北、一曰依烏、周元士、漢中散諫議、議郎郎中之職也、主守衛、星不具后妃憂幸臣誅、星明大、及客星入之、幸臣亂、正義曰、占欲其大小均潤、

耀光、傍一大星將位也。晉志曰、郎將在郎位北、武賁在太微西蕃北下、名南靜室、常陳七星、如畢狀、在帝坐北、皆天子宿衛虎賁之士

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群下從謀也。晉灼曰、中坐、犯帝坐也、宋均云、逆入不軌道、不繇東康衢入也、

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晉志曰、少微四星、第一星處士、第二議士、第三博士、第四大夫、少微南四星曰長垣、主胡夷界域、隋他果反、宋均云、隋謂垂下也、春秋合誠圖云、少微處士位、占以明大黃潤則賢士舉、不明反是、月五星犯守處士憂宰相易、王

應電曰北門西有鬥星接三台皆大臣象長垣設險守國者鄭曉曰三垣天市天子延符之宮明堂位也太微天子布政之宮朝位也紫微爲寢宮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七曜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於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命於朝而出任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有分野猶諸侯郡國各守其土安其人民以承天子也○步天歌云上元天廷太微宮昭昭列象布蒼穹端門只是門之中左右執法門西東門首皂衣一謁者以次卽是烏三公三黑九卿公背傍五黑諸侯卿後行四箇門西主內屏五帝內坐於中正幸臣太子并從官烏列帝後從東定郎將虎賁居左右常陳郎位居其後常陳七星不相誤郎位陳東一十五兩向宮垣十星布左右執法是其數宮外明堂布政宮三箇靈臺候雲雨少微四星西南隅長垣雙雙微西居北門西外接三台與垣相對無兵災

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晉志曰十七星黃帝之神一曰東陵一曰權星南大星女主次北一星夫人象也其次諸星皆次妃之屬女主南一小星女御也左一星

少民后宗也、右一星大民太后宗也、軒轅右角南三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五星守酒旗、則天下大酺、軒轅南三星曰天相、西四星曰爟位、變國火之爟也、爟北四星曰內平、平罪之官、天相主佐后禮事、內宰職也、正義曰、十七星主雷雨之神、後宮象、陰陽交感、激為雷電、和為雨、怒為風、亂為霧、凝為霜、散為露、聚為雲氣、立為虹蜺、離為背璚、分為抱珥、二十四變皆軒轅主之、占欲其小黃而明吉、大明則後宮爭競、移徙則國人流迸、王應電曰、午一陰生、陰陽相遇、故以為后妃之府、

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為水事。鄭樵云、日月五星貫之、為中道

其西曲星曰鉞。晉志曰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則井星明而端列、鉞一星、附井之前、主伺奢淫而斬之、占不欲明、明與井齊、或搖動、則天子用鉞於大臣、月宿井、有風雨、

鉞北北河。南南河。晉志曰、北河南河各三星、夾東井、南河為越門、北河為胡門、占動搖、則胡越為變

兩河天闕間為關梁。晉志曰、南河南三星曰闕丘、積水一星、在北河西北、供酒

食之正者。積薪一星在積水東，主庖廚。水府四星在積薪東，主水衡。井南垣東四星曰四瀆，江淮河濟之精也。客星若水火守犯之，百川流溢。東井鉞前四星曰司怪，主七政變異，及草木鳥獸之妖。司怪西北九星曰坐旗，人君設位之表。坐旗西四星曰天高，主臺榭望氣。

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爲質。晉志曰：鬼五星，天目也，主視明察姦。中央星爲積尸，主死喪祠祀。一曰鈇鑕，主誅斬。鬼星明大，穀成；不明，百姓散。鑕欲其忽，忽不明，明則兵起，大臣誅，王應電。曰：鬼主祀事，中積尸神象也。天廟，天子祖廟。天社，天稷，社稷之神也。積水，積薪，主水火之齊權位，供明水火之司也。丈人主壽考而哀孤窮，孫子主孝愛而侍丈人。井宿列西南坤方，萬物皆致養，養莫大於敬老恤孤，祭祀者追養繼孝之事也。

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傷成鉞，禍成井。誅成質。晉灼曰：衡，太微廷也。索隱曰：衡則能平物，故國有德，公平，火成形於衡。觀成潢。潢，帝車舍，王者游觀，火成形於潢也。傷成鉞，言有敗亂，火入則用誅。漢書曰：東井主水事，火入居其旁，天子且

以火敗。晉灼曰、熒惑入質、占大臣有誅。柳爲鳥注。主木草。漢書天文志注作喙、爾雅云、鳥喙謂之柳。柳八星、天之廚宰也、主尚食、和滋味、柳星張皆以順明爲吉。金火守之、國兵起。柳南六星爲外廚。廚南一星爲天紀、主禽獸、應雷日。柳南方宿、主盛夏雷雨草木。七星頸爲員官。主急事。宋均云、頸朱鳥頸也、員官、喉嚨也、物在喉嚨終不久留、故主急事。晉志曰、七星、七星一各天都、主衣裳文繡、又主急兵。星明則王道昌、闇則賢良退處、天下空。稷五星在七星南、農正也、取百穀長以爲號。鄭曰、星南方文明之會、故爲衣裳文繡。張素爲廚。主觴客。索隱曰、素嗉也、鳥受食之處。晉志曰、張六星、又主珍寶宗廟所用器。星明則王者行五禮、得天。張南十四星曰天廟、天子之祖廟也。客星守之、祠官憂。翼爲羽翮。主遠客。晉志曰、翼二十二星、天之樂府、又主夷狄遠賓。占明則禮樂興、四夷服、動則夷使來、移徙則天子舉兵。翼南五星曰東甌。軫爲車。主風。宋均云、軫四星居中、又二星爲左右轄、車象也、與巽同位爲風。晉志曰、主冢宰輔臣、主車騎任載。占明則車騎

備動則車騎用轄星附軫兩旁主王侯左轄爲王者同姓右轄異姓星明兵大起遠轄凶轄卒南蠻侵車無轄國有憂轄就聚兵大起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星中兵大起。晉志曰長沙一星在軫中主壽命明則壽命長子孫興軫南三十二星曰器府樂器之府也軫東南七星曰青丘蠻夷之國青丘西四星曰土司空主界域土司空北二星曰軍門主營候軫南衆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無處車馬。晉志曰庫樓十星六大星爲庫南四星爲樓在角南曰天庫兵甲之府也旁十五星三三而聚者柱也中央四小星衡也主陳兵東北二星曰陽門主守隘塞南門二星在庫樓南天之外門也平星二星在庫樓北主平法獄天門二星在平星北○步天歌云井八星行列河中淨一星名鉞井上安兩河各三南北正天樽三星井上頭樽上橫列五諸侯侯上北河西積水欲覓積薪東畔是鉞下四星名水府水位東邊四星序四瀆橫列南河

東南河下頭是軍市、軍市團圓十三星、中有一箇野
雞精孫子丈人市下列、各立兩星從一說、闕丘兩箇
南河東、丘下一狼光蓬茸、左畔九箇彎弧弓、一矢擬
射頑狼胷、有个老人南極中、春秋出來壽無窮。○鬼
四星冊方似木櫃、中央白者積尸氣、鬼上四星是爟
位、天狗七星鬼下是、外廚六个柳星次、天社六箇弧
東倚、社東一星是天紀。○柳、八星曲頭垂似柳、近上
三星號爲酒、享宴大酺五星守。○星、七星如鉤柳下
生、星上十七軒轅形、軒轅東頭四內平、平下三箇名
天相、相下稷星橫五、靈。○張、六星似軫在星傍、張下
只是有天廟、十四之星冊四方、長垣少微雖向上、星
數欹在太微傍、天尊一星直上黃。○翼、二十二星大
難識、上五下五橫着行、中星六箇恰似張、更有六星
在何許、三三相連張畔附、必若不能分處所、更請向
前看野取、五箇黑星翼下頭、欲知名字是東甌。○軫
四星似張翼相近、中央一箇長沙子、左轄右轄附兩
星、軍門兩黃近翼是、門下四箇土司空、門東七烏青
丘子、青丘之下名器府、器府之星三十二、以上便爲
太微宮、黃道向上看取是。○**西宮咸池**。○正義曰、咸池
上南宮七宿皆入太微垣、在五車中、天

漢南、魚鳥之所託也、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正義曰、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在畢東北、天子兵車舍也、西北大星曰天庫、主太白、秦也、次東北星天獄、主辰、燕趙也、次東曰天倉、主歲、魯衛、次東南曰司空、主塡、楚也、次西南曰卿、主熒惑、魏也、占五車均明、柱皆見、則倉庫實、不見其國絶食、兵起、晉志曰、天子得靈臺之禮、則五車三柱均明有常、五車南六星曰諸王、主諸侯、西八星曰八穀、主候歲一星亾、則一穀不登、五車南一星曰天闕、亦曰天門、日月所行也、主邊事、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宋均云、不言木土者、木土德星、於此不為害也、

奎曰封豕為溝瀆。正義曰、奎十六星、天之府庫、主兵、主溝瀆、占以明為吉、星不欲團圓、圓則兵起、暗則臣干命、亦不欲開闔無常、當有白衣稱命於山谷者、王者宗祀不絜則奎動、搖若熠熠有光、則近臣謀上、庶人饑饉之厄、太白守之、胡貊憂、可伐、熒惑水憂、塡星歲星守之、中國利、外國不利、隋志云、彗淫泆不平、則奎有角、婁為聚衆。正義曰、婁三星、為苑牧犧牲共祀者、亦曰聚衆、占動搖則衆兵

婁金火守之宮苑內兵起晉志曰大將軍十一星在婁北中大星大將也南一星曰軍南門主誰何出入

胃爲天倉。正義曰胃主倉廩五穀之府也占明則天下和平五穀豐稔不然反是晉志曰太陵八星在胃北亦曰積京主大器積京中星衆諸侯有器民多疾太陵中一星曰積尸明則死人如山北九星曰天船中一星曰積水候水災

其南衆星曰廥積。晉志曰天倉六星在婁南主倉穀南四星曰天庾積廚粟之所也天囷十三星在胃南亦倉廩之屬主給御糧天廩四星在昴南一曰天廥主蓄黍稷供饗祀春秋所謂御廩也王應電曰萬物成於秋故於此爲備正義曰芻藳六星在天苑西主積藳草者不見則牛馬暴死火守災也

昴曰髦頭。胡星也。爲白衣會。晉志曰昴七星天之耳也正義曰昴爲胡星亦爲獄事明則天下獄訟平暗爲刑罰濫六星明與大星等大水兵起七星皆黃搖動若跳躍者胡兵大起一星不見兵憂晉志曰昴北六星曰卷舌主察知佞讒也曲直而動天下有口舌之害中一星曰天讒主巫醫

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

爾雅云、濁謂之畢、孫炎云、象掩兎之畢也、晉志曰、畢八星、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主四夷之尉也、星明大天下安、遠夷入貢、失色邊亂、畢動兵起、月宿則多雨、其大星旁小星。爲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晉志曰、附耳一星、屬畢大星之下、主聽得失、伺僭邪、星盛中國有盜、邊候驚、外國反、移動、佞讒行、附耳南八星曰天節、使臣所持天節下九星曰九州曉方俗之官也、昴畢間爲天街。陰陰國。陽陽國。孫炎云、畢昴之間日月五星出入要道也、正義曰、天街二星、在畢昴間、街南爲華夏、北爲夷狄土、金守、胡兵入也、王應電曰、昴主刑獄、畢主邊兵、小刑刑大刑兵、皆列象西方、天街北有天關、主邊防關塞、天高、主望雲物、覘邊警、天河、黃河之精所發也、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晉志曰。參七星、爲天獄、主殺伐、又主權衡、所以平理也、又主邊城、爲九譯、故欲其不動、參白虎體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左肩主左將、西南

右肩主右將東南左足後將軍西南右足偏將軍為參謀中央三小星曰伐都尉也主胡鮮卑戎狄之國故不欲明七將皆明大天下兵精王道缺則芒角罰星明與參等大臣皆謀兵起參星失色軍散敗參芒角動邊急參移客伐主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參左足入玉井中兵大起秦大水若有喪參星差戾王臣貳玉井主水漿玉井東南四星曰軍井行軍之井也軍市十三星在參東南天軍貿易之市野雞一星在軍市中主變怪軍市西南二星曰丈人丈人東二星曰子子東二星曰孫

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為虎首主葆旅事。正義曰觜子思反觿胡規反葆音保晉灼曰葆菜也野生曰旅張衡曰葆旅野生之可食者隋志曰觜觿三星三軍之候行軍之藏府主聚收萬物明則軍儲盈將得勢動則盜賊羣行動移有逐將。

其南有四星曰天廁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晉志曰九星曰天旗亦曰天弓主候變禦難正義曰王者斬伐當理則天旗曲直順

理不然兵動明而稀則邊逖不動不然則否二曰天苑。隋志曰天苑十六星如環在畢南天子苑囿養禽獸之所主馬牛羊星明則盈希暗則死一曰天積天子府藏苑南十三星曰天圃植果蔬之所也晉志曰曲如鉤則果蔬熟不然否三曰九斿。徐廣曰音流正義曰九斿九星天子之旗不欲動搖動則人民失業信命不通金火守之兵起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晉志曰狼一星在東井東南爲野將不欲動正義曰色黃白而明吉黑凶赤角若金木火守之兵起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晉志曰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弧矢常常向於狼狼矢不直狼多盜賊胡兵起狼北七星曰天狗狼弧張如引滿則兵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于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正義曰老人一星在弧南常以秋分之曙見於丙春分之夕見於丁見則人主壽昌天下安寧不見主憂歲候之于南郊晉志曰弧南六星爲

天祿、勾龍之精。○步天歌云奎、腰細頭尖似破鞋、一十六星繞鞋生、外屏七烏奎下横、屏下七星天溷明、司空左畔上之精、奎上一宿軍南門、河中六箇閣道形、附路一星道傍明、五箇吐花王良星、良星近上一策名。○婁、三星不匀近一頭、左更右更烏夾婁、天倉六箇婁下頭、天庾三星倉東脚、婁下十二將軍侯。○胃、三星鼎足河之次、天廩胃下斜四星、天囷十三如乙形、河中八星名太陵、陵北九箇天船名、陵中積尸一箇星、積水船中一黑星。○昴、七星一聚實不少、阿西月東各一星、月下五黃天陰名、陰下六烏芻藁營、營南十六天苑形、河裏六星名卷舌、舌中黑點天讒星、礪石舌傍斜四丁。○畢、恰似爪叉八星出、附耳畢股一星光、天街兩星畢背旁、天節耳下八烏幢、畢上横列六諸王、王下四皂天高星、節下團圓九州城、畢口斜對五車口、車有三柱任縱横、車中五箇天潢精、潢畔咸池三黑星、天關一星車脚邊、參旗九箇參車間、旗下直建九斿連、斿下十三烏天園、九斿天園參脚邊。○觜、三星相近作參繠、觜上坐旗直指天、尊卑之位九相連、司怪曲立坐旗邊、四鴉大近井鉞前。○參、總有十星觜相侵、兩肩雙足三爲心、伐有三星足

裏深、玉井四星右足陰屏星兩扇井南襟、軍井四星屏上吟、左足下四天厠臨、厠下一物天屎沉、

北宮玄武虛危重中星、危爲蓋屋宋均云、危三星、上一星高旁兩星隋下、似蓋屋然、蓋屋二星、自有星、恐文誤、虛爲哭泣之事晉志曰、虛二星、冢宰之官、主邑居廟堂祭祀禱祠、又主死喪哭泣、危三星、主天府天市架屋、餘同虛占、墳墓四星、屬危下、虛南二星曰哭、哭東二星曰泣、星經曰、虛動則有死喪、火守天子將兵、水守人饑饉、金守臣下兵起、危動有土功、火守天下兵水守下誅上也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正義曰、羽林三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在壘壁南、天軍也、不見則天下亂、金火水入、軍起、軍西爲壘或曰鉞晉志曰、天壘十三星、如貫索、壘壁陳十二星、橫列在營室南、天軍之垣壘也、占之非故、兵起、將軍死、旁有一大星爲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晉志

曰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西南曰北者宿在北方落天之藩落也有星守之虜入塞其西北有十星是圓如錢曰天錢有九府循環流通之象西北一星曰天綱主武帳北落東南九星曰八魁主張禽獸也正義曰天軍之門長安城北落門象此明則軍安微弱則兵起**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司空冬官掌邦土正義曰危東兩兩相比者是司命等星司空唯一星又不在危東恐文誤司命二星在虛北主年壽司祿二星在司命北主官祿司危二星在司祿北主伺驕佚司非二星在危北主愆過皆冥司之職占大爲君憂常則吉主應電曰天之道南爲陽明北爲幽陰人之事嘉禮屬陽凶器屬陰故虛危下有哭泣墳墓敗臼虛梁人星萬民之精也正北方子位于先天卦氣爲復雖生於寅實胎於子故人象人繼天而生也**營室爲清廟。曰離宮閣道。**元命包云營室二星埏陶精類始立紀綱包物爲室爾雅云營室謂之定晉志曰十月而農工畢室昏中主營建宮室而名一曰清廟一曰玄宮主土功星明國昌小不明鬼神不享離宮天子之別宮主隱藏休息之所蓋屋主營造工師

之事、主工吏、其屬也、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
府、星明王者興道術、國多君子、失色、大小不同、王者
好武、經士不用、圖書隱、動則有土功、螣
蛇二十二星、在營室北、天蛇也、主水蟲、漢中四星曰
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晉志曰、王良在奎北、
居河中、天子奉車御官、其四星曰天駟、旁一星、王良
也、亦曰梁、爲天橋、主風雨水道、故或占車騎、或占津
梁、前一星曰策、御策也、主天子之僕、在王良旁、若移
在良前、居馬後、是策馬也、閣道六星、王良前、所謂絕
漢、抵營室者也、附路一星、在閣道南、東壁北、間所謂日
天廄、主傳令置驛、逐漏馳騖也、傳舍九星、近紫宮華
蓋、亦抵河、爲賓客之館、客星守之、備胡有女妓作、亦明
胡兵起、傳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馬、
一曰伯樂、馬官、星亡、馬大貴、其西旁有八星絕漢曰
河中九星如鉤、日鉤星、直地動、
天潢。天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晉志曰、天津九星、
横河中、廿、一曰天
汁、主四瀆、元命包曰、潢主河渠、所以度神通四方、正
義曰、天江四在尾北、主太陰也、不欲明、明而動、水暴

不禁。杵臼四星在危南。正義曰、杵臼星主軍糧、占、正下直臼吉、與臼不相當、軍糧絕、臼星在南、主春、覆則大饑、傾則熟。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正義曰、匏瓜五星、在離珠北、占明大光潤、歲熟、不則瓜果之實不登、客星守、魚鹽貴。南斗爲廟。晉志曰、南斗六星、天廟也、丞相太宰之位、主褒進賢士、授爵祿、又主兵、一曰天機、南二星魁、天梁也、中一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府庭也、亦爲壽命之期、鱉十四星、在南斗南、有星守之、白衣會、有水、農丈人一星、在斗南、老農也、狗二星、在南斗魁前、天子之事、占於斗、星盛明、王道平和、爵祿行、芒角動搖、天下愁、兵起、徙都、日月五星逆入、天下流蕩、孛犯之、兵起、星小暗、宰相廢、黜。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正義曰、建星六星、在斗北、臨黄道、天之都關、斗建之間、七曜之道也、南二星天庫、中二星市也、鈇鑕也、上二星旗跗也、占動搖則人勞、月暈之、蛟龍見、牛馬疫、月五星犯守、大臣相譖、亦爲關梁不通、及大水、晉志曰、天弁九星、在建星北、市官知市珍者、東南四星曰狗國、主鮮卑烏桓、火守夷爲變、何西北二星曰天鷄、主候時、

牽牛爲犧牲。正義曰、牽牛六星、大之關梁、主犧牲事、其北二星曰郎路、一曰聚火、占明大關梁通、不明不通、天下牛疫死、移入漢中、天下亂、晉志曰、天田九星、在牛南、井田之象、農夫人在焉、羅堰三星、在牛東、主瀦蓄水、九坎九星、在牛南、主溝渠、天潢導達泉源、疏盈瀉溝通溝洫也、九坎間十星、曰天池一曰天海、皆主灌溉、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正義曰、河鼓三星、在牽牛北、天鼓也、主軍鼓、中央大星大將軍、其南左星左將軍、其北右星右將軍、占明大光潤、將軍吉、旗九星在天鼓左旁、天鼓之旗也、欲正直而明、色黃光澤、將吉、不然兵憂、星怒馬貿、動則兵起曲、將失計、勢奪、旗星差戾、亂相陵也、旗間四星曰天桴、鼓桴也、前近河鼓、若與桴相直、星不明、則漏刻失時、

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晉志曰、須女四星、天少府也、須賤妾之稱、主布帛裁製嫁娶、離珠五星、在須女北、女子之藏府也、正義曰、織女三星、天女也、主果蓏絲帛珍寶、占王者孝於神明、則三星俱明、不然則暗而微、天下女工廢、明則理、大星怒而角、布帛貴、不見兵起、○

天歌云、斗、六星其狀似北斗、魁上建星六相對、天弁建上三三九、斗下圓安十四星、雖然名鼈貫索形、天鷄建背雙黑星、天籥柄前八黃精、狗國四方鷄下生、天天淵十星鼈東邊、更有兩狗斗魁前、農家丈人斗下眠、天淵十黃狗色玄。○牛、六星近在河岸頭、頭上雖然有兩角、腹下從來欠一腳、牛下九黑是天田、田下三三九坎連、牛上直建三河鼓、鼓上三星號織女、左旗右旗各九星、河鼓兩畔左邊明、更有四黃名天桴、河鼓直下如連珠、羅堰三烏牛東居、漸臺四星似口形、輦道東足連五丁、輦道漸臺在何許、欲得見時近織女。○女、四星如箕主嫁娶、十二諸國在下陳、先從越國向西論、越東兩周次二秦、雍州南下雙鴈門、代國向西一晉伸、韓魏各一皆北輪、楚之一國魏西屯、楚城南畔獨燕軍、燕西一郡是齊鄰、齊國兩邑平原君、欲知鄭在越下存、十六黃星細區分、五箇離珠女上星、敗瓜珠上瓠瓜生、兩箇各五瓠瓜明、天津九箇彈弓形、兩星入牛河中橫、四箇奚仲天津上、七箇仲側扶筐星。○虛、上下各一如連珠、命祿危非虛上呈、虛危之下哭泣星、哭泣雙雙下壘城、天壘圍圓十三星、敗臼四星城下橫、臼西三箇離瑜明。○危、三星不

虛舊先知危上五黑號人星人畔三四杵臼形人上
七烏號車府府上天鉤九黃精鉤上五鵶字造父危
下四星號墳墓墓下四星斜虛梁十箇天錢梁下黃
墓前兩星能蓋屋身著黑衣危下宿○室兩星上有
離宮出繞室三雙有六星下頭六箇雷電形壘壁陳
次十二星十二兩頭大似杵陳下分布羽林軍四十
五卒三爲羣軍西四星多難論子細歷歷看區分三
粒黃金名鈇鉞一顆眞珠北落門門東八魁九箇天
門西一宿天綱是電傍兩黑土工吏騰蛇室上二十
二○壁兩星下頭是霹靂霹靂五星橫著行雲雨次
之口四方壁上天廏十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
圓黃鈇鑕五星羽林傍
晉灼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
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
二歲而周天張子曰木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
日月所交之次也宋天文志曰歲星色青比參左肩
小於日東方木主春其日甲乙於五常仁也五事貌
太白
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者罰見歲星歲星[illegible]

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其趨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亾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格歲。爾雅、歲在寅爲攝提格。李巡云、萬物承陽起曰攝提格。格起也。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失次。有應見柳。石氏同甘氏在建星婺女。太初歷在營室東壁。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閼歲。李巡云、陽

氣推萬物而起曰單閼單盡閼止也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

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其歲大

水。甘氏在虛危、李巡云、伏蟄之物、皆振舒太初在奎婁。執徐歲而出、日執徐、執蟄徐舒也歲

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

青青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早旱晚水。太初在胃昴、大荒

駱歲。姚氏云、言萬物皆熾盡而大出、霍然落落荒大也、歲陰在巳。星居戌。以

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曰跰踵。熊熊赤色。有光。其失

次。有應見亢。太初在參罰、敦牂歲。孫炎云、敦盛牂壯也、言萬物盛壯、歲陰

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炎炎有

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

早晚水。太初在井鬼、叶洽歲李巡云、陽氣欲化萬物日協洽、協和、洽合也、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太初在注七星、涒灘歲。李巡云、涒灘、物吐秀傾垂之貌、涒他昆反、灘他丹反、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甘氏在弧太初在翼軫作鄂歲。李云、作鄂、物芒枝起之貌、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為長王。作作有芒。國其昌。穀熟。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太初在注張、甘氏在角亢、閹茂歲。孫炎云、萬物皆蔽冒、故曰閹茂、閹、蔽、茂、冒也、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白色大明。其失

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甘氏在七星翼太初在氐房心大淵獻歲孫炎云淵深也大獻萬物於深謂蓋藏之於外也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甘氏在軫角亢太初在建星牽牛困敦歲孫炎云困敦混沌也言萬物初萌混沌於黃泉之下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昴石在天宗太初在建星牽牛赤奮若歲李巡云言陽氣奮迅若順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黫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甘在心尾太初在婁女虛危甘石太初歷不同者

錄所候見也、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安靜中度吉、色欲明光潤澤、其角動。乍小乍大、其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尺、末兑。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攙、長四丈、末兑。京房云、天攙爲兵、赤地千里、枯骨籍籍、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兑。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沈。其國有土功。如沈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黄而沈。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入月、其野

有逐相與太白鬬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爲清廟歲星廟也察剛氣以處熒惑晉灼曰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無常二歲而周天宋天文志曰熒惑色比心大星大小類塡星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於五常禮也五事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熒惑失行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爲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天官占曰爲天子理官外則理兵內則理政主亦器主甲兵其精爲風伯或爲童兒歌謠嬉戲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大半亡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居之殃旋至雖大當小索隱曰旋疾也久而至當小反大索隱曰音久。階

毒也其南爲丈夫北爲女子喪。宋均云、熒惑守輿鬼、南爲丈夫受其咎、北則女

子因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

鬭光相逮爲害不相逮不害。正義曰、鬭、謂光芒相及、五星皆從

而聚于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法出東行十六

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

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

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

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

離之軍却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

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主

命惡之。心爲明堂。熒惑廟也。謹候此。天官占曰、熒惑色怒逆行、咸鈎
巳、戰凶、有圍軍、鈎巳有芒角如鋒刃、天子毋出宮、下有伏兵、芒大則人民怒、君子湟湟、小人浪浪、不有亂
臣、必有大喪。人欺吏吏欺王、曆斗之會以定塡星之位。晉灼曰、常以甲辰之
元始建斗、歲鎭一宿、二十八歲而周天、宋天文志曰、塡星色黃、比參右肩、小於辰星、曰中央土。
主季夏。日戊己。黃帝主德。女主象也。鄭氏曰、塡讀如鎭、土以鎭靜爲
體、讀如田、土以塡塞爲用也、歲塡一宿。故斗建之會其所居國吉。未當
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
若當居而不居。若已居之。又東西行。其國失土。不乃
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其一
名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

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洪适曰、塡星行遲、每居一宮則二歲四月乃去。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重致天下。禮德義刑盡失。而塡星乃爲之動搖。贏爲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塡星其色黃。九芒。音曰黃鍾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贏。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爲文太室。塡星廟。天子之星也。木星與土合。爲内亂。飢。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爲旱。金爲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星經云、金在南、木在北、名曰牝牡、年穀大熟、金在北、木在南、其年或有或無、火與水合

為焠。晉灼曰火入水曰焠正義焠主內亥與金合。為鑠為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為憂。主孽卿文耀鉤云水土合則成鑪冶鑪冶成則火興火興則土之子焠金成銷鑠金鑠則土無子無子輔父則益妖孽故子憂也大飢戰敗為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而擁閼。正義曰擁於拱反閼烏葛反有覆軍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金為疾為內兵。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蚤出者為贏。贏者為客。晚出者為縮。縮者為主人。必有天應

見於杓星同舍爲合相陵爲鬬七寸以内必之矣五星色白圜爲喪旱赤圜則中不平爲兵青圜爲憂水黑圜爲疾多死黄圜則吉赤角犯我城黄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行窮兵之所終（句多疑誤）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動搖常以此塡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塡星在東壁故在營室察日行以處位太白（天官占云西方金精白帝之子韓詩傳云太白晨出東方爲啓明昏見西方爲長庚宋天文志曰太白色白比狼星而大於歲星）白西方秋司兵日庚

辛主殺五常義也五事聽也人主義虧聽失逆秋令
傷金氣罰見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
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
日而入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
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簒其紀上
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
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
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
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
出入東西各五爲百歲二百二十日後與營室晨出

東方大率歲一周天。上元古曆之名。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疾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庳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囂。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庳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為東。入東為北方。出西為西入西為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出西逆行至

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

天下革政晉志曰日陽也日出則星沒太白晝見爲經天小以角動兵起始

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彊出高用兵深吉淺凶

庳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

贏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

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

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圜以

靜靜靜鎮躁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

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圜角憂有水事青圜小角

憂有水事黃圜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

有反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耎。索隱曰耎音奴亂反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之。卒雖衆將爲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圜黃滜。可爲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戰。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索隱曰實謂星所合居之宿。虛謂贏縮也。行勝色。晉灼曰行得度者勝色。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出而留桑榆間。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期日。過參天。疾其對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

僇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鬬合相毁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疆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鷄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疆鷄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酉北北勝南方出酉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爲月蝕晩爲天夭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爲德舉事左

之逆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亢爲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元命包曰水生物布其紀故辰星理四時宋均曰辰星正四時之法得與北辰同名宋中興天文志曰辰星色黑比奎大星大於歲星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於五常智也五事貌也。人主智虧貌失。逆冬令。傷水氣。則罰見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爲齊。仲夏夏

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爲楚仲秋秋分夕出
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爲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
尾箕斗牽牛俱西爲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
蚤爲月蝕晩爲彗星及天矢其時宜效不效爲失道
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
饑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爲旱黃爲五穀熟赤爲兵黑
爲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
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
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
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

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有兵不戰。失其時而出。爲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索隱曰按旗蓋太白芒角似旗旗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鬭。大戰。客勝。免過太白。免辰星之別名疑當作危間可函劍。

小戰客勝危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黒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危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攙安周星細爽能星鈎星索隱曰命名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害矣危五色青圜憂白圜喪赤圜中不平黒圜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間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

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即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辰星廟蠻夷星也凡五星歲緩則不行急則過分逆則占熒惑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違道則占填緩則不見急則過舍逆則占太白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占辰星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則占鄭氏曰水火金木土五星即人間日用五府之精光也水行最速潤下必洪金行於世如流泉故金水附日歲一周天火三月而改木一歲而彫土博厚不遷故火二歲木十二歲土二十八歲而周天木星八十三年與日合者七十六火七十九年與日合者三十七土五十九年與日合者五十七金八年合於日者五水四十六年合於日者

一百四十五 凡五星之變同舍曰合𢆶角相及曰犯居其所曰守相冒而過之曰陵經之曰歷相擊曰鬬離而合合復離亦曰鬬而五星之變各見其所舍之國以命殃曰妖星妖星者五星之散也爲彗孛之屬彗星埽星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見則兵起大水主除舊而布新彗有五色各依五行本精所生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占光𢆶所及以爲灾孛星彗屬偏指曰彗𢆶氣四出勃勃然曰孛見不有大亂則有大兵天下合謀闇蔽不明晏子曰君若不政孛星將出彗何懼乎言災甚於彗也

國皇星大而

赤。歲星之散。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彊。其衝不利。

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孟康曰形如三足机。机之上有九彗上向。熒惑之精。所出國兵起多變。

五殘星。孟康云星表有青氣暈有毛填星之精也。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

賊星。孟康曰形如彗九尺太白之精漢書作六賊星。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

司危星。漢書作司詭。孟康曰星大而有毛兩角。熒惑之精也。見則天子失德而豪傑起。出正西西方之野。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

獄漢星。漢書作咸漢。孟康曰青中赤表下有二彗縱橫亦填星之精。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

衝不利　四塡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　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亂者亾有德者昌　燭星狀如太白孟康曰星有三彗上出亦塡星之精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　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國者　蚩尤之旗孟康曰營惑之精呂氏春秋曰色黃上下白類彗而後曲象旗主征伐枉逆主惑亂所見主大兵他若天棓本類星末銳長四五丈出東西北方主兵爭天攙出西北如劒或如鉤長四五丈主大兵爲讒爲饑天鋒象矛天下縱橫或曰皆見於月旁以五寅日見各以其物爲占長三尺

至五尺期百日效長丈期一歲三丈三年五丈五年

遠不過九年期遠殃疾深近者淺也　客星五周伯

老子王蓬絮溫星與國皇而五也周伯大而黃煌煌

然見國有兵喪饑饉流亾老子明大純白出爲饑爲

凶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然見則其國兵起有白衣

會溫星色白狀如風動搖常出四隅皆主兵此五星

錯出乎五緯之間見無期行無度各以其所在之野

爲占　流星者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

飛大曰奔東西横行亦曰流長或二三丈皎然炎竟

天大者使大小者使小聲隆隆者怒象也行疾者期

速行緩者期遲大而無光者事遠衆小而光者賓人之事也大而光人貴而衆作明作滅者事敗也　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于有道之國韋昭云精謂清朗漢書作暒正義曰狀如半月大而中空生于晦朔助月爲明見則君德明聖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上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　天狗狀如大奔星孟康曰星有尾旁有短彗下有如狗形太白之精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兊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　格澤星如炎火之形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兊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楊愼云害星經作客

〔與稷合韻〕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鷄其怒青黑象伏

鼈。枉矢。類大流星虵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

長庚。如一匹布著天見者兵起星墜至地則石也。

河濟閒時有之。 星者金之散氣其本曰火漢亦金

之散氣其本曰水。 自古歷五緯皆順軌無逆行至

甘石歷五星法惟獨熒惑有反逆行太白時有之故

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軌日不食朔月不食

望。此其正也歷者正行也自周衰人紀不修亂臣賊

子師旅數起四夷交侵故月與熒惑太白之變時有

甘石見其常然因以爲紀巳遂若正行然迨漢而五

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常盛大而變色。而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豈古[illegible]反逆行不較察而然與。抑王德休明。五緯嚮應之軌道與。將七政之軌固與世俱變。而莫之能反也。撫茲可栗栗懼矣。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大明太陽之精。人君之表。月夜明。太陰之精。王后象也。故天主日。配以月。日有南北東西之行。成陰陽寒暑之節。萬里同晷。萬古一象。播五行於四時。而時惠辰從也。日陽。主德。主生養。月陰。主刑。主陰事。王德盛明。不牽於欲。日揚晶光。月順共行。爲五運紀綱。是謂大常。王德不修。政紀有缺。謫

見於天日爲之食后教不修内政弗理謫見於天月爲之食政治變於下日月應於上必然之効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黄道也一曰光道依北極以爲行光道北至于東井去極近南至於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牽牛南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去極中故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

而長陽勝故爲溫爲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
短陰勝爲凉爲寒也冬至日南極晷長極則氣至無
愆陽南不極則溫爲害夏至日北極晷短極則氣至
無伏陰北不極則寒爲害晷進尺二寸則陽侵陰而
月食退尺二寸則陽弱不勝陰而日食晷長爲潦短
爲旱奢爲扶蘇林曰景形奢大也扶者邪臣進而正臣疏君子
不足姦人有餘月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
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
分月從青道東立秋秋分月從白道西立冬冬至從
黑道北立夏夏至從赤道南此其九行也春分月上

弦在東井望於角下弦在牽牛秋分月上弦在牽牛望於婁下弦於東井此於日如繩衡往來流通而相應也日從黃道東行一日一夜行不盡天一度三百六十五日而周天月斜帶黃道行十三日有奇遲至日行十二度而疾則漸疾已循黃道表行十三日有奇疾至日行十四度盡而強復漸遲蓋二十七日有奇陰陽一終而周天朔月合日不避黃道行魄掩日爲日食望於日對衝當日闇虛日光不及照爲月食掩闇有表裏淺深故食有南北多少隋天文志曰至德之時日月如連璧君臣有道則日含王宇君亮天工則日備五色有聖人起日再中君有德日有黃芒君福昌多黃輝

日有二彗一年再赦凡日行不可指而知也以二至二分之星為候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氐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其勢然也故日過中則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月行中道安寧和平若先節度而行行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又北三尺太陰大水兵行陽間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索隱曰中道房星之中間房四星若人之房室三間有四表日房南為陽間北為陰間行角天門十月為四月十一月為五月十二月為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索

日謂月行入角與天門若十月犯之當為來年四月成災十一月則主五月也犯四輔。輔臣誅。索隱曰四輔房四星也房以輔心故曰四輔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水旱兵器。正義曰南河三星北河三星若月行北河陰水行南河陽則旱兵器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孟康曰東北陽日月五星起於牽牛為天位坤在西南紐於陽為地統故為地事巽在東南為風。其星軫。故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兌正西為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去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行也。星傳曰月入畢將相有以家犯罪者月南入牽牛。南戒民疾疫。月北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月蝕

歳星其宿地饑若亾熒惑也亂塡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彊國以戰敗辰星也女亂孟康云凡星入月見月中爲星蝕月月掩星星滅爲月蝕星食大角正義曰大角一星在兩攝提間主命者惡之心則爲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索隱曰謂月蝕二十八日宿當其分地有兵及喪食陰侵陽臣掩君之象也有亾國有死君有大水王者亟修德以禳之日輪大月輪小日陽在上月陰在下故日食旣月體不滿規日光四溢出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則不臧矣謂之小變可也謂之正行非也甲乙四海之外不占晉灼曰海外遠甲乙日時不以占候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巳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

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鄭曉曰、日月行道如循環、兩環兩交、一謂之天首、爲羅、一謂之天尾、爲計、月行最遲之度爲孛、炁生於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炁一周也、是謂四餘、隋志曰、日變色、有軍、軍敗、無軍、喪侯王、君無德、臣亂國、則日赤無光、上刑急、下不聊生、日晝昏、行人無影、有國失政、日晝昏、烏鳥羣鳴、日中烏見、日中黑子、乍三乍五、臣廢其主、日鬬下有叛城、數日俱出若鬬、天下兵起、大戰。凡游氣蔽天、日月失色、皆風雨之候、若天氣清靜無游氣、而日月不明、乃爲失色、〕凡占兩軍相當。必謹審日月暈氣。知其所起留止。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近勝遠。疾勝遲。大勝小。厚勝薄。長勝短。抱勝背。多勝少。有勝無。實勝虛。久勝亟。密勝疎。澤勝枯。重背大破。重抱爲和親。抱多親者益。多背多天下不和。分離相去。背於

内者離於内背於外者離於外也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爲主位以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

晉志曰日有負冠戴國有喜形直而上微起在日上爲戴戴者德也青赤氣抱日上小如冠爲冠青赤氣小而交於日下爲纓青赤氣小而圓交日左右爲紐青赤氣如小半暈狀在日上爲負皆得地有喜也青赤氣長而斜倚日旁爲戟青赤氣圓而小在日左右爲珥有軍日有一珥爲喜在日西西軍戰勝在日東東軍戰勝南北亦如之無軍而珥爲拜將又日旁如半環向日爲抱背日爲背抱者順氣也背者逆氣也背氣青赤而曲外向爲叛將反城青赤氣如帶在日四旁爲璚青赤氣長而立日旁爲直日旁有一直敵在旁欲自立從直所擊者勝日旁有二直三抱欲自立者不成順抱擊者殺將氣成形三角在日四方爲提青赤氣横在日上下爲格日下有黄氣三重若抱日承福人主吉喜且得地青白氣如履在日下者日

暈、日一抱一背爲破走、戰順抱擊逆者勝、日兩抱一珥、虹貫抱至日、順虹擊者勝、殺將、日抱兩珥且璚、二虹貫抱至日、順虹擊者勝、日重抱內有璚、順抱擊者勝、亦曰軍內有欲反者、日重抱左右二珥、有白虹貫抱、順抱擊者勝、日抱黃白潤澤、內赤外青、天子有喜、軍不戰、敵降軍罷、色青黃將喜、赤將兵爭、白將有咎、黑將死、

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本書曰、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高後兌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轍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二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根大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

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雲摶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蛪者類闕旗、故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天濘摶密其見動人、及有占兵必起合鬬、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本書曰凡敵在東、日出候之、在南、日中候之、在西、日入候之、在北、夜半候之。隋志曰、日旁雲氣、人主象、天子氣也、內赤外黃、四方所發之處當王者起其下、若天子廵其國、或如城門、隱隱在氣霧中、恒帶殺氣、森森然、或如華蓋、或象青衣人無手在日西、或如龍馬、或雜色鬱鬱衝天、此帝王氣也、猛將之氣、如龍、如猛獸、如火煙、白如粉沸、如火光夜照人、或白而赤氣繞之、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如門上樓、或上黑下赤、似黑旌、或如張弩、或如埃塵、頭銳而卑、本大而高、皆猛將氣也、氣發漸漸如雲、爲囷倉、正白、見日逾明、變爲山形、將有深謀、凡軍勝之氣、如堤如坂、前後磨地、或如人持斧向敵、或如蛇舉首向敵、或如覆舟、如牽牛、如乳虎伏豹、如鬭雞、如華蓋、赤白相連在氣中、或發黃氣、皆將士精勇、凡氣上黃下白、名曰善氣、所臨之軍、敵欲求和、軍上有五色氣、與天連、則天應之軍也、凡

負氣如馬肝色如死灰色或類偃蓋或類偃魚或黑
氣如壞山懸衣或紛如轉蓬或如揚灰如捲席如匹
布亂穰如繫牛如人卧如蛇如飛鳥如決隄垣如壞
屋如驚鹿相逐皆爲敗徵軍有黑氣如牛或如馬從
氣霧中下壓軍名天狗下食血凡降人氣如人十十
五五首低伏或氣如黑山以黃爲緣者降伏象也凡
堅城之上有黑雲如屋名日軍精或白氣如旗旗或
青雲黃雲臨城吉或氣青色如牛頭觸人或如煙火
如雙蛇如杵形向外或有雲分爲兩彗狀者皆不可
攻凡屠城之氣或如赤鳥或如赤敗軍或赤黑如貍
皮斑或上有赤雲如衆人頭凡伏兵有黑氣渾渾員
長赤氣在其中或白氣粉沸起如樓狀或如幢節狀
在烏雲中或如赤杵在烏雲中或如烏人在赤雲中
凡暴兵起白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出
或如仙人如仙人衣千萬連部結隊相逐罷而復興
當有千里兵來或如人持刀楯如人色赤所臨城邑
有兵卒至或赤氣如人持節兵來未息雲如方虹皆
暴兵之象凡戰氣青白如膏如人無頭如死人卧如
丹蛇必大戰殺將四望無雲見
赤氣如狗入營其下有流血　凡雲氣各象其山川

人民所積聚、皆如其形以占、本書曰、北夷之氣如羣畜穹廬、南夷之氣類舟

船旛旗、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大水處敗

軍場破國之墟、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

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

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

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

雲、正義曰、卿音慶、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

則其域被甲而趨、天地四方昏蒙若下塵、十日五日若一月日霾、天地霾、君臣乖、凡

連陰十日、晝不見日、夜不見月、星風亂四起、欲雨而

不雨、名曰蒙、臣有謀、霧氣若晝若夜、其色青黃、更相

奄冒、乍合乍散也、亦然、晉志曰、青雲潤澤晻映、日在西北、爲舉賢良、雲氣如亂穣

大風將至、視所從來、日出沒時有霧雲橫截之、白者喪、黑者驚、三日內雨者雜、有雲赤黃色四塞、終日竟夜照地者、大臣縱恣、有雲如氣昧而濁、賢人去、小人在位、凡白虹者百殃之本、霧衆邪氣也。陰來冒陽。姦臣謀君擅權立威。晉志曰、晝霧夜明、臣志得申、凡夜霧白虹見、臣有憂、晝霧白虹見、君有憂、虹頭尾至地、流血象也、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也。漢書蝦作椵　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孟康曰、謂天裂見物象、地動坼絕。山崩及徙。川塞谿垘。徐廣曰、土雍曰垘、音服　水澹地長澤竭見物。說文、澹水搖也　城郭門閭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潤息枯槀。無不司之。本書曰、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廄車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與人逢遻、訛言誠然、凡候歲美惡。

謹候歲始。歲始。初歲也。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冬至日。氣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四始者。候之日。

本書曰、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爲、小雨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爲麥、食至日昳爲稷、昳至餔爲黍、餔至下餔爲菽、下餔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當其時、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爲其環城千里內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爲其天下候、竟正月、本書曰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

方若旦黃雲思冬至短極。縣土炭。孟康曰先冬至三日縣土炭炭於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日陽氣至則炭重夏至陰氣至則土重炭動。鹿角解。蘭根出。泉出躍。揚膜日泉出躍卽月令水泉動畧以知日至。決要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月所離列宿。日風雲。譴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總之天文經星常宿。中外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而斗爲之柄。斗七星。布於四方。各七。爲二十八舍。萬物咸繫命焉。其伏見早晚。邪正存亾。虛實廣陿。及五星所行

合散犯守。陵歷鬬食。彗孛。飛流。以至日月薄食。暈適背璚。抱珥。虹蜺。迅雷。祆風。怪雲。變氣。皆陰陽之精。本在地而上發於天。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是以明君覩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夫二十八舍。十二次。主十有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故十二次之分。尾箕析木燕也。斗牽牛星紀吳也。須女虛危玄枵齊也。營室東壁娵訾衛也。奎婁降婁魯也。胃昴畢大梁趙也。觜觹參伐實沈晉也。東井輿鬼鶉首秦也。柳七星張鶉火周也。翼軫鶉尾楚也。角亢壽星鄭也。

房心大火宋也故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幷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内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塡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後中國兵出伐胡粤主太白而胡貉數入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爲客主人晉五胡之亂專候昴昴而三垣莫應故華

夷天之大辨也唐一行志之曰天下山河之象則存乎兩戒矣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穢貊朝鮮是謂北紀胡門胡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栢自上洛南逾江漢携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越門越門所以限蠻夷也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表裏是謂北河江源自南紀之

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表裏是謂南河於天象則弘農分陝為兩河之會五服諸侯在焉自陝以西為秦凉北紀山河之曲為晉代南紀山河之曲為巴蜀皆負險之地用武之國也自陝而東三川中嶽為成周西距外方大伾北至濟南至淮東達于鉅野為宋鄭陳蔡自河内抵濟水之陽為邶衛自漢東濱淮水之陰為申隨皆四戰之地用文之國也北紀之東至北河之北為邢趙南紀之東至南河之南為荆楚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為三齊夾右碣石為北

燕。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爲鄒魯。南涉江淮爲吳越。皆負海之國。貨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塞垣北東及海。爲戎狄。自江源循嶺徼南東及海。爲蠻越。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所始終。而分野可知矣。於易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於天稷之下。進及井鉞間。得坤維之氣。陰始達於地上。而雲漢上升。始交於列宿。七緯之氣。此適矣。東井據百川上流。故鶉首爲秦蜀。得兩戒山河之首。雲漢達坤維右而漸升。居列宿上。觜觹參伐。皆直天關表而在河陰。故實沈爲晉星。魏分其下流得大梁。距河稍遠。涉陰亦深。故其分野。自漳濱鄴

負恒山居北紀衆山之東南外接髦頭地皆河外陰國也是趙分也十月陰氣進踰乾維始上達于天雲漢至營室東壁閒升氣悉究與紫宮内規接故自南正至于西正得雲漢升氣爲山河上流自北正達于東正得雲漢降氣爲山河下流娵訾在雲漢升降中居水行正位故分野當中州河濟之閒於國爲衛且王良閣道麗紫垣絕漢抵營室則上帝之離宮也内接成周河内皆豕韋之分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退及艮維始下接於地至斗建閒復與列舍通於易爲天地始交泰象也是星紀之終也故星紀得雲

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爲雲漢末派九河極焉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爲星紀爲吳越揚州自北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爲析木爲燕幽州負海者雲漢之陰象也夫降婁玄枵與山河首尾相遠鄰顓頊之墟故爲中州負海之國爲齊魯青徐其地當南河之北北河之南至於東海而界之以岱宗自鶉首踰河戒東曰鶉火得重離正位爲三河爲周軒轅之柢在焉其分野自河華之交東接祝融之墟北負河南及漢以爲天地之中寒燠之所均也自析木紀天漢而南進及大辰曰大火升陽之

氣宪天帝都焉而雲漢潛洩於東正之中爲宋分豫州故易雷出地曰豫龍出泉曰解皆房心舍也其分野自鉅野岱宗西至陳留北負河濟南及淮皆和氣之所布也陽氣自明堂漸升宅於龍角曰壽星龍角爲天棟於易以陽決陰夬象也爲鄭分其分野在商亳西南淮水之陰北連太室之東達陽城之際亦巽維也升陽踰天闕得純乾之位故鶉尾直建巳之月內列太微爲天庭爲楚分荊州其分野自南河以負海亦純陽地也夫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北斗自乾携巽爲天綱其分野與帝車相直皆五帝墟帝車謂北宮咸

池曰天潢、爲五帝車舍、究咸池之政。而在乾維內者。降婁也。爲少昊之墟。魯叶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娵訾也。爲顓頊之墟。衛成攝提之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爲太昊之墟。鄭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鶉尾也。爲烈山氏之墟。楚得四海之中。承太階之政者。軒轅也。爲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之微氣。其神治于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于孟月。故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若微者沈潛而不及。章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所居矣。斗杓爲外廷。陽精之所布也。斗魁爲會府。陽精之所復也。杓以治外。故鶉尾爲南方負

海之國。魁以治內。故㛐皆爲中州四戰之國。餘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八。爲負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四。爲四戰之國。鄭樵天漢起沒歌曰天河亦一名天漢起自東方箕尾間遂乃分爲南北道南經傳說入魚淵開籥戴弁鳴河鼓北經龜宿貫箕邊次絡斗魁冒左旗又合南道天津湄二道相合西南行分夾匏瓜絡人星杵畔造父騰蛇精王良附路閣道平登此太陵泛天船直到卷舌又南征五車駕向北河南東井水位入吾驂水位過了東南游經次南河向闕丘天狗天紀與天稷七星南畔天河沒降婁

玄枵。以負東海。神主於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神主於衡山。熒惑位焉。鶉首實沈。以負西海。神主於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神主於恒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爲中州。神主於

嵩丘墳星位焉。是雲漢始終爲十二次。上下以氣應也。彼有取爾也。近儒謂斗牛女虛。以北方宿而屬揚青。奎婁胃昴畢。以西方宿而屬冀兗分野之說。而不迹其原。然武王克商。歲在鶉火。伶州鳩曰。我有周之野也。則鶉火周也。柳星張 晉文得位。歲在實沈。董因曰。實沈之次。晉人是居。故子產亦曰。參爲晉星。實沈爲參神。是實沈晉也。裨竈以歲淫于玄枵而知楚子之將死。曰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鳥帑者。鶉尾。是鶉首。楚也。翼軫 星見大火。梓慎曰宋大辰之墟。鄭祝融之墟。皆火房也。則大火宋也。房心

此其來久矣。故五星聚東井。而漢王入關。彗掃之而
符秦滅。四星集牛女。而晉元王吳。四星聚觜參。而齊
祖王魏。景星見箕尾。而慕容德復燕。此其彰著影響
卓犖者也。命之主祀而神格。占之候氣而事驗。豈謂
誣哉。近代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郡。或以國。世以代
降。疆裂合廢置不同。因革以異。亦安可得專矣。
國朝應運肇基。歲自烏帑旅于龍首。是歲實乎僞漢丁
未改元。歲在星紀。爲吳分。壬午靖難。歲在析木爲燕
分。學士王佐云。福德所在。其應如響。至
聖祖創都應天。

文祖宅大北平。實當星紀斗牛之次。於天地人三統之
正適合。豈可謂非天哉。豈可謂非天哉。
太史公曰。漢司馬遷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
星辰。及至五家三代。正義曰五家黃帝高陽高辛唐虞堯舜也三代夏殷周紹
而明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
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
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
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
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
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特告。告非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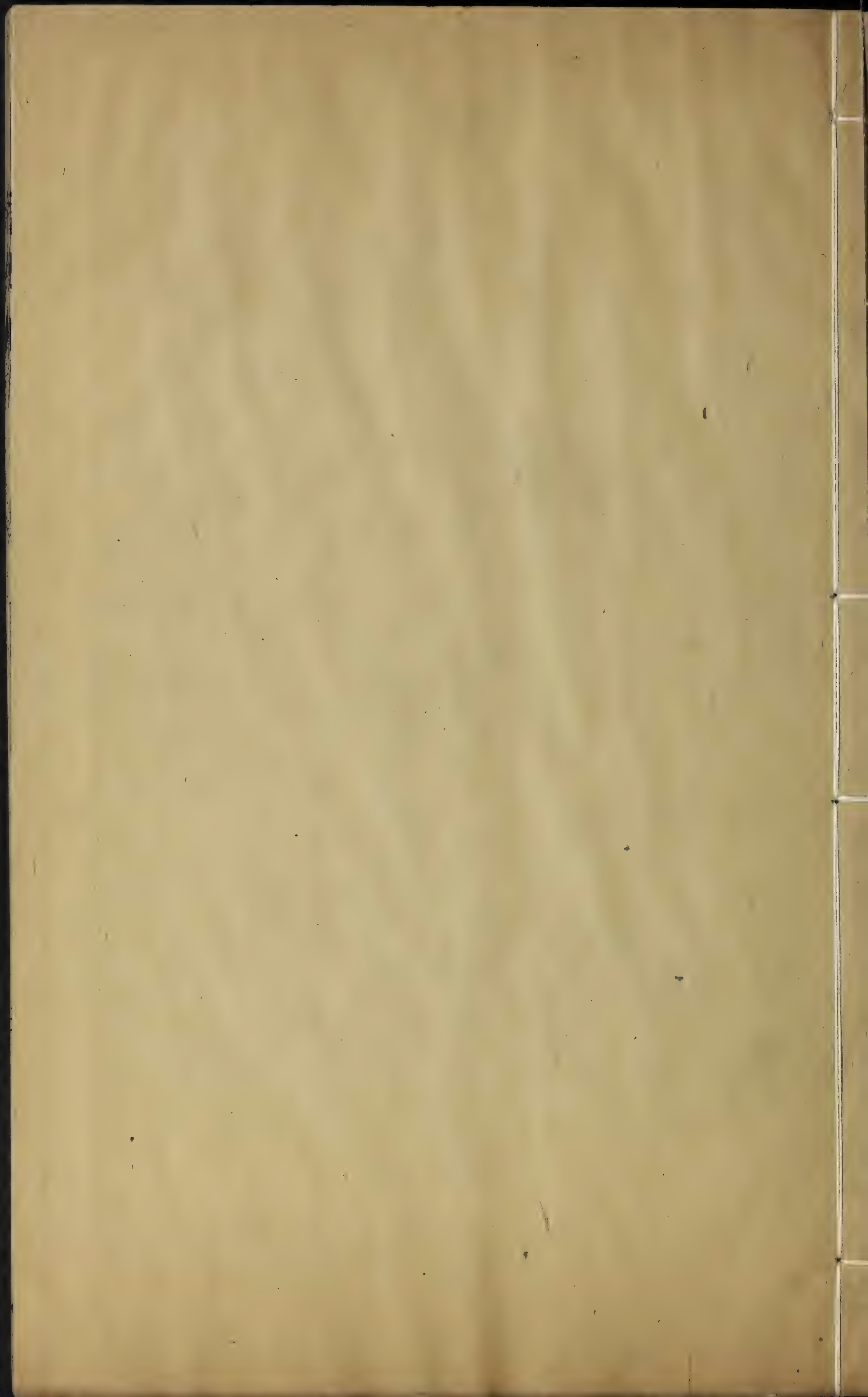
雖言不著。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一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水火金木塡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亾。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風雲。此天之客

氣。其發見繫諸動感。然其於政事俯仰。最近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麤。則天官備矣。

下編

下

函





函史下編卷之二

明盱郡鄧元錫著

方域志

昔黃帝方制天下畫野分州得方百里之國萬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交州）西至于流沙（在張掖延居縣）東至于蟠木（東海中山名）日月所照莫不砥屬爰及帝嚳創制九州荒理萬國於時洪水未抑滔天襄陵橫流于土中天下固未平也唐堯禪舜咨岳命禹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外薄四海咸建五長錫玄圭告功既復爲九州任土作貢作禹貢

其書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厎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濟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

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厎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楊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厎定篠蕩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蕩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

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諸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

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荒服聲教訖于四海於戲皇皇乎神禹之爲天下烈也有此冀方而東漸于海西導弱水流沙導黑水南也浮西極積石旋中國鑿龍門播北河而九也導岷嶓漄江漢而一

也。滎河溫洛。淮經渭繞也。恢恢乎統寰㝢以爲家。於是乎庶土咸征。則壤成賦。六府修。五行乂。而九疇攸敘也。故不平其爲地。郎不成其爲天。帝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允賴。時乃功。豈不諒哉。當是之時。諸侯會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後相并兼。至商存者僅三千餘國。亦九州分統。周旣代殷。監二代而損益。以雍爲王畿。居中制外。爲畏極。梁爲雍阻固。而合梁於雍。以碣石北淪於海。徐方狹。故兼徐於青。並爲古帝者都。壤綿邈。外包貉狄。分幽并統焉。成王之世。四征弗庭。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周禮職方掌天下之

地圖辨其邦國都鄙夷蠻閩貉戎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以周知其利害。使同於貫利其書曰九州之國東南曰楊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其利金錫竹箭民二男五女畜宜鳥獸穀宜稻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南嶽其澤藪曰雲夢川曰江漢浸曰潁湛其利丹銀齒革民一男二女畜及穀宜同楊州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西嶽其澤藪曰圃田川曰滎雒滎音營浸曰波溠溠音詐其利林漆絲枲民二男三女畜宜六擾穀宜五種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孟豬川

曰淮泗浸曰沂沭（沭音述）其利蒲魚民二男二女畜宜雞狗穀宜稻麥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東嶽）其澤藪曰埜川曰河泲（子禮反）浸曰盧維其利蒲魚民二男三女畜宜六擾穀宜四種正西曰雍（去聲）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川曰涇汭（汭音銳反）浸曰洛渭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畜宜牛馬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貕音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民一男三女畜宜四擾穀宜三種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揚紆其川漳其浸汾（音文）潞其利松柏民五男三女畜宜牛羊穀

宜黍稷。正北曰幷州。其山鎮曰恒山。嶽北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虖池音呼駝嘔音甌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畜宜五擾。穀宜五種。而分天下以爲九畿。中方千里爲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蠻夷鎮藩皆曰畿。皆方五百里。爲之限。分五服而九以周知天下。眡天下。於指掌。詳山鎮高山地德所奠也。積水曰澤。澤旁沮洳蕃草木曰藪。詳澤藪。澤藪地氣所鍾也。有川以流其惡。有浸以滙其美。有地利畜穀

以利其用而阜其生而一主於生民其邦國大小相維制其職各以其所能不強其不及制其貢各以其所有不強其所無其用歸於因地順天任人民府萬物使同於貫利而已矣秦并天下懲周列國并兼不立尺土之封制天下爲郡縣盪滅前聖之遺迹爲寰宇一大變而郡縣遂爲天下治亘中古不變漢興都關中爲京師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已大難制乃稍增置郡二十有六郡置太守守之又立以爲諸侯王國崇恩德行簡易以塡撫海内文景柔之俗以大康至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

郡。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置十三部刺史統焉。司隸并荊兗豫楊冀幽青徐益交凉故漢幅員爲最廣。而京兆置尹。與左馮翊。右扶風。重京師爲三輔之地。

郡曰弘農、故秦函谷關地、縣十一、 河東、縣二十四、 太原、秦置、有鹽官、在晉陽、隸并州、縣二十一、 上黨、秦置、屬并州、有上黨壺口石研石井四關、縣十四、 河內、屬司隸、縣十八、 河南、故秦三川郡、高帝更名雒陽、屬司隸、縣二十二、 東郡、秦置、屬兗州、縣二十二、 陳留、武帝時置、屬兗州、縣十七、 隸川、秦置、屬豫州、縣二十、 汝南、屬豫州、縣二十七、 南陽、秦置、屬荊州、縣三十六、 南郡、秦置、高帝更爲臨江、後改屬荊州、縣十八、 江夏、華容、爲夏水過郡入江、故名、縣十四、 廬江、故廬子國、文帝時以封淮南、別爲國、縣十二、 九江、江自廬江潯陽分爲九、屬楊州、縣十五、 山陽、景帝時別爲國、尋復故、屬兗州、縣二十三、 濟陰、屬兗州、景帝時別爲國、宣帝時爲定陶國、屬縣九、 沛郡、秦故泗水郡、屬豫州、縣二十七、 魏

郡、屬冀州、縣十八、鉅鹿、秦置、屬冀州、縣二十、常山、屬冀州、縣十八、清河屬冀州、縣十四、涿郡、屬幽州、縣二十九、渤海、屬幽州、縣二十六、平原、屬青州、縣十九、千乘、屬青州、和帝更名樂安、縣十五、濟南文帝時爲國、後復屬青州、縣十四、泰山、屬兗州、縣二十四、齊郡、屬青州、縣十二、北海、屬青州、縣二十六、東萊、故萊子國、屬青州、縣十七、琅邪、秦置、屬徐州、縣五十一、東海、屬徐州、縣三十八、臨淮、武帝置、縣二十九、會稽、秦置、屬楊州、縣二十六、丹楊、故鄣郡、屬江都、武帝置、縣十七、豫章、屬楊州、縣十八、桂陽、屬荊州、縣十一、武陵、屬荊州、縣十三、零陵、武帝置、屬荊州、縣十、漢中、秦置、屬益州、縣十二、廣漢、屬益州、縣十三、蜀郡、秦置、屬益州、縣十五、犍爲、武帝置、屬益州、縣十二、越嶲、武帝置、屬益州、縣十五、益州、武帝置、屬益州、縣二十四、牂柯、武帝置、屬益州、縣十七、巴蜀、秦置、屬益州、縣十一、武都、故白馬氐羌、武帝置、縣九、隴西、秦置、在隴山之西、縣十一、金城、昭帝置、縣十三、天水、武帝置、縣十六、武威、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置、縣十、張掖、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置、縣十、

酒泉武帝置城下有金泉味如酒縣九　敦煌武帝置縣六　安定武帝置縣二十一　北地秦置縣十九　上郡秦置縣二十三　西河武帝置南部都尉治翁龍埤屬幷州縣三十六　朔方武帝置西部都尉治窳渾縣十三　五原秦九原屬幷州有都尉縣十六　雲中秦置屬幷州縣十一　定襄屬幷州縣十二　鴈門秦置屬幷州縣十四　代郡秦置屬幽州縣十八　上谷秦置屬幽州縣十五　漁陽秦置屬幽州縣十二　右北平秦置屬幽州縣十六　遼西秦置屬幽州縣十四　遼東秦置屬幽州縣十八　玄菟武帝開高句驪置之屬幽州縣三　樂浪故朝鮮國武帝置　南海秦置屬交州縣六尉佗之國　鬱林秦桂林郡武帝置縣十二　蒼梧武帝置屬交州縣十　合浦武帝置屬交州　九真武帝置縣七　日南故秦象郡武帝置　國　趙故秦邯鄲郡屬冀州縣四　廣平屬冀州縣十六　真定武帝置屬冀州縣四　中山景帝置屬冀州縣十四　信都景帝時爲廣川國後復縣十七　河間故趙地文帝時別爲國縣四　廣陽故燕地昭帝時爲郡後復縣四　菑川故齊地文帝時別爲國縣三　膠東故

齊地、文帝分爲國、縣八、高密、故齊地、文帝別爲膠西、宣帝更、縣五、城陽、故齊地、文帝分爲國、縣四、淮陽、屬兗州、明帝更名陳、縣九、梁、故秦碭山郡、縣八、東平、故梁國、景帝時爲濟東、宣帝更今名、縣七、魯、秦薛郡、屬豫州、縣六、楚、屬徐州、縣七、泗水、故東海郡、縣三、廣陵、初屬荊州、景帝更今名、江都、武帝更今名、屬徐州、縣四、六安、故楚、別爲衡山、武帝更今名、縣五、長沙、秦郡、屬荊州、縣十三、迄哀平之世。以時析合。凡爲郡百有三。爲縣千三百一十有四。道三十有二。地東西九千三百有二里。南北萬有三千三百六十有八里。蓋提封之極盛。成帝時丞相張禹使其屬潁川朱贛。采天下風俗。條上之。猶未宣究。而班固考迹部書。推表山川。依古分野。建國之舊。以綴禹貢周官。下及春秋戰國秦漢。終其本末。

作漢地理志畧言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嶲益州皆宜屬焉於禹貢跨梁益二州於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封斄公劉遷豳大王徙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鄠杜竹木南山檀柘之饒稱陸海爲九州膏腴秦人用之稱天府以幷天下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

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以彊
榦弱支非獨爲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
常爲天下劇而列侯貴人車服僭上無限度衆放效
俗以修靡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屋及安定
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上氣力修習戰備以射
獵爲先頗不恥寇盜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
修我戈矛蓋其風也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
屠王地武帝攘之置四郡以通西域其水草宜畜牧
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爲務
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穀糴常賤

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爲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南賈滇僰僮西賈邛莋馬旄牛師古曰滇音顛僰蒲北反莋才各反民食稻魚亾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泆柔弱褊阸景武間文翁爲蜀守敎民讀書學法令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其後有王褒嚴遵楊雄之倫武都地雜氐羌及犍爲牂柯越巂亦武帝所開置也俗畧與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

量其富居什六吳季子觀於樂而太息之曰此謂夏
聲夏大也是周之舊也魏地觜觽參之分野也其界
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
㶏彊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傿陵河南之
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河內本分殷畿內爲
三國風詩邶鄘衛是也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
鄘詩曰在浚之郊邶詩曰亦流于淇而鄘詩送我淇
上衛詩瞻彼淇澳其風吳公子歎爲美哉淵乎者也
其後俗剛強多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河東土地
平易有鹽鐵之饒詩風唐魏之國也魏在晉南河曲

詩曰彼汾一曲其民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有陶唐氏之遺焉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河南雒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其分也周公以洛爲土中營東都曰成周迄平王東徙都焉初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後宗周滅而河内界晉故地益小周人之失巧僞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憙爲商賈不好仕宦周公毖之矣韓陳鄭角亢氐之分韓分晉得南陽郡及頴川之父城定陵襄城頴陽頴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

陽皆韓分鄭爲河南新鄭成臯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宛潁川南陽皆韓分右雒左泲溱洧食焉主𨺗而險民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而俗淫陳古太昊之墟潁川南陽則夏禹之國也夏尚忠其敝鄙朴及周封舜後嬀滿於陳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故俗婦人尊貴好史巫及秦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亦一都會也潁川韓都士有申子韓非刻害之餘烈高仕宦好文法召信臣守南陽勸民農桑去末歸本郡以殷富韓延壽守潁川先之以

推讓黃覇繼之俗以敦厚獄或八年亾重罪四君子之德風也信矣趙地昴畢之分本趙國北有信都眞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内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皆趙分趙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亂餘風丈夫相聚游戲慷慨悲歌起則椎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倡優女子彈絃跕躧師古曰跕它頰反躧與屣同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地土廣俗雜大

率狷急高氣勢輕爲姦太原上黨多晉公族子孫以
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娶送死奢靡漢興
號爲難治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爲威父兄被誅
子弟怨憤至訐告刺史二千石或報殺其親屬鍾代
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氣爲姦利不事農商自
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
郡盜賊常爲它州劇而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
有趙齊韓楚之徙民鄙朴少禮文好射獵於鴈門同
俗於天文別屬燕燕地尾箕分野東有漁陽右北平
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

范陽北新城固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燕分樂浪玄菟亦宜屬焉燕於周爲召公所封渤碣間一都會也後稱王十世而太子丹恨秦養勇士冀報秦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不改故愚悍少慮輕薄無威然亦有所長敢於急人上谷至遼東地廣民稀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隙烏丸夫餘東賈眞番之利玄菟樂浪武帝時置施于朝鮮濊貉句驪諸蠻夷其民尚禮義田蠶織作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蓋東夷天性柔順而箕子封朝鮮篤行被之

可貴哉仁賢之化也齊地虛危之分東有菑川東萊
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
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
其地本古爽鳩季崱師古曰崱仕力反薄姑之國太公封之
以其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勸女工之業通
魚鹽之利而人物輻輳後十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
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故其俗彌侈織冰紈綺繡
純麗之物以冠帶衣履天下夸奢朋黨言與行繆急
之則離散緩之放縱而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中
具五民魯奎婁之分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

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其地爲少昊之墟。有周公伯禽之教化。洙泗之濵。其民涉渡。幼扶老而代其任。俗旣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自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師古曰齗齗分辨意音牛斤反孔子閔王道衰闕。修六經。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衆受業。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耻。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地陿民衆。頗有桑麻之業。亾林澤之饒。俗因以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僞。喪祭之禮。文備實寡。然好學絓愈於他俗。宋。房心分埜。爲漢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詩

風曹國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靁澤。湯止亳。故民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沛楚之失。急疾顓已。地薄民貧。而山陽好為姦盜。衛地。營室東壁之分。為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本顓頊之虛。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剛武上氣力。漢興。二千石治者。亦以殺戮為威。宣帝時。韓延壽為東郡太守。崇禮義。尊諫爭。而東郡號善為吏。則延壽之化也。其失頗奢靡。嫁娶送死過度。而野王好氣任俠。有濮上風。楚地。翼軫之分野

也。為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周成王時鬻熊之曾孫熊繹封焉。後以彊大僭王。其地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俗呰窳媮生。亾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亾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泆枝柱。師古曰柱竹甫反枝柱言意相節不順從與巴蜀同。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勢。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吳地斗分。為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古句吳之國。太伯端委。虞仲從其俗焉。春秋時。闔廬好

勇。抗衡於上國。故民好劒。輕死而易發。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豫章出黃金。然菫菫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江南地卑濕。始楚賢臣屈原放逐。作離騷。後有宋玉唐勒。漢興有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倫。而會稽嚴助朱買臣文辭並發。其失巧而少信。本吳越與楚接比。又數相并兼。故民俗畧同。粤地婺女之分。為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南海日南。皆粤分。蒼梧南海。皆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都會也。自合浦

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畧以爲
儋耳珠厓郡。男子耕農種禾稻紵麻。女子桑蠶織績。
亾馬與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麖。兵矛盾刀殳。木弓弩
竹矢。或骨爲鏃。自初爲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
故率數歲壹反。元帝時。遂罷棄焉。班所述以古建國
爲經。漢郡縣緯從之云。王莽之篡。多更變郡國號名。
然尋復其初。光武中興。患官多費役煩。乃併省郡國
十縣道。侯四百餘所。其後亦爲十三州部。司隸。治河
南。豫刺史治譙。兗治昌邑。徐治郯。青治臨淄。凉治隴。
幷治晉陽。冀治鄗。幽治薊。揚治歷陽。益治雒。荊治漢

壽。交治廣信。漸復加置郡國。四履之盛。幾與前漢比。及三國分裂。魏氏據中原。有州十二。郡國六十八。有天下三之二。邊吳蜀界。設兵屯防。蜀全制巴漢。置益梁二州。而白帝爲重鎮。吳據江南盡海。置交廣荆郢揚五州。荆郢爲要焉。晉武平吳。分天下爲十九州。部冠帶之國。盡秦漢之土。及永嘉南渡。畫江自守。宋齊梁因之。至陳而土宇陿隘蹙矣。當是時。氐羌胡羯交亂于土中。隋代周而天下始大定。唐興。高祖改郡爲州。改太守爲刺史。又擇形便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諸權制州郡頗繁。貞觀初。始命併省。分天下爲

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西。九曰劍南。十曰嶺南。其後北殄突厥。西平高昌。又西抵大漠。南盡林州。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爲唐極盛。開元中。分山南爲東西道。增置黔中及京畿都畿。置十五採訪使。簡察。如漢刺史之職。關內道。盡古雍州之域。其名山。曰太白九嵕吳岐梁華嶽在焉。其大川涇渭灞滻。爲府二。京兆鳳翔。爲州二十有七。華同商邠隴涇渭武寧慶鄜坊丹延靈威榷警會鹽官延銀宥麟勝封縣三十有五。而置大都護府於雲中。安北燕然鎮焉。實重帝畿。分

古豫兗青徐之域。爲河南道。其名山三嵎少室砥柱蒙嶧。嵩高泰岳在焉。其大川伊洛。爲府一。（河南）州二十九（汝陜虢滑鄭潁許陳蔡沂宋亳徐泗濠宿鄆齊曹濮青淄登萊棣兗海沂密）縣百九十有六。於洛陽建東都。而陜登兗建都督府者三。鎭焉。

分古冀州之域爲河東。其名山。雷首介霍五臺。其大川。汾沁卌潞。爲府二。（河中太原）爲州十有九。（晉絳慈隰汾沁遼嵐憲石忻代雲朔蔚新武潞澤）爲縣百有一十。而即晉陽建北都。即古鴈門雲中馬邑上黨。建都督府者四。鎭焉。分古幽冀二州境。爲河北道。其山林慮白鹿封龍井陘碣石恒岳在焉。其川。漳淇呼陀。爲州二十九。（孟懷魏博相衛貝澶邢洺惠鎭）

冀深趙滄景德定易幽涿瀛莫平嬀檀薊營為縣百七十四於魏郡常山范陽建府分督。巳征高麗即置安東都護府統焉。分古荆梁二州之境為山南道。其山嶓冢熊耳銅梁巫荆峴。其川巴漢沮漳。為府二江陵興元為州三十二峽歸夔澧朗忠涪萬涉隋鄂均房復郢金洋利鳳興成文扶集壁巴蓬通開閬果渠為縣百六十一。於雲安益昌置督府鎮焉。古雍梁二州之境為隴右道。其名山秦嶺隴坻鳥鼠同穴西傾朱圉積石合黎崆峒三危。其川洮水弱水羌水休屠之澤。河瀆出焉。為州十九秦成渭鄯蘭臨河武階洮岷廓疊宕凉沙瓜甘肅伊西為縣六十。天水隴西西平狄道武威敦煌晉昌交河各設都督府。

平賀魯。設安西都護。平高昌。設北庭都護府。鎭焉。分古揚州之域。爲淮南道。其山灊天柱羅塗八公。其川滁肥巢湖。爲州十二。揚楚滁和壽廬舒光蘄安黃申爲縣五十三。於廣陵壽春安陸建都督府。其中分古揚州之南境。爲江南道。其山茅蔣天日會稽四明括蒼縉雲金華大庾武夷匡廬衡嶽在焉。其川湘贛沅澧浙江洞庭彭蠡太湖之澤。爲州五十一。潤昇常蘇湖杭睦越明衢處婺溫台福建泉汀漳宣歙池洪江鄂岳饒虔袁信撫潭溪溱衡永道郴邵黔辰錦施敘夷播卯費南縣二百四十七。於會稽豫章長沙黔中盧溪各置都督府。鎭焉。分古梁州之地。爲劒南道。其山峨眉青城鶴鳴。岷山其

川涪維西漢江瀆出焉爲府一成都爲州三十有七益蜀漢嘉眉邛簡資巂雅黎茂翼維戎姚松當悉靜柘恭保眞霸梓遂綿劒合龍普渝陵榮昌瀘爲縣百有六十於越巂洪源逼化南溪交州遂寧應靈各設都督府而牂柯吐蕃設保寧都護府鎭焉分古楊州之南境爲嶺南道其山黃嶺靈洲其川桂鬱爲州七十有三廣韶循湖康瀧端新封瀧春勤羅辯高恩雷崖瓊振儋邕澄賓橫潯巒貴龔象蒙巖宜瀼籠田環桂梧賀湯芝演連柳富昭藤嚴融思古峑牢白順繡鬱林黨竇禺廉義陸峰愛驩長安峩福祿武安爲縣三百一十四於南海瓊山邕州始安晉寧日南各設都督府於交阯郡置安南都護府鎭焉他羈縻州不在是唐制以府州分土州冠郡郡獨爲州

別名後增置州不名郡採訪使京畿治西京都畿治東京關內以京官遥隷河南治陳留河東治蒲河北治魏隴右治西平山南東治襄陽山南西治漢中劒南治蜀淮南治廣陵江南東治吳江南西治豫章黔中治黔嶺南治南海又於邊竟置節度經畧使制之地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都護南北如前漢之盛東不盡玄菟樂浪西則過之其後范陽盜起而河西隴右陷于吐蕃巳藩鎮無慮皆擅土自制天子不能禁因其欲然畀之節鉞而瓜裂輻分施于五代固其勢然也宋興仍五代周之舊郎汴開

封府爲都曰東京皇居奠焉隸縣十有六命河南府爲西京而山陵爰都祥符中建應天府爲南京應天者故宋州也爲封國之所自起慶曆中以眞宗甞蹕大名制契丹於幽薊爲重鎭建以爲北京分天下爲十五路已又增三路曰京東曰京西曰河北曰河東曰陝西曰淮南曰江南東曰江南西曰荆湖南曰荆湖北曰兩浙曰福建曰益州曰梓州曰利州曰廣南東曰廣南西皆稱路而分畫多因唐舊地東南皆至于海西盡巴僰北際中山東西六千四百八十里南北萬有一千六百二十里而盧龍山前後十六州自

石敬塘以賂契丹。迄盛宋不能取。夏人割有靈夏。古雍冀西偏沒焉。於禹迹亦大屈矣。京畿路府一、曰開封。縣十六。京東東路。府一、曰濟南。州七、曰青密沂登萊濰淄。軍一、曰淮陽。京東西路。府四、曰應天襲慶東平興仁。州五、曰徐濟單濮拱。軍一、曰廣濟。開封府西抵大梁。南極淮泗。東北至于海。有鹽鐵絲石之饒。爲帝者都。淮陽當定陶。爲漕運之衝。兗濟山澤險阻。盜或隱聚。營丘號稱富衍。登萊高密負海。楚商兼湊。民性愎戾好訟。闕下邳楚俗存焉。京西南路。府一、曰襄陽。州七、曰鄧隨金房均郢唐。軍一、曰光化。其北路府四、曰河南潁昌淮寧順昌。州五、鄭滑孟蔡汝。軍一、曰信陽。京西路東暨汝潁。西被陝服。南略鄂郢。北抵河津。絲枲漆纊之所出。而洛邑爲天地之中。然土褊薄。迫於營養。唐鄧汝蔡率多曠田。自唐季之亂。土著者寡。太宗遷晉雲朔之民於京洛鄭汝。墾田頗廣。襄陽爲沔南巨鎮焉。河北東路。府三、大名開德河間。州十二、滄冀瀛博棣莫雄霸德濱恩清。軍五、曰德清保順永靜保安保定。其西路。府四、眞定中山信德慶源。州九、相濬懷衛洺深磁

祁保軍六、天威北平安肅永寧廣信順安、河北路南濱大河、北際幽朔、東瀕海岱、西壓上黨、繭絲織紝之所出、人性質厚少文、專經術、大率氣勇尚義、爲強悍、而近邊、習戰鬪、有河漕以實邊、宋初置三關、置方田資軍、巳大名澶淵安陽臨洛汲郡、雜斥鹵、宜於畜牧、浮陽際海多鹽利、其控帶北地、鎭魏中山、皆稱爲雄鎭云、河東路府三、曰太原隆德平陽、州十有四、曰絳澤代忻汾遼憲嵐石隰慈麟府豐、軍八、曰慶祚威勝平定岢嵐寧化火山保德晉寧、河東路、東際常山、西控党項、南盡晉絳、北控雲朔、當太行之險、地有鹽鐵之饒、俗剛悍朴直、勤農織之業、朔方樓煩爲之所出、歲增貿市充監牧之用、大原徙州治、然猶爲重鎭屯精兵以控邊陝西永興路、府二、京兆河中、州十五、陝延同華耀邠鄜解慶虢商寧坊丹環、軍一、保安、其後延陵改爲府、增銀州醴州及定邊綏德清平慶成四軍、秦鳳路、府一、曰鳳翔、州十二、秦涇熙隴成鳳岷渭原階河蘭、軍三、鎭戎德順通遠、其後增積石震武懷德三軍、西寧樂廓西安洮會六州、又改通遠軍爲鞏州、陝西路西接羌戎、東界潼陝、南抵蜀漢、北際朔方、有銅鹽金鐵絲枲林木之饒、其民慕農桑、好稼穡、鄠

杜南山、土地膏沃、二渠灌漑、大抵多游俠之風、蒲解
本隷河東、故俗頗純厚、又被邊、以鞍馬射獵爲事、人
勁悍而質木、水泉少、桑麻之利布泉鹽酪、資于他郡、
秦隴儀渭涇原邠鄜延環慶等皆分重兵焉、兩浙路
分東西、已復合、府二、曰平江鎭江、州十一、曰杭湖婺
明常溫台處衢嚴秀、南渡後分爲府二、曰臨安、曰嘉
興、爲州三、曰安吉常嚴、軍一、曰江陰、兩浙路西際海
南控震澤、北又濱海、有魚鹽布帛秔稻之產、人性柔
慧、俗奢靡而無積聚、厚於滋味、善進取、而奇技之巧
出焉、餘杭四明通蕃互市、珠貝、外國充中藏、淮南東
路、州十、曰楊亳宿楚海泰泗滁眞通、軍二、曰高郵漣
水、南渡後分爲州九、軍四、其西路府一、曰壽春、州七、
曰廬蘄和舒濠光黃、軍二、曰六安無爲、南渡分府曰
安慶、軍增安豐懷遠、已復罷、淮南路東至於海、西抵
濉渙、南濱大江、北界淸淮、土壤膏沃、有茶鹽絲帛之
利、楊壽爲巨鎭、而眞州當運路之衝、俗與京東西畧
同、江南東路府一、曰江寧、州七、曰宣徽江池饒信太
平、軍二、曰南康廣德、南渡後府二、曰建康寧國、州軍
亦頗增改焉、江西路州六、曰洪虔吉袁撫筠、軍四、曰
興國南安臨江建昌、南渡後升洪州爲隆興府、江南

東西路東限七閩西略夏口南抵大庾北際大江川澤沃衍永嘉東遷衣冠萃止文物頗盛而茗荈冶鑄金帛秔稻之利歲給縣官用度蓋半天下之入俗性悍急好爭訟其氣尚使然也荊湖北路府二曰江陵德安州十曰鄂復鼎澧峽岳歸辰沅靖軍二曰荊門漢陽南渡後增常德府壽昌軍其南路州七曰潭衡道永邵郴全軍一曰武岡監一桂陽南渡後增茶陵州荊湖南北路東界鄂渚西接溪洞南抵五嶺北連襄漢江陵巨鎮當荊江上游西控巴蜀澧鼎辰三州皆旁通溪洞置兵戍守潭州爲湘嶺要劇鄂岳處江湖都會全邵屯兵以扼蠻獠而南路袁吉壤接民往往遷徙自占致富饒亦以好訟北路農作少惰多曠土俗薄而質歸峽信巫鬼重淫祀福建路州六曰福泉南劍漳汀建軍二曰邵武興化南渡後升建州爲府福建路東南際海西北多峻嶺抵江有銀銅葛茶鹽海物之饒民安土樂業川源浸灌田疇膏沃無凶年之憂而土地迫隘生籍繁夥雖磽确之地耕耨殆盡畝直寖貴故多田訟俗信鬼尚祀重浮屠與江南二浙略同然多嚮學喜講誦益州路府一曰成都州十有二曰眉蜀彭綿漢嘉卭簡黎雅茂威軍二曰永

康石泉、監一、曰仙井、梓州路、府二、曰潼川遂寧、州九、曰果資普昌叙瀘合榮渠、軍三、曰懷安長寧廣安、監一、曰富順、利州路、府一、曰興元、州九、曰利洋閬劒文興運政巴、關一、曰劒門、南渡後增府曰隆慶同慶、州曰金沔龍階西和鳳、增軍曰大安天水、夔州路、府三、曰重慶咸淳紹慶、州十、曰夔黔施忠萬開達涪恭珍軍三、曰雲安梁山南平、監一、曰大寧、所謂川峽四路也、川峽路南至荆峽、北控劒棧、西南接蠻夷、土植宜柘、繭絲織文、纖麗者窮天下、地狹而腴、民勤耕作、無寸土之曠、歲多爲遨遊之費、尚奢靡、性輕揚喜虛稱、庠塾聚學者衆、廣南東路、府一、曰肇慶、州十有四、曰廣韶循潮連梅南雄英賀封新康南恩惠、南渡後增府曰德慶英德、廣南西路、州二十有五、曰桂容邕融象昭梧藤龔潯柳貴宜賓橫化高雷欽白鬱林濂瓊平觀、軍三、曰昌化萬安朱崖、南渡後增府曰靜江慶遠、廣南東西路、南濱大海、西控夷洞、北限五嶺、有犀象瑇瑁珠璣銀銅之產、民性輕悍、桂林邕宜接夷獠置守戍、民尚淫祀、殺人祭鬼、山林翳密、多瘴毒、凡命官吏、優其秩奉、春梅諸州、炎癘頗甚、許土人領任、儋崖萬安三州、地狹戶少、常以瓊州牙校典治、安南數

郡土壤遐僻羈縻而已熈寧開熈河廓湟鄯宣和攻契丹復雲

中乃非久而陷至金南犯二帝北而中華大淪喪矣

已宋南不復振於是蒙古起沙漠轔金滅宋而混一

土宇四履之遠於古無並則振古一大變也大都虞

夏殷周之隆冀雍并爲帝王所迭都兗豫青徐梁區

爲五服而其時荆楊乃在五服之表春秋賓之冀者

冀也言地險固亂冀可安弱冀可强荒冀可復曰冀

也西爲并并者并也地左右山河俗尚武可并兼也

北爲幽幽云者朔易太陰之地負幽嚮明可南向制

天下也雍謂地被山帶河稱陸海四雍塞爲固也豫

爲土中豫者豫也陰陽所會風雨所交人禀中和之氣以生常茂豫也故冀雍豫帝王重之兖以水徐以丘揚言民性輕揚也荊者强也以民性躁驁梁西方金氣勁强也正東曰青州青少陰邑也大都天地氣化其開也有漸其發也有時始西北次東北又次東南故堯封禹貢未聞閩越荊蠻徐戎見戚殷周古奄甸宜巴隘而萬世爲治首乃後雍州西境薄流沙之西荊州南境覆五嶺之南諸所置郡縣益遼廓馳騖於禹迹職方之外而財賦文物畢發於東南其兖豫中土及并營河曲之地自分畫封井城邑溝塗之法壞無慮莽然荒穢不治甚且爲戎狄區蓋奄與世易

久矣。

明興我

太祖高皇帝起淮甸。取金陵。東南負海。直星紀之首。以宅都。於是汎掃寰宇。盡復五帝三王。盛漢全唐所自有之舊。東盡遼左。西至嘉峪。南覆海表。北抵沙漠。而

文皇帝始建藩于燕。已入正大統。於是東北負海。當析木之精。嚮明而建。

今京師。而留都亦宿府部寺百司。其中分天下爲十有三省。大都數十百里。若數百里而縣。數百里若千里而州而郡。星列碁置。屬于省司以達于

天子。而衛所視形便錯置于其中。疆理會同。延袤于四
海。縱一萬九百里。衡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而北不
盡朔方。東不盡玄菟樂浪。南不盡南交。洪武三年。
上令儒士魏俊民等。編天下州郡地理形勢。降附始末
爲書。書成。名
大明志。授俊民等官。六年。令天下州府縣繪山川險
易爲圖。以上。十六年。　詔天下都司上衛所城池關
津。亭堠倉庫水陸道路。及山川圖。以來。二十七年。修
寰宇通衢書。畫王驛途道里之故。景泰中。詔修寰宇通
志。閣學士循。陳　爲總裁。欲準宋祝穆方輿勝覽爲書。

葉侍郎盛曰此趙宋偏安之書直爲四六設庸匯之何爲必欲紀
昭代一統之盛宜取其關軍國資勸戒於治紀可列者爲主而城池人民戶口之數要咸具庶其益乎循不聽姍笑之曰此豈造黃冊所邪葉議遂格書成名
大明一統志而文莊意終遠矣嘉靖初
天子方勵精中興宣光之烈而大學士蕚欲佐
上知輿圖廣輪之盛若諸所爲撫御安攘之畧也乃述輿地圖各爲叙紀於首以　獻而四方扼塞政俗善敗之故甚具或云稿出李郎中默上疏言臣惟隆古帝王講求

政務。親與其臣面相可否。而猶懼其未也。乃陳地圖
焉。於是乎九州地域廣輪之數。民情土俗之宜。如指
掌。而後可措諸行。蓋其豫也。我
太祖高皇帝。奮起民間。人之情僞。實備嘗之。地之險易。
實徧歷之。
成祖文皇帝。亦與有間關之勞。故當時延訪儒臣。皆出
其胸中之實見。以斟酌損益百代之制。以能百六十
年如一日也。
列聖相承。莫不具有上聖之資。而視
祖宗之實。周游民間者。則有間矣。是以延訪之典。或作

或輙以故有一統之名而迄不見一統之盛治臣謹
法周禮職方氏取　兩京十三省四夷約而爲圖者
十六稍加叙次義兼詳略而冠以總圖共爲圖十有
七要以別五服等華夷審方官人任土作貢戢農兵
謹封守輿地利飭八材糾違弼教于以見
皇上光昭丕業克應天心者惟是好生一念庶天下百
司於道知所嚮而不虛役其志云
上溫旨報俞圖畱中覽觀焉後羅文恭洪先準元人朱
思本輿地圖計里畫方之法廣圖爲數十縱衡長短
遠近差次有形實可據歷十數寒暑而後成其叙曰

大明麗天聲教無外遠軼古今可以觀德作輿地總圖一內畿外邦域民建守小大相承動無遺法作兩直隸十三布政司圖十六王公設險安不忘危夷夏大防嚴在疆圉作九邊圖十一山谷藏疾時作弗靖虺兕竄伏功在刊滌作洮河松潘虔鎮麻陽諸邊圖五壺口既治宣房載歌沉玉負新群策畢效作黃河圖三水陸縈紆漕卒歲疲儲峙孔艱 國用攸賴作漕河圖三四海會同溟渤遠輸髣髴往跡用備不虞作海運圖二四夷來王兵革不試治之極也作朝鮮朔漠安南西域圖四終焉凡沿革附麗統馭更互難以

旁經者各爲副六十八、山川城邑名狀交錯、書不盡言、以省文二十有四括焉。正誤補遺、是在觀者。又曰、嘗徧觀天下圖籍、雖極詳盡、而疎密失準、遠近錯誤、蓋百篇而一也、比得朱思本計里畫方之法、而形實可據、譬之一人之身、經絡升降、腑臟表裏、關竅隱注、雖殊名異稱、不可攙摶、而投之艾石、無不中其會、而動其機者、則關之尺寸有據也、朱之畫方是已、而胡莊肅公松官浙轄時、增表所遺、諸凡唐虞以下大都會、若春秋而降會盟征伐之所、與其名山川巖險、悉爲標列、益稱精密焉。其敘曰、河山壤地、自黃堯分畫奠定而來、上下數千年、明主良弼、所以綱紀經營於中者、無慮數千百變矣、譬之大堤廣輿、則奕之枰也、其分合并省、連總離析、失得成毀、混一偏安、則奕之變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君子覽輿地版章、而思中畫慎固、巡鼜壼檮之寄焉、感金穀財貨、而思制節盈縮、劑量損益之道焉、閱形勝

阨塞、而思握扼控御、訏謨遠猷之詠焉、防乎豫乎、子孫臣庶黎民、尚亦有利也夫、鄭端簡曉本桂學士所爲輿地叙者爲地理述兼有其質文其書曰北直隸古幽冀州地漢上谷漁陽

京師即金元舊都也負重山面平陸地饒魚鹽穀馬果蓏之利而轉東南之粟賦百官實邊天險地利甲乙于關中汴洛江左不及也眞定北至於永平昔爲內郡乃今居庸紫荆山海俱關喜峰古北黄花鎭俱口子在順天府東北境竝稱險阨故薊州順天府屬保定重兵屯焉廣平順德大名實山東西要膂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山東屬州轉漕

京師輙轅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國初江南糧道俱從海道今惟薊州猶通河間眞定保定之間多達兵塢處降胡其中性獷難馴東安霸州武清而東。順天府屬野曠人稀姦宄伏匿。頗基腹心之患。迤山一帶則樵採耕牧之利居多。而姦人竄其中。有司病之。若乃田野不闢而賦徭日繁。禁場莊田中貴戚畹之家星羅碁布而膏腹坐幷。驛傳不節。水陸騷驛。雖畿甸同風。而順天之馬政寄養馬匹河間之水潦。患尤烈焉。

京畿首順天府。視漢京兆與支郡而入。屬州十七縣百有一十五。

順天府禹貢冀州之域古稱幽陵亦曰幽都虞分冀北爲幽州置牧焉已復爲冀州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其地也周封堯後于薊封召公奭于燕燕昭王嘗于易水東南築黃金臺招士因名金臺秦爲上谷漁陽二郡地漢初爲燕國又分置涿郡已改爲幽州爲廣陽郡後漢罷郡立幽州治薊三國隸魏晉爲范陽國北齊置東北道行臺後周改置燕及范陽二郡兼立總管府於幽州唐改幽州總管府開元改范陽安祿山以其地反迄唐世不復後唐爲盧龍節度石晉沒於契丹陞爲南京爲幽都府宣和改燕山府尋入金稱燕京號中都爲大興府元爲京師中都國初改北平府永樂初爲　京師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古所謂天府之國乃天儲之爲　國家萬世不拔之業云領州五縣二十二府治大興宛平屬縣良鄉固安永清東安香河○通州三河武清寶坻漷縣○昌平州順義密雲懷柔○涿州房山○霸州文安保定大城○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

永平府禹貢冀州之域虞分爲營州商爲孤竹國周屬幽州春秋時爲山戎

肥子二國地戰國時屬趙秦爲遼西右北平二郡地漢末爲公孫度所據魏改盧龍郡北燕置平州及樂浪郡隋唐改平州五代陷遼金元改平灤路國朝改永平府秦長城在府治盧龍縣北山如游龍所謂盧龍塞也四塞險固爲東國雄邦俗勁悍習戎馬人尚節義務農領州一縣五 府治盧龍 屬遷安 撫寧 昌黎 灤州 樂亭○眞定府古冀州春秋鮮虞之地戰國爲趙東垣秦屬鉅鹿郡漢初爲恒山郡避文帝諱改常山亦屬眞定國後屬常山郡唐爲恒州尋復郡元和中改鎭州又爲成德軍節度屬河北道宋置眞定路安撫使爲重鎭元爲眞定路明德軍 國朝爲眞定府西阻滹水背倚恒山左接瀛海右抵太行當燕趙之郊土廣俗雜人習文武雄於河朔今稍貧難治欒城欒武子封邑元氏趙公子元封邑也定州漢中山國唐義武軍南宮古信都國無蔞亭在深州城外滹沱河之上今有亭秦強漢舊縣高邑漢鄗縣光武即位于此領州五縣二十有七 府治眞定 屬井陘 獲鹿 元氏 靈壽 藁城 欒城 無極 平山 阜平○定州 新樂 緜陽 行唐○冀州 南宮 新河 棗強 武

邑、○晉州、安平、饒陽、武強、○趙州、柏鄉、隆平、高邑、臨城、贊皇、寧晉、○深州、衡水、亦上谷地、漢爲樂鄉、高祖封樂毅後臣于此、

保定府

唐莫州清遠縣、宋初爲保塞軍、後爲保州、後名清苑郡、廣植林木、以限胡元、初爲保州、尋改順天路、國朝改府、地四野平坦、當二川之會、民質淳、今沖難治、唐本唐堯所封國、完秦曲逆縣地、易州秦上谷、漢涿郡地也、古燕國、在易州東南、古范陽在東南六十里、今廢諸縣、唐宋頗豐、完僻、商沖、利種、養易治、易州猶饒廣云、領州三、縣十七、府治清苑、屬滿城、安肅、安興、新城、唐縣、博野、慶都、完縣、容城、蠡縣、雄縣、○祁州、深澤、束鹿、○安州、高陽、○易州、淶水、

河間府

周唐叔封邑、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趙、秦隸上谷、漢屬涿郡、後漢爲河間國、後魏爲河間郡、隋廢郡置瀛州、已後爲河間、唐屬河北道、石晉賂契丹、周世宗取之、宋以爲瀛海軍節度使、舊名關南、今近京、其地爲古九河之會、故名、滄海之濱、五壘之居、西倚太行、南枕滹沱、武垣廣闊、爲水陸要衝、民敦厚、尚氣力、不華、地瓣賦重、人輕生難治、屬縣交河、以滹沱高河二水交流

而名、景州漢景成侯國、後置渤海郡、領州二、縣十六

府治河間、屬獻縣、阜城、肅寧、任丘、交河、青縣、興濟、靜海、寧津○景州、吳橋、東光、故城、○滄州南皮、鹽山慶雲、

順德府古邢地、商祖乙都焉、周邢國、春秋時、衛滅邢、晉代衛取之、戰國屬趙、項羽立張耳為常山王、居信都、更名曰襄國、即其地也、漢屬鉅鹿、常山、石勒都焉、隋為襄國郡、唐為邢州、五代時為保义軍節度、後改安國軍、宋因之、後陞信德府、元置安撫司、陞順德府、改路、依太行、阻漳水、古形勝之國、今為 京師要地、人悍難治、郡多山水、民不開溝洫、頗以為患、屬縣唐山、晉柏人也、高祖所過而心動者、邢西百四十里、有夷儀城、春秋邢遷於夷儀、即其地、領縣九、府治邢臺屬沙河南和平鄉廣宗鉅鹿唐山内丘任縣

廣平府禹貢衡漳之地、介漳潞二水間、春秋時赤狄居之、後晉徙赤狄于曲梁、地屬晉、七國時屬趙、秦屬邯鄲、漢置廣平國、武帝改平干國、後復、後周置洺州、隋為武安郡、唐初劉黑闥據之、黑闥平、為洺州、亦曰廣平郡、屬河北道、宋因之、設郡防禦、元為廣平路、 國初改府、地多山、附翼

太行、土廣俗雜、高于氣勢、隸縣鷄澤、春秋所結盟、邯鄲、戰國時趙都也、領縣九、府治永平、屬曲周

肥鄉　鷄澤　廣平　邯鄲　成安　威縣　清河

大名府　古兗州之域、秦少麓地、本商舊都、周封武庚于此、春秋晉、戰國秦、屬東郡、兩漢屬魏郡、魏分置陽平郡、後周爲魏州、隋改武陽郡、唐平竇建德改魏州、後改冀州、仍置大都督府、尋復舊、屬河東道乾元初、改天雄軍節度、宋爲大名府路安撫使、號北京、屬河北東路、元爲大名路、國初陞府、其地南有鴻溝東有淮潁、古所謂守白馬之津、示諸侯形制之勢者也、今苦河患、役繁重、隸縣內黃、古相地、商亶甲都焉、春秋會於柯、其地也、開州、古澶淵、滑縣古豕韋氏之國、晉爲濮陽、白馬津在馬、顓頊古都、在開州東朝歌、在濬縣西、長垣、春秋蒲邑、齊侯胥命于蒲、濬縣西有枋頭、曹操於其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桓溫敗於此、領州一、縣十、府治元城、

屬大名　南樂　魏縣　清豐　東明
內黃　濬縣　滑縣○開州　長垣

其直隸京師州二○屬縣一○ 都指揮使司一○ 隆慶州○漢廣寧縣地、唐

爲嬀州遼爲縉陽軍元仁宗生于此名龍慶州國
朝改隆慶直隸京師地臨險要俗近淳朴居庸關全
道　在焉戰國時燕趙地其地磨笄山趙襄
縣　永寧　保安州　子殺代王其夫人襄子姊也磨笄
而死故名漢置涿鹿縣唐爲新州五代唐陞威塞軍
元保安州　國初廢永樂中復置控險隘阻桑乾河
自渾源州流至州　古桓州與州嬀州宣
入宛平爲盧溝　萬全都指揮　德宣平順聖龍門陽
門宜興開平高原威寧諸縣在焉前望京都後控沙
漠左挹居庸之險右擁雲中之固爲北邊重鎮人鷙
悍不憚戰俗同鴈門　國初從其民于關內府縣俱
廢後置萬全都指揮使司領衛十五曰宣府左衛曰
宣府右衛曰宣府前衛曰萬全左衛曰萬全右衛曰
懷安衛曰保安右衛曰懷來衛曰隆慶右衛曰開平
衛曰龍門衛曰龍門守禦千戶所及長安鵰鶚赤城
雲州馬營諸堡鎮之○總督遼薊都御史一駐薊州
○巡撫都御史三順天一駐遵化保定一宣
府一○巡按監察御史十有一　順天一轄順天保
定河間永平　真定一轄真定順德廣平大名　隆
慶一　提學一　印馬一　巡倉一　巡鹽一　刷

卷一　京營一　山海一　屯田一

南直隸。古揚州地。南六代都也。高祖創基。實首造焉。江限南北。爲古今天險。故守禦舟師爲最急。江北則徐潁二州。鳳陽府屬地跨中原。瓜連數省。徐邳俗悍。業鹽多鹽徒。而淮安建兵府。稱雄鎮。漕運衙門守以文武重臣。雖職司轉運。亦示控扼之勢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江西湖廣俱楚地爲江表門戶。沿海設戍以備倭。而崇明常熟俱蘇州府屬縣之民。肆椎剽作弗靖。與江洋出沒。故今江防海備其重一也。廬州民習游惰。率女子耕耰。地不盡利。鳳陽習俗本同。加以高墻留守之費。故易以告饑。蘇蘇州松、松州田賦

不均供億日困豐沛徐州屬縣之間濁河泛濫淪於魚鼈
轉餉既艱民凋瘵甚矣徽州多山少田民吝嗇健訟
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州在山麓江滸軍民統理不一
寇盜因以竄匿揚衡而俗侈鎮江當京口之衝鑿山
圍水海潮出沒土田歲易處云山田多荒白圩田多坍江大部根
本重地賦重役繁汰冗兵省冗官修
皇祖時宿衛散處江北屯田之令減裏河中使進貢之
船使兵少而精賦少而足邦其永孚于休南直隸首
應天府與支郡而十四屬州十有三縣八十七應
天府古楊州之域春秋屬吳楚威王以其地有王氣
瘞金鎮之曰金陵秦改秣陵屬鄣郡漢屬丹陽

武帝後楊州刺史治焉吳孫權名建業都之諸葛亮所謂鍾山龍蟠石城虎踞帝王之都者也晉南渡及宋齊梁陳皆都之隋廢郡於石頭城置蔣州唐為楊州大都督府尋罷至德置江寧郡改升州屬江南道吳為金陵府南唐都焉宋平唐為昇州節度天禧中陞江寧府建康軍節度屬江東路建炎初改建康府置江東安撫制置司元為集慶路我

太祖皇帝都焉其地東以赤山為成皋南以長淮為伊洛北以鍾山為曲阜西以大河為黃河為東南形勝之首領縣八 畿縣曰上元 江寧 屬句容 溧陽 溧水 高淳 江浦 六合

鳳陽府 古塗山地周鍾離子之國春秋時吳公子光攻楚滅鍾離居巢是也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兩漢因之後為淮南國東漢為鍾離侯國晉初屬淮南後置僑徐州為鍾離郡隋唐曰濠州屬淮南道五代置定遠軍宋以招義團練屬泗州復濠州為

高皇帝誕生之地建以為中都曰中立府已改鳳陽府設留守司為淮海內屏為東南樞轄為建業肩髀亦一都會焉 國初諸元功無慮皆產其地所隸壽州古六蓼國霍丘古所封霍叔地也邦舒古余國宿古

古胡子國以潁水故名亳若子所產莊子蒙
人也塗山在懷遠縣南古塗山之國禹會諸侯焉領
州五縣一十三府治鳳陽屬臨淮懷遠定
遠五河虹縣○壽州霍丘蒙城○泗州
盱眙天長○宿州靈璧○廬州府○古廬子之國
潁州潁上太和○亳州成湯放桀於
南巢即巢湖春秋楚人圍巢舒城古舒國傳曰自廬
以往又曰群舒叛楚又曰徐人取舒其地也爲淮右
咽喉之地秦屬九江漢爲廬江郡魏爲合肥鎮孫權
嘗率十萬衆攻之不克者也梁置南豫州尋改合肥
唐爲廬州已爲廬江郡屬淮南道吳爲昭順軍節度
周改保信軍宋因之屬淮西路後改無爲軍元改路
國初定府爲淮西重鎮領州一縣六府治合肥屬
廬江舒城○無爲州巢縣○六安州英山
霍山安慶府○古皖國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兩漢屬廬
江三國吳克皖城爲重鎮晉爲晉熙郡梁
置豫州隋爲同安郡唐置舒州或爲同安郡屬淮南
道宋爲舒州屬淮西路爲德慶軍節度使紹興中改
安慶軍後陞府陞淮安路屬河南行省國初定安
慶府地南濱大江北介清淮爲江介衝要河南得之

可以制江表、江左得之、可以扞河朔、故孫吳得皖而曹魏不寧、世宗平淮南、而李氏窮蹙、風氣躁勁果決今煩沖領縣六、府治懷寧　屬桐城、潛山　太湖、宿松　望江、

淮安府。春秋時屬吳、吳將伐齊、自廣陵掘江通淮其地也、戰國時屬楚、為淮陰鎮、秦屬九江郡、漢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郡下邳國、曹操攻呂布、鑿泗水灌其城、東晉為重鎮、荀羨所謂地形都要、水陸交通、為營立城池者也、安帝時立山陽郡、隋置楚州、後併入江都郡、唐改楚州、或為淮陰郡、屬淮南道、宋屬淮東路、南渡後、與金數合爭、後李全以楚反、降為淮安軍、今為兩京要衝、海州、古郯子國、贛榆、秦鬱州地、宿遷、古鍾吾子國、紀章城、在贛榆、春秋莒子奔紀鄣山其地也、郡衝頻、田荒瘠、近苦水而民貧、領州二縣九、　府治山陽、　屬鹽城、　清河、　安東、　桃源、　沭陽、○海州、　贛榆、○邳州　宿遷、　睢寧、

揚州府。春秋時邗溝之地、吳城邗溝以通江淮者也、吳滅屬越、越滅屬楚、秦滅楚屬九江郡、漢為廣陵國、景帝更名江都國、後漢為廣陵郡、隋初為揚州、置總管府、煬帝改江都郡、唐初改邗州、後為揚州大都督府、尋為廣陵郡、屬淮南道、置

淮南節度、南唐改江都府、宋因之、屬淮東路、建炎後置本路安撫、及兩淮制置司、元置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尋改揚州路、國朝置淮海府、改維揚府、後定爲揚州府、地枕江臂淮、四會五達、爲江淮一都會、俗輕揚、喜商賈、爲繁侈之地、頗務儒雅、儀真今水陸咽喉、唐迎鑾鎮、宋真州、高郵、漢縣、地四隅皆低、爲沮洳蒲葦之澤、城基獨高、如郵亭、故名、領州三、縣七、府治江都、屬儀真、泰興。○高郵州、興化、寶應。○泰州、如皐。○通州、海門。

徽州府、春秋吳越、戰國楚秦鄣郡地、漢隸丹陽、三國吳置新都、晉改新安郡、尋復爲歙州、唐天寶初、復新安郡、尋復爲歙州、屬浙西節度、宋改徽州、元徽州路、國朝爲徽州府、地險陿、土騂剛、州在萬山中、襟帶百城、俗雜豗駱、性剛喜鬬、務高節奇行、領縣六、府治歙縣、屬休寧、婺源、祁門、黟縣、績溪、

寧國府、春秋府屬吳、後屬越、越滅屬楚、秦屬鄣郡、二漢爲丹陽郡、晉置宣城縣、宋齊梁陳因之爲重鎮、唐爲宣州、或爲宣城縣、屬江南道、五代寧國軍節度使、宋因之屬江東路、後爲廣德軍、陞寧國府、元爲路、其地爲江南名勝、俗和柔康阜、領縣六、府治宣城、屬寧國、涇縣、

太平、旌德、南陵、池州府。春秋吳越、戰國楚、秦屬鄣郡、漢丹陽郡、吳爲重鎭、置牛渚督其地、今爲采石、晉屬宣城豫章、唐初始置池州、治秋浦、南唐陞康化軍、宋復爲池州、治貴池、元爲池州路、屬江浙省、國朝改池州府、地清曠、浸以秋浦、饒以齊山九華、長江環繞、民淳和、以漁獵爲業、訟牒不嚚、賦稅必集、領縣六、府治貴池、屬青陽、銅陵、石埭、建德、東流、太平府。春秋時吳越、戰國楚、秦屬鄣郡、漢丹陽郡、晉名當塗、屬丹陽宣城二郡、僑立豫州、治蕪湖、或治姑孰、隋屬蔣州、唐屬宣州、南唐改雄遠軍、宋改平南軍、後陞爲太平州、元陞爲太平路、屬江浙行省、國朝改府、采石在其地、爲江防至要、俗儉淳、士質靜勤學、領縣三、府治當塗、屬蕪湖、繁昌、蘇州府。春秋吳國都冂吳會、其南百四十里與越分境、吳伐越、越禦之于檇李、今嘉興縣之地、越棲吳於姑蘇山其地也、戰國時屬楚、秦置會稽郡、項羽初起、殺守通、起兵焉、漢因之、晉宋爲吳郡、與吳興丹陽爲三吳、陳置吳州、隋平陳、改蘇州、唐爲蘇州、或爲吳郡、屬江南道、後唐爲中吳軍節度、宋陞平江軍、屬浙西路、後陞爲府、其地三江滙潤、五湖

腴美、東際大海、外控江淮、爲海陸之饒、俗故淸美、今寖悉利、人富秀而輕賦重、領州一、縣七、府治吳縣、長洲、屬崑山、常熟、吳江、嘉定、○太倉州、崇明、

松江府。

周爲吳越、越滅入楚、秦屬會稽郡、漢因之、東漢魏晉屬吳、唐置華亭縣、屬蘇州、已屬秀州、宋屬嘉興府、元陞爲華亭府、隷嘉興路、尋改爲松江府、以府北有松江名、負海枕江、平疇沃衍、稱澤國、其地有闔閭城、吳王築以備越者也、俗淳、人性柔慧、以魚鹽之饒、習侈靡焉、今沖賦重、領縣三、府治華亭、屬上海、青浦、

常州府。

古延陵之地、無錫有泰伯城、吳所都也、吳亡爲越、秦漢爲會稽郡之地、後漢屬吳郡、吳分無錫以西爲屯田、置典農校尉、晉武置毗陵郡、元帝改晉陵郡、隋廢郡、置常州、唐爲常州、或爲晉陵郡、屬江南道、吳以江陰爲郡、宋因之、屬浙西路、元常州路、 國初改常州府、罔阜相屬林麓、鬱然具海陸之饒、如蘇松、士秀多文、俗愿循理、今沖煩、領縣五、府治武進、屬無錫、江陰、宜興、靖江、

鎭江府。

吳朱方邑、後名谷陽、秦爲會稽、望氣者、言其地有王氣、始皇使赭衣人三千徒、鑿京峴山、敗之、名丹徒、鑿此岡使其阿曲、名曲阿、今

丹陽也。漢屬會稽、鄣二郡之境，後爲荆國，後屬江都國，武帝分屬丹陽、會稽二郡，吳孫權初鎮在焉，晉爲毗陵、丹陽二郡地，元帝都建業，改丹陽守爲尹，曰京口鎮。爾雅曰：絕高爲京，其城因山爲壘，緣江爲境，似內鎮優重，故名。宋置南徐州，齊、梁、陳常爲重鎮，隋置蔣州，又分置潤州於鎮城，唐爲潤州，或爲丹陽郡、鎮海軍節度，屬江南道，宋改鎮江軍，後陞爲府，屬浙西路，元改鎮江路，屬江浙行省。國初爲江淮府，後改鎮江府，領縣三：府治

丹徒、屬丹陽、金壇。其直隸京師州四，屬縣八。

廣德州。古桐汭之地，漢爲廣德國，屬丹陽郡，梁置石封縣，巳爲大梁路，宋爲廣德軍，隸江南東路，元爲廣德路，今直隸，屬縣一：建平

滁州。古滁陽之地，晉始僑置南譙郡，改北譙郡，臨滁郡，唐置滁州，改永陽郡，巳復爲州，元爲路。國初隸鳳陽，後直隸，領縣二：全椒、來安

和州。吳爲濡晉爲歷陽郡，北齊爲和州，唐因之，或爲歷陽郡。國初隸廬州，後直隸。其地爲江淮水陸之衝，姑熟、金陵之藩蔽也。領縣一：含山

徐州。禹貢徐州之域，商無青，幷青於徐，大彭氏之國也，周幷徐於青，春秋

宋國於此經略宋彭城是也後屬楚日西楚項羽分王天下自都之漢爲楚國沛郡之地後漢及晉竝爲彭城國晉復徐州宋元嘉中王玄謨表言彭城南屆大淮左右清汴表裏京甸捍接邊境自淮以西襄陽以北徑塗三千達于濟岱六州全安實繇此者也唐魏得之立東南行臺後周立總管府隋改彭城郡唐爲徐州或爲彭城郡武寧軍節度屬河南道宋屬京東路元屬歸德府其地三面阻水獨其南可通車馬有呂梁之險故歷代爲重鎮今爲南北咽喉民俗勁好訟沛古豐沛芒碭之地咸隸焉領縣四蕭縣豐縣沛縣碭山欽差總督都御史二漕運一駐淮安浙直軍務一駐杭州巡按監察御史九泗州一太平一蘇州一提學一印馬一巡倉一上江一下江一京畿一應天巡按轄應天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安慶等府廣德州蘇州巡按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等府鳳陽巡按轄鳳陽廬州淮安楊州等府徐州滁州和州山東古青州濟南齊臨淄也地今界兩都之間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

而川陸水道畢會於德州濟南府屬自海運廢遂以其西
境爲餽運通衢南盡邳徐俱南直隸州北泝天津歲被於
河患諸築塞疏濬舟車牽挽之役勤勞無休期運河而
兗州水潦爲虐疾苦滋甚矣列　京儲邊餉外王祿
是供六郡徵輸斯爲急青青州濟濟南依山多鑛賊公私
蓋交病之而武定爲燕薊門庭若遼陽遼東自爲區域
地本膏腴舊皆郡縣民用安土設衛以來生齒稍稀
一惟遷徙謫戍之人歸焉登登州萊萊州僻在膠東三面距
海利在魚鹽蠶績農田亦足自贍爲海東保障然本
海運故道聞諸往蹟則平度州萊州府屬東南有南北新

水原出高密縣至膠州分流爲南北新河自膠州河入新河西行二百四十里即至萊之海倉復入北海以其自膠抵萊故又名膠萊元時蓋嘗治聞故蹟所濟以避遮東海道數千里之險者在遮北新河店海潮所通自此至海止八十里以達安東衛名在青州東南境則避開洋之險宜亦有可講者分道四府六州十有五縣八十

九濟南道領府一濟南府禹貢青州之域春秋戰國時爲晉平公伐齊戰歷下漢韓信襲齊軍于歷下其地也秦屬齊郡漢初屬齊國文帝分置濟南國景改濟南郡東漢仍爲國俱治東平晉移治歷城劉宋僑立冀州後魏改齊州兼置齊南郡隋罷郡存州唐爲齊州或爲濟南郡宋爲興德軍陞濟南府元改路國朝改濟南府東有瑯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地俗多織作士敦厚澗達多大節今頻冲隸縣章丘齊高唐邑鄒平古鄒國禹城漢祝阿縣也泰安州漢奉高宋奉符東嶽岱宗在焉萊蕪縣春秋夾谷地孔子相魯會齊侯之所德州古平原郡唐顏杲

卿所爲效死者也。北枕高津，西臨漳水，介山東兩路之間，爲午衝。武定州，舊樂安州，以漢庶人反誅，改今名。濱州，漢千乘郡地，濱於海，故名。領州四，縣二十六。　府治歷城、　章丘、　鄒平、　淄川、　長山、　新城、　齊河、　齊東、　濟陽、　禹城、　臨邑、　長清、　肥城、　青城、　陵縣。○泰安州、　新泰、　萊蕪。○德州、　德平、　平原。○武定州、　陽信、　海豐、　樂陵、　商河。○濱州、　利津、　蒲臺、　霑化。海右

道領府三。　青州府。古爽鳩氏之國，周成王滅蒲姑封師尚父焉。所謂營丘，即臨淄縣也。秦置齊郡，漢置北海郡，晉爲北海、樂安二國之地。永嘉末，陷於石勒，南燕慕容德都焉。唐爲青州，爲北海郡，爲平盧節度，宋爲鎮海軍，慶曆中置京東東路安撫使，元爲益都路。　國初改青州府，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海岱間一都會也。古云東西秦，四塞之固，負海之饒，用武之國。士好經術，矜功名。屬縣安丘，古渠丘，蒙陰，古顓臾，莒州，古莒子國，諸城，瑯琊山在焉。汶、濰、沂、沭，皆名州。領州一，縣十有三。　府治益都、　屬臨淄、　博興、　高苑、　樂安、　壽光、　昌樂、　蒙陰、　臨朐、　安丘、　諸城。○莒州、　沂水、　日照

登州府。古斟尋國。唐虞曰嵎夷。春秋牟子國。戰國屬
齊。秦爲齊郡地。漢而下並屬東萊郡。漢武帝尋
宿晉東萊。望海中蓬萊。冀遇仙。其地也。隋置牟州。尋
廢。唐置牟州。治牟平。改登州。治文登。又爲東牟郡。宋
屬京都路。元屬益都。國初屬萊州。府後陞登州府。
城名不夜。亭曰朝陽。爲山海勝境。四面阻海。惟西南
一路接萊州。置備倭都司。領州一、縣七。府治蓬萊
屬福山、棲霞、黃縣、招遠、萊陽。○寧海州
登、文
萊州府古萊夷地。春秋齊侯遷萊子于郳東故
曰東萊。秦屬齊郡。漢爲東萊郡。晉爲國
隋唐爲萊州。或爲東萊郡。宋因之。置防禦。國初陞
府。轄山亘其東。濰水西其西。神山距其南。渤海枕其
北。負海瀉鹵之郡。俗朴魯少文。屬縣高密。晏平仲封
邑。縣有密水。故名。漢膠西國。即墨。臨墨水而名。古即
墨故城在平度州。田單用以破燕者。沙丘城在掖縣
紂所築。秦始皇崩其地。領州二、縣五。府治掖縣。○
屬平度州、濰縣、昌邑。東兗道領府二。○兗州府。
○膠州、高密、即墨
禹貢徐豫兗三州之域。周爲魯國。秦薛郡地。漢爲魯
國。及泰山山陽郡。東漢爲任城國。兼置兗州。晉爲魯

郡、北齊改任城郡、隋唐兗州、或魯郡、後陞太寧軍、宋宣和改襲慶府、元爲兗州隸濟寧路、國初陞兗州府、其地東盤瑯琊、西控鉅野、北走厭固、南馳互鄉、河濟間一都會也、治滋陽、魯負瑕邑、取嵫陽山而名、府東四十里爲曲阜縣、古窮桑地、神農少昊之都、周武王以封周公者也、以中阜長曲數里而名、鄒縣、故邾國、滕縣、故小邾國也、嶧縣、古鄫國、金鄉、古緡國、魚臺魯棠邑、以隱公觀魚而名、單縣、古單父邑、曹州、古豫州之域、武王以封叔鐸者也、漢爲濟陰郡、曹縣東北二十里、漢高帝即位于定陶汜水之南、其地也、定陶堯所居、以陶唐氏而名、漢封彭越于此、濟寧古徐州之域、今南北水陸之衝、鉅野、古鉅野澤、禹貢所謂大野既瀦者也、東平州、古須句國、漢爲東平國、唐天平軍、東阿汶上、皆古地、平陰、春秋魯襄公會諸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者也、陽穀、春秋僖公時齊宋江黃會于此、沂齊魯二國之境、郯城、古郯國地、東漢徐州刺史治焉、費縣、季孫氏邑、尼山在曲阜縣東南、嶧山在鄒縣東南、秦始皇上鄒嶧山、刻石其地也、洙泗汶沂皆在其境、軒轅壽陵少昊陵在曲阜、堯陵在東平州、闕里爲先師舊宅、墓曰孔林、顏曾冉孟墓皆在焉、須

州、四縣二十三、府治磁陽、屬曲阜、寧陽、鄒縣、泗水、滕縣、城武、嶧縣、金鄉、魚臺、單縣。○曹州、曹縣、定陶。○濟寧州、嘉祥、鉅野、鄆城。○東平州、汶上、東阿、平陰、陽谷、壽張。○沂州、郯城、費縣

東昌府

禹貢兗州之域、春秋時齊西鄙聊攝之地、戰國時爲衛齊趙三國之交、秦屬東郡、漢爲東郡平原清河三郡之境、晉屬平原國、宋置魏郡、隋唐爲博州、屬河東、宋爲防禦、屬河北東路、元爲博州路、尋改東昌路、國初改府、地要衝、上平汎漕河所經、俗質直懷義有古風烈、靖難師頻爲所隸冠縣晉冠氏館陶漢縣高唐齊邑、武成、趙平原君封邑、濮州古顓頊之墟、曰帝丘、夏昆吾氏所居、春秋衛成公遷都之、臨清州古清淵今南北水陸衝、范縣、晉大夫范氏封邑、濮東南九十里姚墟、舜所生也、又東爲雷澤、高唐館陶之間、有漯馬頰河故道在焉、領州三、縣十五 府治聊城、屬堂邑、莘縣 博平 茌平 清平 冠縣。○臨清州 丘縣、館陶。○高唐州 恩縣 夏津 武城。○濮州 范縣 觀城 朝城

遼海東寧道。遼東都指揮司。

禹貢冀清二州

之域舜分冀東北為幽州今廣寧以西之地分青東
北為營州今廣寧以東地也戰國屬燕秦分遼東西
郡漢襄平遼陽之地武帝拓朝鮮地割遼東置樂浪
玄菟真番臨屯四郡漢末為公孫度所據魏置襄平
平州晉末為慕容廆所據隋為高句驪所據唐置蓋
遼二州置都督置定東都護以統之後入契丹阿保
機修遼東城居之曰東平郡陞南京改東京元為東
京路國初置定遼都衛尋改遼東都指揮使司葉
所屬惠耀懿三州鶴野遼遂安市望平海濱析木弦
政開義宜豐章義遼濱臨溟熊岳諸縣置衛永樂中
置安樂自在二州其地平壤城在鴨綠江東古樂浪
郡箕子墓在焉領衛二十五 定遼中衛 定遼左
衛 定遼右衛 定遼前衛 定遼後衛 東寧衛
海州衛 蓋州衛 復州衛 金州衛 廣寧衛
廣寧中衛 廣寧左衛 廣寧右衛 義州衛
廣寧後屯衛 廣寧中屯衛 廣寧左屯衛 廣寧
右屯衛 廣寧前屯衛 寧遠衛 潘
陽中衛 鐵嶺衛 三萬衛 遼海衛

山西古幷冀

州地省治太原古晉陽幷為唐南京背臨朔易漠沙表

裏河山有俯裡中州之勢焉人稠地狹俗尚勤儉果毅任氣忻代（二州俱太原府屬）以北虜數內侵故大同特設征鎮與延綏（在大同西）宣府（在大同東南）互為聲援鴈門偏頭寧武（三關俱在太原北境）竝置關設戍雖烽火之警不殊而套（河套）賊為患且保德河曲之間（保德州河曲縣俱太原府屬）與虜僅隔一河（黃河）稍或撤備則門庭皆勍敵矣若蔚州（大同府屬）之鑛徒臨晉（平陽府屬縣）之屯卒（藩府屯軍）潞城（潞州屬縣）之逋民竝以山谷阻深乘時抄暴要不足屯結也然邊餉既廣宗室彌蕃一切供輸自歲賦之外皆仰給河東之鹽課三晉之民勞瘁為甚乃邊卒叫呶待哺動輒反

側。至賊帥臣爲讙。則積漸使然。非亟圖不可矣。分道

四府。四州。十有六縣。六十有四。

冀寧道太原府。古唐國。高辛氏子實沈臺駘所居。堯封唐侯。舜分幷州。置牧焉。以地在兩谷間而名。周以封太叔虞曰晉。晉亡爲趙。秦置太原郡。兩漢因之。武帝置幷州。魏爲太原國。隋爲太原郡。唐起義於太原。爲北都。後爲幷州。大都督府。改太原府。天寶號北京。北漢劉旻據之。宋平北漢。毀其城。徙治榆次。後徙治陽曲。元置太原路。改冀寧路。國朝仍爲太原府。其地左恒山。勾注之險。右阻大河。北方山。南孟門。襟四塞。控五原。爲自古廣阻之國。太原縣。晉封邑。太谷。晉大夫陽處父食邑。五臺以山名。山環五百餘里。曰清涼山。繁峙。漢葰縣。岢嵐。晉地。後爲樓煩胡所據。趙滅樓煩。縣之。石州。趙離石邑。祁縣。昭徐祁藪也。涸久矣。領州六。縣二十二。

府治陽曲　屬太寧　榆次　太谷　祁縣　徐溝　清源　交城　文水　壽陽　臨縣　孟縣　靜樂　河曲。平定州　樂平。忻州　定襄。代州　繁峙　崞縣　五臺　岢嵐州　嵐縣　興縣。

保德州○永 禹貢冀州域堯都平陽
寧州 寧路 河東道平陽府以平山之陽而名詩傳
所謂其人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者也春秋屬晉戰
國屬韓後屬趙秦漢爲河東郡地三國魏始置平陽
郡隋改平河郡唐改晉州或爲平陽郡五代置定昌
軍節度改建雄軍宋因之宣和中陞平陽府元爲路
改晉寧 國朝復爲平陽府背負關陝南阻大河北
接汾晉西連同華屬臨汾漢舊縣汾水出岢嵐州經
靈石趙城洪洞而來故名洪洞古楊侯國晉滅之以
賜羊舌氏者也趙城穆王封造父之地趙簡子所封
曲沃晉文侯弟成師封邑也冀城晉絳邑蒲州蒲坂
舜所都也後魏置秦州唐改河中府陞中都尋罷臨
晉古桑泉地秦以築壘臨晉而名榮河古綸地夏后
少康邑戰國時爲魏汾陰宋眞宗祀汾陰改榮河縣
置慶成軍尋廢猗氏古郇國文王子所封爲晉令狐
以猗頓得名河津古耿地殷王祖乙所都晉皮氏縣
解州晉解梁安邑夏縣禹所營也聞喜晉曲沃平陸
春秋虞所封國芮城古芮國也絳州晉故絳絳縣晉
新田也稷山春秋晉侯治兵于稷其地也霍州以霍
山得名禹貢曰岳陽吉州晉屈邑公子夷吾所居隰

州晉蒲邑、重耳所居也、隰有縠城、傳以爲神農嘗百縠之處、夏有夏城、垣曲有亳城、禹湯所都、蹟猶存、都稍稱富庶、實止蒲絳臨汾太平襄陵曲沃翼城爲差愈、近遭地震、大不如昔時、領州六、縣二十九、府治

臨汾 屬襄陽 洪洞 浮山 趙城 太平 岳陽 曲沃 翼城 臨西 蒲縣○蒲州 臨晉 新

萬全 榮河 河津 猗氏 解州 安邑 平陸 夏縣 芮城 聞喜○絳州 稷山 垣曲 絳縣○霍州 靈石○吉州 鄉寧○隰州 大寧 永和 石樓

冀北道○大同府○古大同川之地、虞周屬并州、春秋時、北狄居之、戰國屬趙、秦置雲中、城北有長城、秦所築、土紫色、稱紫塞、東漢末、郡廢、晉屬鴈門、後魏徙都平城、置代尹、隋屬馬邑、唐初復置北恒州、治雲中、尋廢、後改雲州雲中郡爲大同軍節度、屬河東道、石晉時沒于契丹、號西京、元置路、 國朝改大同府、府城東有白登山、漢高祖被圍七日之處、其西北餘里曰單于臺、武帝勒兵之地也、朔州、漢馬邑、隋唐爲郡、五代爲鎮武軍、宋爲朔寧府、蔚州、秦代縣、代王國、廣昌縣、古飛狐口地也、宋爲飛狐軍、靈丘、武靈王所葬地、故名、自代北至雲朔北

臨廣野東西彊不[illegible]亘千里爲京師藩屏三面臨

邊稱要害。領州四、縣七、府治大同。渾源州 懷

仁。應州 山陰。朔州 馬邑

。蔚州 廣靈 廣昌 靈丘

冀南道。潞安府。古冀

州、商黎國、西伯所戡也、周爲赤狄潞子國、戰國爲韓

別都、後屬趙、秦置上黨郡、以其地極高與天爲黨而

名、晉徙治潞、後周置潞州、領上黨襄垣二郡、隋廢、唐

爲潞州、或爲上黨郡、後置昭義軍節度、屬河東、五代

匡義軍、宋改昭德軍、陞隆德府、 國朝爲潞州、後改

潞安府、地居天下之脊、當河朔之喉、肘京洛而履蒲

津、倚太原而跨河朔、爲雄勝之地、漢壺關在焉、長子、

周史辛甲封邑、漢爲長子縣、襄垣、秦縣、以趙襄子所

築而名、領縣九、 府治長治 屬漢縣 長子 其自

屯留 襄垣 潞城 壺關 黎城 平順

達省司州四、屬縣十有一。 沁州。古上黨地、趙奢破秦軍閼與、其地也、

縣上在焉、隋始置州、隋爲義慶郡、唐復

沁州、改陽城郡、領縣二、沁源 武鄉 澤州。戰國趙長平地、

漢爲上黨河東二郡地、後魏置建興郡、隋爲建州、唐

改澤州、或爲高平郡、太行山在州南三十里、山東西

數百千里因以名。俗有晉唐遺風。領縣西 高平 陽城 陵川 沁水 汾州。趙西河地。吳起所謂美哉山河之固者也。秦漢皆太原郡地。三國魏置西河郡。治茲氏。晉為西河國。後魏置汾州。治蒲子。後移治西河。後齊置南朔州。後州改介州。唐改浩州。改汾州。西河郡屬河東道。金置汾陽軍節度。元屬太原路。介休以介山而名。介子推所死之處。領縣三 孝義 介休 平遙 遼州。秦漢為上黨地。唐置遼州。以遼陽山而名。改箕州。又改儀州。樂平郡。五代復遼州。地居太行絕嶺巖地也。領縣二 榆社 和順

陝西古雍州。為周王畿。山河四塞。神皋奧區。形勝甲天下。秦漢盛唐都焉。然平涼固原平涼屬州一帶。豐草平野。畜牧蕃滋。而外之屏蔽。頃年胡騎頗已侵入。鞏昌鳳翔延安慶陽間。原野蕭條矣。而士馬精勁。終稱雄劇焉。寧夏跨有賀蘭山黃河之險。別為一區。水穀

自足虜難馳驟故爲備差易然自移鎮榆林鎮（延綏鎮）而來河套（延安北境是）盡爲虜有烽火達內郡矣甘州（甘涼州州）以西左番（西番）右達（北虜）處勢孤危而土魯番（在肅州西北二千餘里）洮泯西寧錯入於番簇（西番）要在撫輯鳳汚故多回種而無賴亡命多逃萃其中西安會府生理殷繁塞餉藩祿十居七八閭閻疾苦與他郡略相當若漢中之襟喉巴蜀潼關（在西安府東南）之保障全陝稱地而所在殫力以供邊奉宗室平凉尤甚閭閻愁苦焉分道六府八州二十一縣九十四

關內道西安府（禹貢雍州之域周武王克殷都豐鎬豐在豐水鎬其東皆在長安界中曰宗周平王東遷以賜秦秦并天下置

內史漢改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晉魏周隋以至於唐皆都焉唐末爲佑國軍五代改永平軍宋仍京兆府屬永興軍元改安西路又改奉元國初爲西安府左殽函右隴蜀中膏田沃壤名陸海終南環之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今西安治長安西北五十里曰咸陽秦孝公所築以山水皆陽而名臨潼古驪戎國幽王死焉漢爲新豐高陵秦縣漢爲左輔地鄠縣夏有扈國殷崇國漢右輔地也藍田秦縣玉次美者曰藍以出玉而名盩厔漢縣山曲曰盩水曲曰厔形勝膏沃與鄠埒長楊五柞舊宮皆在焉商縣本契始封地豫州之域也漢爲上洛後周取商於爲商州熊耳在焉同州漢左輔地也西魏取澧水攸同名州朝邑春秋時芮蹶地以據朝坂而名白水春秋時彭衙地韓城古少梁地華州鄭桓公始封地曰咸林華陰陰晉也西嶽曰太華在華陰縣南十里轉而西爲少華在華州南故皆以華名洛南晉上洛地乾州唐奉天以郡在長安西北而名漸高寒有邊鄙意武功古邰國后稷舊封禹貢所載惇物若秦嶺藍關子午谷皆在東南隅壁中又數里爲馬嵬坡邠州古西戎地公劉處之爲

睎國令猶陷穴纍纍麥陰室覆疏埒與隘巷咸在他
州縣無慮皆秦漢三輔之地云。領州六，縣三十一。
府治長安　咸寧　屬咸陽　興平　臨潼　鄠縣
藍田　涇陽　盩厔　三原　高陵　渭南　◦華
州　華陰　蒲城　◦商州　鎮安　山陽　洛南
商南　◦同州　朝邑　澄城　郃陽　白水　韓城
◦耀州　同官　富平　◦乾州　醴泉　永壽　武功　◦邠州　淳化　長武　三水

關西道。

領府二。鳳翔府。周岐雍地，秦故都，岐及梁山奠其東北，汧與吳山亘其西南，襟帶環合，一大都會也。雄博差謝長安，實踰他郡。漢屬右扶風，三國魏爲扶風郡，屯重兵，陳倉、諸葛攻之不下者也。後魏置平秦郡，兼置岐州，唐爲岐州，或爲扶風郡，後改爲鳳翔節度，屬關內道，宋屬秦鳳路。汧、渭、岐、㴩、雍、五水皆會於郡界，爲三秦之一。原田肥美，物產饒。斜谷如犬牙，五丈原如長蛇，險阻之地也。岐山縣西北十五里爲岐山，山南數里爲郿。寶雞，秦陳倉，秦文公獲石雞之異，漢人祀之，故名。大散關在其西南，入蜀道也。棧閣蓋實自茲始。隴州，岐隴所得名也。吳山在其東南七十里，號西鎮，周職方稱岳，九峰離立，如笋拔

地、領州一、縣七、府治鳳翔 屬岐山 寶雞 扶風 郿縣 麟遊。隴州 汧陽 平涼府。雍州之域、春秋爲朝那、秦屬北地郡、漢析置安定郡渾城會盟壇在城西北五里、崆峒山、高際天、問道宮在焉、治高平、晉徙治臨涇、屬原州、附爲安定郡、治安定、又析置平涼郡、治平高、唐而屬原州、固原、詩所謂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者也、本侯服、然地近北邊、風氣高冽、八月中雨雪、朝那湫在焉、土人稱東西海子云涇、以涇得名、詩所謂侵阮徂共、共、即古共池、宋爲涇原路經略安撫使治所、金元爲平涼州、國朝陞府靈臺縣、古密須之國、靜寧州、所謂隴干城也、宋曹瑋所築、爲隴德順軍、山川險阻、旁扼夷落、爲中華襟帶之地、領州三、縣七、府治平涼 屬崇信 華亭 鎮原。固原州。涇州 靈臺。靜寧州 莊浪 隆德 關南道、漢中府。禹貢雍梁二州之域、周褒國、周衰鄭桓公沒於犬戎、民南奔居焉、曰南鄭、秦穆公城其地、始皇置漢中郡、項羽封漢王、命都之、武帝分隷益州部、東漢末、爲張魯所據、魏取之後爲蜀所得、晉置梁州、宋齊梁及後魏、皆以梁州治漢中、隋爲漢中郡、唐爲梁州、改褒州、尋復故、德宗陞爲

興元府宋仍之元為興元路 國朝改漢中府其地
崖谷峻絕十里百折為成都喉嗌為巴蜀屏捍其要
地有三褒谷斜谷子午谷是也府治南鄭褒城古褒
國城固洵陽漢舊縣金州古庸國領州二縣十四
府治南鄭 屬褒城 城固 洋縣 西鄉 鳳縣
○興安州 利平 石泉 洵陽 漢陰 白河
紫陽○寧羌州 沔縣 略陽

河西道領府二○慶陽府○古雍州地周先公不窋所
居號北豳春秋時為義渠戎秦滅義渠以其地屬北
地郡漢因之東漢至晉復為戎有後魏置朔州唐為
慶州後改安化郡已復改順化尋復慶州陞安定軍
宋因之范仲淹築大順城當橋川口與白豹金湯相
犄角其地也於是與環州定為環慶路後陞慶陽軍
節度又陞府元置路後復為府 國朝因之原阜列
峙溝澗輻輳為關輔保障之地環縣唐宋環州地寧
州古邠寧地府城北百五十里為太白山黑水出焉
領州一縣四 府治安化 合水 環縣○寧州 真寧 屬

延安府○春秋白翟之地秦屬上郡
項羽三分秦地以董翳為翟王都高奴其地也漢初
屬翟國尋屬上郡晉陷于戎後魏為統萬鎮未幾置

金明郡、後改延州、取延水爲名、唐爲延州、或爲延安
郡、屬關內道、爲衛國軍節度、五代改忠義軍、後改彰
武軍、宋因之、元祐中陞延安府、鄜延路經畧安撫使、
屬永興軍路、元改延安路、國朝改延安府、爲五路
襟喉、三水所會、長城因河爲塹、形勝之地、膚施秦舊
縣、安塞、漢高奴縣、保安古延州栲栳城、中部洛川、漢
左馮翊地、取洛水川而名、綏德州、秦陽周、漢雕陰、西
秦赫連勃勃所居、蒸土築城者也、青澗故寬州舊壘
种世衡所築者、米脂川之西、其地有永樂城、宋沈括
所築、以無泉廢、領州三、縣一十六、府治膚施　屬
安塞　甘泉　安定　延長　保安　清澗　宜川
延川○鄜州　洛川　中部　宜君○綏德州
米脂　神木○葭
州　吳堡　府谷

隴右道。領府二。鞏昌府。雍州之域、春秋戎羌
所居、秦武公服冀戎、取其地、秦屬隴西郡、東漢分置
南安郡、魏隴西郡、治襄武、南安郡治豲道、後魏爲隴
西南安安陽三郡、兼置渭州、唐置渭州、改隴西郡、中
唐陷于吐蕃、宋皇祐中置古渭寨、崇寧中改鞏州、金
爲鞏昌府、元改路、國初改鞏昌府、安定本唐渭州
西戎貿馬之地、[illegible]州、[illegible]馬氏所居、漢[illegible]、[illegible]

者郡宋爲階州隷秦鳳路秦州本西戎地周孝王封
非子於此秦屬隴西漢置天水唐爲秦州移治成紀
其地接壤羌戎通道隴蜀得兩戎山河之首伏羲所
生之地西傾朱圉鳥鼠諸山咸在焉俗尚氣力尚存
古風領州三縣十四 府治隴西 屬安定 會寧
通渭 漳縣 寧遠 伏羌 西和 成縣 兩
當○秦州 秦安 清水 臨洮府○古雍州域羌所
禮縣○階州 文縣○徽州 居秦漢羌西郡
趙充國擊羌屯金城馬援破先零羌于臨洮其地也
晉析置狄道郡六季爲武始臨狄金城郡唐置臨洮
軍寶應中陷于吐蕃宋爲鎮洮軍尋改熙州治狄道
金元爲臨洮府 國朝因之其地境接巴蜀地控邊
陲土田肥美山川阨塞有長城之險蘭州即古金城
洛州古早开也近西蕃領州二縣三 府治狄道
屬渭源○蘭州
金縣○河州 西寧道領衛四寧夏衛○古雍州域秦屬上郡漢置
朔方郡晉亂赫連夏據有其地後魏周隋爲夏州爲
弘化懷遠朔方郡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遂據其地
其孫德明城懷遠鎮爲興州以居所謂西夏也元置
寧夏路 國初改寧夏府後廢府設衛隷陝西都司

其地黃河遶其東、賀蘭聳其西、民淳土沃、爲西陲巨屏、其寧夏中衛、唐靈州地、其地有鳴沙城、人馬行沙磧有聲、

洮州衛古雍州諸戎之地、後爲吐谷渾所據、至後周始置洮陽郡、唐爲洮州、李西平生其地、唐末、陷吐蕃、號臨洮城、宋置洮州、國初置衛、地西控番戎、東蔽隍隴云、

岷州衛本古西羌地、西魏始置州、置同和郡、唐改和政、後復爲岷州、宋爲西和州、元於祐川置宣慰都元帥府、國朝置衛、其地東連熈鞏、西垣洮壘、亦西壓要地、

河州衛唐河州、隋枹罕郡、唐安鄉郡、宋枹罕縣、改寧河寨、已爲縣、元爲路、國初設河州府、後省府縣、以左衛調洮改右衛、爲衛軍民指揮使司、靖虜衛唐西會州、會寧郡、文縣守禦軍千戶所、漢陰平郡、唐文州也、

陝西行都指揮使司古月支國、後爲匈奴所據、武帝時始置酒泉武威張掖西平等郡、斷匈奴右臂、所謂河西五郡也、晉末、張軌據有河西、爲前涼、呂光繼之爲後涼、及李暠遷酒泉爲西涼、沮渠蒙遜據張掖、爲北涼、後地入魏、爲甘州、唐屬隴右、尋沒于吐蕃、宋爲西夏所據、元立甘肅路、國初置衛十有二、置行都指揮使司以領之、甘州前衛本

匈奴昆邪王地。漢置張掖郡。取張國臂掖之義。後名甘州。取州東甘浚山泉甘列而名。左右中前後凡五衛。其地有居延城古塞在焉。涼州本匈奴休屠王地。漢置武威郡。治姑臧。後爲涼州。以地勢高涼而名。今設衛。西寧古西羌湟中地也。漢屬金城。後魏爲鄯州。唐爲西平郡。沒吐蕃。號青唐城。肅州。漢酒泉郡。唐肅州地也。與山丹永昌鎮番莊浪並置衛。地志以爲涼州險絕。土饒沃。環以祁連合黎之山。浸以居延鮮卑之水。爲羌戎通驛之路。人俗質朴。有華風。河南周東都。古豫州地也。闔闢

中夏。四方輻湊。蓋彰德以控河北。今北直隸 嵩洛以蔽山南。今陝南境 南陽汝寧。直走襄黃。襄陽黃州俱湖廣屬府 而開封其都會也。繇開封以泝衛河。可以漕山東。沿汴泗可以漕淮。故言形勝者次關陝。然分建宗親。班祿無藝。今歲賦幾至百萬。民勞甚矣。歸雎陳州三州俱開封府屬 一帶。

地兼數省統轄非一姦人常藉以首難勦捕則潰逸四出。禍延他境。彰德道趙山西魏直隸之間。軍民左右屬。盜雖斂迹。而牽制之患。與歸德同。若考七郡之地山水環互民物茂。實則汝寧爲優。礦山獵野依憑險固。強弓利弩出乎其間則河洛河南爲著。然土地未闢敎令未馴。非課農宣化加意拊循。則寇盜刧奪之禍。歲不免矣。分道四。府八州十有二。縣九十有七

大梁道領府二。開封府。禹貢豫州之域。戰國魏惠王自安邑徙都大梁。秦屬三川郡。漢置陳畱郡。晉改陳畱國。東魏梁州。及陳畱開封二郡。北齊併入陳畱郡。後周改梁州。爲汴州。隋廢。唐復置汴州。或爲陳畱郡。郡西城。魏惠王所築。秦攻魏。引河水灌其城而拔之。隋煬帝引黃河水以通江淮漕運。兼引

汴水自濵宕渠也唐置汴州天寶初改陳留郡興元初自宋州徙宣武軍於此五代梁都之號東京置開封府晉漢周因之宋廣皇城按洛陽宮殿爲之而皇居始壯麗於金元改爲南京路又改爲汴梁路 國朝改開封府今祥符即魏大梁漢浚儀地陳留陳縣夏後杞所封國也太康以夏后所築城而名漢陽夏縣也尉氏春秋鄭大夫尉氏封邑洧川鄭曲洧鄢陵鄭伯克段之地扶溝漢縣中牟鄭邑陽武秦博浪沙地子房狙擊秦皇之處原武漢縣封丘古封父國延津鄭廩延戰國時韓都秦酸棗縣也儀封古邑封人見夫子之地陳州古伏羲所都曰太昊之墟周以封舜後嬀滿爲陳國秦潁川郡漢淮陽國晉豫州後魏爲陳郡北齊信州隋改縣曰宛丘改州曰淮陽郡唐後爲陳州五代爲鎮安軍宋陞淮寧府金元復爲陳州並以宛丘爲附郭 國朝省縣入州許州周許國漢韓國獻帝時都之曰許昌晉徙潁川郡治此唐後許州襄城本鄭汜邑周襄王出居焉因名漢置縣晉置郡後周爲海州唐以縣屬許金元因之長葛鄭邑宋人伐鄭取長葛鈞州夏禹所封邑春秋鄭櫟邑秦爲陽翟新鄭周封黃帝後於此爲鄶具茨山世傳黃

帝升而受神圖焉。鄭武公取之，曰新鄭。鄭州則鄭故國也。滎陽，古東虢鄭京城，秦置敖倉，漢爲縣。滎澤，古澤名，春秋衞侯及翟人戰於滎澤是也。河陰，即鴻溝楚漢所分爲界者。汜水，即鄭虎牢，漢置成皋。大抵陳晉天下要衝，四通八達之郊，咽喉九州，闤闠中夏。濁河限其北，濟洛貫其內，爲中區一都會焉。俗重厚難動，以非易感以義。今領州四，縣三十。府治祥符、屬陳晉。杞梁、封丘、延津、尉氏、洧川、鄢陵、扶溝、陽武、原武、通許、大康、蘭陽、儀封、中牟、新鄭。○陳州　商水、西華、項城、沈丘。○許州、臨潁、襄城、長葛、郾城、鈞州、密縣。○鄭州、滎陽、滎澤、河陰、汜水。

歸德府。古商丘地，高辛氏子閼伯所居。周封微子啟爲宋，戰國時齊楚魏三分其地。秦碭郡。漢梁國。隋置宋州，唐因之，或爲睢陽郡。五代梁爲宣武軍節度，宋陞南京應天府，屬京西路。金改府曰歸德，改永成曰睢陽。元因之。國朝降爲州，後復府。寧陵，古葛伯國。鹿邑，春秋鳴鹿也。虞城，古虞國，禹封商均之地。考城，春秋戴國，鄭取之，改名穀城。柘城，古朱襄氏邑，陳株野地也。領州一，縣八。府治商丘、屬

寧陵、永城、鹿邑、夏邑、
虞城。睢州、考城、柘城、河南道。河南府。禹貢豫州域、武
王克商定鼎於郟鄏、至成王營成周、卜澗水東、瀍水
西、宅洛邑焉、爲王城、又於瀍水東、卜得吉、遷殷頑民
居之、曰下都、平王因犬戎之亂、自酆徙王城都焉、是
爲東周、秦置三川郡、漢置河南郡、光武徙都、置河南
尹司隷焉、魏爲司州、晉亦以都、故置尹、符秦改豫州、
魏孝文自代徙都之、後東西魏分有其地、唐置洛州、
後改河南府、宋爲西京、金號中京、元爲河南、 國朝
改河南府、洛陽縣以地居洛水北而名、偃師、帝嚳之
所都也、商有三亳、成湯居西亳、即此地、盤庚復徙居
焉、號曰殷、孟津、即武王誓師之地、漢置河陽縣、宜陽
召伯聽訟之所、秦爲宜陽、魏爲甘棠縣、登封、古陽城
禹避舜子之地、中岳嵩丘在焉、故名、澠池、韓地、地在
崤澠間故名、嵩縣、古伊闕地、秦晉遷陸渾戎於此、漢
所置陸渾縣者也、陝州、虢國、王季子虢仲所封、周召
分治東西、以陝爲界、謂此也、漢爲弘農郡、靈寶、古函
谷關地、唐天寶間得寶符於關、故名、領州一、縣十三、
府治洛陽、 屬偃師、 鞏縣、 孟津、 宜陽、 登
封 永寧 新安 澠池 嵩縣 盧氏。 陝州

靈寶、閿鄉、汝南道領府二。南陽府。夏禹之國、周爲申伯鄧侯所封、春秋時楚、戰國屬韓、秦取韓地、自漢江以北置南陽郡、治宛、以地在中國南、居陽而名、漢屬荆州、光武之所從起也、晉爲南陽國、宋齊並爲南陽郡、隋初罷郡、置鄧州、唐仍之、亦爲南陽郡、屬山南道、宋屬京西南路、金置申州、并陞南陽府、國朝因之、其地北有成皐之固、西有商阪之阻、東有宛穰受淮海之饒、諸葛以爲用武之國。鄧、古鄧侯國、秦穰邑也、五代爲宣化威勝武勝軍節度、唐州有桐柏山、淮水出焉、新野、漢舊縣、蜀先主所屯、裕州、楚方城、漢堵陽葉二縣地、葉、古應子國、春秋楚遷許于葉、其後爲沈諸梁邑、稱葉公、汝州、周王畿地、所謂汝墳也、以汝水得名、領州二、縣一十一、府治南陽、屬鎮平、桐柏、南召、泌陽、唐縣。鄧州、內鄉、新野、淅川。裕州、舞陽、葉縣、汝寧府。禹貢豫州域、春秋沈蔡二國地、戰國楚魏之境也、漢汝南郡、劉宋立司州、以汝水屈曲形如懸瓠、號其城曰懸瓠、魏太武力攻不能拔者也、後魏改豫州、東魏置行臺、周置總管府、唐因隋爲豫州、後置汝南郡、改蔡州、元和中、吳元濟以蔡叛、李愬夜

入其城誅之宋爲淮康軍節度屬京西北路元爲蔡州隆汝寧府國初因之豫爲四方最中汝南又豫最中故其地有天中山汝陽周沈國上蔡蔡國新蔡蔡平侯所徙都而名信陽古申伯所封確山春秋江國也光山古弦國領州三縣十五府治汝陽屬上蔡真陽新蔡確山西平遂平○信陽州羅山○光州光山固始息縣商城○汝州魯山郟縣寶豐伊陽河北道○

領府三彰德府○禹貢冀州之域殷王河亶甲徙都之春秋晉東陽戰國魏鄴地秦上黨邯鄲二郡地也漢置魏郡治鄴東漢徙冀州治焉曹操所封石虎慕容儁東魏北齊並都焉後周改相州及魏郡治安陽唐爲相州或鄴郡五代爲彰德軍節度宋後相州屬河北道韓魏公所生晝錦醉白堂在焉元改路國朝爲彰德府旁極齊秦跨躡燕趙爲天下要地而平廣爲兵衝海內有變先被兵安陽古西河亶水之地湯陰古羑里魏蕩陰地也臨漳本鄴地魏文侯所封林縣漢林慮縣涉縣在漳水涯以人徙涉漳而名漳源有二其一出潞州長子縣名濁漳自林慮西北入鄴一出平定州樂平名清漳自涉縣西

入鄴領州一、縣六、府治安陽、屬湯陰、臨漳、林縣。○磁州、武安涉縣、衛輝府。禹貢冀州域、紂所居朝歌之地、武王平殷、分其北爲邶西爲鄘東爲衛、封康叔焉、戰國屬魏、秦屬河東、漢以汲縣屬河內、曹魏置朝歌郡、屬冀州、晉改汲郡、後魏徙郡治枋頭、而於此置義州、後廢、唐復義州、改衛州、又爲汲郡、屬河北道、元改衛輝路、治汲、國朝改府、左孟門、右太行、南濱大河、西壓上黨、爲衛地、汲牧野胙城、古胙國、周公別子所封、慕容德居之、獲嘉漢修武淇以水名、輝古共伯之國、周鄘也、領縣六、府治汲縣、屬胙城、新鄉、獲嘉、屬淇縣、輝縣、懷慶府。禹貢覃懷之地、殷爲畿內、周三監、後屬晉、戰國爲魏衛鄭三國之境、漢初爲殷國、尋改河內郡、置野王縣、後魏置懷州、隋廢州置郡、唐以懷州治野王、或爲河內郡、屬河北路、宋屬河北西路、元改懷孟路、又改懷慶路、國朝改府、太行山在焉、山勢自恒山而來、至碣石連亘數千里而帶河爲固、舟車都會稱陸海、濟源以濟水發原而名、修武武王伐紂勒兵焉故名、漢縣也、溫縣蘇忿生封邑、領縣六、府治河內、屬濟源、修武、武陟、孟縣、溫縣、浙江。

古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嘉嘉興湖湖州與江淮相表裏。嚴嚴州衢衢州以徽直隸徽州府饒江西饒州府爲郛郭。左信郡。江西廣信府右閩。福建北境大海東蟠。繞淮淮安揚揚州之境。而杭州其都會也。杭山水秀麗。人慧俗奢。衣被可觀。而薪米是急。嘉湖與江東相表裏。兩稅重困。貧者流徙。富者并兼。海鹽之塘。利害通於蘇松。歲築歲傾。勞費已甚。安吉州長興縣俱嘉興府屬以西本山越巢窟界在廣德。南直隸州上無兼轄之司。訟許繁興。頗號難治。錯入笠澤之間。鹽徒嘉湖揚通舟楫故私鹽尤多出沒。剽掠村墟。不治。將有隱憂。嚴衢金華。負山引泉。生理爲優。處州之

民、依山盜鑛動至數千。持之則激。緩復弛縱。慶元處州屬縣松溪福建屬縣與處接界之交。歲被侵暴。溫溫州台台州並海而南。風帆之駛。信宿汀漳。福建屬州估客便之。然不能不虞他寇也。若倭夷奉珍入貢。直指寧波。突至倏來。黠詐叵測。先事而備。其在定海乎。寧波屬縣夷舟所從入分道五。府十有一。州一。縣七十有五。

杭嚴道領府二。杭州府。春秋越西境後屬楚秦漢並屬會稽郡東漢吳郡三國吳分置東安郡隋置杭州移治錢塘又爲餘杭郡後號武勝軍移鎮海節度治焉五代爲吳越國宋爲杭州高宗南渡都焉曰臨安元杭州路國朝改爲杭州府負山濱海襟帶江湖蟠幽宅阻爲膏腴之地且舟楫爲車馬地卑濕無瘴東南諸夷朝貢畢繇之領縣九、府治錢塘、仁和、屬海寧、富陽、餘杭、臨安、於潛、新城、昌化、嚴州府。春秋

吳越戰國楚秦會稽郡二郡地漢屬會稽三國吳置新都郡晉爲新安郡隋置睦州唐爲睦州於桐廬别置嚴州以嚴子陵釣富春溪而名或爲新安郡宋置遂安軍後陞建德府元改路 國朝定嚴州府地當睦歙數道之衝爲浙江上游領縣六 府治建德 屬淳安 桐廬 遂安 壽昌 分水

道領府二。嘉興府。古長水地春秋越敗吳于檇李其地也秦漢屬會稽東漢屬吳郡孫吳置嘉禾縣唐屬蘇州後屬杭州五代錢氏置秀州治嘉興縣宋屬浙西路慶元初陞嘉興府元爲路國朝復府爲澤國佳致海濱廣斥鹽田相望吳王濞立鹽官主鹽焉風俗淳秀而文領縣七 府治嘉興秀水 屬嘉善 海鹽 崇德 平湖 桐鄉

湖州府。古防風氏之國春秋吳越戰國楚菰城地秦置烏程縣漢分屬荆江都後爲會稽丹揚二郡地三國吳置吳興郡治烏程隋置湖州以太湖而名唐因之改吳興郡已復湖州陞忠國軍節度宋改昭慶軍改州曰安吉屬浙西路元置湖州路 國朝改府吳江之南震澤之陰爲南國之奥人性柔慧儒風盛於東南安吉故鄣縣地有天目山苕水出焉領

州一、縣六、府治烏程、歸安、屬長興、安吉州、德清、孝豐、武康、寧紹道。領府三。寧波府。古越地、秦置鄞鄮勾章三縣、屬會稽、歷代因之、唐置明州、以州有四明山而名、改餘姚郡、尋復明州、屬江南道、五代錢氏置望海軍、宋改奉國軍、置沿海制置司、陞慶元府、元置路、國朝改明州府、定爲寧波府、東漸巨海、西通五湖、枕山背江、爲海道輻輳之地、人雜五方、俗類京口、領縣五、府治鄞縣、屬慈谿、奉化、定海、象山、紹興府。古會稽、禹會諸侯其地討功焉、而名、相傳崩其地、遂葬、曰禹穴、夏后少康封子無餘奉其祀、春秋於越、入吳、是也、後服於楚、秦置會稽郡治吳、東漢以吳置吳郡、而徙會稽郡於山陰、晉爲會稽郡、六代爲東揚州、隋爲越州、唐因之、或爲會稽郡、鎮東軍節度、屬江南道、五代吳越爲東都、宋爲越州、南宋爲紹興府、元改路、國朝復紹興府、襟海帶江、良疇美浹、今爽柝都會、黠者遊食京邊、簸弄百出、稱難近云、上虞、餘姚、舜支庶所封、姚、舜姓、虞、舜國號也、故名、領縣八、府治山陰、會稽、屬蕭山、諸暨、餘姚、上虞、嵊縣、新昌、台州府。春秋越、秦閩中、漢東

甌東甌內徙以其地為回浦縣屬會稽東部都尉治焉三國吳為臨海郡六代因之唐置海州改台州以天台山而名或為臨海郡後移治如豐陞德化軍宋仍台州屬浙東路元改路　國朝改台州府天台赤城之間雙闕雲竦瓊臺中天有環偉之觀川澤衍沃有海陸之饒樸靜儉約領縣六　府治臨海、屬黃巖、天台、寧海、僊居、太平

金衢道領府二

金華府。春秋越西界秦漢屬會稽三國吳置東揚郡六代梁置金華郡謂金星與婺爭華故名陳置縉州隋廢置婺州唐為婺州東陽郡五代為武勝軍宋婺州保寧軍隸浙東路元置婺州路　國朝為金華府其地多名山地廣力完為江南劇郡宋南士知學尚道誼　國初名賢碩儒佐命者皆產焉介頻沖近以倭變皆武習兵應四方召募者強半領縣八　府治金華、屬蘭谿、東陽、義烏、永康、武義、浦江、湯谿、

衢州府。越姑蔑之地秦立大末縣屬會稽郡唐析婺州信安縣置衢州或為信安郡宋仍衢州屬兩浙東路元改衢州路　國朝改龍游府尋定衢州府為江浙閩廣之所輻輳故曰三衢山多田瘠地濕熱領縣五　府治西安、屬龍游、常山、江

山、開化、

溫處道。領府二。

溫州府。亦越地、秦屬閩中、漢初為東甌國、後屬會稽、東漢置永寧縣、晉置永嘉郡、唐置東嘉州、後廢、以縣屬括州、上元初、置溫州、以其地恒燠少寒而名、改永嘉郡、建靖安軍、吳越為靖海軍、宋為應道軍、南宋陞瑞安府、元改溫州路、國朝改府、控山帶海、為浙東極處、器用備而秔稻饒、俗淳頑半、領縣五、府治永嘉、屬瑞安、樂清、平陽、泰順、

處州府。亦東甌地、沿革同溫州、隋置處州、治括蒼、尋改括州、唐以括州治麗水、天寶初、改縉雲郡、尋復處州、宋屬兩浙東路、國朝為處州府、山峻壁間有鑛、溪湍駛、田少有嵐、領縣十、府治麗水、屬青田、縉雲、松陽、遂昌、龍泉、慶元、雲和、宣平、景寧、

江西古揚州地。當吳南直隸楚湖廣閩福建粵之交。險阻既分。形勢自弱。安危輕重。常視四方。南昌其都會也。俗雜五方。以保境和民為上。九江獨據上流。牽制沿江州郡。且密邇南康。濱臨巨

湖。鄱陽湖湖不可無備豫。南。用又贛贛州之間。汀漳雄韶諸山

谿會焉。連州跨境。林谷茂。密。盜賊之典。斯爲淵藪。故

設巡撫重職。提師臨之。袁州地逼長沙。湖廣屬府逋民客

戶。喜獄好爭。頗難譏察。而南昌建昌饒州宗室固在。

民疲供億。視臨臨江吉吉安瑞瑞州信廣信撫撫州諸郡。殆有加

焉。吉安山水雄秀。忠賢輩出。甲於諸郡。大都江西之

民。樸質儉苦。有憂勤之思。弘治以來。賦役漸繁。土著

之民。少壯者多不務穡事。出營四方。至棄妻子不顧。

而禮俗日壞。惡少間出矣。分道五。府十有三。州一。縣

七十有七。南昌道。領府二。南昌府。禹貢揚州。春秋戰國時爲吳楚

之交、秦屬九江郡、漢初淮南國、尋分淮南國地置豫章郡、長沙王吳芮有其地、後漢晉因之、隋平陳廢郡置洪州、唐爲洪州、或爲豫章郡、爲鎮南軍節度、屬江南道、宋仍洪州、屬江西路、置安撫兵馬鈐轄、南宋陞隆興府、元置路、國朝改南昌府、其地負江依湖、南臨兩廣、北接宣揚、西控楚、東翼浙、爲東南一都會、人稠而勞、淳悍相半、事煩訟多、爲十三郡之最、領州一縣七、府治南昌、新建、屬豐城、進賢、奉新、靖安、武寧、○寧州、

瑞州府。春秋吳、戰國楚、秦屬九江、漢豫章郡之建城縣地、唐初置靖州、改筠州、後省入高安、屬洪州、南宋賜名高安郡、後改瑞州、屬江西道、元陞瑞州路、國朝改府、地僻絕爲山水之國、華林蕭聚、民俗滋頑、領縣三、府治高安、屬上高、新昌、

湖東道、領府三、

廣信府。春秋戰國、迭爲吳楚地、秦屬九江會稽二郡、漢爲豫章之餘干、會稽之大末縣地、晉宋及隋屬鄱陽東陽二郡、本饒州地、沿革見饒州、唐乾元中、始析撫建二州地、及饒之弋陽、衢之常山玉山地、置信州、屬江南西道、五代置鉛山縣、宋仍信州、元爲信州路、隸浙江行省、國朝爲廣信府、地控閩越、引

二浙爲要衝之會民安土重業俗儉嗇矜謹節義頗

縣七府治上饒屬玉山弋陽貴溪鉛山

永豐

撫州府春秋吳戰國楚秦屬九江漢屬淮南國後屬豫章郡東漢分南城縣西北置臨汝縣並臨川郡晉屬江州齊徙臨川郡治南城梁復治臨汝隋罷郡置撫州唐因之後改臨川郡屬江南西道尋復爲撫州五代爲昭武軍節度宋復撫州元改撫州路　國朝定爲撫州府地平衍介江湖間風愿俗樸賢哲輩出人稠多商行旅達四裔有棄妻子老死不歸者訟煩事冗糧重難治領縣六　府治臨川屬崇仁樂安金谿東鄉宜黃

建昌府春秋吳戰國楚秦屬九江郡漢初屬淮南國後以南城縣屬豫章郡東漢屬臨川郡晉屬江州南齊徙臨川郡治南城唐以南城南豐縣屬撫州五代以南城置建武軍宋以南豐屬撫州改建昌軍淳化中以南豐屬建昌元改軍爲路隸江西行省
國初改肇昌府尋定建昌府以郡連建州會南昌而名山秀水清爲江西東南上游與閩粵爲腹背土地衍沃俗淳易治民清慧而文儒術爲盛小人勤稼穡女子勤績紡爲東南樂區頗悍悉易發信鬼神好淫

祀領縣五、府治南城、新城、南豐、廣昌、瀘溪、屬湖西道領府三。吉安府禹貢荊揚二州之域春秋吳戰國楚秦屬九江長沙二郡漢豫章郡長沙國東漢置廬陵郡三國吳分置安成郡晉以廬陵郡屬揚州安成郡屬荊州尋俱屬江州隋廢二郡以廬陵縣置吉州唐因之屬江南西道宋屬江南西路元爲吉安路 國朝改吉安府其地南接贛汀北竟淦水環地幾二千里據江上流人龐厚多壽考家有詩書甍序相望爲忠義文獻之邦冠冕江右焉君子尚名小人尚氣頗多訟稱難治領縣九、府治廬陵、屬泰和、吉水、永豐、安福、龍泉、萬安、永新、永寧。臨江府春秋吳戰國楚秦屬九江郡漢屬淮南國後屬豫章郡吳爲豫章安成巴丘三郡地隋唐屬洪吉袁三州宋以清江縣置臨江軍隸江南西路元置臨江路 國朝改臨江府地當舟車四會之衢山峻水清逐末者多訟煩領縣四、府治清江、屬新淦、新喻、峽江。袁州府春秋吳戰國楚秦九江郡漢豫章郡地孫吳及晉兼屬安成郡隋置袁州以山名尋改宜春郡唐爲袁州或宜春郡屬江南西道宋仍袁州元

置郵、國朝改府、山水秀麗、韓愈所稱賦稅及時、閭里無事者也、領縣四、府治宜春、屬分宜萍鄉萬載

九江道領府三

九江府。禹貢揚州之境、彭蠡瀦壽、春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分屬豫章廬江郡、晉爲武昌鄱陽豫章三郡地、後置潯陽郡、屬江州、梁移江州治湓城、即今府治也、隋改九江郡、唐復江州、天寶初改潯陽郡、屬江南道、南唐爲奉化軍節度、宋屬江南東路、南宋陞定江軍、屬江西安撫司、元置江州路、元末陳友諒據其地僭號、國朝平爲九江府、背倚匡廬、控扼江湖、爲重鎮、民瘠貧多訟、領縣五、府治德化、屬德安瑞昌、湖口、彭澤

饒州府。春秋屬楚、吳伐楚取番是也、戰國楚、秦置九江郡、鄱陽縣、漢改隷豫章郡、屬長沙國、東漢末、置鄱陽郡、隋改郡爲饒州、或爲鄱陽郡、屬江南西道、唐末建安化軍、宋改屬江南東路、元改路爲鄱陽州、國朝爲饒州府、地負山高阻、濱湖多湖泊、爲東南沃區、領縣七、府治鄱陽、屬餘干、樂平、浮梁、德興、安仁、萬年、

南康府。本江州地、沿革同上、漢爲海昏彭澤二縣、後屬豫章郡、晉屬潯陽郡、隋唐屬江州、宋太平興國中、始

以江州星子縣建爲軍屬江東路匡廬在焉朱文公守其地於廬山修白鹿洞興學元爲南康路國朝爲南康府其地負山襟湖地窄田少民瘠貧領縣四府治星子屬都昌建昌安義嶺北

道領府二贛州府禹貢揚州域春秋吳戰國楚秦九江郡漢爲贛雩都南埜三縣地隷豫章郡東漢屬廬陵郡吳立南部都尉治雩都晉改南康郡屬江州東晉移郡城於章貢二水間本贛所得名也唐爲虔州或爲南康郡南唐置昭信軍節度宋仍虔州紹興改贛州元置路國朝爲贛州府地山長谷荒爲江嶺樞鍵以漁獵山伐爲業人伉健工巧好鬬敢死今設軍門爲重鎮領縣一十二府治贛縣屬雩都信豐興國會昌安遠寧都瑞金龍南石城長寧定南南安府本贛南埜二縣地沿革見贛宋始置南安軍隷江南西路元改置南安路國朝陞南安府當五嶺最東爲交廣襟喉章江出焉赴江西入滙澤爲江右經水大庾其所從出入也初嶺路峻阻唐張相國九齡鑿道通之兩壁峭立中途坦可行上多梅曰梅嶺嶺有關地多瘴眞與粤人雜居頗受其害領縣四府

治南康、屬大庾、湖廣古荆州地南滙江湖北擁原
上猶、崇義、
陸武昌其都會也襄襄陽鄧今河南鄧州即襄陽北境古稱重鎭抗
其首蘄黃州府屬州黃州黃下臨吳會控其尾江陵荆州殷沃
南嶽效靈洞庭鍾秀亦足以雄視諸州矣若鄖陽之
走商陝陝西河南交界郴郴州本州桂陽縣桂之蹻閩福建粵廣東辰辰州
沅辰州屬州之捍蔽雲貴大江中貫五溪常德辰州地外錯荆
楚之扼塞備焉然襟帶江湖所至民罹水患寇盜乘
之穀土泥塗甚于禹貢宗藩賦祿廣于周封而楚俗
慓輕鮮思積聚土曠不耕四方流民失業者赴焉故
其民率呰音子偷窳音愈惰之意壞也罷糅而難治過此則永州

保慶之閒。謹備苗夷而已。谿洞諸蠻、施州及永保本所屬地方以漢法羈縻差易馴擾。惟永順保靖。世席富强。每以爭奪獲罪。輒假戰功自贖。驕橫滋萌。時議不明。猥加徵發。使遠方之民坐困。且久而玩敵。將貽異日之憂焉。分道七。府十有五。州十有六。縣一百有七。

武昌道。領府三。武昌府。禹貢荊州。楚熊渠封其子紅爲鄂公。始名鄂。亦曰夏汭。秦屬南郡。漢置江夏郡。治沙羨。以沔。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入江。所謂夏口也。後漢因之。三國吳初城江夏。更置武昌郡。治武昌。爲重鎮。孫皓徙都焉。晉宋並爲武昌江夏二郡。宋兼置郢州。梁分置北新州。隋改鄂州。唐仍鄂州。或爲江夏郡。屬江南道。元和初陞武昌軍節度。五代改武清軍。宋以鄂州屬荊湖北路。元改武昌路。國朝改武昌府。控持雍梁。邊帶漢沔。墉山而城。塹江而池。爲江南要區。土沃人剽。呰窳偷生而無

積聚、又五方雜寓家自爲俗、而民頗稱淳領州一、縣九、府治江夏、屬武昌、嘉魚、蒲圻、咸寧、崇陽、通城、通山、◦興國州、大冶、

漢陽府。春秋鄖滅於楚、秦南郡、漢江夏郡、三國吳爲重鎮、晉宋來並屬江夏郡、後周置復州、唐爲沔州、或爲沔陽郡、屬淮南道、周世宗軍淮南、以漢陽縣置軍、宋因之、元陞漢陽府、國朝因之、武昌隔江僅七里、形勝風俗頗同、而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特置郡爲要地云、春水泛民遷原隰耕墾、秋冬還復近江網魚以自給、領縣二、府治漢陽、屬漢川、

黃州府。春秋邾國地、後爲黃、戰國楚、秦屬南郡、漢江夏郡、三國而屬魏、後屬吳爲重鎮、晉爲西陽國、宋爲西陽郡齊又分置齊安郡、後周置衡州、隋改衡爲黃、唐爲黃州、或爲齊安郡、治黃岡、徙治邾城屬淮南道、宋因之、遷治江濱、屬淮西路、元爲路、隸河南、國朝爲黃州府、地連雲夢、城倚大江、淮楚之交、東北一大藪澤也土俗稱厚善、今悍健訟難治、領州一、縣八、府治黃岡、屬蘄水、羅田、麻城、黃陂、黃安、◦蘄州、廣濟、黃梅、

荆西道。領府二、

承天府。戰國楚、秦南郡、漢屬江夏郡、宋齊並爲竟

陵郡地竟陵今景陵秦白起拔郢東至竟陵其地也
唐立郢州治長壽又置温州治京山後改富水郡復
郢州元陞安陸府 國初爲安陸州成化中
獻皇帝封於此
世宗皇帝嗣統陞承天府立縣曰鍾祥割荆州諸縣沔
陽州縣隷焉地上泝江漢下連湘水爲舟車之衝民
頑嚚信巫重鬼領州二縣五 府治鍾祥屬京

德安府

山潜江○荆門州當陽○沔陽州景陵
安府○古雲夢禹貢雲土夢作乂職方藪曰雲夢春秋
劉宋置安陸郡梁兼置南司州尋廢西魏置安州後
周置鄖州唐爲安州或爲安陸郡後置安黄節度觀
察使治焉五代爲宣威安遠軍晉周爲防禦州宋復
安遠軍隷京西路後陞德安府元隷黄州路 國初
改州改復府西枕鄖水遠控荆衡介襄郢申安之間
爲都會隨州因山爲郡巖石隘狹有括囊之勢易入
難出土風醇厚訟少務簡孝感縣以孝子董永而名
領州一縣五 府治安陸屬雲夢應城孝感
○隨州應山上荆南道領府二○荆州府○春秋楚郢都秦拔郢置南郡漢改臨

江郡。景帝封臨江國。武帝置荊州刺史，以南郡隸焉。三國時，隸蜀，後屬吳。晉平吳，置南郡，荊州刺史治焉。梁元帝都之，為西魏所陷。隋置荊州，治江陵。唐初復為荊州，或為江陵郡，後改江陵府，荊南節度，屬山南道。宋置荊湖北路。南宋改荊南府，尋復江陵。元改中興路。國朝改荊州府，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南極湘澧，北據漢沔，距三峽之口，介重湖之見，為上流重鎮。公安，劉先主以左將軍居之而名。松滋以廬江松滋縣民流避兵于此，僑置枝江，以蜀江至此而支分。夷陵，楚舊邑。歸州，古夔子國，所謂秭歸也。領州二、縣十一。府治江陵，屬公安、石首、監利、松滋、枝江。○夷陵州　長陽、宜都、遠安。○歸州、興山、巴東。

岳州府。古蒼梧之野，春秋麋。青草、洞庭湖在焉。亦古羅國，楚辭言汨羅是也。秦屬長沙郡。漢因之。三國吳為重鎮。劉宋分置巴陵郡。南齊為巴陵國。梁復為郡，兼置巴州。隋改岳州，治巴陵。梁蕭銑復置巴州。唐為岳州，為巴陵郡，屬江南西道。宋隸荊湖北路。後置岳陽軍節度。秦檜忌岳武穆，于既死，改州曰純，改軍曰華容。尋復舊。元置路。國朝為岳州府。左洞庭，右沅湘，衡嶽接其前，漢沔荊峴帶其後，

俗刀耕火種、好巫鬼而文、領州一、縣七、府治巴陵屬臨湘、華容、平江、○灃州、石門、慈利、安鄉、下荆南道領府二襄陽府。禹貢荆豫二州之域於周爲穀鄧鄾盧羅都之地、春秋時、楚秦爲南郡南陽地、漢因之、劉表刺荆州徙治焉、三國魏、始置襄陽郡、以地在襄水之南而名、晉因之、又僑置南雍州、西魏改襄州、隋立山南道行臺總管府、唐置襄州或爲襄陽府、山南東道治焉、五代置忠義軍、宋爲襄陽府、元置路、國朝復襄陽府、南極湖湘、北控關洛、爲楚蜀咽喉之地、俗好遊信巫鬼、居室多編竹以代陶瓦、勁悍決烈、兼楚秦之風、而文、均州故爲武當郡、以太嶽太和山在焉、故名、領州一、縣六、府治襄陽、屬宜城、南漳、棗陽、穀城、光化○均州、鄖陽府。禹貢荆豫雍之境、古麇國地、曰錫穴、漢爲錫縣、屬漢中郡、晉爲魏興郡、隋爲鄖鄉縣、唐置南豐州、尋以縣屬荆州、又改屬均州、宋仍之、元改鄖縣、國朝因之、成化中、流民逋聚陝西荆襄之境、且百萬、以捕逐而亂、乃於鄖縣置鄖陽府統治之、割陝西河南湖廣諸縣隸焉、房山房朱封邑、春秋房子國、唐帝在房州是也、竹山周庸國

秦上庸縣、上津、古商洛地。領縣七、府治鄖縣、屬房縣、竹山、上津、竹溪、鄖西、保康、

湖北道。領府二州一。

常德府。禹貢荆州域、商周為蠻蜑所居、戰國楚、秦屬黔中郡、漢改武陵、治索縣、亦名義陵、東漢曰武陵、治臨沅、三國屬吳、魏晉因之、唐因隋為朗州、或為武陵、亦屬山南道、後置武正軍、五代曰武順、武平、宋為朗州、改鼎州、改永安軍、陞為常德軍節度、後改府、元為路、國初為常德府、包洞庭之險、控五溪之要、為荆渚唇齒、民務耕織、以漁獵山伐為業、領縣四、府治武陵、屬桃源、龍陽、沅江、

辰州府。古蠻蜑地、楚黔中、秦惠王欲楚黔中地、以武關易之者也、漢為長沙武陵二郡地、屬荆州、後漢發南郡士入武谿擊諸蠻不克、馬援至臨沅擊破之、晉宋齊並屬武陵郡、陳分置沅陵縣、隋置辰州、唐為辰州、或為盧溪郡、屬江南道、宋屬荆湖北路、元陞辰州路、國朝改辰州府、地連谿峒、重岡複嶺、控諸蠻咽喉、為武陵保障、與巴渝同俗、圖經以在酉水之陽、曰酉陽、領州一、縣六、府治沅陵、屬盧溪、辰溪、溆浦。沅州、黔陽、麻陽、

靖州。介夷播叙三州之境、唐為溪峒

來峒酋內附、爲誠州、爲渠陽軍、國初陞靖州府、上復改州、領縣三、州治會同、屬通道、綏寧、

湖南道、領府二、州一。衡州府。禹貢荊州南境、南嶽在焉、舜南巡狩所止、周荊州鎮曰衡山、春秋屬楚、秦屬長沙郡、漢屬長沙國、又分屬桂陽郡、東漢隸荊州、吳分湘東衡陽二郡、隋置衡州、唐爲衡州、或爲衡陽郡、屬江南道、宋屬荊湖南路、元置路、又置湖南宣慰司、國朝爲衡州府、直回鴈峰之北、瀟湘帶其左、南連谿峒、東倚桂陽、山水甲天下、爲湖右奧區、民豐土閒、俗尚農桑、畏法少訟、而耒陽頗訐、稱健訟焉、領州一、縣八、府治衡陽、屬衡山、耒陽、常寧、安仁、酃縣。桂陽州、臨武、藍山。永州府。春秋楚南境、秦長沙郡、漢武置零陵郡、屬荊州、三國屬吳、晉屬湘州、又分零陵置營陽郡、其後或爲國、或爲郡、隋罷零陵營陽二郡、置永州、唐爲永州、或爲零陵郡、屬荊湖南路、元爲永州路、國朝爲永州府、南接九疑、北連衡嶽、石崖天齒、延以林麓、參百越之俗、道州、舜封象有鼻之地、爲營道郡、其地有春陵鄉、漢長沙王子春陵侯封焉、周元公所產也、領州一、縣六、府治零陵、屬祁陽、

東安、○道州、寧遠、永明、江華、郴州。楚地、秦屬長沙郡、項羽徙義帝都之者也、漢置桂陽郡、屬

荊州、吳蜀分荊、以湘水為界、桂陽以東為吳、晉宋齊因之、唐為郴州、或為桂陽郡、隸江南西道、宋隸荊湖南道、國朝定為郴州、山奇變、水清瀉、為五嶺之衝、領縣五、州治永興、屬宜章、興寧、桂陽、佳東、

下湖南道領府二。長沙府。楚黔中地、天文翼軫分野、軫中有小星曰長沙故名、秦置長沙郡、漢改長沙國、治臨湘、東漢復為長沙郡、三國吳晉置湘州、隋置潭州、唐為潭州、或為長沙郡、唐末馬氏據其地、為武安軍節度、宋置防禦使、復置武安軍、隸荊湖南路、元改潭州路、已改天臨、國朝改潭州府、後定今名、古志所謂湘州之奧、士關人豊、南通嶺嶠、脣齒荊雍者也、為湖湘重鎮、領州一、縣十一、府治長沙、屬善化、湘潭、湘陰、寧鄉、瀏陽、醴陵、益陽、湘鄉、攸縣、安化、○茶陵州、

寶慶府。楚長沙地、三國吳置邵陵郡、屬荊州、六代為邵陵國、唐置南梁州、改邵州、又改邵陽郡、五代敍州、宋仍邵州、後陞寶慶府、東距洞庭、西連五嶺、控制谿峒、彈壓諸蠻、為湖嶺要衝、領州一、

縣四、府治邵陽、屬城步、新化。○武岡州、新寧。○其直隷宣慰使司二、曰永順、曰保靖、其軍民指揮司一、曰施州衛、其宣撫司四、曰施南、曰散毛、曰中建、曰容美、各有安撫、安撫各領長官、施州荊梁二州之域、楚巴巫地也、唐隷江南道、屬四川夔路、是為巴荊之會、男不裹頭、女衣花布、俗雜夷獠、亦頗有華風焉、永順保靖、荊州域、古辰溪之地、漁獵養生、置官司羈縻而已。四川古梁州地中長川沃野、有山林竹木穀粟蔬果織作染練之饒、劍閣即劍門關在保寧北境表雲棧之固、瞿塘峽名在夔州城東扼巴峽之流、界以番簇。西番阻以蠻部。東川烏蒙烏撒芒部山水襟束自相籬藩、坤維井絡、斗絕諸夏、故姦雄割據、則盜兵不敢西窺、以地饒而險阨備也、然姦宄內作、懸車束馬、壹不相及、有難猝定者矣、以故松疊威茂安綿叙夔番

有憲臣重兵外戍而上列親藩諸所供饋咸取給焉且松潘以孤城界在番域而寄咽喉于龍州（宣撫司）千里轉運輒為番蠻所遮斯巴西之隱禍也烏撒芒部（即雄鎮府）諸夷（四軍民府）雖犬牙形格仰我鼻息然內相黨結數啟兵釁且於叙（叙州）瀘（瀘湖）有脣齒之重要在因俗撫綏攜其私黨巴焉若碉門（地名、天全六番招討司治此、）之臂視諸番播州（宣慰司）之富藏四省（播州地方與湖廣雲貴俱鄰接）殆與蜀相為盛衰建昌六衛僻處四徼自為奧區民夷安業矣

分道四府八州二十縣百有四

川西道成都府（禹貢梁州之域、黃帝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嚳、因封其支庶於蜀、秦并之、為蜀郡、漢分置廣漢郡、武帝置益

州蜀郡隸焉蜀先主都之於益州置牧蜀郡置守晉改爲成都國尋復蜀郡唐爲益州置大都督府及劍南節度焉祿山之亂玄宗幸蜀號成都曰南京五代時王建孟知祥據其地宋爲益州路後改成都府南宋置安撫使司元改路國初復爲成都府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西抗吐蕃南撫蠻獠岷嶓奠焉爲天下雄藩民食魚稻無凶年俗不愁苦多工巧綾錦雕鏤之物被天下置錦官主之曰錦官城領州六縣二十七府治成都 華陽 雙流 溫江 新繁 新都 金堂 仁壽 井研 郫縣 石泉 資縣 灌縣 彭縣 安縣 內江 崇寧 資陽○簡州○崇慶州 新津○漢州 什邡 綿竹 德陽○綿州 彰明 羅江○茂州 汶川○威州 保縣川北道領府二州一。保寧府古巴國秦巴郡地漢晉巴西郡徙治閬中梁爲北巴郡兼置南梁州西魏改南梁曰隆州又改北巴曰盤龍郡唐復爲隆州改閬中郡五代唐置保寧軍宋改安德軍元陞保寧府尋改路國朝定爲府地在劍南巴峽羣山磽确中爲梁洋梓益之衝前界閬表後處劍閣爲蜀喉吭之

地、廣元、漢葭萌地也、巴州、秦宕渠地、劍州、以大劍山而名、山兩壁峭聳、有臨東之路、諸葛立爲劍門者也、梓潼、漢舊縣、領州二、縣八、府治昭化、屬閬中、蒼溪、南部、廣元。○巴州、通江、南江。○劍州、梓潼

順慶府。禹貢梁州、周雍州之域、秦屬巴郡、漢爲充國安漢等縣、晉屬巴西、劉宋析置宕渠郡、隋廢、唐置果州、以山名、治南充、改充州、五代蜀置永寧軍節度、宋以充州隸梓州路、南宋陞順慶府、元改路、國朝復順慶府、領州二、縣八、府治南充、屬西充。○蓬州、營山、儀隴。○廣安州、渠縣、大竹、岳池、鄰水、

潼川州。秦屬蜀郡、兩漢晉宋齊並屬廣漢郡、梁置新州、西魏置昌城郡、隋梓州、唐因之、或爲梓潼郡、屬劍南道、宋爲靜戎軍、改安靜、已更名劍南、升爲潼川府、國朝爲州、直隸省、左帶涪水、右挾中江、爲水陸之衝、領縣七、州治射洪、屬鹽亭、中江、遂寧、蓬溪、安岳、樂至、

川東道領府二。

重慶府。禹貢梁州域、周巴子國、曰三巴、以閬白二水曲折如巴字故也、秦置巴郡、漢因之、晉爲巴都郡、宋齊復爲巴郡、皆治江州、今江津縣也、後或爲楚州、爲巴州、隋

改渝州，唐為渝州，改南平郡，五代為蜀，宋崇寧中，改恭州，陞重慶府，元置路，元末明昇恃險固，僭稱夏國，國朝改府，在岷江之北，漢水之南，承三江之會，五溪雜聚焉，合州扼三江之口，為衆水之湊，俗半楚，敦重有銳氣，領州三，縣十七，府治巴縣，屬江津、長壽、大足、永川、榮昌、璧山、綦江、安居、南川、黔江。○合州、銅梁、定遠。○忠州、酆都、墊江。○涪州、武隆、彭水。夔州府。古庸國，魚復浦之地，漢置永寧郡，曰白帝城，蜀先主所崩地也，領州一，縣十二，府治奉節，屬巫山、大昌、雲陽、萬縣、開縣、大寧、新寧、梁山、建始。○達州。○東鄉、太平。川南道，領府四，州五。敘州府。古僰國，漢置犍為郡，高縣，古夜郎國也，梁置戎州，及六同郡於南廣縣，唐為戎州，或為南溪郡，屬劍南道，宋改敘州，取西戎即敘而名，元為敘州路，國朝為敘州府，地本高饒，大木產其境，以採辦疲擾，領縣十一，府治宜賓，屬慶符、富順、南溪、長寧、高縣、筠連、珙縣、興文、隆昌。馬湖府。領長官司四。鎮雄府。古烏撒地，領軍民土官二。嘉定

州。秦屬蜀郡、漢爲二郡地、晉因之、後爲平羌郡、唐爲嘉州、或爲犍爲郡、宋因之、慶元初陞嘉定府、又置嘉慶軍、元爲嘉定府、國朝改州、熊耳峨眉在焉、爲蜀山水冠冕、領縣六、州治峨眉、屬洪雅、夾江、犍爲、威遠、榮縣、**眉州**。漢犍爲郡地、梁置齊通郡、西魏眉州、以峩眉山而名、唐爲眉州、或爲通義郡、屬劒南道、宋爲防禦州、國朝定眉州、直隸省、領縣三、治彭山、屬丹稜、青神、**瀘州**。亦犍爲郡地、東漢置江陽郡、梁置瀘州、治馬湖江口、唐爲瀘州、宋宣和置瀘州軍節度、元復瀘州、隸重慶路、國朝仍州、直隸省、地南倚牂柯、北接廣漢、爲邊隅重地、俗淳頑半、領縣三、縣納溪、合江、江安、**邛州**。古臨邛地、梁置邛州、後周爲臨邛郡、唐宋因之、元立安撫司、國朝爲縣、後陞州、直隸省、領縣二、州治大邑、屬蒲江、**雅州**。秦嚴道縣地、晉漢嘉郡、西魏置蒙山郡、及雅州、唐爲雅州、或爲盧山郡、屬劒南道、宋復雅州、治嚴道、屬成都路、國朝因之、直隸省、爲南詔咽喉之地、領縣三、州治名山、屬榮經、蘆山。其川西道副總兵所轄徼外夷、置宣慰司一、軍民府三、軍民指揮衛五、宣撫司四、

安撫司七、各以地近隸諸道焉。○東川軍民府、烏蠻仲牟繇之裔世居之、曰那禮屬南詔、置東川郡、元置萬戶府、據金沙江雲弄山、俗尚戰爭、多板屋土官。○烏蒙軍民府、漢牂牁地、亦仲牟繇之裔、號烏蒙部、宋封王、元置路、國朝改府、今爲軍民府、其地雪山高險高倍蜀土、獠出入佩刀以隨。○烏撒軍民府、巴的甸之地、其東西有芒部阿晟二部、宋烏些析怒者幷之爲烏撒部、至元乃內附、置招討司、後陞宣慰司、國朝爲軍民府、地介諸夷中、山高險、襟帶兩湖、羊腸小徑以通、爲諸夷要地、俗類吐蕃、婚不避親族、荷氊被毳以耕。○芒部軍民府、古函流大雄甸烏蠻裔芒布居之、號芒布部、宋置巡簡使、元置路、隸烏蒙宣慰司、國朝爲軍民府、地險阻爲遐荒。○播州、秦夜郎地、漢屬牂牁郡、唐分牂牁北界置郎州、後改播州、唐末沒于夷、宋置播州及遵義軍、後廢、已置安撫司、元同、國朝改播州宣慰使司、領長官司六、安撫司二、地曠遠、多溪峒、岨險、俗敦龎淳固、慕華風、唐末南詔陷播州、太原人楊端應募復之、能以恩信得民、世襲今爲宣慰使。○永寧、秦蜀地、漢益州府、後沒於夷、唐置藺州、宋隸瀘州、元置路、改宣撫司、國朝改長官

司、歷宣撫司、領長官司一、其地上通雲貴、北連川廣、

龍安府。古氐羌、漢陰平道、後魏置江油郡、平武郡、改龍門郡、唐為龍門州、改正州、江油郡、宋為政州、元為宣慰司、國朝改龍州、近陞府、軍民千戶所後改宣撫司、地四塞、雲棧百里、俗務農工、獵與武、都界同、屬江油、右泉。○天全六番。古蠻獠地、唐以羈縻州、隸雅州、元置宣撫司、天全六番、各置招討司、國朝併為天全六番招討使、為南詔咽喉。○黎州、古莋都地、漢定西南夷、以為沈黎郡、置南都尉一、治旄牛、主外羌、一治青衣、主漢民、並隸蜀郡、唐黎州、改洪源郡、宋屬成都路、元屬吐蕃宣慰司、國朝為黎州宣撫司、州處越巂邛蜀之中、為蜀西門。○其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轄松潘邊、四川行都指揮使司、轄建昌邊、松潘古氐羌地、漢置護羌校尉、屬河關郡、晉屬汶山郡、後周置龍涸郡、唐置松州、以產甘松故名、後置都督府、改交川郡、已陷吐蕃、元內附、其地東南面雪嶺、西北界洮河、山峻多雨雪寒、人精悍善戰。建昌本邛都國地、漢屬越巂郡、六代為嚴州、唐置巂州都督府、改越巂郡、懿宗時、蒙昭據其地、號建昌、以烏白二蠻實之、元置建昌路、國初置建昌衛

改路爲府、後改衛、尋置行都司領之、衛六、曰建昌衛、曰建昌前衛、曰寧番、曰越巂、曰鹽井、曰會川衛、皆軍民指揮使司地、據西南咽喉、爲邊陲形勝、俗重儒敬佛、通商殖貨、板屋以居、甲刃犀利、都司、城南有瀘水、武侯五月渡瀘、其

福建古閩越地、海抱東南、山阻西北、重關內阻、群溪交流、福州其都會也、雖水不復回入中國、封壤促甚、而溪山自足爲形勝矣、然處浙江處州府、入盜鑛流入政和、壽寧俱建寧府屬縣之境、時爲患害、古田福州府屬縣、福寧一帶、本竊魚鹽之利、而山谷邃深、逋寇憑之嘯聚、然不常出也、福興漳泉、外過倭寇、近通琉球、爲濱海要害、而海物互市、妖孽荐興通番海賊不時出沒、則漳浦龍溪之民居多、汀漳汀州漳州重山峻谷、人跡罕

到。循與南贛（江西屬府）、聲勢聯絡。設提督鎮治，其永春安

溪（俱泉州府屬縣）、沙尤（俱延平府屬縣）之間。則屬之捕盜官矣。（四縣交界地方，山盜頗多）

蓋簡僻莫如邵武，嚚訟莫如漳州，輿泉文物

地利。甲於八郡。昔稱土沃民稀，耕稼自給，海寇殘傷

兵食爲急。視昔亦已遠矣。分道四，領府八，州一，縣五

十有三。

福寧道領府三。福州府。亦禹貢揚州之域。周七閩地，秦置閩中郡。漢閩越王無諸所都。武帝滅閩越，徙其人江淮間，虛其地。後立東冶縣，屬會稽郡。三國吳屬建安郡。晉分置晉安郡，宋改晉平。陳置閩州，改豐州。唐爲閩州，改福州，或爲長樂郡。唐末爲威武軍節度。王審知據之。宋復爲威武軍。南宋陞福州。元改路。國朝陞福州府。地肥衍，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爲南陲一都會。俗儉嗇，喜訟，好巫，女率作，登於男，君子右文，小民畏法。領縣九。

府治閩縣、侯官、屬古田、閩

清、長樂、連江、羅源、永福、福清、

興化府。周秦六代沿革與福川同隋始置莆田縣隸泉州、尋廢、唐復置、隸豐州、宋初屬平海軍、尋以全州游洋鎮地置太平軍、又改興化軍、移治莆田、宋末改興安州、元改興化路、國朝改府、介泉福之間、海道舟車所會、士夫多、難治、領縣二、府治莆田、屬仙遊、

泉州府。周秦漢同上、梁始置南安郡、治晉安縣、尋廢唐以南安縣置豐州、復置武榮州、治晉江、景雲初、改泉州、或爲清源郡、南唐置清源軍節度、宋改平海軍、元爲泉州路、國朝改府、近接三吳、遠連二廣、宿舟師領焉、爲閩越輿區、習詩書、多士人、懷異順煩難治、領縣七、府治晉江、屬南安、惠安、德化、安溪、同安、永春、

武平道。領府二。

邵武府。周秦漢同上、三國吳置昭武縣晉改邵武、屬建安郡、隋屬撫州、唐改屬建州、宋置邵武軍、屬福建路、元改邵武路、國朝改府、爲閩西戶、山峻險、人狡地饒、領縣四、府治邵武、屬光澤、泰寧、建寧、

延平府。周秦漢同上、三國吳屬延安郡、隋屬閩州、唐爲建福汀三州地、後置延平東、五代時改延平鎮、置劍州、宋以川蜀有劍州改南

劍州、屬福建路、元陞南劍路、國朝改府、劍溪樵川二水交流之會、爲八閩襟喉、俗儉嗇質直、諸儒講明道義風教未泯、領縣七、府治南平、屬將樂、沙縣、尤溪、順昌、永安、大田、

建寧道。領府一。建寧府。周秦漢同上、三國吳置建安郡、隋以縣隷泉州、唐置建州、治建安縣、改建安郡、五代閩置鎮安軍節度、又改鎮武軍、南唐改永安忠義軍、宋改建寧軍、後陞建寧府、元改路、國朝復府、東接括蒼、北距上饒、西南抵延年、東北帶建溪、保界閩越、綿地八百里、居閩嶺上流、備五方之俗、自朱文公倡道東南、彬彬道義之鄉、絃誦相聞、領縣八、府治建安、甌寧、屬建陽、崇安、浦城、政和、松溪、壽寧、

漳南道。領府二。汀州府。周秦漢三國同上、晉置新羅縣、尋省唐開元末、始開福府二州山峒、置汀州、因長汀溪爲名、改臨汀郡、初治新羅、徙治白石、皆長汀縣地、五代初屬閩、後屬南唐、宋隸福建路、元改汀州路、國朝爲府、崇山複嶺、西隣贛吉、南接潮梅、畬居者安魚鹽、山居者任耕織、風習頗類中州、領縣八、府治長汀、屬寧化、上杭、武平、清流、歸化、連城、

永定。

漳州府。周秦漢六代同上、唐始析福州西南境置漳州、以南有漳水而名、治漳浦縣、徙治李澳州、又徙治龍溪、宋爲漳州、元陞漳州路、國朝改府、在閩會之極、控引番禺、衿喉嶺表、業耕漁、朱文公嘗爲守、今禮俗猶存、領州六縣十二、府治龍溪、屬漳浦、龍巖、南靖、長泰、漳平、平和、詔安、寧洋、海澄。福寧州、福安、寧德、

廣東。古百粵地。五嶺之外爲樂土。北負雄南雄連廣州府屬以臨荊吳。湖廣江西東肩惠惠州潮潮州以制閩越。福建內關高高州廉廉州以控交桂。交趾廣西外藩雷瓊。以扼黎夷。而形勝寓焉。廣州其都會也。南雄萬山三水。控帶羣蠻。而督府兵餉。九郡傳郵。盡仰諸權利。惠州提封廣袤。悍客礦徒。勢難戢。潮州沃野廣原。昔稱阜裕。往獨患犨戶斗老。今內寇外夷。爲害𣲷

然肇慶據上游。當嶺西孔道。瀧水地界梧藤。盜淵藪在焉。高州海澳獞衢。闢地除兵耕守並務可也。廉州層山曲水。爲海北要區。雷州炎徼。多平田腴壤。適夫亡命責在八牧。瓊州並海而五指腹心之地。反爲黎穴。乃濱海島夷之國數十。時時出沒。始志在貿易。非必盜邊也。顧民逐山海礦冶番船之利。不勸農田。甚者椎剽海上。桴鼓之警。彌滿山谷。則良民困於徵求。教治不脩。大征數舉之過也。且密邇蒼梧。廣西梧州府征蠻幕府在焉。總制兩廣太監總兵都御史俱住劄于此軍旅之興。殆無寧歲。況他產珠池。在廉州境番物駢集。本民用所資。而內使

數來采辦。民反病之。故外負富饒之名。而內實貧困
者。廣東是也。分道五。領府十。州七。縣六十九。 嶺南
道。領府三。廣州府。禹貢揚州之南境、他郡同、秦始置
南海郡、秦亂、尉趙佗據其地自王、
漢武帝平之、復爲南海郡、屬交州刺史、東漢末、遷交
州治番禺、曰羊城、三國吳、又遷治龍編、而番禺置廣
州、梁陳並置都督府、隋置總管府、改南海郡、唐爲廣
州置大都督府、或爲南海郡、唐末置清海軍節度、宋
爲廣州清海軍、後陞帥府、元置廣州路、 國朝改廣
州府、地總百越、山連五嶺、連山隔其陰、鉅海瀦其陽、
中衍沃數千里、南海一都會也、室皆塗塈、家撤茅茨、
俗雜五方、人物富庶、商賈阜通、無異於中州、領州一、
縣十五、府治南海、屬番禺、順德、東莞、 從
化、龍門、新寧、增城、香山、新會、 三水、
清遠、新安。 韶州府。漢平南粵、置曲江湞陽二縣、
連州、連山、隸桂陽郡、統于荊州、東漢置
始興都尉、三國吳、分置始興郡、治曲江縣、劉宋改廣
興郡、陳霸先起焉、隋廢郡屬廣州、唐置番州、治曲江、

尋改東衡州、改韶州、屬嶺南道、已復爲始興郡、五代屬南漢、宋置韶州、屬廣南東路、元置韶州路、國朝改府、地形峭險、居齒江湘咽喉、交廣爲南粤北門、領縣六、府治曲江、屬樂昌、仁化、乳源、翁源、英德、

南雄府。漢三國或屬始興郡、或屬廣州、南漢置雄州、治保昌縣、宋改皓知保昌、興水利導江、民感其德、號曰凌江、隸廣南東路、宣和中陞保昌郡、元改置南雄路、國初改府、爲百越羣蠻之襟會、領縣二、府治保昌、屬始興、

嶺西道。領府二。肇慶府。漢蒼梧合浦二郡地、劉宋置綏建郡、治四會縣、梁置高要縣、隋廢郡、置端州、唐改湞州、或爲高要郡、尋復端州、宋置興慶軍節度、後陞肇興府、改肇慶軍、隸廣南東路、元置肇慶路、國朝改府、北倚項湖、據邕桂賀三江之口、爲五州要地、新興縣唐新州、陽江、恩州陽春、春州也、瘴最惡、領州二、縣十二、府治高要、屬四會、新興、陽春、陽江、高明、恩平、廣寧。德慶州、封川、開建。羅定州、東安、西寧、

高州府。漢高涼縣三國吳置高涼郡、晉分置高興郡、唐爲高州、或爲高涼郡、治電白縣、五代時爲南漢、宋徙治茂

名、元改路、國朝改府、依山爲郡、居兩廣之間、土厚山環、有三水以流其悪、高而稍涼、瘴癘特少、故名、領州一、縣五、府治茂名、屬電白、信宜。○化州、吳川、石城、

嶺東道領府二。○惠州府。

梁置梁化郡、隋爲循州、治歸善、唐以循州屬嶺南道、改海豐郡、宋改惠州、屬廣南東道、後爲博羅郡、元置惠州路、國朝改府、東接梅潮、西連汀贛、爲名郡、領縣十、府治歸善、屬博羅、海豐、河源、龍川、長樂、興寧、和平、永安、長寧、

潮州府。

漢南海郡地、晉分立義安、梁瀛州、隋置潮州、治海陽、唐爲潮州、或爲潮陽郡、五代屬南漢、宋仍潮州、隸廣南東路、元改潮州路、國朝改潮州府、地瀕海、爲閩廣兩越之界、自韓公至潮、八始知書、後爲文物之邦、領縣十、府治海陽、屬潮陽、揭陽、程鄉、饒平、大埔、惠來、澄海、普寧、平遠、

海北道領府二。○雷州府。

秦象郡地、漢爲徐聞、屬合浦郡、梁分合浦郡、置合州、隋仍合州、治海康縣、唐改雷州、曰郡有雷水而名、或曰春夏多雷而名、改海康郡、尋復雷州、五代時屬南漢、宋隸廣南西路、元置雷州路、國朝改府、地濱炎

海多平田沃壤、有海道可通閩浙、俗頗淳。廉州府。秦
領縣三、府治海康、屬遂溪、徐聞、象
郡地、漢置合浦郡、三國吳改珠官郡、劉宋置越州郡
改祿州、又為合浦郡、唐復置越州、改廉州、以郡有大
廉洞而名、後復合浦郡、宋徙州治長沙、改置太平軍、
元置廉州路、國朝改府、地瀕海、鑿山而城、為南韓
窮途、領州一、縣二、府
治合浦。欽州、靈山、海南道。領府一。瓊州府。漢珠
崖儋
耳二郡後併入珠崖、元帝又罷之、東漢置珠崖縣隷
合浦郡、三國吳置珠崖郡、治徐聞、梁置崖州及珠崖
郡、治義倫縣、唐置崖儋振等州、後增置瓊州、治瓊山
縣、後改瓊山郡、五代屬南漢、宋仍瓊州、大觀初置靖
海軍節度、尋廢、元改瓊州路、國朝改府、郡居海島
中、南望連山、若有若無、四州一島中盤黎峒、前瞰清
河、多高山大林、廣袤千餘里、領州三、縣十、府治瓊
山、屬澄邁、安定、文昌、會同、樂惠、臨高
。儋州、昌化。萬州、
陵水。崖州、感恩、廣西古百粵地。東南接廣東。
而風壤氣習特異。山特起而峻。水清而駛。地利物產。

儌贍自給桂林其都會也蒼梧地總百粵雄據南極爲水陸之衝設文武大臣鎮焉府江左江右江貫絡諸郡綿地甚遠而苗夷附據爲寇竊不但古田荔浦數縣桂林府屬苦其蠶食而已潯州大藤峽跨黔鬱二江俱潯州境之間爲諸蠻窟穴伺間出剽急乃擭竄雖有上隆州府屬四寧五屯所在梧州府藤縣境內扼其咽吭然不足制也若興安桂林府屬縣西延六峒在興安境內與武岡州湖廣屬州陽岡接壤猺㺜之爲桂林北境患柳慶柳州慶遠以西則入寨在柳州境內爲盜區洛容懷遠俱柳州屬縣每罹慘毒血[illegible]州柳州府屬其襟喉矣右江一帶惟岑氏今思恩田寧四城各土官俱其

最強。思恩思恩田寧田殘破。旋就。平定。因勢羈縻。可謂上策。南寧太平。控遏兩江。坐躡交阯。自南寧太平西南入約十餘程桂筦保障。其在是乎。分道四。領府十有一。州四十有六。縣五十有七。桂平道。領府二。桂林府。禹貢荊州裔壤秦桂林郡地漢屬零陵蒼梧二郡、三國吳置始安郡、屬荊州、晉屬廣州、宋改始建國、南齊復爲始安郡、梁兼置桂州、唐爲桂州、治臨桂縣、或爲建陵郡、陞靜江軍節度、五代屬南漢、宋仍桂州、南宋陞靜江府、元改路、國朝改府、五管之地、桂爲大、被山帶江、控嶺海、右扼蠻荒、山特起不連、秀麗甲天下、自荔浦以北爲楚、以南爲粵、有中州清淑之氣、若天以之限楚粵云、民淳悍相半、全州仕籍甚盛、領州二、縣九、府治臨桂、屬興安、靈川、古田、義寧、陽朔、永福。永寧州、理定。全州、灌陽。平樂府。周秦漢同、吳以平樂縣屬始安郡、隋廢郡、以縣屬桂州、唐置樂州、治平樂縣、改昭州、屬嶺南道、後改平樂郡、五代屬南漢、

宋仍昭州，屬廣南西路，元改平樂府，國朝因之。居蒼梧始安之間，與清湘九疑犬牙相入，自靜江至梧，下瀧三百六十所，至昭而中分，自昭而上至靜江，不甚險，下至梧，多鋭石灘高水激，爲嶺表襟喉，風俗視沅湘伯仲，多架木爲巢，以避瘴。領州一，縣七。府治平樂，屬恭城、富川、荔浦、賀縣、修仁、昭平。○永安州

蒼梧道領府一。○**梧州府**。○秦屬桂林，漢武帝爲廣信縣，置蒼梧郡，元封中，從交州治之，隋廢郡爲縣，屬封州，唐屬靜州，尋以縣置梧州，改蒼梧郡，五代屬南漢，宋仍梧州，元改路，國朝改府。地總百粵，山連五嶺，前引長江，北皆原阜，爲南極水陸之衝，今爲兩廣重鎮。領州一，縣九。府治蒼梧，屬藤縣、岑溪、容縣、懷集、鬱林州、博白、北流、陸川、興業。

左江道。○**領府三**。**南寧府**。○秦桂林地，漢鬱林郡之領方縣地，晉分置晉興郡，唐置南晉州，改邕州，屬嶺南道，天寶初改朗寧郡，後復邕州，置建武軍節度，宋仍邕州，隸廣南西路，改永寧軍，元改南寧路，國朝改府，內制廣源，外控交趾，襟帶九洞，唇齒列城，地勢險阻，人性輕悍，商賈叢集，民物茂康，爲列郡稱首，

宋，狄青平儂智高，留襄漢壯子弟鎮之，故邑多襄漢人，語言頗同。領州三，縣四，府治宣化，屬武緣、隆安、永淳。○橫州、○上思州、○新寧州、

潯州府。秦桂林郡地，漢屬鬱林、蒼梧二郡地，梁分鬱林置桂平郡，隋廢郡爲縣，唐始置潯州，治桂平，已改潯江郡，宋省，尋復置，元改潯州路，國朝改府，左黔右鬱，合于山之麓，曰潯水，封域廣袤，有三州之地，雖古荒服，沃壤頗多，民淳。領州一，縣三，府治桂平，屬平南、貴縣、○武靖州、

太平府。古南粵地，漢交阯郡，晉以來，夷獠居之，唐隸邕州都督府，宋平嶺南，於左右二江溪峒，立五寨，其一曰太平，與古萬遷、隆永、平橫山四寨，各領州縣洞，屬邕州，建武軍節度，元置太平路，於麗江，以控制左江溪峒州縣。國朝改太平府，壤連交趾，峻嶺拱朝，長江環遶，俗淳。領州十五，太平、思陵、安平、養利、萬承、左州、全名、鎮安、思同、茗盈、龍英、結安、結倫、都結、思城，縣四，崇善、陀陵、羅陽、永康、

右江道。領府五，軍民府一。

柳州府。秦桂林郡地，漢鬱林郡，三國吳，後屬桂林，後析置馬平郡，梁兼置龍州，治龍江，

隋徙治龍江北尋廢以馬平縣置象州唐置昆州治
馬平縣尋改南昆州貞觀中改柳州屬嶺南道改龍
城郡後爲楚馬氏所據五代時屬南漢宋仍柳州屬
廣南西路徙治龍江元置柳州路　國朝改府復徙
治馬平地多奇石平地忽起數百丈鎮壓諸蠻爲越
駱都俞俗近全永醇領州二縣十　府治馬平　屬
洛容、融縣、懷遠、柳城、羅城、來
賓、○象州　武宣○賓州　遷江　上林、慶遠府○秦象
郡、漢交趾日南二郡界、後淪于蠻、唐始置奧州、改宜
州治龍水縣、後改龍水郡、屬嶺南道、復宜州、五代時
爲楚馬氏所有、後屬南漢、宋爲宜州、屬廣西路、宣和
初置慶遠軍節度、後改慶遠府、元改路、　國朝復爲
慶遠府、控扼蠻夷、置守戍、爲嶺南要害、領州四、縣六
府治宜山、　屬天河、○河池州、　思恩、　河池、
忻城、○南丹州、　荔波、　鎮安府○漢屬交趾唐隸邕州
○東蘭州、○那地州、　都督、宋于鎮安洞建
右江鎮安軍民宣撫司、元改路、　田州府○宋始置、元改
國朝移建、廢凍州、改鎮安府、　爲路、　國初
改府土官、地富饒、列郡莫及、土官岑氏、因　明
以叛廢、後討平、降州、復改府、縣一、　上林、思明府　左

邊世土官領州六、近祿州西平没入安南、止四、思明、上西石、下西石、忠州、縣一、憑祥、○直隷布政司府一、州十、長官司二、○思恩軍民府、漢屬交趾郡、唐置思恩州、隷邕州都督府、宋隷邕州、元屬田州路、國朝改思恩軍民府、○江州、屬羅白、泗城州、屬程縣、奉議州、向武州、屬富勞、思陵州、利州、龍州、都康州、憑祥州、歸順州、皆土官　長官司二、上林　安隆、

雲南古梁州裔境也。崇岡巉巘。激澗縈紆。金碧米鹽之產。號稱精瞻而雲南一都會也。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並皆沃壤。然元(元江)安(臨安)路。納交阯。金(金齒司後改設永昌軍民府、)騰(騰衝)地。擁諸甸。瀾滄聯絡寧(永寧)麗(麗江)曲靖彈壓烏蠻。(四川烏撒烏蒙等府、)王公設險於斯要矣。而武酋大者元江。武定。景東。麗江。小者姚安。北勝。鄧川。霑益。(鄧川屬大

理、霑益屬曲靖俱州、並以兵力稱雄。而滇境粗安。則沐氏黔國公、世有勞焉。尋甸上下。風土絶異。兵衛漸踈矣。故諸羅武定東川等族俱羅夷構釁相尋。而木邦孟密。不聞悔禍。咎在撫綏失策。無制置可言也。其東境則曲靖之牂牁江。達廣東。西境則北勝之金沙江。達四川。其北境陸行關索嶺。達貴陽。今獨走貴陽爲孔道。稍直兵梗。坐令隔絶東西二道。宜闢以待事。大都滇南城郭人民。勇居十八。緩則蜂蟻屯聚。急則豕突鴟張。而萬里援窟。頗難得人。苟撫循澀燠。相與休息。固可坐而定也。今道四。領府十有三。州三十有八。縣十有五。

安普道

領府一。軍民府二。雲南府。古徼外西南夷僰鳩烏獠所居地、其地有滇池、周廣五百餘里、合盤龍江黃龍溪諸水、滙爲池、中產不鉢蓮花、盤千葉蘂、下流金沙江、源廣末狹、似倒流、曰滇池、亦曰昆明池、楚莊蹻畧地至滇池、因自王其地、秦頗置吏焉、漢武帝欲伐滇、於長安西南穿昆明池象之、習水戰、竟降滇、遂置益州郡、蜀漢改建寧郡、又分置雲南郡、晉宋齊因之、隋置昆州、唐因之、後爲南詔蒙氏所據、改善闡府、歷鄭趙楊段氏至高智昇、世有其地、元改置中慶路、國朝改雲南府、東距僰東南屬交趾、西抵伽佗、北接吐蕃、東北際黔巫、爲西南要地、俗勇捷、不鞍而騎、勤耕務實、敬釋誦經、死不葬焚、交易用貝、椎髻編髮、領州四、縣九、府治昆明、屬富民、宜良、羅次、。晉寧州、歸化、呈貢、。安寧州、祿豐、。陽昆州、二泊、易門、。嵩明州、

曲靖軍民府。漢益州郡、味縣地、蜀漢置建寧郡、後分置興古郡、治律高、晉屬寧州、後爲西爨地、隋置恭協等州、唐置南寧州、治味縣、改恭州爲曲州、分協州置靖州、屬戎州都督府、後沒於南詔大理段氏、磨彌部、元改爲曲靖路、陞宣慰司、國朝改曲

靖軍民府、官全設、領州四、縣二、府治南寧、屬尋亦佐。○霑益州。○陸涼州。○馬龍州。○羅雄州、屬尋

甸軍民府。古滇國地、後爲益源部、爲新丁部、爲仁德部、元置仁德萬戶府、國朝改尋甸軍民府、川原平衍、可耕稼。

臨沅道領府四軍民府一

臨安府。漢置句町縣、屬牂牁郡、蜀漢屬興古郡、晉屬寧州、唐爲羈縻牁州地、屬黔州都督府、後爲南詔蒙氏、爲大理段氏、其後或屬善闡、或屬阿楚、元內附、置臨安路、屬宣慰司、國朝改臨安府、領州四、縣四、長官司九。○建水州、石屏州、阿迷州、寧州、屬縣通海、河西、嶍峨、蒙自、屬長官司納樓、教化、王弄、虧容甸、溪處甸、思佗甸、左能寨、落恐部、安南、

澂江府。漢置俞元縣、屬益州、蜀漢屬建寧郡。梁屬南寧州、隋屬昆州、唐末沒于蠻、元置澂江路、屬雲南行省、國朝改澂江府、領州二、縣三、府治河陽、屬江州、陽宗。○新興州。○路南州、邑市、

廣南府。宋特磨道儂氏居之、元置廣南西道宣撫司、國朝置廣南府、地險固、領州一、富州、

廣西府。古滇國東南境、漢益州牂牁郡地。東

漢屬典古郡、晉屬寧州、唐東爨烏蠻等部所居、為羈縻州、隸黔州都督府、後為南詔蒙氏師宗彌勒二部、大理段氏莫能制、元內附、置廣西路、國朝改為廣西府、東職廣西、南距交趾、地幽阻、蠻四種、曰黑爨、曰僰、曰土獠、曰白子、領州三。○師宗州、彌勒州、維摩州、○元江軍民府。古西南夷極邊之境、元始內附、置元江萬戶府、國朝改軍民府、領因遠羅必甸長官司、○新化州直隸省、洱海道

領府六、軍民府二。○楚雄府。漢益州郡地、晉置安州、尋罷入寧州、唐置傍望丘覽等州、後沒南詔、沒蠻、元內附、置威楚萬戶府、改路、置宣撫司、國朝改楚雄府、山川清秀、壤土肥沃、有鹽井之饒、南職金齒、北距羅婺、東接昆若諸郡、西連大理、為大部、與漢僰同風、領州二、縣五、府治楚雄、屬廣通、碍嘉、定遠、○南安州、鎮南州、蒙化府。名滄江、土官設通判、永寧府。接吐蕃、險阻、土官、領長官司四、刺次、革甸、瓦魯、香羅、順寧府。蒲蠻地、元始內附、土官、設通判、鎮沅府。古西南極邊、南詔銀生府地、元內附、屬威遠州、國朝置鎮沅州、陞府、領祿谷寨長官司、

景東府。古南梧地、元始討平置開南州、國朝改景東府、土官、設通判、地極邊民皆夷、田皆秫、不通漢書、用緬字、姚安軍民府。漢爲弄棟縣、屬益州、蜀漢屬雲南郡、唐置姚州都督府、後沒蒙氏、段氏、元陞姚安路、國朝改軍民府、崇山脩谷、平轄廣川、爲要會、領州一、縣一。○姚州、大姚縣、武定軍民府。古烏蠻羅婺部地、元始内附、隸羅婺萬戶府、改武定路、國朝改軍民府、領州二、縣三。○和曲州、元謀縣、南甸縣、○祿勸州、石舊縣、

金滄道領府二軍民府二。大理府。漢益州郡、嶲地、唐葉榆縣境、東漢分屬永昌郡、蜀漢分葉榆屬雲南、晉屬寧州、宋梁陳置雲南永昌郡、屬寧州、唐置姚州都督府、其後蠻蒙舍詔、皮羅閣并蒙嶲詔、越析詔、浪穹詔、澄聯詔、浪施詔、五詔合爲一、號南詔、治大和城、號大蒙國、後徙羊苴咩城、今府治也、後更號大理國、元收附、置大理路、國朝改府、有點蒼山亘三百餘里、山巓有高河深不可測、蒙氏封爲中岳、洪武中、沐英征大理、出山後、克其城、地廣險、爲南詔都會、領州四、縣三。府治大和、○趙州、雲南、○鄧川州、浪穹、○賓川州、○

雲龍州、**永昌府**。古哀牢國、漢置不韋縣、東漢置瀾滄郡、改永昌郡、蜀漢及晉爲永昌府、唐屬姚州都督府、後沒於蠻、元置金齒宣撫、國朝立金齒衛軍民指揮使司、後改永昌府、俗以金裹兩齒、曰金齒、居諸葛營者皆舊漢人、衣冠禮義悉效中土、領州一、縣二、安撫一、長官二、府治保山、屬永平○騰越州、路江安撫司、鳳溪施甸長官司、**鶴慶軍民府**。越析詔之地、元內附置鶴州、後陞鶴慶府、改路、國朝爲軍民府、領州二、○劍川州、○順州、**麗江軍民府**。漢越嶲益州二郡地、東漢兼屬永昌、唐屬嶲州、唐沒于蠻、爲越析詔地、元改麗江路、國朝改軍民府、在雪山南、爲大理要害、領州四、通安州、寶山州、蘭州、巨津州、縣一、臨西**直隸都司瀾滄衛**。漢開博南、行者愁怨作歌、所謂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瀾津、渡瀾滄爲他人者也、元北勝州地、國朝屬鶴慶府、置衛、領北勝蒗蕖永寧三州、後領州一、蒗蕖州、直隸宣慰司五、府二、宣撫司三、州四、宣慰司、曰車里、在滄浪江南、近交趾、曰木邦、名孟都城、曰孟養、名香柏城、極險、曰緬甸、有金沙江、有城郭室廬

舟筏、用貝葉書、曰八百大甸、曰老撾、皆自古不通中國、元　國朝始內附、　府曰孟定、曰孟艮、宣府司、曰南甸、曰千崖、曰隴川、隴川者、元麓川路也、正統中、思任發叛、革宣慰司置之州、曰威遠、曰灣甸、曰鎮康、曰大候、他復有長官司之屬

貴州西南夷羅施國古鬼方俗頗同滇南而山箐峭深水不停滀土無貨殖貧瘠已甚官戎歲費仰之他省加以兵荒匱乏弗繼況省城會區思尺夷土故泗城廣西土官衙門恣其狼吞伺竊外戶則守在永寧名州芒部今鎮雄府盤踞廣土蹲伏北藩則憂先畢節若思南石阡銅仁數郡界在鎮筸鎮遠筸子坪俱長官司隸湖廣西播西陽宣撫司播州宣慰司俱隸四川夷峒之間地雜東川烏蒙諸部俱四川軍民府師旅繹騷與湖廣四川同其災害且水西普

安凱里俱土官諸酋富甲他克地連肘腋而爭疆奪職。乃其兵端然夷虜自相剪伐。貴在因俗以時撫定不足煩

國家力也。分道四。領府八。州六。縣七。貴寧道貴州宣慰司。古八番大萬谷鴨水之地、領衛五、貴州、畢節、赤水、烏撒、永寧、領長官司十司治貴竹長官、水東、中曹、底寨、青山、劄佐、乖西、龍里、白納、養龍、威清道領府一衛六。貴陽府。苗獠雜居、成化中、建程番府、領長官司十二、改貴陽、長下、常番、方番、洪番、臥龍、金石、小龍、大龍、羅番、盧山、上馬橋、小程蕃、盧番、衛。威清、平壩、安莊、普安、普定、安南。都清道領府三軍民府一衛六。鎮遠府。知府流官、判推土官、領縣一、鎮遠、施秉、長官司二、偏橋、邛水。黎平府。在夜郎傍與湖廣五開銅鼓二衛同、

地縣一、永從、長官司十三、西山、洪舟、潭溪、八舟、古州、湖耳、亮寨、曹滴洞、歐陽、新化、中林驗洞、赤溪、龍里。都勻府。領州二、麻哈、獨山、縣一日清平、長官司八都勻、邦水、樂平、合江、平州、平浪、平定、豐寧、衛。都勻、新添、平越、龍里、清平、興隆、

思石道領府四。思州府。台蓬野雞地領長官司四、都坪、都素、黃道、施溪

思南府。古牂牁地寧夷思州故城縣二、婺川、印江、領長官司四、水德、蠻夷、祐溪、朗溪、銅仁府。近湖廣苗賊、領長官司六、銅仁、提溪、省溪、烏羅、大力山、平頭著石阡府。古夜郎地日陽明綏陽領長官司四、石阡、龍泉、苗民、葛彰、州。鎮寧、獨山、縣清平、麻哈、定番、普安、永寧、安順

記載家言。

高皇帝嘗披輿地圖臨觀。侍臣前贊言。國家輿地之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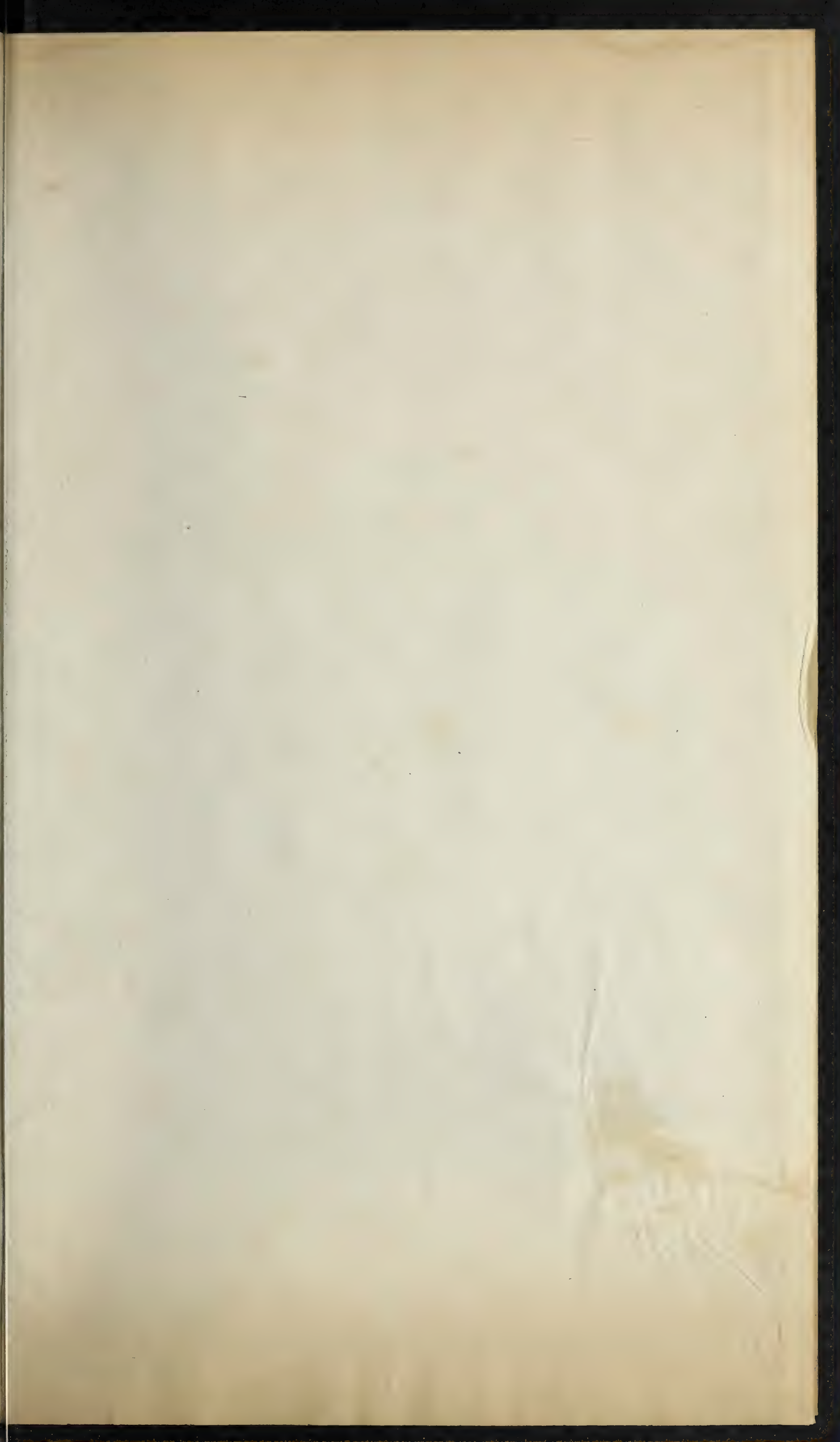
在古希有也。

上憮然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朕其懼焉。昔紂以天下亡湯以七十里王。興亡在德豈嘗繫地哉。猗與

天子之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函史下編卷之二





函史下編卷之三

明盱郡鄧元錫著

人官考

自咎繇矢謨。無曠庶官。亮天工於人官。惟說命。總百官。曰明王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則知人官之設。代天工而立民命。依古初而來。伏羲氏以龍紀。故以龍名官。共工氏以水紀。故以水名官。神農氏以火紀。故火師火名。黃帝有雲瑞。故雲師雲名。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以鳥紀。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也。

伯趙氏司至也青鳥氏司啓也冊鳥氏司閉也蓋主於若天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一主於鳩民而五雉爲五工正九扈爲九農正民生賴焉自顓帝以來不能遠紀乃紀於近爲民師命以民事唐堯之世首命羲和欽昊天以授時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及舜受終申命禹以司空宅百揆棄后稷契作司徒敷五教皐陶作士正五刑垂共工伯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典樂龍納言爲九官首咨岳宅揆重百揆也百揆於虞爲冢宰統百官庶采寄焉九疇

昇焉舜相堯都之故茲以命禹稷農官農天生德天民之大命也故次命稷播百穀富而敎然後民親遜而以其天全故次命契刑弼敎故次命臯陶工作成器爲天下利故命垂而治人之道畧備然後若上下草木鳥獸而命益民康物毓無不順治也而後禮樂興焉故咨岳而命夷夷讓而命夔三禮者事天神地示人鬼之紀也夙夜肅肅祗祗威威敬正亶內清明在躬然後恒與神明居是禮之本也樂也者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是化之成也夫讒說之爲天下禍烈矣變亂視聽殄絕善

行震驚有衆不塱則治毀于成故命龍納言納言者典司上命司下復逆而出納之而防之者也乃其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敦德允元而難壬人蠻夷率服食者民之天時者食之天司民牧者之本也柔遠附遠能邇附邇帝者於遐邇一體也乃其篤有德忱仁人於壬邪防乎防焉故邦國乂而守在四夷大哉洋洋乎九官十二牧之命也曰惟時亮天工故岳牧九官罔非天工咨牧命官一主於亮工此虞帝所以恭已穆清無爲而以萬邦寧之道也萬世治官之統繇之矣蓋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后倍之

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殷制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司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典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五官致貢曰享五官之長曰伯千里之内爲王畿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六十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

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今曲禮王制所述其畧也武王克商以五等列爵以三等分土以賢建官以能位事告武成而命焉爲宗周治綱其後成王幼周公輔王四征弗庭六服承德歸于宗周乃董正治官作周官官三百六十屬上法乎天行立太師大傅太保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立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重道本也王心王躬思慮聰明宥密平康得天地泰與陰和陽動靜順軌好惡以平發斂消息與時偕行省日歲在天毋失其當秉道握符以中爲常故師嚴傅密而保親而後王能以

道寧立三少。貳公也。公尊重。不可以有瀆。公有貳。而後道可以意盡也。故雖天子。必右師也。以有尊也。必有辨也。以有輔也。主於道。不及以政。然後志凝於神。而專之於道。通神易之原。調精禮之微。是道本也。論官者先諸此。乃建六官。其書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擾邦國。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乃立秋官司寇。使帥

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乃立冬官司空。使帥
其屬而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國。天官者。象天所立之
官。天統萬物。冡宰掌邦治。總百官。均四海。曰天官掌
建邦之六典。曰治典。曰敎典。曰禮典。曰政典。曰刑典。
曰事典。而五官統焉。故周易會乾象天。坤者天之配。
元亨利貞其行也。象此者也。以八灋治官府。曰官屬。
以舉邦治。官職以辨邦治。官聯以會邦治。官常以聽
邦治。官成以經邦治。官灋以正邦治。官刑以糾邦治。
官計以弊邦治是也。以八則治都鄙。曰祭祀以馭其
神。灋則以馭其官。廢置以馭其吏。祿位以馭其士。

賦以馭其用禮俗以馭其民刑賞以馭其威田役以馭其衆是也如是而加之以八柄詔王貴賤予奪廢置而生殺之宰統百官之道也以八統詔王馭萬民而以九兩繫之九職任焉八統曰親親曰敬故曰進賢曰使能曰保庸曰尊貴曰達吏曰禮賓九兩曰牧以地得民長以貴得民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宗以族得民主以利得民吏以治得民友以任得民藪以富得民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

臬八曰臣妾聚歛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宰治萬民之道也以九職任之功而歛之於郊甸縣
都關市山澤曰九賦職外無貢也以九賦所入之財
而均節之於祭祀賓客荒喪羞服工事幣帛芻秣匪
頒好用曰九式賦外無式也又以九貢致四方萬國
之財而一之於經用式外無用也宰制國用之道也
百官輻輳並進宰握樞曰統四海碁布環列宰平晝
曰均萬民星共傒治宰時乂曰紀故六典大典也統
天道該王事是有相之道也而並列於六卿乾坤與
六子並列於八維冢宰與五官並奏於六職其義一

也地官象地所立之官地配天任養萬物司徒配天官主地主民徒而教擾之曰地官掌建邦土地之圖與人民之數制畿疆而溝封之以土會之法辨地之物生以知民之恒性而施十有二教焉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以樂教和則民不乖以儀辨等則民不越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以刑教中則民不虣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以度教節則民知足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此十二物者大司徒之所以教也不養不可以動則有保息六

以養之。曰慈幼。曰養老。曰振窮。曰恤貧。曰寬疾。曰安富。不安不可以養則有本俗六以安之。曰媺宮室。曰族墳墓。曰聯兄弟。曰聯師儒。曰聯朋友。曰同衣服。而又頒職事十有二以登之。設荒政十有二以聚之。散財。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眚禮。殺哀。蕃樂。多昏。索鬼神。除盜賊。使民饑而不害。有安土而無流亡。是安擾之始也。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倍行者刑。為鄉八刑以糾之。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友之刑。三曰不睦之刑。四曰不婣之刑。

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刑糾行。行徵實也。糾造言亂民。僞亂眞也。德與藝不糾。德中藏。未易知。藝底於性。不可強也。是安擾之道也。又盛而漸於化。以五禮防民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民情。而教之和。而安擾成焉。故地官卿配天也。宗伯。象春所立之官。春。天地之和也。宗伯掌建邦之五禮。以治神人。和上下。曰春官。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以九儀正邦國之位。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諧萬民。致百物。是

宗伯之事守也。蓋虞廷秩宗典禮。夔典樂。龍納言。周皆統春官。司馬。象夏所立之官。天。日暄雨潤雷奮。諸莫盛於夏。夏。大也。司馬掌邦政。張皇六師。赫赫濯濯。而後能以萬國寧。日夏官。譬則夏之日乎。伊可畏而助長物也。抑雷霆乎。時雨乎。殫迅疾而震動優渥。又過化不留也。夏。盛德在火。兵。猶火。火烈具舉。而民勿之有犯也。夏官。卿之道也。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之。設儀辨位以等之。進賢興功以作之。建牧設監以維之。制軍詰禁以糾之。施貢分職以任之。簡稽鄉民以用之。均守平則以安之。比小

事大以和之。是政之大紀也。於是乎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而令其賦。以四時之田。習苗蒐獮狩之法。而治其軍。其馮弱犯寡也。則眚之。賊賢害民也。則伐之。暴內陵外也。則壇之。野荒民散也。則削之。犯令陵政也。則杜之。至賊殺其親。放弒其君。外內亂。禽獸行。則正之殘之而滅之。是九伐之法也。是司馬之事守也。秋官象秋所立之官。秋。揫斂。司寇義刑義殺。驅而納之善。曰秋官。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一曰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曰野刑。上功糾力。曰軍刑。上命糾守。曰鄉

刑。上德糾孝。曰官刑。上能糾職。曰國刑。上愿糾暴。是五刑之綱也。凡民之有罪過。未麗於法。而有害於敎者。以圜土聚敎之。施職事焉。甚者坐諸嘉石。役之司空。凡遠近惸獨老幼。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諸肺石。聽其辭。以告而達之。其萬民之獄。以兩造而禁之。其訟。以兩劑而質之。獄入束矢。訟入鈞金。然後以五刑聽之。用情訊之。以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而察之。至於旬。乃弊之。要成讀之。與衆聽之。而後以八辟麗邦法。而附之刑。以三刺斷邦刑。而求其中。八辟者。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三刺

者。訊群臣。訊羣吏。訊萬民也。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大哉乎。夏官之董兵曰政。秋官之制刑曰禁也。明兵設而不用。刑有禁。欲毋犯也。王德之至也。虞廷蠻夷寇賊均屬士。蓋兵刑兼之。中古政刑繁嘖劇矣。故司馬專兵。司寇專刑焉。冬官。象冬所立之官。司空篇今亾。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太宰事典富邦國。任百官。生萬民。而均統於天官。天官六十屬。少宰其貳也。掌宮刑。治王宮之政令糾禁。夫天下之政令風教。未有不自王宮始者。其奢儉汰約之原。治亂分焉。故憲宮刑。所以肅君

心之敬。而格非心之萌也。太宰統焉。而職不列。先之
則後陽治。後之則慢王宮。於少宰著之。宮正宮伯。主
王宮之宿衛左右。內宰內小臣。主后宮之內政。若左
右也。膳夫。主食酒正。主飲。宮人。主六宮六寢之脩。典
婦功。內司服。主衣服。醫師。主疾病。王后世子之所服
御也。宮中府中。合爲一體。而冢宰統焉。罔或有一事
一物。出他門。違式法者。所以輔王及王后。率繇於天
道。而端其本也。宰制國用。太府。列職掌出入之權。宰
統百官。司會列職。贊聽治而會其職。六十屬。皆在上
之事。天覆之象也。地官六十屬。主土地民徒敎養之

政令。六鄉多士。故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詳於教。六遂多農。故遂大夫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而下。詳於養。鄰長位下士。自長而上。登一級。至鄉大夫而爲卿。司市。教市也。司門關。施教於門關也。師氏。保氏。主輔王職。詔王慝。而教其左右也。司諫。司救。董畿內之教也。地也者。土也。載師。任土也。土均。均人平土也。封人。制畿封之土。虞衡。主山林川澤之土也。倉廩土所出。牧人。蕃育犧牲。土所產也。牛。土畜。牛人掌之。國有大事。司徒共之。六十屬。皆邦本之事。地載象也。春官屬六十。禮莫嚴於事天。天府。天重器之藏

也。大卜。筮人。占夢。眡祲。馮相保章。致寅清之德。以聽命於天。而和同天人之際者也。典命典瑞。司服。巾車。司常。禮之秩敘也。鬱人。司尊彝。司几筵。司禮之器也。巫祝。致禮之辭也。諸史。守禮之官也。大司樂屬焉。樂。所以和禮。教王世子及國子以禮樂者也。世婦。內外宗。主王六宮之禮。都宗人。家宗人。主家削縣都之禮者也。送死大事。冢人職喪專之。雞。木畜。雞人掌之。春官共之。六十屬。合敬同愛。春生象也。夏官屬六十有三。量人。遂人。主制畿封國也。職方氏。主施貢分職也。都司馬。家司馬。主簡稽鄉民也。司勳。司士。諸子。主進

賢與功也。皆邦政也。大僕節服氏。[illegible]王正事也。司士正朝儀之位。正朝廷百官也。九伐正萬國也。服不氏而下。正及禽獸也、司甲。司兵司弓矢。皆兵之所有事。馬質較人。軍之所駕乘也。戎僕。主車御。司右其右。射人其左。皆車之所有事也。於是乎有虎賁旅賁。主輦轂以衛王。掌固。司險掌疆。主設險以守邦。而又有訓方。懷方。匡人。撢人。喻王德。達下志於上下。而消患於未萌。此王者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司爟主火。火夏氣也。小子。羊人。主共羊。羊火畜也。弁服。冒服。夏象也。六十屬萬物各正夏長之。豢也。秋官六十屬

司刑司刺掌囚司厲司圜皆刑官。遂士縣士方士訝士朝士。各掌其地之刑者也。布憲。主警戒禁暴氏而下。主糾察。司約司盟主結信。皆禁於未發刑期無刑也。司民。主民數屬之若曰民。天之命王者之所天也。主刑者。民之司命。用可無慎乎。大行人掌邦國之交朝大夫都則都士。主圻內都家之法者也。冥氏已下十二官。刑及于禽獸也。職金犬人屬焉。金秋氣。犬金畜也。六十屬皆主裁物之過。秋殺象也。冬官屬今以考工記三十二工其屬與。豈當有善景相覩上。以造理四方。如傳所稱召伯世執其功者與。天文東井主

水衡。豈當有匠人。主瀦治溝洫。通津梁。為水土治與。立政有準人。象水。象繩直。禮有嗇人。主收藏積聚。為封守鍵閉。豈其屬與。鹽水所自出。而利溥宜亦有專官與。然不可考矣。王昭明云於是乎六官各率其屬。各敬官慎位。倡九牧。以覆承生長而收藏之。彌綸宥密。如天宇之六合。而五等之國。又各設其孤卿大夫士。序宣其下。一依之以建官位事焉。於是乎五服羣后。各以其方入見。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而天子時巡觀焉。此周王奉若天道。建天官以理天下。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是故井牧始於黃帝。而九夫

經野之法。至是而大備。衣服昉於陶唐。而九畿封國之制。至是而益詳。典刑倣於有虞。而五刑五罰之制。至是而纖悉具矣。故合兵農於田井。基教養於鄉遂。育俊造於學校。大之而祭祀朝覲冠昏喪紀師田行役之法。次之而車旗圭璧衣裳冠冕之制。小之而登龜取魚措鱉攻蠱水化火化之事。靡不在焉。上自王躬后宮以至於郊社宗廟。邇自朝廷圻甸以被於九服四海。六官各有常矣。而共聞其政。六職各有務矣。而共理其事。譬之則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固各有其官。止耳之所注。目必營焉。手之所探。足必

前焉癢疴搔抑固未始不通爲一體而喻於不言也。孔子歎之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文中子歎之曰。先師以謂王道極是也。千載而上聖人在上者未其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者有所持循矣。後官失道散。而諸侯大夫競於僭陵。恣於竊攘。於是乎有春秋。故時之有春秋。自周官之失始也。孔子之作春秋也。屬辭比事。一正之以舊典禮經。欲以復天地四時之官。世陵遲。莫能用。而戰國諸侯惡其害已。并其籍而去之。秦不師古。好戰攻。設爵級以勸武力。成其并吞。既得志。而終已不改。罷侯置

宗設太尉主五兵立丞相總百揆又置御史大夫貳於相終隹兵尚刑程吏事爲功能也然㓕亡亟矣漢興制官多仍秦舊取趨時便事初置一相曰相國掌承天子理萬幾置御史大夫副之而太尉主南北軍護諸將皆秦官孝惠呂后時置左右相奪太尉權畀諸呂諸呂掌南北軍而亂作丞相平太尉勃相與恊計謀誅之則將相會和之力也文帝旣踐阼復相太尉之舊三年罷太尉官其後時以事制事已輙罷而相權益重以專上謁者鄧通方盛寵而丞相嘉得以節召至頓辱之則其驗也景帝時御史大夫錯以刻

漸用事。事多從關決。已又爲上畫削七國權。丞相弗問由。而錯竟以誅。是時漢法。諸將皆起軍功得侯。又常以列侯有功得相。至武帝時。高祖之列侯功臣嚮盡。而天子方垂意於文學。得菑川人公孫弘。儒雅有文。大悅之。於是徒步起布衣。不數年至宰相封侯。而官丞相封侯。自弘始。後踵爲故常。巳天子銳意武功。又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示尊寵。蓋文武並用。而不主故常者如此。先是御史大夫與丞相稱兩府。而御史府有兩丞。皆秩千石。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領侍御史十員。受公卿所尚書。及是天子益明察務

遠畧內防猜丞相御史所爲擅國柄自予也於是九卿得更進用事丞相徒齷齪取充位又招選文學材智之士令侍中待詔事至得舉白令援經書古法雜難之與大臣相糾詰大臣屈焉已又以宦官主中書奏白上乃下兩府行之又性嚴峻多誅殺而丞相御史往往得重譴坐誅公孫賀以太僕得引拜至頓首涕泣不肯受印綬其痛急至於此先是漢法丞相見上上御坐爲起在輿爲下至是賀蒲伏祈哀請自免上意忤自引竟起去賀不得已乃退盖禮貌薄甚矣已竟不免其後霍光以大司馬領尚書事於是大司

馬至散騎諸吏筦機要者爲中朝官自丞相而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官迨光受遺輔政丞相獨建空名於百僚之上每大議冠百僚具奏上而事趣决於大將軍葢相權盡矣宣帝起民間在位知霍氏專橫以過誅滅之而詔大司馬不得冠將軍已。魏丙相繼爲丞相任政尊重漢治勃然中興是時御史大夫望之以日食引咎言陰陽不和罪在臣等上以其意輕丞相不憙也望之因遂絀其重相如此成帝時御史大夫武爲上言古民淳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而猶則天三光備三公之官各有分職今末俗益弊政事煩

多。宰相之才。遠不逮古。而一人獨兼三公之事。此大化之所以未洽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位。分職治政。以考功效。於是拜曲陽侯根爲大司馬。而武自御史大夫改大司空。祿奉比丞相。爲三公。蓋三公爲丞相自此始。非久。司空博上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高帝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歷載二百。天下安寧。今更大司空。與丞相同位。非所以隆聖德重國相也。願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爲百寮長。自臣始。詔從之。非久。而哀帝改丞相爲大司徒。復置大司馬大司空。應三公之名。實本武初議。然其議亦獨謂三

公各有分職闇論道之任而以周六卿司馬掌邦政

司徒主民司空主土者當之葢沿牧誓三卿而誤也

名實紊矣大將軍若前後左右將軍自周末有之以

將兵得名而國權重在兵呂后時以呂祿為上將軍

示握兵尊重制朝權文帝以外藩入踐尊以宋昌為

衛將軍薄昭為車騎將軍入宿衛至武帝尊寵大將

軍青以將軍秦官薄之倣周官司馬置大司馬冠大

將軍之號又設車騎驃騎左右將軍副之而大將軍

特重博陸受遺因用廢立天下莫能難至成帝尊用

舅氏陽平侯鳳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任政其

後兄弟繼起在位筦朝政威權出呂霍上天下寒心哀帝卽位王氏列侯罷就國而寵幸人董賢至以爲大司馬復印綬官屬位司徒上事益悖驁帝暴崩莽遂起大司馬入柄國置三公官而莽以大傅充三公尋以安漢公備四輔已復以宰衡位王公上而內移漢祚矣原厥所以以外戚握兵專政之日久而帝暴奪之不以道趣之成也世祖中興憤數世之失柄罷丞相太尉官不置踵西漢末設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爲三公尋改司馬爲太尉名三公析一相而三然獨責之綜庶務下親吏事奪之權先漢丞相有長史

有司宜舉劾不法。至是罷不設而事歸於尚書。至明帝特東平王蒼。以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錄尚書之名始於此。三公權益奪。每天子初立。獨擇重臣倣古天子諒闇冢宰總百官事。令以太傅錄尚書。非久輒省。相道益蔑。乃獨以都重位食厚祿。有災異輒策免甚且令自裁。冀以塞天變也。豈不謬哉。尸其位者。詎不痛哉。自秦置尚書。禁中通章奏。少府令四人於殿中發文書。漢興。公卿因少府以白事。故尚書與中書謁者黃門。皆爲少府屬。自武帝游宴後庭。妨士人入內始用宦者主中書。謁者任以彌重。太史掌天官。受天下計書。太史公父

子繼爲之、後太史公以李陵故、宣帝察察核以名實。而
論腐刑因得爲中書令是也、
宦官弘恭石顯。以便慧凭中書。迨孝元彌寵。以中書
令。比周用事。轉移上心意。而熒惑其聰明。蕭望之白
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當之更置士人。竟爲
所傾詆。自裁死。天子痛悼。而終莫之能罪也。於是丞
相御史帝師傅。多爲所擠構。㸃免。成帝初始罷中書
宦官。置尚書五人。尚書僕射一人。掌圖書秘記章奏。
實始用士人。而其任猶輕。至後漢事皆關決於尚書。
而妙選士人有名德負時望者充之。於是尚書得與
人主參可否。謨王體國。巳詔尚書侍中黃門諸宦。不

以職屬。於是李固以爲出納王命。賦政四海。爲王喉舌。比天之有北斗。而後世尚書令。及左右丞僕射。遂爲端揆之位始此矣。和熹在政。始復用奄人典中書。出納王命。於女主易親。其後用族姓握與密。已益漫衍。已又領鹽官。又其後領羽林。典宿衛兵。於是尚書之權。盡移之奄尹。得封侯襲爵爲將軍。而禍亦汰烈也。桓帝時。司徒秉劾中常侍覽有章。尚書詰其越奏。至以謂三公察外。御史察內。爲當然而忘其本也。豈不悖哉。大都政權不能一日無所屬。在朝廷則治。在臺閣則亂。在閹宦則亡。朝廷失而臺閣。臺閣失。而奄

宦勢激使然。又曷怪焉。建安中。曹操實後始置丞相。以大枋自予。自尚書令而下。徧置其私人。又都督中外諸軍。則盡先漢權重諸職。身都之。而漢亾本漢初。惟丞相太尉。並列爲將相。後御史大夫與相稱兩府。而罷太尉官。其後太尉爲大將軍秉國。東漢則三公爲相。而邦事專於尚書。古重論道。相兼道與法而有之。後天下政務筦於章奏。故權在御史。已遂爲尚書中書。而兵權所在。威重莫比。故大將軍重焉。而周官道揆法紀之遺意。蕩然盡矣。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高帝初、置一丞相、已更名相國、孝惠置左右丞相、文帝復一丞相、世祖更名大司徒、後去大、府有兩長史秩千石、武帝置司

亶、秩比二千石、佐丞相、舉不法、東漢省掾三十一人
令史及屬三十六人。○太尉、秦官、金印紫綬、初置後
省。武帝置大司馬冠將軍、宣帝置大司馬不冠將軍、
成帝初、大司馬置官屬祿比丞相、世祖復太尉長史
一人、掾史屬二十四人。○御史大夫、秦官、銀印青綬、
副丞相、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
外督部刺史、內領待御史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
按章、成帝及中興、更名大司空、後去大、別為御史臺
率留中、後屬少府、又置治書侍御史二人、其繡衣直
指、出討姦猾、治大獄、不常置、屬長史一人、千石、掾屬
二十九人、令史及蘭臺掾屬四十二人。○太傅、古官、
高后置、金印紫綬、後省、哀帝復置、位三公上、世祖以
卓茂為之、後省、唯天子踐阼時一置。○太師太保、皆
古官、平帝初置、金印紫綬、太師位太傅上、太保次太
傅。○將軍、周末官、金印紫綬、不常置、比公者四、第一
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位次丞
相、前後左右將軍次上卿、長史司馬皆一人、千石、從
事中郎二人、六百石、掾屬二十九人、令及掾屬三十
一人、其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較尉一人、
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軍候一

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長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軍司馬一人。又有假司馬。假候。皆副貳。其別營爲別部司馬。門有門候。餘將軍以征伐置。無常員。漢九卿。曰奉常。曰光祿勳。曰衛尉。曰太僕。曰廷尉。曰大鴻臚。曰宗正。曰大司農。曰少府。其外有中尉。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奉常。秦官。古秩宗。主郊廟禮樂。卿一人有丞、景帝改太常。屬官有太樂掌伎樂。太祝掌祝號。太宰掌冎俎。太史掌星曆。太卜太醫六令丞、又均官都水兩長丞、又諸廟寢園食官各有令長丞、又雍太宰太祝令丞、五時各一尉、又博士及諸陵縣皆屬焉。太卜後省。并太史。東漢更太醫屬少府。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武帝初置五經博士。教弟子。宣帝增員十二人。各以家法教授。郎中令。秦官。卿一人有丞、古宮伯。太初中。更名光祿勳。其屬皆以議論入。拾遺左右。出充車騎。於天子最親

屬官大夫掌論議顧問應對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武帝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比千石東漢有中散大夫諫議大夫六百石郎掌門戶主更直執戟宿衛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唯議郎不在直中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其後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皆比二千石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皆比千石謁者掌賓讚受事秩比六百石有僕射率謁者奉引秩比千石東漢常侍謁者五人比六百石給事謁者四百石灌謁者郎中三百石本員七十人東漢省但三十人期門掌執兵送從武帝初置比郎無員多至千人有僕射秩比千石平帝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秩比二千石東漢因之有左右僕射左右陛長各一人比六百石羽林掌送從次期門武帝初置名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本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良家子補之以便弓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號巖郎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有令丞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東漢有左右監六百石有奉車都尉駙馬

都尉、騎都尉。比二千石。無員。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之。古重武官。有主射課督。因取爲領事之號。衛尉。秦官。古宮正。掌宮門衛屯兵。卿一人。有丞屬官。有公車司馬令一人。六百石。主衛南闕門。掌吏民上章及徵詣公車者。有丞尉各一人。南宮衛士令一人。二百石。丞三人。北宮衛士令丞亦如之。旅賁令丞亦如之。又諸屯衛有左右。候門有司馬二十二官。皆屬焉。長樂建章甘泉皆衛尉掌其宮。太僕。古官。掌御輿馬。卿一人。有兩丞屬官。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華五監。有長丞。又邊郡六牧師菀令。各三丞。又牧橐昆蹏令丞。東漢考工一令二丞。主作兵器。皆屬焉。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不常置。武帝更名家馬爲挏馬。置路軨。廷尉。古刑官。掌平獄。奏當。凡郡國獄疑。皆處當報之。卿一人。有正左右監。秩皆千石。景帝更名大理。武帝復廷尉。宣帝置左右平。秩六百石。典客。古大行。掌贊郊廟行禮。諸侯及歸義蠻

吏。掌治勞贊禮儀。上郡國計。得可以命諸詔。景帝更名大行令。太初定爲大鴻臚。卿一人。丞一人。屬官有行人譯官別火三令丞。及郡邸長丞。東漢。大行令、主諸郎治禮郎四十七人。宗正。秦官。古庶子。掌天子族親屬籍。序王國嫡庶之次。上宗室名籍。若犯法者。卿一人。有丞。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內官長丞。諸公主家令門尉。皆屬焉。治粟內史。秦官。古鄉遂官。太初更大司農。掌田租芻藁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月旦上簿計。別其適。邊郡諸官請調度報給焉。卿一人。丞一人。部丞一人。屬官有大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令丞。斡官鐵市兩長丞。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長丞皆屬焉。搜粟都尉軍官。不常置。東漢止太倉平準導官設、餘省。少府。秦官。掌山海地澤之末稅。給天子共養。而天下公用

卿司農宮府一體。亦猶屬丞相御史。國經用不給時發焉。卿一人有六丞屬官有尚書符節太醫太官掌御食湯官主酒果導官主擇米樂府主倡食若盧主兵器品令考工主室及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東織西織東園匠十六官令丞庖人都水均官三長丞上林中十池監文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八令丞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以文屬焉武帝更考工室爲考工左弋爲佽飛居室爲保宮甘泉居室爲昆臺永巷爲掖廷成帝更中書謁者爲中謁者令置尚書省東西織爲織室東漢有侍中比二千石主侍從贊導顧問應對駕出則參乘有僕射或置或否文中常侍千石尚書六百石分四曹常侍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尚書曹主公卿二千石曹主郡國民曹主吏民客曹主夷狄外國文客曹分南北焉

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宮外戒御。非常水火之事。駕出則前。武帝更名執金吾。兩丞候司馬千人屬官有中壘寺互治水武庫都船有令丞都船武庫有三丞中壘兩尉

又式道左右中候、候丞及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焉。緹騎二百人衛尉主南軍，中尉主北軍，其軍制。九卿而下太子屬太傅。尊重不領官少傅領其屬。主輔導太子。而詹事掌太子宮。大長秋掌皇后宮。皆倣天子內朝設之焉。太子太傅一人、少傅一人，屬官有太子門大夫、庶子、洗馬、舍人。東漢太子禮太傅如師，又有太子率更令，主更直，太子家令、倉令、食官令、僕、廄長、中盾、衛率、馬，詹事員二千石有丞。屬官有太子率更、家令丞、僕、中盾、衛率、廚廄長丞。中長秋屬私府、永巷、倉、廄、祠祀、食官令長丞。諸宦官皆屬焉。成帝省詹事，并屬大長秋。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更名長信少府。平帝更名長樂少府。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宮室。有兩丞、左右中候。景帝更名將作大匠。屬官有石庫、東園主章、左右前後中校七令丞。成帝省中候及左右前後中校五丞。東漢有左右校令。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武帝置後并入大鴻臚。內史。周

官掌治京師景帝分左右内史太初中右内史更名京兆尹左内史更名左馮翊主爵都尉故掌列侯改名右扶風治右内史地爲三輔治民而列侯屬大鴻臚京兆尹屬有長安市厨兩令丞都水鐵官兩長丞左馮翊屬有廩犧令丞尉左都水鐵官雲壘長安四市四長丞右扶風屬有掌畜令丞有都水鐵官廐廱厨四長丞屬焉自太子太傅至右扶風秩皆二千石丞六百石司隸校尉持節從中護軍都官徒察三輔三河弘農大姦猾巫蠱靖京師城門校尉中壘等八校尉奉車都尉掌御乘輿駙馬都尉掌駙馬屬焉詳具軍制中葢漢公三等太師太傅太保爲上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爲三公大將軍驃騎車騎將軍爲

比公卿三等前後左右將軍爲上卿奉常至少府九九官爲正卿執金吾至三輔爲倍卿其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給事中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而下皆上特恩無常員自京輔外分爲十二州初放秦設監御史分刺諸州不常設武帝定置州刺史一人秩六百石周行郡國察治狀黜陟能否斷寃獄以六條條察諸州一條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祅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貨賂割損正令成

帝更爲牧秩二千石建武復刺史建安復爲牧凡州所監都爲都置尹一人二千石丞一人他郡置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邊郡丞爲長史而郡尉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亦有丞景帝更郡守曰太守更郡尉曰都尉武帝時復置關都尉農都尉屬國都尉焉縣萬戶而上爲置令掌其治秩千石至六千石萬戶而下置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他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廵賊盜大都漢設官尚簡無冗員治尚久任少伺察爲近古而諸侯王國有太傅輔王

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相捎統群卿大夫如天子都官儀漢制有爵有職官又有加官自公士至徹侯凡二十級曰爵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裊、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亦曰列侯、改所食國令長名相、有家丞門大夫庶子、自丞相御史而下中朝外朝官下至守令丞曰職官。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光祿大夫無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御史謁者無秩、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其二千石而上有比者眞者中者它官皆有試者行者守者中二千石京朝官最尊眞次之比又次之守爲遷擢行爲權攝試則試職必滿

歲稱乃為眞。而漢世官吏多久任。惟邊吏三歲一更。均勞逸焉。魏晉而降。時有更改。無慮皆沿漢舊。梁武受終。頗定諸卿之位。分配四時。宇文周始用蘇綽議。倣周禮文。建六官。非久而隋廢之。以謂用近代為當然。毋為貴遠循為也。蓋道散久矣。唐沿隋舊。武德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尚書門下中書為三省。尚書省掌典領百官。統會衆務。以舉持繩目。門下省掌侍從獻替。總典吏職。中書省掌釐度百揆。敷揚宣勞。尚書令中書令侍中。為之長。以和萬邦。弼庶務。尚書曰都省。門下為左省。中書為右省。有軍國大事則

中書出命門下封駁尚書受而行之蓋析一相而三
次小三省次一臺九寺五監十二衛若東宮屬藩王
府屬爲京職事官州縣鎭戍岳瀆關津爲外職事官
以開府儀同三司本先漢以司馬司徒司空爲三公日三司和帝尊元舅車騎將軍鄧
騭班同之而名至文林將仕郎爲文散官鎭軍將軍而下爲
武散號備一代之制貞觀中天子本周官立太師太
傅太保主論道經邦日三師官三公上以無其人則
闕多不置而三省隆重又天子甞爲中書令臣下避
讓不敢當兩省長亦不以時授於是左右僕射遂長
尚書省文皇帝甞語僕射言卿等當洞開耳目訪賢

才爲弘益。諸尚書細務委兩丞。惟寃濫大故。當白奏者。乃關審。蓋重相如此。已。又思相重大難任。思爲官擇人。毋沿資。於是常以它官行相事。杜淹以御史大夫。魏徵以守秘書監。蕭瑀以特進。劉洎以黃門侍郎。及戴胄侯君集之倫。並得稱參預機務。稱參議。稱參知政務。司政本。於是忠智貞良之臣。審勿謨議於内者衆。無相之銜。效相之職。而獻替啓沃。垂方冊爛然。以能朝無粃政。號稱太平。則集材並用之效也。其後李勣以詹事。蕭瑀以宮保。同中書門下三品。而同三品之名。始焉。謂侍中、中書令。爲唐眞相、僕射靖以疾

請避位拜特進就第詔疾少間二三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而平章政事之名始於此此後代平章軍國重事之制亦昉此至永淳中郭待舉岑長倩始以平章政事入銜而終唐世即僕射侍中中書令獨名銜必同平章事乃爲眞相不改矣開元中建左右丞相命左丞相說右丞相璟同日上上賜宴賦詩寵之然罷知政事爲丞相亦獨爲名高天寶元年更門下爲左相中書爲右相非久罷其後天下多難天子以官賞功而節鎭盛彊皆得以僕射侍中三公同平章事爲名銜示崇寵雖非實秉鈞而名實紊亂極矣武

德中詔置脩文館于門下省後改弘文館教授課試生徒如國子學生以皇宗緦麻已上親皇后大功已上親充開元中詔寫四部書置乾元殿更名麗正脩院已又改集賢院中書選耆儒負夙望者侍講讀其中貞觀中置史館門下省已徙中書掌國史以宰相監脩與弘文集賢稱三館玄宗初置翰林待詔稱禁林掌四方奏疏批答及應和文辭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爲之已又以中書務劇多擁壅乃選文學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內外制乾元中召名儒爲學士入草制號北門學士而翰林掌內命選用益重於天子益親與謨議

至號稱內相日以爲天子私人無定員內宴居宰相下憲宗時又增置學士承旨蓋古中書尚書黄門旣任端揆稱政府則內廷密勿啓告出納之枋當必有所歸亦其勢也而舘閣翰林握與樞始此矣勢之推移曷足怪焉初太宗悼末世官冗國費之弊追覽古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用乂之典省中外官定制視夏商又加倍爲六百四十有三員喟然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材足矣蓋釐庶官意至遠而制不可考然其時已有員外之置已又有特置同正員之屬至武后革唐爲周服色官名一切盡變迨神龍復有簡

較攝判知之官。至景龍復有斜封墨敕官。而制亂斯極。貞觀之遺意盡矣。開元初。天子實始感周典六官之盛。慨然歎手寫六條。曰理典。以高宗諱治、稱理、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付集賢院。命張說陸堅等定官制。令取衷於周官。而臣下莫能遵。明書久不上。又久而意息。至二十六年。唐六典始克成。相林甫上之。以三省舉綱維。御史臺肅庶僚。九寺五監理群司。六軍十二衛嚴禁衛。詹事府春坊三寺十率。禪輔儲宮。牧守督護臨畿外。設官以經之。置使以緯之。甚具。而是時天子亦既倦勤。林甫獨專國。即三省官。未嘗一日得共

職而六典獨具文乃六典設官則議者頗疵其繁複司農少府戶部之任也太常宗正禮部之職司也大理刑也府衛兵也鴻臚光祿禮部之膳部主客也衛尉太僕兵部之駕庫也將作少府軍器都水四監咸宜隸兵工而設官不弁是皐陶垂契伯夷伯益伯冏之職皆析之爲二爲三四也宋儒呂祖謙以爲官冗莫甚於唐內官至二千五百有奇外郡縣官九千九百有奇、而後代顧以唐六典爲本周禮六官之遺亦太褒矣唐志、一三師三公、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天子所師法、太尉司徒司空、與天子論道之官、皆無人則缺、大祭祀、太尉亞獻、司徒奉俎、司空掃除、無人則攝者行、尚書省、尚書令一人、漢少府屬、唐正二品、龍朔改尚書省日中臺、尚書令日太常

伯、侍郎曰少常伯、光宅改尚書省曰文昌臺、曰都省、亞拱曰都臺、長安曰中臺、　左右僕射各一人、漢自侍中尚書博士謁者、皆有僕射、或曰重射、或曰非也、禮君疾、僕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取近君而名、唐從二品、龍朔改左右匡政、光宅曰文昌左右相、開元曰左右丞相、天寶復、　左右丞各一人、正四品、其屬有六尚書、署擬周六卿、吏部戶部禮部、左丞總焉、左司郎中貳之、兵部刑部工部、右丞總焉、右司郎中貳之、從五、左右司各有員外郎、從六一人、有都事從八六人、主事從九六人、隋尚書省、有諸司郎、及承務郎、武德改諸司郎爲郎中、承務郎爲員外郎、貞觀復置左右司郎中、龍朔改左右丞曰左右肅機、郎中曰左右承務、諸司郎中曰大夫、後復有令史、各十八人、書令史各三十六人、亭長各六人、掌固各十四人、　吏部尚書一人、正三、晉魏官、侍郎二人、正四品、其屬四、曰吏部、曰司封、曰司勳、曰考功、凡中外百司之事、繇所屬者皆質正焉、吏部郎中二人、掌天下文吏班秩品命、凡叙階二十九、從一品曰開府儀同三司、正二品曰特進、從二品曰光祿大夫、正三品曰金紫光祿大大、從三品曰銀青光祿大夫、正四從四正五從五、文

各分上下曰政議通議大中中散朝議朝請朝散皆大夫、正六從六正七從七正八從八正九從九亦各分上下曰朝議承議奉議通直朝請宣德朝散宣議給事徵事承奉承務儒林登仕文林將仕皆郎蓋周官九命以命計漢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十六等以祿計、後魏置九品品各置從自四品以下品分上下凡三十階以品計隋唐因之凡叙階有以封爵有以勳庸有以資蔭有以秀孝有以勞考有除免復授者皆循法以叙母枉冒凡入三品五品者皆待別制進之凡文武百僚班序官同者先爵爵同者先齒程其移疾省覲致仕之節給其假寧行李之命諸簿書景跡功賞殿最皆與員外郎分而理焉一掌流外銓凡未入仕而吏京司者復分九品較試銓注員外郎二人從六、一掌選院覈選人觧狀籍書資歷考課上三銓、一掌曹務簡試主事四人、

司封郎中一人隋名主爵員外郎一人掌邦九等之封爵王正一品食邑一萬戶郡王從一食五千戶國公正二食三千戶郡公從二、二千戶縣公正二、一千五百戶縣侯從三、一千戶縣伯正四、七百戶縣子從四、五百戶縣男正五二百戶凡內外命婦之制貴妃、淑妃、德妃、賢妃並夫

人、正一品、昭儀昭容昭媛充儀充容充媛、正二、婕妤九員、正三、九美人、正四、九才人、正五、二十七寶林、正六、二十七御女、正七、二十七采女、正八、凡八等。皇太子媛娣、仍正三至正九、七等。皇姑封大長公主、皇姊妹長公主、皇女公主、視正一、皇太子女郡主、視從一、親王女縣主、正二、王母妻曰妃、一品國公母妻夫人、三品、三品以上母妻郡夫人、四品、若勳官一品封母妻郡君、五品、若勳官三品封母妻縣君、職官四品封母妻鄉君、其母邑號加太字、若兩有官爵、從高。主事四人。

司勳郎中一人、員外郎二人、掌國之勳級、凡勳十有二等、上柱國比正二、柱國比從二、上護軍正三、護軍從三、上輕車都尉正四、輕車都尉從四、上騎都尉正五、騎都尉從五、驍騎尉正六、飛騎尉從六、雲騎尉正七、武騎尉從七、皆覆定奏擬。主事四人。

考功郎中一人、隋官、掌內外文武官吏之考課、以四善二十七最、省較而上下之、其任官志、死則應其謚議。員外郎掌貢舉、已屬之禮官、主事三人。

戶部、魏度支、隋民部、永徽中改戶部、尚書一人、左右侍郎二人、掌天下戶口井田之政令、凡徵賦職貢經費賙給之方、藏貨贏儲之筭、悉咨之、其屬四、曰戶部

曰度支、曰金部、曰倉部、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者、皆質正焉、戶部郎中二人、員外二人、主事四人、掌領天下州縣戶口之籍、任土所產、爲貢賦之差、分十道總之、定天下職事官田、諸州廨公田、民永業口分田、及租庸調之制、若其優復蠲免、及山陵廟邑之守、度支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掌度支國用、租賦少多之數、物產豐約之凡、水陸道路之利、歲計其所出、而支其所用、凡物之精者與地之近者、以供御、其物之固者與地之遠者、以供軍、皆料其時日衆寡好惡、爲轉運徵歛送納、而準程焉、凡和市糴、皆量其貴賤、均天下之貨、以利於人、　金部郎中員外各一人、主事三人、掌天下庫藏出納、金寶財貨之節、權衡度量之制、皆總其文籍而頒之、　倉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三人、掌天下租稅祿廩、若軍儲之出納、義倉常平倉之儲蓄焉、　禮部、後周官、晉祠部、尚書一人、侍郎一人、掌禮儀祠祭藏饗貢舉之政令、其屬四、曰禮部、曰祠部、曰膳部、曰主客、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者、皆質正焉、　禮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掌禮樂學較衣冠符印表疏圖書冊命祥瑞鋪設之事、及百官宮人喪葬贈賻之數、吉禮儀

五十五、賓禮六、軍禮二十三、嘉禮五十、凶禮十有八皆舉儀制、而辨其名數、　祠部郎中員外各一人、主事二人、掌祠祀享祭、天文刻漏、國忌廟諱、卜筮醫藥僧尼之事、　膳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掌郊廟之牲豆、酒膳之品數、廩犧之滌養、省閱太官之籩豆簠簋鉶登、良醞之酒醴、尚食之珍羞關焉、　主客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掌二王後、及諸蕃朝貢饗燕之事、　兵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掌天下軍衛武官選授之政令、凡軍師卒戍之籍、山川要害之圖、廄牧甲仗之考、悉咨之、其屬四、曰兵部、曰職方、曰駕部、曰庫部、凡中外百司之事、𥻘於所屬者、咸質正焉　兵部郎中二人、其一人掌考武官之勳祿品命、一人掌判簿總軍戎差遣之名數、員外郎二人、其一人掌貢舉及諸雜請之事、一掌選院曰南曹、主事四人、凡武職敘階二十九、從一曰驃騎大將軍、正二曰輔國、從二曰鎮軍、正三曰冠軍、蕃官曰懷化、皆大將軍、從三曰雲麾、蕃官曰歸德皆將軍、其正四從四、至正五從五、又各分上下、曰忠武壯武宣威明威定遠游騎游擊、皆將軍、正六從六至正九從九、亦各分上下、曰昭武振威致果翊麾宣

節禦武仁勇陪戎上皆曰校尉下皆曰副尉凡懷化歸德將軍量配於諸衛餘兵部定其番第　職方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掌天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堠之數辨其邦國鄙都之遠邇及四夷之歸化者凡地圖委州守三年一造與版籍偕上每外夷蕃客至鴻臚訊其山川風土為圖奏焉　駕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掌邦國之輿輦車乘及天下之驛傳廄牧官私馬牛雜畜之簿籍辨其出入闌逸之政令司其名數　庫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掌邦國軍州之器械儀仗朝會之陳設祠祭喪葬之羽儀給焉　刑部隋官魏都官以漢曹郎掌中都水火盜賊詞訟而名尚書一人侍郎一人掌天下律令刑法及徒隸按覆讞禁之政令其屬四曰刑部曰都官曰比部曰司門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者咸質正焉　刑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四人掌舉憲典而辨其輕重具刑法志　都官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掌配沒隸及簿錄俘囚給衣糧藥餌理訴競雪免凡公私良賤必周知之　比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四人掌勾會內外賦斂經費俸祿贓贖徒役課程之逋及軍器械器和糴屯收

之入、司門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掌門關出入往來之籍賦、而審其政令、　工部、隋官晉宋起部、尚書一人、侍郎一人、掌天下土田山澤之政令、其屬四、曰工部、曰屯田、曰虞部、曰水部、凡中外百司事繇於所屬者、咸質正焉、　工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三人、掌城池之脩濬、諸土木之繕葺、工匠之程以、咸經度之、下少府將作役焉、　屯田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及京文武職田、諸司公廨田、以其品給焉、　虞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掌天下虞衡山澤之利、而辨其時禁、京都衢閧苑囿草木、及百官蕃客時蔬薪炭供頓畋獵之事、　水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主事二人、掌天下川瀆陂池之政令、導達溝洫、堰決河渠、凡舟楫溉灌之利舉焉、叩尚書、各以其屬屬於尚書令、

○門下省、古常伯常侍、漢加官、後屬少府、侍中二人正三、掌出納帝命、緝熙皇極、總典吏職、贊相禮儀、以和萬邦、弼庶務、凡軍國之務、與中書令參焉、凡奏抄奏彈露布、若議表狀、皆審署申覆、然後行、武德改納言、龍朔改門下省、曰東臺、侍中曰左相、光宅改納言、垂拱改省曰鸞臺、開元曰黃門省、侍中曰監、天寶曰

左相、後復黃門侍郎貳之二人、正四、給事中四人、正五品上掌侍上左右、分判省事、凡百司奏抄侍中審定、已讀而署之、有違駮正、凡制勅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行、不便封繳上、有錄事四人、從七主事四人、從八令史、書令史、田庫令史、傳制亭長、脩補制勅匠、掌固役焉、　左散騎常侍二人、正三、諫議大夫四人、正五、皆掌侍從規諷備顧問、左補闕二人、從七、左拾遺二人、從八、掌供奉、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時合道者、大事廷議、小事上封、賢良忠孝、遺滯不上聞、則條狀薦之、起居郎二人、從六、掌錄天子起居付史官、典儀二人、從九、掌殿上贊唱、及張殿庭版位之次、城門郎四人、從六、掌京城皇城宮殿諸門之開闔、非時者有幾符寶郎四人、從六、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

○中書省、中書令二人、漢官、唐正三品、掌軍國之政令、釐萬邦、度百揆、凡軍國之務、與侍中參而總焉、凡制冊勅、皆審署、申覆然後行、武德三年、改內書省、龍朔改西臺、中書令曰右相、光宅改鳳閣、令曰內史、開元改紫微省、令曰紫微令、天寶曰右相、大曆復中書、中書侍郎貳之、正三、中書舍人六人、正五、掌侍從參議表奏、凡詔旨制敕璽書冊命、皆按典起草進、旣下

署行之禁漏洩稽緩違失妄誤百司奏議考課預裁焉以久次者一人判省雜事一人知制誥六人分押尚書六曹佐宰判事同署乃奏主事四人從七錄事四人從八隸焉令史書令史而下具如門下省右散騎常侍二人右諫議大夫四人右補闕拾遺各六人職掌於門下省同起居舍人二人掌錄制誥德音備記言之制付史官通事舍人十六人從六掌朝見引納及辭謝者三省外以省稱者曰秘書曰殿中曰内侍秘書省有監從三有少監二人從四品上有丞一人從五有屬掌經籍圖書領著作局局有郎一人從五有佐郎二人從六有較書正字各二人正九掌撰碑誌祭文司天臺有監一人正三有少監正四有丞正六掌天文曆數其屬有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中官官各有正副有五官保章正五官靈臺郎有監候挈漏司曆司辰之官隸秘書○殿中省有監從三有少監從四有丞從五掌天子玉食醫藥服御幄帟輿輦次舍之政令屬有六曰尚食曰尚藥曰尚衣曰尚乘曰尚舍曰尚輦左右使閑廄有使押五坊監供時狩焉○内侍省有監從三有少監從四掌内侍奉宣制令有内常侍内給事内謁者寺人有宮教博士之

官其屬有六局曰掖庭曰宮闈曰奚官曰內僕曰內府曰內坊亦有各令丞而內坊局隸東宮上三省多古冢宰之屬署在省閫故具以省名

○御史臺御史大夫一人正三品掌刑憲典章之政令糾官邪肅正朝列中丞爲之貳其屬三曰臺院曰殿院曰察院臺院侍御史六人從六掌糾舉百僚及入閣承詔其久次知彈奏者於殿中監察以下簡其良攺轉臺內事悉主之曰臺端殿院殿中侍御史九人從七掌殿庭供奉糾會朝儀分左右巡察京師察院監察御史十五人正八分十道察巡州縣各察其所巡之不法者糾視刑獄審軍戎功賞諸祭祀營作太府出納皆分察焉尚書省會議亦監其過謬御史大夫不除常以中丞長臺事

○九寺曰太常曰光祿曰衛尉曰宗正曰太僕曰大理曰鴻臚曰司農曰大府皆漢官 太常卿一人正三少卿二人正四丞二人從五主簿二人從七錄事二八從九有博士四人從七有太祝正九奉禮郎從九協律正八領而郊社太廟諸陵太樂鼓吹太醫太卜廩犧八署署各有令丞太常於漢奉常職掌同而光祿實始掌酒醴膳羞於漢光祿勳絕蓋漢光祿勳

諸屬屬三省職司矣、 光祿卿二人、從三、少卿二人從四、丞二人、從五、總太官珍羞良醞、掌醢四署、署各有令丞、衛尉亦獨掌器械文物、不主兵、蓋文武判矣衛尉卿一人、從三、少卿一人、從四、丞二人、從六、總武庫武器守宮三署、署各有令丞、宗正、大僕、於漢官職掌同、而宗正領崇玄陵臺二署、大僕領乘黃典廄典牧車府四署、及諸牧監、大理主辭刑、卿一人、從三、少卿二人、從五、正二人、從七、丞六人、從六、主簿二人、從七、後同、錄事二人、從九、獄丞四人、從九、下、司直六人從六上、評事十二人、從八下 鴻臚卿三人、從三、少卿二人、從四、丞二人、領典客司儀二署、掌四夷君長朝見、以蕃望高下爲之等、掌職官器葬營給之事司農有卿、有少卿、有丞、掌倉儲委積、領上林大倉鉤盾導官四署、及中外宮苑園池竹木諸監、上林主苑囿園池蔬果、大倉主九穀廩藏、鉤盾主陂池藪澤薪芻課養鵝鴨、導官主導擇九穀精麤米麥、 太府有卿、有少卿丞、掌財賦、總兩京都市左右藏及常平七署、署皆各有令丞、

○五監、曰國子、曰少府、曰將作、曰軍器、曰都水、 國子監祭酒一人、從三、司業二人、從四、掌國子經學訓

導之政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律書筭七學隸焉監有丞一人從六判監事主簿一人從七國子博士二人正五掌教三品以上及國公子若孫從二品以上曾孫爲生徒者助教二人從六直講四人五經博士經二人分經授教之太學博士掌教五品以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曾孫爲生徒者廣文館博士掌領國子生業進士者四門館博士掌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子爲生徒及庶人子爲俊士者律學業律令比書學業石經說文字林筭學業九章海島五曹周髀筭綴法皆有博士助教掌教等官　少府監掌百工總中尚左尚右尚織染掌冶五署及諸冶鑄互市等監以供天子及后之服御及郊廟圭玉百官儀物監有監從三有少監從四有丞從六有主簿錄事中尚金玉齒革羽毛左尚車輦右尚刀劍斧鉞甲冑韉轡掌冶銅鐵　將作監掌土木工匠總左較右較中較甄官等署官如少府左較掌營構梓匠右較版築塗泥舟艤中較舟車兵仗甄官琢石陶土　軍器監掌繕弩甲以時輸武庫監有監正四有丞正七有簿錄而弩甲分二坊　都水監掌川澤津梁渠堰陂池之政總河渠諸津監署監有使正五有丞從七有主簿

河渠署有令，河隄有謁者，諸律有令，溝渠開塞時禁

皆專之，爲舟渠備防。

其衛府之制，左右衛上將軍各一人，從二，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將軍各二人，從三，掌宮庭警衛之令，督其屬之隊仗，總諸曹之職務，凡親勳翊五中郎將府及折衝府所隸，皆制焉。有長史、錄事參軍各一人，倉曹、兵曹參軍各二人，騎曹、胄曹參軍各一人，其奉軍都尉、駙馬都尉無定員。親衛之府五，親府一與勳府二、翊府二而五也。府各有中郎將，正四，掌領校尉、旅帥、親衛、勳衛、翊衛之宿衛者，而總其府事。左右郎將貳焉，正五，亦各有曹參軍，正九。其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金吾衛皆分左右，皆各有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職品於左右衛同，並掌翊府之翊衛，其外府豹騎、熊渠、羽林、射聲、佽飛番上者，分配之。左右金吾衛大將軍、將軍，掌宮城、京城晝夜巡警之法，以執禦非常，皆各有長史及諸曹參軍，而左右翊府及同軌等五十府中郎將帥其屬焉。其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各設大將軍、將軍、中郎將，其如上衛。監門衛掌諸門禁，及文武官門籍；千牛掌侍衛及供御儀仗，千牛、刀各以千牛備身而名。其左右羽林衛大將軍、將軍，掌

統領北衙禁兵之法令、督攝左右廂飛騎之儀仗、為
周衛、無中郎將、有長史而下官、而景雲初置左右龍
武神武軍如羽林、貞元初、置左右神策、并龍武軍、
東宮官、有太子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從一品、輔教
皇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各一人、從二、為之貳、太子賓
客四人、正三、掌侍從規諫、贊禮儀、侍讀、掌講讀、擬都
省、詹事府、太子詹事一人、正三、統東宮三寺十率
府之政令、少詹事為之貳、正四、有丞、正六、主簿、從七、
錄事、正九、司直、正七、掌糾劾、左春坊、左庶子二人、
正四、司儀郎二人、正六、左諭德一人、正四、左贊善一
人、正五、掌侍從贊相、駁正啓奏、擬門下省、司經、典膳、
藥藏、內直、典設、宮門六局總焉、右春坊、右庶子一
人、正四、中舍人二人、正五、掌侍從獻納啓奏、擬中書
省、通事舍人、掌導宮臣辭見勞問、家令、率更、僕寺三
寺總焉、而右諭德、贊善大夫、錄事主事、設皆如左春
坊、司經局、洗馬二人、從五、典經籍、文學三人、正六、
分知經籍、較書四人、正九、正字二人、從九、掌較讎典
膳二人、掌進膳嘗食、藥藏、和劑醫藥、宮臣、湔掌、內直
掌符璽及几案衣服諸供奉、典設、掌湯沐灑掃舖陳、
宮門、掌門管鑰、局皆有郎、副郎、有丞、家令寺、太子

家令掌皇太子飲膳倉庫領食官典倉司藏三署率更寺率更令典宗族次序禮樂刑罰及刻漏之政僕寺太子僕令掌輿騎廐牧署以聽於詹事皆有丞僕而十衛掌兵使儀衛視帝宿衛焉

其親王府置傅一人主輔導諮議參軍主備諮謀糾宮僚友一人主拾遺補闕文學一人典經籍侍讀勸講讀無定員東西閤祭酒各一人賓見賢士有長史司長史一人有主簿記室錄事參軍有功倉戶兵法士六曹參軍有典籤有親事府掌守衛內府掌輿騎儀衛各置典軍副典軍國有國令一人大農二人尉二人丞二人宅小吏有差諸公主邑司有家令丞錄事各一人

其制諸夏方鎮初各置大總管府改都督府定爲上中下等制數更無常其後分天下爲十道道置採訪防禦黜陟等使治所部其邊方有寇戎之地置節度使得建節樹六纛總軍旅專誅入朝則置留後領府

事。有副大使。其屬有行軍司馬、副使、判官、支使、有掌書記、推官、巡官、衙推官、有同節度副使、驛巡、府官、院法直官、其觀察使。掌察所部善惡。舉政綱。團練防禦各有使。有副、有屬、丁於觀察使。其天子非時遣使巡行方州。又有巡察安撫存撫等使。無常員。又後節度使封郡王。兼觀察安撫。兼度支營田招討經畧使。得各置副置屬如本使。蓋權重極。而方鎮之形成矣。安史之亂天子以元子爲天下兵馬元帥。以勲畧忠武大臣副之。曰副元帥。若招討使。以專征。各有行軍司馬、有屬、兵罷則省。而方鎮無慮具三省公孤銜。其安東安西安南及北庭。則置大都護上都護府。各置副若屬。方外夷屬焉。

京兆河南太原三府。各置牧。一人、從二、重東西北三都。鳳翔成都河中江陵興元興德五府。各置尹。一人、從三、親王典州則歲上佐巡行少尹。二人、爲之貳。其屬有司錄參軍二人、正七、錄事四人、從九、功曹、倉曹、戶曹、田曹、兵曹、法曹、士曹、參軍、正七、州有刺史。一人、從三、有別駕。一人、從四、屬有長史司馬、有錄事參軍、有錄事、亦各有功倉戶田兵法士諸曹、市有令有丞、丈學醫學有博士、中下州刺史、設官屬亦如之、武德初、改守爲州改太守爲刺史、天寶初、改州爲郡、刺史爲太郡、後定都從州爲名、京縣有令。一人、正五、丞二人、從七、主簿二人、從八、錄事二人、從九、尉六人、從八、畿縣若上中下縣。亦各有令丞簿尉以其地爲秩差。縣在三都城內曰京縣、城外曰畿縣、又有望縣十五、其餘六千戶已上爲上縣、二千戶已上爲中縣、千戶已上爲中下縣、不滿千戶爲下縣、軍有將。鎭有使。軍鎭二萬人以上、置司馬、戍有主各

副其中下無副闕有令丞亦各以上中下爲差上皆節唐六典唐初
內侍省制不立三品官黃衣廩食獨守門傳命爲峻
坊武后時稍增其員至中宗彌盛七品以上員外至
千人然衣緋者尚少玄宗初政倚相姚宋毗大政則
高力士常左右元之而宋廣平召入以不與內侍迎
謁者語見尊重國以大治後升平久財帑充富上志
日怠倦四方奏請皆委高力士先省閱乃後進小事
專決宇文融李林甫韋堅楊慎矜國忠祿山之倫雖
以才寵踵至將相然皆以厚結力士得之而宅內官
楊君勗黎敬仁之倫皆賚寵於力士並而力士累驃

騎將軍封渤海郡公於是黄衣以上至三千員衣朱紫千人矣稱旨者輒特拜三品將軍門施棨戟持節啣命使四方者所至奔走獻遺以萬計出監方鎮軍持權操劉出節度使上矣肅宗尊李輔國至號稱尚父德宗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典領禁兵兩軍之壯士舉籍爲假子而方鎮缺帥天子不復制置皆禁軍大將舉倍稱之息賂中尉得之至鎮則厚歛以償所貸謂之倩帥而坊市有宫市之擾白晝寇奪無忌矣憲宗任相相臣絳始能力請出吐突承璀監淮南軍然非久而復武宗任相而相德裕始能以仇士良激禁

軍語驕。自訴於上。上怒。士良始懾謝。老奴妄聞。然竟不問也。穆宗而後八世。爲宦者所擁立七君。至自稱定策元老。握親軍在肘腋。上脅天子。下賊宰相。奴戮朝士。與方鎮始好相倚。既惡相讎。而唐亡。則政在閹竪焉故也。宋官號名秩。無慮皆唐舊。三公三師。亦獨爲親王使相加官。其特拜者不預政。上於尚書省。其三省長官亦不授。以同平章事領相職。參知政事副焉。而中書門下尚書省。並列於外。別於禁中置中書爲政事堂。與樞密院爲兩府。蓋析一相而二。樞密主兵。天下財賦。若內府若中外度支。悉三司使領焉。同

平章事於漢爲丞相參知政事其御史大夫也密院其太尉三司使其計相也蓋官名仍唐而義類依倣於古漢者如此始宋既代周周舊相范質王溥魏仁浦於宋祖故等夷又新推奉欲尊寵以塡撫天下進質侍中溥司空仁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爲眞相而唐有内樞密使本奄人掌達下章奏宣上命令於中書五代時禁有用宰臣兼使者則以命帷幄謨議臣趙普官之示陽下故相慰其心其實也相也後普既秉國天子欲置副而難其名問翰林承旨穀曰古下宰相一等爲何官對曰於唐有參知政事於是詔薛

居正以樞密直學士呂餘慶以兵侍郎爲參知不押班不宣制不知印不同取旨不升政事堂於宣徽使院上在殿廷不別設磚位於敕尾署銜名示尊重曾慰其心而侵分其權乃密院獨主兵居久之他官得同平章事者乃或三二人方鎮自五季來爲天子所自立專恣僭於上無紀極州縣辟除鎸降皆自予而宋祖以節使居尊極大患之而是時節度使以異姓領相銜在位者不下數十人會入朝天子用相曾畫召諸鎮節使宴便殿布腹心罷其兵賜第進秩奉朝請班六曹侍郎上尊禮之其罷亾若遷徙致仕及遷

領他職者。命尚書郎監寺官權知州軍事。三年代。於是閫帥外不得擅土。而州各置通判一員。軍民之政令統焉。收州將之權。大州或二人。其節鎭所領支郡得自隷京師。所屬縣員鈌。特選常參官強幹者。往知縣事。示天下無外。王者一統。卽遣州縣邑皆輟朝臣出守治之也。於是定考判之制。京朝省曹寺監及外州郡百官府。并別敕往蒞。於內稱主判。於外稱奉使卽筦庫。皆京朝名銜。親其事。新進士未升朝者、以太子中允行、無出身人以中書舍人行、咸出命於中書。而體句於前代大變矣。太宗時詔朝官奉使出州縣判知者。受代還。令中書舍人

考較年勞品量材器而以中書堂所下闕負引對奏授之日差遣院以舊制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為月限考滿郎遷非循名責實之道乃別敉考中外官賢否行能課殿最為陟黜曰磨勘院已廢差遣院總於審官院主考京朝官而置考課院掌考附奏諸司幕職官而體局始定已頗用臺臣言改補闕拾遺為司諫正言為諫官置起居院專左右史之職脩起居注送史館置諸路提刑官為監司糾州縣吏治蓋漸漸議正官名事矣當是時朝廷清明君相一德中外官大任使若大黜陟天子必與兩府大臣公聽並觀論

定而後遣兩府宣授之百司庶府出入分蒞皆得以其職自達於上中書樞密院爲奏覆畫一下體統正而事權通以能官師相承擢用宜稱中外踐更遐邇一視雖無定員無專任而人卽所蒞爲職司材必慎簡恩無濫授官無濫冗以遵職而課功於治體固未有損也仁宗時二邊用兵知制誥富弼言邊事繫國安危周宰相魏仁浦實兼樞使國初相質溥亦參知樞密今兵興宜令相臣得兼領密院張方平亦以爲言於是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相夷簡呂得象章以內降納上前日卽如此恐密院謂臣爲侵官弼

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侵官也。夷簡得象乃不敢言

邊事定。罷兼使如初。熙寧時。邊帥明趙與西人戰中

書賞其功。而密院降約束。申敕邊帥逵郭脩堡砦爲

守。樞院詰責。而中書詔褒美。中丞甫滕爲上言戰守

國大事。今中書欲戰。樞密欲守。其何以令天下。願敕

兩府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自是兵與中書

兼密院如祖。大都先宋時。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九寺。

五監。互以他官典領。其正官非別敕。不得治所司事。

大者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不得與朝政。侍郎給事。不

領省職。左右諫議無常員。而起居郎。起居舍人。不親

記汪之事。下者尚書丞郎而下。居其官。不知其職者。十常七八。惟内侍所掌。猶髣髴故事。六統軍。十六衛。遇大朝會。皆遣官攝事。爲容而已。諸節度使。不食本鎮租賦。藩府除授。帶都督名銜。實不行都督之事。京府及四方大鎮有牧尹。并親王不授。諸路觀察採訪防禦團練刺史。皆遥領。率不親本州務以位著寓祿秩爲敘遷之資。故士人以登臺閣禁從爲榮。以僉遣煩劇爲要而官階勳爵無能爲重輕也。時人爲之語曰寧登瀛。不爲卿。寧抱槧。不爲監。蓋名實抵迕至於此。自儒臣田錫孫何楊億諸人咸以爲言。元豐中。神

宗覽唐六典書。大善之。以爲是周官之遺也。摹以賜
羣臣。慨然欲酌古今之宜。詳定官制。乃置局中書省
命翰林學士璪張樞密承旨誠一張領其事。考故實
上天子。召對臨決。更二年乃定。所謂元豐新制也。會
明堂禮成。中外臣遷敘。一用新制。而臺省部院寺監
司局。咸各歸其官。已尚書新省成。帝自臨幸。召六曹
長貳而下。詢所職。勅戒。於是罷平章事參知政事不
設。獨設中書門下尚書省如唐官。當是時。首相珪在
位之日久。參政確疾其妨已。欲軼之。言於上曰。三省
長官位崇高。卽唐不常置。臣等具僚承乏。不敢當。獨

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事足矣。於是珪以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行侍中之職。確以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行中書令之職。實始以尚書省治兩省事。而兩省始分。已乃本六典中書造命。門下封駁。尚書受成頒行之文。已得以次相莞機務。承旨奏事。而左僕射顧以門下不得與。獨主駁奏。實擯珪而奪之權制下。珪始知權失。而竟無以難也。而駁奏滋繁。政多所滯留。時議者欲廢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此有深意。不許。獨定制知院事同知院事專軍機。元祐初。左僕射光。右僕射公著。相繼柄國。乃請

令三省分省治事合班奏事明同心共政之義示大公而時議頗以唐制格之謂內降制勑及中外復逆皆三省合呈取旨下郎無所用省審駁奏爲也紹聖時盡更元祐之制獨合班奏事踵行之不廢則章惇爲門下恐權適去已而守之新制行而確惇各以胸臆行其私謂國有治法哉其後蔡京旣以太師罷政令其黨建白言古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今乃稱三師周司徒司空爲六卿秦太尉主兵官今覆爲三公非古也宜復古三公爲眞相立三孤少師少傅少保爲次相賡復周官之舊制日可而更侍中爲左輔中

書令爲右僕射尚書左僕射爲太宰右僕射爲少宰兼
中書門下如初罷尚書令及文武勲官而以太尉冠
武階於是京得以太師三日一至都堂治事復柄國
毒痡于天下當是時更開封府守臣爲尹牧府分六
曹縣分六案内侍省悉倣機廷之號脩六尚局建三
衛郎諸皆鑒然而亂政亟行卽官制吾無益於亂也
方宋盛時慎重名器趙韓王以翊戴功文潞公以四
世元老進太師爲異數雖王文正旦呂文靖夷簡在
相位二十餘年僅止太傅司徒去位至太師不以授
也而京得特恩治平初著令親王皇弟皇子不宜兼

三師而於時鄆王肅王以皇子得𡨋授其餘官師保傅者多至十有八人而天子方好僊置道階二十六級比中大夫而下置道官二十六等擬館閣稱清銜宋盛時入内内侍省最親近通侍禁中官不過從六品以二百八十人爲定員元豐定制議易名殿中監神宗曰祖宗爲此名有深意不許而熙河之役李憲得以昭宣使領熙秦軍伐遼之役童貫得以異姓王官太師梁師成官太尉他諸璧倖走馬承受得並擁節使蓋弊壞極矣建炎初改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門下侍郎復爲參知政事而三省

復爲一乾道中本漢制詔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定正一品而參知樞密之設如故左丞相不時授右相於參知時柄國兼樞使則國偏安壞迫削故也先宋同平章事請老不得謝稱平章軍國重事或五日或三日一朝一至都省堂開禧初韓侂胄專縱實始以平章軍國事名官去重則預者廣去同則任者專已開邊命日一至中書繕相印視事而它相不復知印賈似道踵行之權重極而宋亡嗚呼不得於道揆法守之意而取必於建置其效居可覩矣。宋初同平章事爲宰相掌佐天子總百官平庶政事無不統無常員本唐典稱中書門下平章事有二人則分日知印押班以丞郎

巳上至三師爲之首相承唐制以昭文館大學士次相以集賢殿大學士兼修國史參知政事掌副宰相毗大政以密學士部侍郎充而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各以兩制一人判省事不與政其親王宰相罷知政事司留守節度使京尹若出守判兼侍中中書令同平章事者稱使相不預政事不書敕惟宣敕除授者敕尾存其銜元豐新制同平章事參知政事悉不設歸三省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以官高不除以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行侍中事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行中書令事爲眞相以尚書左右丞爲次相。門下省門下侍郎受天下成事審命令駁正違失受發通進奏狀奏覆審駁而頒降之 左散騎常侍正三品不除左諫議大夫從四左司諫正七左正言從七掌規諫諷諭爲諫院專言責 給事中四人正四分治六房讀中外出納駁正稽違糾治之判後省事 起居郎從六掌記天子言動而符寶郎從七二人掌符璽通進司銀臺司掌受天下章奏進御進奏院掌受敕及百司符牒頒之隸給事中登聞簡院登聞鼓院掌受文武官及士民章奏簡院隸諫議大夫鼓院隸司諫正言。中書省中書侍郎掌進擬庶務宣奉命令

行臺諫章疏、凡內外官除授、承制畫旨、授門下省、令
宣之、右散騎常侍、不除、右諫議大夫、右司諫、右正
言、職掌品級、與門下省同、左屬門下、右屬中書、皆附
兩省班籍、宋初、置知制誥、及直舍人院、與學士對
掌內外制、學士內制、舍人外制、稱兩制官、制行、中
書舍人、正四、掌行命令、爲制詞、除授失當、及非人、則
論奏封還詞頭、簡正諸房公事、正六、熙寧三年置、以
京朝官充、政和品崇權重、南渡後、序左右司上、○尚
書省、左右僕射、左右丞、掌施行制命、凡天下之務、六
曹不能與奪者、總決之、應取裁者、送中書省、樞密院、
左右司郎中、正六、員外郎從六、掌舉正六曹、號都司、
亦號左右曹、南渡、提領權貨務、都茶場、其後左藏封
樁庫、亦提領、不係戶部經費、熙寧變法、置提舉、修敕
令、以宰執兼詳定官、以侍從兼刪定官、制置三司、條
例司、三司會計司、編修條例司、宣和開邊、置經撫房、
專治邊、大觀議禮、置儀禮禮制局、皆隸於都省、事已
輒罷、○樞密院、樞密使、從一品、知樞密院事、同知樞
密院事、俱正二品、樞密副使、簽書樞密院事、從二品、
同簽書樞密院事、都承旨、從五、副都承旨、正六、掌軍
國機務、兵防邊備、戎馬之政令、出納密命、以佐邦治

官制行事分隸六曹而專兵國信民兵牧馬總領仍隸馬簡詳諸房文字從六品熙寧置計議官正八品建炎罷御營司歸樞密院爲機速房置編修官正八熙寧置三省樞密院門有監門架閣文字有主管其激賞庫及激賞酒庫有監○宣徽院有南院使北院使掌總領內諸司及三班內侍之籍郊祀朝會宴饗供帳內外應奉之儀位尊事簡勳舊若大臣罷政者領焉官制行罷宣徽以院職事分隸省寺而使號猶存南渡後不復置○三司使有副使有判官五代官總國計以通管鹽鐵度支戶部三部而名曰計省鹽鐵掌山澤之貨關市河渠軍器之事度支掌財賦出入戶部掌戶口賦稅之籍各有使有副使判官太平興國中分置三使淳化復一人總領已又分天下爲十道置使二員分掌曰左計曰右計三司使以兩省五品以上及知制誥雜學士充有司輔臣出守召充者副使以員外郎以上歷三路轉運使及六路發運使充判官以朝官以上歷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充三部使副使判官充職畧同其屬有三部勾院判官有都磨勘司都主轄支收司拘收司都理欠司都憑繇司開拆司發放司勾鑿司催驅司受事司司官各

一人、又有衙司、管轄官二人、勾當公事官二人、推勘
公事一人、勾當諸司馬步軍糧料院官各一人、勾當
馬步軍專勾司官一人、或朝官、或三班、兼判、熙寧中
以免役、農田水利新法歸司農、以冑案歸軍器監、修
造歸將作監、推勘公事歸大理寺、帳司、理欠司、歸比
部衙司歸都官、坑冶歸虞部、元豐制行、罷三司、並歸
戶部。○翰林院、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士、俱正三、掌
制誥赦勅國書及宮禁所用文詞、乘輿行幸、則侍從、
備顧問、有獻納則請對、仍不隔班、凡命爲學士、遣使
就第宣詔召入院、上日勅設會、從官、侑以樂、太宗飛
白書玉堂之署賜之、徽宗書院額、日摛文堂、蓋龍異
之也、官制行、專典內制、凡他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
直院、權直、淳熙中、改學士院權直、　翰林侍讀侍講
正七品、掌經筵講讀、備顧問、擇侍從有學術者爲之
眞宗置侍講學士、侍讀學士、舊制經筵賜坐、而說書
立講、自仁宗始、熙寧初、欲復坐講、以議者不可而罷、
官制行、廢學士、而侍讀、侍講爲兼官、必侍從以上乃
得之、資淺者爲說書、從七、紹興中、秦檜用其黨万俟
卨、以中丞兼、羅汝楫以諫議大夫兼、慶元後、臺丞諫
長、暨副端正言司諫以上、無不預經筵、兼說書者。○

其殿閣、宋初置文明殿學士、慶曆改紫宸殿、已爲觀文殿大學士從二、學士正三、班六尚書前、寵舊相非舊相爲特恩、資政殿大學士、學士俱正三、寵執政非執政爲特恩、端明殿學士正三、待學士久次者、樞密直學士、總閣學士、正三、直學士從三、待制從四、直閣正七、以厲行義文學之士、官制行並罷、滿歲補外爲加銜、南渡後率以授中司列曹尚書翰林學士之補外者、權尚書給諫侍郎、則帶直學士待制、其直閣倣元豐監司帥臣兼之、自龍圖閣以下、各隨高下而等差焉、龍圖閣在會慶殿西偏、比連禁中、奉太宗御容、御製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天章閣在龍圖閣之北、奉真宗御容御製、以祥符天書、取爲章于天之義而名、而宗正屬籍、滯郎旌節、咸安奉焉、寶文閣在天章閣東、羣玉蘂珠殿之北、奉仁宗御容御集、英宗附焉、自是迄宋世帝崩、皆建閣、閣皆有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等官、神宗曰顯謨、哲宗曰徽猷、徽宗曰敷文、高宗曰煥章、孝宗曰華文、光宗曰寶謨、寧宗曰寶章、理宗曰顯文、而政和中、始置集英殿修撰、正六、右文殿修撰、從六、秘閣修撰、從六、許內外官爲帶貼職名○初太宗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爲三館、皆寓崇文院、

端拱初、即院中堂建秘閣、擇三館眞本書籍萬餘卷及內出古畫墨銘藏其中、狀元制科一任還試詩賦各一、而入否、則大臣薦而試入之、凡直館閣與集賢殿修撰史館修撰直龍圖閣皆館職高等次曰較理畢者較勘簡討均謂館職、記注官闕取於此、非經修注未有除知制誥者、官制行去館職、以崇文館爲秘書省、罷直館直院秘閣爲貼職恩數而已、元祐復館職、旋廢、政和來、貼職濫及庸瑣、其名益輕、○東宮太子太師太傅太保、不設太子少師少傅少保以宰相兼太子賓客、詹事、少詹事、皆正六、執政兼太子左庶子右庶子左諭德右諭德亦不常設、以他官兼、自仁宗爲太子時、即資善堂肄業、神宗非儲、始置太子侍讀侍講正七、天禧中置太子中舍人、舍人從七、自是皇子就外傅、置翊善贊讀直講、從七、紹興後、有說書有小學教授等官、正八、主管左右春坊、不用儒臣以內侍充、其太子左右衛左右司禦、左右清道、左右監左右內各有率副率、皆名存無職司、親王府傅長史司馬不除、置諮議參軍、記室參軍友、而藩王府官兼南北宅教授、

○吏部、掌文武官吏銓試注擬磨勘考課封叙勳賞

制誥之政令、尚書一人從二、權尚書正三、總文武選
侍郎二人從三、權侍郎從六、分文武選、郎中從六、員
外郎四人正七、四司六曹品皆同、司封郎二人主封
叙、司勲郎二人主勲賞、考功郎二人主考課覆謚皆
唐官宋祠判部事二人、以京朝官充司封以下判司
官各一人、以無職事朝官充、又有主管官告院一人
亦京朝官充、淳化中廢差遣院總於審官院至道中
罷考課院併於流内銓知審官院二人御史知雜充、
掌考較京朝官殿最擬注之事、判流内銓二人亦御
史知雜充掌節度判官以下州府判司諸縣令佐擬
注磨勘之事、流外銓掌考試附奏諸司人吏而已官
制行始正職掌尚書、左選文臣、寄祿官自朝議大夫、
職事官自大理正以下、非中書省勅授者、悉掌之、郎
審官東院、分中書之權、尚書右選武臣升朝官自皇
城使職事官自金吾階衛使司以下、非樞密院宣授
者、悉掌之、郎審官西院、分樞密之權、係中書省樞密
院除授者、雖不隸左右選、其制命誥勅、皆部行六曹
郎官僉用理郡守以上資任者充、員外郎通判以下
充寄祿官高一品以上者爲行、下一品者爲守、下二
品以下者爲試、餘職準此、後諸曹尚書侍郎互置惟

吏部備官四司郎或省或兼無常制○戶部同唐職
司宋初以天下財計歸三司戶部置判部事一人以
兩制以上充受土貢元會陳于庭而已官制行始并
三司歸戶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郎中員外郎四人
掌天下戶口土地賦稅錢穀土貢征榷佐軍國之用
昏姻繼嗣及券責之訟以左曹主之常平義倉免役
伍保及農田水利之政坊場河渡之課右曹主之度
支郎二人主計度軍需金部郎二人主錢幣征榷倉
部郎二人主儲積漕運皆屬焉其幹當公事官元祐
置罷復無常南渡以執政領戶部罷太府隸金部○
禮部同唐職司宋初有禮儀院與太常或倂或省官
制行尚書一人侍郎一人郎中員外郎二人掌禮樂
祭祀朝會學校貢舉之政令公主以下選尚后妃親
王以下推恩宗室冠昏祭葬及賜旌節冠帔旌表門
閭若圖書表疏之事皆掌之祠部郎二人主祀典道
釋醫藥主客郎二人主賓禮四夷膳部郎二人主祀
饗牲醴膳羞皆屬焉凡大禮因革小則同太常寺大
則集百官議定以聞南渡鴻臚光祿倂歸禮部太常
國子監亦隸焉○兵部同唐職司宋初置判部事一
人以兩制充官制行尚書一人侍郎一人郎中員外

郎二人、掌兵衛儀仗武舉四夷之官封承襲及民兵廂軍土軍蕃軍簡閱召募配隸之政令、職方郎二人、主封域圖籍、駕部郎二人、主輿輦驛置廐牧、庫部郎二人、主鹵簿戎器、然武選隸天官、兵政屬樞轄、職務視諸部獨簡。○刑部同唐職司、宋初置判部事二人、以知雜御史以上、或京朝官充、淳化中、增置審刑院、知院事一人、以郎官以上充詳議官以京朝官充、詳符中置糾察在京刑獄司、糾察官二人、兩制以上充官制行、審刑詳議糾察、悉罷歸刑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郎中員外郎各二人、掌法律獄訟奏讞赦宥除雪叙復之事、分左右廳、左主詳覆、右主叙雪、都官郎二人、主徒流配隸、比部郎二人主勾覆中外場務倉庫帳籍、司門郎二人、主門關津梁道路之禁、皆屬司隆興後、都官兼比部司門。○工部同唐職司、宋初置判部事二人、兩制以上充、官制行尚書一人侍郎一人、郎中員外郎二人、掌天下城郭宮室舟車器械符印錢幣之政令、屯田郎二人主屯田營田職田學田虞部郎二人、主山澤場冶、水部郎二人、主漕河水利皆屬司、而少府監文思院隸焉、六部監門紹興置主管架閣庫有幹辦架閣庫官、宣和罷、紹興復置、

○御史臺同唐官宋初御史大夫不除正員爲加官新制行不置中丞一人爲臺長從三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大事廷辨小事奏彈其屬有三院曰臺院侍御史一人從六主貳臺政曰殿院殿中侍御史一人正七主儀法糾百官曰察院監察御史六人從七主分察六曹百官糾其謬誤官卑而入殿中監察御史者謂之裏行又置推直官二人推勘官十人專獄事祭祀朝會又設五使監之元豐罷御史裏行推直推勘官及五使崇寧中禁監察御史言事靖康復舊簡法官一人主簿一人俱從八簡詳法律勾稽簿書○秘書省唐官宋初置三史館新制行監一人正四少監一人從五丞一人從七掌古今經籍圖書國史實錄天文曆數之事著作郎一人從八著作佐郎一人正八主宰執時政記左右史起居注所書日曆會集修纂爲一代之典秘書郎二人從八主集賢院史館昭文館秘閣圖籍較書郎四人正字二人俱從八掌較讎典籍各以職隸於長貳而太史局鐘鼓院印曆所算學隸焉元祐初復置直集賢院較理又置學士紹聖初罷政和更名右文省國史遇修纂則於門下別置編修院宰相一人監修修撰以京朝官簡討以

京官充、元祐初、名國史院、紹聖復歸秘書、紹興詔秘書修日曆、名日曆所、後又名史館、置史館修撰、尋詔秘書著作局、專修日曆修正史、則開國史院、修實錄則開實錄院、並宰臣提舉云。○殿中省、職掌同唐監少監丞簿各一人、總六局、日尚食尚藥、尚醞尚衣尚舍、尚輦、崇寧增置六監官、又增置六尚局定供奉令格、靖康中罷。○太常寺、職掌同唐、宋初置判寺兩制以上充、丞以禮官久次、秩高者充、別置太常禮院、有判院事、同知院事、祥符中、別建禮儀院、輔臣主判、天聖中省、康定初、置判寺同判寺、始併兼禮院事、新制行、併禮儀院歸禮部、太常卿一人正四少卿一人從五、丞一人從七、博士四人正八、掌五禮之制度儀式及樂律樂舞、樂章、協律一人主大樂、奉禮一人主奉幣、大祝一人主讀冊、俱從八、郊社籍田太廟宮闈各有令、正九、郊廟祭器庫什物庫、教坊所、諸陵祠墳所皆隷焉、有太醫局、令從七、主管從八、崇寧置、大晟府設大司樂典樂、大樂令、主簿、協律郎、事已罷、南渡省少卿、隆興省、博士太醫局罷歸醫學。○宗正寺、職掌同唐、宋初置、判寺事二人、以宗姓兩制以上充、官制行、宗正長貳不專用國姓、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官

品與太常同掌叙宗派屬籍修纂牒譜圖籍建炎併歸太常紹興復置○大宗正司知大宗正事同知大宗正事掌糾合族屬訓以德行道藝有罪劾景祐始置司以皇族賢者官之熙寧置丞以異姓朝臣爲之官制行仍舊稱屬記室一人教授十二人○光祿寺職掌同唐宋初置判寺事一人朝官以上充官制行卿一人從四少卿一人正六丞一人正八主簿一人從八掌祭祀朝會宴饗酒醴膳羞之事其屬有大官令主割烹翰林司主果實茗藥有牛羊司乳酪院油醋庫法酒庫內酒坊大官物料庫外物料庫紹興廢併入禮部○衛尉寺同唐宋初置判寺事郎官以上充武器庫歸內庫守宮歸儀鸞司衛尉無所掌官制行卿少卿丞簿各一人掌儀衛兵械甲胄之政令儀鸞司左右金吾衛司左右金吾使司六軍儀使司內弓箭庫南外庫衣甲庫槍劍弓弩矢庫軍器什物庫宣德樓什物庫隸焉南渡後併入工部○太僕寺同唐宋初邦國輿馬之政分隸羣牧司騏驥院諸坊監太僕但掌天子五輅屬車給大小中祀羊置判寺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羣牧司置制置使一人兩府大臣及兩省以上充官制行卿少卿丞簿各一人掌車

輅、廐牧之政令。車輅院、左右騏驥院、天駟監、鞍轡庫、養象所、騏驥坊、車營致遠務、牧養上下監隸焉。元祐置左右天廐坊，紹聖置孳生監。中興後廢寺，併入兵部。○大理寺同唐官。宋初置判寺事一人，兼少卿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評斷官八人，以京官充。官制行，卿一人、少卿二人、正二人、推丞四人、斷丞四人、司直六人、評事十有二人、簿二人，掌折獄詳刑鞫讞之事。凡天下奏劾命官將校及大辟囚以下，以疑請讞隸焉。左斷刑，司直評事詳斷之，丞議之，正審之。在京百司事當推治，或特旨委勘及官物應追究者，隸右治獄，丞專推鞫，以評事司直與正爲斷司，以丞與長貳爲議司。南渡省卿，損正丞以下員。○鴻臚寺職掌同唐。宋初置判寺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官制行，卿、少卿、丞、簿各一人，掌四夷朝貢、宴勞、給賜、送迎及國之凶儀、中都祠廟、道釋籍帳除附之禁令。往來國信所掌契丹使，同文館及勾管所掌高麗使，禮賓院掌北蕃，懷遠驛掌南蕃西蕃，都亭西驛管幹所掌河西蕃，在京市務司提點所隸焉。南渡後併入禮部。○司農寺宋初置判寺事二人，以兩制朝官以上充，掌供籍田九種、大中小祀供豕及平糴利農之事。熙寧中增置

丞簿、農田水利免役保甲等法、悉司農講行。官制行卿少卿丞簿各一人、掌倉儲委積苑囿庫務出納之政、園苑四、玉津、瑞聖、宜春、瓊林、苑倉二十五、草場十有二、下卸司都麯院、水磨務、內柴炭庫炭場隸焉、建炎併隸倉部、紹興復置。○太府寺同唐、宋初置判寺事一人、以兩制或帶職朝官充、其廩藏貿易、四方貢賦百官奉給、皆隸三司、太府但掌祠祭香幣巾帨神席及較造升斗衡尺而已、官制行卿一人、少卿一人、丞二人、簿二人、掌邦國財貨及廩藏出納商稅平準貿易之事、南北西三京左藏庫、內藏庫、奉宸庫、祗候庫、元豐庫、布庫、茶庫、雜物庫、糧料院、審計司、商稅務汴河上下蔡河上下鎖提舉市易司、雜買雜賣場、市易上下界、權貨務、交引庫、抵當所、和劑局、惠民局、店宅務、石炭場、香藥庫、隸焉、元符增丞一人、崇寧置藥局七所、建炎併隸戶部、紹興復。○國子監、宋初置判監事二人、以兩制或帶職朝官充、直講八人、丞簿各一人、以京朝官或選人充、有正有錄、西南北三京皆置國子監官、制行祭酒一人、從四、司業一人、正六、丞一人、正八、簿一人、從八、博士十人、正八、太學博士從八、正錄正九、武學博士從八、諭正九、律學博士從

八正正九掌學之政令又有書庫官隷焉大觀改辟雍置司庶司業總國子監及內外學事又置辟雍博士宣和罷南渡併歸禮部未幾復乾道後祭酒司業僉置正錄不兼權定國子博士一人太學博士三人正錄共四人○少府監宋初判監事一人朝官充官制行監一人少監丞簿各一人掌百工之政令度制祭祀朝會率其屬以供文思院綾錦院染院裁造院文繡院郊廟祭器法物庫諸州鑄錢監隷焉南渡併歸工部○將作監宋初置判監事一人朝官充土木工匠隷三司官制行監一人少監丞簿各一人掌宮室城郭橋梁舟車營繕之事凡出納籍帳歲受而上之工部修內司東西八作司竹木務事材場麥麪場窑務丹粉所作坊物料庫第三界退材場簾箔場隷焉南渡併歸工部紹興復置乾道後臺省久次與爲郡邑有聲者悉除監少丞簿爲養資地而營繕事府尹畿漕分任焉○軍器監熙寧置領戎器以從官總判增勾當官爲之屬官制行監一人正六少監一人從六丞簿各一人從八掌繕治兵器什物南渡併歸工部紹興復置東西作坊物料庫皮角場隷焉○都水監宋初隷三司河渠案嘉祐置監領之判監事一

人、同判監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丞三人、簿一人、京朝官充、丞治水于外者、曰外監、官制行、使者一人、正六、丞二人、簿一人、俱從八、掌中外川澤河渠津梁堤堰疏鑿浚治之事、又有南北外都水丞各一人、都提舉官八人、監埽官百三十有五人、皆分職涖焉、事干機速、非外丞能治、則使者行視之、街道司隸焉、宣和罷南北外都水、紹興歸工部、○司天監、宋初置判監二人、以五官正充、官制行、罷監、立太史局隸秘書省、置太史令、掌察天文祥異鐘鼓漏刻造曆書而正其丞爲之貳、五官正以下各一人、

○殿前司、宋初沿後周制、置殿前司、掌殿前諸班直及步騎諸指揮之名籍統制訓練蕃衛戍守遷補賞罰之政令、凡侍衛宿衛之事、後周有都點簡、在都指揮使之上、藝祖以受禪不復設、置都指揮使一人、從二、以節度使爲之、副都指揮使一人、正四、都虞候一人從五、刺史以上充、資序淺、曰主管本司公事、馬步軍亦如之、○騎軍有殿前指揮使、內殿直散員散指揮散都頭散祗候金鎗班東西班散直鈞容直及捧日以下諸軍、指揮步軍有御龍直骨朶子直弓箭直弩直及天武以下諸軍指揮、諸班捧日舊名鐵騎改

曰騎、夾跋捧日、自捧日而下、曰歸明、渤海、曰拱聖、衍、曰驍騎、曰寧朔、曰龍猛、曰神騎、曰驍雄、曰坐渾直、曰清朔、曰擒戎、曰步闘、有都虞候、指揮使、都軍使、都知副都知、押班、天武舊名捴鶴、自天武而下、曰神勇、曰雄勇、曰廣德、曰廣勇、曰廣捷、曰雄威、曰龍騎、皆以御龍冠之、曰御龍四直、有四直都虞候、直各有都虞候指揮使、副指揮使、都頭、副都頭、十將、將虞候、自天武而下指揮分布中外、多至四十員、熈豐頗省、併南渡增銀鎗班、茶酒舊新班、捧日而下、增選鋒軍、神策選鋒軍、左右翼、摧鋒軍、遊奕軍、中前後左右、護聖馬步軍、天武而下、增勝捷、威勝、威捷、全捷、中前後左右軍、都指揮不除、則以主管殿前司一員任其事、又立統制統領分任之、而都虞候不復置、淳熈後、四廂職多虛、而殿司職司有權管幹、暫照管之號、 宋初侍衛馬步軍共一司、比殿前司尤崇、後馬步軍分爲二、幷殿前號三衙、而馬步二軍居殿前司下、馬軍自龍衛而下、曰驍捷、曰雲騎、曰武騎、曰驍武、曰廣銳、曰雲翼曰有馬勁勇、曰無敵、曰克勝、曰飛騎、曰威遠、曰克戎曰萬捷、曰雲捷、曰橫塞、曰蕃落、曰幷州騎射、曰有馬雄略、曰崇捷、曰崇銳、曰清澗騎射、曰具僚、剩員、諸指

揮分布中外多者至百員應豐頻省併南渡增損不能悉載步軍自神衛而下曰虎翼曰奉節曰步武曰武衛曰雄武曰神鋭曰振武曰新立弩手曰威猛曰雄勝曰歸恩曰澄海弩手曰神虎曰保捷曰捉生曰清邊弩手曰制勝曰定功曰平海曰効忠曰川効忠曰宣毅曰建安曰威果曰効順曰揀中雄勇曰懷順曰歸聖曰順聖曰懷恩曰勇捷曰威武曰平塞弩手曰忠勇曰寧遠曰忠節曰神威曰歸遠曰雄略曰招收曰壯勇曰橋道曰清塞諸指揮分布中外至百八十員應豐頻省併南渡增損不能悉載云○其環衛有左右金吾衛上將軍從二大將軍正四將軍從四左右衛官品同左右驍衛上將軍從三大將軍正四將軍從四左右武衛左右屯衛左右領軍衛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衛官品同各有中郎將郎將並爲環衛官無定員悉宗室爲之亦爲武臣贈典大將軍以下又爲武臣責降散官蓋禁兵分隸殿前侍衛司故十六衛諸將軍皆虚衘無職掌○皇城司即漢羽林唐北衙宋初置武德司掌宮城出入之禁令凡周廬宿衛之事宮門啓閉之節皆隸焉○宋初有軍頭引見司端拱中改以御前忠佐之名掌崇班供奉及諸

州駐泊捕捉之事南渡引見司掌軍頭名籍諸軍揀閱引見之事提點官幹辦官並以閤門官充乾道定額四員○客省使從五副使從七各二人掌國信使辭見宣賜及四方進奉四夷朝覲貢獻之儀受其幣而賓禮之掌其餐餼飲食引進使從五副使從七各二人掌臣僚蕃國進奉禮物之事四方館使掌受文武官及諸道慶賀起居章表東西上閤門使正六副使宣贊舍人俱從七祗候從八掌朝會宴幸供奉贊相禮儀之事諸使皆武臣崇秩用國戚世族禮均侍從與文臣館職均為儲賢才云崇寧宦官恩倖交賣員數無限制靖康詔立員額紹興定四十員乾道倣儒臣館職召試中書然後命淳熙制兼幹有方畧善武藝親民有治效及歷邊任者充慶元中嚴長官選擇之命焉○內侍省宋初為內中高品班院及內班院太宗改曰入內內侍省日內侍省號為前後省而入內省親近通禁中有都都知都知副都知押班俱正六內東西頭供奉官俱從八內侍殿頭內侍高品俱正九內侍高班內侍黃門俱從九內侍省有左右班都知副都知押班俱正六以二百八十人為定員其屬有御藥院往來國信所後苑勾當造作所隸焉

其合同憑䟽司監官掌禁中宣索給其要驗內東門司勾當官掌譏察宮禁人物出入軍頭引見司勾當官掌供奉便殿翰林院勾當官總天文書藝圖畫醫官四局南渡後懲內侍用事之弊禁前後省使臣不得與兵將往來內侍官不得出謁及接見賓客紹興併內侍省歸入內內侍省宋承五代故都汴而開封府視古京兆建官以洛陽土中而宋州本興王地也陞河南府為西京應天府為南京其後以大名府為景德御戎駐蹕之地稱北京南渡後蹕杭州改臨安府稱行京其設官畧與開封同而天子巡守若親征則命親王或大臣總留守事掌宮鑰及京城守衛塡撫之 開封府牧從二諸府牧九州牧屬尹從三少尹從六司錄參軍正七功曹倉曹戶曹兵曹法曹士曹參軍俱正八牧尹少尹不常除置權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尹正畿甸

之事推判官四人日視推幹分事佈司錄通書六曹之案牒有司理有文學助教又有左右軍巡使判官各二人左右廂公事幹當官四人崇寧罷權知府置牧一人尹一人少尹三人牧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南渡臨安府尹少尹不常除置知府一人通判二人其屬有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節度推官觀察推官觀察判官左司理右司理司戶司法參軍各一人城外內分南北左右廂置廂官聽訟訴分使臣緝捕在城盜賊並五酒務分六都監界置兩總轄皇太子領臨安尹就東宮為廨

始藝祖懲唐節度使任方鎮成尾大莫制也并留後觀察團練使諸監司若防禦使刺史皆不設無定員無職司而別銓官判知其事節度觀察留後承宣使若團練使刺史以落階授者為正官帶階官者為遙領獨以敘武臣遷轉而充徐潞陝杭越福諸州置大都督府在上

府上牧尹不授，獨以命親王之建節者。而都督長史掌司事。長史闕，置知府事一人，通判一人，左右司馬不釐務，其屬有錄事參軍、司戶、司法、司士、司理，其諮議軍事、參謀、參議，僉以從官充，書寫機宜文字、幹辦官、備差遣。興元、京兆、河東、江陵等府稱次府，牧尹少尹不常除，置官如上府。而府州軍監州主民，軍主兵，或曰非也，地小不成州曰軍。具號權知府州軍事，爲民治，如異時。而州郡官法外，央刺具糾劾放罪。蓋外輕甚矣。其諸路，有經畧安撫使，掌一路邊防機速，軍民刑賞便宜裁斷之事。而河東、陝西、嶺南兼都總管職，綏御夷戎。有都轉運使，掌經度一路財賦，登耗有無，足上供及郡縣經費。有提點刑獄公事，掌糾

察所部獄訟舉刺官吏稱監司以三班使及內侍充走馬承受隸經畧安撫使司無事歲一入奏四方動靜有邊警時馳驛上聞已改廉訪使熈寧變法諸路置提舉常平司實掌常平義倉免役市易坊場河渡水利之法仍得舉刺官吏以行法已復熈河命成都買茶於熈河博馬置都大提舉茶馬司而茶馬司時分合無常其坑冶市舶保甲弓箭若諸路州縣學政河北便糴各有提舉司邊防財用有經制綱運有撥發輦運二司僉振監司之體而州縣益輕南渡後患敵強國削以外輕而軍政無統也命宰相充大都督

執政充同都督或執政若前相充宣撫使主宣威靈督護諸將總諸路軍馬皆因事置重事權其沿河沿淮沿江各以文臣開府爲使武臣爲副塡撫之又有招討使主招討盜賊制置使主經畫邊圉軍而群盜受招及敵國歸正人設鎭撫使授之而東京若西南北三京並置留守置行宮留守蓋稍倣方鎭權重爲便宜失其敵兵退則遣使勞問民疾苦採利害爲奏罷行之日宣諭使四川淮東西湖廣設四總領司掌轉移辦給諸軍鎭錢糧皆時置事已旋罷最後選宗室親王忠幹大臣爲統制開府爲淮江守而國已殫

宣撫司、有使、有副使、判官、有參謀

儆則外豈可輕哉。參議、機宜、幹辦公事等官、並聽奏辟、其經畧安撫使、制置使、有參謀、參議、主管機宜書寫文字、幹辦公事官、諸京有留守、副留守、有總領幹辦公事、準備差使官、四川增主管文字、發運司有使、副使、判官、都轉運司、有使、副使、判官、其屬有主管文字、幹辦官、文臣準備差遣、武臣準備差使、有提點刑獄公事、爲監司、掌糾察所部獄訟、及舉刺官吏之事、盜賊軍器河渠保甲封樁錢穀之類、悉總之、其屬有辦幹公事簡法官、其常平茶馬坑冶市舶學事羅便各設司、置提舉、而諸邊有經制邊防財用及保甲弓箭司、府州軍監置權知府軍州事、掌總郡政、通判爲之貳、而幕職官有簽書判官廳公事、有節度觀察防禦團練軍事推官判官、有節度掌書記、觀察支使、贊郡政、隸焉、有錄事參軍、掌州縣庶務、糾諸曹稽違、戶曹掌戶籍賦稅倉庫受納、司法掌法、司理掌訟獄勘鞫焉、宋初、廬山白鹿洞嵩陽嶽麓應天四書院有教授、景祐中、詔藩鎮立學、慶曆詔州軍監各立學、置教授訓導、掌諸生課試、運司長吏薦本處舉人有德藝者充、熙寧詔中書門下選命于朝、縣令、兩赤縣令、正

七畿縣正八餘縣從八總治民政有丞赤縣正八餘從八主簿尉兩赤縣簿尉從八畿縣及三京縣正九餘從九丞貳縣政簿出納官物銷注簿書尉閱習弓手戢姦暴州縣於人煙繁盛處設監置監官於險扼控禦處設砦置砦官於沿邊溪洞或蕃漢管界或數州數縣管界置巡簡司及巡馬遞鋪掌巡邏譏察之事而茶鹽酒稅場務冶鑄皆有監當官崇寧中置總管鈐轄司京畿四輔郡以知州爲都總管仍兼副總管鈐轄建炎諸路帥帶都總管要郡守帶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以武臣爲副總管副鈐轄副都監紹興守臣罷兼兵職副總管改路分都監各州省置不一建炎置御營司設都統制紹興三大將兵罷擢偏裨爲御前統領官秩高者爲御前諸軍都統制以屯駐州名冠軍額上恩數視三衙權任在帥臣右其屬有計議機宜幹辦公事準備差遣官而省置不一吏文武諸司分房置吏中書門下省曰錄事正八三省樞密院曰主事正八口令史曰書令史曰守當官尚書省都事正八樞密院副承旨從八有正名貼私典書楷書貼書法司孔目開拆勾押驛使官胥史胥長胥佐書吏之屬熙寧前樞密院吏遞遷都承旨蔡京

樞堂吏遷中奉大夫、或換防禦按察使至承宣使云

○階文散官二十九、開府儀同三司 特進 光祿 金紫光祿 銀青光祿 正奉 中奉 太中 中 中散 朝奉 朝散 朝請皆大夫 朝奉 承直 奉直 通直 朝請 宣德 朝散 宣奉 給事 承事 承奉 承務 儒林 登仕 文林 將仕皆郎○武散官三十一階 驃騎輔國鎮國冠軍懷化皆大將軍 雲麾歸德忠武壯武宣威明威定遠寧遠游騎游擊皆將軍、昭武振威致果翊麾宣節禦武仁勇陪戎皆各有較尉副尉、崇寧大觀政和屢有增改文自開府至廸功凡三十七階武自太尉至下班祗應凡五十二階内侍階十有二醫官階十有四凡除職事官以寄祿官品爲差高一品巳上爲行下一品爲守下二品巳下爲試品同則否宣和以後官高仍舊職者謂之領官卑職高者謂之視

爵十有二王正一嗣王郡王從一國公從一郡公開國公開國郡公正二開國縣公從二開國侯從三開國伯正四開國子正五開國男從五 勳十有二上柱國正二柱國從二上護軍正三護軍從三上輕車都尉正四輕車都尉從四上騎都尉正五騎都尉從

五、驍騎尉正六、飛騎尉從六、雲騎尉正七、武騎尉從
七、功臣、賜中書樞密臣僚、曰推忠、佐理、協謀、同德
守正亮節、翊戴贊治崇仁、保運、經邦宰相初賜六字
餘官四字、次加至兩字、賜皇子皇親文武臣僚外臣、
曰推忠、保德、翊戴、守正、亮節、同德、佐運崇仁協恭贊
治宣德、純誠、保節、保順忠亮竭誠奉化效順順化翊
賜四字、次加兩字、賜諸班直將士禁軍、曰拱衛、翊衛
衛聖、保順忠勇拱極護聖、奉慶果毅肅衛加兩字

我

太祖高皇帝。受

天命神聖臣下莫能及卓然獨覽古三公論道六卿分
職。纘其意於三代兩漢之上鑒秦始建丞相專權橫
放之禍。罷中書府以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
寺。分理庶政而統於一尊。倣太尉樞密院置五府倣

六官置六部列六部於九卿俾輻輳並進以翼戴
天子而峻臣下奏請復立丞相之刑
洪武元年
上旣即位改中書省左右相國爲左右丞相左右丞各一人參知政事二人以宣國公李善長爲左丞相兼少師統六部事三年召山西參政楊憲爲右丞相陝西參政汪廣洋爲左丞已善長封韓國公進太師廣洋封護軍忠勤伯後憲善長皆不得其死廣洋惟庸被誅
上坐奉天殿敕文武羣臣言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多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
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制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從一品侍左右備顧問

咨機務無定員無專授不置府獨爲勳戚文武大臣兼官加官贈官文官惟贈得三公不生授○乃立宗人府令正一品一掌皇九族六親之屬籍時修其玉牒譜系辨昭穆親疏之數登下其名封生卒掌宗室子女適庶名封婚嫁謚葬之　奏請達材能錄罪過而左右宗正宗人爲之貳經歷主文移○乃立吏部部尚書一人正二品王天下官吏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令總司政本公制置黜陟以贊

天子侍郎爲之貳正三品左右二人其屬清吏司四曰文選曰驗封曰稽勳曰考功司各置郎中一人正五品員外各一人從

五、主事文選考功各二人驗封司勳各一人正六、綜其事。司務從五二人省署抄目受發文移為胥領官。文選掌天下文吏銓選作鈌敗調保舉推陞之事。凡官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三人京師一千四百七十六人、南京五百五十八人、外二萬二千九百人以署職試職實授奠年資以裁革併省兼攝添設註選量繁簡以薦舉起廢徵召達賢儁以帶俸添註寄恩冗以降調除名馭罪過以官程課吏治以寧假悉人情。凡入選釐流品平涯擢毋得相先後。凡陞必滿考。不待滿考曰推陞類推上一人取旨。單推上二人。三品以上九卿及僉都御史祭酒廷推上二人或三人內閣吏部尚書敕推

上二人若四三人至五六人唯
上命乃其後制王官不外調王姻不內授大臣之族不
得任科道僚屬有旗人下避上傳陞乞陞者許執
奏納粟馬銀不得銓府佐州縣正官驗封掌封爵襲
蔭褒贈及吏筭之事凡公侯伯勳烈外戚恩澤及閥
里大宗各徵其誥券適孽功罪封號以第其世流降
除之等以土流駁夷官以誥勑授封贈以進階貤封
加贈追奪勵慫良以蔭叙錄任子以等級給散官以
考撥差胥筭以須知訓入官稽勳掌勳級名籍喪制
之事凡文官五品上始授勳百官黃類登之內府有

敓則除之凡三年咨解職糾奪喪禁短喪譎匿咨欽天監奔喪三月復父母老七十鮮兄弟得終養吏名名有諱復姓無漏役名姓更復必登版考功掌官吏考課黜陟之事凡內外官三年初考六年再考引請九年通考奏請大臣不註考京官五品下巳亥年考不職者除名冠帶閒住致仕有差留用者降調四品上自陳外官辰戌丑未年考不職者如之內外官有劾章若大臣自陳下者品其良不肖擬去留聽上王官考察如京官倉場庫官一年考巡簡三年考教官及流外冗官九年陟無過一等惟舉人教官得引

選試陞陟無等京官七十外官六十五致仕其乞致仕者不限年諸請葬祭贈謚蔭必按其滿考覈劾與否傳公議以聞以閑劇量殿最以旌異廉政績以貢舉搜遺逸以保留達民情以紀錄懲愆過以讁戍糾罷閑官吏四司各帥其屬奉其職贊尚書之政令而部尚書省六卿擬天官冢宰特尊重焉○乃立戶部部尚書擬地官主天下人民戶口田賦征役經費之政令經鹽法邊儲金穀出納之制以贊于

天子侍郎二人為之貳司務照磨簡較典磨勘計筭為督領官屬清吏司四曰民部主天下省府州縣之圖志

以周知其地里古今沿革山川險易土田肥瘠寬狹戶口物產多寡登耗之數。曰度支，主會計天下存留起運若廩祿俸給之經費。曰金部，主天下魚鹽稅課若贓罰之折收。曰倉部，主兩稅起運倉庾之委積。已上念地曹務繁，更定爲十三清吏司，司各理一布政使司戶口錢穀賦役課程之事，而司分民度金倉爲四科，郎中員外主事所添設，繁簡視所司劇易，兼宣隸府州之貢賦，贊尚書邦政焉。戶尚書侍郎外，提督倉場侍郎或尚書一人，其屬司務二人，十三清吏司郎中員外郎主事添設無常負，照磨所照磨一人，簡較一人，所屬衙門寶鈔提舉司提舉一人，副提舉一人，典史一人，抄紙局、廣積庫、承運庫、廣盈庫、太倉銀庫各大使一人，節愼庫、巾

鈔局、寶盈局、御馬倉、張家灣簡較批驗所各大使一人、副使一人、寶鈔廣惠庫、贓罰庫、各大使一人、副使二人、甲乙丙丁戊字庫、大使五人、副使六人、吏四十二人、外承運庫、行用庫、軍儲倉、大使各一人、副使一人、

以版籍稽賦役、以墾荒恤貧民、以占籍附流民、以畸零寄細民、以馴野馭羈縻之民、以圖帳抑兼并之民、以折銀劑米值、以平米均田稅、以布帛歛庸調、以桑棗課農官、以芻地給馬牧、以里老攝鄉社、以律誥嚴禁防、以給除差優復、以珍異儲上供、以鈔錠節恩賞、以限田裁異端、以賜田懷降虜、以封閉窑砂鑛、以金穀累贓罰、以課程關雜物、以關權市船材、以引錄嚴茶政、以權量和市易、以時估約均輸、凡獻產詭產

滑產朋戶析戶逃戶有禁亂宗類淆良賤遊手遊食
有禁毀鈔過錢有禁諸王大臣毋得請常課乞閑田
其大政具土田貢賦鹽漕邊儲中寶鈔提舉司若局
庫倉所官悉隷焉○乃立禮部部尚書擬春官掌天
下禮儀祭祀封建朝賀宴饗貢舉之政令叙辦階秩
以贊于
天子侍郎二人爲之貳屬清吏司四曰儀制曰祠祭曰主
客曰精膳儀制掌禮文宗封學校貢舉之事
天子即位　天子冠若納　后若冊立　皇太子若上
慈宮徽號若　朝賀　朝見若大宴饗則舉諸儀制辦

其名數條上之報可而令於諸司凡傳制開讀
表箋學較貢舉文移印章官民服舍皆辨儀式而頒
之諸司凡巡狩親征班師策勳行賞第禮儀條
上凡祥瑞辨其物名類奏大瑞特奏無得請封禪以
蕩上心以鄉飲酒禮讀律誥訓禮讓以養老尊高
年以卹貧宣仁政以旌表章勸勵以建言議利病以
連坐謫戍禁官邪祠祭掌祭饗獻薦天文國卹
廟諱之事辨大祀中祀小祀之等而敬供犧牲
帛配侑從介差其禮樂凡王國司府衛所州縣祀典
神示稽令甲而播之自司督日官曆象而任其徵驗

日月食起止分而豫移諸司大災異即聞次類聞並
乞修省凡　國喪若品官庶人器皆辨其同姓九族
異姓母族妻族親疎之等而爲三年期大功小功緦
之制傳古喪禮損益頒行之凡謚
帝　后　妃　太子　太子妃　王郡王以字爲差次
勳戚文武大臣請祭葬贈謚移諸司覈行能傳公論
定議以聞其侍從勤勞宼事官品未應謚若恵王恵
使得特謚凡　帝　后懸忌祀於　陵輟朝不廢務
凡天文地理醫藥卜筮師巫音樂籍其人毋得以術
越境與妖妄毋藏讖緯玄象凡僧道三年一度度必

通經呪周知冊簡其僞冒而嚴其禁令凡雅樂屬於
祠祭太常領之俗樂領於伶人主客掌戎夷朝貢往
來宴賜之事凡番夷辨其五年三年比年年至年再
至之貢與其貢物貢途貢使豐約遲徑多寡之數王
若使至賓待之差其迎送宴勞賞賚室廬帳幕食料
之等嗣封者爲請使頒冊於其國諸大酋有保塞功
者授冊郊封之以信符徵勘合以金敕諭差發以通
事譯夷情以開市平交易以折計收番貨以刑典禁
交通凡賜均賞特賞各有差凡域中歲徵其方物有
常式精膳掌宴饗牲牢酒膳之事凡膳羞珍品酒醴

光祿領之。會其數。程其出納。凡貤宴。辨職官品秩之等。凡番夷土官。辨下程宴次食料多寡之等。凡廚役僉諸民。次僉諸王府典膳之久次者。凡歲藏氷出氷。移所司謹潔之。諸皆贊尚書。筦領曹屬官如天官。司務二人。四司郎中。司一人。員外司一人。主事各二人。提督四夷館部主客主事一人。鑄印局有使。副使。教坊司有奉鑾。左部舞。右部舞。左右司樂。○乃立兵部擬夏官尚書。一人掌天下武衛官軍選授簡練。若鎮戍廐牧傳郵之政令。經戎馬之治。以贊

天子。侍郎二人爲之貳。屬淸吏司四。曰武選。曰車駕。曰職方。曰武庫。武選掌武官選陞襲替功賞之事。以世官

流官定武職以襲替優給厚武功以育功四戰功二等辨武功以減革遏革清冒濫凡歲六選官二等曰舊官曰新官凡推陞勳臣若武舉薦舉會舉以二人請凡將材三歲武舉六歲會舉歲薦舉皆籍而用之以考選比試違才而程力以効功課將帥以遞降練卒徒以貼黃正圖狀以誥勑徵初績以褒卹勵死戰以優養恩故絕以引類登選簿以殺降失陷避敵激變肅軍機以典刑敗倫行刼退陣斷世祿以寄祿馭一恩倖以覆訊糾捕緝以誥勑辨冒僞正土官夷官許具

軍制車駕掌輿輦車乘守衛廐牧郵傳之事凡大朝

賀大禮儀陳鹵簿大駕常朝設陛辨其物數而序次之。凡侍衛。殿陛全直。常朝番直。凡守衛親軍衛。晝前左右後四行而日夜廵警之。皆有團伍。定其多寡。第其番之上下。慈宮　中宮之鹵簿　東宮儀使侍衛皆屬焉。凡馬政受牧官籍帳而程督其登耗闌逸之數。以營牧節芻秣。以印俵防欺冒。以色齒冣抵謾。以糧馬征南夷。以茶馬逼西番。以市馬縻東夷。皆以足軍實。令京營邊鎮毋乏之馬。凡傳郵曰驛曰遞運所。在京師曰會同館。皆以符驗關券行之。以黃馬快船致貢獻而練水軍。職方掌地圖軍政城隍鎮戍簡

練征討之事凡諸邊腹疆界地里遠近險易三歲一
報官軍車騎之數亦如之而辨其扼塞守禦之令凡
軍制內外相維自五府司衛所以逮夷官各統其官
軍及部落聽征調守衛　朝貢保塞之職而武官不
得輒下符行軍凡城隍以時浚築閱視凡鎮戍以時
飭屯防扼險要凡將較程其勤逸稽其什伍存逸騎
械精頓之數教以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金鼓麾
旗之號凡將材籍武舉會舉歲薦之士而簡用之凡
有征討請命將出師移所司以懸賞罰調兵食紀功
遇軍有功按御史紀覈移武選陞賞以堡塞障邊徼

以烽堠傳聲息。以清勾驗補收埰問發冒漏除豁覈冊籍以存恤優初役以壯快簡鄉民以關津詰奸盜。武庫掌戎器符勘尺籍武學薪隷之事。凡戎器守衛邊鎮有征。行准諸司。移工部請給火器請內府。凡使人出邊關。必驗勘合。凡　制敕調邊兵。必比勘合。勘合皆出內府。凡尺籍衛所上缺伍圖冊。府縣上軍戶支冊。下諸省司按勾。衛所即去府縣近。不得輒相移。凡清軍。以跟捕絕錄開伍結除停勾。嚴稽其冒濫。而寬其　恩復。凡武學教武職幼官及子弟未嗣官者。籍其功能。歲終簡奏。六年一會舉。應文武舉者聽。息

不率教者。罰黜有差。凡皂隸。直衙柴薪二等。辨官品

而多寡其數。僉顧役。諸皆贊尚書。諸省領曹屬官。卿

春官。司務二人、武選車駕職方郎中各二人、武庫郎中一人、四司員外郎各一人、武選職方主事五人、武庫車駕主事三人、山海關職方主事一人、所屬京衛武學有教授訓導、會同館有使有副使、大勝關有大使副使 ○乃立刑部。部尚書一人。唯古秋官掌天下刑

名徒隸勾覆關禁之政令。欽恤明慎。以贊于

天子。侍郎爲之貳。置十三清吏司。如戶曹。主兩京十三

省之奏當。司務二人、十三清吏司司中郎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三人、漕運理刑主事一人、照磨所照磨檢校各一人、司獄司司獄六人 凡宗室勳戚官吏軍民麗於法

者。詰其辭。察其情僞。傅律例而比其罪之重輕。律例

所不及者上下附而以請。凡兩畿十三省歲讞其死罪刑平之。凡詔獄必傳例請　上裁。凡應減者下就輕。應加者上就重。重不得至死。凡律例有殊　旨別勑。詔例榜例非經請議著令者不得引為比。凡死刑即決及秋決。並三覆奏蒞戮於市。凡贖罪視罪輕重為差。斬絞雜犯從末減者聽收贖。凡簿錄俘囚配沒給賜官私奴婢必籍知之。凡籍產不得及其先墳塋。凡贓罰計估易銀。歲杪類入內府。凡獄成移大理寺讞評焉。凡訴冤外內皆自下而上。急者擊登聞鼓。凡重囚。　京師歲霜降會五府九卿科道其慮之

以請。情眞者決，矜疑者戍邊，有詞者調所司再問，比律者監候。五歲，請　勑遣官。出　京府兩畿十三省審録。贓贖寃濫者，凡夏月録囚，免笞刑，減徒流，而了刑辨重刑。凡提牢月更主事一人，葺囹圄，固械繫，而時其飲食，有病醫藥之。凡官有過，紀錄之。　兩京歲杪請　勑濔除紀過。凡大祭祀止刑。凡四方有獄，受命而往成之。以名例攝律條，以以准皆各其及則若括律詞義。以五服參情法。以墨涅識竊盜。宗人不即市，宮人不即獄，悼耄癃殘不即訊。○乃立工部，部尚書一人，準古冬官，掌天下工役農田山川藪澤河渠

之政令經制規畫以贊于
天子侍郎二人爲之貳其屬淸吏司四曰營繕曰虞衡曰
都水曰屯田營繕掌經營興造之事凡　大内宮殿
陵寢城壕壇場祠廟廨署倉庫營房之役鳩力會財
而以時督程之王邸亦如之凡鹵簿儀仗樂器移内
府及所司各以其職治之而以時省其堅潔董其窳
濫凡置獄具必如律凡工匠二等曰輪班曰住坐凡
工囚二等曰正工曰雜工雜工三日當正工一日凡
省工視役煩簡而節其財力凡會有無移内府虞衡
掌山澤採捕陶冶之事凡採捕禽獸及革骨羽

毛以供祭祀賓客之膳羞凡軍器軍裝移內府及所司歲造或三歲二造必程其堅緻以給邊凡徵斂以時冬春之交罝罘不施川澤春夏之交毒藥不施原野苗盛禁蹂躪穀登禁焚燎若害苗稼獸聽為陷穽獲之賞有差凡諸　陵山麓不得入斧斤開窯冶置墓墳凡帝王聖賢忠義名山嶽鎮陵墓祠廟有功德於民者禁樵牧凡山場園林之利聽民取而薄征凡陶冶瓷甓籍其常造年造之數計其入慎藏之無輒毀以費民凡鑄造審其模範計銅鐵而鎔之金牌信符鑄之內府鑄錢當十當五當三折三小錢進內府凡顏料徵土產不

饒其所無否則徵其直都水掌川澤陂池泉濼洪淺道路橋梁舟車織造券器衡量之事凡水利曰轉漕曰灌溉歲儲其金石木竹卷埽以時修其閘壩磃淺堰圩隄防謹蓄洩以備旱潦舟楫磑碾不得與灌田爭利灌田者不得與轉漕爭利役以農隙凡鱗介萑蒲之利聽民取而薄征凡道路塞其坑坎

上巡幸若大喪大禮治而新之凡橋梁曰舟梁曰石梁計工力而剸修其大津不能梁官給舟人量其小大難易而食之凡舟車曰大車曰小車曰戰車凡三等曰糧船曰黃船曰馬快船曰海運船曰鮮船曰備倭

船曰戰船凡七等皆會其財下諸司酌多寡久近勞逸而均劑之凡織造　冕服誥敕制帛祭服淨衣諸幣布移內府南京諸省周知其數而慎節之凡公侯伯鐵券差其廣高凡祭器　冊寶乘輿牌符雜器會則於內府凡衡量謹較勘而頒之懸式於市屯田掌屯農墳墓抽分薪炭夫役之事凡屯田遏邊公用閑田沒官田給衛所耕劑其地力人力而徵其子粒凡在邊牛犂鐵器官給之凡墳塋堂碑碣獸第宗室勳戚文武官之等而辨敘其差凡抽分征諸商各有差凡薪炭南取洲汀北取山麓徵諸民有本折色酌其

多寡而撙節之。凡夫役伐柴轉柴皆顧役。周知其數而時蠲之。貟領部曹官如夏官。先是部屬中書省。尚書秩三品。其後罷中書省。陞六部正二品。蓋析一相而六。設官六百有五人。分領中書之政。六部統諸省司。諸省司掌天下之務。繩井聯絡以承事于

天子。而本周官六計主廉。部諸司皆命曰清吏司云。乃立都察院。設左右都御史二人正二。準漢御史大夫。設左右副都御史二人正三。左右僉都御史四人正四。準古中丞。十三省若邊防山海之重。各設都御史若副僉都御史。以巡撫總督填焉。而鹽法屯田漕河及總制征討郎

遣尚書侍郎必兼都御史銜便提督糾劾時設無常員。都察院屬，司務二人，從九，經歷司經歷一人，正六品，都事一人，正七，照磨所照磨一人，正八，簡較一人，正九，十三道監察御史正七，河南浙江江西山東各十人，福建廣東廣西四川各七人，陝西湖廣山西各八人，雲南貴州各二人，司獄六人。都御史主

天子耳目風紀之司率其屬肅紀守法以贊于

天子凡大臣奸邪小人搆黨作威福亂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貪冒壞官紀者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進用者劾而　朝覲考察都御史入天官臺司賢否黜陟之斷大獄重囚會鞫於　外朝或奉

旨同刑部大理寺讞平之其奉　勅內地拊循外地

防鎮各以其　勅行事屬十三道監察御史主察糾內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凡差在內京畿道刷卷巡營軍提學清恤軍巡視光祿巡倉庫城門在外巡按清軍刷卷巡鹽茶河關印馬屯田師行則監軍紀功各以其事專監察而御史巡按則代

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若府州縣官諸考察舉劾尤專大事奏裁小事立斷而河南道獨專諸內外考察凡　朝會糾儀祭祀監禮凡政事得失軍民利病得直言無避凡罪囚按巡審錄有故出入理辨之凡大

獄勑下臺推奏當上聽　裁常獄擬罪移評大理寺

凡有大政集　闕廷預議焉蓋六部至尊重然有專

司而都察院惟所見聞得糾劾無職司乃憲綱諸御

史糾劾務明著實迹開寫年月毋虛文泛詆訐拾細

瑣抑戒令慎重焉而御史出　按復　命都御史覆

其稱職不稱職以　聞又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贓從

重論○乃立通政司設通政使準古納言使一人正三左右通

政各一人正四左右參議各一人正五謄黃右通政一人經歷司經歷一人知事一人洪武初為察言司

革十年　王出納

復置

上命通達下情凡諸司出入移狀奏報四方臣民建言

陳悃之實封。及軍情聲息災異皆審署參覆而上下焉。左右通政及參議爲之貳。凡日常朝引奏人凡事月類奏。歲抄通奏。凡四方雨澤。歲抄面奏。凡錯誤籍而類請之。凡在京獄訟詞狀。判送法司推問。凡出入文移以驗正之記。日照之記。記之錄。武官黃。○立大理寺。準古廷尉。卿一人正三職掌審讞允反刑獄之政令。少卿丞爲之貳。少卿二人正四丞二人正五寺分左右置左右寺正正六寺副從六評事正七吳元年置洪武九年革十四年復置二十二年陞與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並曰大九卿贊天子祥刑。與刑部都察院並列爲三法司。凡刑部都察院推問刑名。按律例慮而復問。囚服乃准擬否駁再

擬改正曰照駁三擬不當糾問官曰參駁牾律究甚者移調問曰番異再異則請下九卿會問曰圓審已平允慮未當移再問曰追駁屢駁不改者徑奏請

上裁曰制決凡各省三司直隸諸死刑僉讞已乃聽決

每歲會九卿 朝審重四○太常寺專祭祀禮樂之司卿一人正三少卿二人正四提督四夷館少卿一人典簿二人博士二人神樂觀提點一人知觀一人協律郎二人贊禮郎九人司樂二十人 天壇祠祭署奉祀一人丞二人地壇及朝日夕月祈穀殿各有祠祭署奉祀一人丞一人 祖陵 皇陵 孝陵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茂陵 康陵 泰陵 祠祭署各奉祀一人丞一人犧牲所吏目一人凡 天地神祇之祀饗總其官屬籍其政令以聽于禮部贊

天子致虔先歲孟冬進來年祭日

上御奉天殿受之頒諸司

上親祭贊禮儀大臣攝亦如之祭先期請省牲進胙銅

人上　殿奏齋戒凡薦新品物光祿寺共凡　國有

冊封冠昏營繕出師歲時有旱澇　國有大災請告

于

郊　廟　社稷凡親王之國若入　朝還國告謁辭于

廟凡祭滌器爨奉香燭玉帛張幄必恭潔司九奏八奏七奏六奏之樂文武二舞凡祭掌燎看燎讀祝奏禮對引司香進俎舉麾陳設收支導引設位典儀通贊

奉帛執爵司尊罍洗卿貳若屬各共其事而提督四
夷館卿掌譯書之事以聽于翰林諸夷館譯字生數
其禁戒律進焉○立光祿寺掌祭饗宴勞酒醴膳羞
之事辨其名數會其出入量其豐約以聽於禮部卿一
人從三少卿二人正五丞二人從六典簿一人從七錄事一人從八四署各署正一人署丞四人監事四人司牲司牧局各大使一人廚役久得爲王典膳移吏部吳元年置宣徽院後改寺
凡祭祀請眎牲進飲福酒胙凡薦新其品物凡喪葬供祭物
凡牲果嘉蔬移上林苑其不給市諸民視時估十加
一凡市直季支凡貢獻果鮮廚料省受之凡器皿移
工部若募工兼作之歲省其成敗凡宴待番夷貢使

差其等供之凡傳奉宣索籍記而覆奏之監以科道官各一人其屬四署曰大官供祭祀宮膳節筵給夷濟貧之事曰珍羞供宮膳茶飯良醞供殿獻宮膳均給內外官人夷匠之事掌醢供祭祀齋禱茶飯上四署唐官司牲司牧二局隸焉○太僕古官卿一人從三少卿一人正四寺丞三人正六其屬主簿一人常盈庫大使一人國初寺設于滁州及定都設于京師而滁山西陝遼東並爲行太僕若苑馬監治馬掌牧馬之政令以聽于兵部少卿則分督京營馬若畿馬丞分理京衛若畿甸及山東河南六郡孳牧寄牧馬三年而更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時省之三歲偕御史一人往印烙而差擇之選其

良凡草塲歲徵其租金。國災祲出以佐市馬。凡租金。恩蠲或災蠲。不得兼。即蠲必轉移相抵。不得虧軍賦。而寺主簿勾省文移。常盈庫征馬金貯焉。○鴻臚寺。專朝儀朝會賓客吉凶禮儀之事。卿一人、正四、少卿二人、從五、丞二人、從六、屬署二。曰司賓。典四夷朝貢酋從、辨其等而教其跪拜之節、曰司儀。典陳設引奏、鳴贊贊禮序班侍班。而齊糾其儀。○尚寶司古符璽郎周典瑞職也。卿一人、正五、少卿一人、從五、丞三人、正六、職在禁廷。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用寶奉以從。既事而藏之。洗寶與內官印綬監俱。而恩廕寄祿無常員。

○太醫院使一人、正五、判二人、正六、吏目一人、從九、御醫十人、正八、惠民藥局大使一人、副使

一人、生藥庫大使一人、副使一人、主診眡攻療調養之事。於周爲醫師。凡醫術十三科。醫生世專科習其業。曰大方脈、曰小方脈、曰婦人、曰瘡瘍、曰鍼灸、曰眼、曰口齒、曰接骨、曰傷寒、曰咽喉、曰金鏃、曰按摩、曰祝由。而按摩以消息導引之法除八疾，祝由以咒禁祓除巳癘魅，今無傳。而惠民局生藥庫隷焉。凡調御藥，同內官監視，合二服爲一。候熟，均二器。堂屬官遞嘗之，內官又嘗之，以其一進御。〇欽天監掌曆數天文星紀之事。監有正一人、正五有副二人、正六而分春夏中秋冬爲五官。各一人、五官正正六專理曆法造曆。司曆監候正九佐之。靈臺郎從七辨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占候天文密疏聞。保章正正八佐之。挈壺正考中星昏旦

夜昏明之候而漏刻博士（從九）佐之凡日月星辰風雲氣色之變異率其屬登觀象臺占焉臺四面面四人

國有大營建師旅冠昏擇日營陵寢擇地凡立春先期候氣于東郊凡　大朝賀設定時鼓於門樓及期擊焉凡日月交食先期筭其分抄時刻起復方位以　聞下禮部移内外諸司救護之凡疇人世業立師而教之乏人移禮部訪取試用○行人司（正一人正七副二人從七行人二十六人正八）職專奉使之事凡頒行　詔赦冊立宗藩撫諭蠻夷徵聘才賢及賞賜慰問賑濟軍旅祭祀序差焉凡法司讞戍囚徒送五府者塡精微繳

内府○上林苑監主苑囿園池畜牧種樹之事○正一人、正五、左右副二人、正六、左右監丞二人、典簿一人、督其養戶栽戶經其養地栽地而畜植之以供祭祀賓客宮府之膳羞○屬署四○曰良牧○主牧牛羊豕、曰蕃育○主育鵝鴨雞、皆籍而課其息○曰林衡○主果實花木、曰嘉蔬○主蓺瓜菜皆籍而時苞進焉○洪武間○開

上林○

上以為妨民業而止○永樂中設今監于京師○苑地東至白河○西至西山○南至武清○北至居庸○西南至渾河○

禁園獵焉○諸寺司院監各有首領官○或經歷○或主簿○或典簿○而五軍都督府有經歷司○司有經歷都事○五

城兵馬指揮司有吏目皆文衡以至僧錄道會亦
各有品官。僧錄司左右善世、左右闡教、左右講經、左右覺義各一人、道錄司左右正一、左右演
法、左右至靈、左右玄義各一人、神樂觀有提點知觀皆道士、
國初立大元帥府已改為大都督府已革中書省因
遂分大都督府為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如六官以分
領軍衛使事不留壅權不專于一司。左右都督各一人正一、都督同
知二人從一、都督僉事二人正二恩功寄祿無常員都督掌軍旅各領其都司
衛所以達於兵部而以公侯伯三等胙武功都督府
員缺於列爵中遴其人以充居日軍政掌印出充總
兵掛印以行設錦衣衛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錦衣衛旗

手衛、金吾前衛、金吾後衛、羽林左衛、羽林右衛、府軍衛、府軍左衛、府軍右衛、府軍前衛、府軍後衛、虎賁左衛、設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上十二衛爲親軍。指揮使司番上宿衛，無隷屬。而諸分五軍都督府轄焉。留守左衛、瀋陽左衛、瀋陽右衛、驍騎右衛、鎭南衛、龍虎六衛隷左府。留守右衛、虎賁右衛、武德衛、三衛隷右府。留守中衛、神軍衛、和陽衛、應天衛、牧馬千戶所隷中府。留守前衛、龍驤衛、豹韜衛隷前府。留守後衛、武城中衛、神策後衛、忠義左衛、忠義右衛、忠義前衛、忠義後衛、義勇前衛、義勇右衛、大寧前衛、大寧中衛、蔚州左衛、會州衛、富峪衛、寬河衛、與武衛、鷹揚衛、神武左衛、隷後府。永樂中設五府各衛于北京，而改前北平三衛爲金吾左右衛，爲羽林前衛。改北平都司爲燕山左右衛，爲大興左衛，爲濟州、通州衛，是爲上十衛。與騰驤左右、武驤左右四

衛亦得名親軍重　帝業自起焉。其武功中左右衛。以匠故隸工部。其諸　陵保　陵護衛　陵廟不隸督府亦不稱親軍。凡武職流官世官土官襲替優給優養所衛都司上之府。引奏送兵部請選。既選移府下都司衛所。凡首領官聽吏部選授給繇亦如之。親軍衛得逕達兵部。凡武職誥勅旗役併鎗水陸步騎操練俸糧屯種器械舟車賞賜聲息軍情清勾替補邊腹畫圖貼說薪炭荊葦之事分移所司綜理之。經歷都事典文移。錦衣衛掌侍衛之事。恩功寄祿無常員。恒以都指揮都督領之。凡將軍力士較尉分番

護
駕宜宿廵祭凡　大朝常朝　駕出入設鹵簿儀仗凡
皇城四門日夜番宜廵警之凡盜賊奸宄街塗溝渠密
緝而時省之凡奉　旨鞫獄録囚勘事與三法司從
事凡比試併鎗監視焉鎮撫司掌衛刑名兼理軍匠
添設鎮撫二人別印分司專　詔獄擬成宜逹下法
司覆　京衛皆有指揮使正三指揮同知從三指揮僉事
正四衛有鎮撫從五衛統千戸所正千戸正五副千戸從五實
授百戸正六試百戸所有鎮撫五年一廢置日考選戎
政衛三人所二人百戸不能皆賢一人兼數印凡總

領庶務曰掌印曰僉書凡分理屯田驗軍存恤營操守衛皆曰見任管事選同知僉事正副千戶以充營官亦如之不任事入隊曰帶俸差操凡入營者聽京營文武大臣督理南京五軍都督府用公侯伯中東西南北城兵馬指揮司指揮一人正六掌廵捕盜賊街道溝渠囚犯火禁之事副指揮五人正七貳之吏目受事發展○內官初置內使監有令有丞內倉監有令官毋過五品後定爲內官監門司局庫分職于掖庭監十有一曰神宮監掌洒掃曰尚寶監掌玉寶勑符撫軍印信曰陵神宮監掌洒掃栽種曰尚膳監掌王膳及宮中食用催光祿造辦宮內宴筵茶飯曰

尚衣監。掌御用冠冕袍服履舄靴襪等事。曰司設監。掌車輦牀被帳褥帷幔、

內官監。掌成造御用儀仗、鹽倉水窨、造婚禮粧奩、弁內官內使帖黃架閣文書。曰司禮

監。掌冠婚器祭禮儀制帛、及御前勘合賞賜筆墨書畫、管長隨內使人等出門馬牌、催督光祿寺造

辦、曰御馬監。掌御馬凡馬。曰印綬監。掌誥券帖黃印信選簿勘合符驗、曰

直殿監。掌灑掃殿庭樓閣廊廡。監各有太監。正四左右少監。從四左

右監丞。正六典簿。從五長隨奉御。正六　奉天門　午門

端門　承天門。各設門正。正四門副。從四掌晨昏啓閉關

防出入之事。置司二。曰鐘鼓。掌奉先殿祭樂御樂宮中宴樂更漏朝鼓曰

惜薪。掌宮內柴炭　司各有正。正五副。從五官。凡局六。曰兵仗。掌內

用兵器、弁督造掌宮內梳篦制牙針剪等。曰內織染。掌染造上用段疋　曰針工。掌成

造衣服。曰巾帽。掌內官紗帽靴襪。曰司苑。掌種蒔宮內菜蔬。曰酒醋麪局。各有大使正五、左右副。從五凡庫三：曰內承運庫。掌段疋金銀珠玉象牙鈔物。曰司鑰庫。掌鎖鑰、并收藏寶鈔。曰內府供應庫。掌上用香米、香燭、油米。各有大使正五、左右副使。從五後又置都知金銀作局。而東宮有典璽、典樂、典膳、典服、典兵、典乘等局。局有郎正五、有丞從五。王府有承奉司、有典寶、典服、典膳等所。所各有正正六、副從六。其內使有司冠、司珮、司履、司弓矢。其各門各有正正六、副從六。門官。方定制時，

上謂侍臣曰：朕觀周禮所記宮閽寺不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因用階亂。今雖未能盡復古制，當豫計防微。

毋過多。又謂侍臣言此輩自古來。其善者。千百中不
一二。惡者常千百。若用爲耳目。卽耳目蔽。用爲腹心。
卽腹心病。御之之道。在使之畏法。而不可使有功。畏
法則簡束。有功則驕恣。六年。置宮正司。設正副官。專
糾內官失儀。若不法者。有內侍事
上久。宴居。徹言及政事。立斥逐。終其身不召。因立 制
內侍毋得識字讀書。十七年。鑄鐵牌文曰。內臣不得
干預政事。預者斬。置宮門中。又 勑諸司毋得與內
官監文移往來。蓋
聖神深慮。豫防者如此。永樂中。中官有於應天府私取

工匠爲役者。命錦衣衛逮治。召府尹詰責。宣德中。詔六科。凡內官內使傳　旨諸司。皆覆奏再得　旨乃下。防欺蔽。後令吏部於聽選教官中擇其人入內教內侍。已選翰林簡討學正等官教之。○內女官立六尚局。曰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司一曰宮正。俱正六品而尚宮局總六尚事。凡出納文籍皆印署之。如六局徵取外諸司。尚宮取　旨。署牒印。內使監受牒移外官。尚宮。二人掌導引中宮。總司紀。司言。司簿。司闈之事。司紀二人。掌印宮內諸司出人簿牒。司言二人。掌宣傳奏啓。司簿二人。掌宮女名籍廩賜。司闈四人。掌宮闈管鑰。女史六人。尚儀局掌儀。二人掌禮儀起居。總司籍

司樂司賓司贊之事。司籍四人、掌經籍圖書教授、司樂三人、掌音樂、司賓四人、掌朝見宴會、司贊四人、掌朝會贊引、女史三人、尚服局尚服一人、掌內服。總司寶司衣司飾司仗之事。司寶二人、掌寶璽符契、司衣二人、掌衣服首飾、司仗四人、掌羽儀仗衛、司飾二人、掌巾櫛梳洗、尚食局尚食一人、掌內膳。總司饌司醞司藥司供之事。司饌四人、掌烹炮調和飲膳、凡進食先嘗、司醞二人、掌醞、司藥二人、掌醫藥、司供、掌給宮人廩餼薪炭、尚寢局尚寢一人、掌燕寢。總司設司輿司苑司燈之事。司設四人、掌帷帳裀褥灑掃鋪陳、司輿二人、掌輿輦、司苑二人、掌蔬菓、司燈二人、掌燈燭、尚功局尚功一人、掌督女功。總司製司珍司綵司計之事。司製二人、掌裁製衣服、司珍二人、掌珍玉寶貨、司綵二人、掌段匹、司計二人、掌度支衣服、飲食、薪炭、局各有女史二人、而宮正掌戒令責罰。洪武初

上定女職禮部具周制内宰贊内治若漢法内官十四等唐六局二十四司以上請選良家子以充

上曰數過多宜防女寵垂將來法遂定制如上後念六局官服勞久命五六載得歸其父母從宜婚嫁年高者許歸終天年願留者聽其在宮闈及授職者家給祿視外品官

我

太祖高皇帝旣革中書省總萬幾獨運以給事本古門下省掌封駁之官乃特重六科科列署於掖門内猶親已乃遷掖門之兩翼洪武初名起居注已準周制

名元士置八十一人又稱源士謂政事本原也後定
用部名分六科科名都給事中一人正七左右給事中各科
一人從七給事中吏科四人戶科八人禮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科視事
繁簡爲制員爲
天子親吏掌侍從規諫補鈌拾遺分察六部百司之事
而糾其弊誤凡　制勅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
之有失封還執奏凡六部百司軍民所上章下讀而
署之駁正其違誤而　主德闕違朝政得失百官賢
佞小許專達大許聯署奏聞凡日朝六科輪一人立
殿左右珥筆記　旨凡大事廷議大臣廷推大獄廷

鞫。六掌科皆與凡諸司題奏日附科籍五日一銷註。覈羈縻朝參門籍六科流掌內官傳　旨下覆奏得旨而後行定秩僅七品而地親切專糾駁防專恣漸焉。○中書舍人故隸中書省以名官　國初旣罷中書省存舍人十人無正貳資深者署印主書誥勑册符鐵劵草請翰林院寶請內府權輕甚而官屬內閣爲清銜○乃重翰林院定設學士五品一人侍讀學士二人從五侍講學士二人從五皆爲正官侍讀侍講各二人皆正六五經博士五人正八侍書二人正九待詔從九爲屬官修撰二人從六編脩四人正七簡討四人從七爲史官而孔目爲首領官自

國初始基陶安以翰林學士謀猷文章潤色鴻業尋開文華堂選天下舉人年少質美可進學者張唯等擢翰林編脩入肄業其中詔大儒宋濂桂茂良爲之師上政暇輒幸堂考業而光祿日給饌　皇太子　諸王日迭主焉賜冬夏衣賜白金鞍馬已又選成均之秀者入武英堂俾聞習政事尋擢給事中其後旣罷中書省監察御史許士廉請復三公府不聽而命翰林春坊官入看詳諸司奏啓平駁之平允則列名封進署曰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某官某進蓋隱然古中書之職已定制爲五品官學士掌詞翰禮文草

誥勑詳正圖籍考議制度以文學備顧問出入侍從

參謀議凡經筵日講脩書皆承受而統領焉講讀職

專勸講經史五經博士業專經佐學士講讀待詔主

應對待書以四體侍

上書於唐爲供奉官典籍守古今四庫書籍史官掌脩

國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禮樂兵刑諸大政

上所下詔勑書檄謄籍而記之以備實錄爲

上心簡注者得入　內閣豫機務兩直隸鄉試禮部會

試文考試官萬曆初申飭日講史官從閣臣後記注

起居及密勿謨議別揀史官分曹纂諸司章奏題覆

月封送　内閣藏焉○建詹事府府有詹事一人正三有少詹事二人正四有府丞二人正六有主簿從七錄事從九有通事舍人而左右春坊有左春坊大學士一人正五品有庶子正五有諭德從五有中允正六有贊善司直從六清紀從七司諫從八右春坊亦如之而司經局有洗馬從五較書正九正字從九皆宮僚洪武初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召四方名儒教　皇太子諸王　皇太子居文華堂諸儒專經而授分番進直迭班侍從

上時時賜宴賦詩商畧古今紬繹文學其時東宮官皆勲舊大臣兼領不別置後始設詹事院已更名府設

左右春坊司經局。皆別署。而詹事府總焉。已令春坊
翰林院日二人進講尚書春秋資治通鑑太學衍義
貞觀政要諸書。纂述始終大義爲講章呈
上覽已起　文華殿爲　皇太子陳說太子三師三少
詹事府鴻臚寺官各一人侍召則同入有留身獨進
者給事中司直清紀卽劾而
上日所處分府部軍國諸大務及撫諭四夷恩禮坊局
官日陳說於東宮已又選秀才張宗濂等隨宮僚分
直　文華殿侍讀畢進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古今
孝弟忠信文學才藝諸故事尋命廷臣舉孝義篤行

之士充　東宮宮共愼重如此左右春坊大學士典
東宮　奏請啓箋講讀之事審愼而監省之庶子
諭德中允贊善各以其職爲之貳凡　東宮監國撫
軍出狩及朝會出入覆啓畫諾審署移詹事凡斜青
啓告若伶僕改變新聲導逢非禮者陳古義申典制
糾正之請眚遣其人凡內外庶政可爲規諷者隨事
贊諭司直主彈劾宮僚糾舉職事淸紀郎佐之司諫
掌拾遺補過以鑒誡爲箴誨洗馬掌經史子集制典
圖書之事而較書正字掌繕寫裝潢詮其訛謬調其
音切焉其太子太師太傅太保從一太子少師少傅少

保（正二）太子賓客（正三）不列於詹事。無專授。獨爲勳戚文武大臣兼官加官贈官。○乃建國子監。監有祭酒（一人正四）掌國學舉人貢生官生恩生功生例生夷生幼勳臣教訓之事。司業（一人正六）爲之貳。脩古樂正成均之政令。造以明體適用之學。以孝弟禮義忠信廉恥爲之本。以六經諸史爲之業。以升堂積分及格敘用之法而厲翼之。不率者扑之。不悛徙謫之。（詳具學較記中）以廩餼膳師生。以力役給廚膳。以賜予示恩賚。以寧假悉人情。以撥歷練吏事。以考選汰冗濫。歲中春秋上丁日祀先師。則總其禮儀。

上謁先師幸太學祭酒司業執經進講有講章其屬有監丞（正八）坐繩愆廳參領監事諸師生怠教不率教及膳廪不潔僉糾懲書識之而堅明其約束博士（從八）坐博士廳分經訓授助教（從八）學正（正九）學錄（從九）坐正義崇志廣業脩道誠心率性六堂專教誨嚴程課講說經義導約之規矩典簿（從八）典出納文移受支金錢為師生餼季報諸生課業僦書以聽于翰林歲抄　奏上典籍掌經史子集及　制書掌饌掌飲食師生於是禮部翰林詹事春坊司經局若國子監官聯相通泒而遷補因之獨稱華重矣○洪武中放宋制置

殿閣大學士吏尚書邵質簡討吳伯宗爲　華蓋武
英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典籍吳沈爲　文淵閣
東閣大學士皆侍　左右備　顧問然不得平章軍
國事如異時已召耆儒鮑恂張長年俞銓至命爲
文華殿大學士三人辭不就而　殿閣大學士始於
此
文皇帝入踐極念機務殷重欲廣聰明措天下於理也
開　內閣于東角門簡翰林待詔解縉爲侍讀擢中
書舍人黃淮王府審理楊士奇爲編修進修撰胡廣
爲侍講編脩楊榮爲修撰召戶科給事中金幼孜桐

城知縣胡儼爲簡討皆以翰林院銜入直　文淵閣爲耳目腹心日百官奏事退內閣臣造　晨前密勿謨畫率漏下數十刻始退諸六部大政咸共平章秩五品而恩禮賜賚率與尚書埒蓋內閣預機務自此始是時閣中有文淵閣印章獨與諸司異凡封進詔草若登答章奏用之不得下諸司即下諸司以翰林院印行諸司上內閣亦獨稱翰林院而翰林院爲內閣官已

上命吏部言內閣臣侍朕久繼自今考滿具內閣者勿補外益尊重然其後縉出爲交阯參議淮溥下

詔獄早卒士奇榮幼孜事
上二十三年官五品不遷蓋嚴愼如此而　制三公三
孤不以授
昭皇帝渙焉淵衷復命公孤官謂侍臣曰此
皇祖制也
皇考明聖可無事此官朕冲人歷天下事之日淺豈自
謂能無保傅何望已又設　謹身殿大學士既又建
弘文閣　諭大臣曰卿等各有職務朕欲得學行
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閒備顧問可咨訪以聞士奇
等以翰林侍講王進蘇州儒士陳繼對　命學士[illegible]

旨。繼授五經博士。掌閣事。進佐之。尚書蹇義學錄

楊敬。訓導何澄。敦實。卽授敬編修。澄給事中。皆宣

弘文閣。於是華蓋。謹身。武英三殿。及文淵閣東閣。俱

有大學士。而東閣文淵閣大學士。不得 旨入內閣。

亦不得預機務也。正統初。

英宗以幼冲在位。閣學士溥士奇榮等協力翊輔。天下

稱三楊。政本在殿閣。而天下乂康。非久而閹振得柄。

大社幾搖。蓋自是中書大權與中禁大璫內外相低

昂。時爲輕重矣。景泰時都御史文王實始以孤卿入

內閣。而內閣大學士始領吏尚書。兼保傅銜。職機務

如故自是益隆重然猶修撰贊善通參少卿少詹皆
得入 內閣預機務乃後部尚書若卿必夙處 禁
林列吏禮者乃得入餘臺省不與矣嘉靖中
天子神聖於殿閣臣以獨斷專拔擢而博疇咨於會推
時有負違旋就屛逐已名 奉天殿爲皇極殿 華
蓋殿爲中極殿 謹身殿爲建極殿而大學士因名
官如初隆慶初太學士拱以 青宮恩以少師入
內閣出筦吏部則與樞內秉大鈞顯兼萬曆初大學
士居正亦以 青宮恩在 內閣身都師相代
天言工天下震焉蓋職業崇於中書體統尊於公孤儀

然周宰漢相上矣閣大學士預機務者主出納
上命奉規陳誨獻納謨猷六部百司諸題奏入擬議批
答票以請凡 上所下曰詔曰誥曰制曰勑曰册曰
諭曰書曰符曰令曰檄皆審署申覆而調劑焉平允
乃行凡下所上曰題曰奏曰啓表箋曰講章曰書狀
曰文册曰揭帖曰制對曰露布曰譯皆審署申覆而
裁畫焉平允乃下經筵則知其事 東宮出閣講讀
則領其事修 實錄史志諸書則充總裁官 實錄
成呈進焚其草 禁中凡宗室請名請封及諸大臣
請謚並擬上凡 郊祀 巡狩扈

上行凡

累朝御文實錄寶訓玉牒之副若古今書籍皆籍而藏之凡　會勑稽其繇狀敘述上請凡會試　廷試國子生課歲貢生試譯字生試皆總領之凡　詔制詔勅及一應機密文書下王府　勅符下夷王　勅若書若勘合皆稽典故起草進下誥勅房書辦而漏泄稽緩遺失妄誤者罰之然初　制殿閣大學士不得壓九卿九卿奏事不得關　內閣以為常

祖宗朝廣於求賢務於得人而嚴於豫防以能削相之號收相之益而　諸閣學士造膝陳謨露章抗論世載

其贊襄。四海賴焉。嗚呼盛矣。張梃曰、內閣掌握機務、無宰相之名、而陰寄其權勢、六科評駁機務、無宰相之尊、而默分其樞衡、若中書爲內閣之首領、翰林詹事國學、則內閣之階梯、故合併紀之、見天下大權、不屬于此、必屬于彼、能去其名、而終不能去其實也、其編叙之意義、亦精矣

國初親王府置左右相傅參軍錄事。後改設長史司置左右長史。正五各一人。所屬審理典膳奉祀典寶紀善良醫典儀。工正。凡八所。所設正副各一人。奉祀所有典樂典儀所有引禮舍人外有倉大使副使伴讀教授、長史掌王府之政令輔相規諷以匡王失。王府請名請封請婚及請乞恩澤若陳謝進獻表啓書疏皆主焉。下禮部議。王有過詰長史。凡府僚皆綱紀其職審理。掌推按刑獄典膳

掌祭祀賓客及　王若祀之膳羞奉祀掌祭祀典寶
掌寶符紀善掌諷導禮法開諭古誼及　國家恩誼
大節以詔　王善良良醫掌療治疾病典儀掌儀式
文物之事工正主繕造葺修工役伴讀掌侍從勸講
教授掌訓德義讎較典籍引禮舍人掌接對賓客而
贊相其儀　郡王有教授典膳將軍有教授　親王
有護衛指揮使司有使有同知僉事衛鎮撫有正
副千戶所鎮撫有百戶掌防禦非常儀衛司有正有
副有典仗掌侍衛儀仗之事畧倣京朝文武官官五
年一考察與京朝官同

成祖改北平爲　北京洪熙初命襄城伯鎮守南京宣
德中改鎮守爲守備正統中命少保南戶部尚書黄
福參贊機務後稱總督或時用吏部用都御史已專
南兵部尚書定稱參贊而南京百官守備參贊機務
爲要重治所在中府掌　皇城京城畿甸留守之事
以時行視　陵　廟凡大小教場練將士新江口肄
水軍神機營習火器皆時督察之官軍騎籍歲一報
地圖文册三歲一報諸江關浦口歲督行視之軍器
歲製貢舟均差遣而嚴輯之武學課業旗役僉鎗監
視馬盜賊歲更官行緝屯田請專官廵視凡便宜事

會九卿五府議上請操江都御史一人巡江御史二人專江防六部諸司具設官而稍省其員南京宗人府經歷司經歷一人、吏部尚書一人、侍郎一人、郎中四人、主事四人、司務一人、戶部尚書一人、侍郎一人、郎中十三人員外郎十人主事十七人司務一人照磨一人、禮部尚書一人侍郎一人郎中四人主事二人、司務一人、兵部尚書一人侍郎一人郎中四人員外郎二人主事五人司務一人、刑部尚書一人侍郎一人郎中十三人員外郎五人主事十四人司務一人照磨一人司獄二人、工部尚書一人侍郎一人郎中四人員外郎二人主事八人司務一人、都察院右都御史一人右副都御史一人右僉都御史一人監察御史三十二人經歷一人都事一人司務一人照磨一人司獄二人、通政司右通政一人右參議一人經歷一人、大理寺卿一人右寺丞一人、左右寺正各一人左右評事各三人司務一人太常寺卿一人少卿一人典簿一人博士一人協律郎二人贊禮郎七人司樂二人奉祀三人祀丞三人、

光祿寺卿一人少卿一人典簿一人署正四人署丞四人、太僕寺卿一人少卿二人寺丞二人主簿二人寺在滁州、詹事府主簿一人、國子監祭酒一人司業一人監丞一人典簿一人博士三人助教六人學政五人學錄二人典籍一人掌饌一人、應天府府尹一人府丞一人治中一人通判二人推官一人、鴻臚寺卿一人主簿一人署丞二人鳴贊二人序班九人　翰林院學士或侍講讀一人孔目一人　尚寶司卿一人、　六科給事中六人管冊戶科給事中一人、　太醫院院判一人吏目一人、　欽天監監正一人主簿一人、　行人司司副一人、　五城兵馬司指揮五人副指揮八人吏目五人、

國朝定鼎金陵以集慶路為應天府置尹視九卿〔正三〕。已定都　京師改北平曰順天府置尹視應天府有丞〔正四〕有治中〔正五〕有通判〔正六〕有推官〔正七〕而順天劇要設通判六員府尹掌京府之政令宣化和人勸農問俗均

貢賦節征繇謹祭祀閱實戶口糾治豪猾振恤窮困
清録罪囚務察知百姓之所疾苦而時撫摩之歲賫
實徵十歲造黃册凡賦役皆接册丁產而均適之歲
貢府學一人三歲合試坊府生而貢士焉月朔　奏
老人坊廂聽　宣諭歲立春迎春進春　耕籍田奉
青箱播種以從躬勳戚家人季終造引帳上國有市
易平其賈召商而時給之凡學較軍匠積貯牧馬柴
炭河渠隄塗僧道醫藥之事率所屬而分理焉首領
官經歷司經歷七從典出入文移知事八從佐之照磨主
磨勘卷宗簡較佐之○分天下爲十三省初爲行中

書省已定爲承宣布政使司設左右布政使。各一人從二左右參政各一人從三、左右參議各一人從四、布政使擬古方伯掌一省之政令 朝廷有德澤禁令承流宣播以下于有司凡僚屬文武官歲廉其稱職不稱職者上下其考報撫按以達于吏部兵部都察院三年則率所屬府州縣正官及首領官 朝覲于 京師詳第其稱職不稱職者于部院聽廢置十年會戶版以登民數三歲大比貢合省之士而提調之宗室官吏師生軍伍以時班其祿俸廪糧祀典神祇恪謹其時祀水旱疾疫之災請免民田租賑之民有孝弟行義

貞烈表著者疏請表揚鰥寡孤獨廢疾者收給養毋失所凡貢賦役皆視府州縣土地豐瘠人民多寡均其數而下之民省有大政經畫定而請於撫按若總督其 國慶 國哀遣僚貳 朝賀 弔祭于 京師

天子卽位則左布政使來見而參政分守屯田水利驛傳之事參議分道守土筦糧儲首領官經歷一人從六典文移都事一人從七佐之照磨一人從八理卷宗簡較佐之理問典刑名辨疑請允副理問若提控案牘佐之庫大使副使主庫藏局大使副使主營繕隸焉設提刑按

察司按察使一人正三副使二人正四僉事正五按察使掌糾所屬府州縣官司及一省刑名按劾之事諸官吏姦邪貪酷罷軟得糾察擒治平讞刑獄雪冤枉禁詰官私豪猾之干治者以振揚風紀大者暨都布二司會議告撫按以聽于部院凡 朝覲慶賀弔祭之禮具如布政司副使僉事分道巡察其兵備提學撫民巡海清軍監軍各專事置無常員首領官經歷司有經歷一人正七知事一人正八照磨所有照磨一人從八簡較一人司獄司有司獄一人其邊海鹽運行大僕牧苑山陝茶馬亦各置使司總其事以聽于戶部兵部如二司

其各府設知府。一人正四掌一府之政令。敎養其所治民。同知。一人正五通判。一人正六推官。一人正七因事添設同知作二人推官或二人通判至五人爲之佐。凡賓興科貢均平賦役崇愼祀典禁奸頑表良善。詰刑獄審冤滯存困窮。糾察所屬吏治而上下其考。以告於撫按藩臬。以達於吏部。務周知百姓之所疾苦。若籍帳。軍匠傳驛。馬牧。倉庫。盜賊。河渠。溝防。道路之事。雖有專官皆總領而總督焉。凡 朝覲慶賀弔祭。直隸府得直達省府達布政司。凡 詔赦例令勘劄下。謹受之下所屬奉行。所屬之政皆受約束於府。府劑量重輕而令之。大者白於撫按及藩臬議允

乃行。同知清軍匠。或兼巡捕。通判管糧捕盜治農修河牧馬。推官理刑名。分職任事。皆領於按察司。經歷一人正八知事一人照磨簡較各一人司獄一人諸州設知州。一人從五掌一州之政令。教養其所治民。同知。一人從六判官。一人從七為之佐。州務上視府。下視縣。以月計上府。以歲計上省。以三歲之計上吏部。同知清軍匠或兼巡捕。判官督糧管馬捕盜治農管河。分職任視繁簡添裁無定員。吏目一人從九縣設知縣一人正七掌一縣之政令。教養其所治民。縣丞一人正八主簿一人正九為之佐。凡諸縣務如州。而於民尤親。歲貢學生聽試於學憲。三歲貢士。聽選於鄉試。歲

造實徵十歲造黃冊民之賦役視丁產爲差歲以時征其役賦有粟賦金賦布帛及諸貨物之賦有力役顧役有借倩不時之役皆視其天時豐凶地產盈耗與人力貧富調劑而均節之若歲大祲中歉請於府於藩臬撫按視歲而時蠲減焉無幸富獲若貧約凡詞訟必詢其情理考諸律例而決之有不服聽陳於上雪理焉凡養老祀神表善賑饑恤窮通貨之事時省而敦行之凡山海澤藪之產資 國用者按其籍而貢焉凡常賦責糧頭大戶追攝若雜征責里長敦讀敎鄉塾老人勾勘民間細事總甲邏察市里方兵

民壯職追胥。縣丞主簿管馬管糧管河巡捕分職任事視繁簡添設無定員。典史人一典出納文移分領縣事而府州縣皆立學設官。府學官長曰教授州學官長曰學正縣學官長曰教諭貳俱曰訓導主教民間俊秀生徒凡學政遵卧碑以聽于提學憲臣聽提調於府視鄉舉人多寡有無爲殿最而州縣屬各有陰陽學。府正術州典術縣訓術各一人有醫學。府正科州典科縣訓科各一人有僧道司。府僧綱司有都綱副都綱道紀司都紀副都紀各一人州僧正司僧正道正司道正縣僧會司僧會道會司道會各一人府有倉稅課司分司雜造織染局。大使皆從九典副使各一人有巡簡司。巡簡從九有批驗茶鹽所。大使一人有水馬

驛（驛丞）遞運所（大使）河泊所有草場（大使）有壩閘各設官州縣在所有諸司局所者亦如府設官稅課司（府曰司縣曰局）典稅凡商賈儈屠雜市皆有常征以時權而輸其直於府凡民間貿田宅操券契出直百之三請印而藏之凡縣歲輸及雜賦若諸贖金悉登籍而藏之倉大使典倉凡民賦軍屯之入及諸贖穀若俸祿糧米咸收支焉織染局典織造凡歲幣有常數絲與湅染之費僉給於府會其數而籍之幣成覆於府而納於內帑若宣索非局所織作者市之以供經簡控山川要害譏察非常姦宄竊發則應時捕拿以聽於經捕

三年。計所獲僞印强竊盜。逃軍亾囚以爲上下考。批驗茶鹽引所。典茶鹽引繇。稽其奸冒而愼防之。驛遞典傳郵迎送之事。凡舟車夫馬廩糧庖饌裯帳皆取給丁田受於府。而籍其出入之數。河泊所典魚課。草場受牧馬芻粟。陰陽學司刻漏。籍雨暘報上。爲水旱備日月食。供救護。醫學司方藥。訓諸醫生。療人民疾病。僧道官領僧若道士以清規訓齊之。凡救日月食。請雨請霽。祀厲壇。則謹率其徒而施其教事。凡春秋奏樂於先師。則以道童充樂舞生。而邊海有提舉市舶司。提舉一人從五。副提舉二人從六。吏目一人。所屬驛驛丞一人。掌海夷朝貢市

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眞僞禁通番征私貨閑其出入而愼館穀之吏目典所納文移驛丞寓吏客使僕豐其食餼帳幕而上下其等周防之

國初設翼元帥府又改爲行都督府或稱都衛稱都鎭司已定爲都指揮使司與布按二司並曰三司都指揮使司設都指揮使(二人正二)都指揮同知(二人從二)都指揮僉事(四人正三)掌都司之政令筦衛所戎政各率其衛所以隸於五府而聽於兵部歲聽考察於撫按五歲考選軍政而廢置之一人統司事曰軍政掌印一練兵一巡捕曰軍政僉書其屯田軍器漕運京操備禦諸

務。僉選授。日見任管事。否曰帶俸。諸 國慶 國哀慶弔禮。若首領官。視布政司。經歷一人正六、都事一人正七、斷事一人正六、副斷事一人正七、吏目一人、司獄二人、留守司。正留守。一人正二、副留守。二人正三、指揮同知。二人從三、掌中都守護禦防之事。諸政務設官。視都指揮使司。經歷斷事司獄外衛指揮使司。有指揮使。一人正三、指揮同知。二人從三、指揮僉事四人正四、掌軍旅防禦之事。歲蕃臬撫按。察其賢否。五歲考選而廢置之。衛鎮撫。一人從五、掌刑獄。有首領官。經歷從七、知事正八、各一人、衛學官。教授訓導。其專城有驛。有遞運。有陰陽醫學。有僧綱道紀司。其設官視府。千戶所正千戶。一人正五、副千戶。二人從五、有鎮

撫。二人、百戶。十人、正六。其設官倣縣。首領吏目一人、自衛指揮而上。官不世。陞授改調如文官。衛指揮而下則世官。不皆賢不蒞事。得其人常攝數印。選以充其蠻夷居近徼爲守者。世官曰土官凡六等。曰宣慰使司。宣慰使從三、同知正四、副使從五、僉事正六、經歷司經歷從七、都事正八、各一人、曰宣撫司。宣撫使從四、同知正五、副使從五、僉事正六、其經歷從八、知事正九、照磨從九、各一人、曰安撫司。使從五、副使正六、僉事正七、吏目正九、各一人、曰招討司。使從五、副招討正六、吏目正九、各一人、曰長官司。長官正六、副長官從六、吏目各一人、曰蠻夷長官司。長官正七、副長官從七及府州縣正貳幕屬世官者皆謂土官。王附輯諸蠻。謹守疆土。修其職貢而供其調發。無敢攜貳有相讐

者疏上聽 朝命有流官者銓於吏部兵部。又有蠻夷官、蕃民官、千夫長、副千夫長、百夫長、軍民萬戶府經歷司經歷知事僉停銓、司有儒學制如府。其因事命將凡五等。曰鎮守。曰協守。曰分守、曰守備。曰備倭。其官六等。曰總兵。曰副總兵。曰參將。曰遊擊。皆稱將軍。曰都指揮。曰都指揮體統行事。皆以事置無常員。大都

國家以爵三等酬武功。公、侯、伯、以官九品煕庶績。各有號。開國武功曰開國輔運推誠宣力功臣、文曰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靖難武功曰奉天靖難推誠宣力功臣、文曰奉天靖難推誠守正文臣、宣德後征討功曰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功臣、文曰奉天翊運推誠守正文臣、有品。上有階。具文官正一品、初授特進榮祿大夫、陞授特進光祿大夫、從一品、

初授榮祿大夫陞授光祿大夫正二初授資善大夫
陞授資政大夫加授資德大夫從二初授中奉大夫
陞授通奉大夫加授正奉大夫正三初嘉議大夫陞
通議大夫加正議大夫從三初亞中大夫陞中大夫
加大中大夫正四初中順大夫陞中憲大夫加中議
大夫從四初朝列大夫陞朝議大夫加朝請大夫正
五初奉議大夫陞奉政大夫從五初奉訓大夫陞奉
直大夫正六初承直郎陞承德郎從六初承務郎陞
儒林郎以吏入銓者授宣德郎正七初承事郎陞文
林郎吏宣義郎從七初從仕郎陞徵仕郎吏同正八
初廸功郎陞修職郎從八初廸功佐郎陞修職佐郎
正九初將仕郎陞登仕郎從九初將仕佐郎陞登仕
佐郎其有官無階日未入流武正一從一階同文正
二初授驃騎將軍陞授金吾將軍加授龍虎將軍從
二初授鎮國將軍陞授定國將軍加授奉國將軍正
三初昭勇將軍陞昭毅將軍加昭武將軍從三初懷
遠將軍陞定遠將軍加安遠將軍正四初明威將軍
陞宣威將軍加廣威將軍從四初宣武將軍陞顯武
將軍加信武將軍正五初武德將軍陞武節將軍從
五初武畧將軍陞武毅將軍正六初昭信校尉陞承

信較尉、階止此、凡初入官、初敘官、不授階、初考曰初授、再考稱職曰再授、三考曰加授、有勳文武

正一、左柱國右柱國、從一、皆柱國、文正一、正治上卿、從二正治卿、正三資治尹、從三資治少尹、正四贊治尹、從四贊治少尹、正五修正庶尹、從五協正庶尹、下無文官、再考、乃授勳、武正二、上護軍、從二護軍、正三上輕車尉、從三輕車尉、正四上騎都尉、從四騎都尉、正五驍騎尉、從五飛騎尉、正六雲騎尉、下無、有

祿俸。武功公侯伯、歲支祿米多者五千石、少至七百石、文武正一品、月支米八十七石、從一月支米七十四石、正二月六十一石、從二四十八石、正三三十五石、從三二十一石、正四二十四石、從四二十石、正五一十六石、從五十四石、正六十石、從六八石、正七七石五斗、從七七石、正八六石六斗、從八六石、正九五石五斗、從九五石、蓋歲五十石、未入流月三石、而階勳惟空名。惟給俸視品。乃職司若所隸屬。獨視官爲權重。則品無論矣。俸

自正一品。歲千石。遞而降至從九品。歲五十石而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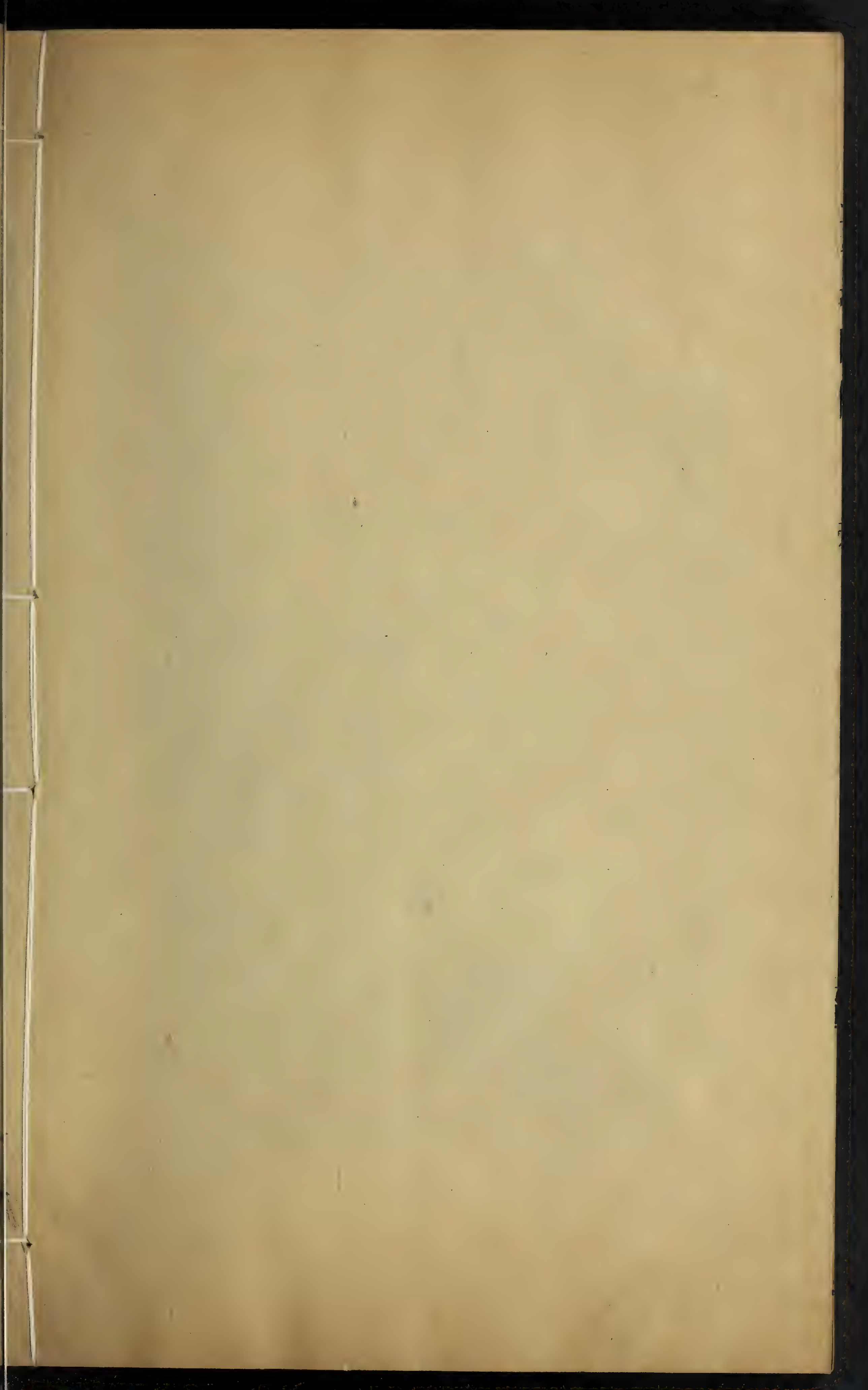
品高者給豐尋定制在京一品至五品實支十之三。六品至九品實支十之四。餘給鈔俸約者支稍從實。以權之後鈔折閣不行。而留都官折鈔十之八。入愈薄難供矣。外官實支視各省府爲豐儉。額無常。亦間有職田。然甚少。頗不足給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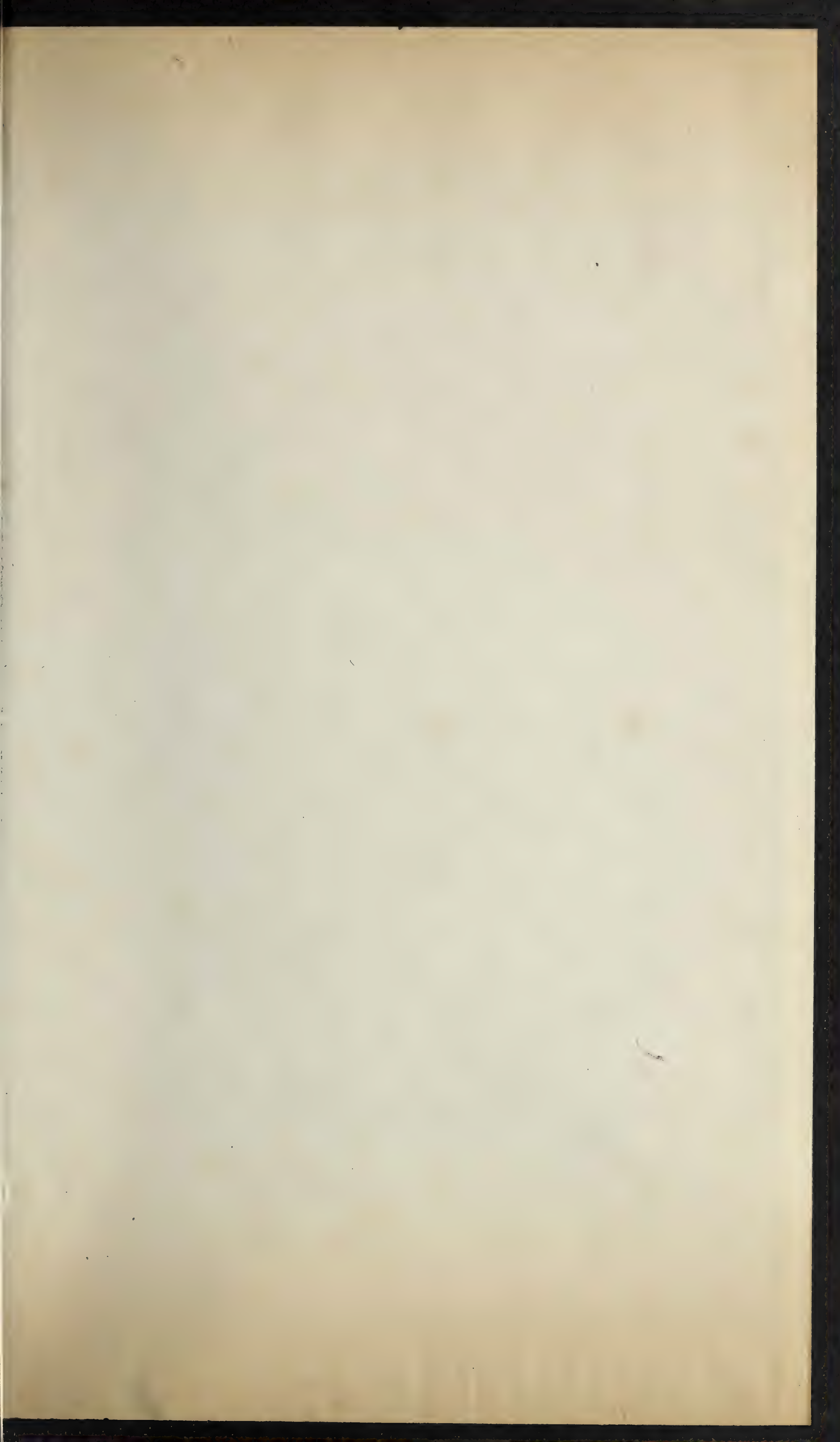
鄭端簡曉曰。

皇朝建官。準法虞周。雖專領兼析。微有不同。而規模品式。大抵相爲損益。故權殺於漢。而董正之綱維自定。員省於唐。而職任之貫理甚周。祿凉於宋。而蠲復之恩科愈厚。即有驕陵旋麗陳臬。豈無冗贅。亦復汰除。

矧文武夾維。内外交應。協恭互發。則指臂相隨。輒斷獨行。則齟齬不遂。宏謨曲筭。可謂博大精詳者矣。乃爲官擇人。匪專於法。因分宣力。惟既厥心。則存乎其人焉。

函史下編卷之三





函史下編卷之四

明盱郡鄧元錫著

時令記

昔自在古。歷建正首於甲寅於時孟春撫十二節本于丑行於陰陽禀於日月日月成故明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雌雄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旣于東起明於西四時之所序也春作夏長秋斂冬藏四時之所運也東作西成南訛朔易時在而平秩之則奉天之時爲地之生滋物曲之利以成人官之能者也故曰天地之化運諸氣天

地陰陽之氣隨乎時時也者天地之所以開人聖人之所以奉天王事之首務也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事易壞而難成矣自唐虞曆象日月星辰若昊天以敬授人時虞始受終實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夏得天統於天時尤重慎故其誓之誅以威侮五行怠棄三正爲稱首而羲和昏迷天象亂后申政典徂征書具録之孔子欲觀夏道而之杞然不足徵也曰得夏時焉或曰時夏小正之屬而月令主夏時得孔子之意其在于周天子嘗以季冬正歳年以序事序事者序時所當張施之事須之于官府都鄙也須來歳十

二月之令于諸侯諸侯再拜廟受而藏諸迨月朔以特羊告廟請而行焉周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春秋書譏之其傳曰非禮也夫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是後告朔益稀絶而餼羊所供爲具文子貢欲去之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謂禮既廢久廢明王復興紹明而稽用之令上無逆天下不違人以臻于大順其極使陰陽和平百穀豐成太平洽而王瑞至則仲尼之心也而備見於春秋春秋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時正者王之令明上

法天之所爲。下正其所爲。以是爲天人之大統也爾。
世雖莫能遵用。而其時先王奉天若時之令甚具。人
猶知誦習語說以相命。單襄公述先王之令曰。辰角
見而雨畢。雨畢而除道。角大角也。天根見而水涸。水
涸而成梁。天根亢氐之間也。本見而草木節解。草木
節解而備藏。本氐也。氐之言柢也。駟見而隕霜。隕霜
而冬裘具。駟天駟也。火見而清風戒霜。戒霜而修成
郭宮室。大火心也。述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
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所
以順時宣令安利其生民也。故國有郊牧。疆有寓望。

藪有圃草。囿有林池。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故民無縣耜。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國有班事。縣有序民。此先王之令也。宣元年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土降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之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鱉以爲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罜。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䴠。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今魚方別孕。而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

而里華匡我不亦善乎必藏罟以識吾過里存侍曰藏罟不如置里華於側爲不忘也昭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

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氷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氷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氷之道也

其奉政令凡如此秦悖天虐民自以爲當水德而帝法嚴令峻幾合五運之數以天下爲恣睢詭用無後迫漢得天統高皇帝時令大謁者章下群臣議天子安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何御史大夫昌與將軍陵太子太傅通等議天子所服春夏秋冬當法天地順

四時以治國家順是以下自王侯有土之君及兆民皆如是以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此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謹條上於是命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條天子居處服用之節與所宜行之令以聞而文皇帝春和賑貸之詔茂對時育物之意盎然其罷軍卒祠死事頗非時節太子家令錯輒言其狀宣帝時丞相魏相數采明堂月令論奏之其言曰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

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五帝所司各有時也張晏曰、木爲仁、仁者生、生者圜、故爲規、火爲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爲衡、金爲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水爲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爲權、土爲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爲繩、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愼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孰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

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陛下恩澤甚厚。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知陰陽。天下幸甚。成哀間政益衰。下公卿奏請多違時令。李尋刺之。以謂喜怒賞罰。不顧時令。雖有堯舜之心。不能致和。譬上農夫而欲多田。肉袒深耕

汗出種之。然猶不生也。宜令侍中尚書皆通知月令之意。以議政糾事。後漢明章尊重經學。屢下勉順時氣。重正愼微。勞農息事之詔。而大臣魯恭陳寵之倫。亦各條月令以爲言。歷代遵用。迨魏晉六代有其舉者。然莫能精也。唐貞觀中。復脩四時讀令之制。命有司因禮記月令文。以時增損。月讀之。百官之長悉升殿坐聽。玄宗命太常卿韋縚定以爲禮記首篇。講官以每月朔奏讀一篇。易名時令。四孟輒親迎時氣。故唐治最貞觀。次者開元。後益稀濶。至宋景祐初。復禮記舊文。其唐時令別行。已詔學士賈昌朝丁度等采

宋律歷典禮百度昏曉中星約歲時所施行者撰次
爲宋時令敕以時宣讀後不果行

明興

高皇帝廸知天人之合陟降欽若改前代司天臺爲欽
天監以奉順天時協和陰陽嘗特置四輔官兼太子
賓客位公侯都督之次秩正三品告
太廟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以諸儒王本李
祐龔斆爲春官杜斆趙民望吳源爲夏官惟秋冬官
未備賜坐論道圖像賜衣甚寵後多罪廢因罷不設
而規模至弘遠矣禮夏小正傳曰何以謂之小正以

小著名也掌故失其傳太史遺其籍宗國墜其徵儒宿荒其訓其小之云者弗詳弗全之謂爾非微之謂也繇周語單穆公所引夏令時儆之文推孔子所稱之夏時則知其全者其大者也亦何啻是今無傳惜哉其月令傳曰陰陽生物之序王事之倫莫大於月令蓋昉於夏時及周而大備所傳術文義深遠宜周公所著也故官號職司與周官不異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呂不韋招儒生著呂氏春秋取月令各冠其篇曰十二月紀而頗有損益故雜見秦官漢戴聖記禮四十七篇因取爲第四篇而淮南王

安著書所取篇第亦同故蔡邕以爲今禮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曰淮南作非也葢原本於古書還觀小正月令天人合矣昏旦伏見中正當鄉候在星寒暑風日冰雪雨暘候在氣稊秀榮華候草木蟄粥陟降離隕鳴呴候鳥獸無不司者而國政達焉民事則焉以欽若而奉天故以爲王事之書至唐柳宗元始著非之文其旨曰賞爲勸有功也必以春夏不巳怠乎罰爲懲有罪也必以秋冬不巳緩乎怠則不勸緩則不懲宋劉敞具論其不然曰柳子之所刺乎世之法也其所稱制軍之令也聖王之治官得其職

民勸其事物安其所無獨治之名無倉卒之功賞以春夏罰以秋冬何急且緩之有惟軍制有之賞不踰時罰不終日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蓋成敗呼吸故激勸驟迅所謂不得已而用之者也非平國之治也且夫爲善者終身誠之其不爲不善也終身懲之令一以春夏賞而已急一以秋冬罰而不懲是名爲善名不爲不善而實僞也何賞罰之有乎夫春夏者天地之和氣所以施生也人物之所榮也故賞行焉秋冬者天地之義氣所以肅殺也人物之所畏也故罰行焉譬之猶晝於外而宵內也王者之賞罰順

天天下之君悅而言之曰王猶順天則莫不悅而順王天下之君悅而順王則天下之士大夫悅而言之曰君猶順王則莫不悅而順君故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非以祈報也所以達天下之大教也夫君子於祭於罍圜時有夜於外晝於內者矣然焉可常也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其大較固晝出作而晦入息也故兵志有不踰時之賞矣王令終不以不踰時之賞而賞不春夏有不踰時之罰矣王令終不以不踰時之罰而刑不秋冬奈何其執兵志之賞罰而以干王治之正也古紀候之書周

書有時訓易緯有通卦驗管敬仲有時訓鴻烈有時則同異互出大抵宗夏小正而詳今及見古之時正令畲則小正月令存焉故具論其文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之次躔娵訾昏參中斗柄建在寅旦尾中其日甲乙木屬其帝太皞木德之君其神勾芒木官之臣也其蟲鱗東七宿爲蒼龍其音角調樂主角角木生有芒角也律中太簇太簇寅律其數八八木成數也其味酸木曲直作酸其臭羶羶木氣也其祀戶祭五祀時各專其一戶奇在內象春陽始出也祭先脾從木所勝也於易爲帝出乎震震東方也萬

物之所出也其候東風解凍小正曰時有俊風俊風大風也大風南風也何大乎南風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故大之蟄蟲始振小正曰始啓蟄傳曰陽痺憤盈土氣震發故蠕動始蘇蘇而振也記曰啓蟄而郊郊而後物生鴈北鄉鄉其居也鴈以北方爲其居生焉長焉乃南曰遰曰來賓矣雉震呴震振呴鳴雉鼓翼而鳴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先聞故震呴候雷也魚上冰小正曰魚陟負冰魚潛類乘陽動上浮也獺祭魚材非其類以養其類天之性也記曰獺祭魚而後漁人入澤梁圍有見韭詩曰獻羔

祭韭。寒日滌凍塗。塗凍液而滓滓若滌也。曰寒日則日猶寒也。田鼠出。田鼠嗛鼠也。先此穴藏。爾雅鼸類能藏食者其令農緯厥耒。緯束也。初歲祭耒始用暢。祭先農鬯果。重禮也。農率均田。率循也。曰均田。古田必均也。循所均之田而視焉。覆且耕。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曰及。急以時除田也。服田先公而後私。曰初服公田。紀服田之始也。采芸。為廟采也。鞠則見。始苗也。柳稊。茅始生曰稊。稊生始綻如稊也。梅杏杝桃則華。杝桃。山桃也。緹縞。縞莎隨。緹其實也。雞孚粥。孚嫗伏。粥養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輅。車有鸞鈴而名駕蒼龍。馬八尺以上曰龍

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蒼青東方色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羊木畜疏達木德也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迎春于東郊還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於易三陽開爲泰故慶賞先朝上下交乃通也下及兆民不積重於上也毋不當雖有大賚不佚富善也是月之吉家宰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小宰帥治官之屬觀之徇以木鐸

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於是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法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與更新之道也。於是司徒懸教象。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各以教其所治民。宗伯懸禮象。亦如之。司馬懸司空。懸政象。刑象。事象。亦如之。象而懸之。式是典常昭視聽。一其心。重始敬正之道也。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忒 毋失經紀。以初爲常。愼履端之義也。是月也。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

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元日。善日也。郊用上辛。取新義祈穀。穀。生德之本也。耕籍自天子而降。班以終畝。內宰詔王后帥六宮之人。生種稑之種。獻之王。重生德之本也。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遂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重農。王

事之首務也。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樂從陽來。習舞。暢陽也。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大產物之報。犧牲毋用牝。得孕字。遂生也。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達有生之萌也。生道被草木昆蟲矣。毋聚大衆。毋置城郭。土木所勝。且妨農也。掩骼埋胔。生道被朽骨矣。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生德天之道。生脈地之理。好生人之紀也。而威莫疾於兵。故戒之爲兢兢。孟春行夏令。則水雨不時。草木早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

疫。猋風暴雨總至。黎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首種。稷也。夫三時之令畢用。而失時則戾。故王者奉天而謹時。仲春之月日在奎。降婁之次昏弧中。斗秉建在卯。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皡。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卯律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前此多雨雪也。桃始華。氣暢已生。氣見者先草木。鷹化爲鳩。生育氣盛。鷙鳥感而變。而神其可知也。往耰黍禪。始爍矣。可畢夾事耰也。初俊羔。助厥母粥。俊大。粥養也。言羔初大。能食草木。不獨食其母也。倉庚鳴。黃鸝榮堇。采蘩。

堇芳勃。蘩母蘩。皆豆實也。昆小蟲抵蚳。昆衆抵推也。
推蜚卵爲祭醢也。剥鱓作鱓爲鼓也。榮芸芸始華也。
時一名七里香能辟蠹有見稊始收稊爾雅以爲荑稗是也時
始見而收蔓。難芰也。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路駕倉
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是
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達養氣也。擇元日命民
社。司馬教振旅以蒐。火弊獻禽遂以社。羅氏獻鳩以
養國老行羽物。社爲農祈年教振旅。明收衆專於農
也。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順生德爲
寬仁是月也。玄鳥至小正曰來降燕乃睇是也。燕冬

而藏莫見其始出故紀降及睇睇視也視可爲室者至之日天子以太牢祀於高禖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燕嗣續之道也綏多士女綏安也冠而娶安之也周禮媒氏中春令民會男女無故而不用命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會之欲及時也奔者不禁奔言遽而昏不必禮備欲及時之亟也記曰奔者爲妾是也泆而奔禁之矣是月也日夜分分之日天子以其旦朝日于東門之外敬天而主日日陽精陽氣之所司命也籥師畫擊土鼓歈豳詩以逆暑迎陽氣導宣之也迎暑

以晝求諸陽幽七月言寒暑之事笙歙之求以類也
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
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
備必有凶災重始雷敬天威也日夜分則同度量鈞
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法天時之中中乃均也是月也
耕者少舍言無或舍息急農之至也乃脩闔扇寢廟
畢備爲時祈備也記曰脩其祖廟毋作大事以妨農
之事事莫大於農也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
焚山林全生德也天子乃鮮羔告司寒開冰治鑑焉
先薦于寢廟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親帥三

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舞。小正以爲萬用入學。萬，千戚舞也。播樂暢矣。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于上帝以配祖考。而樂之用極此也。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前此毋牝巳焉。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災。季春之月。日在胃。大梁之次昏七星中。斗秉建在辰。參則伏。旦牽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辰律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

桐始華小正以爲拂桐芭言桐芭始生拂拂然也
田鼠化爲鴽鴽鵪也虹始見萍始生攝桑桑始芽可
攝也桑攝而記急蠶也萎揚戴傳曰苑揚也揚則菀
也鞞隼螜音斛則鳴螜螻蛄也采蘵爾雅以爲黃蒢小花白而中心黃采之爲菹也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輅駕倉
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如
仲春是月也天子薦鞠衣于先帝鞠衣衣黃如鞠象
桑始生色薦之爲先蠶薦也命舟牧覆舟爲漁備五
覆五反乃告舟具天子乃乘舟薦鮪于寢廟夫鮪也
時物也薦之時薦也事如生之道也乃爲麥祈實麥

始秀也豈因薦鮪祈貞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
於易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勾
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地之化顯諸仁也天
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
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於易卦爲夬
其傳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蓋取諸此也
居德則忌惡澤不下流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
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
開通道路毋有障塞達天澤疊疊故水不逆行爲災
焉是月也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禁殺全生道也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且蠶矣具曲植籧筐妾子始蠶執養宮事養宮蠶宮名卽事自甲者始也后妃乃齊親東鄉躬桑周禮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是也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毋觀禁爲容觀也婦使中饋織組之類省之專粥蠶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勸婦事焉爾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一皮革筋一角齒一羽箭幹一膠脂丹漆一材毋或不良爲工備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

心時陽盛戒汰淫也是月之末擇吉大合樂天子帥
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視樂樂者先王所以助流鮮
澤暢大化者也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
牲駒犢舉書其數牛以祀馬以戎國大政息蕃之也
命國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溫氣蘊不宣必且為殃
疾故逹之是月也司爟以火見出火民咸從之益始
鼓鑄陶也頒冰傳以為火出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
老疾無不受冰者前啓冰以薦不畢頒季春行冬令
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
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

降兵華金鉋孟夏之月日在畢實沈之次昏翼中斗秉建在巳旦婺女中鼎則見其日丙丁丙丁火也其帝炎帝赤精之君其神祝融火官之臣也其蟲羽南七宿象朱鳥其音徵徵物生盛大繁祉也律中仲呂巳律其數七七火成數也其味苦炎上作苦其臭焦火化氣也其祀竈主火祭先肺火所勝也鳴螢鳴蜮螢寧縣爾雅似蟬而小蜮黽造之屬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螢蜮螻蟈鳴陰伏物乘陽氣而聲蚯蚓出陰下屈乘陽氣而伸也圍亡見杏杏始見實也王瓜生感火色而生若菜秀感火味而秀小正曰王萯秀是也取荼莠爲君薦天子居

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朱赤。南方色高粗長大象也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夏于南郊還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施德厚廣也於易卦爲離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乃命樂師習合禮樂。禮南方之德樂陽氣之盈也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言簡材德力也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方長乎欲勿壞方高乎。欲勿墮遂其

牲也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惡傷盛長氣且妨農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無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史謂問師坐左塾令民畢出是也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重農穀且止殺也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是也是月也聚蓄百藥百草入夏而成蓄之供醫事靡草死草枝葉靡細者陰類感陽盛而死也麥秋至時雖夏於麥為秋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陽中有殺象德中有刑而刑終德也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

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註重讓下酎執陟攻駒傳曰執者離之去毋陟者升之君御攻者教令服車也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仲夏之月日在東井鶉首之次昏亢中斗柄建在午參則見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午律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暑未甚盛也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鵙鶪也亦名博勞感微陰而鳴反舌百舌也前

此百舌。今反無聲。天道背時者廢。巳蜉蝣有殷殷處也。一名渠畧。陸佃曰甲有翅能飛。樊光云、糞中蝎蟲隨陰雨時出、朝生夕死。時有養日養長也。匽之興五日翕。望乃伏。曰興伏不知其生死也。唐蜩鳴唐蜩蟬也。稄黍菽糜。糜亦粢粟煮梅。為豆實。蓄蘭為沐浴。及佩也。注今澤蘭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養壯佼。壯大佼好也。揄民間拳力武勇之士養之。以為夏官使。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簧。飭鐘磬柷敔。陽成形。故脩樂器也。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

帝用盛樂。雩。吁也。吁嗟歌流以祈神。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故雩祈祭也。亦以為旱禱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啓灌藍蓼。令民毋艾藍以染。傷藍稗灌之養之也。毋燒灰。呂紀作炭是也。木方盛。毋苟傷。毋暴布。布陰功。不以干盛陽。故暴用秋陽也。門閭毋閉。關市毋索。四通六關。達陽氣之道也。挺重囚。益其食。行寬大之政。發重陰之錮也。游牝別羣。則縶騰駒。班馬政。小正曰。須馬。謂須卿大夫之駒是月也。日至長。陰陽爭。死生分。至之日。天子以黃琮禮地祇于北郊方澤。君

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無致和節嗜欲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待晏陰之所成陰主靜曰晏安微陰謹坊陽備陰也鹿角解半夏生木堇榮中夏日至候山虞斬陰木柞氏作陽木慎扶抑之至也是月也毋用火南方物忌太盛司馬教茇舍宿軍示軍宿不用也車弊獻禽以享礿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晩熟百螣特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傷於疫季夏之月日在柳鶉火之次昏火中斗

柄建在未。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

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鐘。未律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

祀竈。祭先肺。溫風始至。風主涼。時熱極而溫。蟋蟀居

壁。始生土中。居其穴之壁。未飛也。鷹乃學習。陰氣萌。

數飛也。腐草爲螢。感暑濕而化。命漁師伐蛟取鼉登

龜取黿。鼉黿易致言取。蛟有鱗甲。難伏言伐。龜神可

決吉凶。尊之言登也。命澤人納材葦。葦可材入之。是

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

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

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

黼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忒黒黄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順時支明用致飾且豫報祀也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揺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必有天殃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因天時爲地美利也季夏行春令則榖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

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中央土。其日戊巳。其帝黃帝。黃精之君。其神后土。土官之臣也。其蟲倮。倮人類。人爲之長則受中以生也。

其音宮。宮中也。居中倡四維。律中黃鍾之宮。爲天統爲七聲綱。爲八十四調之宮。其數五。土成數也。其味甘。稼穡作甘。其臭香。甘化氣也。其祀中霤。中霤古陶複穴天光所從入而名。因以爲室中神。祭先心。心人之中也。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太輅。駕黃騂。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黃中色。稷元種牛土畜。圜以閎。象土德之容也。土寄旺四時。而莫盛

於季夏。於易卦為坤。坤也者土也。致役致養也。土乘其王。竭精華養萬物也。季夏火金之所交也。天地之中也。出入循環。生克嗣續。所以不窮也。故聖人貴焉。

淮南記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無不囊懷、溥氾無私、正靜以和、行梓鬻、養老衰、弔死問疾、以送萬物之歸、

孟秋之月。日在翼之次鶉尾。昏建星中。斗秉建在申。漢案戶。案戶五戶也、古戶皆南向、織女正東向。旦畢中。斗柄縣在下。其日庚辛。其帝少皞。白精之君。其神蓐收。金官之臣也。其蟲毛。西七宿象白虎。其音商。商章也。言物堅強可商度也。律中夷則。夷則申律其數九。九金成數也。其味辛。從革作辛。其臭腥。金化氣也。其祀門。門偶

在外。外陰。祭先肝。從金所勝也。其候涼風至。白露降。暑退巳。寒蟬鳴。感秋氣聲變而淒淸。鷹乃祭鳥始搏也。秀雚葦。秀而後可材。貍子肇肆。肇始肆遂也。時有霖雨。潢潦生苹。萍 莊子秋水時至。孟子曰。七八月之間雨集。方以北候也。爽死。蘋秀。灌荼。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白馬黑鬣曰駱 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戎路兵車。白西方色。廉深金德之藏也。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于西郊。還賞軍帥武

人於朝重武事而主賞王者以施惠爲大德也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天德威兼舉主文武並用其道一也然先後異嚮爲教遠矣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官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義以肅用矣終不可以羸陽饒陰乏之義也故必端必平無不慎之謂嚴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壞垣墻補城郭是月也毋以封諸侯

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違收斂之令也。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仲秋之月。日在角。（壽星之次）昏牽牛中。斗柄建在酉。旦觜觿中。辰則伏。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金律）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於易卦爲兌。兌西方之卦也。萬物之所說也。盲風至。盲風疾風也。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饈羞。羞所養也。蓄之以御冬。剝瓜玄。較剝棗栗零。（較玄黑色可用染、）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

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振衰陽之道也乃命司服具餙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時物成可度矣故理陰功也是月也司寇獻良寇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天刑天則過之違天也傳曰違天不祥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教美報之道也天子乃儺以達秋氣秋氣陰氣也過時陽暑縕故達

之籥師夜擊土鼓歙豳頌以迎寒迎陰也迎寒以夜求諸陰迎寒暑成歲功陰陽仁義之統也是月也日夜分天子以其朏夕月于西門之外月陰精陰氣之所提衡也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數者王事之平而易折閡故春秋謹平焉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脩囷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孟秋令之此中趣之務及時也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傳曰麥金旺而生火旺而死可博種績

舊穀之盡待新穀之登故急之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明陰陽大分也爾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季秋之月日在房大火之次昏虛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皡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戌律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於易曰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於卦運爲剝故戰且

傷馬。鴻鴈來賓。小正曰。遰鴻鴈。鴈生長於北。其南也。留詘如賓。然。陟玄鳥蟄。陟而後蟄也。禮。重玄鳥來降蟄陟蟄必記。重之。熊羆豹貉鼪鼬則穴。爵入大水爲蛤。陽伏巳。鞠有黃華。小正曰。榮鞠。豺乃祭獸戮禽。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宜出。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吹陰氣。習之以嘗也。是月也。大饗帝嘗犧

牲告備于天子。饗嘗。筭報也。嘗之日。命宗伯涖卜來

歲之芟。令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

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

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五穀皆入視歲豐儉制國用

也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

及七騶咸駕。載旗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

撲北面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

禽于四方周禮司馬以秋獮教治兵羅弊致禽以祀

祊。是也。王獮而行羽物獮之日。宗伯涖卜來歲之戒

是月也。火伏納火止鼓鑄。國失火焚萊則誅草木黃

落乃伐薪爲炭爲寒備前此禁之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民息已易於履霜知堅冰蓋其豫也乃趣獄刑毋留有罪刑與罪相得式之奉天威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與不居孟冬之月日在尾析木之次昏危中南門見旦七星中織女正北向其日壬癸壬癸水也其帝顓頊黑精之君其神玄冥水德之臣也其蟲介北七宿象

龜蛇其音羽羽字也物聚藏字覆之也律中應鍾應鍾亥律其數六六水成數也味鹹潤下作鹹其臭朽水化氣也其祀行道神祭先腎春夏秋皆從所勝惟冬否天一所生生德之本不可勝也其候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飛化潛而陰陽辨極也黑鳥浴黑鳥烏也飛乍高乍下曰浴時有養夜詩曰夏之日冬之夜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玄驪黑北方色中閎外奄藏德也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

齋。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冬
於北郊。還賞死事。恤孤寡。迎氣反必賞罰。不亟疾也。
獨所賞異施以奉時。是月也。命司徒祀司民。祀之日。
司徒登萬民之版。獻之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重民
也。命太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是察盡鬼謀也。封
兆。吉凶之總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唯阿黨能令卒
者陂。正者偏。反故疾之。是月也。天子始裘。小正於季
秋獻裘。此御之。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
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
無有不斂。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

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總之爲固藏易王公設險著之坎坎水德也北方之卦也飾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陰極而愼喪紀飭死也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成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考工於成也陰盛坊淫蕩天之道也是月也大飲烝天子命司馬教大閱前期羣吏教衆庶脩戰法田之日各以其旗物鼓鐸鐲鐃帥而至誅後至者乃命將帥講武遂以狩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乃致禽饁獸于

郊入獻禽以享烝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因蜡而屬民飲酒勞農以休息之社之日命卜來歲之稼是月也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為天子取怨于下若此者行罪無赦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仲冬之月日在斗星紀之次昏東壁中旦軫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子律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

泳甚也鶡旦不鳴夜鳴求旦之鳥虎始交陰物感陽動而交也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王狩陳筋革飭死事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愼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暢言克也於易曰勞卦勞而息休養內克也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毖內也愼防至矣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

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冬宜釀元祀用酒歲祀
也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水德盛祀
之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
取之不詰戒慢藏傷令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
禽獸者野虞教道之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物成可
材舉與民同利坊專牟也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
生蕩至之日天子以蒼璧禮天神于南郊圜丘君子
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事欲
靜以待陰陽之所定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
行后不省方保微陽之至也至之候芸始生荔挺出

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淮南子曰麋澤獸性迷惑陰故應陽生而角解鹿山獸決躁陽故感陰生而角解也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山虞伐陽木柞氏剝陰木陰沍凝可材也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從其癈癈之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疥癘季冬之月日在婺女玄枵之次昏婁中旦氐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丑律其數六其味鹹其

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小正鳴弋金注曰當作鳶玄駒賁玄駒蟻也賁謂走於地中納卵蒜納之爲藥備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土牛月建丑象土制水用之攘陰氣使畢出不畱征鳥厲疾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前此分祀歲功成合祀之大矣報也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魚冬而肥美故親薦而嘗之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黑牲秬黍以享司寒乃藏冰助固閉用調爕也命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里宰以合耦于鋤脩耒耜具田器豫飭于田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䟽曰合族人太寢作樂以綴恩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命太

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之饗命同

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

田之數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爲歲又報者具

矣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廻於天數將幾終

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以歲終息民天子乃

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所宜以

歲終和法冡宰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

事受其䝨而詔王廢置焉以歲終計吏治易曰成言

平艮言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所成始也令儆之矣。季

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行春令。

則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

國。時雪不降。氷凍消釋。總之十二月各有令。令各有

正政。天正令。天令也。天主日。故令先日。天經星以爲

體。故令詳昏旦中。中南方之中也。王者南面而聽天

下。理明而負幽。故南方爲其中。天之主曰帝。其司曰

神。古帝臣盡天道者。因神而名之。蓋推人於天。明天

人合也。爾天一氣。播爲五聲。作爲五味。徵爲五色。化

爲五臭。人食味聽聲。被色臭以生。而數其紀也。故令

詳律詳數詳色味臭而紀數天時應候而物變故令紀物候王法天仁義禮智四者自王躬被服飲食居處用器以至于百官萬務有動無違之謂順故仁育其生也禮養其長也義制其利而智固其藏也一法天也陽德生養育無傷生道也生必長宣達疏暢長道也陰德肅密理斂肅道也收必藏慎固無泄藏道也而各有始焉中焉極焉春始蓧生胍中保萌芽生極而畢達無壅也長於氣達長中成形形成而器諸用則長之極也貴持成也氣收始肅肅中平成肅漸以嚴而嚴漸藏以固也天先陽而後陰陽主而陰

輔王助生相成持衰陽理陰功主於德賞而終不敢極刑威之用也一法天也天重三微之月故日長短至而令嚴日窮次月窮紀而令嚴季夏地統之衝也陽道之終也而令嚴乃三朝之旦歲功首焉人以爲統蓋自古重之矣天大德曰生土爰稼穡農生德之本天下之大命也故令莫大於務農而重穀於是乎田功與歲功相終始無窮焉嗚呼精微眇以通其意存倫類以貫其理而主之以欽翼於王統其庶矣乎

昔黃帝之記曰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晏臥早起廣步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予而勿

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奉長者少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茂夜臥早起無厭於日使志無怒華英成秀天氣得泄畢出畢達繼長增高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逆之則傷心奉收者少秋三月此謂容平天氣始肅地氣以明早臥早起與鷄俱興使志安寂形肅而端收斂而寧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奉藏者少冬三月此謂閉藏水氷地坼無擾乎陽早臥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葢藏畜聚務內懷德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逆之則傷腎

奉生者少天明則日月不明故聖人後天奉時以用晦而明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故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與萬物消息發斂而常守乎平三公論道以時爕理六卿分職以時寅亮出則育神入則復命千變萬化而不離乎出入之門故能從八風之順守二極之中而適八候之平管敬仲之記曰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刑德者合陰陽四時之大順也東方主星時曰春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德喜嬴而發生藏不忍行嘔養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一曰論孤幼舍有罪二曰

賦爵列授祿位三曰凍解脩瀟瀆解怨赦罪復亡人四曰端險阻脩封疆正阡陌五曰無殺麑夭毋寋華絕芽五政苟時柔風甘雨乃來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掌生生爲溫南方曰日時曰夏氣曰陽陽生火與氣其德施舍脩樂藏溥純行篤厚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曰求有功舉勞力二曰開久墳發故屋辟故窌以假貸民三曰禁扇去笠毋扱免除急漏田廬四曰求有德賜布施利民者賞五曰禁罝罦禽獸殺飛鳥五政苟時大暑乃至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掌賞賞爲暑西方曰辰時

曰秋氣曰陰陰生金與甲其德憂哀靜正嚴順居不敢淫佚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曰禁博塞圉小辯鬬譯忌二曰毋見五兵之刃三曰愼旅農趣收聚四曰補缺塞坼五曰脩墻垣周門閭五政苟時五穀皆入羣材乃聚此謂辰德辰掌收收爲清北方曰月時曰冬氣曰寒寒生水與血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曰恤孤獨養窮老二曰善順陰脩神祀賦爵祿于備位三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四曰捕姦遁斷刑制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五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五政苟時地乃不泄

大寒乃至甲兵乃強百穀備熟國家乃昌此謂月德月掌罰罰爲寒中央曰土土德實輔四時入出土生皮肌膚其德利平用均坦氣脩通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通之以道一之以誠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此謂歲德歲掌和和爲雨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雹此氣之賊也刑德易節則賊氣逆至而國多菑殃故聖王務合於天地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刑德不失四時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亡漢董子言之曰天有兩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

用之無窮是故北方之中內產陽而物始動於下南方之中內萌陰而養始美於上動於下者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養於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東方和北方之所起西方和南方之所養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成生於和成必和始於中止必中中者天下之所始終也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於和而道莫至於中中和者天地之美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陽氣起於北至南方而盛盛極而合乎陰陰氣起於南至北方而盛盛極而合乎陽不盛不合終

歲再合此天地冬夏之所以爲節也夫陰陽之合皆在日至之後爲寒則凝氷裂地爲熱則焦沙爛石氣之精至於是故能出入無形而物莫不應天地之生至于東方之中而所生大成養至西方之中而所養大成一歲再起業而必止於中中之所爲而必就之和故和者天地之正也陰陽之平也天地之道雖有不和必歸之於和而所爲有功雖有不中必止之於中而所爲不過是故陽之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盛而皆止於中中者天地之大極也

日月之所至而却也。故陽者天之寛也。陰者天之急也。節者天之制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莫美於中和。聖人內居其至以立中。嗜慾不滑神凝于一以守中。外處其平以達和。動靜應候喜怒度理以導和。見端而知本。精之至也。得一而應萬類之至也。政以此行。令以此宣。故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厲疾不降。民不夭札。此先王之所以若天也。天道以陰爲權以陽爲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用於盛。權用於末。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先德而後刑也。春愛志

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故愛而有嚴樂而有哀四時之則也喜怒之理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於天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衆人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人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人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喪以暖而春生育天喜志也以清而秋殺戮天怒志也以疏陽而夏長養天樂志也以激陰而冬閉藏天哀志也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夏秋冬之氣類之謂也此可以見德刑之用矣是故陰陽之行各六月遠近同度而所在異處出陽爲煖

以生之出陰爲清以成之是故非薰也不能有育非栗也不能有熟歲之精也知天而不省薰與栗孰多者用必與天戾力雖勞不成是故自正月至于十月而天之功畢計是間陰陽各居幾何薰與栗其用孰多距物之初生至其畢成露與霜其下孰倍故陽者歲之主也德者君之宗也陰者陽之助也刑者德之輔也從中春以至於秋氣溫柔和調乃季秋九月陰始多於陽於是而出溧下霜而物固已皆成矣故九者究也天地之功究於是月也十月而悉畢陰乃大出故天之成功少陰與而太陰不與霜加物而雪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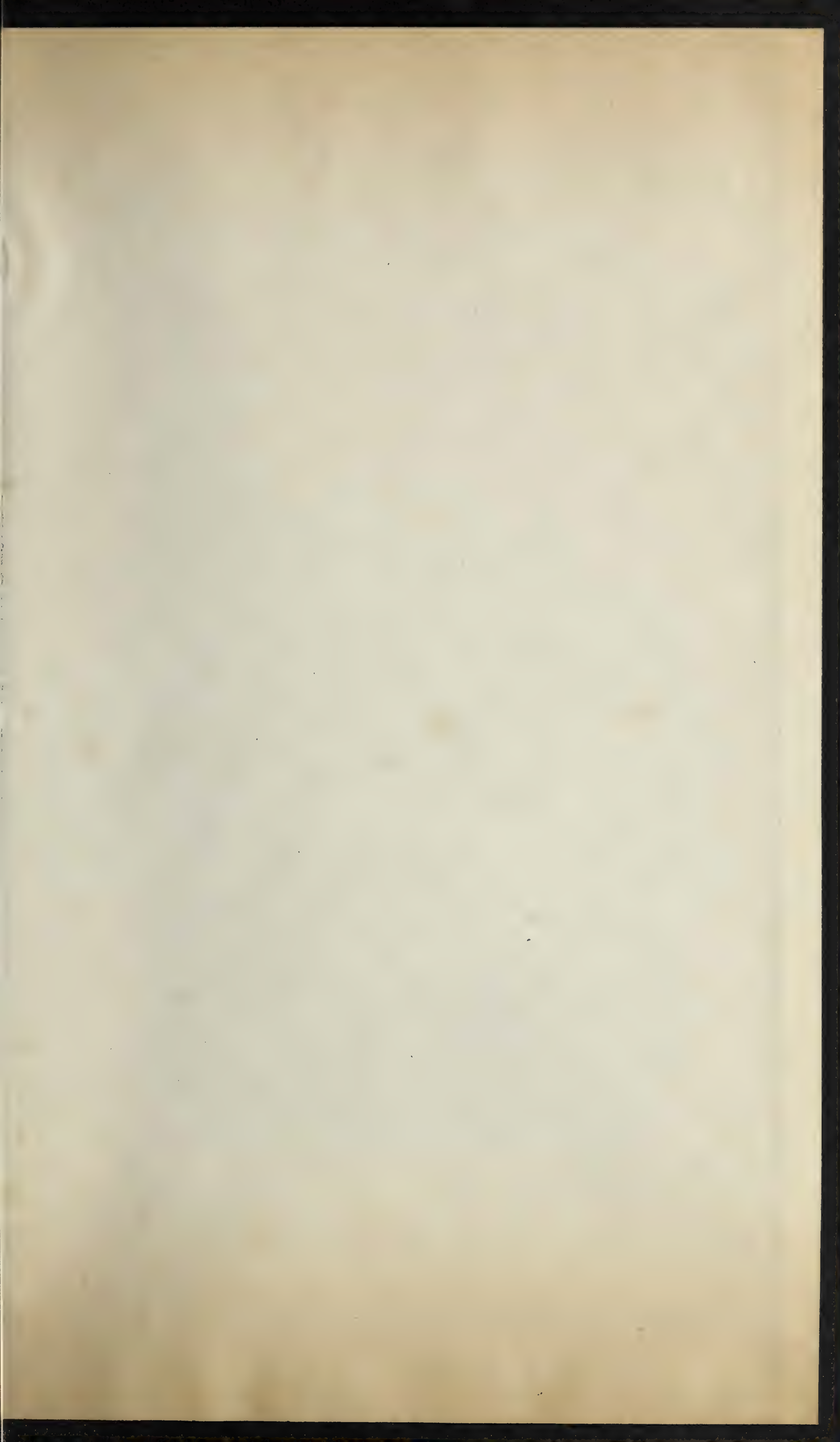
空。空者虛地而已。不遠物也、此非親陽而疏陰任德而遠刑之明效與、天之志常置陰空處、稍取之以爲助。而非所用也、天下之昆蟲隨陽而出入。天下之草木隨陽而生落、天下之人民隨陽而興事、天下之尊卑。隨陽而序位。幼者居陽之所少。老者居陽之所老貴者居陽之所盛、賤者當陽之所衰。人主南面以陽爲位也、三正改紀以陽爲節也、禮之尚右非尚陰也。敬老陽而尊成功。天之時有大經。聖人承之以治春脩仁而求善。秋脩義而求惡、冬脩刑而政清。夏脩德而政寬。以順天地。體陰陽。類之至也。然而求善之時。

見大惡而不釋求惡之時見大善亦立舉之效天當生之時有殺而殺之時有生也天地之間陰陽之氣常漸於人若水之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不可見耳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處是澹澹之中氣化之淳非直水也而以衆動之無已時是以治亂之氣與天地之化常相殽而不治世治則奉時而民和民和則志平志平則氣正於是乎天地之化精萬物之美利興焉世亂則違時而民乖民乖則志僻志僻則氣逆於是乎天地之化傷而萬物之災害起矣治則以正氣殽天地之化亂則以邪氣殽天地之化同

者相益異者相損必然之數也天下之物乘以其泰而生厭於所勝而死四時之變是已故冬之水氣東加春而生乘其泰也春之生氣西亶金而死厭於勝也春之所生不得過秋冬之所生不得過夏天之數也故四時同氣名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故冬水氣也薺味甘乘於水而美者甘勝寒也夏火氣也荼味苦乘於火而成者苦勝暑也天無言意以物示故物與羣物不同時而生死者必深察之是天之所以告人也故薺以冬美而荼以夏成薺成告之甘荼成告之苦君子察物成而謹告藏故春襲和陽夏居

密陰。秋避殺風。冬避重濕。就其和也。怒則反中而自說以平。喜則反中而自攝以正。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春秋雜物其和。而冬夏代服其宜。是謂得天地泰。聖人所以自漸於天地之道也。

函史下編卷之四終



函史下編卷之五

盱郡鄧元錫著

歷數考

歷數之起尚矣。自黃帝創受河圖。始設靈臺。立天神地祇物類之官。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造筭數。容成總六術。以考定氣運。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司天氣者。六期爲備。終地紀者。五歲爲周。五六合者。三十歲。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爲一周。於是因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發斂。以作調歷。而是歲巳酉十

一月朔旦日南至而得寶鼎焉乃迎日推策時惠而辰從顓頊受之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人其後二官咸廢厥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堯首欽天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命羲仲宅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殷仲春爲春官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正仲夏爲夏官命和仲宅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殷仲秋爲秋官命和叔宅幽都平在朔易敬致日短星昴正仲冬爲冬官其命官之辭曰

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而帝典首欽天大圭日配以月播五行於四時而星紀辰次之軌道表焉曆象之者曆其宿躔次舍東西南北之行象之而人時從授也嵎夷南交西極朔方測候盡四表而命之暘谷命之明都命之昧谷幽都者主之也日千里不同晷而萬里同象也出谷而明入而昧明而物訛幽而物從化時從易也春寅賓日秋寅餞日冬夏敬致日歷日而象之也歷日而象之欽日而若之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宵日中而立二分永短極而立二至歷日

與月而象之也。歷日與月而象之。欽日與月而若之也。星鳥星火星虛星昴皆昬中以爲紀。物以爲候。歷星辰而象之也。歷星辰而象之。欽星辰而若之也。以能殷春正夏。殷秋正冬。平秩東作。平秩南訛。西成。平在朔易。歲功成而歷數可從紀也。歷歲功而象之。欽歲功而若之也。乃天行贏於日而盈矣。月行縮於日而虛矣。虛盈不可竭而迮矣。於是乎定之以閏。定之以閏則日月星參相得而辰從。而萬古如一日也。欽若之盡也。於是乎播諸百官。百官莫敢不祗威奉順。理陰叙陽。日星爲紀。月以爲量。發斂得度。爕調無方。

天工用亮庶績熈而百代循之以初爲常甚而萬世敬天授時之典常具此矣年者稱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嗣是夏有昆吾殷有巫咸周則史佚皆能宣明其事周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本治曆之事占天而圭口太史氏尸之以正歲年叙事焉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序以世掌天文之常保章氏志日月星之變動司其變天圭日日行不盡天一度而

日一周天天行過之歲歷一辰十有二歲而一周天月行不及日月於日會亦月歷一辰十有二月而一周天辰十有二曰玄枵曰娵訾曰降婁曰大梁曰實沈曰鶉首曰鶉火曰鶉尾曰壽星曰大火曰析木曰星紀則日月相會之次也而二十有八星之位則日月五星所宿留之躔舍在焉故曆者歷也歷日月星辰行歷之次而正其經紀者也故曰天子置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協三辰以和萬國而寒暑晦明陰陽生殺之數啓閉升降之紀消息盈虛之節皆應軌道而無淫流故能⿰言夾浹生靈範圍大化用極乎天人會和

之盛周德既衰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侯或在夷狄其禨祥廢而不統魯哀公十二年以建申之月爲建亥而怪蟄蟲之不伏仲尼歎之曰火猶西流司曆者之過也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履端於始重王正也月首王正而四序從紀故不愆也舉正於中重中氣也月舉中氣而十二月得度故不惑也歸餘於終重閏也氣有盈朔有虛積月餘日歸之爲閏而後正朔中氣

各得其所而不悖也舉之傷治曆之法失也當是時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眛趙有尹臯魏有石申皆掌著於天文圖驗之事而甘石書迄于今宗之至于戰國並騖於強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斯念哉是時獨齊鄒衍明於五德之傳遊消息之分以顯諸侯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而自以爲獲水德之瑞正以十月色尚黑也豈不繆哉漢興方綱紀大基正朔服色皆襲秦而莫之能改是時北平侯張蒼主顓頊曆用之而晦朔月見弦望滿虧未能睹其眞至武帝元封元年漢

興百有二載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下御史御史大夫寬與博士賜等議皆言古帝王創業改制前後不相復所以明受命於天也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以二代在前可推明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定明制爲萬世法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姓等奏不能爲筭願募治筭者造密度乃選治歷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候宜君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乃分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

方舉終以定晦朔分至躔離月行弦望乃以前曆太初
四千六百一十有七歲至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
格之歲仲冬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在南斗牛間太
歲在子得礽本星度於是都分天部閎運筭其法以
律爲宗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
長相終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
夫律陰陽九六爻象之所從出也故黃鍾紀元氣之
謂律律者法也物莫不取法焉蓋以律轉歷也與鄧
平所治同於是察觀星度日月之行以推筭如閎平
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

籍半日名陽歷先朔月生不籍名陰曆朔而後月生。而以陽曆朝諸侯王羣臣便議上上使較律曆官淳于陵渠覆較律陵渠言太初曆晦朔弦望最密而冬至之夕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乃詔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曆罷廢尤疎遠者十七家乃下詔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先是秦用建亥之月爲歲首漢興因而不改至太初歷以正月爲歲首實始行夏時色尚黃數用五更百官號名恊音律定宗廟之儀爲典常垂之後世而其後元鳳三年太史丞張壽王言更曆非是詔使者鮮于妟人治歷大中丞麻光等二十

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氣千上林清臺課諸曆疏密十一家盡六年而壽王課最疏遠太初歷第一即墨徐萬且長安徐禹治太初歷亦第一蓋自太初起歷盡元鳳六年三十有六歲而是非堅定至孝成之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曆及譜之以說春秋推法密要其書曰夫易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因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春秋列十二公二百四十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

其禮。故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以禮舉其中。樂取其和。曆數以閏正天地之中。而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典曆始曰元。傳曰。元者善之長也。三統之元氣。施育萬物。天地之大德也。合三體而爲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合於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十一三之以爲實 孟康曰。辰有十二。其三爲天地人之統。老子曰。三生萬物。是以餘九辰得三氣。乃能施化。故每辰以三統之數積乘之。是謂九三之法。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以子數一乘丑。三餘次辰。亦每三乘之。周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實如法得一。黃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爲法。得林鍾。 孟康曰。以六乘黃鍾

之九、得五十四、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孟康曰、三三而九、二三而六、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爲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孟康曰、異類爲子母、謂黃鐘生林鐘也、同類爲夫婦、謂黃鐘以大呂爲妻、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孟康曰、謂東方甲乙、南方丙丁之屬、分在五方、故五聲屬矣、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降生五味。酸苦甘辛鹹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之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孟康曰、六甲之中、唯甲寅無子、故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終而復始。太極者中央元氣也。爲黃鍾其實一龠。以其長自乘爲八十一。爲日法所以生

權衡度量禮樂之所繇出也。春秋元以統始。易太極之極也。二以目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月必書王。易三極之統也。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建分至啓閉之候。易八卦之位也。朝聘會盟。象事成敗吉凶大業之效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傳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之爲十。而五體以成。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道居一而不用。其餘四十有九。所用也。故蓍之爲數。兩之以象兩。參之以象三。四之以象四時。歸奇

象閏十九。孟康曰、歲有閏分七分、滿十九則爲閏、師古曰、奇、居宜反、及所據一加之。因以再扐兩之。劉欣曰、兩之得九十八、三之得二百九十四、四之得一千一百七十六、象閏所據一加之爲一千一百七十六、兩之爲二千三百五十二、是爲月法之實。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日數也。而三辰之會交。是以能生吉凶。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終九地終十。幷終數爲四十有九。易窮則變。爲閏法。參天九兩地十。爲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爲朔望之會。以會數乘之。周於朔旦冬至。爲會月。孟康曰、會月十七章之月數也、得朔旦至日與歲復、九會而復元孟康曰、謂四千六百一十七歲之月數也、所謂元月、黃鍾初九之數也。經於四

時雖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紀啓閉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啓閉者節，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而中必在正數之月。故聖王重閏也。以五位乘會數，而朔旦得冬至，是爲章月。四分月法，以其一乘章月，是爲中法。參閏法爲周至，以乘月法，以減中法而約之，則六扐之餘爲一月之閏月。其餘七分。此中月相求之術也。朔不得中爲閏，言陰陽雖交，不得中則不生。故日法乘閏法，是爲統歲。三統爲元歲。元歲之閏，陰陽灾。易九戹曰：初入元百六，陽九；次三百七十四，陰九。孟康曰：易傳歲謂陽九之戹，百六之會也。初入元百六、所有戹者，則前元之餘氣也，若餘分爲閏也。易爻有九

六七八、百六與三百十四、六乘八之數也、六八四十八、合爲四百八十歲次四百八十陽
九。如淳曰、六八四十八爲四百八十歲、有九年旱、次七百二十。陰七次七百
二十。陽七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
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
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春秋傳曰閏月
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
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以爲民日南
至極於牽牛之初斗端之綱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
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
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斗建下。爲十

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故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三統合於一元。而三代各據一統。三統常合而迭爲首。登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施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蘖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復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人生自寅。成於申。故曆數三統。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爲統首。三微之統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序亦如之。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易曰。參伍以

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而皇極建三德五事於中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也水合於辰星火合于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辰土合於填星故曆三辰五星相經緯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成故九六之變登降於六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八變而成卦四營成易

爲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參之得乾之策。以陽九。九之爲六百四十八。兩之得坤之策。以陰六。六之爲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陰陽各一卦之微筭策也。八之爲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伸之。又八之爲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再之爲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爲大成。五星會終觸類而長之。以乘章歲爲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三會爲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與三統會。三統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九章歲而六之爲法。太極上元爲實。實如法得一

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
之能事畢矣葢漢曆莫善於太初主布筭而法原於
易春秋太初曆施行百十年而曆稍後天朔乃或在
月晦永平中詔歷官張盛景防鮑鄴等以四分法與
舊曆楊岑課弦望而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四分之術
頗行至元和而太初失天益遠章帝詔改行四分曆
以九道法候弦望無差而以庚申為元其後亶誦邊
韶馮光等言曆元互異而議郎虞恭等以為建曆之
本必先立元元正而後曆可從正也四分曆中紀之
元與天相應不可復尚君更三聖其元則上統開闢

其數則復古四分宜如故便而蔡邕亦以爲太初曆行百八十九歲而章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行度密於太初是新元效於今日也不宜改於是四分行如故當是時儒者蘇規郎顗張衡蔡邕之倫並能參互天文而衡爲太史令作渾天儀著靈憲以測天行又作候風地動儀以測地動變自有載籍而來未有也其志曰天之動也一晝夜而運過一週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所行與天運周在天成度在歷成日居以列宿終於四七受以甲乙終于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二遠三謂

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復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辰移謂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是謂冬至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是謂夏至長短之中道發景正春秋分焉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蔀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

之。然後變化萬殊。羸朒無方。莫不結系而稟正焉。極

建其中。道營于外。璇衡追日。以察發斂。光道生焉。孔

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

有九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衝。鄰

於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

有畱逆。其歸也。步術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

先日。遲而後留。留而後逆。逆與日違。違而後速。速與

日競。競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緯。各有

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

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之。觸而長之。

探賾索隱。鈎深致遠。無幽辟潛伏。而不以其精者也。
夫然故陰陽有分。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永
光中。正月十六。日月有食。而四分曆推以爲在二月。
疎闊。於是會稽東部尉劉洪。悟以爲四分疎濶者。以
斗分太多。乃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一百四十有
五爲斗分。以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追月及五星
之行。推閏月。推弦望沒。推合朔之度。推卦用事。推五
行用事。推加時漏刻。皆依易立數。名乾象曆。蓋始悟
月行有遲速。以日行課其疎密。而日月黃道赤道表
裏之度益精。大儒鄭玄受之。以爲窮幽極微。加注釋

焉。自是代有脩改。皆時有測悟。斟酌倣之。而所緜無常。三國時。蜀仍漢四分。吳用乾象。魏本乾象法。名景初。晉因之。名泰始曆。皆小益斗分。求加之以爲名。而太元中。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曆。悟以爲古曆斗分強不可施於今。乾象斗分細。不可進於古。景初近之。而日之所在。猶差四度。蓋日所在之度難知。漢世惟驗諸昏明中星爲法。已潤於是即月食度分。以其衝知日度所在。而躔次乃得其正。然終晉之世。惟獨用泰始曆。而三紀甲子曆。與李脩卜顯所造乾度曆。皆不果施行。宋元嘉中。前歷合朔不在朔。月食不在望。何

承天悟以爲朔望弦嬴縮不辨知也於是卽朔弦望皆定大小餘正朔望之日更測中星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舊曆在斗十七度今測景所驗乃當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新立法冬至徙而上三日五時日視舊移四度以定氣至名元嘉曆自宋迄齊循用之不改然當其時祖沖之世天官覺其失考古法爲甲子元曆未上梁天監中沖之子散騎常侍暅疏上之具言先臣在晉仰尋十二代曆曆元不同斗分疏密隨異當代用之各垂一法而不能相通譬之家異權度卽輕重長短不得不隨異也夫斗分者日月初躔

星辰之紀也日月合朔於此而一陽始萬物萌於此
此律曆之所起也故命曰星紀顓頊及魯曆南方
有狼弧而無東井北方有建星而無南斗者以周天
二十八宿惟斗井二宿爲度最多故月令昏旦中獨
即弧建星以爲的而斗分難評今以元嘉曆測冬至
斗分日月所在覺差三度而二至晷影差幾一日諸
五星伏見尤舛詔太史以晅所上歷與舊歷對課疏
密坤之歷皆密而大明歷遂行亦日甲子元曆其在北元魏
至隋曆凡數變行之數十年輒差至齊宋景業援圖
讖作天造曆遊以爲文宣受命之符道士張賓稱曆

數有代謝之徵逢隋祖造巳巳元曆則其舛無惑也其後行張胄玄所造大業曆而信都劉焯以胄玄竊其所爲書依違其間未臻其妙條駁五百三十六事以上而幸臣多左右胄玄者又會焯卒事竟寢舍乎杜征南預作春秋長曆推言之也其言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以其精動者也新故相涉固不容無毫末之差積久而遂失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亦其理也易於革繫之曰君子以治曆明時革之言更也言當隨時更革順天以求合而不當爲合以驗天至哉言乎則知改歷之初人矜其智自謂

精耿更相疵訾以爲名高究之皆爲合以驗天何言之頗也唐終始二百九十餘年而曆凡八改武德初傅仁均所造曰戊寅元歷行之盡一年而月食比不效乃詔崔善爲祖孝孫等考定之至高宗時而疎大史令李淳風作麟德歷以獻其法損益中晷術以考日爲木渾圖以測黃道當時以爲密詔與太史令瞿曇羅所上經緯歷參行至開元中日蝕復比不效於是詔僧一行作新曆曆成而一行卒詔特進張說與曆官陳玄景等次爲大衍曆術七篇畧例一篇歷議十篇上之頒于有司時善爲筭者瞿曇譔怨不得與

與玄景等言太衍獨術天竺九執歷而其法未盡太
子右司禦南宮說亦非之詔侍御史李麟合日官於
靈臺課候大衍十得七八麟德三四九執纔一二而
是非堅定肅宗時用山人韓穎言更歷節增二日爲
至德歷而不與天合寶應元年臺官郭獻之等更歷
曰五紀考五星進退偶合詔須用迄建中又變曰正
元元和又變曰觀象自是嗣世纘緒必更曆紀然皆
因大衍舊術於晷漏交會稍增損之以爲名其制法
簡易合望密近惟宣明爲然遂以遷用至昭宗時少
詹事邊岡與日官更造崇玄曆岡巧筭能馳騁反復

於乘除之變而簡捷超徑頗失其初方一行造曆時
自太初至麟德凡二十有三家矣而一行所爲曆其
倚數立法皆本易大衍而立術以應之蓋以易轉曆
而唐曆莫善於大衍盡七年較經史所書氣朔日行
宿度可考著皆合而歷成其本議曰易大傳稱天一
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
始於一地數始於二故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於
九地數終於十故合二終以紀閏餘天數中於伍地
數中於六故合二中以通律曆天有五音所以司日
也地有六律所以司辰也參伍相周究於六十聖人

以此見天地之心也。自五以降。為五行之生數。自六以往。為五材之成數。錯而乘之。以生數衍成數。位一六而退極。五十而增極。以一六為爻位之統。爻始於初成於六。五十為大衍之母。中五衍母。次十衍子。成數乘生數。其筭六百為天中之積。生數乘成數。其筭亦六百為地中之積。合之千有二百。以五十約之。則四象周六爻也。以二十四約之。則太極包四十九之用也。綜成數約中積皆十五。綜生數約中積皆四十。兼而為天地之數。以五位取之。則復得二中之合也。蓍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故爻數通乎

六十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此大衍所以爲天地之樞。如環無端。而爲律曆之大紀也。夫易象徵於三四。而章於七八。卦有二徵。策有四象。故二徵之合。在始中之際焉。蓍以七。倚卦以八。周。故二章之合。在中終之際焉。中極居五六之間。錄闔闢之交。而在章徵之際。則人神之極也。天地中積千有二百。揲之以四爲爻率三百。以十位乘之。爲二章之積三千。以五材乘八象。爲二徵之積。四十兼章徵之積。則氣朔之分母也。以三極參之。倍六位除之。凡七百六十。是謂辰法。而齊於代軌。以十位乘之。倍大衍除之。凡三百有四。是

謂刻法而齊于德運半氣朔之母千五百二十得天地出符之數因而三之凡四千五百六十當七精返初之會也易始於三微而生一象四象成而後八卦章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三變皆柔太陰之象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一柔二剛少陰之象少陽之剛有始有壯有究少陰之柔有始有壯有究兼三才而兩之神明動乎其中故四十有九之象而大業之用周矣數之德圓故紀之以三而變於七象之德方故紀之以四而變于八人在天地中閱盈虛之變則閏餘之扐而氣朔之所虛也以終合通太衍之母虧其地十凡

九百四十爲通數終合除之得中率四十九餘十九分之九終歲之弦而斗分復初之朔也夫十九分之九盈九而虛十地於終極之際虧十而從天所以違疑陽之戰也乾盈九隱乎龍戰之中故不見其首坤虛十以導潛龍之氣故不見其成周日之朔分周歲之閏分與一章之弦一蔀之月皆合於九百四十蓋取諸中率也一策之分十九而章法生一揲之分七十六而蔀法生一蔀之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七以通數約之凡二十九日餘四百九十九而日月相及於朔此六爻之紀也以卦當歲以爻當月以策當日

凡三十二歲而小終。二百八十五小終。於是與卦運大終二百八十五之數合。則參伍二終之合也。策以紀日。象以紀月。故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爲日度之準。乾坤之用四十九象爲月弦之簡。日之一度不盈全策。月之一弦。不盈全用。故策餘萬五千九百四十三。則十有二中所盈也。用差萬七千一百二十四。則十有二朔所虛也。綜盈虛之數。五歲而再閏。中節相距。皆當三五。弦望相距。皆當二七。升降之應。發斂之候。皆紀之以策而從日者也。表裏之行。朓朒之變。皆紀之以用而從月者也。積筭曰演紀、日法曰通法、月氣曰中朔、朔實曰揲法、歲分曰策

實周天曰乾實餘分曰虛分氣策曰三元一元之策則天一遯行也月策曰四象一象之策則朔弦望朒距也五行用事曰發斂候策曰天中卦策曰地中半卦曰貞毋旬周曰爻數小分母曰象統日行曰躔其差曰盈縮積盈縮曰先後月行曰離其逶迤馴屈行不中道進退遲速不率其常過中則爲速不及中則爲遲積遲謂之屈積速謂之伸陽執中以出令故曰先後陰含章以聽命故曰屈伸日不及中則損之過則益之月不及中則益之過則損之尊卑之用睽而及中之志同觀晷景之進退知軌道之升降軌與晷名舛而義合矣中晷長短謂之陟降景長則夜短景短則夜長積其陟降謂之消息遊交曰交會

交而周曰交終交終不及朔謂之朔差交中不及望謂之望差日道表曰陽曆裏曰陰曆五星見伏周謂之終率以分從日謂之終日其差爲進退則水漏之所從也其中氣議以爲曆氣始於冬至無所取之取諸晷景也二分爲東西之中二至爲南北之極而晷景進退有至不至者乃日行盈縮使然不可強而叶也蓋曆術在於常數而不在於變行既叶中行之率則可以兩齊先後之變今曲就其變而少者失三多者失五是捨常數而從變行也必不合矣其合朔議曰日月合度謂之朔無所取之取之蝕也春秋所書

日躔參左傳所記注其下。繫以列國之事。蓋列國之赴告也。列國赴告不一。則其歷有不可以一術齊者矣。故合朔先天。則經書日食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其在晦日若二日。則原于定朔以得之。列國曆殊。則稽六家之術以知之。此四者治曆之大端也。長歷其日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以求合。此甚謬也。新歷本春秋日食。古史交會加時。及史官候簿所詳。稽其進退之中以立常率。然後以日躔月離先後屈伸之變。而損益之。故經朔與躔離。三者迭相爲經。若權衡相持。而千五百年之間。朔必在晝。望必

在夜其加時叉合則三術之交各當其正若乾度盈虛與時消息告譴於經數之表變常於潛遯之中則雖聖人猶且不質非籌歷之所能及矣其十二卦議本孟氏章句孟氏者易師孟喜也其法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爲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乃復初坎震離兌於二十四氣次主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坎以陰包陽故自北正微陽動於下升而未達極於二月而凝涸之氣消坎運終焉春分出於震始據萬物之元爲主於內羣陰化而從之極于南正而

豐大之變窮。震功究焉。離以陽包陰。故自南正。微陰生於地下。積而未章。至于八月。而文明之質衰。離運終焉。仲秋陰形于兌。始循萬物之末。爲主於内。羣陽降而承之。極於北正。而天澤之施窮。兌功究焉。故陽七之靜始於坎。陽九之動始于震。陰八之靜始于離。陰六之動始於兌。故四象之變。皆兼六爻。而中節之應備。其日度議言。古曆日有常度。周天爲歲終。故繫星度于節氣。其說似是而非。故久而益差。虞喜覺之。使天爲天。歲爲歲。乃立差以追其變。使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又不及。皇極取二

家中數。爲七十五年。蓋近之。然而未盡合也。大都古歷分率簡易。歲久輒差。達曆數者。隨時遷革。以合其變。故三代之興。皆揆測天行。考正星次。爲一代之制。正朔既革。而服色從之。及繼體守文。疇人代嗣。則謹循先王舊制。而審行焉。固其理也。春秋啓蟄而郊。龍見而雩。以歲差推之。周曆立夏。日在觜觿二度。昏角一度中。則龍見當在建巳之初。至春秋時。已潛退五度。猶在建辰之月。據麟德曆以小滿後十三日而雩。則龍角過中不時矣。故唐禮當以建巳初農祥始見而雩。傳曰。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

而栽日至而畢以歲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正可以興板榦故祖冲之以定之方中直營室八度爲得時也據麟德曆立冬後二十五日火見大雪後營室乃中其時陽氣靜復而以之繕城隍治宮室是謂發天地之房所失多矣則唐制宜以玄枵中天興土功其日蝕議言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日君道也無朏魄之變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軌相會則徙而浸遠遠極又徙而近交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集言輯也日月嘉

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于位。以常其明。陰含章示坤以隱其形。是輯也。望而正於黄道。是謂臣干君。陽斯食之矣。朔而正於黄道。是謂臣壅君。陽爲之食矣。且十月之交。於曆當蝕。而詩人悼之。何也。以爲古太平之世。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其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而不食。或在陽曆。陽盈陰微。而不食。此四者。皆德教休明之所繇生也。故近古大儒劉歆賈逵之倫。詎不知四序分同道至相過。則交而有食哉。以日蝕非常。故闕而不論也。黄初已來。治曆者始以密率而

課。夫日蝕之疏密。是專於曆紀者也。使日食而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課曆數之疏密。使日食而皆可以常數求。亦何以占政教之休咎哉。故必稽古史虧蝕淺深。加時朓朒數協者。反覆求之。繇曆數之中。以參辰象之變。觀辰象之變。以求曆數之中。類其所同而中可知矣。辨其所異而變可知矣。其循度則合于曆。失行則合于占。占道順成。常執中以追變。曆道逆數。常執中以俟變。天道如示諸掌矣。且日月交會。大小同自若也。而月在日下。人於中斜射而望之。令中國食既。則南方戴日之下。所虧纔半。外此反觀。又交而

不偶故當步九服日晷以定偶分諸晨昏漏刻與地偕變則宇宙雖廣可一術以齊之矣其五星議言日月所以著尊卑不易之象五星所以示政教從時之義也故日月之失行也常微而少五星失行也常著而多其五星留逆伏見之效表裏盈縮之行皆係之於時而象之於政政小失則小變大失則大變事微而象微事章而象章所以示吉凶之象也而又時有變行改其常度與人事相爲俯仰而神理從效焉不然則皇天何以陰隲于下民而警悟乎世主哉近代筭者昧於象占者迷於數覩五星失行則皆謂之曆

舛躔七曜循軌或猶以謂天災是以數象相蒙而兩喪其實也故較曆必稽古今注記入氣均而行度齊上下相距反復相求以初爲常而以其獨異於常者爲占舊法以二星相近爲失行三星以上爲失甚天竺曆以爲五曜之精皆有所好惡遇所好之星則趣之趣之行疾遇所惡之星則捨之捨之行遲凡皆以精氣相感故五星各立歲差以究五精之運而周二十八舍之變其推法審要如此噫乎歐陽公之言曰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日月星辰有象而見於上二者常動而一有一無出入升降遲疾而不相爲謀

其久而不能無差者勢使然也故為曆者始未嘗不精密於法而後稍疎謬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協於天行固其理哉至一行密矣一行昌樂人鄭公張公謹之孫博覽經史武三思慕其名請結交逃匿隱於僧習梵律玄宗勅書強起之訪以安國撫人之道言切直無隱受詔與率府兵曹梁令瓚造渾天儀鑄銅為圓天之象中具列宿赤道及周天之度數注水激外輪令其自轉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與同運天西旋一晝夜適一周而日東行亦適一度月行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適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適一周天於儀象正合置木櫃為地平儀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有準立木人二於地平上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能自撥鼓擊之其一前置鐘以候辰每曆一辰能自撥鐘撞之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鉤鍵關鎖交相持而然置武成殿前示百官奪天巧至於此然銅鐵久乃漸澁不能適合久亦不能復運也其黃道游儀以古尺四分為一度旋樞雙環其表丈四尺六寸一分

竪八分厚三分直徑四尺五寸九分古所謂旋儀也南北斜兩極上下循規各三十四度表裏畫周天之度其一面加銀釘釘之使東西運轉如渾天游旋然中旋樞軸至兩極首內孔徑大兩度半長與旋環徑齊玉衡望筩長四尺五寸八分廣一寸二分厚一寸孔徑六分衡旋於軸中旋運持正用窺七曜及列星之濶狹外方內圓孔徑一度有半周日輪也其陽經雙環表一丈七尺二寸裏一丈四尺六寸四分廣四寸厚四分直徑五尺四寸四分置於子午左右用八柱相固亦表裏畫周天度一面加釘亦如之銀釘半出地上半隱地下雙間挾樞軸及玉衡望筩旋環於中也其陰緯單環外內廣厚周徑皆準陽經與陽經相銜各半內外俱齊面平上爲天下爲地橫周陽環謂之陰渾也面上爲兩界內外爲周天百刻天頂單環表一丈七尺三寸竪廣八尺厚三分直徑五尺四寸四分直中國人頂之上東西當卯酉之中稍南使見日出入令與陽經陰緯相固如鳥殼之中黃然南去赤道三十六度去黃道十二度去北極五十五度去南北平各九十一度而強赤道單環表一丈四尺五寸九分橫八分厚三分直徑四尺五寸八分赤道

者當天之中二十八宿之位也後魏斛蘭所造圓着雙規不能運動臣今所造轉運隨天仍度穿一穴即知古者秋分日在角五度今在軫十三度冬至日在牵牛初今在斗十度隨穴退交不復差謬傍在卯酉之南上去天頂三十六度而横置之黄道單環表一丈五尺四寸一分横八分厚四分直徑四尺八寸四分是日之所行也故名黄道太陽陟降積歳有差月及五星亦隨日度出入古無其器意斟酌以爲率故踈闊尤甚今設此環置赤道環内仍開合使運轉出入四十八度而極晝兩方東西列周天度數南北列百刻可使見日知時上列三百六十策與用卦相準度穿一穴與赤道相交白道月環表一丈五尺一寸五分横八分厚三分直徑四尺七寸六分月行有迂曲遲速與日行緩急相反古亦無其器今創置於黄道環内使就黄道爲交合出入六十度以測每夜之月離亦上畫周天之度度穿一穴擬移交會諸皆用銅鐵爲之游儀四柱爲龍以龍象天能興雲雨故以致飾也柱在四維崇四尺七寸水槽山崇一尺七寸五分槽長六尺九寸高廣各四寸池深一寸廣一寸五分龍下有山雲在水平槽之上並銅爲之其所測

景視古星經宿度詳審較然初淳風造曆定二十四氣中晷與祖沖之短長互異未知其孰是及一行作大衍曆詔太史測天下之晷求土中以爲定於是一行上議曰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氏以爲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謂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游升降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中爲今在潁川陽城宋元嘉中南征林邑以五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景居表南於交州影在表南三寸於林邑九寸一分交州距洛水陸九千里蓋山川回折使然以表考其徑當五千里也今所測交州夏至在表南長三寸三分與元嘉所測畧同而使者還言於交趾繞高二十餘度八月海中望老人星下有列星粲然明大者甚衆古所未識乃渾天家以爲常不見者也蓋隨所至爲見如此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平地設水準繩墨植八尺之表以引度之自滑臺白馬縣夏至之晷尺有五寸七分自滑臺表南行百九十八里二百七十九步得浚儀岳臺晷尺有五寸微強自浚儀又南百六十七里二百八十一步得許州扶溝晷尺四寸四分自扶溝又南百六十里至上蔡武津晷尺

三寸六分半、太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而晷差二寸餘、則舊說日千里而差一寸者、妄矣、今以句股法較陽城中晷夏至尺四寸七分八釐、冬至丈二尺七寸一分半、定春秋分五尺四寸三分、以覆矩斜視極出地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自滑臺浚儀扶溝諸表視之、大率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而北極差一度、極之遠近既異、則黃道晷景固隨之而變矣、又以圖經較安南、日在天頂北二度四分、極高二十度四分、冬至晷七尺九寸四分、夏至在表南三寸三分、定春秋分二尺九寸三分、差陽城十四度三分、其徑則五千三十三里矣、又南至於林邑、北至於鐵勒之地各差十七度四分、則在鐵勒五日、日在天頂南二十七度四分、極高二十二度、周圓百有四度、常見不隱北至晷四尺一寸三分、南至晷二丈九尺二寸六分定春秋分晷五尺八寸七分、其沒地纔十五餘度、夕沒亥西、晨出丑東、較其里數、已在回紇之北、而骨利幹極南之地、猶在其南矣、則知吳中常侍王蕃、本鄭傳萬五千里、爲勾股斜射法、考周徑之率、以揆天度徑五萬里者、所謂以蠡測海者也、不知目視不能及遠、二則微差其差不已、遂與術錯、譬游於太湖之中、

廣袤不盈百里，已見日月朝夕出入於湖中，及浮大海，不知幾千萬里，猶見日月朝夕回出入其中也。今於朝夕之際，俱設重差而望之，必將大小同術，無以分矣。橫既如此，縱亦宜然。原古人所以步圭影之意，將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在於辰次之周徑；其所重曆數之意，將欲恭授人時，欽若乾象，不在於渾蓋之是非也。而或者各信所傳，以術天體，謂渾天可任數而測，大象可運筭而籌，是迷無稽之法於視聽之所不及，君子所當闕而不議者也。誠以為蓋天耶，則南方之度漸狹；果以為渾天耶，則北方之極寖高。此又渾蓋家盡智畢議而未有能通其說者也。則王仲任、葛稚川之徒，區區於異同之辨，亦何益於天遊之數哉。今為覆矩圖，南自丹穴，北暨幽都，每極移一度，輒累其差，可以稽日食之多少，定晝夜之長短，而止則天下之晷皆協其數矣。卒謚大慧禪師。道士邢和璞謂人言：一行其聖人乎。漢洛下閎造曆，言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今適其期，洛下閎之言殆合矣。初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蔿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為上元，以雨水為歲首，號

符天曆世易之稱小曆頗行於民間曆家不道也五代初曆因唐用崇玄至石晉時馬重績本士爲法更造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以天寶乙未爲上元雨水爲歲首其法遂施於朝廷號調元曆行五年輒差不可用而崇玄曆復行至周世宗始留意於稽古脩擧廢墜之事詔更造曆而端明殿學士王樸通曆數於是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著爲書四篇上之世宗詔頒用曰欽天曆而樸曆皆成一家言其法總日躔差次爲盈縮二曆分月離遲疾爲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序之漸以審朓朒而正朔望

載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黃道分黃道八節辨其內外以揆九道使日躔有常度月行如循環而二曜以協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斜正以制食差而交會密測岳臺之中晷辨二至之日夜以刻躔離而晷漏精推星行之逆順伏留使舒亟有漸而五緯齊史謂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不能廢也宋初承用名應天曆而差未幾改乾元曆行之亦又差繼作者曰儀天曰崇天曰明天曰奉元曰觀天曰紀元逮靖康丙午百六十餘年而曆凡八改南渡後有作曰統元曰乾道曰淳熙曰會元曰統

天曰開禧曰會天曰成天天又百十年曆亦復八改蓋古歷象主欽天授時觀變知戒故謹古察後世欲求曆法遠過前人可以行萬世法者爲準而於交蝕之變欲一以辰刻脗合爲驗不效輒改而所改造者稍增損以求合已輒不效而徒爲誕訾也元承用金曆歲久寖疏世祖欲釐正之命王恂楊恭懿郭守敬領其事恂等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頗得通天道精曆理大臣如許衡者總之曆宜精於是命衡領太史院而是時守敬於曆象特精諸歷事受成焉當是時守敬言司天莫大于測景古今曆以唐一行所造

大衍爲稱首則以唐開元間令南宫說行天下測景所歷地最廣也今國家一統疆宇比唐尤廣寔宜遣使者四往測景成一代之制而測驗莫先於儀表今司天儀本宋皇祐中於汴京所造於大都天規環不協比量南北極差四度有奇又表石年深敧側難遵用請別創儀表相比嚴宜可精於是創簡儀仰儀及諸儀各臻其精妙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候之宿度餘分終未得其的用二線測餘分纖微可考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渾天儀儀象形似莫適於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圜欲合

也實難。法當以圓求圓。作仰觀儀。古有經緯。儀相連
絡而不動。作新儀。東西連轉。南北低昂。而七政列舍
中外官去極度分。燦然。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
行。用為測驗。其致一也。作證理儀。表高景虚。罔象非
眞。作景符。月雖有明。測景則難。作闚幾。曆法之驗。在
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
標以指之。作星晷安時儀。諸皆創以意為之。又作仰
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與諸儀互參
驗。而彌精其仰儀。銘曰。不可體形。莫天大也。無競維
人。仰釜載也。六尺為深。廣自倍也。兼深廣倍。絜釜兌

也。鑒環爲沼準以概也。辨方正位。日子卦也。衡縮度
中平斜再也。斜起南極平釜鐓也。小大必周入地晝
也。始周浸斷浸極外也。極入地深四十太也。北九十
一。赤道齡也。列刻五十六時配也。衡竿加卦巽坤內
也。以負縮竿本午對也。首璇璣板窾納芥也。上下懸
直與鐓會也。視日透光何度在也。暘谷朝賓夕餞昧
也。寒暑發斂驗進退也。薄蝕起自鑒生殺也。以避赫
曦奪目害也。南北之偏亦可槩也。極淺十五林邑界
也。黃道夏高人所載也。夏永冬短猶少差也。深五十
奇鐵勒塞也。黃道浸平冬晝晦也。夏則不沒永短最

也安渾宣夜昕穹蓋也六天之象言殊詁也一儀一
揆孰舍悖也以指爲告無煩曎也闇資以明疑者沛
也智者是之膠者怪也古今巧曆不億輩也非讓不
爲思不逮也將窮神巧造化愛也其有俊明昭聖代
也泰山礪平河如帶也黃金不磨悠久賴也鬼神訶
禁謹勿壞也當是時監候官十四人分道行測景東
至高句驪西極滇池南踰朱厓北盡鐵勒凡二十七
所而守敬作懸正儀坐正儀令行四方測景者用之
仰察躔離近取晷景微入刻抄遠周寰海徧參曆法
酌稽中數蓋五年而曆成衡守敬吳疏言天體難測

古曆家於天往往各有測悟而未備精察今創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較得數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若月離遲速與列舍分度之差自大都較北極出地高下之度四時晝夜刻之長短參古制立新法非假測悟二本其故常考正者七事創法者五端非敢謂能然方之前代全蹟故曆增損傳會爲法者較然易知誠得每歲創驗脩改積三十年庶幾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專其職其驗氣法曰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曆者必就陰陽消息之際爲之法而始於候景候景之法不過植表測景以究其氣至之始而已知作

能述前法畧備而植表已短尺寸之下所爲分抄太少未易分别表長則分寸稍長而晷景虚淡難得其實人於虚景之中或設望筩或置小表或以木爲規皆取表端日光下徹圭面然皆其浮陽之數非足準也今以銅爲表高三丈六尺端挾以二龍舉横梁一繇表端下至圭面爲四十尺於古八尺之表一寸引伸之爲五即毫釐易分而别創景符取實景其制以銅葉博二寸長加博之二中穿一竅若針芥以方闆爲趺其一端設機可開闔欹其一端使斜倚北高南下往來遷就於虚景之中竅達日光如米許隱然見

横梁於其中蓋舊以表端測晷所得者日體浮邊之景今以横梁取之慎其中景也古地中八尺表景冬至長丈三尺有奇夏至尺有五寸今京師表冬至景長七丈九尺八寸有奇在八尺表爲丈五尺九寸六分夏至景長丈一尺七寸有奇在八尺表爲二尺三寸四分雖晷景長短以時地頗異而景長爲南至短爲北至其揆一也至日氣正則一歲氣節從正矣而氣至時刻攷求最難劉宋祖冲之嘗取至前後二十三四日間晷景折取其中用之定爲冬至且以日差比較推定時刻諸曆因之加詳今以新儀自丙子冬

至累日月測驗至巳卯冬至三歲中前後日率相埒者參攷同異定擬二至時刻減大明曆凡十九刻二十分以上攷春秋而來冬至無不盡合其歲餘歲差法曰周天之度自今歲冬至距來歲冬至歷三百六十有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周曆千四百六十日而餘一日析而四之則四分之一也然天之分常有餘歲之分常不足惟所差至微世嘗莫知漢劉洪始覺冬至後天謂歲周餘分太強乃減歲餘二千五百分爲二千四百六十二分至晉虞喜宋何承天祖冲之謂歲當有差立歲差之法損歲餘益天周使歲餘浸

弱天周浸強強弱相減因得日躔歲退之差則歲餘天周實相爲用也令損益稍失其當詎能與天協哉今自劉宋大明壬寅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眞數者六家取相距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各得其所用歲餘之數復自大明壬寅距至元戊寅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得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比大明曆減一十一秒定爲今所用歲餘之數益所謂四分度之一者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定爲今所測天周餘分強弱相減餘一分五十秒用除全度得六十六年有奇日

却一度以六十六年除全度適得一分五十秒定爲歲差之數以堯典中星攷之其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及考前史漢元和二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晉大元九年退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末梁大同十年在斗十二度唐開元十二年在斗九度半今退在箕十度取其距今之年距今之度參驗之多者七十餘年少不下五十年輒差一度宋慶元統天曆取大衍歲差率八十二年及開元所距之差五十五年折其中得六十七年爲日却行一度之差施之今日實爲密近然古今曆法合於今必不能通

於古密於古必不能驗於今今授時曆以之考古則
增歲餘而損歲差以之推來則增歲差而損歲餘上
推春秋以來冬至皆合下迄方來庶可永久無弊其古
今曆參較踈密法云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壬午歲十
一月乙巳日十一刻冬至距本朝至元十七年庚辰
歲計八百三十八年其年十一月氣應已未六刻冬
至元嘉曆推之得辛酉後授時二日授時曆上考元
嘉壬午歲冬至得乙巳與元嘉合 隋大業三年丁
卯歲十一月庚午日五十二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
庚辰歲計六百七十三年皇極曆推之得庚申冬至
後授時一日授時上考大業丁卯歲冬至得庚午與
皇極合 唐武德元年戊寅歲十一月戊辰日六十
四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六百六十二年
戊寅曆推之得庚申冬至後授時一日授時曆上考
武德戊寅歲得戊辰冬至與戊寅曆合 開元十五
年丁卯歲十一月己亥日七十二刻冬至距至元十
七年庚辰歲計五百五十三年大衍曆推之得己未

冬至後授時八十一刻授時曆上考開元丁卯歲得己亥冬至與大衍曆合　長慶元年辛丑歲十一月壬子日七十六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四百五十九年宣明曆推之得庚申冬至後授時一日授時曆上考長慶辛丑歲得壬子冬至與宣明曆合宋太平興國五年庚辰歲十一月丙午日六十三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三百年乾元曆推之得庚申冬至後授時一日授時曆上考太平興國庚申歲得丙午冬至與乾元曆合　咸平三年庚子歲十一月辛卯日五十三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二百八十年儀天曆推之得庚申冬至後授時曆一日授時曆上考咸平庚子歲得辛卯冬至與儀天曆合　崇寧四年乙酉歲十一月辛丑日六十二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一百七十五年紀元曆推之得己未日冬至後授時十九刻授時曆上考崇寧乙酉歲得辛丑日冬至與紀元曆合先二刻　金大定十九年己亥歲十一月己巳日六十四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一百一年大明曆推之得己未冬至後授時十九刻授時曆上考大定己亥歲己巳冬至與大明曆合先九刻　慶元四年

戊午歲十一月巳酉日十七刻冬至、距至元十七年庚辰歲計八十二年、統天曆推之、得巳未冬至、先授時一刻、授時曆上考慶元戊午歲、得巳酉日冬至、與統天合、其日躔法曰、列宿躔天、爲舍二十有八、爲度三百六十五有奇、非準日躔、欲紀之無從也、而大明一生、列曜俱熄、欲測其躔度也實難、法以昏旦夜半中星、衡考其所距、從考其所當、爲近、然秒刻一差、則所距所當、不容無舛、晉姜岌首以月食衝、簡知日度所在、紀元曆復以太白誌其相距遠近、於昏後明在驗之、密矣、今法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推求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九度有奇、仍自其年正月至巳卯歲終三年之

問日測太陰所離宿次及歲星太白相距度分定驗參考皆躔箕宿與月食所衝允合此今大明曆所測實差七十六分而日離始得其眞其日行盈縮法曰

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言日月行度冬夏各不同也古稱日歲一周天而盈縮損益四序各變前人未之知也北齊張子信積候合蝕始覺日行有入氣差趙道嚴復準晷景長短定日月進退求虧食劉焯立躔度與四序升降而損益未得其眞代述用之夫陰陽往來追氣幾消息馴積而移可以晷測非可以法求也

冬日至日行一度強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弱自此日

軌漸北積八十八日九十一分當春分前三日而交赤道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適平自後其盈日損復行九十三日七十一分而當夏至夏日至日行一度弱入赤道內二十四度強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向之盈分盡損而無餘自此日軌漸南積九十三日七十一分當秋分後三日交赤道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復平自後其縮日損行八十八日九十一分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弱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復於冬至向之縮分亦盡損而無餘蓋盈縮均有損益初為益末為損自夏至以及秋分秋分以

及冬至日躔自北陸轉而西西而南於盈爲益益極而損損至於無餘而縮自冬至以及春分春分以及夏至日躔自南陸轉而東東而北於縮爲益益極而損損至於無餘而復盈盈初縮末俱八十八日九十一分而行一週盈縮極差皆二度四十分實餘測晷景而得以筭術推考與所測允合其月行遲疾也亦然古曆謂月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而不知其遲疾其後稍知月行當有遲疾不必在牵牛東井婁角之間然而未審也劉洪作乾象曆精思二十餘年始悟其理列爲差率以該進退損益之數後之作曆

者咸因之今自丁丑來至今日測太陰逐時行度以推其變從黄道入轉極遲度若極疾度若平行度各嘶而驗之於交蝕其遲疾二曆各立初末二限初爲益末爲損疾初遲末其行度率過於平行遲初疾末其行度率不及於平行自入轉初日行十四度半強漸殺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疾初限其積度比平行餘五度四十二分自是其疾日損又歷七日行十二度微強向之益者盡損而無餘謂之疾末限自是復行遲度又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遲初限其積度比平行不及五度四十二分自是其遲日損行度

漸增又歷七日復行十四度半強。向之益者。亦盡損而無餘。謂之遲末限。入轉一周實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四十八分。遲疾極差。皆五度四十二分。舊曆日爲一限。皆用二十八限。今法定驗。得轉分進退時。各不同。月分十二限。共三百三十六限。半之爲半周限。析而四之爲象限。而白道交周之故爛然。天有九道。當二極南北之中。橫絡天體以紀宿度者。赤道也。出入赤道。爲日行之軌者。黃道也。其白道與黃道交貫若。月行之所繇也。古人分八行與黃道而九。蓋以其隨交遷徙。變動不居。故強以其方之色名之。其究一也。

月道出入與日道交值當朔則日爲月所掩而日食當望則月爲日所衝而月食其淺交有遠近則食分有深淺皆可以數推之所謂交周者月道出入日道一周之日也日道距赤道爲度二十有四月道出入日道不踰六度其距赤道也遠不過三十度近不下十八度出黃道外爲陽入黃道內爲陰陰陽一周分爲象限者四月當黃道爲正交出黃道外六度爲半交復當黃道爲中交復入黃道內六度爲半交是爲四象限限爲七交各行九十一度周歷四象爲一交得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秒每一交退

天之一度二百分度之九十三凡二百四十九交退天一周有奇終而復始正交在春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內十八度正交在秋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外三十度中交在春正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內三十度中交在秋正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外十八度且道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宿度東西不及十四分度之一夏至在陰曆內冬至在陽曆外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多夏至在陽曆外冬至在陰曆內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少蓋白道二交有斜有直陰陽二曆有內有外直者密而狹斜者踈而濶其差亦從而異今立象置法求之差數多者不過三度五十分少者不下一度三十分夫曆法踈密驗在交食而推步爲難

加時有早晚。食分有淺深。推演加時必本於躔離朓朒。考求食分必本於距交遠近。苟入氣盈縮入轉遲疾未得其正。則合朔不失之先。必失之後。合朔失而欲交食之無失。不可得也。今日躔縮遲遠與白道交周之度。咸極於微眇。則合朔正。合朔正則加時無早晚。加時無早晚。則食分無強弱。以上推詩書以來所載食無不脗合。下推將來。庶求無弊乎。其二十八宿距度。自太初曆來代損益不同。皆以意牽合。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為三十六分。中為直距。以兩線代管窺。距度餘分。得實測無牽就。

其日出入晝夜刻舊曆據汴爲準於大都不同今以大都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外內度立法推每日自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出寅正二刻入戌初二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入申正二刻以爲常諸推步之式與見成之數皆比次篇類整齊分秒爲成書皆視古加密今萬曆丁亥大統曆夏至出寅正四刻入戌初初刻冬至出辰初初刻入申正四刻而去諸曆法積筭年月傳會之誤則固順天道之自然而合也其言曰曆法之作凡以步日月之躔離候氣朔之盈虛而已不揆其端固無以測知天道而與之脗合然不驗之近亦何自知其本順以動而

一無所強哉。昔人立法。必推求上古至之日。日月合璧。五星連珠。爲上元。爲曆本。所謂千歲之日至者也。日至合而後曆可從定。諸曆因之。以爲經制。逮大衰序之法。轉相祖述。而世代遼邈。積數動踰億萬。後人厭其布筭繁多。乃翦截其數。增益日法。以傅會之。因用改憲。而非久輒差。此歷代積年日法所爲互異也。夫七政運行。進退自有常度。苟原始要終。候驗要密。使晉旦之間。象數行度。毫忽微秒。一不可得遁。則近可驗。遠約可觀。傳又何必舍目前簡易之法。而求億萬年宏濶之術哉。今曆以至元辛巳爲曆元。法一本

諸天行秒而分分而刻刻而日皆以百爲率比之他曆積年日法推演附會爲合以驗天者庶幾得其自然學之貴反求近取執一該萬會千古於一息通一息於千古其揆一而已矣

明興

高皇帝首嚴欽若曆象之典吳元年聞括蒼劉基名聘至 都禮遇之以爲太史令吳元年基率其屬造戊申大統曆以上洪武初召集天下通知律曆名家者赴 京議曆法占天象三年立欽天監設官凡玄象圖書非其職不得習其習業者分四科曰天文曰漏

刻。日大統曆日。回回曆。自五官正。而下至天文生各專科肄焉五官正理曆法造曆歲造大統曆。御覽月令曆六壬遁甲曆。御覽天象七政躔度曆上之

凡曆註

上御曆三十事民曆三十二事壬遁曆六十七事靈臺郎辨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占候保章正專志天文之變辨吉凶之占挈壺正知漏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度而統於監正丞

上與羣臣論天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傳藻典籍黃麟等以蔡書傳左旋之說對

上怒曰是儒家說渠何知天左旋月五星右轉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不動日月五星緯也必右旋朕自起兵來與善推步者仰觀今二十有三年矣夜指一宿爲主度太陰所距初幾何晝一夜即漸過而東非右旋而何十七年製觀星盤脩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書成賜秦晉燕周楚齊六王俾讀焉是歲博士元統言臣聞一代之典必有一代之曆隨時脩改以合天今曆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授時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又四年經云大約七十

年而差一度今年遠數盈天數漸差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曆元而七政之行有遲疾順逆伏見之不齊其奧難未易知臣聞磨勘司令王道亨郭伯玉精九數之學願徵令推算以宣昭 一代之制書奏報可擢統爲監正十八年築欽天監觀星臺於鷄鳴山其回回曆觀星臺因雨花臺之舊樓焉令隔遠毋交通二十年選疇人年壯解書者赴 京習天文推步之術而監副李德芳言授時曆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下推將來每百年消一日郎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統所造曆改不用消長之法非是統疏爭以爲推

步於舊法無爽

上曰二說皆難憑獨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於是欽天監以洪武甲子爲曆元而造曆係授時法推筭如初三十年革囬囬監正統中造巳巳曆頒行之而蹟尋廢不行學士楊廉言漢興四百年更三造曆唐三百年更七造曆宋三百餘年至十八造曆

本朝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未更造而交食一一驗不爽則知許平仲郭守敬所造曆理數精極古今曆無過之者乃天生傑出之智豫

國家曆數無疆之用也正德中禮部主事鄭善夫以歲

中月食者三奏　命往觀象臺督監官驗候以為新舊法互有失得願徵海內究心天文之學及能為筭者使得盡心更元定曆之事其說主筭極於秒微以至於半秒難分之所積之無差而後精善乎元儒金履祥之言曰帝典之言天寛而曆常密後世之言天密而曆常踈典命羲和於中星互舉辰象於數期槩舉全日宜若已寛然不知彼治其要而隨時占候以為固有司之事無所用數數為也後世日不足而為度度不足而為分分為秒秒分秒益碎積筭愈難而卒又未嘗不差則何益矣語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謬寸

寸而量之至丈必差況天行無方體而欲以數畫窮之乎誠窮之亦何益於脩省之實矣嘉靖初光祿少卿管監事華湘言天子奉順陰陽治曆明時蓋時以作事事以厚生而世從治也時苟不明將晦朔弦望失其節分至啓閉乖其期無以該洽生靈而世亂矣夫曆數之典代有作者曷嘗不廣集衆思人無遺智法無遺巧期於永久不變也哉然不數歲而輒差曆所以差繇天周有餘而日周不足也日之差驗於中星堯冬至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躔玄枵之子今冬至昏室中日在箕三度躔析木之寅計去堯三千餘

年而差者五十度矣再以赤黃道考之至元辛巳改
曆冬至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
分五十秒矣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
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矣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庚
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類與推筭迕恭惟
皇上入繼大統之年適與元革命改憲之年合則調元
正曆固有待於今日也臣伏揆古今善治曆者三家
漢太初以鍾律唐大衍以蓍策元授時以晷景而晷
景爲近其所因者本也欲正曆而不登臺測景竊以
爲皆空言臆見非事實也伏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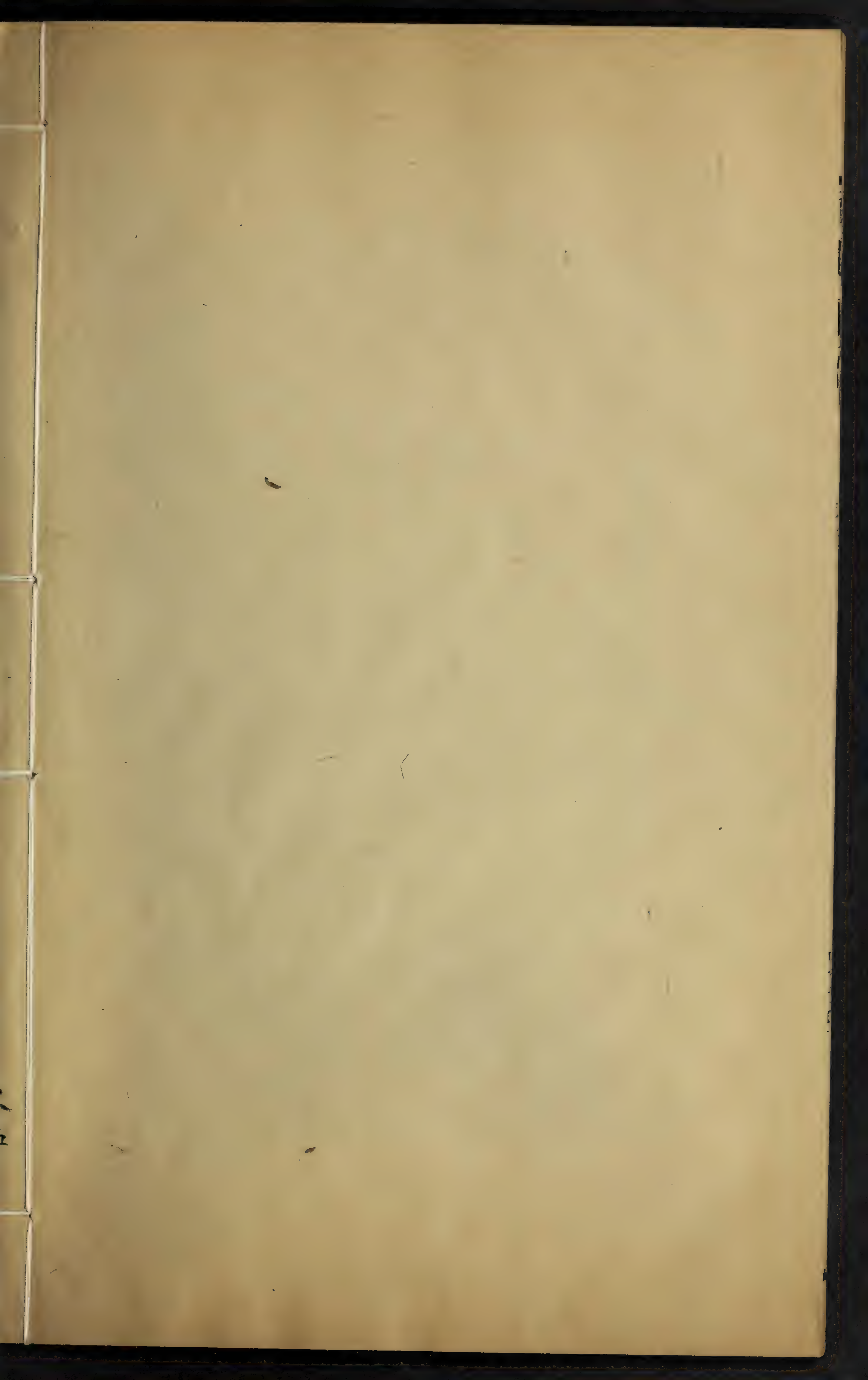
許臣暫住
朝叅督同中官正周濂及掄選疇人子弟諳曉本業者
及冬至前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記月書至來年冬
至以驗二十四氣分至合朔日躔月離黃赤二道昏
旦中星七政紫氣月孛羅候計都之度視元辛巳所
測差次錄聞昔班固作漢志言治曆有不可不擇者
三家專門之裔明經之儒精筭之士臣三者無一蚤
夜皇皇罔知所措伏乞
勑禮部延訪有能知曆理如楊雄精曆數如邵雍智巧
天授如僧一行郭守敬者徵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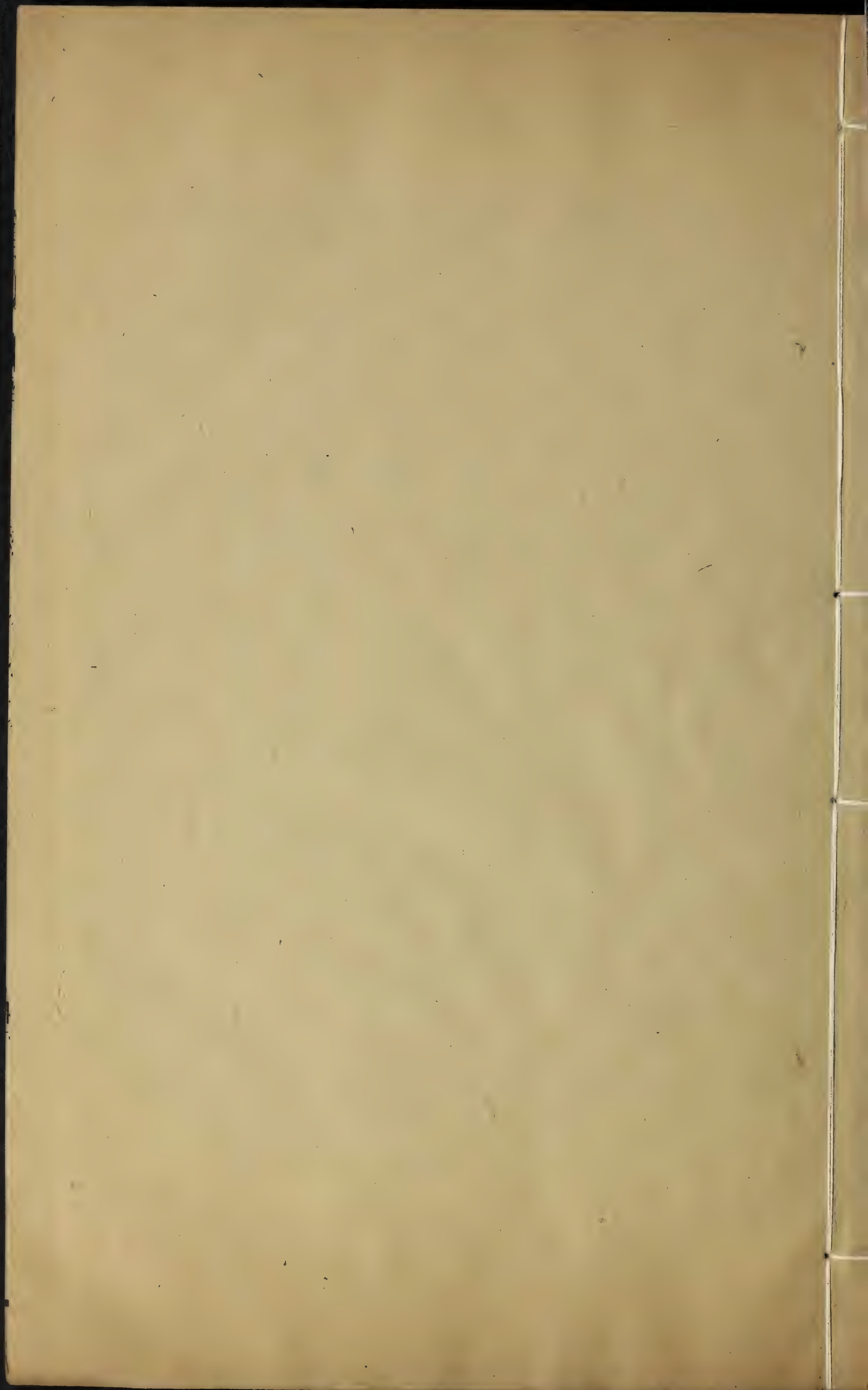
京師令詳定歲差成一代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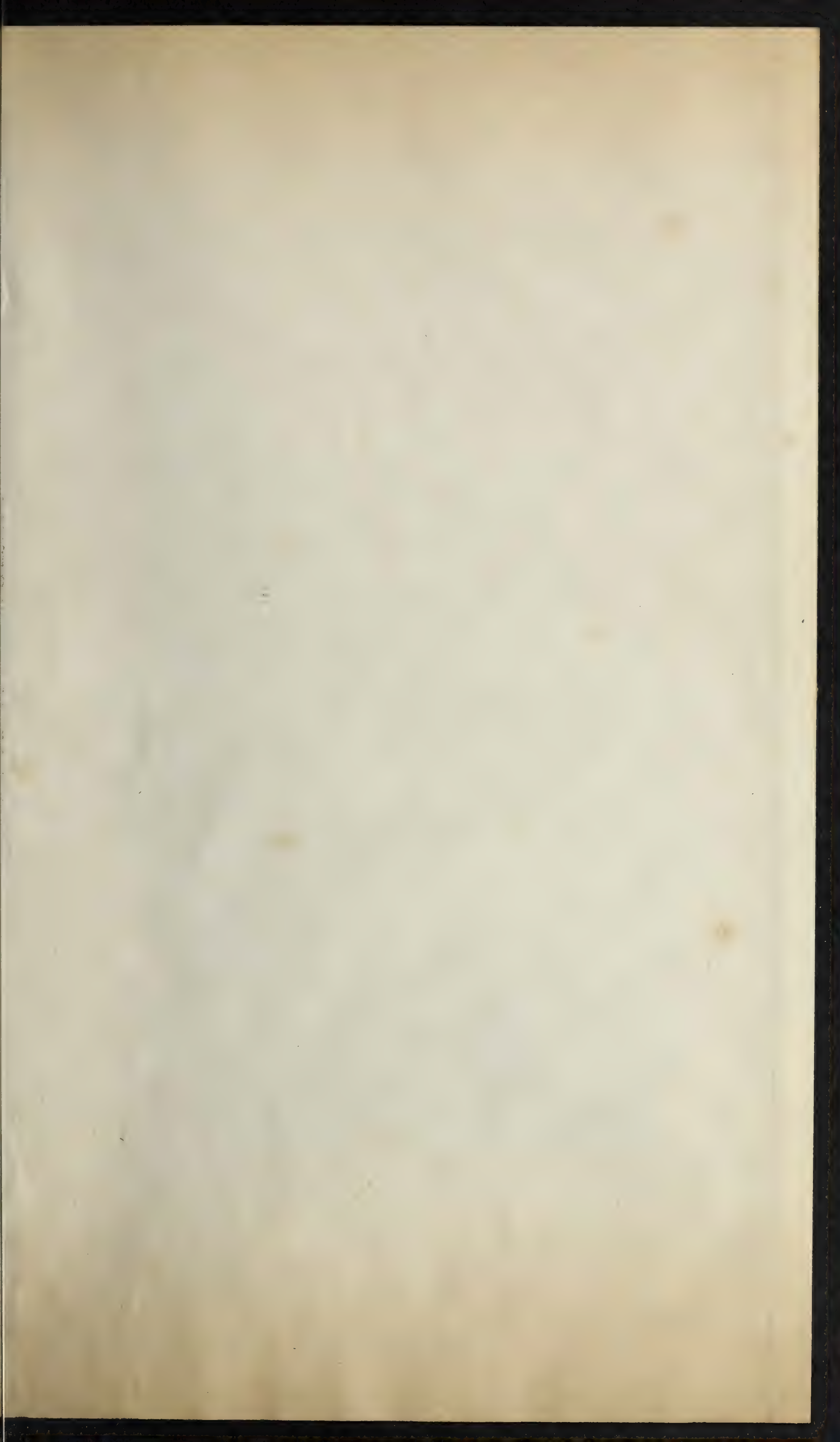
漢太史令張衡言之曰夫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者尚其體以綜數者尚其文以考類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其源以知來者尚其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務焉容焉以從事受命而莫之違也夫能貞而明之者其興也勃焉回而敗之者其亡也忽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綱紀帝王之統是以聖人寶焉君子勤之若夫用天用地揆時施教頒諸明堂以爲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備矣天下之能事畢矣過此而往詳忌奇禁君子

未之或知也。

面史下編卷之五終







函史下編卷之六

明盱郡鄧元錫著

災祥考

昔者聖人幽贊神明通天人之統莫大於六經易稱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伏羲氏繼天而王創受河圖畫八卦而開道源禹錫玄圭告功洛書出焉因叙疇爲世大範咸啓籥於天皇堯於曆象授時至察矣舜始受終即在璣衡以齊七政非直占天蓋覘微於天也天人之際若景嚮一受終七政之應必亟告饗乎不饗乎恒於斯故面稽

業業（六）焉夫五行金木水火土質產乎地而精見於天
播於四時故虞建百工曰撫五辰無曠庶官曰亮天
工先王克謹天戒人臣克有常憲自古記之矣故有
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用勦絕于其命曰恭天罰
甘誓作焉羲和俶擾天紀昏迷天象以干王誅曰將
天罰胤征行焉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
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桀矯誣上天布命
于下天降之災彰厥罪假手于商有命則上天孚佑
之徵也有商先后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咸有一德克
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天人合矣惟受淫

戲用自絕天毒降災方與沇酗于酒乃罔畏畏敢行暴虐皇天震怒式周受命而天瑞嘉輯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蓋受命之符也周既克殷甫下車王郎訪于箕子問焉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亶有心於天人之統而問箕子乃奉天命而致之王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於是爲具陳天人之大法初一日五行次二日敬用五事次三日農用八政次四

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
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
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
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
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
作甘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
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而天人之大類備此矣三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
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天人奠位而八政可從舉也

八政舉而後物不失其官物得其官而後三極之立成記曰天生時地生財人作君而作師以正行之是也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八政舉而天紀可恊也歲合歲運月會月行日合日躔星合星分辰合辰次無不合而曆數從紀也故恊用之也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皇極者三極之極建云者如斗秉所建止於是不他也建用皇極而後九疇以時叙九疇叙而五福備斂敷錫于庶民民虞保焉故建用之也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

日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三德者。以天道治人也。準四序之行。妙五氣之運。剛柔自時中。又因變達化而成德者也。大哉乎。疇次五事於二。次三德於六。而以皇極敬用。又用之也。公已公人之盡也。蕩平之極也。七稽疑。卜五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占用二。曰貞。曰悔。凡七。稽建極之得失於天也。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之來。各以其敘。曰休徵。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曰咎徵。徵云者。驗建極之失得於天也。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而六極於福反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
五曰惡六曰弱考建極之得失於人也王建有極能
斂福敷錫而天下之民仁壽以爲饗可慕王極不建
不能斂福敷錫而天下之民鄙夭以爲威可畏也是
天人合一之統也其衍庶徵之文於五事類應爲特
詳其休徵曰貌恭作肅時雨若言從作乂時暘若視
明作哲時燠若聽聰作謀時寒若思睿作聖時風若
其咎徵曰不恭曰狂恒雨若不從曰僭恒暘若不哲
曰豫恒燠若不聰曰急恒寒若不睿曰蒙恒風若言
王躬五事於天五氣一體流通而無間也五氣備有

而時叙則惟其常是休德之徵不失其常者也極備極無以爲恒斯謂咎徵而歲月日時失其常矣王省惟歲卿士省月師尹省日省之也者屢省所缺時稽所履以交脩于時中者也故明王在位正五事乂三德脩五紀齊八政建大中以承天心則歲月日時無易王道得而五穀昌野無遺賢民無夭祥反此則日月歲時咸易而五行汨陳五穀不成物失其官乂昏不明官失其物俊民用微夭祥竝作而家用不寧矣乃其驗嚮應於金縢葢昔者周公丁管蔡之不咸爲流言辟位而居東也作鴟鴞之詩以貽王其三章曰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其四章曰。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惟予音嘵嘵。味斯所言。憂危至矣。故精誠極而上感於天。天大雷電以風。而禾偃木拔也。是蒙風之應也。已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得公故所爲祈武王疾代王受眚災之書。乃大慟。曰。昔公勤勞王家。不難以其死代先王。顧不利予冲人乎。予冲人不及知。使越在外服。今天動威。彰周公之德。乃出郊。親迎公復于位。而天雨反風。禾盡起。歲以大熟也。故天人之際。如鼓答桴。如景隨表。可不謂嚴歟。故公廸知于

天命明威不敢怠其來自伐奄告多方多士降之命
則曰有夏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不克開于民
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天惟時求民主乃降顯休
命于成湯刑殄有夏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
之命圖厥政不蠲烝天惟五年須假之罔可念聽乃
大降顯休命于我周簡畀殷命召公欲釋政去位公
留之作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
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亦不敢知曰
其終出於不祥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
奭其濟誕無我責收予罔勖予不及耉大造我德耉

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蓋其時鳳鳴于岐周而保奭求去公求輔敕畏至於此其後營洛邑于東都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幣入錫公曰相古有夏天廸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相今有殷天廸格保亦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王敬作所不可不疾敬德用祈天永命蓋三代君相之於天如面命面承更敕警且嚴者如此其後周公作雝頌於清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受釐陳戒於明堂其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惟王命之

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聞有虞殷自天其設官分職爲民極也馮相氏司天文之常紀曆數而保章氏掌志天星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辯其吉凶以星土辯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災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祥以五雲之物辯降水旱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乖和以詔救政訪序事其眡祲掌十煇之法以安宅叙降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鐫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叙九曰隮十曰想夫馮相司其常則斗秉二十八舍經星爲其體尚矣掌天星志變動者日月五星多動變其移徙

無期諸遲留順逆出入飛伏畢以識而福禍之所從
貺可知也星土辯封域者封域各有分星以星命土
而妖祥之所降可知也天十有二風風以時叙至則
和不以時至則乖祲者陰陽氣沴而侵薄於日象其
成形象者也鑴日旁氣反刺日監其守日者也闇者
日月食瞢日昏昏無光彌氣充塞不雨也隮雲氣次
日上叙其貫日者也想雜氣有形似可想者諸皆觀
五雲之物而主日日天象君之表也驗災祥者莫辯
於此矣而又擇民之精爽不攜貳能齊肅中正其聖
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昭之其聰能聽徹之者爲之

巫為之史。為之卜以制神之處位次主為之牲器時服。以四兆六龜。為國之大貞。以三易九筮。辯國之吉凶。國有災祥。太祝又掌類造禬禜攻說之禮。以祈禳之。司巫又掌望祀望衍。冬堂贈春。招弭歲時祓除攘磔吁雩以救之。故王心天心也。王身天行也。王左右。通天道者也。內徵諸夢寐。有獸贈之法。外動乎四體。有食治之宜。幽祈於鬼神。以求永貞。明占諸卜筮。以詔救政。而三公三少論道於上。燮理陰陽。寅亮天地。密物於輿樞。故曰有師保。有疑丞。王前巫而後史。卜筮宗祝。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也。易曰。視

履考祥其旋元吉其此之謂歟周衰而厲王失政好專利而虐其臣下皆詭隨無良醜正而惡諫天降之災凡伯刺之其詩曰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其時饑饉荐臻而中國卒荒芮伯刺之其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至于幽王益貪天禍不懲其心而慭其正內變褒姒外任師尹君子獨處守正反見讒慝立二年而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傷之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水土演而民用之者也

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乎有地震是陽失其所而塡陰也陽失而塡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亾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得無亾乎當是之時霜降失節而訛言日興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日月薄食而無光其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

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其後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而天下大亂周東不能復振至靈王之世穀洛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汙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崩阤而物有所歸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夫然故民無夭昬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愼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

沉氣火無災燀神無閒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令吾執政無乃實有所辟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且防鬬川而以飾宮是飾亂也王卒壅之王崩王室亂其後

孔子生春秋之末志大道之公三代之英而期於大順之極四靈爲畜也卷阿載鳴可圖啓聖蓋寐寤去之而終已不用慨然傷之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之也其後哀十有四年春而西狩獲麟麟天應麟王瑞仲尼之道明王之道也天應之以嘉瑞乃非所獲而獲故反袂拭面畫然而傷之曰吾道

窮矣。蓋自悲天瑞可格，王道可輿，三才可貫，而身之既老，道既壅而卒莫之行也。於麟見之，故感而作春秋。感麟而作，因所感而止。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山陵崩阤二，孛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地震五，星隕爲石六，鷁退飛，多麋一，有蜮，蜚，鸜鵒來巢，雨木氷各一，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靁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蟓螽螟蠭午竝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七，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

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地名)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繇此觀之與治同道者若淑而祥與亂同事者戾拂而殃祥而增脩於德罔不興異而玩忽於政罔不亡此天統之常經王事之大義自有生民而來未其有或出于斯者也故說天者莫㴱於易莫大於洪範莫辯於春秋春秋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它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然日過分而不克克必甚亦且必爲旱故幽

三辰有災百官降服君不舉而辟位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祝史用幣辭焉曰炤炤大明瀸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干尊其鼓用牲于社書非禮也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故日食王者重之也彗孛者何孛之言茀茀所以除舊而布新也彗出東井齊侯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孛星將出彗何懼乎繇此言之孛甚於彗也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何記異也恆星經星也日入星可以見而不見異也星非雨而隕如雨尤異也隕石于宋五何隕星也星隕而石災大水必書何大水陰盛

火陽亢也水爲女婦淫兵連起百姓愁怨火爲君不道好内而聽讒也其雨雷震雹霜雪書者何以非時也以異常也地震何金木水火沴土也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瓦解於丘陵涌水出爲易臣搖政爲無德專政爲臣弑逐君雨木氷何雨而木冰木異也上天雨不雪下土濡不冰獨雨著木成氷氷介脅木甚且木根株折故以爲木異也

萬曆壬午冬十二月雨水氷親見之乃知經屬辭之妙是歲邑令章宗理得民而亡遷與魯成事正類

六鷁退飛何風也風發而高疾鷁逢之而退飛常風之罰也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也洪範傳曰貌

之不恭怠慢驕蹇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剽輕可怪之服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時則下體生上之病時則有青眚青祥唯金沴木言之不從虗譁憒亂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怨謗歌謠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視之不明眛暗蔽惑知罪不修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霜不殺草時則有蠃蟲之孽螟螣之屬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下情隔塞災在嚴急厥咎急厥

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旤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區霿無識師古曰區區口豆反霿莫豆反厥咎蒙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旤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惟水火金木沴土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日月亂行星辰失常故田獵不反宿飲食不饗出入無節奪民農時作爲姦詐以奪民財是謂木不曲直信道不篤或燿虛僞讒

夫昌邪勝正是謂火不炎上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
女犯親戚侮父兄是爲稼穡不成貪欲恣睢務立威
勝輕百姓好戰攻是謂金不從革簡宗廟廢禱祠廢
祭祀逆天時是謂水不潤下諸皆假經設誼依託象
類逆箕孔之意依於教雖非可滯固而要之其得其
大都春秋時以星土辯災祥特悉而主於在道宋災
晉侯問災故於士弱士弱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
或食於咮咮爲鶉火心爲大火以出納火也陶唐氏
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以火紀時故商主大
火商人是因故閱商人禍敗之釁必先於火公曰可

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兹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火作四國當之其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墟也陳太皡之墟也鄭祝融之墟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爲水祥衛顓頊之墟也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及壬午作乎水火所合也鄭禆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我若用瓘斝玉瓚必不火子產弗與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見　子風梓慎曰是謂融

風火之始也七日火其作丁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許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且夫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成中終不與亦不復火彗星見齊分齊侯欲禳之晏嬰子曰無益也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說而止君子謂子產晏平仲善矣知天於人也熒惑守心心宋分也宋景公憂之司星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

民困吾誰與爲君子常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是夕候之果徙三度故天象於人事俯仰最近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平公問其祥於士文伯文伯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衛地豕韋如魯地降婁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于何不臧何謂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是年秋八月衛襄公薨十一月魯季孫宿卒平公問伯瑕曰向所問日食者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

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焉莊十四年鄭有内蛇與外蛇闘於南門内蛇死其年厲公入魯莊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餤以取之妖繇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也昭八年春石言於晉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下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時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信而有徵春秋自入經多災乃其時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爲強伯其後田氏篡齊三家分晉竝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而皐唐甘石之倫因時務論其占驗時凌雜米鹽然未可録也秦王政即位幼委政太后太后淫於呂不韋嫪毒二人得自恣故天燠冬雷始皇既冠誅夷毒及大臣二十人皆車裂以徇刑誅四千餘家是歲四月寒民有凍死者數年閒緩急異而寒

燠飄應如此。當是時。荼毒海內而刑峻深。天應之災。日月薄蝕山陵淪亡。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月長或竟天。辰星出於四孟。太白出經天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他若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長人見臨洮石隕東郡此暴秦作難激以張楚之異也三十年之間。兵相駘藉。禍烈於蚩尤項籍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嗚呼變亟疾極此矣。漢元年五星聚於東井。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之其占當以義致天下漢王既入秦不殺秦降王軍霸上以待諸侯與秦民約法

三章民無不降心可謂行義矣是天之所與也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天乍北乍南過期乃入於法秦𣏌得勝辰星出四孟爲昜王之表而項氏以滅平城之圍月暈圍參畢昴數重昴爲匈奴參爲趙畢爲邊兵熒惑守心高祖崩高后用事諸呂亂侯王爲戮時則日食於衡天東北裂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加以彗光星見雨血之異文帝即位之二年以日食下詔言朕聞之天生民而置之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

身託於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後元年下詔言間數歲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乖失和鬼神廢不享與可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其咎安在細大之義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有可以佐百姓

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是時帝温恭能怛然於天災
民瘼者如此近古未有也孝景時吳楚七國之變彗
星長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
光元狩間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後京師師四出
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南越之亡熒惑守斗
朝鮮之拔星茀于河兵征大宛星茀招搖元光中天
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之應故庶
民爲星也當是時董仲舒治春秋學爲醇儒潤然於
天人相與之際於祥異與故尤深數數爲天子推明
言之其治國以縱閉求雨賜蕭陽爲若昌邑王賀徵

在位淫縱大將軍光爲社稷計欲廢立計未有所定
天久陰不雨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畋光祿大夫夏
侯勝當車諫曰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行欲
何之賀怒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大將軍念與密晝
者獨車騎將軍急召車騎將軍安世譴讓之以爲泄
語安世謝無有召問勝勝以爲語出洪範五行傳中
持示光光安世讀之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而王賀
在國時嘗自見白犬頸以上似人冠方山冠以問郎
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皆冠狗也又見大
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入宮室宮室將

空此危亡之象也王不說獨卬天歎曰不祥何爲數
來乎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進危亡之戒而大王
不悅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王
誦詩三百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中何等
篇也大王爲諸侯王而行汚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
宜深察之王終不改以及於廢先是昭帝元鳳初泰
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走視大石自立高
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後
有白烏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
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

成文曰公孫病已立郎睢弘推春秋之意以爲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也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爲此當有故廢之家從匹夫起爲天子者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書上以設祅言惑衆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民間即位徵其子爲郎地節元年正月戊午月食熒惑熒惑在角亢占憂在中宮辛亥入氐氐天子之后宮也其景寅客星見貫索東北行入天市占有戮卿而霍氏以毒許后故夷滅元帝初元關東大水郡國饑上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

少府者假貧民勿租稅損膳減樂省苑囿諸宮館稀御幸者太僕少府減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夏齊饑人相食七月巳酉地復震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中郎應奉奏封事曰臣聞之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示聖者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曆陳成敗以示賢者名之曰經賢者通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卯酉午戌亥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之

以法。是以大道不遍至于滅亡。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歲饑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日蝕星氣。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伸動於形也。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寅日黃鍾、律初起用事。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按奉傳師說、以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是以王

者忌子卯也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是以王者吉午酉也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張晏曰甲庚在東方爲仁庚在西方爲義戌爲公正寅午爲廉貞

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罷省不急之用振急救貧恩澤甚厚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今左右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埶又恣奢侈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以德之道又非長世之策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

茸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
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餘諸
侯王園與後宮宜設定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
天救邪之道也今異其至不應災將隨起其法大水極
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惟陛下裁察不報明
年夏四月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爲中。上疏曰臣
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
聽未見省荅。臣竊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
加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乃深知道之可
信也願復賜閒卒其終始帝復延問以得失奉念漢

興而來宮室苑囿日增奢泰難供所繇來已久不改
其本難以末正乃復遜言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
皇帝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
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
而天子躬行節儉省罷繇役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
民財力廢而不為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
後嗣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亦必不能成功夫道
有常王道無常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
主然後能圖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成周法盤庚
之德爲漢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

一難寘居而改作。如因丙子之夏。順太陰東行。遷都正本。衆制皆定。無復繕治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至後七年之明歲。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無以加此。臣聞三代之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絶。周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戒王以失天下。書曰。毋若殷王受。詩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今漢起豐沛取天下。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孝武之世。暴骨四夷。有天下雖未久。至于陛下。八世九主矣。有成王之明。而無周召之佐。

東方連年饑饉加以疾疫百姓相食地比震動天氣
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不怵惕而
戒萬分之一乎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
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
亡窮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延世永祚不
亦優乎惟陛下留神詳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
答曰間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援成王徙
洛盤庚遷殷以對其後議定毀禮議徙南北郊皆
自奉發之奉東海下邳人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
師衡爲後進二人施之政事而奉獨篤學
不仕成帝即位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王氏五侯同日

封而黃霧四塞大異數見帝方精於詩書古文詔光祿大夫向領校中秘書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精忠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不能奪王氏權元延元年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壅江向流㵼太息曰昔岐山崩三川竭而周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蜀漢今所起山崩川竭殆必亡乎懷不能已復上奏極論併圖以上且言天文難以相曉願賜清閒之燕指圖陳狀帝輒入之而未有

以明安昌侯張禹者老儒也傳帝經帝師尊之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欲自為地不欲忤王氏則謂帝言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侵或為夷狄猾夏天意深遠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況今淺見鄙儒之所言唯陛下脩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帝雅敬信禹繇此不疑王氏及哀帝在位十五年繼嗣不立好燕女微行下漁色皇太后內以為憂而大將軍音輔政患之大射禮行有雉集於延登堂而雊又集大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已又集未央宮承明殿中大將軍音曰天地之氣以類

應諸告人若甚微而著雉最聽察先雷聞聲故經載
高宗雉雊之異今將士行禮之日大衆方會飛集於
庭歷三公之府及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
留飛告備至深切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帝爲感動已
入諫臣言手詔音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
得無人爲耶音復對言陛下安得此亡國之語不知
誰主爲佞諂之計者可誅也陛下繼體不立失行流
聞海内傳之甚於京師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尚
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而已如有
不然老母尚無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

以讒屬宜謀於賢知克己復禮以承天意其後許皇后廢而陽阿公主家歌兒趙飛燕與女弟並入宮大愛幸會災異數起谷永以涼州刺史奏事至京師事竣當之部帝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與三正不更迭而用矣昔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而晏然以爲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莫寤也易曰危者有其安亡者保其存陛下垂光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

聞不懼於後患群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去年九月黑龍見東萊其晦日食今年三月巳未夜星隕乙酉日食六月之間大異四發而二者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皆繇婦人與群惡同沉湎于酒秦所以二世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熏灼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廢失法度聽用其言驕其親屬從横亂政刺舉之吏莫敢舉憲又以掖庭獄爲

亂阱榜箠瘡於炮烙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
逮治正吏多繫無辜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
出者甚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
自絶而後天絶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
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以爲私
客挺身晨夜烏集雜會醉飲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沉
湎媟嫚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
百僚不知上處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
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主愛養基本不
敢窮極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

高敞初陵改作昌陵因下爲高積土成山反天地之性發徒起役治宮館重以增賦斂發如雨費擬驪山役百乾谿又廣盱營表發冢墓截骸揚尸百姓怨恨上感天和災異屢降饑饉仍臻餓死道路者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近觀夏商周秦所以失天下者鏡考已行一有不合臣當伏妄言之誅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惟在陛下陛下誠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上天之威怒懼危亡之徵兆蕩滌辟邪之意厲精致志專心反道放絕

群小克己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除掖庭獄去炮烙刑以塞天下之望。寢初陵之作止諸營繕崇厲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夙夜孳孳婁省無怠舊愆畢改新德旣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留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惟陛下留神反覆熟省於臣言成帝性寬而好文永每言事輒見答禮至此對上帝大怒使侍御史收永而皇太后與諸舅以至親難數言實推永使言因勸上納用衛將軍商規帝怒密擿永

臣發之郡而蔽過交道廄勿追而免後災異益數永
遷北地太守當之官帝猶使衛尉受欲言永復對語
尤若略言天生烝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
方制海內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
也故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
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陛下承八世之
功業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漢興至平帝三七二百一十歲遭无妄之
卦運應劭曰夫必先雲而後雷今无雲而雷曰无妄謂萬物无所望於天直百六之灾
阨三難異科雜焉同會重以今歲日食元日三朝之
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

天乘三難之際會畜眾多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贍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夫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殆爲饑變厥期不久近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陌之間臣妾之家將有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夏四方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可爲寒心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關動牡飛辟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言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飢饉之災不損而自大潤故凶有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

之固圉將去焉故牡飛也往年郡國被水名二十一今年蠶麥並惡江河決溢郡國十五有餘百姓流散大異較炳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謬經義逆民心布怨趨禍之道願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納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勅勸農桑毋奪其時以慰綏元元之心綏和元年成帝即位之二十有六年也春正月熒惑守心時丞相翟方進相九歲矣方進好天文星曆之學厚議曹李尋時時召與密計尋以大異亟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今提揚眉矢貫中服虔曰提攝提星揚眉揚芒角也矢枉矢貫中從東南入北斗

狼奮角弓且張。張晏曰狼星在角則盜賊起天弓九星不欲張張則兵起金歷庫。

火守舍。張晏曰太白歷武庫舍日月所經宿舍也土逆度輔湛沒萬歲之

期。近慎旦暮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

效。欲當大位爲具臣以全身難矣闔府三百人惟君

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懼不知所出會郎賁

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帝乃召見方進賜册責讓。

使尚書令賜上尊酒十石養牛一。方進即日自殺帝

秘之遣九卿册贈印綬賜乘輿秘器以葬親臨數至。

禮賜異他相。冀以塞變踰月。帝竟崩無繼嗣立定陶

王欣初曲陽侯根以大司馬輔政數虛已問尋尋說

根言書曰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照臨四海少微處士爲比爲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王者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顧面正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幾不可不勉也將軍一姓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惟有賢友強輔庶幾可保身全宗根深納之會哀帝即位爲待詔黃門帝使衛尉喜問災異仍重之故令毋諱盡欲言尋條對言易日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

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脩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各有云爲。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瘉。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

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消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楊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

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見天文如此卽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強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塡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其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昂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

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埶微言
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
上堂宜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
墻之內毋忽親疏之徽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蕩滌
濁穢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
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
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
行則伏不見而爲彗茀四孟皆出爲王易命四季皆
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
陛下宜深自改治國固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

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
咎來事之師也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
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
川理絡脉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
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異最
大今汝潁畎澮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
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
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
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
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

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關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絶私路援進英儁退不任職以強本朝夫本強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憚也弘漢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傳曰士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宜少抑外

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於將定陶太后以帝祖母遍請罵恣驕傅晏爲大司徒衛將軍丁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時涼州刺史杜鄴以病免家居舉方正對策曰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母必繫子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成叔段之禍周襄王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竊見陛下正身與天下更始而嘉瑞未應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按春秋災異以指象爲言語在於得一類而

達之。日陽有食。明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不敢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以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間也。今諸外家並侍帷幄。布列在位。積貴之埶。世希見聞。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當拜之日。晻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欲令昭昭以覺聖朝。皆象如此。殆不在他。繇後觀前。忿色非之遇。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也。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古始。以厭下心。則黎庶群生。無不說喜。上帝百

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帝悟收晏印綬。罷
歸第。漢興去古未遠。儒者尚經學。明天人之道。能深
燭遠覽於性命之符。至元成間。傳久益精。諸所言深
醇微眇。有師法可采類如此。光武初興。天命告饗昆
陽之戰。大雷風以威滹沱冰合。邯鄲烈風影響表著。
而是時五星失畧。天時錯謬。辰星久而不效。太白出
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塡星絓帶天街。歲星不合氐
房。於是諸不逞之徒。咸以爲漢不再興之效。各擁衆
冀非望。游談者助爲言。逢之獨扶風蘇竟以爲是皆
當於其分野占之。房心宋分。東海是也。董憲當之。尾

爲燕分。漁陽是也。彭寵當之。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至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或裵回藩屏。或躑躅帝宮。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南北。或盈縮成鉤。偃蹇不禁。此皆逆亂未平。運當蕩除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指麾妄說。傳相迷誤。則是天文亦安得而遵度哉。夫仲夏甲申。是爲八魁。月巳春三月巳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巳亥丁未。冬三月甲寅壬戌。爲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且竟天。正臨黎丘之地。爲秦豐所都。是時月入于畢。畢爲天網。主罔羅無道之君。秦豐當之。又甲申之夜。流

星狀似蚩尤旗或云天槍出奎西北行至延年嘗上
散爲數百而滅爲延年破之象漢爲火德雖昧必亮
比卦部歲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爲兵事
畢中國安寧之效已而皆然其後天下既定天子躬
政頗以吏事課三公時傷嚴急中大夫鄭興言頻年
日食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
君亢急則臣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
促宜垂意洪範留思柔克之政永平三年夏星孛天
船北時顯宗明聰纈之於耳目摘發政頗傷迫切尚
書僕射鍾離意上疏言陛下畏敬鬼神憂恤黎元而

天氣未和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治職而
以苛刻爲治也今百官無相親之心吏民無雍雍之
志而欲導迎和氣消弭天災不已難乎鹿鳴之詩必
言宴樂者　以人神之心洽而後天地之氣和也願
陛下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和帝初竇太后臨朝
大將軍竇憲兄弟作威虐用事地震水旱頻起四年夏
四月朔日食軒轅左角爲貴戚占司徒鴻上疏言昔
諸呂擅權繼嗣幾移哀平之末國統中絶今天下遠
近背王室而向私門上威損而下權盛徵表謂著日
爲之食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夫禁微則易救大則難

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諺未然之明鏡也宜因
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無何竇氏誅安帝之世耿
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閻皇后兄顯弟景耀並典禁
兵而宦者樊豐江京李閏乳母王聖聖女伯榮等出
入宮掖爲侈虐而山崩地震司徒震諫不聽乃疏言
臣備位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冬十二月京師地動其
日戊辰月日干支皆土位在中宮此中宮近臣持權
用事之效惟陛下奮乾剛之斷抑驕侈之臣以承天
戒不聽而震以譴死順帝起幽廢在位既誅豐顯等
而怠荒於政周念聞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并封[illegible]

弟冀爲襄邑侯天下失望陽嘉二年以災異徵安丘
郎顗詣公車策問之顗對言易天人之應曰君子不
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
並作燒君室去歲冬恭陵百丈闕災殆民勞不息而
營繕者衆也臣愚以爲諸宮殿官府離宮別觀所繕
脩者可並省減以息困窮又正月以來陰闇連日今
月十四日乙卯白虹貫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
也蒙之比也蒙言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厚賢進
士後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日見者咎在中
台又曰賢德不用厥罰常陰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率土之濱豈無忠賢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此白虹之所以表也宜采納賢臣以宣助聖化臣竊見立春前後溫氣應節頃前數日寒顧彌甚冰既解旋合正月自三日至于九日於卦爲三公夫天地之氣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錄功賞不列而刑罰必加也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夫火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逆可敬而不可慢伏案飛候參察衆政立夏之後必且有震裂涌水之災陛下宜恭己內省諸所考案當須立秋夫三公上應

台階股肱翼戴以燮調爲其職者也政乏其道而寒

陰乏節三公當之矣今之在位競托高虛納累鍾之

奉忘天下之憂講災稱疾偃仰自逸一被冊文得賜

錢者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也以此消伏災眚興

致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所宜精慎

以寧國安人郎有不稱宜同其咎罰夫以長吏不良

歸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責歸舉者而陛下崇之

彌優自下慢之愈甚所謂大綱疏而小綱密促也臣

竊見去年八月熒惑失度歷涉輿鬼環繞軒轅易傳

曰政悖禮失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禮天子一娶九

女今宮人女御動以千計生而幽隔鬱積之氣上感
天和故遣熒惑入軒轅出后星北垂象見異以悟主
上今皇胤多夭嗣體莫寄咎宜出此宜簡出宮女聽
其嫻嫁以承天意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巳丑夜有白
氣從西方天苑趨參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春秋傳
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參罰也又火為大辰北極
亦為大辰言孛一星而連三宿也凡中宮無節政教
亂逆威武衰微此三星應之參罰為白虎主兵其國
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臣恐立秋而後趙魏西關
將有羌寇之變宜豫宣諸郡敬授人時輕徭薄賦遣

賢能以鎮撫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旗書王賍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又自去年十月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房心在南光芒及交房心者帝之明堂也歲星守之年穀豐今太白從之金木相賊而反同舍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又房心主東方國主宋㞐氏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謂出右恐年不順成宋人饑也臣伏惟念漢興以來今三百三十有九年矣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戊仲巳竟末年入季孔子曰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凡

千五百一十歲五行更用王者隨之譬猶自春徂夏
改青服絳也宜因斯際大蠲法令更官名易稱號輿
服器械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爲簡書奏拜郎中
辭病不就是歲四月京師地坼夏旱秋鮮卑入馬邑
城破州郡兵宋大饑明年西羌寇隴右畧皆如顗言
上以地坼引敦撲士策問之太史令張衡對以爲裂
者威分震者民擾願陛下思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
柄不繇天子漢安二年夏五月丁亥辰星犯輿鬼占
爲大喪六月乙丑熒惑犯塡星占爲上人忌而順冲
繼絶明年春三月癸丑熒惑入輿鬼夏四月辛巳太

白入輿鬼占皆爲大喪五月庚戌太白犯熒惑占爲逆謀而質帝以暴崩先是永和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指營室及墳墓丁丑在奎癸未歷輿鬼柳七星張光炎及三台至軒轅中而滅後五年以地震冊免太尉喬尋與太尉固並見殺於是星孛天市一歲間日食地震山崩成梁氏之誅其後桓德益昏宦者所在暴縱與海內公忠之臣相爲讐疾太尉蕃每有選舉論議往往以中詔譴却平原襄楷奮詣闕上疏言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者天

王傍小星者太子。太微帝庭五帝之坐也。而火金罰
星得揚光其中。於占爲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於法無
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守執法。
歲。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執法。。久不去者。咎在仁德
不脩。而誅罰太亟之故也。前冬大寒。栢傷竹枯。臣聞
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
人中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於占與竹栢枯同。
自春夏來。連有霜雹大雨雷。此臣下作威作福。刑罰
急刻之所感也。平原太守璜。南陽太守瑨志除姦邪。
而遠加考逮。三公乞哀。而嚴被譴讓。天下扼腕憤歎。

以爲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窮謬如今日者

天變孔亟而陛下以如是之政刑應之可爲寒心今

年夏四月有河清之祥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清者

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陰欲爲陽侯欲爲帝

之象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

疫三者並極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

書之爲紀異也願賜清閒盡所言書奏不省而鈎黨

禍作壽庸于四海桓崩無嗣解瀆亭侯立是爲靈帝

竇太后臨朝父大將軍武大傅蕃同心輔政爲宦官

所搆戮死遷太后南宮天下疾憤明年夏天雷雹以

風有青蛇見御座上中郎將張奐上書言昔周公避
位居東天動明威以彰其德今武蓄忠貞未被明宥
此天疾威妖眚之所以作也宜急改葬徙還其家屬
及從坐禁錮者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宜思
大義顧復之報帝深嘉其言而爲宦者所制不得行
巳復治鈎黨天下賢士殲焉於是大異交見天子乃
詔議郎蔡邕問消復之術邕具對言詔問六月二十九
日有黑氣墮温德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降氣奮勢五
色有體長十丈餘狀似龍似虹蜺以臣所聞易所謂
天投蜺者也易傳曰虹之比無德以色親演孔圖曰

蜺者斗氣之精也天投蜺主惑於譽毀合誠圖曰武

子外若兵內親臣無忠則投蜺意者陛下樞機之內

衽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夌尊踰制者乎若群臣有

所毀譽而聖意低回未知所當也宜抑內寵任忠直

決毀譽使貞邪各得所守易曰陽感天不旋日惟明

主裁察詔問正月三日有白衣人入德陽殿中黃門

詰問辭稱梁伯夏教我上殿中與語言往來不得入

遂亡去不得臣聞凡人怪皆皇極道失下謀上而然

孝成時有男子王褒冠小冠帶劒入北司馬殿東門

上殿入室解帷組佩之收考褒故公車卒病狂不自

知入宫所言下獄死與今事正類伯夏故大將軍梁冀子不疑子也以罪受戮非天所祐以往況今將有狂狡爲王氏之禍者乎抑羣陰太隆羣小並進強盛也經曰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建大中之道舉賢良而寵祿之則其救也詔問南宮侍中寺雌鷄化爲雄尾巳似雄頭尚未變謹按凡鷄爲變皆亂正失也書曰牝鷄之晨惟家之索易傳曰婦人專政牝鷄晨鳴主不榮夫牝鷄雄鳴尚致家索不榮之名況陰陽易體於實改變此其異甚大獨頭爲元首變未至頭而明主知之訪問發覺此有其事而不

遂成之象若應不精誠頭冠盡陊即庆患矣敬慎威
儀動作之容斷嬖御圖新政則其救也詔問即阼來
頻歲日食地動風雨不時疾癘流行迅風折樹河洛
盛溢臣聞陽微則震思亂則風貌失則水視闇則疾
癘簡宗廟上不潤下則河流滿溢有一於此皆爲咎
徵况並時雜至其異彌大明君抑陰尊陽正上下之
分循五事於躬致虔於供御則其救也詔問熒惑變
色入太微西門而太白正晝見臣聞熒惑主夏以非
其月入尊宿法臣謀不端太白晝見法強國弱弱國
強皆有女禍叉失道而見是謂贏長侯王不榮熒惑

主禮太白主兵謹禮治政審察中外申門戶守禦之令以杜漸萌則其救也詔問蝗蟲冬出臣按河圖秘徵篇曰主貪政暴吏酷誅深則蝗蟲出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以天下爲家何私家之有也宜息不急之作省財賦之費進清良黜貪虐損別藏以贍國用詔問平城門及武庫室各自壞臣愚以爲平城門向陽之門祈祀法駕所從出之正門也武庫藏禁兵則國家之守也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其妖城門內崩潛潭巴曰宮瓦自墮諸侯殆凌主正意愼行簡小人在顯位者黜之以尊上整下去暴悖之衍怨抑

使僭之漸則其救也詔問朕焦心聞災異訪群公卿
士皆各括囊迷國莫肯盡忠以邕博學深奧退食自
公故特密問宜披演指陳以經術分別皁囊封上伏
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變異襃德音懇款襃借踰分非
臣螻蟻所能堪副臣豈可顧避後患不自輸竭使陛
下不聞皇天赫赫之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
大怪也天於大漢殷勤無已以赤帝之精輔末衰故
屢見變以當責讓因以感覺則亡可為安凶可為吉
如大運已去豈復有譴告哉洪範傳曰六沴時見若
時其禦帝用不羞神則不怨五福乃隆用章于下陛

下即位以來乳母趙嬈貴重顯赫生則貲富侔於帑
藏死則丘墓踰越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門史霍
玉依恃爲姦授蜺變雞豈不謂是今者道路紛紛復
云有程大人者宜以趙霍爲戒高其隄防明設禁限
太尉張顥爲玉所進暗昧已成非臣外臣所能審處
如誠有之近者不治無以致遠傾邪在官所當先懲
光祿勳偉璋有名放濁長水趙玹屯騎蓋升並叨時
幸榮富優足聖意勤勤欲清蕩濁流扶正黜邪宜先
放廢以解易傳小人在位之咎廷尉郭禧純厚老成
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正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宜

爲謗主數見詘簡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
優劣已分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不以賤妨貴違[illegible]
小加大列在六逆陛階增則堂高輔佐重則上尊不
宜復聽納小吏雕刻大臣也夫憂樂不並喜戚異方
祗畏灾變時而復乃作鴻都篇賦之文非專精一意
示憂懼之道詩云畏天之怒毋敢戲豫言天戒誠不
可以戲豫處也臣願陛下強納忠言忍絕非類思惟
萬幾以答天望以導嘉應聖明旣自約厲左右近臣
亦宜勠力從化人自尅損天道虧滿鬼神福謙以高
不危常滿不溢群公之福也章奏爲宦者忌疾與家

屬彗孛鉏徙朔方。嗟乎。主之不明。豈足與計哉。當是時。太學生陶以宗室發憤上書言臣聞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首之與足相須而成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尊之慶。循無上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檻車之聲。天災不痛於飢膚。震食無損於玉體。故蔑三光之戒。輕上天之怒。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彫敝諸夏。流虐遠近。痛哉斯言。曾莫是鑒。於是星孛紫宮。孛天市。西岳崩裂。而漢氏以亡。自東漢來言災異者。不復能上窺六籍宏深簡奧之旨。獨依彷傳緯時時雜識數家言。迂支辟碎矣。自是三國。分漢。五胡

裂晉重以南北六季之亂各擅尊稱制窺覬紫極同置臺史軍司占候豈能前知吉凶然人各嚮其上所欲爲占蜀漢於國徵甚僅有荆益章武三年春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爲天王而先主殂永安赤帝之精雖微必曜猶正統所屬如此曹魏青龍中張掖水溢涌寶石負圖象靈龜立水西有石馬七及禽獸諸星宿之象有文曰大討曹詔班天下以爲嘉瑞鉅鹿張臶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故古者禎祥兆見而後廢興從之今漢亡久矣魏豈襲作殆將來之兆乎而司馬代曹見於此是時魏主叡好治宮室刑峻嚴崇華殿

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曰此何祥也隆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臺火爲災蓋役作繁興百姓空竭天應之旱火從之也魏主默然已又問漢栢梁災大起宮殿以厭之有諸對曰有之此越巫之詩也天災可敬也而不可傲也災而復作譴而不儆是傲之也將能勝乎誠罷役清其地毋更作筳蒲嘉禾庶且生其上矣及隆疾病猶口占疏言三代受天明命歷數百載撫有六合然癸辛繼弑而大命隨之豈伊異人皆神明之胄也黃初之際大兆其戒異類之鳥長育燕巢此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

於蕭墻之內選諸王使典兵綦峙鎮撫識宜多矣人主之天
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謗則
輒緣授能尸諫之愚愚懞懞無已惟陛下裁察。時魏陳
忌骨肉而委政司馬氏故隆懇懇及之。魏甘露中有
黃龍見寧陵井中羣臣以嘉祥賀時司馬昭既廢主
擅國魏主髦太息曰龍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
而屢在井中何謂嘉祥賦潛龍詩以自傷已而有南
闕之難晉既平吳有青龍見武庫井中武帝往觀之
喜百官請賀僕射劉毅曰昔龍漦夏庭禍發周室龍
見鄭門子產不觀又何賀焉乃止永康之元尉氏雨

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而太子遹以廢死星孛于奎至軒轅太微經三台大陵而中台星坼軒轅者后宮太微帝庭三台三公奎爲魯爲庫五大陵爲積尸死喪之事無何武庫火西羌反賈后以弒太后楊廢誅死司空華僕射頠與焉亦竟成趙王之誅永寧之元自春正月至于三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永嘉中熒惑犯紫微白虹貫日日光散四流如血日中若有飛燕者是與二年春正月己巳黑霧五日辛未日隕于地有三日相承出西方東行有流星隕平陽北光燭地化爲肉長廣三十步諸大異皆古所未有而

是時諸王相屠懷愍二帝廢執死平陽羯胡氐羌荼
毒于中國亦載籍未有也蓋天人之否極於此其後
太白入東井而秦弒其君生東井秦分也秦伐燕克
壺關申胤歎之曰秦其亡乎昔越得歲而吳伐之卒
受其凶今福德在燕而秦克焉雖克能無復乎燕之
復建不過一紀後三年夏彗出尾箕十丈經太微掃
東井至于冬不滅尾箕燕分也後十二年秦王堅欲
伐晉群臣諫不聽左衛率石越曰今福德在吳而伐
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賢能為之用民為之
使殆未可伐也秦王堅曰天道未易知以吾之衆投

報於江足斷其流衆安所得恃乎昔吾滅燕亦犯歲
而克臺史何渠信也卒伐晉已困於晉而慕容燕並
起竟亡秦太元末長星見自須女至于哭星時晉孝
武嗜酒好內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我
勸汝一盃酒自古何嘗有萬年天子耶須女婺女也
虛爲哭泣之事明年貴人張氏弒帝於清暑殿義熙
中熒惑在匏瓜中忽亡失所在法當入危亡之國爲
民謠訛言魏主嗣心畏之召名儒數人與太史占所
詣司徒浩曰其入秦乎魏主問何從知之浩曰春秋
傳神降于莘以至之日推知其物今熒惑亡在庚午

辛未二日間庚午主秦辛亦爲西夷故知入秦後八十餘日果出東井守鉤已乆之乃去是歲秦大旱昆明池水竭明年童謠訛言並作中歲而秦亡爲劉裕所滅其後彗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大畏之復召諸儒生術士問其祥崔浩曰災祥之興皆象人事人事無釁又何畏焉且是王莽篡漢之表也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權重擅國危亡不遠彗之爲異其劉裕乎又明年長星出竟天而宋果代晉晉中國之舊也魏占太白昴浩謂之故云嗚呼胡羯腥羶中土之日乆而獨應在昴畢

太白則知兩戒之表固天之所以限南北也梁普通
六年夏五月巳酉太白晝見六月經天其明年太白
犯歲星在牛占為易政武帝為改元肆眚是秋月掩
塡星者再占天下無王有大喪帝捨身同泰寺禳焉
是年太子薨大同五年彗出南斗東南指至婁而滅
占天子當下殿走帝為被髮跣足下殿走當之無何
北魏孝靜帝出亡帝聞之笑曰索虜乃亦應天象耶
又三年熒惑再守心太白晝見而帝竟死於臺城之
圍求聖三年散騎郎庾季才言去年八月月犯心中
星今年七月丙戌赤氣干北斗心為天王丙主楚分

占建子月。當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整六師。還建業避禳之。不聽。而魏克江陵。梁主繹死焉。北齊之亂。歲星犯太微上將。塡星犯井鉞與太白并。占爲大臣戮。而齊殺元魏宗室四十餘家。尚書令楊遵彥東西二族覆焉。周之亡也。太白辰星。與歲合在井。占曰。是謂絶行。國內外有兵喪。改立侯王。其明年。有流星一。大如三斗器。出太微端門。流入翼。色青白。光燭地有聲。占有立王若徙王。隋以受命。開皇五年秋星流四散下而平陳。仁壽四年。六月庚午。有星入于月。七月乙未。日青無光。而隋祖以暴崩。大業三年。長星見西方

竟天。犯奎婁角亢而沒。九月見南方。亦竟天。凌角亢。掃太微帝座。經歲乃滅。占曰。是天所以去無道建有德也。見久者災深。星大者事鉅。行遲者期遠。後十二年秋八月。有星大如斗。流王良閣道間。聲如隤墻。癸丑。有大星如甕。流羽林。煬如江都。明年夏五月辛亥。大流星如甕。墜江都。煬帝弑。諸王及幸臣並戮。而隋亡。隋書五行志曰。漢劉向有言。君道得。則和氣應。休徵生。君道違。則乖氣應。咎徵發。故五事愆違。而天地爲見異。應之。況於日月星乎。況於水火金木土乎。德則不務。惑於巫術。若梁武之變號御。齊文宣之盡

遊市里。豈惟天道。亦曰人妖。陳蕭山之烏呼帝奈何。周陽武之魚。乘空而鬬。隋鵲巢鵲帳。火炎門闕。則祥青星形。亦于何不臻矣。唐與高祖起太原之歲。填星羸而旅于參。參。唐星也。填星主福祿。占未當居而居其國昌。唐以受命。武德初。有星孛于胃昴間。丁亥。孛卷舌。卷舌。讒也。蓋建成元吉連後宮搆秦王之應。九年夏五月。太白晝見。六月。太白經天。在秦分。月犯氐。氐。天子宿室也。太史傅奕言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帝以示秦王。而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死臨湖殿。殿在禁庭中。貞觀初元關中饑。二年天下蝗。三年。大

水天子方勵精於王體民治宵旦憂民甚於苑中掇
蝗祝之曰吾以民爲命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是食
吾民也汝必食穀寧其食吾肺腸將吞之侍臣爭進
曰蝗氣沴而生吞之恐致疾帝曰庇民致疾朕何避
焉遂吞之是歲蝗不爲患他諸遇水旱輒避殿損膳
慮囚講政佰日昃不遑食移民於所近東西就粟民
扶老携幼所至驩然於是連歲大稔流散者畢歸其
鄉斗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
海南及五嶺外戶不閉行旅不齎資取給於道路焉
八年秋八月有星孛於虛危上憂甚學士盧世南進

曰臣聞德政不修雖麟游鳳儀猶之無補政教無闕即彗孛何憂焉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務大勿以太平日久而自逸慎終如始可矣彗非所憂也帝深納之九年熒惑犯軒轅十年夏四月復犯軒轅以有文德皇后之喪十一年秋穀洛溢入洛陽宮深四尺宫寺民居溺死者六千人詔百官極言過失是歲冬荆州都督武士彠女入宮爲才人於是連歲水太白屢晝見占爲女主昌月犯鍵閉守心前星癸酉逆行犯鉤鈐鍵閉鉤鈐鍵閉在房南咸間主防微謹內心前星子象也是歲太子承乾廢當是時民間籍籍傳

秘讖言唐三世後女主武王當代有天下矣帝心惡之密以問太史令淳風曰秘記所云信有諸淳風對曰有之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唐子孫多受其禍殆其信也帝曰朕欲索疑似者盡殺之則何如對曰不可爲也天之所命誰能違之王者不死徒多殺不辜不祥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爲禍或淺脫得而殺之天更生壯者肆其讎毒則禍益大矣帝默然而止高宗永徽初晉州地數震侍中張行成曰天陽地陰臣將恐有女謁用事大臣陰謀之

變。且晉。陛下本所封國也。大異數發。願深慎圖。以
防其萌。五年春三月。召太宗才人武氏入内爲昭儀。
夏。帝在萬年宫。夜大水。帝遽出乘高避水。儀水入寢
殿中。漂溺三千人。六年七月乙亥。歲星守尾。巳丑熒
惑入輿鬼。八月。犯軒轅。是歲皇后王氏廢死。立武昭
儀爲皇后。太尉無忌。中書令來濟。柳奭。侍中韓瑗死
焉。於是高宗之世。日赤無光。咸亨元年二月。日濛濛有濁色
如赭。咸亨上元永淳連歲春。三朝之旦。月見西方。儀鳳二年正月。大白
晝見經天。龍朔元年六月。永隆元年五月。月犯軒轅大星。乾封三年正月。熒
惑數犯太微。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年四月。犯房心。上元元年正月。犯鈎鈐。

儀鳳二年八月、而軒轅權數有變。大風落太廟鴟尾。洛水毀天津橋及河溢水決、不可勝數也。武后稱制革命。爲淫縱。與土木開邊所誅夷諸王大臣數千百人。二十年間。日赤如赭二。（文明元年一月、長安四年五月、）月過望不虧者三月。掩軒轅大星者二。（垂拱元年十二月、二年三月、）月熒惑太白辰星犯軒轅者六。辰星犯東井。辰星廷尉、東井法令也。太白鎮星犯天關各一。天關主邊。熒惑犯五諸侯。（長安二年、）五諸侯外侯王也。有星如半月見西方。（光宅元年九月、）有流星入北斗魁。河洛溢。明堂火。山出于新豐。有雌鷄化爲雄。三見。（冀州、朗州、松州、）而侍御史來俊臣。逢后意爲苛

酷其家井水忽赤如血井中夜有號兆聲後臣以木窒之木忽自拔十步外無何俊臣族其後日食再既而后遷上陽宫當是時三月雪宰相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爭之曰三月雪爲瑞雪將臘月雷爲瑞雷乎不聽既入賀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爲災此異也爲黷刑之應豈得爲瑞今賀者皆面諛非忠臣后爲默然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入賀求禮颺言曰物反常爲妖此鼎足非人政教不行之象后爲愀然已中宗復辟而韋后與武三思比而亂政河南北大水求直言

洛陽尉宋務光上疏曰臣嘗讀書觀天人相與之際
考休咎冥符之兆有感必通猶影之像形響之赴聲
各以類應也竊見自夏以來水氣勃戾天下郡國多
罹其災去月二十七日洛水溢暴漂損百姓按五行
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即位必郊
祀天地嚴配祖宗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陛下光
臨寶極有年矣而郊廟遲留不稱殷薦山川寂寞未
議懷柔暴水之災殆其爲此臣又按水者陰類臣妾
之道陰氣盛滿則水泉迸溢加之虹蜺紛錯暑雨滯
淫雖丁厥時而汨陳失度臣恐後庭近習或有離中

鑽之職于外朝之政者伏願深思陰勝之沴杜絶其
萌又自春徂夏牛多疫死淫于今謹按五行傳曰
思之不睿時則有牛禍意者萬機之事陛下或未躬
親與願勤思德容暫勞宵旰爲百姓自勉毋徒以
聲色犬馬爲娛樂天下幸甚臣聞日蝕修德月蝕修
刑雨暘或愆貌言爲咎雩禜之法存乎禮典今屏翳
收津豐隆戢響而欲於一坊一市暫閉暫開期以感
召皇靈沛降天澤不亦違乎自數年來公私空竭戶
口減耗陛下不出都邑近觀朝市則以爲率土之人
旣富且康不知閭閻百姓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

丁壯盡於邊塞孤孀轉於溝壑猛吏淫威奮其洸潰急征橫斂上黷天和良可悲也夫人貧而奢不息法故而僞不止欲倖至治豈不難哉且樂尚妖淫器多浮巧穄穡之人少商旅之人多誠願坦然更化先之以身訓敦法麗滌瑕蕩穢俾良牧樹風賢宰垂化十年之外生聚教化庶幾可及夫嬪戚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患憑寵生災所謂愛之適足為害伏願欽祖宗之丕烈傷王業之艱難遠佞人親有德如武三思等誠宜輒其機務授以燕閒乳保之愛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媟瀆此方今之急務也疏奏不省而中

宗崩於秋帝后誅之夕星四隕如雨太平公主干政主家幷溢彗星出西方入太微公主欲因以其閒傾平王使臺官入言於睿宗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當有以圖其應睿宗聞之顧慨然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遂下制傳位太子是爲玄宗而天下復安三年山東蝗民以爲天災不敢殺拜祭之相姚崇遣御史分道督州縣捕瘞議者以爲蝗多不可盡徒勞民崇曰河南北之人流亡且盡豈可坐視之不救乎縱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或以爲殺蝗多恐且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孫

救殺蛇而致福。奈何不忍於蝗而忍於人之饑而死乎。卒捕之。七年夏五月日食。帝素服撤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饑乏勸農功。相璟進曰。陛下勤恤民隱。臣等調燮無狀。罪萬死。抑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以修德也。非慝因所及也。語曰。君子耻言浮於行。願推誠致行。毋徒數下制書。蓋是時上下以天變交修者如此。其後武惠妃幸而洛穀伊汝水溢。溥河決。復爲女禍之徵。楊妃寵而星孛紫微垣歷斗魁。開元二十六年三月日暈五重。天寶三年正月伊洛及支川皆溢。月有虹氣如垂帶。安祿山

入朝還鎮之歲夏五月。熒惑守心。占王去其宮。六月日食不盡如鈎。其明年。歲在東井。而玄宗幸蜀。楊妃死於亂。先是關中以水旱相繼。民饑流。帝憂雨復傷稼。相國忠取禾之實栗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帝以爲信。扶風守房琯言所部水災甚。國忠怒使御史推之。於是天下無敢有復言災者。蓋壅蔽至於此。肅宗時。內寵張良娣。外嬖李輔國。而皇子建寧王倓以譖死。太上皇遷西內。當是之時。日食三旣。至德元年十月。乾元二年二月。上元二年七月。白虹貫日。乾元元年夏五月。月掩心前星。占爲太子憂。二年春二月。月犯心中星。占主命惡之。

夏四月閏四月彗再見長數丈歷昴畢至參東井軒
轅帝以暴崩后亦以暴崩當其時月與昴相陵掩爲
變而安禄山慶緒父子相屠死德宗建中初熒惑太
白鬭東井京師地震生毛明年朱泚反陷京師帝跳
身保奉天以神策節度使晟討克之而定方晟之軍
渭橋也熒惑守歲於占爲軍憂已而徙舍賓佐皆入
賀晟流涕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
何庸知及克長安將佐入賀晟謝之曰曩非相拒也
晟聞五星之羸縮也無常一退舍動色相慶脫復還
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諸將謝不及後帝有惑志於

譏戍及渾瑊馬燧等入自危相陸贄貶忠州而貞元二年日有黑暈四年日赤如血八年暴風發太廟屋瓦路門闕十年黃霧四塞日無光熒惑太白相繼犯太微上將後十年不赦群臣以微譴逐不復收數恒寒燠焉元和初南方旱饑遣使宣慰賑恤學士絳居易言欲實惠及人無如減租稅賑恤不必徧也宮人數廣干天和宜簡出諸道橫斂充進奉多方掠良人賣爲奴請禁絕帝立從之而雨其後帝頗有惑志於仙服金丹增躁急逮歲月犯心中星熒惑入南斗逆留者數月大如五升器色赤十五年正月月復犯心

中星是月帝暴崩方士柳泌誅穆敬文之世閹宦勢益盛天子不能制白虹數貫日月數有變太和四年六月辛未自昏至夜參半星或大或小畢亂流七年六月戊子自昏至曙流如之占王者失道民失所綱紀廢而然是月月掩心中星七月復然而熒惑時犄逆為變明年彗見太微月入南斗者五又明年太白晝見四月大風墮含元殿四鴟尾壞金吾衛舍發城門樓觀已遂有甘露之變出文獻通考將相大臣死於兵

已而河中奏騶虞見帝太息謂度支杜悰曰往李訓鄭注為亂以甘露瑞何有焉卿在鳳翔不奏白兔殆

先覺也。悰對曰。昔河出圖以畫卦。洛出書以敘疇以

章道著教故。足尚也。它草木禽獸毛羽之異何世無

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季龍暴虐蒼麟白鹿以駕芝

蓋亦何益於治亂之數矣。帝曰善。詔諸道祥瑞毋以

聞。懿宗之世。彗出婁長三丈以含譽星賀。帝喜宣示

中外。送史館編録。飛蝗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奏蝗

不害稼。皆抱荆棘死。帝喜。宰相帥百官賀。僖宗之世。

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椀。自八月巳丑至于丁酉不

絶。自是兵革滋熾。賦歛愈急。關中連年水旱。州縣不

以聞。百姓流殍無所訴。聚為盜而王仙芝黃巢輩蜂

起字縣分裂生民屠戮幾盡歷五代八姓而後已悲夫當是時世亂史逸月五星互變日有環暈纓紐負背之氣十日中常七八繁不可勝書而背氣尤多自漢末言災異者頗支辟牽事應爲傳會而洪範天人合一之理知之者蓋鮮終唐世訓王格天之學一未之嘗聞於是歐陽子唐史五行志著論言萬物盈天地之間其爲物最大而且多者有五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用於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爲生而闕其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夫所謂五物者其見象於天也爲五星分位於地也爲五方行於

四時也爲五德稟於人也爲五常播於音律爲五聲發於文章爲五色而總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自三代之後數術之士興而爲災異之學者務極其說之要眇至舉天地萬物動植無大小皆推其類而附之於五物以謂人稟五行之全氣以生故於物爲最靈其餘動植之類雖各得其氣之偏而其發爲華英美實氣臭滋味羽毛鱗介文采剛柔亦皆得其一氣之盛至其爲變怪非常失其本性則推以事類吉凶影響其說尤爲委曲繁密蓋王者之有天下也順天地以治人而取材於萬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

過度則天地順成萬物茂盛而民以安樂謂之至治若政反其道用物傷夭民被其害而愁苦則天地之氣沴三光錯行陰陽寒暑失節以爲水旱蝗螟風雹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時雨非其物或發爲氛霧虹蜺光怪之類皆生於亂政而考其所發驗以人事往往近其所失而以類至然時有推之不能合者豈非天地之大固有所不可知耶若其諸物類衆繁不可勝數下至細微家人里巷之占有考於五事而合者有漠然而無所應者而亦何足道也語曰迅雷風烈必變蓋君子之畏天也見物有反常爲變者則

思其有以致之爲之戒懼雖微不敢忽而已至爲災異之學者不然莫不指事以爲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蓋自漢儒董仲舒劉向與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爲學而已失聖人之意至其不通則父子之言自相悖戾可勝歎哉昔者箕子爲周武王陳禹所傳洪範之書條其事爲九疇考其說初不相附屬而向爲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證以爲皆屬於五行至于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悉附益有以見其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而其祥青𤽄痾之說自其

數術之學故略存之庶幾深識博聞之士有以考而擇焉其著五代史司天考曰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載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堯舜三代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廢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是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異而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以其爲不可知也以爲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異也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恱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謂奉天至于三辰五星常動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爲常者則有司之事也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以見至於三辰五星順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則以其官誌之嗚呼聖人旣沒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下學者惑於災異而天文五行之説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歐公之持論如此宋祖起周太尉在位内禪之先夕名

出師禦北漢次陳橋驛是日。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摩盪者久之。知星者苗訓指示帝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而宋果代周顯德中。竇學士儼善為星與盧多遜楊徽之並時為諫官。嘗謂楊盧曰自此以往至丁卯歲五星當聚奎奎為文章府。昌運其始開乎。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蓋建隆五年春三月而五星聚奎端拱淳化間連歲旱蝗諸禱雩無應太宗甚憂之謂宰相日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翼日雨蝗盡死至道中。上元夕。御乾元門樓觀燈賜羣臣宴遠近觀者四輳帝慨然歎諭近臣曰往朕布衣時周太祖自鄴南

歸京師。於時民庶渴赦。上瞻彗孛。下見烽火。觀者凜
凜以謂無復太平之日矣。今天既殷阜及於同樂。乃
知盛衰環運。理亂在人。誠不自意也。相蒙正避席對
曰。主臣。今乘輿所臨。故士庶走集。觀殷庶如此。臣昨
出都門外。不數里見饑寒而死者衆矣。願陛下洞矚
幽隱。毋自熹目前。帝爲憫然。蒙正侃然復位。眞宗咸
平初。彗出營室北。司天謂應在齊魯分。帝愀然曰。朕
以天下爲家。豈慮顧一方哉。遣使行諸路。除逋負。察
吏治。振民。當是時相李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事奏
御。同列頗目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不然。人主冲

年當使知四方災異若民所疾苦庶幾發其懼心即不然他日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此公等他日之憂也蓋盛世君相念天民慮遠類如此景德元年春正月京師地震夏六月月犯昴昴胡星也戊寅犯五車東南星占師當動七月熒惑犯氐占天子親征九月契丹入寇帝親征渡河次澶州時日抱珥有黄氣四塞占爲不戰而克而太白犯南斗占外國有使至契丹果請盟而南北弭兵於是星孛于紫微蓋上意稍稍嚮怠縱而王欽若丁謂之倫業用事矣已欽若逢上請封泰山禪社

首。以明得意。而土木禱祠之事繁。謂作封禪祥瑞興上之御史崔立言。今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皆天之所以垂炳戒。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華芝之異。爲上瑞。臣竊懼之。帝爲默然。其後學士迪。以旱蝗悟上。謂土木之役過甚所致。罷諸營建而雨。天聖初。仁宗方幼冲。太后臨朝。京師水平地忽數尺。壞民廬舍。壓死數百人。宰執方晨朝未入。旨輟朝。首相曾附中使奏曰。今天變甚。乃臣等燮理無狀致然。其何敢即安。願請對陳備禦之道。帝召入。於是避殿減膳。肆赦。蠲民租。諸被水死若困窮者收賑之。七

年夏六月夜大雨震電玉清昭應宮災宮眞宗故所爲禱祠奉天書處也太后見大臣而泣曰先帝竭心力成此宮今一夕延燒殆盡今何以稱遺旨乎樞副雍中丞曙前對曰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天降之災殆意以示警願除其地罷禱祠以應天於是得不復葺會又宮中火捕宮人屬掖庭獄御史蔣堂言火起無迹殆天戒當脩德以應天不當濫及無辜其後帝親政恭仁抑畏遇水旱輒徒跣伏禁庭禱以爲常嘗以旱行禱太乙祠晝日炎熾爲却蓋不御中夜聞雷起露跽殿階下雨大至不起俟雨霽再拜謝乃

升階慶曆中河北赤雪。河東地震。左正言孫甫言。赤雪者赤青也。占為人君舒緩之應。晉武帝怠於政。溺於燕女。不及經國遠圖。而河陰雨赤雪。表徵晉亂。則舒緩之效也。地陰象。震陰盛也。陰為臣。為後宮。為四夷。而忻州為趙分。今地震六年矣。每震輒有聲如雷。唐高宗本封于晉。及即位。晉經歲地震。其後武昭儀專恣。唐祚幾移。陛下欲收舒緩之失。莫若自柄威福。出英斷。以懾姦邪。欲銷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以杜萌漸。此應天之實也。時帝優游寬容。賢不肖並進。而二虜跳梁。後宮張淑媛頗擅寵。為繼嗣

憂故甫諫及之其後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甚知制
誥胡宿通陰陽五行災異之學上疏言明年丁亥歲
刑德皆在北方陰生于午而極于亥今陰極未伏而
陽微不能勝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占西北二邊
不動當必有內盜起河朔閹宦謹爲之備又登萊在
京師爲東北少陽之位也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鑿
山谷者衆陽氣洩耗故陰乘而動宜禁止以寧地道
時議頗以爲迂明年王則反貝州河朔亂六年夏六
月朔日食食四分而甫羣臣以故事表賀起居注司
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華夷而陰雲所蔽至爲近狹

今太陽實虧而雲爲之翳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之者矣此天戒至深不可不察也夫日者君之表萬里同晷而有食之其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猶可言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寖深不可言也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慝明著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未之知也若然者宜側身戒懼以憂社稷豈顧當賀哉帝然之敕百官其脩省毋稱賀神宗勵精爲治始即位而日食三朝之會是歲自七月至于十一月京師地震者六河朔旱蝗帝避殿減膳撤樂以爲憂當是時古學廢世儒智不足以知天頗持論

詆洪範五行類應爲不經翰林學士王安石爲帝言
災異皆天數非必人事得失所致富文忠公弼自汝
州召相方在道聞之太息曰人君所畏者天若不畏
天何事不可爲此必姦人欲進邪說惑上心使輔弼
諫諍之臣無所措其力是治亂之幾也吾不可以不
爭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天人
感通之理以明其大可畏者上之帝爲感動非久而
安石以才學得君柄國者七年災異並作自六年秋
七月不雨至七年夏四月終不雨帝憂形于色下詔
求直言時歲旱饑政苛急東北流民當風沙霾曀中

扶携滿道路羸疾愁苦茹木實草根以求活其土著民以青苗助役賦錢急被鎖械負瓦揭木石賣之以償官監安上門鄭俠大痛之乃繪日所見為圖具疏上閤門却不受乃假稱急密發馬遞上之時方事河湟俠疏言陛下南征北伐邊陲將帥皆有以勝捷之形勢作圖來上者矣料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流移困頓皇皇不給之狀為圖而獻者然此非細故也臣于役安上門謹按逐日所見繪成一圖雖百不及一但經聖目亦可流涕況於千里之外愁苦之衆未盡見聞者哉如此而望陰陽之調風雨

時至難矣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盡罷今所爲新
法者當立雨即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
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
開封府體放免行錢三司體察市易法司農發常平
倉賑貸三衛具熈河見用兵數諸路上民物流散數
諸青苗免役方田並罷凡十八事民讙呼相賀是日
天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乃出俠所進圖狀示
之皆再拜謝衆始知政所罷行之繇於是羣姦切齒
以俠付御史獄治擅發馬遞罪而呂惠卿鄧綰相與
環流帝前以爲天子行聖政伊始一旦以狂夫言罷

斥殆盡。使民不蒙其惠。可痛不可罷。而新法復行。其後王安石入。再柄政。而彗見翼軫。帝憂甚。爲減膳避殿求直言。安石入對。言昔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孛。占爲王命憂。而帝在位二十有八年。是久長無憂蓋天道遠。人道邇。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實人事而止也。昔裨竈言火而驗。請爲後專禳。國僑不與。鄭亦不復火。夫術如裨竈然且不免於妄誕。況今星工庸庸之流哉。竊聞兩宮以彗孛爲憂。望以臣言力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洶洶也。安石對曰。顧法善否何如耳。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法苟不愆。何恤乎人

言帝曰肩若拜祁寒暑雨無之耶安石語塞意怏怏退而謝疾帝慰勉起之數四安石乃復出而新法行如初先是治平間雒陽賢儒邵雍行遊天津橋聞杜鵑聲愀然不樂者久之或問其故雍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禽鳥得氣之先者也雒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殆地氣自南至乎天下殆從此多事矣時方盛平人未之信至是果然嗚呼繇有載籍詩書而來未嘗不以欽若敬授謹天戒爲大務而末乃傲很無憚也春秋時學不能遠統王於人於是乎峻天人於異觀蓋始有天道遠人道邇

之説。然猶兢兢於人道。不敢放縱。信所守也。嘗見其戾。鄭鑄刑書。士文伯逆知其必火。以爲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象之。而火可必也。其後荀躒子乃持論言。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之。卜筮而後決大事。非誠以爲得所求也。以文之也。君子以爲文。細人以爲神。異哉所聞。聞之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斯何也。非誠以天人一體。順則俱順。逆則

俱逆。如影響乎。非誠以天人一心。敬勝則順。怠勝則

逆。如樞機乎。禮曰。卜筮者。聖人所以教民敬鬼神。重

時日。而畏法令也。非以爲文也。爲文而雩。則如勿雩。

爲文而救。則如勿救。誠爲文而已。周公設官而司之。

而雩之。而救之。將無爲已贅乎。其曰。日月之有餘也。

風雨之不時也。怪星之儻見也。無世而不常有之。士

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

雖無一至。無益也。右后懋德。寧及山川。在後之蒙。沴

及草木。妖孽並世作。而偃然謂上明而政平也。亦何

異於痿痺痱癖。曲僂發背。右肢謳。左肢痺。而晏然謂

心腹胃腸無恙也。亦爲有孚失是。放縱而信所執矣。曰怪之可也。畏之非也。是瞽以天爲不足畏也。故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曰切磋而察也。政險失民。糴貴民饑。舉措不時。本事不得而妖也。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而父子離也。其言甚邇。其菑甚慘。其指甚博。其謂大天而尊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其論甚高。其指甚下。其操甚謬。其禍甚遠。天地者。人之本也。畏天者。盡人之實也。聖人勅天以興事。後天而奉時。兢兢乎順天而壹不敢與之以已也。柰何乎欲畜而制之也。失

其本而操之。彼其所謂人治者。亦且悖不合矣。荀子者。有見於人。無見於天者也。故主脩學是已而以性爲惡。主人治是已。而以天爲不足畏也。是不知天之過也。王荆公用之矣。其後安石旣去位。而卒所引用章惇曾布蔡京卞之徒。更起用事。諱災稱祥。惑上心於赦修。而毒痡于海內。紹聖之初。有星出東壁西漸流至濁星而沒。有星出靈臺北至軒轅而復。於是臺官阿意言。主擢用文士。主賢臣得位。主天子社稷昌。他星變。咸以爲主賑貸。主牛馬昌。主天子有子孫。不則曰主使出外國。若外國使至也。咸莫敢質言災矣

[illegible]徽宗初元。三朝之旦。有赤氣亘天。右正言任伯雨言。日爲陽。夜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今正歲之始。而赤氣起於暮夜之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小人犯君子。夷狄竊發之表。願深戒豫防。而伯雨奪官。宣和改元。龍見京師茶肆中。作坊士取食之。天大雨七日。都城水高十數丈。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嘗有洚水劇大。如此其甚者也。變不虛生。必有感召。災非易禦。當思消復。奪一官斥外。京師河東陝西地震。遣右司郎中黃潛善行按視。還言地雖震。不害。遷戶侍郎。當徽宗時。日赤

無光。日中有黑子。彗長竟天。旱蝗地震相繼。大內掖庭災。多焚死者。而以日當食不虧賀。以日當食不及所食分賀。得玉圭玉印賀。以星出柳色赤黃有尾賀。諸草木毛羽。一有非常可喜之物。則君臣欣然動色相慶。以爲嘉瑞而賀也。於是彗入紫微垣。長數丈。掃帝座。拂文昌。已出長竟天。填星熒惑太白歲合行。大風霾雲霧四塞。狐升御榻坐。於是二帝北。而汴宋亡。嗟夫。天變不足畏之禍。其極乃至此。夫建炎三年春日虹貫日。時則有明爰之變。紹興二年夏。日有黃戴。次月戊寅赤如之。而宗子伯琮始育於宮中。五年春

正月復如之而開資善堂皇子建節封公三十二年
歲星順行入太微垣而孝宗受禪藝祖百年既墜之
統復紹秦檜專國日生暈日中有黑子比歲九見太
白歲星合于氐月入太微垣占大臣憂岳武穆死焉
德祐之元春有星鬬于中天壹其一夏六月日食既
晝晦如夜二年春二月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與
藝祖內禪時變適同豈可謂非天哉先是臨安天目
山崩元師圍臨安江潮不溢厓山之戰星隕廣南大
如箕中爆裂爲五旣墜地殷如鳴鼓一時頃乃止嗚
呼宋世文儒頗訾洪範變應爲不經而星官曆翁爲

使盜蹠闊洪邁歎以爲殊愧前聞然天監德而集命帝不保而降袞弗畏入畏亦焉可得誣也元興以百年之運擅中國亘古未有乃叔季之世天厭其德災鉅異劇亦亘古未有順帝在位三十有五年日食二十有四天鳴二彗孛十數見久至六十三日長乃竟天京師地時時震甚者聲如雷異者太廟柱裂頻者歲至數四日至二三震有星孛于北斗大如月聲如雷雨血二雨氂兩粟雨毛各一鷄鳴山以震崩陷爲池方百里霍山崩前三日如雷鳴禽鳥驚散石隕者數里汴河冰五色成文如繪事它州郡山崩地裂河

泱水溢旱蝗饑民疫沴至數十百萬户未論也兇戕載完貞元復合我

太祖高皇帝誕生之夕帝降靈表祥兇燭天誠意伯基微時飲杭西湖上見慶雲成龍文起西北諸同游咸喜詫分韻賦詩歌爲歡基獨縱飲不顧大噱言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後十年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猶全盛客驚走避匿基獨縱飲抵深夜乃去及上下金陵定括蒼基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非人力也會

上遣使來聘基遂詣金陵時時占乾象佐行軍輒效而

上在兵間久甚嫻於天文吳元年秋八月十四日雷震

上所居宮獸吻又明日雷火燔備倭戰船二十一日大

風毋舟覆

上怛然念

天心革命嚮應之會而自傷嚴切喜怒任情倉卒有寃

濫無及也深省悔手勑戒百官僚輔戊申春正月群

臣表勸進

上屢抑未許丞相善長等復固請乃命禮官差日定禮

儀於是

上虔肅夜稽首祝天言如臣可爲生民主期日顧

帝祇來臨天朗氣清示以靈貺如不可至日當降烈風異景使臣知之得避贊路時京師自歲杪雨雪連日夜晝陰晦及祭告天宇廓清香霧氤氳上疑下靄獨露中星以戊申正月四日即

皇帝位于南郊建國號改元三月辛卯彗出昴北六月大將軍達師次汴元都城紅氣滿空如火自旦達辰越二日又黑氣起百步不見人從寅至巳蓋消復之運如此閏七月師次通州元主集群臣會議端明殿門啓而二狐自殿上出走元主憮然太息曰殿安所得狐此天告我也其何可復留遂開建德門擁后妃

諸王子北去而王師定大都四年。
上謂中書省臣言。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以徵表爲國。
然人心。聞禎祥則驕心生。聞災異則懼心作。驕亂之
萌。懼福之基也。勑天下諸祥瑞勿奏。其災異即以聞。
匿不聞。若聞不以實者罪之。七年冬十一月。甘露降
圜丘。群臣次詩歌以頌。
上抑不受曰。朕德不逮也。著甘露論。示羣臣焉。十年浙
西大水。　勑免民今年田租。
上敕侍臣言。治天下者。無逸而後可逸。朕在位來。常勤
勵自克。待旦而朝。晡而後還宮。夜臥不安席。輒被衣

起。觀乾象見一星失次。即中爲憂惕。國民事。嘗罷行者。次第條記之。逮明。發罷行實紙畏

天命。其何敢即安。殿肱既惰。元首叢脞。即百姓何賴焉。

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與卿等共勉之。嘗謂侍臣言。吾自起兵來。凡有所爲。意向纔萌。天必彝綿象示之。兆先見。如影響。故常加脩省。不敢逸豫也。

上嘗憫旱甚。躬禱祈。　勑宮中皆素食。漏未盡數刻。素服徒跣。出詣郊壇。設苫藁露坐。晝曝烈日中。弗移。夜不解衣。地臥者。逹旦。

皇后與妃嬪。躬執爨。雜麻麥菽粟。作農家食。

皇太子諸王詣齋所敬進之晝三日而雨大沾洽羣臣

請復膳

上太息曰亢旱爲災實朕不德所致雖得雨苗焦損實多縱食能甘味乎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十三年夏

五月雷震謹身殿時丞相胡惟庸等以罪誅

詔天下言朕以菲德托於四方萬姓之上奉

天勤民十三年于今宰輔肆奸擅權朕用誅殛爰及餘黨刑戮之際不無乖

上帝好生之德乃於是月四日申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其大赦天下免天下民今年田租得雷斧每出

入命內官捧以前

御朝寘案上得顧眎時儆焉葢是時

上洞然於天人合一之統而稽神格以能遇災祲而側

身脩省覩符瑞而虛心式敎　勑諸王羣將征伐四

出豫處其吉凶而合郎𠰻八世業罕能測其當也豈

非天哉豈非天哉十五年春彗星見免南京浙江江

西河南山東民田租十六年河南大水命親臣督有

司賑恤十八年春二月初昏五星並見求直言大獄

成秋九月太白經天冬十月彗星見盡革天下積歲

官吏爲民害者十九年春白虹貫日秋七月三辰晝

見頒　大誥于天下二十三年春正月熒惑入南斗
丞相李善長暴卒二十四年夏四月彗出紫微垣明
年皇太子薨二十六年太白經天當是時連歲竟藍
胡逆黨肅清之命諸王列侯迭出塞擊胡先是誠意
伯基在括蒼
上手書問天象基條答上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
國威已振宜弘濟以寬
上下其書史館編録或有言殺運三十年未除者基曰
使我當國除弊俗洗之郎一二年後寛政可復也二
十七年春

上謂國子博士錢宰言朕覩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
奎壁間是文章之府也朕甚異焉今年春黑氣始廓
然消文運其有興乎卿等宜乘運會勉稽古述作稱
朕意因禮賜諸儒甚厚
上嘗詔群臣訪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試無不驗者爵封
侯食祿千五百石國子監生山東周敬心上疏言國
祚長短在德厚薄非曆數可前定三代有道之長無
論已三代而下享國最久者莫如漢而漢所以久者
本以高祖之寬仁繼以文景之恭儉昭宣之賢明而
東漢有光武明章爲之中興也他如唐宗之力行仁

義宋祖之誠心愛民以能祈命而保世其國祚短迫
者如秦隋五代察其所本皆以酷虐苛暴而失之歷
數云乎哉
皇上應天眷命掃滅胡元救亂誅暴功德隆大宜永世
無極然神武過漢高而寬仁不及賢明過唐宗而忠
厚不及御宇以來力役繁難征稅過厚故戶口多而
民勞不息倉廩實而民隱滋多教化施而民不懷以
謂徒文也法令嚴而民不服以謂徒法也誠效漢祖
之寬仁法唐宗之仁厚以追三代則帝王之祚可傳
萬世又何必問之區區小技之人耶又言水旱連年

災異數見為殺戮無辜感傷和氣所致

上頗采納其言洪武間日食一十有六客星見二白虹貫日七太白經天熒惑犯南斗五星並見三辰晝見各二客星入太微孛入紫微孛掃天廟晝見各一永樂元年北京山西寧夏地震侍臣言地震為兵戈土木之應

上惻然曰比年兵旅饑饉民困甚朕夙夜怛怛于心圖蘇息之敢為土木乎至兵戈但當勑邊將嚴為備戒不虞而已十一年元日日當食先期禮尚書呂震以日食與朝賀時不相妨請百官賀如儀侍郎儀智曰終同日宜免賀為當

上顧問翰林諸臣皆未對楊士奇進曰日食天變之大

者元日日食又三朝之旦於變異尤亟宋仁宗時富
弼請罷宴徹樂時相不從弼爭曰萬一契丹行之爲
中國羞已契丹果罷宴而仁宗大悔今免賀誠當
上莞然曰君子愛人以德於是
手詔言古者日食天子素服修政用處謹天戒朕既
不德乖於理道上累三光而衆陽之宗薄食於元旦
咎孰甚焉爾群臣勉思輔朕調陰陽弭消災變其朝
會勿賀永樂中日食十有五太白出昴一祊
太祖精乾象時時指示子孫故
成祖

仁宗務察於仰觀之事。

仁宗監國語學士士奇以天文曰宋元儒者皆諱習是不可忽也。及即位刻天元玉曆賜公卿諭之曰天道人事非二途有動於此即應於彼朕少侍

太祖每教以仰觀命之徵應今朕何敢忘此書簡當故以賜於是作觀象臺于　禁中時時臨觀洪熙元年夏四月癸丑星變占為主命憂翌日。

上御承天門奏事畢問輔臣夜來星變曾見否對曰未也。

上曰義等三人即見不必知士奇當知之士奇對曰臣

愚昧亦不能知。

上曰。天之命矣。歎息而起。明日。朝罷召義及士奇入

諭曰。朕監國三十年。爲讒人所搆。心之艱危。吾三人

實共之。賴

考仁聖。以全。言已泣。義士奇亦泣。稽首曰。今脫險郎

吏皆

先帝聖明。

陛下孝誠所感。百惟幸自寛。

上曰。郎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體者。遂

手出勅二。印章二。賜二人。義得印章。曰蹇忠貞。士奇曰

楊貞一皆拜　賜退五月十一日

上不豫召輔臣至思善門書　勅召

皇太子於南京次日大漸　遺詔傳位　太子而崩宣

德五年八月己巳朔日當食而不見禮官言當食而

雨與不食同請表賀

上不許勅群臣曰古人君所謹莫重乎天戒日食又天

戒之大者惟脩德行政用賢去奸庶幾可以回之傳

不云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今陰

雨不見非朕昧於省過而然歟况陰雨所蔽有限京

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而云不食吾誰欺方圖脩省

以答天意其止勿賀是年十二月異星見或曰含譽

八年閏八月異星見或曰歸邪廷臣或乃進景星頌

云宣德中日食下熒惑犯南斗二夜有蓬星彗出天倉旁入貫索掃七公各一正統元年

秋九月白虹貫日狼動搖八年夏四月雷震

奉天殿鴟吻時災異屢見浙紹興山移平地不以聞又

地動生白毛陝西山崩若移有聲者三河東徙蝗十

四年夏六月南京 宮 殿灾是夕雨明旦棘生

殿基長二尺是月丙辰大雷電雨風 奉天謹身華

蓋三殿災是月熒惑入南斗宿留不退秋七月虜也

先入寇大閹振王

親征。次大同。欽天監正彭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脫有敗。致乘輿何地。振怒以爲妄。言之。是夕有黑雲厭營上如繖。明日師潰。

駕北狩。

景帝以監國即位。族誅振。正統中。日食十有二。景泰中日食四。歲星晝見二。熒惑晝見。彗出天市垣掃天紀。星孛于畢。客星見輿鬼。有星出鉤陳北。有二小星隨之行各一。天順元年春正月。

景皇帝不豫。

上皇自南宮起復位。是夕。久陰。天忽霽。午夜月白如晝。

夏五月。逮十三道御史張鵬等于獄。併逮閣學士徐

有貞。李賢。都御史耿九疇。是夕。雷電雨雹風拔木。水溢忠國公亨宅事得釋實亨嘗所忌張名勢秋七月。奉天門災三年。亨誅四年閏十一月望月食失占。上以禮部侍郎湯序爲隱蔽怒之謂閣學士賢曰序掌監事而來有災異必隱覆不言即言必曲爲之飾占書中所載機祥語輒改削進獨善事詳聞夫朝廷欲知災異見天戒凡以自脩省也而序隱蔽如此非忠臣賢對曰古聖帝明王畏天變欲得聞序誠然國何賴焉下序獄鐫秩 天順中日食二 成化二十一年春泰山地震三月壬午朔乃大震甲午乙未相繼震。

庚子連震時有以妖術危　東宮者頗有端未露而
欽天監言占應在　東宮
上大驚事遂已又明年
上崩成化中日食九食之既一太白入南斗彗見西北長三丈三閱月乃滅彗見軒轅星孛台斗孛天田入太微襄陽雨黑黍山陰雨血京師雨錢九月山東黑氣亘天晝晦長樂山突起各一
皇太子即位冬十月丙子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燭地如龍弘治元年夏四月天壽山大風雹遣官
祭告　陵寢罷大學士安僧繼曉伏誅三年冬十二月彗出天津詔求直言刑部侍郎彭韶言國政大體
上嘉納四年遷韶部尚書秋八月冬十月南京地再震

十一月陜西貴州地震十二月靜虜衞天鼓鳴詔求直言戶部主事胡灌言地震天鳴災之大者也猶可言也西北旱熯父子至相食東南饑瘦骨肉流離此變之大者不可言也願
陛下深居九重左右蒙蔽無自知耳李廣楊鵬引用劉良輔輩以左道惑
上心以齋醮縻 國費士大夫昏夜乞哀於宦官貴戚之門言官瞻望苟且塞責陰盛陽微此災異所繇致疏上人皆爲灌危而廣竟伏誅十一月有熊入西直門兵尚書馬文升請肅武衞以防不虞部郎中何孟春謂當慎火

未幾京師數火禮部燬焉九月

乾清宮災六年冬湖廣大雨雪浹旬巳大雷電風雹

交作霧畫晦雨木氷地坼裂畜凍死茹盡鷹䳛附

人虎窮入市按察使林俊言雨陰象雪陰之陰也大

雪連月且廣被又雹皆陰縱之極且雷電不應冬有

而有不應雪有而有不應諸郡同有而同有是陰脅

陽急且甚也木少陰陽脅之而氷諸皆陰盛之罰恒

寒之應臣聞陽爲君爲德爲內爲君子爲中華陰爲

臣爲外爲小人爲夷狄凡此諸異皆政刑失中外戚

驕恣小人禍君子夷狄窺中華之兆惟

陛下拔本塞源防微漸以制治保邦十三年雲南地震
山崩十四年正月元日陜西二十餘城同日地大震
人畜壓積死巳地裂水湧後以都御史巡撫具疏言
地震異也水湧又異也同日異也元日又大異也朝
邑特甚尤異也考之前古地震水湧未有如是之異
者其近似則漢和帝永平三年爲宦闇之應安帝建
康元年爲内侍之應晉元帝大興元年爲柄臣之應
光武時武谿蠻反晉武帝時蘇峻反仁宗時元昊反
爲兵戚之應今北虜聚兵河北朔日地震虜輒以望
日犯榆林兵兆見矣近國費日奢科差日重民無固

志烏合竊發他如齋醮之設褻天瀆神南京蘇州織造工巧費巨甚松江大紅布太細旨謂之服妖費財勞人亟當罷止其諸占役當清冗食當汰供應當省賞賜當節儉德當謹逸欲當戒倖幸當遠賢士君子當親惟

陛下留神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地震之變歷代有之未有震於三朝之旦亦未有震裂湧水如河者此非小異也今海內民困財竭武備殫弛法令不振而套虜方張惟

陛下祗畏變異嚴自尅責行仁政以康生民重臺諫以

廣言路。罷齋醮以省浪費。止傳奉之官。禁奏討之田。
停陜西織造羢褐以蘇民困幸甚。
上皆嘉納。弘治中。日食七。彗星見二。宣府山西河南晝隕星。恒星晝見一。
武宗即位。中官放橫。遂內閣受
顧命大臣。下言官獄。而
上數數從羣小出微行。元年春三月隕星大如月。夏六
月辛酉震　郊壇門秋七月彗星見參井。艽太白經
天。白虹貫日。八月欽天監五官候楊源上疏言。比候
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旋地機天權星不明。乞嚴
居　深宮絕遊畋。罷弓馬。肅號令。毋輕出入。遂寵倖

內侍。碎逸遊奉小。毋旁狎。節賞止役。任元老。親講讀
敦勸於詩書。疏下禮部。禮官言。源言深切。宜采聽。乃
十月。源復疏言。是月二十六日。候得連日霾霧交作。
是爲蒙。爲衆邪冐陽。爲小人擅權。臣不君。下叛上之
象。意目大閹瑾。引譬甚力。瑾怒矯
旨。廷杖百。二年秋八月。
肅皇帝生于興府。是歲黃河清。慶雲見翼軫分。而源復
奏言。自正德二年來。占得熒惑入太微帝座前。或東
或西。往來不一。宜思患豫防。瑾持疏不下。召源而斥
之曰。尖嘴鸞。爾官何官。亦欲爲忠臣耶。矯

責杖錦衣衛。謫戍薊州。源、江西豐城人、御史瑄子也、御史以天順初劾曹石、謫戍赦還源就戍、死河南驛、妻廖氏斬蘆荻瘞驛後、九年春正月。乾清宮災。吏尚書楊一清疏五事以諫。視朝太晏。一、郊祀不虔。二、創梵宇西內。三、調邊兵出入禁地。四、皇莊皇店及織造所過侈。五、疏上。不省。十四年。上既歷覽諸邊。有侈意於觀遊。欲遂登泰嶽。幸徐揚。抵南京蘇浙。因浮江漢。探武當。徧中土佳麗。明適意。而寧藩時蓄異志。伺國釁且動。中外以爲憂。於是翰林修撰舒芬等疏先入。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郎陸震同疏入。考功郎夏良勝。儀制郎萬潮。太常博士陳九

川疏連入太醫院高鏊以醫諫疏又入明日吏禮兵刑各部郎合疏入又明日工部大理寺行人司各連名疏入

上大怒或下詔獄或謫廷跪是日霾晝晦

大內海子水溢橋上高四尺橋下鐵柱七同日折如斬於是金吾衛指揮張英言天變異甚

駕出必不測肉袒刃胸以死諫乃罷行諸諫臣俱

廷杖貶降有差終武宗之世日食七食之既一星孛于東南頭之橫絕爲鈎狀兩白毛各一

嘉靖三年春正月五星聚營室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少卿樂䕶上疏言自古五星之聚不有大祥必且爲

大災視人君德政淑慝何如耳占書曰五星之聚改易侯王王者有德受其慶子孫蕃昌無德受殃失其家邦百姓流亡故五星聚房而周祚昌聚箕而齊桓霸漢興聚東井宋興聚奎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福一禍培栽覆傾昭然甚明惟天寶聚於尾箕而唐德弗競旋有祿山之亂唐業遂衰則所以應者失也

皇上聖德中興五星適聚可不益脩

聖德愛養黎元以承此大慶乎簡易寡欲脩德之實儉約省費愛民之實伏願

陛下克巳飭躬勵精而致行之臣職司占候脩德應天

之實非所能盡言乞延訪文武群臣博求脩德愛民之道仍勑中外臣工脩省協贊使

皇天永眷無別有顧

宗社幸甚又占書言天下兵謀則五星聚於營室臣愚以爲諸脩內攘外爲銷夷狄盜賊之謀者宜豫加之意疏下禮部部尚書毛澄言堯舜授受曰厯數在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皇上起自潛邸入承

大統適公私蠹耗之後起而救之生理未復重以水旱非常之災流移轉徙饑莩相望

朝廷屢議振貸而官無可發之廩民無可耤之儲所謂
四海困窮者積漸至此則遺大投艱亨屯拯溺所付託甚重惟

陛下仰稽乾象俯順時宜圖任老成斥逐羣小崇敬畏戒逸欲嚴諸一心爲祈
天永命之本夫惠廸從逆降祥降殃配命求福常德保位歷聖言之如出一口傳曰畏聖人之言惟
陛下執大中以臨照百官賚四海以永綏天祿諸齋醮祈禳異端小說不宜輕信以啟倖門至於足 國裕
民之道必先儉約必端好尚必愼差遣必重爵賞必

戒興作。稍在得已。卽 賜停止。務安靜生息。以休養
於無爲。假以數年。天與之時。人盡其力。庶生理復而
國用自充。應
天之實。莫大於此。臣等待罪禮官。星曆家之說。素所考
習。不敢旁引而脩禳備禦之畧。需
命下。移兵部覆聞。仍 勅百官同加寅畏勉脩職業。以
答 天眷。凡事關 國體民生至計。許封事陳 聞。
宗 社幸甚。生民幸甚。
論曰。余繹書洪範九疇。渙然於天人之合也。天以一
氣搏五行於四時。地以一氣產五材於庶土。人以一

性，敷四德於五事。驗爲庶徵。故五事之於庶徵交應也。非其意之。豈惟一體。欲自異焉。而不可得也。五行天一生水，物生自下自水。水行地中，浮地游達天表萬物之所生。用莫大焉。故先之。地二生火。物生而神著。暘熯而物化。火致功而民用行。用莫盛焉。故次之日潤日下。物所滋生。日炎日上，主其化也。生化。天地之大用也。天三生木。木。天地之盛德氣也。水滋木生勾反生而曲。萌上達而直。日曲直。仁德也。地四生金。火熯金成。熯之。則革而從。又熯之。又從而革。天地之變化氣也。義氣也。義以制斷。而屢遷不居。象此者也。

土。天地之冲氣也。冲陽和陰。順生拂戾。物莫不繇而
盛德在稼穡。稼生穡成。稼穡而土可材。六府待持功
焉。是大德也。言行不言用。行即用也。其在人。生而華
滋有色。水所滋也。故貌屬水。恭。貌之彞也。執頹必恭
自下下人。潤身之德也。水德也。故作肅而時雨應。不
恭則德逆而狂。放濫恣行。恒雨應之矣。人形生而神
發。故屬火。從言之彞也。言無體。附物而有體。火德也。
樞機默慎。謹于始炎。順而麗。秩而有章。不作乂乎。從
作乂。而時暘應。心危以動。莫疾於言。從之反。為躁妄
為多上人。而僭。恒暘應之矣。人生三月而徹的。目外

明能視猶木三月而絜齊鮮明木於人爲魂魂棲目爲覶明視之彝也目內視不淫外明倫清卽剖露幾微而作哲時燠應之燠木氣之所達也淫視曰豫逐於物無節恒燠應矣有魂此有魄魄主聽聽內收金內鑑聰聽之彝也聲聞具達靈虛反審斯兼總條貫而作謀時寒應之寒金氣之所歛也金逆捍則謀不深而急恒寒應矣夫土之爲德至矣性牲露生物物順成生而不宰爲而不有水導其脉而水得土不淫火發其秀而火得土不烈木耀其華金凝其實惟得土乃質成而用行於人爲思思之彝曰睿睿也者濬

德內含黃理中通性性物物微眇冲融蓋視不見聽不聞而貌言視聽靡不運也恭從明聰靡不命也肅乂哲謀靡不極也以通微而作聖風時應之思失官而蒙蒙惑念也邪暗塞而五氣汨行八風交戾矣夫王統卿士百尹而成王猶歲統四時十有二月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而成歲曆歲歲與天會王則天故省歲德隆者應慱施隘者徵徠可不勉與然累日而成月也積月而成時也合時而成歲也日咎徵而月敗月咎徵而時敗於是乎有敗歲焉卿士師尹庸得諉乎卿士省月師尹省日省之也者驗之也雨暘燠寒

風。天之五氣也。管於時矣肅乂哲謀聖人之五事也。統於極矣皇極太極也三極之極至神無方至易無體至中不偏至常不變至大無外。而優優乎小無内也法天乾乾立於此不易乎斯之謂建建云者如斗秉所建。止於是不佗也蕩蕩平平偏黨反側之私一不得干焉。五行得行五事得事八政得正五紀得紀是建[illegible]三德而乂。省庶徵而時稽天謀而明敷五福而同是建極也且夫極之不建也則好惡以為喈好喜氣也惡怒氣也人心有好惡而危氣乘之而作作。不康矣作惡故生偏陂。作好故生偏黨既作其

好覆用其惡。而反側生焉。距𦤎極也遠矣。建極云者。心天而道。公好爲好。我無好也。何作好之有焉。公惡爲惡。我無惡也。何作惡之有焉。不遵偏陂好惡以類。是遵王義也。不遵偏黨好惡以道。是遵王路也。不有反側。正直爲止。蕩蕩乎如天之無不覆也。平平乎如地之無不載也。亭亭乎如天地之亘古今而一也。是建極也。然徵三德不乂三德者。本不偏之中。法四序之行。妙五氣之運。酌濡挹飽。因變達化。而祈以協極者也。平康正直。德之極也。致剛柔之用。而克之以協于極。拂遂逆成。是天地之大用也。剛以克剛。柔以克

柔因亢之害以乘而制其諸二至乎暑極暑之用而烈成乎其爲暑寒極寒之用而栗成乎其爲寒克也剛以克柔柔以克剛酌濡損飽相濟後和其諸二分乎暑極而淒之以清寒極而燠之以春克也故曰用剛柔之中以協極也夫天之於民彝固陰隲之矣凡此庶民有猷有爲有守非才乎天之生才也實難汝則念之其不協于極不罹于咎時謂中人天之生中人也恒多庸得棄乎則大受之也念之隆之受之容之也忿疾之意不載于心和平之氣盎于其體汝康汝色而詔之好德詔之親長詔之愛敬詔之用天分

地。日用飲食而德也。斯錫之福也。福者和平之極也。夫煢獨天民之所甚隱也。何敢虐也。虐煢獨而高明是畏。不平也甚矣。無虐無畏而同仁一視。敷福之道也。人有能有爲。而不務於敦行其濟惡也滋甚。務之親長。務之愛敬陶淑之於禮樂。俾日羞其行也。邦其昌。夫是敷福之道也。且敷福非亶但富也。而富其首也。凡厥正人既富乃善。不富驅而之善也實難。故敷福。先富也。五福非亶攸好德也。攸好德其本也。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老不必爲賊。富不仁亦爲賊。不作汝用咎乎。故敷福敷德也。嘻。庶民其諸星乎。星有

好焉歲日月之所從而莫之能違也火中而寒暑退
烏中虛中而寒暑分歲從星也日極南從牽牛而行
有冬日極北從東井而行有夏日從星也月臨箕而
風月離畢而雨月從星也故測黃道從星測𣅀行亦
從星王相天恊民從攸好錫之福俾會歸于極也不
民爲貴哉且夫福不斂不極福不敷亦不極心天而
道則好惡不作而危者徵故有吉無凶而福斂於一
身極之立也易曰吉之先見敷以錫民民錫保極兼
愛容衆無有淫朋刑仁講讓無有比德而福敷於天
下極之行也易曰舍逆取順上使中也皇建有極蕩

平以為德平康以為福五行得行八政循故太和風熙淳龐惇固民無夭昬登於仁壽五穀嘉生百貨阜成民無貧厄豐熾克盈六氣時應災害罔仍疾疢不作斯謂康寧五典五敦五禮五庸靡惡靡弱克乂克從攸好德也暴民不作諸侯賓附天子不怒終無惡五兵不試五刑用錯百姓無患終保牖下考終命也帝者欲體天弘民也其必嚮諸此矣故帝者之世有勸無威王道之成有福無極

尚史上編卷之六終



函史下編卷之七

明盱郡鄧元錫著

土田志

古昔黃帝制區宇為萬國。分爵封守。而畫井經野。底生民之業。井田昉焉。黃帝以八家為井井開四道分八宅而鑿井其中其耒耨之利教天下。依炎帝而來。堯首敬天授時。命禹敷土。則壤經邦。暨稷播樹藝百穀。烝民以粒。書稱平地成天。萬世永賴。詩頌克配彼天。作我生民。孔子歎之曰。后稷之為天下烈也。故五材並用。歸脩上穀。八政農用為寶。稼穡。文王卑服。即康功於田功。豳詩陳風。

誠愛忠利。養老慈幼。食節而事時。蓋于耜舉趾。築場納稼之間。王化基焉。則知土田者。爲天元德。爲民元命。聖王所以奉順天德。養育群生。理財聚人。守邦之本也。周禮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敎稼穡樹藝焉。蓋其重也。於是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春秋傳曰。井衍沃。牧隰皋。衍沃平野。地可井而助。下濕高皐。地不可井。什一使自賦者也。其制里室也。九夫爲

井。四井為邑。邑言居也。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丘言聚也。言丘聚而可出車乘以田也。甸為都。都言會也。以分地域。以辨地守。以任地事而貢賦從令焉。曰會也。其任土之法。則物地事授地職而施其政令。曰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蓋自國中廛里場圃之外。畢墾而為之田。故國宅之民。非田不粒。士非田不養。賈非田雖有貨賄無所用之。官非田不祿。賞非田

不行公牛國馬非田無與稼也其授職任民之法曰
三農生九穀曰園圃毓草木曰虞衡作山澤之材曰
藪牧養蕃鳥獸曰百工飭化八材曰商賈阜通財賄
曰嬪婦化治絲枲曰臣妾聚斂疏材曰閒民無常職
轉移執事則又登九土之民頒職事而畢任之曰農
重農也首農生九穀重穀也務農重穀王道生民之
大教也以園圃毓草木草木果蓏也亦民待以生又
次則虞衡藪牧矣山澤之材於是乎出鳥獸孳養於
是乎蕃養生送死於是乎資然皆待工而成待商而
通故工商次之嬪婦女婦也化治絲枲女紅也通盾

夫人而下。其賤者臣妾。其疏林。其聚斂之也。任女嬪
之道也。乃天民之孤困者。授之田不任耕。予之宅不
任受。是間民也。無職矣。令轉移執事。以爲四民使。夫
亦庸愈自力矣。此先王之世。有土此任之田。而野無
曠土。有民此任之職。而國無遊民。食節事時。民安其
居。以樂事勸功。尊君親上。與於學。此王事之大本也。
其遂人治野之法。則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一夫百畝。
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
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
以達于畿。而考工記匠人之爲溝洫也。畢起法於耜。

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發也廣尺深尺。謂之畎。
畎也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遂言遂也。以亘
遂通水而名也。發遂中之土。封之而成徑。徑通徒行。
方里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溝言遘也。九
夫之水所遘會也。起溝中之土。封之而成畛。畛通牛
馬。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洫言早注
潦溓。如血脈流注曰洫也。發洫中之土。封之而成涂。
涂通車輿。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澮
言會也。水所會也。發澮中之土。封之而成道。道通車
二軌。兵賦成焉。緜是千井萬夫之田。有川。廣四仞。深

四仞。而水於是乎終。川上有路。高廣如川。而達於王
畿。蓋天下之勢。兩山之間有水。加疏導焉爲川。以達
於瀆。大川之上有涂。加築治焉爲路。以達于畿。而諸
疏浚之法。漕輓之便。畜洩以禦歲。封植以息爭。設險
以制敵。胥於是乎在。而井野分畫之形體秩然。其於
丘陵山澤。不可井授者。則因地形而爲之遂徑溝畛。
皆起法於步。計畝而均分之。而稼人掌下地之稼。以
瀦畜水。使不洩。以防止水。使不淫。以溝蕩水。使不淤。
以遂均水。使不陂。以列舍水。使得職。以爲灌溉利也。
而以放水害。則澮以瀉之。夏夷草。以水殄其芟。春揚

其發作田也其用歸於原委有鍾隰皐有牧畢盡其地宜之利而已此治野之大法聖君仁辟所謂卑宮菲服而盡心焉者也於是乎遂人掌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而頒田里焉以聽于司徒地肥美可歲耕種者爲不易上地休一歲乃可耕者爲一易中地地瘠鹵休二歲乃可耕者爲再易下地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畝而足矣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畝矣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必二百畝矣餘夫亦如之於是以下劑致甿愛其力以田里安甿厚其俗以樂昏擾甿治其恩以土宜

教甿稼穡阜其產以興鋤利甿通其力以時器勸甿趨其功以彊予任甿坊其惰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五以下上所長也十六以上上所彊也彊之於神農后稷之教而已矣三歲大比則遂大夫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而舉焉而孝弟力田之舉始此也正歲簡稼器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辨種稑之種周知其民與其所宜地以為法縣于邑閭時巡其野而察觀之縣正趨稼事而為之賞罰鄰長趣耕耨女工而里宰為合耦于鋤以秎敘其耕耨至遂師又掌其遂之政令國有肓

風疾雨則廼其時事之急而移用其民以救之蓋先
王皇皇於民事合萬民於竭作而敏也重之至也乃
歲孟春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亢也土乃脈發先時
九日太史以告于農官曰自今至于初吉陽癉憤盈
土氣震發弗震弗渝脈乃弗泄溢爲災眚穀則不殖
稷以告王王使司徒咸戒于公卿百吏庶民監農不
易農大夫乃戒農其司空除壇先時五日瞽告有協
風至王卽齊宮百官御事各卽其齊及期鬱人薦鬯
犧人奉牲酒人薦醴王祈穀于上帝祼鬯饗醴乃行
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

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公卿大夫士以其班三
之庶人終于千畝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
師監之既畢功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
太宰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太師帥樂官吹律同
以占風廩于藉東南鐘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乃
徧戒耜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
在司寇乃命其衆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
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
之宗伯九之王大徇耕耨亦如之其春夏祈穀于上
帝以噫嘻發詠其詩曰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

夫播時百穀告始事也古人質不諱爾汝明耕而播者天也其秋冬報以豐年其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告成事也明多黍稌者天也天尊也至于祈報社稷也以豳雅載芟良耜是已載芟芟柞耕耘有倫脊也主伯亞旅彊以畢竭作也其饁有喰其行饁者思媚其依也良耜耕而田畯來瞻見筐筥載道饟者集也笠鎛盈畝耕者力也故其耜畟畟利也其耕澤澤深也其播函活淺也其苗厭厭疏也其麃緜緜密也其穫桎桎粟栗開百室盈納而百室盈寧寧也殫旨于農功其文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

亦服爾耕。十千惟耦。三十里。三千井也。十千。萬耦也。萬耦齊耕。大同之風。詩見之矣。故徹曰通。曰均。載芟言今是之祈也。匪今適然。振古巳然。以有且有今也。神其許我乎。良耜言今是之報也。匪今始然。古之人實然。以似以續也。神其予我乎。則修神農后稷之教而壹之於神。教之至也。乃其郊祀后稷以配天。祀主穀。竭力將祀。止任負舂揄簸蹂釋烝。載謀惟。止蕭脂燔烈盛以薦。止豆登升香。故孔子歎之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重穀之至也。三之日。民用莫不震動。恪其于農。脩其疆畔。日服其錢

鎛。先公後私。以服從其事。故其詩曰。有渰萋萋。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其詩曰。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肆師之職。嘗之日。蒞卜來歲之芟。獮之日。蒞卜來歲之戒。社之日。蒞卜來歲之稼。乃祭之日。受釐於廟。旣殽祭之日。諸侯臣工來助祭者。歌臣工於廟。臨遣之。卽申勅以豫農重穀之事。其詩曰。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維莫之春。亦又何求。何如新畬。于是知先王務農事之篤也。敬祀之忠也。於受釐之終。惟新畬之始

於受明之始。惟鋤芟之終。大其事者敬其始。故嗟嘆噫嘻以發詠。勤其始者厚其終。故於社嘗卜斐稼焉。終始不失於敬。其惟農工乎。班志曰理民之道地著爲本。必建步立畝以正其經界。法半步曰武。二武曰步。步方六尺。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私田百畝。中公田八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其公田二十畝爲廬舍其中。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用大和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皆可得而平也。凡種穀其耕必力。其耘必數。其收獲如寇盜之將至。環廬有桑。菜茹有

畦。瓜瓠果蓏。列殖于疆場。雞豚狗彘。毋廢其孕字。而女婦各脩競其功。故民皆斂力作勞。五十衣帛。七十食肉。而不淫於末。而鄉較庠序。明教視化。自此始也。春。令民畢出在野。其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是也。冬。令民畢入于邑。其詩曰。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曰惟改歲。入此室處是也。春民將出。里胥平旦坐右塾。鄰長坐左塾。視民畢作。母休于都。然後退。夕將入。亦如之。入者持薪樵。輕併重分而入。唯班白不任。冬

民旣畢入婦人同巷者相從省燎火同巧拙以夜績故女工月三十日夜參半之功月得四十五日男女之不得其所者因相與詠歌以各言其傷行人振木鐸而時采焉其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有夫家之征譴辱之故四民受職勸功而邑無敖民地無曠土鄉無惰俗用此道也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朴固於是乎成以能媚於神而和於民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而大司徒又有保息六以養之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

五曰寬疾。六曰安富。有本俗六以安之。一曰嬍宮室。
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
六曰同衣服。而國有水旱疾疫之災。又爲荒政十有
二以聚之。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役。
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
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盜賊。而遺人又
掌鄉里之委積。以待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
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
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廩人亦各掌共九穀之入以
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豫之至也。凡民食。日食人四

龢上也人三龢中也二龢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龢則令邦移民就粟詔王殺邦用而司救以節廵國中及郊野以王命而施惠焉三載大比遂大夫帥吏興甿屬其地治者而明其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餘六年食進功爲再登曰平餘九年食爲三登曰太平然後王德洽而禮樂興焉孔子曰苟有用我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言成此功也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緣此道也蓋王政主民設官分職以理民分田制井以業民適民富而國治矣周衰暴君汙吏慢廢其經界繇役橫作政令不信而曾宣初稅畝成作丘甲

衰用田賦畢見於春秋。於是上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作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惟逢君富國之為務當是時孟軻悅周公仲尼之道而方策播棄未嘗讀周官之書然推王政之本於經界。用說齊宣梁惠拳拳不置。以為王道始此也。齊梁不能用。滕至褊小文公銳意分畫而齊楚大國忌惡之困屈不效當是時魏文侯用李悝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畮治田力則畮益三升不力損亦如之故方地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故

善爲國者樹藝必雜五種草必盡墾土必盡闢而地利必盡出夫一夫挾五口之家治田百畝歲收畮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五石餘四十有五石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而社閭嘗新春秋之禱祠人率歲再衣與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咸仰給其中此農人所以常困而有不勸耕之心咸周之盛必萊田而足也故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善爲國者必平糴使民無傷而農勸平糴者必謹視歲歲有上中下孰歲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

三百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
石下饑三十石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糴二
而舍一下熟糴一而舍一使民適足賈平而止小飢
發小熟之所斂中饑發中熟之所斂大饑發大熟之
所斂而平糴之故水旱饑饉糴不貴而民食足轉移
節適魏以富強秦商鞅破坱井田斥開阡陌令民得
耕作其間時溝洫故在未病旱潦而穡收自倍又重
急耕力戰之賞以督迫之以能傾隣國而雄諸侯然
王制遂滅經界廢而暴汚無制延于始皇以貪戾并
天下念不及於民功田功命民曰黔首令黔首得自

賣田。又罷侯置守。守牧遷代。田制無從簡。田聽民得自買賣。耕豪民之田者。見稅什伍。而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秦王又厚賦稅以自供。罷民力以極欲。諸租口賦鹽鐵之制。二十倍於古。而刑繁。內興功作。外攘戎狄。天下洶洶思亂。秦以滅世。蓋田功爲生民大本。田制壞而政無根。先王厚生利用之大政。遂竟廢不復矣。漢高既定天下。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民脫湯火。而畫地分田之制。當其時遺迹尚一二可追覆。而闊略不復講。以遂湮没。至文帝施大德於天下。下詔言方春時和草

本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言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而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他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二年耕籍田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

民所恃以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十二年春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闢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勸民樹藝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田租之半孝景遵業聽民徙寬大地務民於農桑故風俗淳厚戶口滋殖幾致刑錯而其時親民之吏各久於其職猶能重本業尚力田盡心於水利農桑種樹

畜養勸課勞來之事故漢治於延古爲最盛而太子家令錯鼂上書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亾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亾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生於不地著不地著則背鄉離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

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歳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亾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四海而亾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亾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

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畮百畮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亾日休息又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虐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亾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

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亾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亾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交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

得以除罪。如此則粟有所渫。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亾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王者之大用政之本務也。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耕。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帝從其言募入粟實邊。武帝初董仲舒說上言春秋他穀不書至麥禾不成則書以此見聖人於百穀重麥與禾也今

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已又說上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是以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而從其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而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

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時不能用其後帝益侈於功費天下虛耗末年乃悔於征伐土木之事封丞相為富民侯以風示天下以趙過為搜粟都尉主大農過本古不易一易再易之法為代田田一晦三甽甽壟也吠涓歲代處

曰代田。蓋后稷始甽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耘除草。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薿薿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而耕。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師古曰縵田謂不為甽者縵音莫幹反善者倍之。過又教民田太常三輔中。蘇林曰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課田種太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從受

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無以趨時澤。趨讀曰趣及也澤雨澤之潤故平都令光。又教過令民相與傭。而輓犂。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畮。少者十三畮。以故田多墾闢。於是過奏光以爲丞。當是時。過以離宮卒。試田其宮壖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畮一斛以上。令命家若公卒韋昭曰命家謂受爵一命以上田。三輔公田。又推之以教邊郡。是後邊城起居延。至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矣。至孝昭時。流民稍還田野墾闢。頗有蓄積。宣帝即位。吏多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倣古平

糴之法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其賈糶之名當平倉民便之而常平之法始於此然井田既壞吏民規田以千萬數貧者仰以衣食輸大半之賦于之公賦優於三代而豪強酷於亡秦凡上所爲孳孳勸農除租稅者潭澤不下究力耕者無以自振適獨遺豪右奸喂貧耳於是師冊踵董相之策建白言古之聖王設井田而後治廼可平孝文皇帝務農桑躬儉節民以充實然其時未有幷兼之害故不爲名田及奴婢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逾困宜稍爲之限以均

富貧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爲有改者將以急救也天子下其議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請諸侯王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名田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王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而是時丁傅董賢方隆貴用事奢汰皆不便詔須後事遂寢不行乃王莽因漢承平之業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一旦有之欲盡擅以自予更名田曰王田民曰王民毋得賣買田峻其令犯者处吏因操切爲姦利天下愁怨固宜其不行也光武中興

復三十稅一之制而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下州郡簡覆於是刺史太守苟以度田爲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民遮道號呼不得安騎諸郡各遣吏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繇吏不肯伏抵言於長壽街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侍側曰吏受郡勑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首實具如東海公指於是河南尹及

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獄死則知牧守之設獨在擇賢久任令自專其事因時順土俗期均田平賦靖民而止人則不務而下詔書科條其事令奉行獨文具愈趣弊無益也乃杜詩於南陽脩召信臣故所造鉗盧陂廣灌溉歲增多其二萬頃王景爲廬江脩孫叔敖所起芍陂境內豐給則循吏傳志之矣其後仲長統言今遠州縣界至數千里而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而代俗有安土卽死無離去之心宜令諸土廣人稀地未墾者限大家勿過制頗徙民力農者往棼之亦可因徙罪人以守

傑但崔寔著論言聖人分耦耕口地令各相副適使人饑飽不懸所以齊勞逸而均貧富也秦廢法制而尊奬并兼之人烏氏以牧豎致財寵比諸侯寡婦清以攻冊穴殖業秦擅其利禮以上賓於是巧猾之𢈔遂肆其意家累鉅億地侔封君行苞苴以亂執政養劍客以威黔首專殺不辜號無而死之子生死之奉擬於人主故下戶崎嶇無所托足乃父子低首而奴事之猶不贍於衣食生有終身之勤死有暴骨之憂歲小不登流離溝壑其所以傷心腐臟失生人之樂者蓋不可勝陳也古有移人通財以贍蒸黎今青徐兖

冀之間。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土曠人稀。田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饑餒。終無適樂土之慮。故人之爲言。瞑也。謂瞑瞑無所知。猶群羊聚畜。須牧者之所置之。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耗。宜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土振人之術也。時不能用。其後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千餘。人相食。魏武經略四方。用棗祗策。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別置田官。數年間。所在倉廩積粟皆滿。又以關中空虛。用衛覬議。設鹽監。以其直益市犁牛。以業耕者流

亾競還關內富實伐吳之役鄧艾計以爲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泚水四百餘里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勸屯耕以佐典司馬懿大善之於是脩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通淮潁又大治諸陂堰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餘頃而淮南北五里一營營六十人且田且守自壽春至於京師阡陌相屬雞犬相聞農官田卒所在而是伐吳之役汎舟江淮資食有餘而無水害本艾所爲畫也當是時魏於邊吳州界頗堰水爲阻固咸寧初大霖雨而潁川襄城水患滋甚當陽侯杜預上疏言

臣輒思惟東南水災特劇非但五穀不收居業并損
爲百姓今日憂也其下田渟洿高地墝确百姓窮困
方在來年陛下憂念詔書下長吏二千石爲之設計
而不廓大定制經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無益也方
今夏秋蔬茹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
青草當何以爲命此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蚤慮也臣
愚以爲水田汙下魚蝦螺蚌之饒民資爲利而洪波
氾溢貧弱者終不能得宜大壞兖及荊州東界諸陂
隨水所歸而宣導之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
出境而朝暮可活此目前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塡

淤肥美畝可收數鍾至春而大種五穀五穀必熟此來年之益也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資火田之利頃戶口日增而陂堰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水陸失宜放牧被野樹木立枯皆陂之爲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雨水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大抵皆陸產也臣兄尚書胡威啓宜壞陂其言懇至宋漢侯相應遵上便宜言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行不繇泗陂而泗陂所壞土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宜可罷此皆身親目擊深明

於水之害與故者也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猶其利
而忌其害臣竊惑之謹按荊州界中度支所領佃水
田僅七千五百餘頃無爲多積無用之水况今水潦
瓮溢爲災宜勑刺史二千石諸漢氏舊堰及山谷私
家小陂故爲民利者當脩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
所造立及諸因雨浞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决瀝之
吏二千石躬先勸功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舊陂堰
溝渠當脩塞者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早爲部分
冬閒休兵交代令各留一月用佐其功夫川瀆有常
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所患

而宜濶之蹟古事以明近理昭然不誣臣不勝愚意
奏可是時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
增掾屬令史益勸課而百姓以安迨後五胡雲擾中
原地盆萊蕪不治人士轉徙江左因山谿水泉之利
火耕水耨爲力差易爭趨之而江南之賦因遂爲天
下饒魏太和中天子慨然有意於三代之治勞來安
集下詔言去年牛疫死今東作興人何所須而耕朕
甚憂之其令民有牛者視常歲逾自力無牛者倍傭
之以耕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於是李安世上疏
言竊見州郡之人往因年儉移棄其田宅漂居異鄉

事涉數代始返舊墟識認廬井易生假冒疆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旁引親舊之驗年載遼遠視聽所惑各附親知互有短長爭訟遷延連紀莫判使良疇委而不開桑柘棄而不採欲令家豐人給其可得乎臣愚以爲宜立古均人量人之官倣古均田之法審其經界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使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庶無私之澤播均於兆庶如京之積有阜於比戶矣所爭之田宜限年爲斷事久難明定屬今主以絕欺妄帝深納之於是詔均天下田民年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杜佑曰不栽樹名露田婦

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人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更休人年及課則受田及老而免身沒則還奴婢牛隨有無還官惟桑田不在還受之限初受田者夫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榆桑五十株棗五株榆三株不宜桑之土課蒔餘果及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棗榆民田視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更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口分所當受田民無得賣買諸麻布之土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堪受田者年十五以上雖疾

各授以半夫之田。踰七十毋還。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受婦田。諸受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亾及賣買奴婢牛者。需明年乃聽。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待來居者從授之。其地狹處。募遷不樂遷者。以其家桑田爲正田。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出分其家人樂遷者。聽逐空荒田。田之不限州郡。其田足之鄉。不聽遷。新遷者丁三口給地一畝。爲居室。奴婢五口亦如之。男女年十五以上。因口分課種蔬菜五分畝之一。諸進丁受田者。從所近。諸遠流配謫無子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而給授先所

親諸理人之官各隨秩給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八頃郡丞六頃更代時相傳賣者坐如律杜佑曰職分田起此蓋寔始均田北齊周隋沿之有永業露田職分田公廨田墾田之制隋開皇中工部尚書長孫平言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耕而餘三年之儲雖水旱凶災人無菜色皆繇勸導有方而蓄積儲豫也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勸課民隨貲產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當社歲簡較收積毋損敗若本社年饑穀不足以所儲分給賑之自是諸州儲峙委積而義倉

之法始於此唐制令民田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授田之制丁男年十八以上人一頃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耆老及癃篤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餘爲口分永業田樹以榆棗桑及所宜木皆有數凡鄉田多足授丁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歲一易者倍授之三易者不倍授工商寬鄉減半狹鄉不給凡民徙出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

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凡田鄉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有餘以給近州凡新附之戶春以三月免役夏以六月免課秋以九月課役皆免徙寛鄉者縣覆於州出境則覆于戶部官以符遣之自畿內徙畿外自京縣徙餘縣有禁溲外蕃人一年還者給復三年二年還者給復四年三年者給復五年浮民部曲客女奴婢縱爲良者附寛鄉貞觀中太宗方銳意於治課州縣吏以鰥寡少者進考如增戶法失勸導農田者以減戶論其凶荒有社倉賑給不足爲徙民豐登州縣就食焉尚書左丞戴胄白

請自王公以下秋熟計所墾田歛穀於所在爲義倉歲凶以給民帝善之詔畝稅二升粟麥秔稻隨土地所宜寬鄉歛以所種狹鄉簿督之歲收十損四者免其半損七者盡免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爲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以爲差下戶及夷獠不在是歲不登以貸其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等州各徃徃置常平義倉矣凡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糶陳爲著令當其時脫戶者有禁漏口者有禁浮浪者有禁占田違限者有禁官司應授田而不授應課農桑而不課者有禁而天子以致誡

行之。以能民物蕃息。焉今祓野。號稱人率天宗攸省
頗復貞觀之舊。而天下戶口實。田免役。多僞濫監察
御史宇文融奏請簡察括實。册縱奸。詔融充使。獲僞
濫及諸逃役甚衆。加朝散大夫兼侍御史。於是置勸
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在天下。簡括田疇。招攜戶
口。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懷來之。陽翟尉皇甫憬
上疏曰。臣聞務德以靜爲本。化民以安爲道。欲脩田
功。但責其修疆界。嚴隄防而可矣。何必聚人阡陌。奪
農時。爲括量哉。又奉使者未識大體。務於勾剝。州縣
懼罪。據牒責之。隣保。隣保不得。又更搜括。急之則人

不謀生殺之則格法及罪。臣恐逃亾從此益多矣。夫澄流在源。止沸翳火。不可不慎。今之具僚向逾萬數。蠶食府庫。侵害黎人。國絕數載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見逃亾之蹤也。不清冗官。汰罷吏而專之括田。雖使伊臯申術。管晏陳謀。東海南山盡爲粟帛。然且不足。豈括田稅而能周給哉。帝方委任融。貶憬盈川尉。於是州縣希旨。張虛數。以正田爲羨。土著爲客。民益陸苦。而諸道括實得客戶八十餘萬。田稱是。歲終增籍錢數百緡。其後大盜起河朔。天下郡國蕩無遺。皆被兵。井邑丘墟。而方鎮徵求。朘刻苟以佐軍爲急。

義倉及常平倉粟往往移給他費民死徙莫收爲賑。議土田農政專哉時相牛僧孺頗以爲周人井田之制。遠而不可復。漢氏名田之數。疎而未可行。今版籍不備。遷徙無制。富者得專其利。貧者不能有其業。於是編戶逸爲游惰。良田并於豪家。誠能詔天下官吏隨所在鄉。家備爲之籍。來者根其所從。去者審其所向。居者辯其業。行者籌其數。而以時貢籍于縣。縣歲貢籍于州。州與縣相聞。然後頒限田之科。兼并之律。使公侯卿士方伯連帥。下及於豪商大賈。不得廣并呑以專厚利。若然則均田之事寓其間矣。竟莫之行。

而十家牌法倣於此當是時陸宣公贄條便宜以占田制限優有餘補不足為安富恤貧之善術而李文公翺著平賦書科條備具以為是王政之本可必見之行其書曰凡為天下者視千里之都為千里之都者視百里之州為百里之州者視一畝之田而一畝之田起於六尺之步二百四十步之謂畝三百有六十步之謂里方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百里之州五十有四億畝千里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方里之內以十畝為之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蔬菜之所生而里之家給焉凡百里

之州。爲方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所建。通川大塗之所更。丘墓鄉井之所聚。畎遂溝澮之所渠。大計不過方千里者三十有六。而百里之家給焉。千里亦如之。一畝之田。以強務水旱之不時。雖其不能盡地力者。歲不下粟一石。公收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爲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畝率十取粟一石。爲粟三十四萬五千有六百石。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其田閒樹之以桑。凡樹桑人一日之所作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于帛。太多則暴于田。是故。千畝之

田。植桑五功。一功之桑。取不宜蠶之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匹帛。公稅其百之十。凡百里之州。樹桑百一十五萬有二千功。率十取一匹帛。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匹。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之鄉。爲之公囷焉。鄉之入粟于公者。歲十舍其一。于公囷。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下千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囷。使勿偷。饑歲弁人不足于食。量家之口多

出公囷與之。而勸之蠶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之粟。戒必精勿濡。以內于公囷。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徵于書。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困于食。不死于溝洫。不流而入于他境矣。人既富樂生重犯法。而易爲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在鄉黨者。使之敬讓。羸老者得安。幼者得養。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皆得樂其生。居室相鄰。烟火相接于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雖有疆暴之兵。莫之敢陵。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里。自千里而被於四海。其孰能當

之是故善爲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
亾弗可得巳其在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
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此之謂也且夫重斂則
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土地雖大
荒而不甽雖其耕之而地有遺力猶不耕也是謂棄
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輕斂則人樂其生人樂
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而流者日
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地有餘利人日益富兵日
益彊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
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以來

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未盡而叉有嗜慾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也泰燬古法隳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艱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爲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能有行之者云後方鎮益恣睢濫爲五代民極毒荼惟河南張全義雖起羣盗得鎮頗有古循吏重農務穡之意始至鎮鎮湯於兵荊棘彌望白骨滿地民不滿百戸全義遣屯將持旌榜詣所屬縣招流民復業蠲租稅存撫之刑寛事簡來至者如市後五年都邑

充滿桑麻蔚然於是選壯者農隙教戰陳以禦盜而
加意勞來每出行見田疇美者輒喜下馬與僚佐共
觀召田主勞賜見蠶耆者亦然其田荒穢不治則召
田作者集衆杖詬之訴之人牛者召隣里譙責於是
鄰里勸助户有積蓄百姓言張公見聲妓未嘗笑獨
見佳麥良繭則笑耳在洛四十年洛稱殷富焉周世
宗嘗夜讀唐元稹所爲均田圖大善之喟然曰此致
治之本也欲行王政其必自此始矣詔頒其圖令吏
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盡均天下之田下詔言朕以
干戈漸弭寰海向寧言念地征罕臻藝極議行均定

以適重輕。卿等受任方隅。深窮治本。必能副寡昧焉。在之意。晳鄉閭㓨弊之原。明示條章。用酬分寄許聆。集事。允屬惟公。辭旨惻怛。蓋始有平政重農之意。宋興。循用命官。分詣諸道。度民田均之。有不實者輒譴。定民籍為五等。以其等定種桑麻梨棗葵韭之數。脩陂堰池湖溉灌之利。不者。鄰伍同鑿井為旱防。令佐春秋巡視。書其樹畜之數。務之於農田。又詔所在長吏諭民。有能廣植桑棗墾闢荒田者。止輸舊租。州縣無簡括。縣令佐能招徠勸課。致戶口增多。田疇開闢者。以差次受賞。其蕪穢不治。加譴過。有差其土壤瘠

埆不宜穀者不苛責遇雨雪不時若水旱藝祖輒躬
祈禱憂形於色召學士咨訪郎田家卜歲豐凶雨暘
有驗者畢咨之遇豐歲則諭民謹蓋藏節浮費以備
不虞其伐桑棗爲薪者按罪之當是時天下未定西
北二邊之費繁而隱農蠲租振貧恤患如盛世盖興
王之大致類如此太平興國中詔兩京諸路許民共
推練習土宜明樹藝法者一人補農師令相視田畝
肥瘠及土地所宜課餘夫分畫種蒔所墾田爲永業
不取租民飲博怠不耕桑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
罪後以煩擾罷端拱初親耕籍以勸農時畿甸民稅

重兄弟壯異出分而聚其稅於一家即棄去縣按其
所棄除其租已而匿他舍佃作。知封丘縣竇玭以
聞。賜緋魚擢知開封府錄事王廉舉玭專苛刻求課
最尋以煩擾罷詔諸州通判條所為均賦稅輯流亾
恤孤貧察姦偉若民間所便利限一月附疾置以聞
又下州縣戒里胥鄉老察富民責貸息踰母者罪之
至道中直史館陳靖言環京畿數十州幅員數千里
地墾闢者十一二而稅入者又十無五六逃亾游惰
地利日削賦稅歲減故民食寡而國用不充臣嘗奉
使四方見汚萊極目膏腴坐廢詢問其縣皆以為詔

者屢下許民復業蠲租寬役而州縣吏奉行無常擾之甚也夫民之流徙始繇貧困避逋責逃租賦而然方始逃時里之人旣簡會其室廬什器桑棗材木以輸官償負矣招令復業生計蕩然朝耕尺寸之田暮入追呼之籍里胥刺報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以茲遊蕩意絶歸耕臣請擇大臣一人有深識遠畧者領大農事於郎官中選才智通明能御民撫衆者爲之貳以經度之自京東西爲擇諸膏腴未耕之地廣募開墾蠲其租賦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衆寡量地肥磽而均配之加以勞來勸

課。令其不倦耕桑之外令益種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雞豚。分晝經界漸擬井田營造屋居設立保伍諸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饋之資咸爲科條使之知方斯實敦本化人之宏畧也俟三五年後生計成立履畝定賦。然後上新附名籍於計府其初復業請佃者官給借糧種畊牛。其田驗肥瘠爲三品上田人百畝中田人百五十畝下田人二百畝。田成日並計百畝定賦。其室廬蔬韭及桑棗榆柳種藝之地。給視丁爲差宜可舉行帝覽之大稱善召對獎諭令條畫上而宰臣呂端言靖所立田制改舊法又大爲國費請下有

司議鹽鐵使陳恕等對如靖請便乃詔以靖爲勸農使按行陳蔡許潁鄧襄唐汝等州勸民墾田而大理丞皇甫選光祿丞何亮沮廢其事帝終以爲可行詔靖經度竟以三司言費官錢浩穰而罷大中祥符中下詔曰火田之禁著在禮經山林之間合順時令昆蟲未蟄草木猶蕃輒燎原烈野實乖生道其州縣畬田如舊自餘焚燒野草需十月後乃得縱火行路野宿所在簡察毋致延燒帝以江淮兩浙稍旱即水田不登也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之爲種至今稻稱占穀本此擇民田高仰者蒔之內出播種法命轉運

使榜示又種於玉宸殿召近臣同觀稻比中國者穗長粒差小而無芒不擇地而生云六年詔諸路農器毋稅明年諸州牛疫詔民買賣耕牛勿筭羣牧司選醫牛古方頒行之自景德來推廣淳化之制而常平惠民二倉廣被于天下以故四方無事戶口蕃庶田野日闢仁宗繼之益務約已愛人卽位初下詔言今宿麥既登秋種向茂其令州縣諭民務謹蓋藏無妄費每詔令下輒孳孳于招流亾墾田土爲上務又詔三司定臣僚莊田頃畒之數抑兼幷無病民又禁近臣毋得置別業京師及寺院觀毋得廣市田遣使出

懷衛磁相邢趙鎮洛等州教民種水田兖濟間置田
官命規度水利教墾田嘗下詔言仍歲饑歉今秋稼
甫登方歛穫州縣毋追擾以妨農功刑獄須證逮者
速決之是時帝天性慈仁重民隱深至詔諸州旬上
雨雪狀著爲令而蠲州郡諸無名苛細之征一遇災
旱惻怛憂隱形於顏色災所被之處立發倉廩賑貸
脩平糴移粟分賑拜官之令甚則出內帑金帛振桊
之免租稅蠲逋負息繇役罷科率薄關市之征弛山
澤之禁卹徙者官給餐瘞埋皇祐中作寶岐殿於苑
中歲刈穀麥詔輔臣臨觀省巳約躬以率天下而參

政仲淹陳事言昔五季刘滁割據遇遒荐饑欲乞糴無從故各務於農以足其國臣在蘇州詢訪高年每云曩吳越未納土時蘇州營田軍合四都七八千人專田功防江築堤以宣水患于時民間錢五百糴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取之淮南於是慢農政而不修江南圩田浙西河塘之利日廢今米石不下六七百錢稍荒輒倍比於異時踊貴甚矣民困國貧固其所也又京東西路卑濕積潦之地往國家特令開决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復湮塞請每歲秋勑諸路轉運司下所屬吏視農田物

土之宜或開河渠或築堤堰或瀦陂塘諸可為旱潦
備者本州選官計工歲於十一月間興役半月而罷
具功狀聞如此不已數年間農利大興下無饑歲上
無貴糴東南歲漕之費幾可省矣其勸課法宜討論
古法取簡約易從者頒行事著令而寢熙寧中天子
銳意於治創農田水利方田諸法意本以便民而時
宰不務慎重守令行敦養惠牧之政委任責成顧遣
使者行天下領其事操切騷擾覆用為民病方田法
以六尺起步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為田四十一頃六
十六畝以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於田角立土為峰樹

其野之所宜木以爲表歲季秋縣令佐分地討量以
原隰陂澤定其地以赤淤黑壚辨其色方量畢以地
及色參定肥瘠分五等定其稅至明年歲季春畢揭
以示民經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以爲地符
若瘠鹵不毛及衆所共利若山林陂池溝路墳墓不
方不稅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戶帳其分煙析產
若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所方之田爲正令
既具以鉅野尉王曼爲指教官先東京路行之諸路
倣爲本其意以爲稅調可平貿易有準而吏推收更
賦無所措其姦也而方量官往往憚跋涉不躬親諸

行纏立峰驗土定色一委之胥吏御史臺受訴有田二百餘畝方為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為二十七畝者於兼幷滋甚其租稅有十三錢增至二貫有二百者有二十七錢增至貫四百五十者豈不痛哉其農田水利約束令諸路有能知土地所宜與樹藝法及陂湖堤堰可脩復者元無今創者或水利為勢家豪奪或地有水可田為地界隔閡不得流通者或土曠不治可糾合興脩若川瀆就湮可濬者具圖上其土田汙下為雨潦所鍾若近大川為所嚙齧者獨脩築隄堰為之防疏畎澮為之泄積水而田也若

吏不爲意自今以任縣不能辨言之州州事連數州州不能獨辨具以聞諸脩農田水利得貸常平錢初遣劉彝等八人行天下相視又下諸州條上其利害又詔諸路各置農田水利官主之已乃爲條約頒焉而使者阿意興功築壞民田廬墳墓不顧惜其好訟鬪怨之人往往妄言水利規壞所怨者田產原武民詣闕訴吏追捕杖之民謬言上立良法便甚詣闕謝使者因代民爲謝淤田表以聞至崇寧而弊極已乃罷行建炎初廣州教授林勳獻本政書十三篇畧言國家兵農之政大率因唐五代之故農貧失職兵驕不

可使而饑寒四逸為盜賊也亂本立矣宜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更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農耕羨田而雜紐錢穀為十一之稅而止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兵二人馬一匹率為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為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又分為四番以直官給守衛是民三十五年而役乃一週也番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

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疋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筭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具書奏以爲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勲又獻比較書二篇大畧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爲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人稅錢萬五千

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多遺利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也朱文公熹甚愛其書東陽陳亮歎以爲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世爲井地之學者莫能加也然竟莫之行自世業口分之法廢民所貿易田官不復得知方貿易時富人操勢乘急令少其畝賦之數以爲券官因用課稅故田多稅少貧者急於售田利一時之得而忘其患故田去稅存而貧富益以不均景祐時諫官王素請均定歐陽脩亦言秘書丞孫琳往在洺州肥鄉與大理丞

郭諮以千步方田願召二人者主之當可均三司使亦請於亳壽蔡汝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於是遣諮詣蔡州諮首括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民諮以民多謗讟中憚自沮乃上言州郡逃亡多田未可盡均朝廷亦重勞人遂罷廢嘉祐時復詔均定命三司使包拯與呂夷簡吳中復總之遣官分行而秘書丞高本在遣中獨以爲可已復罷總均數郡而已南渡兵燹令甲罕存即常賦又復無正紹興中左司員外李椿年上言經界不正爲害十詔椿年爲兩浙路轉運副使措置之時須制量田不實

者至配流江山尉汪大猷白椿年曰法峻矣民未喻指摘益爲奸欺願聽陳首追正不爲負椿年爲輕刑省費吐實者甚衆時鄭克行四川經界頗峻責州縣而所謂省莊田者至嘉蔬有征判嘉州楊承太息曰仁政而虐用之非法意也上不違令下不負民其可乎乃召諸縣令謂之曰平易近民美成在久謹行之求無愧於心它何畏焉事迄成爲諸郡最而椿年竟以沮廢失官淳熙中朱文公熹知漳州言經界最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已推行之處圖籍具存田稅可考貧富得實詞訟不繁公私兩便獨漳泉汀三州未行

細民業盡稅存不勝其痛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朘月削失今不治將後靡底止臣不敢憚身先之勞而後一州之利病竊任以爲必可行然茲法之行貧民下戶所深喜而情難自達豪家猾吏所大不樂而善爲游言衆聽惑之卽賢士大夫樂安靜而厭煩擾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風沮怯故臣竊任其必可行而未嘗不深慮其不能行也今已仲秋去農隙僅兩月乞下監司州郡請推擇官吏之公明敏幹者度地量畝算計精確隨產均稅而官爲攢造圖冊立畫一之規朝廷獨委任而責成功庶版圖較一而民業可定詔報

可而豪右占隱者。果為異論以撓之。詔遂格不行。自限田名田之議。先漢不即行。而貧富益遠。獨唐李翱宋林勳做三代井田遺意。考古驗今。分劈講畫。作平賦政本二書。甚具。而宋儒張載有買田壹方。畫為數井之思。且講求法制。以為不刑一人而可復。時皆不售。至椿年熹所欲行經界。非復若限田均田有反古拂衆之難。獨丈量隱稅。令貧富得以實自占。去古事益邈。而亦竟沮不行也。豈不痛哉。二程謂地形不必寬平可畫方只可用筭法折計地畝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埵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

井處爲井，就不能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妨分畫。苟如此畫定，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自秦時，其來亦遠，漸壞矣。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人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方有益。或謂恐有人聞其說，取以爲功。先生云：如有行者，則已願受一廛而爲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今使民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怒怨，但論可不可爾。子厚言須使上下都無怨怒方可行。二程問官戶占田過制者何如。子厚言如文曾有田極多，只消與五十里采地盡多。又問其他如何。曰：今之公卿，非如古之公卿，舊有田多者，與之采地多，槩與之，則無以別有田者無田者。宋初戶部郎中沈義倫使吳越，還爲上言：揚泗饑民捐瘠者，郡中餘軍粟萬斛，以貸民，至秋收新粟。公不失利而活民。有司駁之曰：脫來歲復不稔，如軍儲何。義倫爭

日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年無爲憂即
不然安可過憂將來之不給今立視民轉死不一救
乎帝從之仁宗時河朔大水民流就食有司請發廩
人日二升幼者一升奏可下知齊州曾鞏建議言百
姓暴露乏食廢業矣又使相率而日待二升之廩於
上其勢必不暇乎他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非有深
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以中戶計之壯者六人幼
者四人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自今
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
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災害所被者

半。俘食者萬戶。食之不偏。爲不均。食之偏。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足。國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至於給授。有淹速。有均否。有眞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况羣聚而處。氣久蒸薄。必生疾癘。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野處無蔽蓋。流亾者必衆。是將空近塞之地。而失吾戰鬭耕桑之民也。戰鬭之民失。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耕桑之民失。異時無事。邊糴不能以不貴。二者皆可深念也。爲今之策。下方尺之詔。賜

之以錢五十萬貫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令被
災之州爲十萬戸如一戸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戸
常産之貲平日未有及於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
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脩其畎畝商得通其貨賄工
得利其器用閒民轉移執事者一切得復其常生之
業是爲農民之慮者長也僅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
萬石而止而又無給授之弊無疾癘之憂民苟有頽
牆壞屋之尚可完故材舊瓦之尚可因什器衆物嘗
産之尚可賴者皆全而不害雖寒氣方始而人皆安
居食足有樂生自重之心且今河北州軍三十七災

害所被十餘州而已他州秋稼足望今糴粟視常價斗增一二十錢以利農則粟易以足惟在吾有司者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前此救荒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糜哺之欝氣爲疾疫或待哺不得而仆名爲救荒實殺之及是富文忠公弼知青州聞河朔災即於所部豐稔者五州先勸分得粟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萬餘區流人至散處之令得便薪水毋壅欝召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居聚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趣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

之。一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川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取不禁、死者爲大塚葬之。爲酾醊祭之、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詔褒美。凡活五十萬人。募爲兵者萬計。熙寧中。淮南京東皆大饑。滕元發守鄆州、乞淮南米二十萬石以備賑。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亟爲席屋待之。乃分爲屋者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用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炊壯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帝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織引碁布。肅然如營陣

中古圖上其事詔褒美所活五萬人蓋救荒費豫如此。皇祐中。韓魏公琦。奏請戶絕田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爲倉貯之給州縣郭民之孤獨癃疾貧不能自存者曰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約留租百石爲率其戶寡田有餘者鬻如舊而廣惠倉法始於此振老孤恤矜寡之粟而不責其償最爲得古先天民無告之義然其時戶絕田舉歸官不聽繼息爭官自鬻戶絕田故行也熙寧法行。廣惠倉田常平倉粟舉以爲青苗本云爲補助當青黃不接時得有振也乃其法始云願借聽不

願勿強後乃抑配始云願償錢者聽不願勿強後貸
收勒皆錢方春貸民輕舉其錢以買糴比秋成則賤
責其穀以償錢亦爲困民而已矣淳熙中朱侍講熹
守南康爲上言蘇軾有言熙寧中本路支發及別路
轉粟若放課稅利通計累百鉅萬舉以振貧窮而於
救荒無分毫益者則後時故也臣里中開糴鄉有社
倉一所先年饑臣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以貸夏
受米於倉秋石加息二斗計所受米以償後隨年斂
散小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饑盡蠲積十有四年只以
原常平米六百石歸府而見儲米三千一百石有奇

爲社倉止不收息石收耗三升故一鄉四十五里之間卽遇凶年人不缺食孝宗大善之詔下其法於諸路而社倉之法始於此本社倉取息不異於青苗而民獲其利者以青苗取錢責民以所無社倉取穀收之於方熟青苗在官吏得緣爲姦社倉在民主以鄉人士君子吏無與焉故也况青苗之行以聚斂亟疾之意而無復惨怛忠厚之心於文公振助本意若天壤固宜其有行有不行也然社倉亦一時惻隱之善非經久之利也蠲息之後止於收耗卽豐歲適足償其本一遇水旱五穀不登卽欲償其本而無繇舉子

之平。卽前功盡棄。必收之平。則民食方勤。勢不得不
展需豐年。連遇水旱。其澤盡竭。於斯時責償而後貸
之。民未蒙舉貸之利。而先被責償之害。寬息之惠。僅
什二而取償之急。乃什九也。固不若義倉斂之平歲。
貸之凶歲。償之豐歲之爲善矣。況社倉法行。獘獨之
民。義不可不貸。脫有凶歲。遺秉滯穗。於何乎取之。又
曷若常平糶權在上。而不在下。千石在市。其糶自平。
廣惠倉舉以予民。不責其償之爲實惠也。竊嘗私計
以爲鄉人士君子志鄉社之法。必視歲上下。其息足
貸。後廣積之爲倉。共及凶歲。以補不足。助不給。而予

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爲有益乎理宗時社倉久益弊官移用其本不至無可給而欠負拘催曾不異正賦民困不能償展轉增息廣德民至有以督併自經死者帝方表章文公之學有司以公法固然相視莫敢更判官黃震本受學公門人黃榦篤信公特以爲不可曰法出於堯舜三王然且窮必變變則通而後乃可久也况法本屬之民而今歸之官則爲弊固宜乃別買田六百畝代社倉息做義倉法爲壺約非凶年不貸貸不復取息如異時矣故瀆不能以自行也孝宗時有言湖北民占官田廣獨輸常賦爲過優欲從實

科稅聽民先自實者臺官言往朝廷經界獨行之兩
淮而京西湖北如故者蓋爲四路土曠人稀即招誘
之使耕猶懼其不至也今湖北惟鼎澧地接湖南墾
田頗多自餘岳鄂漢沔之間迫近敵境汙萊彌望土
著往往而絕其有存者皆江南狹鄉百姓扶老携幼
遠來請佃之人也若依畝而稅將獸彼鳥散恐於公
無毫分之益而直爲良民擾且使邊圉空虛爲國憂
不細也臣竊以爲但當誘之開耕不當恐以增稅使
田疇盡闢歲收滋廣一遇豐稔平糴之以實邊於省
歲漕其爲利亦博矣事得寢大抵南渡來六師萬衆

之命一寄於東南而金人乍和乍戰軍需歲幣又浩穰不給故水利大興江東西明越圩田圍田陂塘堰閘之利畢設諸籍沒田入官者募人耕仍私家額課租額故重而州縣吏守倉廩卒徒皆侵漁苦之於是議者言田在官非便請斥賣詔斥諸路沒官田以佐費而折配拘催重估抑勒之弊益作民愈益困最後賈似道以造楮和糴爲非計欲計所爲足國用裕邊者而御史陳堯道正言曹孝慶等言三邊屯刻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今既未免餉兵而廣和糴造楮幣日相尋於困此公私交弊之道也今莫若行

限田之制以官資計頃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
和糴之處行之先併諸詭寄分析子戶諸弊後將官
民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充公田但得千
萬畝之田則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而諸軍餉饋
沛然其有餘和糴可免楮幣可省物價可平富室可
安一事行而五利興矣蓋欲買私家之田以其平日
所私賦佃戶什五者虐取之爲公也於是置買公田
所以知臨安府劉良貴爲提領官實藉其本謀而似
道首以巳田在浙西者萬畝爲公田倡當事者初猶
以抑強嫉富之意行之繼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

餘各買三分之一後田不足雖百畝之家不免矣法
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亘錢四十緡而浙西田畝亘
千緡者抑買之價稍多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度牒
告身民失實產而得虛告又吏恣操切民有本無田
以歸併子戶田勒買之有自經死者浙中大擾凡得
田三百五十萬畝而艮貴等進秩各有差於是似道
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利不可久請以江
陰平江公田隸淮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
司。常州鎮江公田隸總所歲租輸視水旱爲饒減甚
者放免增置四分司田官鄉各置官莊民爲官耕者

曰官佃爲官督催收者曰莊官莊官遴富饒者以充兩歲一更方始買時官吏迎合張虛數數率贏其舊及歲收租額有虧責償於田主田磽瘠若租惡佃頑之處責換於田主其催收租轄管因繫必取盈焉於是官佃死非命者十七八田主有家破產盡而責償無窮者矣蓋土田之弊極於此尋似道復行經界推排法于諸路而東南尺寸之地皆有稅國大耗憊以至於亡嗚呼官田賣之民則抑令買公田買之民則抑令賣蓋官與民交易勢必至於此也元成宗登極詔蠲天下田賦十之三帝謂省臣言東南民多貧瘠

昔無問皆僅富人之田而歲輸其租今蠲復獨及田
主其佃僅責輸如故是優澤獨富民而壅不下流也
爲細民者不亦病乎宜令佃民輸田主租者準蠲如
詔書爲著令元文宗時關中大饑方數百里民死徙
無存者帝問虞學士集何以救關中集曰方今承平久
人情滑宴安故難動志士急近效故怨讟生今適不
幸二三千里之旱二患俱無之亦更新之會也誠選
一二有仁術知民事之人稍寬其禁令使隨郡縣擇
其人而使之用相地宜脩城郭制閭里治溝洫畎畝
而薄其征歛招流亾之民以其力耕之春秋爲與發

補助一二歲間來者漸多勿征勿徭以勸其後經界
可正守望相支數年之間四封之內蔚然治象將三
代之民復見於空虛之域矣帝大稱善集方有去志
因進曰陛下誠善之願假臣一郡以推行其法數年
之內必有以報國者侍臣曰虞生欲以此去國爾遂
罷議
明興我
太祖高皇帝起民間親嘗諸艱凶疾阨之困尤篤隱卹
惻怛於天民渡江初即以康茂才爲營田使諭之曰
比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作而軍用浩殷理財之道

莫先於務農故設營田司命爾此職應行隄防水利之事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潦務以時蓄洩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餙館傳迭迎奔走爲紛擾無益於民事則非予付托之意吳元年謂中書省臣曰民困兵革之日久矣土地荒蕪民失業者衆凋弊甚太平應天諸郡吾渡江開創供億所先勞之民其量免租稅以甦民已復歎曰吾往在軍中糧乏空腹戰歸得一食雖粗糲甚甘今未之嘗忘吾民新出湯火作業少而供需百出其何以堪之於是免太平租二年應天鎮江租一年又下禁種秫令曰予自創

業江左十有二年軍國費皆民所自出民效順輸賦而科征重困心甚憫焉曩因民造酒靡米麥行禁酒之令而米麥稍平或頗以爲益然不塞其源而遏其流不可得已令農民今歲其毋得種秫凡爲此者欲五穀豐登而價平吾民得所䬻以養生非有所苦故令當是時張士誠未擒南北未一而

上念揮戈灑血之地困劇於四方錫恤民業勤至如此矣嘗　行幸鍾山自獨龍岡步至淳化門乃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不歷農畝者久適見田者冒烈暑而耘苦甚心惻然閔之不覺徒步至於此農爲國本百需

皆所出而苦辛若是爲司牧者壹嘗憫念之乎又嘗

祀圜丘 世子從

上命左右導 世子行田間令徧歷農家觀農所爲居處服食器用者還謂之曰汝壹嘗知吾農民之勞苦抵此乎夫農樹藝五穀身不離塗泥手不釋耒耜祁寒暑雨終歲勤動而芧茨草榻風日不蔽麤衣糲食口體不充 國家經費又彼所從出故令汝壹知之欲汝居處服御間常念其勤勞取用節而無侈心也

洪武二年

上親耕籍田命 皇后率內外命婦蠶 北郊供

郊　廟衣服如儀自是歲爲常是歲免山東西北平河
南及秦隴民田租　下詔曰朕本淮右布衣因天下
亂率衆渡江保民圖治十四年于今荷
天眷佑荊楚三吳外薄環海悉以底定重念中國本華
夏帝王之所自立而胡人入據垂及百年
天厭人叛生民塗炭是用命將北征師渡河而齊魯之
民讙然來迎饋餉給軍不辭千里朕深憫焉其何忍
復勞元年免山東租而苦旱燕都晉冀因兵革征歛
尤甚於齊魯之民河南歸附而來師旅繼往念未遑
加惠今大軍已北矣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

光息及秦隴新附者蠲夏秋額稅稱朕恤民厚下之
意焉。又 詔曰。朕肇造丕基。鎮江太平寧國廣德爲
京師翼郡。師旅之興。供億所需。子孫百世。何得忘江
左之民。其并免今年田租。自是蠲租之 詔屢下。遇
災旱。徒步席藁。精誠禱。不啻前代減膳徹樂虛文
應故類也。退 朝還 宮。手披民籍。接黎耆詢察所
疾苦。洪武初。 詔鰥寡孤獨廢疾民。不能自養者。官
爲存恤。民年七十以上。許一丁侍養。免科繇。五年。
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民不能自生。許入院贍養。月
給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匹。小口給三之二。已

改孤老院爲養濟院著令若律而憲綱申勑爲拳拳先是

上念天下貧民以水火葬傷風化詔京師設漏澤園

天下府州縣於近城寛閑地立義塚凡民無以葬者

舉葬之著于律十九年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

老年八十以上鄉里稱善人貧無業者月給米五斗

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帛二匹絮一斤其田

產足自贍者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年

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賜爵鄉士天下富民年八

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爵社士咸許冠帶與縣官均

禮優免其家徭正官歲一存問所給賜委敦篤儒生

按月詣其廬禮送帛粟毋給陳著爲令。二十年。

上念民貧富不均而賦稅復不以實自占往往以田稅

飛灑詭寄之親鄰佃僕亡賴推那賠賠賍而貧者益

貧遣國子生武淳等隨所在稅糧多寡定爲九區區

設糧長四人集耆民履畝丈量圖其田之方圓曲直

美惡寛狹若丈尺書主名及田四至如魚鱗相比次

彙爲册謂之魚鱗圖册。成上之而宋季經界之法始

行。先是。詔兵興來所在流徙者。所棄田。許諸人開

墾業之即田主歸有司於附近撥給耕作不聽爭惟

墳墓房舍還故主不聽占㠯又　詔陜西河東山東
北平等處民開田土聽所在民儘力開墾爲永業毋
起科二十一年戸部郎中劉九臯言古狹鄉民聽遷之
寛鄉欲地無遺利人無失業也今河北諸被兵之處
田荒居民少宜徙山東西之民往就耕
上曰山東多曠土不必遷遷山西澤潞民無田者往業
之令耕種蠲科繇戸給鈔二十錠備農具焉二十七
年令工部移文天下課百姓植桑棗里百戸種秧
二畝始同力運柴草燒地㠯乃耕比三燒三耕㠯乃
種秧高三尺分植之五尺闊爲壠每百戸初年課二

一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訖具如目報違者謫戍邊尋遣監生人材詣天下督吏民脩農田水利而具　勑天下諸陂塘湖堰可瀦蓄備旱熯宣洩防霖潦者各因地脩治毋息亦無得妄興工役廢吾民二十八年　旨下戸尚書言百姓供給繁勞有年山東河南民除入額田地循舊科征外新開荒者無多寡不起科有氣力者儘力種三十年命天下鄉置一鼓遇農月晨鳴鼓衆皆會及時力服田其惰者里老督併之不率者罰里老惰不督勸亦罰湖廣孝感縣饑官請發預備倉儲粟以賑　命行人馳驛赴之

謂戶部曰朕嘗捐內帑金付天下耆民糴粟禦凶荒誠急民也若歲饑俟奏請而後發則民饑而死者多矣其即諭天下有司後遇歲饑先發廩振貸後乃聞著爲令荆蘄災命戶主事趙初乾往賑期後

上怒曰民饑而上不卹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 上德玩視民死而不救則吏之罪也誅之蓋加意黎元如此

永樂初 制郡邑各置預備倉官出金糴粟若民贖罪入粟收貯備賑貸擇其地年高篤實人管理之已詔天下郡縣於四鄉各置倉出官鈔糴穀粟備賑元年尚書貸奏眞定東疆民初復業適旱蝗飢流殍者衆

乞覈實賑濟。

上曰民困甚濟之當如救焚拯溺少緩無及也今往還覈實非兩月不可民命在旦夕誰能待之命監察御史速督官發賑七年。

上幸北京。皇太子從。道所經田家。命皇太子入徧觀。令知民艱難因諭以農事爲王業之所自起作務本之訓授焉。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兗州東昌定陶諸縣土多曠不耕。青登萊諸郡民頗無田。宜徙丁多者就田之。三年蠲其役。廢地無荒蕪。雒陽知縣姚弘言縣有水田二十餘頃歲藝粳後伊河徙不能灌成陸

種。歲糴粳供輸苦。乞令納麥粟便民。皆從之。勑河
南布政使言朕爲天下主。所務安民。民爲國本。故每
歲遣使者循行郡邑。欲周知民所苦也。近河南饑。而
有司不以聞。顧往往言歲豐。罔天孰甚焉。此朕任非
其人之過。其速令郡縣發粟振貸。
昭皇帝監國時。赴召過鄒縣。見男女持筐筥盈路。拾
草實。駐馬問所需。對曰歲飢以爲食。爲惻然。下馬入
民舍。視之。見民男女老稚皆衣百結不掩體。突釜仆
不治。歎息曰。民隱不上聞。乃一至此乎。顧中官賜鈔。
悉召父老前問所苦。具以對。輒尚食賜之。時山東布

攻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民窮如此。亦頗動
念否。執中對曰。諸被災處。皆奏免今年田租矣。
監國曰。民饑且死。官尚及徵租稅耶。即督郡縣上饑民
數。約近地三日。遠五日。發粟。毋懼擅發。吾見
上自奏也。至　京師。即以　聞。
上喜曰。昔范仲淹子。猶能舉麥舟濟故舊。况吾赤子
乎。賑之是也。及　登極。詔下言郡縣水旱缺食。有司
即體勘振濟。其民流徙。田土拋荒者。爲覈實除豁。召
別佃。中官田。聽照民田例起科。已奏報。上
上謂戸尚書原吉曰。土田民所賴以衣食者也。今所在

州郡奏除豁荒田者衆豈百姓窮於征徭相率轉徙歟抑年饑食不足加以疫癘致死亡也今吾民何以至於此繼自今一切科徭務撙節毋煩苛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民者具條聞淮徐山東饑

上坐西閣召大學士士奇等下詔蠲田租停官買物料學士士奇請曰

皇上恤民窮甚幸然戶工部事也當召令預聞

上曰安之救困窮當如拯焚溺不可緩也有司慮國用不足往往持不央之意牽之或中尼不行矣 呼中官具楮札令士奇等就西角樓立書 詔或曰山東

地方千餘里豈必盡無收宜差別毋濫恩

上曰恤民寧厚朕為天下主寧當與細民計屑屑耶書

畢即用璽遣使行已　顧士奇曰汝可語戶工部言

三省糧朕悉免之矣

章皇帝嘗午朝退以天暑語侍臣念農事之勞也曰朕

九歲時甫讀書

皇考親書唐聶夷中鋤禾日當午詩授之間曰解否對

曰解詩蓋言農事艱難也

皇考笑而頷之自是朕每觸此未嘗不念及農夫銘於

心不忘今　宮車不復還矣已淚下沾襟又嘗閱書

畫。內庫得趙孟頫所繪豳風圖。渙然　淵衷賦豳風

圖詩其上。揭便殿壁間。已復作織婦詞。具悉稼穡蠶

絲勤勞之隱。而輔臣士奇言各省官田起科不一。而

賦額重。小民苦之也。蘇州尤甚。幸除豁。

上慨然詔蠲一下。已復嚴違格之令。嚴預備倉儲蓄之

令。青州民劉中等二百戶。詣　闕言。永樂中以歲歉

流徙至北京棗彊。今二十年矣。業成家。今有司追還

山東。願附籍棗彊便。

上曰。彼此皆吾土。獨計民便安。聽附籍。毋追還。福清民

詣　闕言。光賢里官民田百餘頃。舊堤六百餘丈海

不得有障以田今堤壞田荒永樂中得 旨脩治今乃
未與工築民失業
上覽奏太息曰陂池堤堰民所賴以時耕小民赴訴得
自達甚難且苦旣得請柰何復倚閣慢廢之乎諭吏
部責脩築已申飭府縣陂塘閘堤年久坍塌不能瀦
泄淤塞不能灌溉者令脩築復故爲豪強占據妨民
者責吐退具實 聞已 詔府縣官考覈以農田水
利爲殿最風憲官廵視怠廢者糾劾之交阯之役
命侍郎素詣湖廣督運饟
上諭尚書原吉曰朕昨思湖廣去歲旱民艱食征南餉

廣東西近地非乏也其止素毋行新安縣知縣陶鎔

言邑在山谷本瘠土薄收今歲民艱食採拾不自給

獨西驛有儲糧欲申請待報而民命在旦夕輒先發

給之需秋成還官請伏專擅之罪

上曰眞民牧也勑褒諭正統中　詔農桑衣食本源布

政按察司及巡按御史嚴督州縣官及時勸課民毋

有所惰有荒棄田不治者移所在田少丁多民往種

之方洪熙宣德天順時

三聖恭仁禮賢重相寬恤之令數下民新脫鋒鏑湯火

之苦守令尚保舉而久任肅法字下役簡賦薄開荒

田不責賦盡心農積之事老幼厭粱肉煢獨餘糧畀
安堵蕃阜號稱治平景泰中淮徐饑死者相枕藉山
東河北流民猝至都御史王竑不待報亟發廣運倉
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給之米力能宅就食者爲裝
遣鬻孥者爲贖還其人即空廡六十楹處流民之病
者擇醫四十人分治之死給棺爲叢塚瘞焉窮晝夜
精慮事皆曲當所任使委曲戒諭出至誠人人爲盡
力所全活數十萬人具疏聞且待罪初民流奏至
上於樓輅上讀之大驚曰百姓飢死矣饑死我百姓矣
其柰何已得竑發廩奏乃大喜大言曰好都御史不

然我百姓饑歫矣成化中　敕布政按察二司言往
洪武中州縣設預備四倉所以廣儲蓄備旱潦爲民
賴也比久廢弛爾等督同各府州縣正官將原設四
倉覈實見在儲蓄有無多寡之數仍儘各處在官贓
贖金續糴粟備之有不敷聽於存留糧內借撥或於
各里上中戶內勸助以充其看守倉者於附近里分
僉殷實有行止者主之有通同官吏實收虛放爲侵
盗者論如律都司督同衛所正官於衛所地分置倉
亦如之弘治中蓄積大抵乏寡而盗繁都御史林俊
乞勅省司招民輸貲入粟補散官及抵罪情輕法重

者聽入贖爲常平本而募民各以其私立義倉義學
義塚名阜俗三義得表門示旌　詔施行如章已定
制言州縣所備粟務三年積足周一歲之食而後已
大都五十里積粟三萬石百里積粟五萬石官備中
程者爲稱職不及三分而上罰有差少六分課殿而
給事中吳世忠言積貯之名歷代不一而常平義倉
獨存於後世自臣觀之莫善於常平莫不善於義倉
義倉之法凶年則散之豐年則斂之其初未嘗不善
也然官與民償貸其弊易生方其貸也寄之於里胥
而許胥之名多逭其償也責之於里胥而徵求之弊

作。及其弊也里胥必許與貧民通。而許爲詭詞貧民必甘與里胥市而覬爲賍䞟。前者獲利。後者效尤將斂散之粟與存者無幾矣其又弊有借止一石或償至十數石而不足借止一年或徵至十數年而未休下戶細民。有寧賣子女甘流徙而不肯窺倉廪之門見官吏之面者以故粟竭於官有出而無入約爽於民有貸而無還其勢必盡廢而后已此義倉之弊也常平則不然豐年穀賤則增價而糴以爲備凶歲穀貴則減價而糶以濟飢願糴者與之而無所強受糶者。去之而無所追其利常周而其本不什故公私兩

一便。今宜因義倉之舊。更以常平之法。量民數多寡以貯粟。酌道里遠近以立倉。毋豐而糴委之於富民。而計其數。時凶而糶。臨之以廉吏。而主其衡。糶不出一人。人不過一石。而又善為之處。嚴為之法。使所糶皆貧民。而富者無所侵焉。斯可矣。或曰。義倉之行。饑者可徒手而得粟。常平之設。必轉貸糴本。而粟始可得也。其轉貸之際。安知富人之不留難而徵取之時。又安知胥人之不侵漁乎。臣應之曰。天下無不弊之法。為治者。但當酌其弊之輕重而審處之。常平立於漢。義倉立於隋。而用常平者常多。用義倉者常寡。常平

弁廢而猶存。義倉隨起而即廢。至宋於常平特置提舉之官。而義倉無聞焉。亦足明其法之善矣。後世忠出參議湖廣具疏言臣任給事中時嘗具言水利爲農田急務。幸　准覆行及備責湖藩而所屬陂塘池堰湮塞如故。爲勢家填占迷失者在在有之有塘寬十百餘畝。無勺水資灌溉者。召里老咨問云往　朝廷重農州縣以水利爲急。差官清理。歲有脩築。於時豪强不敢填占。民以實保結。故亢旱而農田有救。百姓有所賴也。邇年州縣官惟勾攝詞訟之爲急。其於塘堰冊報類非覈實。豪强填占又置不問。雖奉勘合

行視特科索里戶供應而去初爲嘗一至郊野見所
謂隄塘渠堰爲何若哉及亢旱無收　恩旨蠲免則
已先期督徵入官民未沾惠而國用不足往往又額
外科征之此獄訟所以日繁而盜賊滋有也臣聞之
惻然痛心不謂　德意不宣至於此於是行所屬府
州縣官清勘陂塘責令築濬理其塡占而臣廵行阡
陌以稽督之兩月之間漸見修復惟
皇上念兄民之道莫先於是守令之職莫大於是備行
各布政司循行所屬以前　詔書從事幸甚自　國
中葉來貴戚內臣往往有莊田已又有　皇莊田倣

宋季公田課租典以中官私治中。户部郎中周軫言
天子藏富於民。而　皇有莊示天下私。不可宜盡賦
以與民。即不然革管莊內臣責有司課租粟解部進
亦爲猶愈。而景州阜城獻縣民田萬頃界連　東宮
莊管莊內侍欲冒占民訴于　朝命户部員外郎官廉
偕御史錦衣官同往勘內侍遣人邀之曰田歸我請
讀官可得也。廉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不忍爲也
至其地徧涉居民指故迹明核。卒以所占田盡歸民
同事者難之。廉曰此户部事。我部官。後患我當之不
以累公。竟得　命加章長寧伯周彧以

皇太后弟與眞定武彊民爭莊田詔刑部郎彭韶往勘

實韶詣田所環視訖歸自劾言伏聞爲臣以不欺爲本處事以大體爲先昔孟嘗君使馮驩收責於薛燔逋券畢舉以與民漢景遣田叔按梁獄叔還燔獄辭勸上勿復問討二人之心豈不欲以順上命爲恭哉顧以爲大體所在當守義宜德不敢苟從以爲是恭之大也臣鄙賤豈能少希古人然區區之意誠有望

陛下眞定在堯舜時爲冀州之域賦第一等或雜出第二等說者以爲如周官有田一易再易之類蓋以其地有歲一收有間歲間二歲而一收者故賦有不同

世未有逐畝定賦而一畝必兼數畝之地者明矣我
太祖高皇帝立國簡覈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稅糧有定
額已乃令山東河南額外荒田儘力開墾不起科
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亦比照前例是
祖宗之心即堯舜之心也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討武
强縣苑糧地五百頃而
英宗皇帝不許是
英宗皇帝之心即
祖宗之心也後因廣寧侯家人橫放民不堪擾將前地
并韓諒還官地減輕起科已出無禁今周彧又奏求

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數奏以爲 地多有餘請再量出無糧地七十餘頃畀之臣等親 詣田所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若磽薄 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如亢旱。則低者有秋而高者亡亦地水澇則高處稍熟而低爲巨浸。沿河者流溢不 吊鹻薄者樹藝不殖。必數畝之地截長補短彼此乘 除僅得一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錯法於前我

祖宗許開種於後良爲此也今武疆地方迫近 京師追賠馬匹起運糧草砍柴人夫。 京班皂隸等項賦繁役重爲生已蹙。所深賴者顧戀地桊盡力耕種以

取給旦夕。未忍逃亾。今若計畝。交量餘盡豪奪歸之
外戚。彼安所復計哉。臣知其非。死則徙耳。自古立國
皆重京師爲國根本。今眞定近。在畿內。理宜加厚。
此臣等所謂不可盡量者也。夫戚里功臣之家。錦衣
美食。與 國同休。但能存心忠厚。自將富貴永保。奚
待與民爭衣食之利。況
聖朝卜世無疆。法當垂久。地土有限。而求者無窮。後將
何以給之。臣等到彼。百姓扶老攜幼。遮道哀告。不覺
自失。不忍重擾。具供執在官。外伏望
陛下遠以堯舜爲心。近以

祖宗先帝爲法特賜寬䘏庶民間知有生之樂沐浴歌詠。本固邦寧而外戚亦咸休無窮矣疏上下錦衣衛獄。以科道官交章論救而免其後壽寧侯張鶴齡有河間賜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民田千餘頃得之。而乞均其稅於民田之無稅者所賜田乞畝稅銀二分戶尚書周經執不可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連旱民卽退灘地耕之因稍有收遇潦輒沒儻今卽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畮稅銀三分而此獨二分。人皆謂　朝廷待外戚與宗藩異矣又憲廟后妃家亦有私田與今　賜田比一切奪之彼無

以爲榮又將謂　朝廷待張氏與他國戚異矣屢疏
得允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爲　東宮莊者
上感經奏抵之罪一時貴戚近幸有陳請經一裁以法
皆斂手不敢肆云嘉靖初給事中底蘊言正德年來
大猾投獻湖蕩不耕之地投近幸勢要具奏建　皇
莊比近民田多所混賴乞查勘於是　詔給事中言
御史繼祖戶主事希尹會撫按查覈奏報言自天順
成化弘治間建　皇莊僅止五處餘皆正德年所增
計爲田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有奇占民地計二萬
二百二十九頃有奇厲階起於奸人欲規盡利以

朝廷流弊溢於勢家欲奪民產以肥私室在　宮闈則中官禁卒緣是肆出而郡縣被其騷擾在勳戚則豪奴悍僕藉以勒併而官府莫敢誰何畿輔軍民椎膚剝髓之患莫甚於此實　累朝積弊之政至正德而極也伏望

皇上永念國本　皇莊田租稅照原例畝納銀叁分解部類進　皇親功臣赴　臨關領禁中官宦僕毋得出收受辛甚於是前弊盡革而

天子詔下言農衣食所出王政之首務也各該撫巡所屬官帶農田銜者不許營別差委務督令舉職循行

勸課其原未設官者委佐貳主之歲嚴課其殿最其
圩田爲水衝沙塞江海坍漲者節有豁除所司不能
究宣獨擾富豪不及貧弱掛冊之攤派包賠細民滋困
其擇廉力官勘覈豁除之　國初畿甸民稀原奉
旨儘力開種永不起科剏今一百六十年生齒日繁圩
畢墾發寧有荒曠可復請佃而諸勳戚之家聽奸徒作
使朦朧陳乞者聽戶部參究嗚呼　德厚深矣自
國初魚鱗圖冊以圩田爲主田各歸其都圖履畝而
籍之諸原坂墳衍下隰膄沃瘠鹵之故畢具爲之經
而圩田之訟質焉其黃冊以戶爲主田各歸其戶而

許其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爲之籍而賦役之法
從焉其後魚鱗册歲久漫漶至亾失不可問而田得
買賣糧得過都圖賦役册獨以田從戸而田在所不
復可辨知於是飛灑詭寄買賣推收爲虛僞至不可
原詰有地無立錐而籍田踰頃畝者有田連阡陌而
版籍無擔石者有實鬻田而畱虛米者有推無收
有收無推者而民愈益窮逃亾多有黠者因其逃爲
昏賴而糧愈益虛至嘉靖間極矣於是憂生民者桊
籍籍議丈量吏尚書桂萼言北方直隷河南等處州
縣以社屯分里甲猶南方江西湖廣等處以鄉村分

里甲也。祖宗時。北方民少地寬。遷山陝等處。無田之民分。屯其地。故稱屯。時屯民僑寓新至。其受地頃畝也狹。社民土著世居之。其分地頃畝也廣。故屯地謂之小畝。社地謂之廣畝。此北方之民所甚怨於不均者也。天下任土作貢。宜科則較一。而南方鄉分里甲。當定稅時。吏舞文受賂。有輕則重則之殊。其在重鄉。雖下田不免重則。在輕鄉。雖上田亦得輕則。又各州縣抄沒之產。即因民間所收佃作之租定為稅糧。此南方之民所甚歎於不均者也。惟北方形勢之家。欲獨享廣畝之社地。不肯為狹地之屯民分糧。南方

豪勢之家欲獨享輕則之田糧不肯爲重則之里甲均苦故州縣官欲通行均量卽上下胥緣多方排沮故民怨無時而已也惟　陛下以匹夫匹婦不獲其所之心獨斷於上召大臣平心會議均之則絜矩之利遍於天下時唐冢宰龍以御史按江西疏其弊其病疏言　國初計畝成賦縣有定額歲有常征江西有等巨室置買田産遇造冊時賄里書飛灑之見在人戶名爲活灑有暗藏逃絕戶內名爲死寄有花分子戶不落戶眼者有留貴戶不過割及過割一二名爲包納者有過割不歸本戶有推無收有總無散名爲懸掛挑回者有賄囑京官方面進士舉人腳色捏作寄莊者在冊爲紙上之產在戶皆空中之影以致派糧編差無所歸著俱小民賠償小戶逃絕責之里長里長逃絕而糧長負累繇是而戶口日耗盜賊日昌告訐日滋江西此弊吉安爲甚臨江次之故遇

僉編糧長、大小對泒、親戚相朋而請嚴田糧詭寄影射書筭飛灑之誅乞令守巡分詣地方督州縣將飛詭弊源重者隨田丈量輕者隨戶清理究首尾之因度廣狹之則定高下之科分肥瘠磽沃之等均崩灘開墾之數各將原糧塡入原田歸之原戶而圖總都總縣總造派水冊十本甲各收藏縣因大造爲冊四上府州縣上南京後湖收架俾因戶推田因糧編差戶與田有一定之則便胡尚書世寧言立國者於平定之初不能復古授田之制中葉而後安定成俗而云均田田未易得均也今可議者惟江南田賦等則既多而里冊飛

灑之弊繁江北豪力之家田不輸稅惟小民原業舊田輸之而貧富愈不均宜權救弊之法通行天下田畝各以本州縣額稅爲率田廣狹不均者各丈量而均一之其北方土曠收薄南方江湖砂積山岡易旱之田倣古人上田一夫百畝中二百畝下三百畝之意而量寬其畝或令倍折亦不爲過餘履畝丈之或以變更田賦舊額爲疑不知田之制賦視穀入多寡爲差非可以額拘也宣德中因知府況鍾奏減蘇州官田糧額固未嘗以舊制爲拘矣昔在聖王仁政之行必均貧富惟分井授田之爲急後世乃有均田限

田之法。今既皆不可復。惟核其田賦。俾有田者有稅。無田者無之。毋使富民重貽貧者之累。而猶曰不可。則必富者蠶食饕殄。貧者椎肌瀝髓。相推於逃亡矣。從而後以爲得與。當是時。吉安安福縣糧四萬二百一十石。而虛糧乃至七千石。有奇。民困甚。鄒文莊守益大患之。言于朝。呈于撫按。列訴于藩臬郡縣。請丈量。而豪有力者鼓衆阻其事。府推官危嶽閱簡冊詢土宜。備得其根影。以爲丈量法。莫善於鄉。有其人莫不善於吏。與其事。今鄉有人焉。可矣。時文莊方以致知謹獨萬物一體之學。倡鄉人士。鄉人士咸自奮

於學則造廣士公正善爲筭者盧而禮焉使戶其事於是分野授任布令陳敎三其籍以防奸四其壞以定則十其衆以同好惡五其會以廣耳目一之于神明以祓心志龤次挾吏而時以匹馬從二吏往視且核之以勞劇得疾卒而士民畢哀賦以竟平。時有劉九章殫精於丈量胼胝跋涉蒙訕忍詬而田均後有生者譖中之於督學使者欲絀之文莊書爭之曰以丈量之事爲是耶則劉生乃功之首以丈量之事爲非耶則守益乃罪之魁使者慙謝而解一體惻怛如此裕州故阻險然四衝野多坡坂地磽确土雜砂石不皆可田種以故俗苦瘠寡畜藏輕剽數徙知州事安如山白於上爲丈量命耆艾董其役命屈長驗屈畛命

量人步阡陌。命筭人制畝分。精覈版籍。因區定畝。因畝準稅。區爲綱。畝爲目。綱以麗目。則無漏畝。畝爲母。稅爲子。母以權子。則無遁稅。平衍原隰膏腴之田一而當一。平石岡田二而當一。山石岡田三而當一。山石陡陂之田四而當一。陂池林麓廨宇舖舍廛市之稅。觭之田溢稅則從增。稅溢田則從減。咨詢徧。故人無遁情。版籍明。故上有定徵。疆土別。故下有定輸。計田凡萬三千一百有四十頃有奇。計糧凡九千二百六十石有奇。蓋是時丈量法未甚具。始一二舉行。人望風疑憚。故說者以爲有三難焉。守令歲月更代。各

懷一切莫慮經久一難也天降雨澤農夫悅而行旅怨豪強弁兼率不以田均為便謗讟朋興多口可畏二難也守命不能履畝而較之步寄於吏胥上下其手豪右售賕得為蔽匿貧弱抑勒無以自明名曰均田實滋弊孔是謂三難而誰與領此於是靖江朱本思得之著論言天下承滔沿流習日以多事而莫知其多事之故則版籍之不正也府州縣之於省猶鄉都圖之於縣也是故積圖成都積都成鄉積鄉成縣積縣成州積州成府積府成省省府州縣糧差不可操而混矣何獨於鄉都圖而疑之今天下官不勝其

煩民不勝其擾者惟任田得過圖糧差那移豪滑昏頼貧窮賠販而賦役不能均耳誠於圖立四界計其田畝明其糧差任土作賦不論人戶之主客圖斂而總於都都總而會於鄉鄉會而完於縣則版籍定於旬月之間而弊端革於千年之久豪滑昏玩者其產不能盡一圖之十甲又不能跨數十圖而立戶必且有潛退之心雖適有貧豁逋租之人則圖之人群聚而催之無孤子之憂貪頑者不得以賄緩如此井田不能復而定制同於井限田不必行而事埶并於限繇是而隱賦難逃徭役可均語具所為宵練匣中其

後隨諸郡邑頗倣其意爲經緯二册以錯綜其事然
以地爲主不以田從人則田多者入賦稅難而力能
令郡縣爲之使同圖者催賦稅難而力不能使田多
者之無昏賴也久且歸於以田從人而已矣萬曆初
皇上用輔臣議行丈量法大均天下之田
旨下言所爲均賦者用蘇民瘼非盡地利求增稅也
恩意深篤一時府州縣無敢不舉行丈量法者撫按官
嚴督核課殿最其淸强敏練撫字忠愛之吏得因自
效而諸方田法令纖悉明具人習步筭而賦均異時
虛糧貽累之弊盡汰其吏罷軟貪縱若餐交買譽者

多饒豪右急貧弱山谷湖蕩之田歲收下下以一法槩量之又以一則起科又其時自郡縣吏而上皆程日力趣工役苟以奉

明旨集事爲功王祭酒林歎之曰經界盛事數百年一逢而有司無眞切爲民之心秖欲速成以徼虛譽是

聖祖之尺度不足遵上司之簡書不足畏　獨書筭以省力之私爲一則之說逢之官昧其良心以欺民民抑其本心以徇官取快一時操切之謀無復異日經久之慮則是舉之行固不如無舉之爲愈也嗚呼書稱成賦必則三壤禮制地征必辨五物禹任土作貢

至十有三載乃同今皆違之能有行乎乃知經界之法郡縣之民各視其守令賢否爲丈量利病法固不能以自行也嗚呼丈量隱稅非復限田均田之大政良有司欲舉行於下既苦於上下之阻撓而不得行

聖天子欲經制於上又病於奉行之苟且而不得善然後知版圖征役固封建五長之事守而非所論於郡縣之世也郡縣之世惟精擇守令版圖征役舉聽其自爲而毋以文法牽馬廢夫令舉周官之法責郡縣必行而可以爲治王荆舒方田之法先之矣萬曆八年江西

布政使司分守左叅政喬　以丈量具議上兩院言

一議責成正官以免分委照得丈田均賦利於包賠

之細民、極不利於欺隱之巨室、以故每每設事端陰行阻撓、其勢非得縣正府佐舉之、則威令不行、然事務繁冗、又非一人耳目所能周遍、有佐領分之之議、但佐領率皆卑職、欺隱多屬巨豪、非惜法不能行、且畏勢徇情低昂其手者有之矣、今議每里選公正壹名以總理其綱、書筭弓手各貳名、以佐舉其目、公正所係甚重、必丁糧殷實之家、擇素有行誼之人、鄉里推服者任之、召集里遞、從公開報、或即丁糧多者坐名承役、濫舉者有罰、故推者不惟無賴棍徒營充者不聽、弓手書手筭手、亦遴選誠實才幹、諳曉書筭之人、或於該甲逃絕數多、曾被虛糧磨累之家、僉其堪用戶丁承充、蓋才幹誠實者、必不為私、而苦於虛糧之累者、不肯為私、外再僉圖催圖幹各壹名、以供奔走使令之役、僉選已定、令各具承管、并互相覺察保結赴官立案、在公正、雖殷實良民、固不屑屑於飲食之微、然隨從有家丁、與書筭弓手、圖催圖幹等役、既用其力、當恤其私、公正議每日給供應銀伍分、書筭等給工食三分、除雨雪難以行弓外、若天時晴霽、的限一月報完、其書筭赴縣關防造冊、另計日給食、俱於官銀內動支、毋不許毫釐科擾小民、 一議明正界

限以杜欺越夾田之弊正界為先苟經界不正彼此影射而欺越之弊滋矣今須以通將立大界而每都每圖又各自立一界各縣闗會鄰縣縣正官親臨縣界會查原額界斷明的即便築堆竪牌詳書某縣界止此其腹裏都圖小甲即令兩圖里遞分釘須要抵傍某山某隴或溪河道路名色以為圖限亦倣縣圖之制築堆竪木明書令該圖公正承夾不致遺漏如壹圖界內有貳圖人戶買田於其間臨量將貳圖業主赴壹圖公正名下承夾明註業主係貳圖客戶庶鱗次相聯字號不紊各縣有民田與屯田相界者聽各縣正官會同管屯官公同踏界亦如之至聯兩省居民產業互相錯雜更當先期行該守廵道行該州縣正官約臨夾地從公查釘庶官無嫌隙之萌民息欺越之奸矣

一議先取親供以防欺隱事無憑據則弊難稽覈况量田重務未有徒手而可行夾者各縣先出諭通縣里遞甲首人等各將本戶黃冊原載官民糧若干今見在承夾若干內若干畝坐落本圖或別圖土名某處原額係上田又若干畝坐落某圖某處原額係中田或下田或山鄉或水鄉若逃絕戶即令親管承夾仍存逃戶名色以俟復業紛遝逐埑明

開四址土名畫以田形載糧若干與夫地塘等項二併詳開如係開墾原未陞科者許於本址之下從實開報即同自首免究惟其承丈造冊壹本名曰親供冊外每址另置木牌濶肆寸長肆尺伍寸照冊填寫查對相同收候臨丈插田之用冊完本圖里長類送縣收庫備照若有田無糧人戶仍前隱瞞將來丈出田畝入官追究節年花利仍從重問罪庶田畝不致遺漏丈量有所憑據而欺隱之奸可杜矣

一議官處公費以杜科擾照得丈量一事最易擾民官用其一而下取其十小民未享均平之福而先抱繹騷之苦然諸色之費勢又難免在各役有供給工食之需置器有弓尺旗斗之具造冊有紙張筆墨之繁若不取辦於官勢必科及於民今議一應公費悉取之官聽各縣呈詳先借堪動庫銀應用事完筭數即以查出欺隱人犯罪贖追抵如是法嚴而人不犯不即於下年差銀內派補蓋圖大事者不惜小費均糧之利既溥而毫忽加派民必不以為厲矣

一議製造弓尺以便給丈丈量必用弓尺規制不容參差不爲畫一之式則弓有長短不齊而田廣狹因之矣考之舊法每畝積貳百肆拾弓每弓計鈔尺陸尺以爲定制

縣各遵照先鑄鐵尺壹條懸之縣門隨計圖置造木
方較勘相同用鐵皮包釘交接去處俱加鐵齒步弓
壯用火印烙每圖分給壹張外各圖又以杉木置伍
尺壹條長與弓尺脗合刻畫尺寸以俟田畳量盡處不
滿弓者用之又有田畝大段方正步弓繁碎宜以杉
木較肆弓為壹弓者用之間有數拾畝為壹坵者則
又用竹削篾濶貳寸厚叁分接頭絲纏用膠相粘長
貳叁拾弓或伍柒拾丈或百餘弓為壹條每壹弓上
刻畫以定弓數仍於刻上書第壹弓貳弓以至百拾
丈幷用桐油塗蓋以防磨混字跡名曰較弓備聽步
弓木弓不能量者用之又田有尖圓凹突不等更當
為大小棕繩網各壹具大網長六丈濶伍丈縱橫伍
尺結壹方眼共積壹百貳拾眼計田伍分小網長叁
丈濶壹丈亦縱橫五尺結壹方眼積壹拾貳眼計田
伍釐以俟田之畸零不等幷山谷之開墾小坵用之
蓋此網計貳百肆拾眼則為壹畝貳拾肆眼則為壹
分貳眼零肆分則為一釐計眼見畝極為省便再置
棕繩壹條長叁伍拾丈或柒捌拾丈至百餘丈以俟
量田牽補斜曲之用此皆自步方之外觸類旁通之
撓法也各器照式置辦毋得分釐差訛仍每圖置黃

布方尺小旗量圖分大小或伍拾或百畝以俟臨丈插田爲號又置丈過貳字弁上則中則下則山鄉水鄉各印灰斗共陸副以備丈完印田爲記逐件置造齊備聽候應用如是丈量器具毫無滲漏矣一議講求算法蓋萬有不齊者田畝之形而折之使方者量田之法故凡丈量不論其田之曲凹尖圓必須穪補成方纔可折算畝數備載九章算法蓋甚明矣若不教而驅之以丈及其丈算之誤而原之則人皆得以不諳算法藉口矣通縣將算法刊刷書冊每圖公正人等給與壹本令其詳加簡閱仍雇募曾經丈量算法精熟者數人轉相教習至於臨田丈量更將所置各項器具相度地形隨宜而用乘積折算當無遺巧而田畝之數明實矣一丈量之弊原爲均田糧以甦虛賠並非盡地利以求增賦即將來丈出畝數奇贏亦惟以槩縣額糧通融攤減並不分外議增必先期播告俾之洞然曉暢無所疑懼將懽欣樂從矣如再執迷陰行阻撓眞化外之民也繩之以法又復

貫各圖之田界既定業主之親供又齊各縣即將縣都圖以千字文分定字號一都一圖天字二圖禾依序派列弁查照後款式樣置辦弓尺布旗灰

尹等器、示諭公正等役赴領器具、并圖字號、仍照區字紙照式制印、空白魚鱗冊叁本、類戶冊一本、仰公役同公同十役里遞先期傳報某日自某地方丈起、早令圖催鳴鑼、償各業主齊赴應丈處所、酌量地段相連、不拘多寡、定作壹區、若土名雖同、而地段隔遠、不相聯屬者、另作壹區、就便從公推議、此區之田土膏腴、饒水源、不竭、或附城郭、或近人家、大段平原之處、歲獲兩收之利者、定為上則、若土壤磽薄、水源常涸、雨之則獲、不雨則不獲者、定為下則、如水源不甚深、亦不甚涸、雨之則全收、不雨亦半獲者、定為中則、甚至靠山畏旱、瀕湖畏潦、約十歲不一二收者、應定以山鄉水鄉、另為一則、庶事體畫一、弊竇不開、稽古者則三壤成賦之義一也、衆議僉同、然後插旗開丈、即以先丈一坵為某字一號、書手執冊、算手執算、弓手執弓、從公令弓手停當下丈、不許任情低昂、蓋行弓之弊、有所謂灑手法者、初弓到地、坎弓旋轉、有所謂斜使者、初弓正步、漸漸入斜、故丈步先牽繩素以取直、然後行弓以取方、起止之處、遇路除路、遇堤除堤、遇溪澗衝激之所、量其勢之輕重、多留一二尺以備傾決、務持公道、上勿欺官、下勿病民、至於步

方起止尤要高聲喝報如方田則明報廣幾弓長幾
弓圓田則明報周幾弓徑幾弓各様田形丈尺不等
或三廣四廣或裸補取方一一明報筭手即將所報
弓口乘積總數計畝若干其零數止二三毫者即除
去四毫以上收作釐筭以便記總書手就將本坵田
形畫空白魚鱗冊内四址字號業主姓名并弓口積
數起科畝分上中下則一一於空處塡載明白及塡
業主前所置牌内再於類戸冊上開列業主姓名記
其丈過田畝數目不許增減互異塗改洗補并寫省
手小字以啓日後作弊之端仍田内疊立土堆高三
尺濶二尺用灰斗於堆上印丈過及等則字様仍用
茅草遮盖以蔽風雨業主又將小木樁釘於步弓起
止之處露地二三寸以爲起止之則樁下更以石灰
爲記庶日後覆量不致那移一坵丈完業主將前塡
完木牌插於田内各役將旗拔起轉插次坵一如前
法量之一區已完再及次區循序而行庶無參差隱
漏之弊仍嚴禁不許越區跳量致業主俟候煩難至
晚將魚鱗類戸二冊對衆驗封各於封縫押字交公
正家收執灰斗印記亦要封固恐防竊用混稱丈過
次日拔丈更要查明先一日丈過號畝起止毋令騷

落三日後公正將夾過田畝除類戶冊收執接塡完日方繳外其魚鱗冊留一本存圖二本拆下塡過冊葉另封著圖幹送縣一發局一收衙備照每三日一體呈報通圖夾完聽掌印官或承委府佐携冊臨圖覆夾丈弓口數目相同驗過等則無異印與印記夾驗相同四字於冊以俟攢造歸戶若業主通同委夾各役隱漏弓口以廣爲狹以長爲短混報等則以上作中以中作下覆量覆驗得出田畝人官委夾人役即以壹拉科筭㮚圖總數從重究贓照例問遣仍枷號示警保舉里遞通行併究庶法嚴連坐自無欺隱之奸矣一議欺隱者聽有田無糧人戶舉首仍設木櫃於縣門上虛一孔聽各鄉民知某都某圖某人影射詭匿及公正等役受賄情弊指實備寫密帖投入櫃中候掌印官遇便啓櫃查實果欺隱田畝那移等則追沒入官毫不假借如無的據或暗中傷者不問役匭法行則貧者不致露名結怨察者自可循迹推求稽查之方無踰于此公正等役果能守法奉公劾有成績或查出欺隱未丈之田弓數不實之弊給與冠帶扁額榮之若筭手積筭弓手行弓書手職事終始無一毫差謬工食外另加給花紅犒賞其公正因

循苟且聽縈壬欺隱等則舛謬即係玩法枷號遞遣書筭等役其罪惟均庶賞罰嚴明人知勸戒至各該承委官實心任事者固多怠忽推諉者容有通候丈量完日分別獎戒舉其勤勞最著者特與薦錄以彰賢能

一議均攤官米以一派則蓋壤分原隰則異官民所從來遠矣緣民米納糧而後納差官米止納京庫不派差銀比民米為稍輕奸猾之徒買田過糧多挪民作官圖免重差者以故官民貿亂冊籍混淆欲畝畝而縷析之實難今將官民均為一則糧差一槩均攤如田一畝以七分八分為民二分三分為官不泯一縣官民之額自足一縣官民之糧庶官附民存無偏有偏無之競差隨糧派有均輕均重之公又將來買田者不擇輕科求售者不遺重額挪移改換之弊不禁而自除矣 按 國初沒官田有沒官一次者曰單二頗輕沒官二次三次及學院等田有甚重於民者不必皆官輕也其民輕於官者則挪官作民官輕於民者則挪民作官所在有之今承平久田皆聽民買賣固宜不分官民但則壤成賦舍矣

一議履畝丈量不過初成形質類冊定賦其功尤難蓋計畝行之一時冊籍垂之永世不可不慎也丈量既

完即令原僉各都圖公正書筭人役赴集公所仍取筭法精熟者數人爲之綱督同各役將丈過人戶田畝逐戶逐號順別叅人互筭相同攢一圖總仍分所擬上中下田若山鄉水鄉田各若干掌印官暫輟縣務嚴限數日刻期筭完就令精熟筭手以圖合都以都合縣要見今丈過畝數與黃冊所載原額是否相同方以上中下則弁官民米數通融定則科糧照原量魚鱗底冊字號類爲一冊務要以戶會甲以甲會圖勻合不許奸詭有客戶承丈者附列于後仍立圖總名曰丈量坐圖冊則一縣之額已有歸着無復虛號仍再造壹冊則分都圖人一而田隨之曰歸戶實徵冊各都圖一冊何攢造每冊四本一存縣一發該圖一解司一解府備照又另給絲票每田地池塘一坵筭票一張印給各戶收執以便照數輸納則將來買賣田糧亦有所據而減畝丟糧之弊永杜矣○按方田之法要在定形而不出於方圓之變方田形法縱橫十字相乘偶方圓四也圓田形法過徑折半相乘圓求徑三歸之徑求圓三因之徑一圓三也方變爲斜方爲直直田以縱乘橫直變爲斜曰梯田簫用等形俱南北併折以長不折乘之斜變爲

勾股牛角犀角圭田等形俱長不折以北折乘之

有二不等形東西倂折以北不折乘之　幞頭形置東在位以上南東西以下南相乘　席帽形置東長在位以南乘之西南以十字相乘　袴田形東西俱四不等相乘　凸田薄刀靴田等形俱上下另乘俱作二垃量筭　古瓶形下圓週徑各折相乘上以縱橫另乘　圓變爲半月爲大弧矢俱弦矢倂折又借矢不折乘之　又變爲新月爲半環爲車輞等形俱內外灣倂折以徑不折乘之　菱角形內外灣倂折以徑折半乘之　又變爲灣田爲玉磬爲扇面爲曲尺等形俱東西倂折以內外灣倂折相乘　凹田形內外灣倂折以上兩橫倂折乘之　全梭半梭鼠屎等形俱長不折以徑折乘　西瓜碗形週徑折乘　火盤形方田中一圓墩外方如四不等折乘內圓墩仍週徑折乘除去爲實　銅錢形圓田中一方墩外圓置週自乘一遍却用一十二歸之內方仍縱橫乘除去爲實　或用二六歸之蓋二歸一遍六歸一遍亦一十二也　硯尾形直田中一橫墩內外俱縱橫相乘除墩爲實　環田形圓田中一圓墩內外週倂折以徑不折相乘　鍾面田船田蛇田竄鼠攬核

箭形俱長不折三廣併用三歸折除乘之　梳田菌
用三歸上過折與菌併以中徑不折乘之　六角三
廣鑜鋌箭頭箭翎大鼓杖鼓鎖墨斗俄冠鞋底等形
俱長不折東西併中廣倍四歸折除乘之　石榴形
上下相併中廣倍仍四歸折除以直不折乘之　桃
子形過徑相乘却用四歸折除之　立鷄形中長不
折在位首尾相併頭爲中廣倍之用四歸折乘　立
鷺形仍中長不折在位首頭身尾四廣相併四歸折
乘　筆架學旋葫蘆等形俱長不折在位南北兩徑
中廣併用五歸折乘　角弓形上過三歸下濶折半
相併以中折徑半乘之　三尖形須三方均平以一
面六乘七歸將北濶折半乘之　尖鋌形置長用四
歸分除一留三以三廣三歸相折　四不等形方之
始變也置東西折半以南北折半乘之　五不等形
圓之始變也置南北二西在位四歸分橫却以大角
爲長不折相乘而方圓之變盡是矣要之方者方之
而圓者亦方之所謂方田法也積尺爲步積步爲畝
每畝長一十六步濶一十五步共積二百四十步一
步両方五尺方積二十五尺一畝二百四十步長積
六千尺濶一尺俱以左上爲實以右下爲法商除之

法曰進一除二四進二除四八進三除七二進四除九六一作五下除二見一加三隔位四見二加六隔位八除盡方止此法特捷所謂飛歸法也又有兩折六歸者尤捷又有二八歸者有四六歸者要之不越二四而已開方截積平和等法皆演此諸條議丈法精詳至矣獨議嚴限以一月丈完便覆覈夫事延久固弊生而欲速則不達民未知法官爲急切虛文應故又布法時諸郡縣已正初春行苦雨泥潦中爲丈而開丈役苦事叢又開丈時未識布算已輒開丈既不無謬舛迨識布算業已督成勢不能自還雖糧稅如議滿舊額而止而當事者頗以丈出田多爲功風之於是有司改小弓增田額廣賦額求田多矣南昌官民田舊百萬有奇遂增至百三十餘萬而田腴必狹上中二等與下上田不得增即弓小亦不得多增所最增者獨下下與中高田中高田者在水鄉稍臨深爲高實與下下田等蓋既瘠潤又漸墾又以折作額故也於是二種田原九萬有奇丈量乃增至十萬田增賦亦增毋九萬而子十萬賦不啻增倍明年大水倍增之鄉沿城並近湖數百里民棄產逋賦蕭然不樂生凡數十萬人擁撫臺車不得行號泣訴撫臺

以聞復舊額其時建昌一郡獨廣昌民自以無虛糧
即有一二願均攤一縣得不丈新城知縣章本仁
怨讟下人爲盡力丈田利病半獨山鄉開墾田最病
逵鄉豪有力田最饒而諸虛糧匿稅不至大貽累如
與時南豐經再丈乃定惟南城以府佐董事最多舛
誤有田一十二畝丈得百五十畝者有二畝七分丈
得十二畝八分者有一戶全無田畝而丈至虛糧數
石者於是一縣丈出田至壹拾肆萬畝有奇而其人
貪婪好貨交落賊宦勢甑田數十石免科以爲奉於
是詣 上司赴愬日千餘人不能不更丈而是時
朝議一變無慮以丈量爲生事
旨罷丈獨詢民所疾苦稍釐正之矣於是建昌府知府
許以爲失今不治後歷歲久冊籍漫漶貧富將益
懸必且爲千百年無窮之害則大感如痾瘝在躬具
覆丈狀上監司持之豪賢者爲游談尼之而府獨以
爲守令之事任以爲必可行也於是先責親供爲案
底慎選公正任開丈具如法以魚鱗冊爲經以田圖
小票圖小總票圖大總票領諸民爲之緯造魚鱗總
冊歸戶總冊若黃冊藏之官敦禮原任州縣以廉直
著稱歸田者主其事擇郡縣學子弟負忠信敦敏者

開丈任其勞開局時寄之心腹耳目而時時監督之
於是分上中下爲三則而田均通官民爲一科而賦
均通廣鄉狹鄉爲一體而政均其親供令田主同里
甲及庄佃相對質具書先歸戶田地塘若干畝近經
丈田地塘若干畝若田所坐落或原或隰或沃或臬
各註上中下額而具供其坵數步數相准相懸絕者
上之府前有欺弊但開親供於自首免罪同而嚴
漏供之科親供既上則令一里十遞推公正步弓手算
手與業主佃農同詣田所精丈之具書鱗冊中里遞
藏其貳以待考其田小票先用縣印鈐蓋先照親供
爲木版上竹箭插之田間既覆丈同業主會算覆丈
實數具書之其算法以諸形不能盡田變而田畝不
盡當諸形定形一釜爲弊無量也諸尖圓凹突之田
皆以一直三廣爲數細折之法簡而易操有以員役
奉法太過丈量太刻若有弊來訴者別委官查丈至
三五次而府主自行阡陌屏輿皂不御蓋與一二輩
士同覆覈之而開丈精丈既畢分四局局延鄉宦一
人生員二人總之其查算以魚鱗冊爲主而以田圖
小票合之不合者審其弊孔若謬誤則查抽丈冊歸
田草冊是正之監局者以圖書鈐識乃類歸各戶總

之其各戶田地塘十號將田圖小票十紙類爲一封外用小總票包之書田地塘若干、田上中下、若下下若干於其上、田百千號亦如之、會於圖、而圖又小總監局者、又執魚鱗冊時抽查之、爲歸戶小總之法、田圖小票既總、又執魚鱗冊算一總、與叅相合而覈之稍不合、又將冊票首尾覆覈之、覆覈訖、則封小總票散之各局、爲歸戶大總、於是以人戶爲主、而以各都各圖小總票田目具歸之、通計其田坐落幾處、小總票幾紙、畢具書、而以各都圖各局此有除單、彼有收單以相覆、監局者又執單與總冊叅覈之、於是小總票、不得有隱匿、田畢歸戶而冊成、田分三則、曰上田中田下田、塘分二則、曰魚塘、曰藋蔭塘、地分二則、曰肥曰瘠、未丈時民田民地民塘科六升、官米有一畝起七斗者、既丈後、但總官若民田、而上上田、止科七升二合、中田六升五合、未丈時、田秋糧米壹石、爲銀八錢三分、既丈後、銀米止六錢二分三釐、而虛糧曰賠之弊盡蠲、故畝小增於舊、而賦顧損於初、豪右不加重、而貧約者得甦息、如倒懸之及觧也、冊未成、許公以遷學憲行、適大比期迫、勢不得少淹待終事、人頗以爲憾、異議者從其後爲飛語、百方搖之、撫臺聽

幾眩然所爲法令明具所任鄉官及庠士多賢才公
正具悉本末卒不能有擾也上事本一省一郡一邑
之故而法鑒最具足爲後事程故具論于此爲先是
公諱樾懋敬許公諱孚遠章諱宗理府佐諱不書
宣德中郎中李新使河南還言山西饑民流徙至南
陽諸郡不下十萬口有司軍衛憂衆且爲亂驅逐之
民死亾者多
上召尚書原吉諭之曰歲饑民流豈其得已有官君子
所宜矜念昔富弼知青州存恤流民諸居處飲食醫
藥畢爲區畫山林河泊之利聽取之不禁所活五十
餘萬人今驅逐之使失所何痛而不德也其遣官劄
省府州縣加意撫綏之敢驅逐者以賊不辜論成化

中陝西荆襄唐鄧間川谷綿千里饑民逋聚者無慮百萬八錦衣衛千戶楊英使河南見之以爲不早輯必亂疏請選良吏賑恤之以漸散遣願占籍者聽不報而劉千斤之亂旋起其後李胡子復亂都御史下有司捕逐顛越死者甚衆祭酒周洪謨憫之著流民說以爲東晉時廬松滋之民流至荆州乃僑置松滋縣於荆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時以寧謐誠令諸流民於附近州縣聽令著籍遠者設治所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繇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而又何逐焉成化中流民

復集洶洶欲行剽為亂右都御史李賓援洪謨説具
疏上詔右副都御史原傑涖其事傑馳詣鎮徧歷
諸郡縣深山窮谷延問諸流民父老宣
上德意父老皆叩頭受命願著籍為編民傑於是大會
湖陝河南三省藩臬官簡才分綜籍流民得十二萬
三千餘戶皆給以閒曠田令開墾供賦而建郡縣以
統治之割竹山鄖津地置竹溪鄖西縣割漢中洵陽
地置白河縣陞西安之商縣為州而析為商陽山陽
即唐縣南陽汝州之地而析為桐柏南召伊陽皆僑
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即鄖陽城置鄖陽府統鄖縣竹

山竹溪鄖西上津房六縣之地而置行都司及鄖陽衛其中晝既定乃疏言民猶水也水性就下猶民之彛好德也曩劉千斤脇從之倫豈必皆盜設其時建置州縣簡賢能以撫字之庸詎有今日哉撫幾不輯幾成大變玆幸

皇上感德覃被臣奉命究宣一旦流民翕然歸化令誠建官設師以撫綏之輕徭薄賦以慰薦其心佩犢帶牛以化成其俗則荆榛疆土入貢於版圖反側蒼生安枕於田畝策莫良於此因薦知鄧州吳遠為鄖陽知府諸州縣畢選才以充且舉御史吳道宏以自代

上悉報如章擢道宏爲大理少卿撫三省八郡民進傑右都御史尋陞南本兵未上卒漢南新民聞之爲罷市流涕祠祀焉　京畿西北多高山大川東漸海沮洳歲霖雨輒泛濫爲患嘉靖中給事中秦鰲言畿輔之地北抵深州南距慶雲土曠人稀生理鮮少然水土深厚地沃饒可田乞選江浙士爲之長吏使訪募江南田作隨其地高下以耕或鑿渠畜水或築堤環田畢力樹藝其中仍倣古孝弟力田之科有能以千夫耕者即以爲千夫長有能以萬夫耕者即以爲萬夫長而監司守令以能勸課農桑爲殿最即三數年

後穡事登盈。京輔充實必且有萬余石之積矣。王畿足而天下從可足也詹事霍韜亦言自眞定至永平諸州近邊境多山澗之泉惟北人不知水利覆以爲害能愼選守令勸民農開導溝澮旱灌潦泄所收自倍沿溝之堤遍樹果木亦得資生不惟變畿輔墝瘠之地得爲富饒且使戎馬百萬卒然而至有限阻而不得決驟亦古昔明王設險固守國之道也事須

後萬曆中御史徐貞明念西北水利事裹糧從二三屬吏解事者經度之信其必可行以爲京東輔郡皆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

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即通而水與田平皆可田如密雲、平谷、三河、順慶、薊州、遵化、遷安、盧龍、撫寧、豐潤諸州縣其地皆是其間有民棄不耕之地有屯地有牧地民棄不耕者召民耕之助其力屯牧地屬官者闢其蕪而收其入先之京東數處兆其端而畿內列郡可漸行也先之畿內列郡剏其緒而西北之地可漸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可漸行至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一寄命於天水利興而旱潦有備利一 國家全盛據上游以控六合顧待哺於東南水利興而田

疇之間皆倉庾之積利二東南轉輸每以數石而致一石民力竭矣水利興則西北有一石之入即東南省數石之輸所入漸富即所省彌多東南民力幾獲甦息利三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數千里之水無一溝一澮為之瀦蓄今築為渠堰疏為溝澮引支流而納之使霖潦不溢則河流殺而其患可弭利四西北平原千里騎便馳突溝澮舉而田野皆金湯窺伺難所樹榆柳棗栗資民用者又可設伏而避敵利五西北土曠而民游人輕去鄉土易於為亂水利興而游民有歸覊亂從弭利六東南生齒日繁地不勝其民民

不安其土今招撫南人脩水利於西北蓬蒿之野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西北繇役之苦劇矣田墾民聚則賦增而重繇可輕利八沿邊諸境轉輸不能至者招商以代輸商避轉輸之苦折色以免賦邊田墾則轉輸不煩軍不乏餉利九屯田隱占難稽久矣而西北非無田之患田不墾之爲患也水利修而浮戶佃客募可立致營田成而屯政自舉利十塞上之卒募軍有居行給餉之費班軍有春秋更上之勞籍軍有逃亾勾補之苦水利脩屯政舉而勞費自省利十有一宗祿埶將難繼中尉以下量歲祿之意官授以所

墾田若干。開其治生之端。支應漸繁。亦不再授。使之始授之時。勤儉明農於其間。以歲食之餘。墾田擴產。為長子孫計。即上下俱利。利十有二。古有志者。欲倣井田遺意。授民產。而惜其時之不可。痛豪強兼并。欲限名田。而悵其勢之難行。今於西北空閑之地。修舉水利。將井田名田。無施不行。利十有三。古量地畫井。度地居民。民不可多得尺寸之地。地不可多得一介之民。而地邑民居。適均也。今舉蕃薦之地。畫井居民。裒多益寡。使民與地均。如古比閭族黨之意。將制定成俗。而教化可興。利十有四。議者曰。聞懷慶紀守、常因丹沁支流。疏渠成田。

民頗利之，紀去而田隨廢。眞定揚中丞家居，募南人緣水墾田，歲入甚饒，後滹沱溢而盡敗，非久廢之餘難卒舉之效乎。曰，是廢食於噎類也。行水之地，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疏引，其最下者遂以爲受水之區，勢固不可强也。懷慶當丹沁下流，而眞定尤滹沱所必衝者，安能久而無患哉。今致力當先於水之源，先其源則流微而易御，田其上流，疏上來則水殺而無衝激泛濫之虞，故先之京東。衡當事者迂其言，尼不行，旣斥復召，安故常，駭創始，爲浮議沮事者衆，又竟尼不行。嗚呼，井田孰不可得復，限田名田之議亦曷能遽行，生人之道將無巳遂窮乎。今兩淮南北，自畿輔達於梁豫，無慮皆灌莽萑葦之區，又引河爲漕，雍使南，卽河決之爲害也。博濱河之區，寧可復冀異哉。乃其他中原沃野，彌望千里

固古昔千八百國封建井田之地也誠修
祖宗之法慎守牧之選而久任之時天時因地利物土
宜而壹意於勞來安集寶農勸穡於其中舉原隰衍
沃截長綴短而授之頗準古井田之法修其經界而
少饒於民爲之勸率爲之相導則人端其封疆徑術
而溝洫澮川之法成人修其室屋井廬而鄰里保伍
之法建人務其雞豚狗彘之畜而徹老慈幼之教周
人厚其慶弔問勞歲時伏臘之往來而親睦保愛之
情洽累日積月增卑培薄樹藝畜養申畫封固皆要
之以久而行之以其漸沃野三年萊野七年因地任

力田邑里居阜成其可冀也初何必聚天下之人殫天下之財塹山堙谷裂土決壞悉數十百年之日力先成其經界如蘇洵氏之說而後得以耕乎議者不察望風畏之以爲不可復然原子英鄖陽之事効畧可覩矣嗚呼此政之務也生德之本也神農后稷之所以敎也

呂覽上農篇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民農則重重則少私少私則公法立民力專於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

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居心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后稷曰所務耕織者以為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藉田教民尊地產也后妃率嬪婦蠶於郊桑於公田力婦功也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不耕而食男女貿功以長生此聖人之所以制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在

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衆農不上聞不敢私藉於庸爲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農不出鄉苟非同姓女不外嫁所以安農也野禁有五地未闢易不操麻不出糞齒年未長不敢爲園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農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爲害於時也然後制四時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澤不敢灰僇繯網罝罦不敢出於門罛罟不敢入於淵澤非虞命漁不敢緣舟爲害於時也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共是謂大

凶奪之以水事奪之以兵事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寢耒或談或歌旦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眞其任地篇曰后稷曰子能以窪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土靖而甽浴土乎子能保濕安地而處乎子能使雚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爲冷風乎子能使藳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圓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強乎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濕者欲燥燥者欲濕上田棄畝下田棄

畮。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蟚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早。使地肥而土緩。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昔殺葉三而穫大麥日至苦菜死資生。而樹麻與菽此告民地寶也盡死凡草稀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也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生時地生財無失民時下知貧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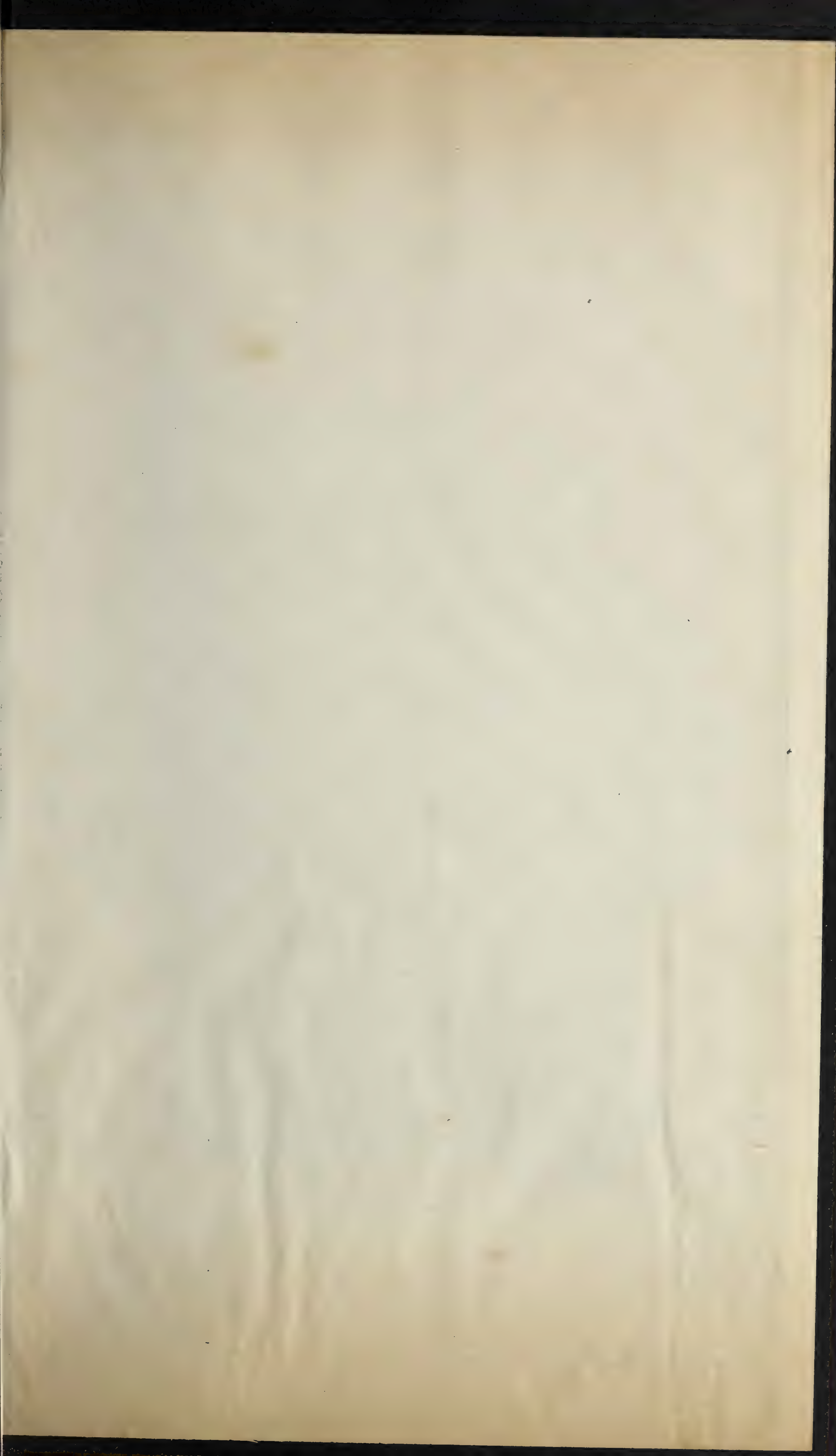
利器皆時至而作竭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郄之此從事之下也是以粟少而失功其辨土篇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爲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靹爲其唯厚而及餞者蕤之堅者耕之澤其靹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汙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甽小畝爲青魚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其蚤者先時晚者

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菑其爲畮也高而危則澤奪陂而埒見風則蹷高培則拔寒則彫熱則修虛稼先死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除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畮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耰也必務其培其耰也殖殖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是以畮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地



下





函史下編卷之八

明盱郡鄧元錫著

賦役書

古哲后之理天下也。用天時。設地財。導利布於邦國。豈以自養。而國有廟朝。城郭宮室溝池井野之區畫。有六宮。六官百司庶府之俸給。有朝饗聘覲會同幣帛饔飧之禮際。有六師九伐蒐苗獮狩追胥竭作之征役。亦曷嘗不賦諸民爲國經哉。而好生厚下。節舒優養之德。常行乎其中。故取民之制。不過什一。以萬邦惟正之供。而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則生民之道。

而百王所愼守也神農之前靡詳矣禹平水土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詳具禹貢書中書言田先土田物土之宜而布之利也非土爲田言賦先田賦視田所產而等賦之也非田爲賦賦實皆什一分上中下而三之又三之而九而土田之等則粲如賦從出焉故敷土治土也蓋土藝而賦平矣諸九州各以其土之所產爲貢爲包爲篚惟服食器用不干於邦之正賦而交之賦作之至十有三載乃同其重賦如此其五百里甸服之地百里賦納總二百里去總而納銍三百里簡銍而納秸四百

里去秸而納粟五百里脫粟而納米各以地遠近爲賦入精麤之差近致其麤遠惟其精麤共薪秣精充祿食唯所當則盡制之盡也其侯綏要荒咸建五長各食其土之賦而各以其職貢爲殷承夏制百里之内以供官千里之内以爲御乃公田則七十而助籍而不稅而共官爲御畢賦諸公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而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故雖有旱乾水溢而民無菜色此古之人量民之力而授之田量田所產而

制之賦量賦所入而制其用三者常相須以推移而節適之失其一固不能守其二也至周官而法益大備大宰以九職任民而九賦以斂之以九賦斂財賄而九式以用之畢起賦於田功一曰邦中之賦載師所謂園廛二十而一國中場圃之所任也二曰四郊之賦王畿百里之內載師所謂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賞牧田之所任也三曰邦甸之賦畿二百里公邑之田所任天子使吏治之者也四曰家削之賦畿三百里家邑之田任焉五曰邦縣之賦畿四百里小都之田任焉六曰邦都之賦

畿五百里大都之田任焉。皆大夫卿公之釆地也。皆所謂無過十一者也。皆田賦。皆三農之所生園圃之所毓者也。邦中之賦。國中自賦之賦。郊而下則九一而助之賦也。七日關市之賦。商賈阜通之所任。八日山澤之賦。虞衡藪牧之所出也。惟幣餘之賦。不隸於九職。爲百官府經用所出之餘。幣斂之。而本厥初。固出於九功。故九職使民因地而任力。九賦使民則壤而制賦。載師任土。衡掌之言所賦之地。閭師任民。縱紀之言所賦之民。其實一也。國有經費。於是乎取。而又有九式之法以均節之。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

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式言法也。裁多寡豐殺之宜。制出入數度之等。使王無濫費。民無濫供。上以養王心恭儉之德。而戒奢侈於未萌。下以示王民惟正之共。而坊末流之蠹耗。故宰之制國用也。非能節之難。能均而節之之難也。太府之職曰。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荒。其關市未征。幣餘絡餘。則王之羞服賜予。

於是乎取之此。先王先人後已約已裕人財盡之於禮而不極之於欲至公之極也以其所歛者待其所用者使之適足而充其有餘他無所復之賦均之其始式節之其終至乎之極也乃邦國之九貢亦畀用之於經式。一曰祀貢二曰賓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無非式者而大行人所掌九畿之貢胥有以待之侯服祀物甸服賓物男服器物采服服物衞服材物要服貨物至蕃服各以其所貴寶爲摯而幣帛斿旌則各自其土之所産貢之此先王不愛異物不寶遠物

貢之所致唯式之所用而王無賴焉至康節之極也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而受之須其貨於受藏之府王府須其賄於受用之府內府外府凡邦之賦用取具焉皆以其式法授之故天官九職之先賦也明賦之所入即職之所出自民職之外無賦也九式之先貢也明貢之所入即式之所出九式之外無用也其式之次賦貢之次式也明國無侈用無靡費而賦貢一之於式也盡制之極也司會又掌建邦六典八灋八則之貳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而會計之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其入出百物敘其財受其

幣。而攷于司會邦財之振也不洩矣。而職內職幣職歲稟人倉人之屬。各辨其職類其總而聽質焉。蓋操式法者與司出入者不相緄而專。交相考而覈。而後能盡制也。此成周貢賦之制。所以取有恒法。供有恒正。用有恒經。不傷財不害民。而國用自爲裕之道也。乃若大司徒主民徒起教。而邦中土地人民之圖版畢掌之。少司徒貳焉。均土地而稽其人民。均土地均力征之本也。上地上農夫家可食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可食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可食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夫家七人而用其可用

者三人若五用其二人也用者約矣至其起徒役也
又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則約之盡也惟爲社單
出里惟田與追胥竭作非是無用也故國大事致民
家致一人也大故致餘子致羨也然皆用其可用者
卒也力田者終勿之用也故王教之用民念其勤不
竭其力體順之至也乃其用之也閭掌其征令凡其
數族師主其聯鄉師前期出法簡其鼓鐸旗物兵器
族師撰其車徒比其卒伍而合之黨正治瀍州長帥
而至司徒以其旗致之而聽於司馬國大故致之王
門大喪率而屬其引乃其正之有政焉教之有數焉

齊之有戒馬禁焉卒伍之辭訟聽之誅賞行焉而用民之道盡此也其國中力征百役追呼之事時有用之時勤自七尺以及六十晚賦而早免以優之野起役不及其羨野受役不及其細則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而早賦晚免以爲斷則因地遠近而用役也均人掌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二日下年一日公言平旬言均則視歲上下以命役而用民之力歲無過三日也其族師掌校登其族夫家之衆寡及六畜車輦使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族爲聯以受邦職役

國事而國中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鄉大夫以時入其書故司徒恊孤終媒氏恊男女司徒恊徒旅司寇獻民數牧恊職場恊入廪恊出而民之少長死生出入徃來畢可知也於是乎用之師田追胥工築而民說而忘其勞此成周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之道也周衰諸侯恣後日增重於賦歛春秋宣十五年稅畝書譏何譏爾譏其去公田履畝而十稅一也成元年作丘甲書譏何譏爾譏甸出長轂有甲士葢羡卒盡用而後彌重也哀十二年用田賦書譏何譏

而譏復以田爲率斂民而賦之也當是時季孫以田賦訪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而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雖以田賦將能足乎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欲苟而行又何訪焉蓋是時孔孟悖入悖出爾反爾之戒世涸濁莫能用而管子書所稱天生財有時民用力有倦君有欲無窮度量不立將無以給其欲而上下相疾其言深痛亦棄而莫之省也悲夫至秦舉提封萬里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畢專以自予田租口賦二十

倍於古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豪猾放之耕其田者見稅十五蓋悉心志之欲窮耳目之玩內興功作外攘夷狄頭會箕歛竆刑峻讁括閭左之戍而虐使之蓋舉千八百國之民自養而力疲不能勝其後財盡不能共其求也亡巳後矣漢興接秦之弊約法省費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賦於民與天下休息於無爲大司農卿掌郡國經賦錢穀金帛諸貨幣之藏其山川園池市肆末作之征少府卿領之諸國家武備繕治造作諸經鉅費皆度

司農錢取相給足令毋過其本而天子之私奉養勞賜不及馬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所以別公私示王路也民年十五而筭出口賦錢百二十迨六十而除二十而給繇役五十六而免下詔言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及郡常以十月朝獻獻以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給獻費其獻者貢也以口率不從田以省賦也當是時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蕭何治未央宮頗壯麗高帝輒怒罵曰天下洶洶勞苦方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

度也而中都官歲給賦率不過數十千石賦從其薄至於此景二年令人出田租之半三十而稅一民二十而始傅傅音附謂名附籍給徭文帝即位益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繇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出苑囿以業農民又用鼂錯畫令人入粟邊得拜爵邊食支五歲令入粟郡縣郡縣支一歲以上時時赦勿收農人租十一年賜民田租之半十三年除田租稅丁男三年而一事民賦四十常賦民歲一事算百二十時天下民多三歲始一事算止四十又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除關無用傳弛山澤之禁景帝遵業課農桑定田租三十而稅

一蓋國用富饒施于武帝之世貫朽而不可校粟腐而不可食也豈非盛哉武啓雄心因用繁費土木營繕征討胡貊行幸禱祠通四夷開道諸鉅重繁費皆並時暴起至不可供億於是頗時出少府之藏以佐用而山東被水菑民餓乏遣使者虛郡國倉廥以振之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民於關以西充朔方以南新秦中衣食皆仰給縣官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行幸所過亦時時除其民田租而縣官大空非經賦錢粟所能贍募民得入粟補官摧浮淫并兼之徒更造錢幣以贍用又不足而鹽

鐵均輸算商車船告緡錢推酒酤之法畢起言利之臣朕且以爲不加賦而用足也國靡敝極矣諸具武紀若貨殖志中孝昭承海內虛耗之後霍光秉政知時務之要始元元年令民毋出今年田租四年詔毋收口賦三年前逋更賦未入者勿收六年令民得以律占租（武帝時賦歛繁於法律外收民租令復舊）已令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無責錢）輕徭薄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與之更始而天下復康宣本始之元赦天下租稅勿收其郡國傷災地震詔行視甚者蠲租賦無時甘露二年減民算三十（本百二十減之爲九十）元帝時御史大夫貢禹

上書言古民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毀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古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今人惑於錢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勿以爲幣除其租銖使百姓壹歸於農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以寬繇役諸官奴婢十餘萬人戲游無事稅良民以給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廩食之令代關東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天子感其意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多所施行故先漢寬大弘簡之政結於民心施

及於孝平之世提封田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除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可墾不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賦從田其時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有奇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有奇後從丁爲漢世極盛莽爲苛虐橫歛苛賦黎庶思漢先德並起而磔之蓋其感也東漢之初師旅未解行十一之稅無何以屯田而糧儲少充即詔郡國民田租三十而稅一又時蠲除明章和之世遵前度不改至桓帝乃稅畝歛錢而靈帝好蓄私

藏斂天下田畝十錢修宮名修宮錢每郡國貢獻先輸錢內府名導行錢調廣民困獻少費多姦吏浚爲殘剝人受其害漢遂以亡晉既平吳制戶調戶丁男課田者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半之諸邊郡或三之二遠者三之一不課田者輸義戶米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筭錢人二十八文蓋合漢田賦口筭而一之而時制丁男一人占田七十畝餘丁男半之故行也及晉東渡百姓從而南者並謂僑人散居無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卑濕無蓄藏獨諸蠻陬服屬者令各隨輕重收財物以裨國用後軍

將軍應詹言一夫不耕人受其饑而軍興已來饟餉轉漕朝廷宗廟百官之費繁工商雜役流寓傭奴不農桑而游食者以十萬計今不爲開立美利而望國給人足何可得也今江西良田曠廢日久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如魏氏故事初年舉予耕者二年分稅三年計賦則公私濟而倉庾可充詔從之咸和中始度百姓田取十之一率畝三升後罷其制王公而下人率輸稅三斛惟蠲其身後於賦法益遠宋仍晉課而元嘉之政責成郡縣民頗殷富無何武急徵斂患郡縣遲緩遣臺使督之樑切苛迫尺布百錢之逋徵倍

徭不啻而民遂殫瘁耗矣元魏之初亦用户調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一石後因人貧富爲三等九品之制蓋依田爲賦太和之治始一準古班禄之制賦百官粟帛而周文帝始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司役主力役之徵令自十八至六十四而賦有室受田者歲爲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非桑土者布一匹麻十斤下中半之豐年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三之一凶札不賦人自十八至五十九任於役豐年三旬中年二旬下年一旬起徒役無過一人人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其家不從役廢疾非

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而凶札無力征蓋是時蘇綽爲法依於古然猶以用不足而稅重心恨之居常歎曰今所爲制如張弓非平代法也後之君子孰從爲弛之其子威傷父志心感之開皇中事隋高祖爲納言疏請減賦役甚力高祖方躬節儉勤於治悉從之故百姓雖遭水旱而戶口歲增其後以江表混一寬徭賦十二年有司言庫藏充滿請更置帝大驚曰朕薄賦於人又經大賞何得然對曰歲用計出納常相當而稍存其羸出者不多納者不少以故饒帝大悦下詔言既富而後廉耻可興寧藏於民無藏府庫焉

煬帝承之窮極奢欲北事遼碣西征吐谷渾三伐高麗又巡幸功作無休息而天下怨叛以亡葢上下損益之變於興亡反掌如此也唐武德初用前代戶調法制每丁租二石絹二丈緜三兩外禁毋得調斂而唐世租庸調之端始於此已定均田賦稅法天下戶男年十八以上給田百畝曰一頃當戶者加二十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隨其土所產歲輸綾絹二丈緜三兩非桑土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謂之調用人之力歲定役二旬閏加二日不役見收其直絹三尺謂之庸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

六十爲老。鄉百戶爲里。里設正一人。在邑居曰坊正。野居曰村正。立手實法。歲終里坊正各具民生死與地濶狹之數。爲鄉帳。上之縣。縣上之州。州上之戶部。又爲計帳。具來歲課役之數。以報度支量戶口資產升降爲九等。定戶以仲年。子午卯酉造籍以季年。辰戌丑未籍成。上計部。而留其貳於州縣。蓋總其賦役之法於租調庸。民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言以公田假人耕收而稅其租入也。調言擾丁土所樹藝而調取之也。庸言人出絹而當役。庸直也。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租。三十日租調俱免。水旱蟲蝗

之災十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租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租輸入先後以歛穫早晚地險易遠近爲差民同輸者收先遠令輸者自槩量庸調輸以八月租以九月州府歲市土所出爲貢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鷹犬非有詔不得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而天下財賦所入一歸之左藏太府以時上其數而尚書比部歲會其出入當是時天子躬儉約於上減乘輿服御放宮女加意於窮民又蓄兵以府衛故兵甚設而不費設官有定員故官不濫而易祿其效至中國乂安而四夷咸賓也開元初天子躬儉約焚珠玉錦

繡爲天下先定庸調絹美不過精惡不至濫幅尺有八寸長四丈江淮輸運苦遠凶年樂輸布絹者聽民門戶高丁多者率與父母別籍異居以避徭其五丁免一十丁免二以侍養孝者蠲其徭而別籍異居者禁諸任官應免課役者給蠲符予之蠲符至注免時海內富實粒米狼戾道路列肆皆酒食行千里人不齎寸兵於是天子心驕於逸樂而用費於奢侈錢穀之臣楊慎矜宇文融王鉷等爭朘削結主恩矣當是時租庸調歲額外進錢百億萬緡貯瓊林大盈庫供天子燕私比兩京陷而諸所蓄儲適遺大盜積肅宗

即位。至籍江淮富商貲以給費。吳鹽蜀麻揚銅冶者有稅。竊官勳爵邑告身度道士僧尼。而猶不給也。大曆中。詔天下田一畝。稅錢十五。市輕貨以爲百官給。又有地頭錢。畝二十。復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而徵。通號青苗錢。後增乃至倍。寳應中。租庸使元載言江淮雖經荒亂。視諸道終爲富饒。乃籍八年租調之逋負者。畢徵。而擇豪敢吏爲縣令。均之民。不問違負有無。獨察民有粟帛者。籍所有中分之。法嚴刑峻。民蓄穀十斛而上。輒重足立。盜賊大起。其時理人吏。獨元結爲弘寬。當是時。回紇助師收兩京。歲送馬十萬

酬縑帛百餘萬。後河湟六鎮既陷。歲發防秋兵三萬戍京師。資糧百五十餘萬。諸鎮擅地。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以法。獨畱意浮屠言。焚幣玉。度支稟賜僧巫。歲以鉅萬計。其蕃夷貢獻使未遣。若失職未敘者。食度支。歲數千百人。蓄財廩廩竭矣。先是第五琦爲度支。厭豪將請假。以左藏公賦錢歸內府大盈庫。而宦官恣蠶食其中二十年。德宗即位。相楊炎爲上言。財賦國家大本。生民之命。前世多宰相掌其柄。猶或乃耗亂。今獨委中人。大臣不得知其出入。於耗蠹何量。請出歸有司。帝即日詔財賦歸左藏。先是租庸

調法。以戶田丁產爲宗。及天下兵起。版籍燬散。而戶部按空文責租庸所在。科征。名月橫出。迫趣取辦。無復常準。行人多丁者爲官學釋老以免責。而下戶殘瘁。率逃徙爲浮人。土著益寡。炎疾之。更兩稅法。以一其制。先度國家百役費用上供留州之數。而賦於人。量入制出。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籍。人無丁中。以富貧爲差。行商所至。稅三十之一。度行稅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以夏秋兩徵之。夏稅毋得過六月。秋稅毋得過十一月。鰥寡惸獨不自給者免。天下之民。不土著而地斷。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諸租庸調雜

徭名目畢省而皆總於兩稅法簡易歸一民稍獲其
便會朱滔王武俊田悅以兩河叛而用益不給於是
借富商錢增兩稅錢諸道關津各置吏閱商錢緡稅
二千竹木茶漆十一稅一趙贊復請稅屋間架筭商除
陌而民益愁怨思亂於是涇原兵叛而天子出居奉
天其後奉天之圍解諸道貢獻之物稍集帝困圍城
中乆苦財不給重積財於行宮廡榜瓊林大盈庫爲
内藏學士贄見之大驚乃上言天子與天同德當以
四海爲家不當效匹夫之藏以歛謗遝怨也頃者六
師初降百物無儲殆將五旬凍傷相枕而小人畏命

同力竟夷大難良由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絶甘輟食以昭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懐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其無也今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謡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患難既與之同憂安樂不與之同利乎誠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庫貨賄盡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賞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寶而固大寶也時帝方倚信贄亟去其牓其後天子益憂乏財謂相李泌言往歲諸道貢獻錢五十萬緡今僅三十萬緡用

不足奈何泌欲廣帝意開其邪即對曰古天子不求私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勿受貢獻及罷他宣索必有須禦降勅折稅毋使姦吏得因緣爲奸帝從之乃後數有宣索勅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已方定兩稅時諸郡邑獨取大曆十四年科率最多之數爲準他備急供軍折估宣索諸名色一之於兩稅於爲賦巳重尋以軍興貫加征二百勅事畢停止巳竟不罷初定稅時計緡錢爲筭而納稅配綾絹計錢爲估絹一疋直錢三千二百後物價益下絹匹直錢千六百輸一者過二及度支以稅物頒諸司

又給本價爲虛估而謬以濫惡見劾督州縣剥徵故
賦名不增於舊而民困又祔定稅特勑兩稅外加斂
者以枉法論而朝廷宣索若諸州上供畢復賦諸民
獸陽避徵文科後則廣其課而裌償其庸命曰召顧
科配則精其入而麤給其直名曰和市比大曆之數
復倍帝畋於新店入百姓趙光奇家問樂乎對曰不
樂帝曰今歲頗稔而不樂何也對曰詔令不信前云
兩稅外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倍於稅始云和糴
今強取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納道次今致京西
行營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帝太息久之

復其家肰誅求克國用如故不能有跂也當是時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而州縣各招浮蕩析實戶張虛數以徼譽諸死徙闕稅者配抑於土著而土著益困帝以問相贄相贄疏諸弊事以告且言凡欲拯其積弊必先窮其弊原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校舊慮遠圖難規略未詳悉固不可行利害非相懸寧當苟變故作法裕於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作法裕於財未有不失人者也兩稅之法但務取財豈云恤隱立意既爽彌綸又疎亟繚棼絲重傷宿痏又言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

有大限生物之豐敗繇天用物之多寡繇人是以聖人立法聞量入以為出矣未聞量出以為入也用不節則雖盈必竭用能節則雖虛必盈又言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以定其居而固其志務於重遷以為理也頃者軍興典制廢弛戶版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長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誘致姦甿舍彼適此者謂新收而獲宥倏往忽來者以復業而見優惟懷土安居則厚斂屢使是驅之轉徙教以澆訛故當今之要惟

在厚人而薄財損上而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小損者。所以成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暫薄者。所以成永厚也。疏既上。而裴延齡言利事得幸。爲姦欺罔上。帝嬖之。欲倚以爲相。陸贄不用。諸所言無施行者。當是時。分天下兩稅爲三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而方鎮藉上供送使之名。取民無限度。相裴垍請諸道節度觀察所在留州送使錢。一以公估準物貨其捨公估計私直。規以自潤者禁。使府有調費。但取諸所治州不足。乃於所屬州取之。而送使之費頓減相吉甫撰元和國計錄上之。總天下方鎮。除鳳翔等

十五道不申戶口外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東西八道四十九州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中稅戶減四之三而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比天寶增三之一大率二戶而供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者不與蓋國計廩廩不給而猶以為未足也其後皇甫鏄王遂李翛之徒以刻剝能聚斂得寵用而諸道貢獻度支鹽鐵若助軍平賊之費益不勝繁弊焉大都唐自天寶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不息者數世而用難為節加以驕君庸臣便一時之利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已聚斂之臣用逢君欲橫斂蓋愈煩愈

弊而至於亡宋興歲賦之則約有五一曰公田之賦謂官田屯田營田賦民耕而租之者也二曰民田之賦民所自占田輸賦粟者也三曰城郭之賦謂宅稅地稅四曰雜變之賦謂牛革蠶桑食鹽隨地產而折輸之以賦也五曰丁口之賦計丁率為賦諸皆輸之府州縣有常處而移此輸彼移近輸遠移有餘補不足曰支移諸歲入有常物而國所須用計其直相抵令轉折以代償曰折變州郡催理賦稅及九分以上版曹置勿問令得操其羸為民補助曰破分自宋祖承五代之亂王師所至務去民疾苦諸無名苛細之

斂畢華尺纖斗粟無所增於舊遇水旱徑從即蠲除倚閣無虛歲倚閣者凶歲閣不征需後後復遇凶歲輒蠲之其賦入有二十而稅一者有十五而稅一者五代時命吏歲檢視見墾田定租吏緣爲姦稅不適而民困太祖詔許民闢田墾土州縣毋得檢括止以見所佃爲額懲五代重斂之弊選官涖京畿倉庾及諸道受租調有掊克爲增羨者輒抵罪甚者棄市自唐末兵興方鎮皆留財賦自贍取於民無限度至是轉運闕命大臣權所在場務或以京朝官監臨已諸州立糧科院設通判主之而賦稅畢上供有額矣已

詔受租籍除分毫合龠銖絫絲忽之算。錢成文粟成升絲成兩金銀成錢。紬不滿半匹絹不滿一匹計丈尺輸直無得三五戶聚合成匹爲碎煩縣歲各造稅籍具所溢戶口夏稅秋苗畝分桑功及科物爲帳二送州覆校。用州印鈐識之。一藏州一給付縣令佐行收受二稅須於三限前半月畢輸錄事參軍按視形勢戶別立籍畢限前輸通判專督掌之其起納視諸道收穫爲早晚方是時吳蜀江南荆湖兩粵諸僭國旣平定諸方儲積物克於內庫而天子恭儉簡易約已以裕人歲府州縣上供不時入守藏吏以爲言帝

弘寬多弛以予民不察察也雍熙初詔諸路民丁錢其未成丁若年老廢疾者皆免景德中廣南西路轉運使言廣橫賓向諸州民墾田未輸賦者請檢括定租帝曰遠方民宜省徭賦寬假之奈何困之乎亟命停罷先是縣吏以增戶口升等加俸吏有析主戶爲客戶登籍冒賞者詔禁切之時累朝相承以恤民厚下爲先務又禁網疏闊天下生齒尚寡養兵未甚繁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夷狄金繒之遺內無得已不已之役民安閭里不爲巧僞故上下給足宇內懽洽其後承平久而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

員益衆佛老夷狄益耗蠹爲中國害縣官之費數倍於曩時。而百姓以久平縱於侈而上下困於財矣天聖初命有司取景德中歲用較今出入。而省其不急者。於是祥符齋醮宴賜諸宮觀之奉咸省仁宗又清心省事以幸天下方嚮治而元昊暴發邊久無備廣募兵以應卒而調繁三司使賈昌朝言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石度僅充今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一在冗食今畜儲枵然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於民儻有水旱盜賊之急。計將安出乞下有司議於是議省冗費減皇后及宗婦郊祠賜予之半而皇

后嬪御宗室刺史各上俸給以助興惟帝亦罷左藏庫月錢以佐費公卿近臣亦各請減郊祠所賜銀絹急國而猶廪廪也及西事觧三司使王堯臣言臣謹取陜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前乘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数葢增以再倍而元昊稱臣西事幸解宜亟汰省而調用無所減將國力日屈於是下詔責邉臣及轉運司趣條議蠲除及徙屯兵還內地汰其老弱若并省官屬事矣然所減無幾加以宗子蕃衍充仞宮邸官吏冗積溢於位而財賦葢不贍當是時議者患民稅色目多吏因緣爲姦請除其名直括爲一則下之使民聽不惑三司使程琳曰合而没其名直一時便耳後有

興利之臣必且出其目復下之民何自知哉是重困之也惟明所科率者以示民不惑利之大者也神宗即位。垂意於養民厚下節愛之政。思積弊欲更新之。有司請造龍圖天章閣覆闌檻氈。帝不許。曰。諸閣闌檻故弊。用覆之何爲。儀鸞司缺氈。請命河東料毛造之。帝曰。牛羊司積毛數萬斤。同糞壤不取。而欲遠取勤民爲乎。每太息古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爲病民也。會王安石指於帝合。帝倚信爲相。於是別建制置三司條例司。奪三司使權。獨異時賦稅常貢之入歸三司。而銳意於農田水利市易均輸青苗免役之法。張官遣使經度之。利孔百出。不專於租賦。以爲富

強可立效。朕所創法。主富國而無統。天下騷然。當是時。吏負猥多。州郡有待闕官月料之費。置宮觀差遣處異議有宮觀官俸給之費。宗子屬益疎補外。有宗子口券之費。而熙河岷洮西夏南交之師役駢起。費又以鉅億計。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而國以遂憊矣。蓋其時謀國者惡異喜同。輕而易變訾新法。爭役法讙然。即尋常聞失得以相較。而不皆適於本。於是安石意愈激持益力。而行愈誖拂。不孫於理也。規役法可槩矣。它具帝紀若貨賄志中。宋役法因前代以衙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督課賦。以耆

長公聽察。以弓手壯丁司追胥。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給官使令。各以鄉戶等第人差充。役隨時視其戶差次而升降之。太平興國中。京西轉運使程能。言諸州戶供官役無等。請定為九等著籍。上四等。輪以次任役。餘五等免。詔從之。惟里正鄉戶為衙前。主典庫藏輦官物。有折耗賠償。往往用破家。又時平姦生。命官形勢之家。占田無限制。皆得復衙前里正戶長之役。而齊民獨困急於繇。乃僞為券。售田勢家。稱庄佃以避役。民益困不營生自弛。即多樹桑一株。畜牛一頭。餘二歲糧。數疋帛。輒見指目為殷實。推當衙前。蓋

困弊甚矣。熙寧中。州郡有衙前。越千里輸內庫。今七錢者。吏恣留難。至踰年不得還。神宗廉得。大傷之。議變法。於是制置三司條例司。言古者歛民賦以祿在官。故民不苦役。而官得人以爲用。漢世宰相之子。肰且戍邊。故苦樂齊而力均。今鄉戶擔差役之苦。不盡出於南畝。而有司又緣差役侵漁之。一夫爲役。舉家失業。又品官家皆得復役。而小民重困。宜先總州若縣。應用顧直多少之數。隨人戶貲產高下。以差次出錢。顧充役者。在官。名免役錢。其坊郭等戶。及未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

取足用顧直。而頗寬其數。增一二分。為水旱缺乏之備。名免役寬剩錢。如此則官有錢以顧役。而民輸錢訖。即弛然退。自力於為生。而衙司縣吏誅求巧舞之奸。一無所得施。便為著令。而罷遣衙前。時開封府縣十百人。各自欣幸。如更生。散去。其後州縣希提舉司旨。廣斂民錢為免役。又省役額。損役直增科。率為寬剩錢。而民始告病。又官自顧募。則官病。招顧無上戶類猾得市姦。即帑藏綱運多失陷。官又病。又其時青苗市易均輸兵興貴並起。畢賦民。民艱得錢。吏急暴徵則最病。此兼其時其人之病而有之。不獨法病也。元

祐初僕射光司馬條免役五害曰舊上戶更互充役備賠償而得番休今歲使出錢是休息亦無期也害一下戶及單丁女戶舊無役今例使出錢役及孤貧害二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子無顧憚自恣爲姦欺害三力者民生所有錢者縣官所鑄非民所得爲者也故農出錢難今責出錢歲豐則賤糶其穀歲凶則賣莊田牛具以償官害四又提舉司以積寬剩錢爲功而多斂役錢民不安其生害五也今莫若赦守令按戶籍定差其不願役願擇可任以代者聽惟衙前之役重難任誠嚴有司毋科率而於雜色錢中

少損以助之。後可使平也。乞下監司守令議可否。縣五日具措畫上州。州一月上轉運使。轉運使以聞。而隨州路爲之制。晝一下。於是畢復差。民知不復責輸錢。又咸自驩幸。然差法久廢。版籍漫滅。重輕無準。異時役鉅大難任者。雖稍弛亦不免科繇。民又各籍籍歎不輸錢之爲害也。此其利害。固亦略相當矣。成周有政役。鄉遂有司。各帥其民徒車輦以時至。聽徵於司徒。事遼闊未論。朝廷誠靜重愼事。獨精擇牧令。如古漢循吏之倫爲牧守。而久任之。其顧民而予之直也。如家有傭作。其差民而賦之役也。如子趨父事。何

適不可而何必創法更令紛紛爾爲也且夫上之於下也如元首之與四肢一體而成者也分無可逃勢何得辭得其人而司牧之如六馬之在御非其人而督驗之如置禽於閑圈而獵之也患民役於官而吏侵漁之青苗保馬保甲諸法民何以自免於官患民苦於錢而差役之爲便也田賦諸雜變賦庸非賦於民乎得其道則交利失其道則交病無寧於青苗保甲保馬以賦於民爲是而差役則非之元祐於差役以賦民爲得而保甲馬則罷之亦偏指不參矣先是韓魏公琦知并州言州縣生民之苦惟里正衙前之役甚痛孀母爲之改嫁親族爲之分居甚乃有非命求死

以詭單丁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此其弊生於不均如縣有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十五戶計貲爲錢三百萬乙鄉第一等僅五戶計貲爲錢五十萬鄉番休遞役則甲鄉十五年而一周乙鄉五年而周闔鄉休息有餘狹鄉敗亡相繼此豈朝廷爲民父母之意請命轉運使以州軍見役人數爲額而令令佐視五等簿通其縣計之以產力差次應役便至和中知制誥韓絳蔡襄以爲言詔絳襄與三司參定第其役輕重等差凡差鄉戶衙前視物產多寡置籍分五則當之而民稍休息蓋役法議始此熙寧變役法取役錢計物力爲高下輸錢而人戶著籍多巧避失實令郡縣坊郭三年鄉村五年農隙集衆稽貧富爲升降而嚴故爲高下之科乃定庸錢備官雇民不復有與則衙司縣吏無所施其誅求巧舞之奸請先自一兩州爲始行之既便安乃令諸州軍倣以行詔曰可於是乃下令罷差而東明縣民數百詣開封府訴超升等第不受突王安石私第訴之安石不受訴之御史臺臺不受散去帝頗聞其事而御史楊繪亦言酸棗縣升戶等失實乃兩手敕問之安石言外官扇搖役法者謂輸錢多錢必贏羣訴宜可免苟受其訴則聚衆僥倖

省肆矣帝乃盡用其言頒其法於天下監察御史劉摯條上其十害言民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故舊法上戶之役類皆數而重中下戶之役率常簡而輕今槩視物力以差次出錢於上戶誠幸而下戶苦之矣夫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錢歲不可闕則是賦稅有時減閣而助錢更無蠲損也役人必用鄉戶為其有常產知自重也今既招顧恐正得浮浪姦詭之人則帑庾綱運及諸場務不惟不能典幹恐不勝其失陷而冒法者必衆矣至弓手者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史之類遇寇則有縱逸因事輒為騷擾其坊郭十等戶郡縣科率緩急賴之難使之更助役錢乞詳究條目徐審利害而行之楊繪亦言其五害乞以謂安石安石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寧當規規恤淺近之人浮議耶於是提點趙子幾怒東明令賈蕃不能禁遏民遮訴者摭他事劾之詔逮鞫繪摯疏極言之以為吏役法以便民民苟以為不便也安可禁今以威脅令佐使民不得赴愬是壅川也於是曾布摭繪摯所言條辨之曰畿內上戶盡罷昔日衙前之役所輸錢比舊受役之費減十之五其中舊充弓手承符里長之類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戶皆出錢助

之費減十之七、下等人戶則盡除前冗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一錢、費減十八九矣、言者謂優上戶、而虐下戶、則聚斂之患生、此臣所未喻也、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典倉庫綱運、而承符手力之類、舊法皆顧人爲之、亦已久矣、言者謂衙前募人、則失陷官物、耆長募人、則盜賊難止、此臣所未喻也、免役或輸見錢、或納斗斛、皆從民便、爲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直謂使之輸錢、錢非民有、絲綿粟麥、必至賤估、此臣所未喻也、昔之徭役、皆出百姓、凶荒饑饉、未嘗罷免、今役錢頗欲稍有餘羨、正以爲凶歲蠲減之備、而言者以謂非如稅賦、有倚閣減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之類、亦嘗有倚閣減放否也、賈蕃爲[illegible]、不受民訴、使諠譁于京師、意必有謂誠令用心無他、亦可謂不職矣、況其他不職狀甚衆、趙子幾不得不問、而御史乃欲舍蕃而治子幾、是不顧陛下之法、與陛下之民、宜莫如蕃與御史也、於是下其疏問狀、而繪摯辨愈力、出繪知鄭州、貶摯監衡鹽倉、時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利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判官鮮于侁曰、利路民貧、二十萬足矣、議不合、各爲奏上、帝以利路役常歲緡錢

九萬餘、而李瑜定役錢大過其率、提點形獄周約亦言名無異辭、下部切責、而擢約爲副使、神帝知民苦差役、而衙前特甚、免役均敷顧直、雖不能不取於民、而民得一意田畝、實鮮前日困弊、故羣議雖起、意不以爲然、而州縣希提舉司風旨、廣敷民錢、省後額損顧直、增添科率、以爲寬剩、故顧役不加多、而歲入比前廣幾數倍、天下皆謂朝廷獨設法爲聚斂、疑怨矣、元祐初、司馬光主復差、中書舍人范百祿曰、熙寧免役法行、百祿爲咸平縣、開封罷遣衙前數百人、民皆欣幸、後有司務求羨餘爲刻削、民始以出錢爲病、今第減功免錢額、以寬民力可也、光不從、而知制誥蘇轍言差役復行、當議者五事、畧言舊差鄉戶爲衙前、破敗人家、甚於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害、而反以爲苦者、由役錢難耳、向使用官賣坊場課入顧衙前、自足、而他色役人止如舊法、則爲利較然、初疑衙前多浮蕩投顧、不如鄉差稅戶之可抵、然行之十餘年、投顧者亦無大敗闕、不足以易嚮尚差衙前之害、其坊郭人戶舊苦科配、新法令與鄉戶出役錢、而科配咸免、便但數錢太重、今但酌役錢減定中數、用坊場錢與支顧衙前召募及非泛綱運、無爲

用差且言郎用差第當以見在役人數定額熙寧未減定前數實冗不可用詔下看詳役法所詳定先以爲差役始行續命顧募號令不一遂條始奏文上之畢主差元祐三年翰林學士蘇軾言改差法上戶之害皆去獨有三等人戶方顧役時戶歲出錢極不過三四千而今一役一年當費七十餘千休閒不過六年則是八年之中昔僅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十餘千也乞下有司按昔日顧役歲出錢之數較以今差役歲費之數更以幾年一役較之則利害較然況農民在官百端蠶食比之募人苦樂十倍其五路百姓朴拙者則患苦彌甚矣御史中丞李常言初差法詔下民更不輸錢驩呼相慶行之既久而始覺不輸錢之爲害也差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得番休鄉狹戶寡者頻年在事上戶極等歲有輸百千至三百千者今止差爲弓手顧人代役歲不過用錢三四十千中下戶舊輸錢不過二三千而今所顧承符散從之類不下三十千則差法徒能優便上戶而三等四等之戶獨困也望詔一二練事臣條與賦臣取差顧二法便百姓者而詳擇其中右正言劉安世以責民出錢爲非守初議遂劾常懷姦

害政及蔡京用事盡復熈寧法行之於是侍御史董
敦逸言京在元祐初知開封府附司馬光行差法祥
符一縣數日間差至一千一百人今盡主顧爲循私
京抗章辨詔敦逸具折而自是法猛峻深爲民病矣
蘇學士軾有言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
計有不終日之計古者三年耕有一年之畜九年耕
有三年之畜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水旱凶荒民
無菜色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盜賊夷狄
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其次則一歲之入僅足
支一歲之出天下之產裁足供天下之用平居雖不
至於虐取橫斂而有急無以應故其國可靜而不可
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一時之計也其下則量出以爲

入。用不給而取之益奢。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將何以待之。於風切至矣。初神宗留意於節儉。深味乎漢文帝爲天下守財語。而慕誦之也。相安石評以爲人主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良。雖竭天下之力奉乘輿。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是。然節儉自美德。此其意罔襲孟子治於人者食人食人者治於人之義。而以其意氣發之。而不知堯舜者雖位極崇高。澤被天下。乃其心兢兢於施未博濟未衆以爲病。而無敢於康樂自從爲也。必苟藉以自快。亦爲無忌顧矣。自是邪臣祖述以周禮惟王不

會之說逢上於侈靡又倡豐[illegible]豫大之言以膏之諸凡土木營造必欲度前聞所侈後觀於是置應奉司置御前生活所置營繕所置蘇杭造作局若御前人船所具以奇侈蕩上意而東南歲運花石綱至一木一石費三十萬緡自安石志強兵聽王韶議開洮河西師進而國苦軍興其後章惇築鄯湟等州蔡京招納青唐用大師者再僅克之費以億萬計而湟州戍卒歲費錢千二十四萬九千餘緡最後有燕山之役郭藥師所將常勝一軍月費米三十萬石錢百萬緡自元豐改官制百官府供給皆併爲職錢視嘉祐治

平間賦祿優甚其後京相白增供給食料等錢戶侍郎許幾請裁浮費聽宰執辭所增奉京與其黨宣言減奉非治世事幾奪職是時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及遙郡刺史下至千員增置禮制明堂會要圖志之類各兼局官職秩繁多廩給無度而吏祿泛冒於是熙寧諸所行法畢而浚削益深青苗未散而已斂方田山稅等具名田賦支移之令民實所占地產而輸錢已反覆紐折至數倍於初而用猶不給也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擢戶侍郎於是糴本錢竭不能增糴而儲積空戶尚書曾

孝廣。請六路上供米。竝依東南雜運。直抵京。免侵盜乞貸之弊。於是詔六路至湖南北。無近遠。各以其歲額米。直運抵京師。號直達綱。豈不加糴。歛不代發。而立法峻甚。船損壞修整不得踰時。公私收受邀求百出。又鹽法壞。回舟無所載。舟人逃散。而漕艱。初黃河歲調夫修築埽岸。其不即役者。令輸免夫錢。元祐中。呂大防主回河之議。而役大煩。費因配夫出錢。大觀中。修滑州魚池埽。役又煩。始令河北民盡輸錢。已用王黼議。大兵後。非假諸路民力安克濟。毋獨苦北河。於是詔天下竝輸免夫錢二十千。淮浙江湖嶺蜀三

十千。凡千七百餘萬緡。內侍楊戩主後苑。爲帝言汝州地可爲稻田者。置務掌之。租其入可數萬。以佐費。乃置稻田務。已行於府畿。名公田務。其後南暨襄唐。西及澠池。北踰大河。方諸民田步畝。稍溢於初券者。輒名公田。令輸公田錢。而山東河朔荒逃田。與河堤退灘租稅舉入焉。所括田至三萬四千餘頃。皆內侍主之。隸應奉局。督責峻嚴。部使者至自督御前租課。民輸公田錢外。即正稅倚閣。不復能畢輸矣。已而增鎮柵以牟稅利。天下市易務。官賣石炭。增至二十餘場。廣進御前茶利。諸貿易名物瑣碎。至不可盡記也

及亂作。尚書左丞宇文粹中上書言。近歲南伐蠻獠。北贍幽燕。關陝綿茂諸邊之事。日起而山東河北寇盜竊發。賦斂之歲入有限。而諸支費皆盡取於民。故陝右河東富人上戶。畢棄產而入川蜀湖海。河北冠帶衣被天下。而蠶織休廢。諸路取辦。目前不顧其後。穀麥未登。已鬧俵糴。歲賦已納。復理欠逋。置應奉而求珍奇。民積逋賦錢。一路至數十萬。臣計祖宗時歲上供止四百萬。無額上供二百萬。京師商稅店宅務抵當所攤錢僅百萬。三司以七百萬之入。供一年之費而有餘。近諸局務應奉等司。截撥上供。督辦科額。

而繁富路分一歲所入視上額幾倍而猶不給於用也非痛裁省雖有智者其何以善後葢是時天下財賦所入分御前若朝廷及戶部爲三其措置裒斂與支用各不相知故上溢下漏而民以重困迨哀痛詔下諸應奉司局非泛科額竝罷自宮禁所須逮吏卒廩餼皆以度式付有司而上耗下竭國無可復爲矣宋南高宗在河朔親見民疾苦又經蹂躪久慮民隱稍深嚴守令違詔科率之禁下詔言朕惟國家養兵之費取吾民甚苦吏緣軍須掊斂無藝曾莫之恤朕甚悼焉監司守朕所寄以惠養元元者也而漫不加

省民將何賴其察所屬爲僞漁者按劾聞統制張俊乞蠲賜田及所置私產租帝許之三省言國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廣陛下哀閔元元俾士大夫及勲戚之家數稅與編戶等誠欲寬民力厚下也令俊得免郎當均其稅於齊民是使民爲俊代輸也方今大將不止俊一人使各援例陳乞將何以拒之帝以示俊曰朕固不惜第公議不可違耳其後秦檜用而貪猾狼賊客諭諸路暗增民稅十七八爲上言國家經費惟仰二稅乞禁諸路請蠲免者於是命其黨曹泳責荊南已蠲口賦二十萬緡甚急而言者阿意言流民已

復。可撿括使增賦。民以重困。右承議郎魯冲上書言。
臣前任宜興。以一縣計漕合收窠名目有丁鹽坊場
課利地租絲租紵錢等。歲入不過一萬五千餘緡。至
其支發有大軍糴本造船軍器物料若上供等錢。及
天申節銀絹錢之類。歲不啻三萬四千緡。又有見任
寄居官請俸。及官兵經行批券請給。與州郡非泛督
索。曾無虛日。是使為令者惴惴惟征斂是急。朝不謀
夕。亦何暇為陛下奉行寬恤詔書承流宣化也。今銓
曹有縣令二百餘闕。無願補者。正緣畏財賦督迫被
罪而避之。願加意節儉。而飭監司守經制。其中。孝宗

受禪歲躅積逋以蘇疲民秘書監楊萬里言民輸粟於官謂之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今二斛矣輸帛於官謂之歲稅舊以正絹爲稅絹今正絹外有和買矣舊和買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皆無之又以絹估直而倍折其錢矣舊免後法畝稅一錢今額歲增無紀極矣既一倍其粟又數倍其帛又數倍其錢民將何堪兒月椿版帳又幾倍於祖宗之舊者乎陛下欲安國家當自厚下始欲厚下當自薄賦斂始欲薄賦斂當自節用始用節而後財可積財積而後國可裕國裕而後賦可減賦減而後民可使富民富而後

邦可使寧也又臣僚言陛下登大寳而來蠲賦之詔
數下而吏胥攬户輒已先期督小民畢輸及詔下則
所放者吏胥之物所倚閣者攬户之錢也是以寛恤
之詔雖頒而愁歎之聲如故竊觀漢史恤民之詔多
以減民明年田租爲文意盖慮是乎今宜倣漢故事
先期示使民沾隱恤實惠監察御史陳汞𣳣言今常
賦爲額已重近𠂢預借一歲至再三歲甚且至五六
歲以百口之家計之雖罄汞業䏲且不給將流亡隨
之此公私俱困之道也今宜併省州郡俾縣令得專
達究心扵撫字法藝祖出京朝官爲令之典重其權

遵光武擢卓茂爲三公之意激其氣厭後正其經界明其版籍約其妄費庶可裁其橫歛而民瘼有瘳也時不能用繇此觀之賦出於田賦重而田荒後出於力後繁而力竭國依於民民敝而國危民殘而國亡自生民以來莫之能易也建炎初天子知民苦後法諸講究其利病特詳罷顧後復免後法纖悉畢具厭非久輒弊後後錢并寬剩錢畢白輸而苦後如故又豪有力者各私以賂自免而役愈不均乾道中金華松陽民汪灌等首倡義廋其時里正一歲之後長短相覆無慮貲三十萬乃自實其貲爲三等定著後之

差次於籍衆割田公之以其粟佐當役者役先後視
籍田多寡視等他日戶升降則告於衆而進退之歲
三月衆畢會挈豕釃酒舊里正以授新里正成禮退
而後以太平名之曰義役約初成上其書於府頗爲
有司所持灌任以爲必可行也行之後三十年後之
訟不抵於有司俗大歡洽郡守呂芾上其事號其鄉
曰循理里曰信義以風葉侍郎適時爲令愧之曰民
誠義吾有司之失義甚矣自是所在推行而御史謝
諤言當從民便不願者行差役如故便
國家稽古定制以版籍覈天下之丁甲以墾田定天下

之賦稅洪武三年　詔戶部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
各具其姓名年歲貫址夫家之數爲帖已著之籍編
勘合州縣用半印鈐記之籍上公府而帖給之民令
有司以時清覈歲
郊祀中書省以戶籍陳　壇下薦之
天祭畢而藏之十四年　詔天下府州縣編賦役黃冊
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爲長餘百戶
爲十甲甲十戶名全圖其不能十戶或四五戶若六
七戶名半圖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各編
一冊冊首爲總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繫於百一

十戶之外著之圖尾曰畸零帶管冊成上戶部而省
府州若縣各存其一以待會比十年有司消定式給
坊廂里長令人戶諸丁口田塘山地畜產悉各以其
實自占上之縣縣官吏查比先年冊諸丁口登下其
死生其事產田塘山地貿易者一開除一新收過割
其糧稅其排年坊里長消乏者於百十戶內選丁糧
近上者補之有事故戶絕者附畸零而官吏里甲敢
有團局造冊科斂害民及人戶自占以實故阻抑不
攢造者以差次科罪其欺隱影射飛灑詭寄者罪如
科其菴院寺觀僧道已給度有田者具編冊如民科

其土官邊遠里甲如實編不式餘裔夷不編冊既具州縣正官躬親磨筭訖類編塡圖署銜名上之府府提調正官於所屬州縣文冊躬親磨筭訖類編塡圖署銜名上之省司省司使如法上之部年終進呈送南京後湖收架歲委監察御史二人戶科給事中一人督監生清比遺誤撿暴蠧浥葢慎重至矣戶三等曰民曰軍曰匠而境內民有儒有醫軍有較尉有力士弓鋪兵匠有廚役裁縫馬船[illegible]類若近海有鹽寺有僧觀有道士畢各以其業爲籍而人戶以籍爲斷民父母存若亡而兄弟出分及贅壻乞養子歸宗另

變者聽異籍唯軍匠有清勾以異籍爲規避禁不聽其土田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官有官田有職田有學院田有沒官田若斷入官田皆謂官田蓋倣近世公田官田唯官田則起科而沒官田有一沒再沒至三四沒者等則遞以增而米一石僅折銀貳錢伍分寬之民所自占得買賣之田有新開有沙塞與寺觀田皆謂民田蓋倣昔日分田民田準民田則起科而等則各以其地宜爲差租二等徵以夏曰夏稅徵以秋曰秋糧夏稅農桑絲也以植桑者農而蠶事以夏登而名秋糧有本色有折色具稱米以穀至秋始成而

折色以米直爲斷也夏稅毋過八月秋糧毋過明年二月府州縣具如期徵輸而蠲征有恩蠲有災蠲恩蠲十一災蠲十九丁二等曰成丁曰不成丁民始生登其名于籍曰不丁年十六曰成丁丁成而後六十而免婦女若不成丁不役役三等以戶計曰里甲以丁計曰均徭上命非時徭曰雜泛府州縣驗册丁口多寡事產厚薄以均適其力毋放富差貧民年七十而上許一子侍養免襍泛役寡婦年三十前夫亡守志迨五十不改節者旌其門免其家徭而品官免役視職秩爲差官故仍免徭三年凡天下夏秋二稅所

入。各以其地產、為共。北直隸夏秋二税、共米麥六十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絹四萬五千一百三十五疋、綿花一十萬三千七百四十八觔、鈔九貫、馬草八百七十三萬七千二百八十四束、○南直隸夏秋二税、共米麥五百九十九萬五千三十四石、絲一十萬九千九百一十兩、絹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二疋、麻布二千七十七疋、鈔八千七百七十錠、馬草五百八萬四千二百一十七包。○浙江夏秋二税、共米麥二百五十一萬二百九十九石、絲綿共二百七十萬四千二百七十兩、絹三千五百七十四疋、鈔五萬一千二百九十三錠、馬草八十七萬四千四百九十一包。○江西夏税米麥八萬八千五十九石五升八合三勺、秋糧官民米二百五十二萬八千三百五十五石八斗二升、絲八千二百三觔、絹一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疋、布一千三百四十一疋、鈔九千九百七十九錠。○湖廣夏秋二税共米麥豆芝蔴二百一十六萬七千五百五十九石、絹二萬七千九百七十七疋、布七百五十疋、鈔一百七十五貫。○山東夏秋二税、共米麥二百八十五萬一千一百一十九石、絲二千一百一十一斤、絹五萬四千九百九十疋、

綿花五萬二千四百四十九斤馬草三百八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束○山西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二十七萬四千二十二石絲五十斤絹四千七百七十七疋馬草三百五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陝西夏秋二稅共米麥一百九十二萬九千五十七石絲綿三百六斤絹九千二百一十八疋綿花一萬七千二百七十二觔布五十八萬八十九百九十匹京運年例并鹽課銀共四十六萬四千五百二十三兩有零草一千八百四十三萬六千七百餘束○河南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四十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七石內除起運外止該存留麥米并棗子棗株米共八十六萬八千八百六石有零每歲祿米該用粟麥一百四萬六千二百有零除王府并合省文武官吏師生旗校官軍俸糧六十九萬三千餘石不計外絲三十五萬三千六百四十三兩絹九千九百五十九疋綿花三百四十二觔馬草二百二十八萬八千七百五十四束○四川夏秋二稅共米麥一百二十萬六千六百六十石絲六千三百三十三斤綿花七萬二千八百五十一觔○福建夏秋二稅共米麥八十八萬三千一百一十五石絲綿一百九十四兩絹六百

延字六十五觔鈔一萬七百七十九錠○廣東夏秋二稅共米麥一百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二石廣東鹽課提舉司海北鹽課提舉司共本折色鹽價并引價銀三萬七千二百八十兩○廣西夏秋二稅共米麥四十三萬一千三百五十九石鈔一百四錠○雲南夏秋二稅共米麥一十四萬五百八十八石鹽課提舉司黑白等鹽并額辦本折色小引鹽五萬六千九百六十五引○貴州夏秋二稅共米麥一十四萬八千九百四十八石有零洞蠻麻布二百五十九條有零課程稅鈔一十三萬六千四十六貫四千三百八十八文稅銀三百二十九兩九錢三分三釐九毫○遼東歲運銀一十八萬五千二十四兩米一十二萬四千六十六石歲辦草二百四十萬五千二百一十一束豆七萬五千二百二十九石六斗　始

高皇帝躬親民所疾苦。既在位。施大德加惻怛於天民。大誥天下言浙西府州縣官徵收害民之姦甚於虎也。秋糧一石帆折鈔二貫。復巧立名色。有水腳車腳

日食錢有庫子入後辨驗錢有蒲簍竹葦沿江賽神
錢何多名上濫也實始峻贓吏之誅也念賦稅重關
國大計謂既富方穀掄殷實戶糧多丁衆者爲糧長
督其鄉賦稅多者萬石少乃數千石部輸之歲七月
委官領糧長詣　京關勘合
上親臨諭以所爲重民恤賦之意畧以爲糧長之設本
便於有司便於細民如縣有糧十萬設糧長十人正
副二十人勤勞辦足而有司不過議差部糧官赴所
在將輸甚易不勞細民得就鄉聚自升合斗勺而上
赴糧長收受無所苦府州縣吏棠不得留難便亦甚

矣乃不才有司奸頑作弊爲侵苛愚民謗言猶日受害此何以稱焉往糧長中有貪婪無厭將所合納二稅令衆戶包納倚公挾勢恣逼督而細民從之亦有心懷仁恕不倚公挾勢不令民包納者而民或欺玩嗚呼惟天監在上哉　國家府州縣設社稷壇壝春祈秋報凡爲民祈福也今民有百千萬畝田往往交結有司隱稅匿差不知百千萬畝之田皆天覆地介風雨露雷以長養其五穀者也家食其利而灑派詭寄及買田不過糧移換坵段葬損細民細民艱辛此獨何心爾糧長居恒會諸人諭令改正若各處田荒

不治。奏爲分豁。嗚呼有司官吏其有倚二稅爲奸。麥方弔穎而徵夏稅。穀方秧節而催秋糧。窘民於青黃不接之候。頻加箠楚。得賄緩矣。及期至輸倉。又指難苦之。嗚呼。不才害民有若是耶。天災人禍死無日矣。蓋諄懇慎重如此。當是時。

上定鼎金陵。賦江以南粟輸 京漕便利。無兗淮之運。而疏土封諸子爲王。僅十國。於賦祿易供。而民諸染勝國舊習。及豪猾吏用重典誅鋤之。汲其貲用代民更賦。又時時免賦。或全蠲不征。休燠之糧長部運至。往往得 召見 面命。亦往往以語合 意見擢用。

故其時糧長各處顧自重輸將時至又耳目視聽一新國元氣肇復而民淳收子戶稅鮮所朘削上利而下安其後徙都北平漕江以南粟四百萬石輸京師食百官京衛軍而淮爲重鎮漕粟淮給淮軍而宗室分封日蕃衍無限制於是本色起漕米有京倉有通州倉京倉十八通倉十二折本色米輸銀於京或內帑或太倉內帑十二太倉十八官田折色銀太倉十一內帑十九（司徒郎曾瑣曰解京百兩耗銀五兩以百萬計之耗銀五萬戶部類送則耗銀全作正支內庫收受分文不可得復稽矣）諸親王府祿米各將軍府有將米而各省都布按三司若府州縣官吏俸及

學官弟子負膳畢具賦其中諸所爲糧則既甚多不等戶工部所泒存留起運該納之科又歲各不同吏緣爲奸高下任心莫可致詰而殷實戶爲糧長者永充無易力能爲細民重輕得陽浮科歛之於是有徵收糧既訖不起運輾轉爲貿易至起家累鉅萬而蕩者將國稅爲淫浪事覺至貿田宅質妻子累親戚賠償而隕身滅世也於是都御史韓雍撫江西疏請糧長除品官外諸錢糧近上者以里甲爲差次從公僉充諸糧目視部所下京厫泒單若諸當輸納者釐十則如目泒刻布之自千石以至升斗無不均一故頭

緒易尋分派易畢而諸里甲派銀全圖陸兩半圖半之亦具數條布山野細民粗知布算者皆曉肰於賦後派納之目卽宿姦巨猾莫之能欺天下倣行是以數十年江西民間尊奉韓都則例如金科玉條莫敢變而鄉邑寧謐誦言之至今也後參政宋訥稍有更易創一切煩碎竊嚴之法隨造隨改適獨爲大猾資而糧長與小民俱病於是復申韓公所爲例而後行自唐宋來天下賦江南居十九浙東西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又居浙東西十九實當江以南府州縣之半元末張士誠據吳中抗 王師者十餘年

上怒其久不下民困於奇暴而更爲守死無爲也籍諸富豪族田沒入官。而按其家租入私簿爲稅額徵。意獨以示懲。後三年而蘇遞稅至三十餘萬。計部奏上上惻然蠲之十。三年命稍減其額舊一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定三斗五升、餘如舊、而正統初從巡撫工侍郎周忱請。蘇松等府官田準民田起科畝四斗一升以上、定減額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定減額二斗、其斗十一升以上、至二斗、定減額一斗、而蘇賦乃尺、當是時蘇州遞稅。至七百九十萬石在常松亦然。忱以大臣交薦超擢至閣籍大賦召父老問故與知府況鍾曲算疏減者八十餘萬有奇乃貽書戶部言治民之

道在禁游惰以一其志勸耕稼以敦其業蓋惰游禁則土著固而避勞就逸者無所容耕稼勸則農桑重而棄本逐末者不得縱剔蘇松弊孔凡七端以告一大戶苞蔭言豪有力者役屬小民而庇之不更其糧差二豪匠聚兩京者胥合逃民隱蔽之爲戶三船居浮蕩四軍囚牽引五屯營隱占六隣境蔽匿七僧道招誘請立法撿制而大患在勢豪於是創爲平米法官民田畝皆畫一加耗而請工部鑄鐵斛爲式下之民令縣於水次立倉團收曰便民倉徵爲米畢輸立支撥簿以轉運灌輸初年正米一石收加耗米七斗

以待撥兌運期酌所從遠近爲支撥京通倉遠運率正一石而支三爲舟檣剝淺諸費其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差次定支立綱運簿以塡出銷入其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曰餘米次年餘米多減耗爲六斗又次年益多減耗爲五斗最後令縣各立倉貯羨餘米曰濟農倉而三府歲運米百萬石貯南京倉會制下平糴之令而濟農倉之粟大裕於是兌運輸風飄盜奪者以國服轉假俟秋成抵斗還諸民夫修圩岸開濬河湖者得計日給餉擇縣官廉公有威與士民之贊者掌濟農之籍而司其出納驗中下事力及種

田多寡給之。秋成并稅糧並輸。凶歲再賑。不償者來歲不貸。諸條約甚具。皆忱爲親畫。其當於是歲連旱。而民不知饑。蓋通江以南。轉漕粟爲一條。而轉移節適之。故伸縮自如而裕也。又忱以長史擢任。考九年績。遷左侍。再考進尚書。亦久任之效云。後諸所建白皆著令。凡役法視冊籍上中下戶爲之等。率五歲而均徭。徭之言繇也。役也。以一里都圖百戶分十戶。各直一歲承繇役。而約歲中各色雜目。宜役民者。編第賦之。或力或銀。從所便。爲共曰均徭。本唐丁庸。宋承符人棟稽衙前而名。又五歲充里長甲首。以督辦貢

賦。追攝公務而止。倣古里魁坊正而名。值里甲畢節以其明歲爲經催。巳因用爲糧長皆起於徭於田賦不相及。其後乃約省部上供。若官府春秋飲社存恤日用諸經費。令里甲各賦錢以供。曰里甲銀。意主於便民而洪武中 令下言。凡祗應禁子弓兵等。毋得差點糧多人户。但於市民僉充。豈非以富有糧者。祗應官即易爲侵漁。故重爲之禁與。於豫防至深。而額外科率錢一文。擅役夫一名而上。罪配流。後法稍圮。而編徭後里甲者。以戶斷高下任心。其里輸收祗應。官田多寡有無。又不能槩必里甲中。吏往往優形埶

戶。而攤之單小。賦不均而弊滋。於是議臣言。均徭之法。按冊籍丁糧。稽貧富者。以資產爲宗。而審里老手實。覈貧富者。戶得其蓄藏之實也。稽冊籍則富商大賈。多積厚藏得免役。而土著困覈人戶。則官吏里胥輕重其手。恣胸臆而小民蹙。二者均弊。而專論丁糧。庶幾猶古人租庸調之意焉。蓋租繇田出。富自租生與其實不甚遠。苟不論丁糧而獨於里甲均之。爲弊何極。宜令府州縣查舊編力差若干。當於丁糧若干上下編點。銀差若干。當於丁糧若干上下編點。必得其差役難易輕重之適而後將該差里甲。除[illegible][illegible]外。

毋論都圖里甲。先丁糧多者。畢以次編。其小者居後。自極大以至極小。造鼠尾冊。以差次填編之。上戶力差一名。或二名。下戶朋編一名。其丁糧不滿斗升者並免。法簡而明。一舉在目。獨諸市民商賈富囊篋而不置田產者聽自占。以古人廛賦里布之法徵之。備銀差之數。如此則法一而政平。功省而專。衆吏無所措其手。守令賢者。得小增減以盡其利弊。雖其貪鄙。亦不得越法而輕有縱舍。便於是徭役一以丁產爲宗。不論里。而單下戶。稍得寬。其後法益圮而吏於土者。終不能以其身供百務也。諸上供公費。既輸銀於

官爲支解。而官府諸公需私費。復給所輸銀於坊里長爲營供。又其後諸名里甲錢入官者。公鉅經費。給不能一二。而供者十百。甚且一無所給。而亶責之民也。於是計值年里甲戶若干。其丁糧若干。分爲十二總。總各以其月爲祗應。曰值月。郡守長而下至簿尉各以坊長承直其衙。若官司外出。賓旅經縣。諸夫馬供張飲食。畢於民乎給而里甲先病。以其非里甲正派也。故豪有力者。例得以高坐而免。而益併其重於平民而甲首在官者。即又更賦諸十甲。十甲多單下戶。易虐使。里長因與官爲市。一科十。豪使之。不即訟

言諸官爲督責。於公賦不異。甚且鬻妻質子以更費。
而十甲又甚病。比均徭出。則省司聽差解者最病。所
部解類皆上供額。皆京師。諸收納皆中官。恣留難不
易中。不中則往復敗買。至傾產以更。次者直堂庫子。
郎宋衙前府州縣官若吏胥。諸日用費。畢取給焉。至日費
數十金。或錢糧徵不及者。輒借輸。後不能盡償。又主
出納查盤。督過於巨積金銀庫爲獨急。又次者倉戶。
名斗給。主守勞苦未論。而監臨查盤之費繁。又查盤
倉出米。稍羸名過收。稍耗罪折閱。當主守時。業以工
徒爲必得之罪矣。又倉所收受。必支放滿乃得代。所

為編二役銀。僅七兩貳錢。而費至什百倍不啻也。他諸徭稍輕減。而浮於編額者。亦率各加倍蓰爲。其其本境内有驛站遞運所者。各各名水夫馬疋以支應。皆徭編。即簡僻地。亦輸銀爲協濟。其在所無驛遞。而往來需給力者。畢均之於民。而均徭益又病。又其後。兌准南糧長。本色米有斛面。折色銀有火耗。有秤頭銀。上之官。初直役。有拜見。初出江。有銅鑼花鼓。既部運有馬疋鋪陳。諸皆稱常例。而吏胥百㨨難。私取索不在是。而糧長又甚病難支矣。嘉靖初。

詔撫按二司官。痛革。而弊宿如故。而里甲諸承應官田。

又抑民盡買名歸戶田而百役皆民所自供他無所取之。國初府州縣各貢其土之所有而貢額本宗廟之薦新太常之牲幣欽天監之曆紙光祿之厨料寶鈔司之桑穰若諸皮角銅綠黃白蠟弓箭弦條之屬皆古祀貢賓貢服貢物貢之遺意諸珍奇玩好不與。即有需用亦抵租以市為著。令而府州縣業編之里甲銀中。其目碎繁民不能辨知奸民緣為利孔。而過徵逋負之弊滋起至嘉靖末。大工營繕之務歲有禱祠齋醮之事無虛月經鉅費不訾大臣放濫於賣官鬻獄次者居閒而民俗益臚於淫侈季年倭

吏作難而蘇松兩浙騷肰煩費盜起潮廣江閩毒焉

虜入蹂山西畿甸而邉費日博河決徐兖山東淮徐

苦築塞開濬而沃土爲墟國用益耗殫矣當是時戶

工部不時有所需東南民里甲均徭上下之費日浮

於歲額丁糧石至用銀十數餘兩不啻中人之家無

慮盡破而徵一法一條鞭綱銀諸法於在所異名而

同貫民咸稱便矣徵一法者都御史歐陽鐸撫南畿

時督儲法也鐸督十郡糧儲曰吾不虞它七郡獨虞

蘇松常而最甚者蘇夫蘇漕餉當天下半即不給當

如國計何厥田雖有上下肰獨伯季耳季畝僅五升

而伯至十五倍之。如蘇何飢而曰版籍糧畝業不可擅變。而加耗歲會固巡撫之所職也。昔周文襄據田以行法。吾當因法以補田。令府州縣各總其畝之額而衷量田以正畝。括其徵米徵銀之凡而計畝均輸之。乃請於上科則不易其舊而比其最重者與其最輕者。稍以耗損益推移之。重而不能盡損者爲遞減耗米。派輕齎折除之。以陰見輕。輕而不能加益者爲徵本色。遞增耗米加乘之。以陰見重。諸推收田者從圩不從戶。田爲毋人爲子。姦巧無所容。而逃竄漸復。又令民歲以田出緡錢顧役毋得仍前十年之舊。

裁省郵置濫費定收納例凡數十百條與蘇郡守王儀推行之日徵一法於是諸郡糧雖不得減而得均方法之行豪右梗其議頌搖之大學士顧鼎臣曰徵一法行吾家增輸且千石然爲百貧家減千石矣固當爲國遠慮不可易也而法行綱銀者舉民間應役歲費丁四糧六總徵之在官法易知不繁猶綱有綱一舉而盡也一條鞭法者通府州縣十歲中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土貢顧募加銀額若干通爲一條總徵而均支之也其徵收不輸甲通一縣丁糧均派之而下帖于民備載十歲中所應納之

數于帖而歲分六限納之官其起運完輸若給募皆官府自支撥盖輸甲則逓年十甲充一歲之役條鞭則合一邑之丁糧充一年之役也輸甲則十年一差出驟多易困條鞭令每年出辦所出少易輸譬則十石之重有力人弗勝分十人而運之力輕易舉也諸役錢分給主之官承募人㧞不得復取羸於民而民如限輸錢訖閉戶卧可無復追呼之擾夫十年而輸一兩固不若一年一錢之爲輕且易也人安目前孰能歲積一錢以待十歲後之用者又均徭濾通州縣徭銀數不可得减而各甲丁糧多寡勢不能皆齊丁

糧多則其年派數加輕丁糧少則其年派數加重固已不均而所當之差有編銀一兩而止納一兩者有加二加三加四五六者有倍納四五倍納七八倍納者甚且相什伯則名爲均徭實不均之大者今合民間加納之銀俱入官正派之數均輕重通苦樂於一縣十甲之中後人不損直而徭戶不苦難固便如金銀庫革定名徭編之舊照司府例納銀爲募人工食費止令巡守不與支收其收支委之吏則毫末承稟于官需索者不得行而誅求者自斂又以時得代不久若查盤吏有身後固不得竊庫銀而逃倉中斗給

於舊有募充親充親充償所耗固當而募人爲看守
其耗折亦徭戶自償彼守而此償適教之使盜也今
募吏充歲加脚費而折耗責之執不敢自盜又年終
而更無歲久浥爛之憂又甚便諸遞運夫馬俱官吏
支應勢不得多取郎用之不敢濫諸不可悉道其大
都徵附秋糧不雜出名目吏無所措手人知帖所載
每歲並輸可省糧長收頭諸費利固不可勝矣諸上
議具載王參政宗沐所爲均書中事累歲未決嘉靖
末都御史龎尚鵬奏革天下郡邑庫子而都御史周
如斗撫江西力主條鞭議上之民喁喁望會卒官民

巷哭甚哀都御史劉光濟繼之奏可下通計里甲均徭驛傳民兵以隆慶初盡六年爲率計合用銀派之名四差皆視戶丁糧爲差次里甲一丁抵糧一石均徭三丁驛傳民兵四丁乃抵均徭驛傳民兵皆得以秩後優免里甲不免以里甲爲差隆慶萬曆間天下初更倭夷廣寇如新出湯火而　國家嚴綜核於任官舉二百年官方民隱積重難反之勢一舉而輕省之滌積垢如釋重負而烝民洗肰一新也議者以爲通十甲以編不分年則丁糧均法當優免者孰不能分數戶以幾倖則濫冒消覈實數以編銀則賦累息

合銀力二差併公私諸費則名目簡富人不近官役
人不坐名則覬覦寢官給銀於募人而募人不得反
覆袢勒則市猾屈去頭戶賠戶之派則貧富平糧有
多寡後無輕重毋需花分毋爲詭寄則冊籍清蓋媮
快至於此肰唐楊炎以大曆中科率爲夏秋二稅宋
王安石變差役爲免役助役錢業前行之矣方兩稅
免役法及　國初賦里甲錢其嚴法外科率之禁乃
事久而弊今天下理大物慱四差編派諸目視　國
初里甲業且增十倍矣夫極盛熾豊之候輕重正反
詎逆其流激所極哉官之役民與民役於官猶臂指

朕安所可得解異時所役坊里長糧長獨其名罷耳
而里甲之直年經催之部運誰實貸之方法嚴令具
時上必以節約爲程督下必以省用爲功能故差癖
於往耳法久且弛內有不得巳之公費外有不敢抗
之求取將於何取之必將陽諱其名陰用其實外縮
其數內浮其出來曆而巳矣夫人情重於用巳之所
有輕於用人之所有今差銀輸官久且輕用而易費
費盡巳郎有部派軍興諸率朕之務將於何取之久
且益重獨里甲銀通十歲派編丁糧適均無多寡法
最善豪富民差用得自寬朕細民歲納毫末吏恐留

難。初置櫃。民自輸官。啓視驗收。貪吏逮輸者至。稱欠數責之完。罰懲之。而稱頭之羨。增吏收下戶差銀。稱欠銀一分若幾釐。注之簿。後復勾稽。而數少易抑勒。有完至倍蓰者。盜省郡城有監司守。民易以自適。得以法守自解免。他僻遠邑去監司。守遠吏得恣睢。民不易赴愬。又山谷民畏事而憚官。雖條鞭行。坊里日祇應如異時。獨易十二總。稱八班。攷值月日值日條鞭法下。僅十餘年所。而里甲費。業已如嘉靖中年時。嗚呼法安可專哉。蘊隆之蟲。譬則鼠穴。潰決之端。愼諸蟻孔。後此且十百年。於郡慮豈有極哉。識時者曰。

吏各追時爲理。今安能逆防他日流激所極而不亟

疏爬之不其然乎。以是知參辟刑書古以救世。而聖

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儀式刑文王

之德。以日靖四方。固長人者所以及子孫也。善乎均

書推言之曰。法無皆利者。無皆弊者。得其人則皆利。

失其人則皆弊。語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今欲聚襍

而謀一定百利之法。生民而來。無是也。方弘治時。天

下民富物豊而蠹萌形影。業盡見於賦稅尤甚。戶尚

書韓文上奏言。本部會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起

運若絹疋花絨鹽鈔及運司額辦鹽課。衛所所積屯

糧而計之。大都起運存留錢糧。有事故得停減。而歲入往往不及額。 國家 宮禁邊防經鉅費。年異月增。而歲支往往過原額。二者相乘。而在内在外。一歲之入恒不足供一歲之所出。切爲廩廩也。天下民物之凋弊日甚。 國家財賦之需用日急。臣竊計莫知所圖。伏乞 勑府部九卿堂上官并科道官。公議計處。諸京通糧儲。支費日增。何以節之。使不濫。太倉庫藏。虧損日甚。何以制之。使得充。内庫告乏。取天下銀兩實之矣。然隨實隨虛。何自常實。而令 上用之不乏。廚料缺供用。别項銀兩給之矣。然隨給隨缺。何

自減省而令民困之少甦各邊軍儲若何調度使小民無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若何撙節使邊境得倉卒之用祿米莊田若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倉料若何經畫于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以何年爲中制則可行而不靡濫布匹收受以何例爲準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短少何從補助湖廣等處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税糧又何以處分而有恤民之實遍行議處開畫條上定奪施行庶 聖政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其澤 奏上 下九卿議如章至嘉靖中耗弊滋甚

戶尚書何塘言　國朝使民之法除里甲正辦外如糧長解戶馬船頭館夫祗候弓兵皂隸門禁廚斗之類固無所不役病矣近年來常役外雜泒紛出如斫柴擡柴修河修倉運料接遞站舖閘淺夫之類因事編僉有不可勝數者　國朝取民之法除田土稅糧外如鹽課茶課金銀鐵課魚課商稅船鈔戶口鹽皮角翎毛油漆竹木之類固無所不取重矣近年來額徵外雜泒物料又紛紛而出如供用庫物料甲丁庫顏料光祿廚料太常牲口南京供用器皿料隨時坐泒葢有不可勝數者民財何得而不耗民生何得而

不虛也臣竊以雜泒夫役既不可免惟編之有數用之有時庶可少寬民力使受一分之賜宜令各州縣畧倣古昔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之意其人丁除占役優免外每五丁編夫一名歲役不過一月丁各六日不行者輸工食銀一錢二分南方以田起夫者則每田百畝作夫一丁計數編夫俱准前例或本處工多夫少者工可緩者令挨年次第行不可緩者令鄰近州縣通融協濟大約遠者出銀近者出力或民自赴工不願出銀者聽如本處及鄰近通無工者則寬以與民至於雜泒物料亦宜仍照　國初舊例係遠

方產者或令稅糧折納或以該徵稅課錢鈔收買差
人觧送係 京師近地產者則以各處所觧稅課錢
收買之不坐派其非急需用物量裁減如此則民財
少省民困可蘇會
上命翰林開局集官續纂修大明會典詹事霍韜廣
上意具疏言臣幸得備官纂修竊查得洪武初天下田
土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頃弘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
十二萬八千頃有奇失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頃有
奇是宇內額田存者半失者半也臣等備查天下額
數若湖廣額田二百二十萬今存額六十三萬失額

百九十六萬河南額田壹百四十四萬今存額四十一萬失額一百三萬此又其失額極多者也非撥給于藩府則欺隱于猾民不肸則册文之訛也何以致此廣東額田二十三萬今存額七萬失額十六萬夫廣東無藩府之撥給疆里如舊非荒廢於寇賊則欺隱於猾民不肸亦册文之訛也又何以致此繇洪武迄弘治閒歷歷百四十年耳天下額田減巳強半更十百年滅失又當何如伏望

勅行戶部考求洪武初年額田原數備查弘治十五年失額田數今日額田實數送舘稽纂仍乞特召戶部尚書詢之曰洪武

初年。甫脫戰爭。黎庶鮮少。田野荒蕪。田數宜少而反多。今奕世承平人多生聚。土地盡闢。田額宜多而反少。總國計者宜若何爲心。天下有受猾民賄利。爲欺隱額田。蠹國害民。弊無紀極者。來歲造籍冊。覈田額數盡豫思設法處之乎。再按天下洪武初年。戶一千六百五萬有奇。口六千五十四萬有奇。時甫脫戰爭。戶口凋殘。其寡宜也。弘治四年承平久矣。戶口蕃且息矣。乃戶僅九百一十一萬。視初年減百五十四萬矣。口僅五千三百三十八萬。視初年減百一十六萬矣。 國初戶口宜少而多。承平戶口宜多而少。何也

伏願再勑該部覈實洪武弘治遞年戶口原數今戶口實數送館稽纂俾司國計者知戶口日減費用日增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藩封戶部題稱洪武初年山西惟封晉府一王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郡王鎮輔奉國將軍中尉而下共二千八百五十一位歲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繇一萬石增而八十七萬石則多加八十倍矣臣等考山西額田初年四十一萬頃弘治十五年存額三十八萬頃失額者三萬頃矣祿米則繇一萬石增而八十七萬石額田則繇四十一萬頃減而三十八萬頃舉山西而推之天下可

知也伏願 勑行禮部備查洪武初年各省藩封位數幾何今日位數幾何行戶部備查祿米總數初年幾何今日幾何送館稽纂俾司 國計者知賦稅日減祿米日增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武職洪武初年二萬八千餘員成化五年增至八萬一千餘員錦衣衛官洪武初年二百一十一員今增一千七百餘員縣二萬而八萬增四倍矣縣二百而千七百增八倍矣夫額田賦入則縣八百萬減而四百萬軍職員額則縣二萬增而八萬然猶成化以前之大略弘治後未稽也伏望 勑下兵部備查洪武年間武職大

數幾何今日大數幾何送館稽纂俾司　國計者知
額田減一倍軍職增四倍思所以處之也再按天下
文職洪武初年官有定額故數易稽今冗員日多職
守日紊數亦難稽臣等博考前古若光武中興鑒前
世冗官之弊裁省天下州縣四百官止七千五百餘
員額數極少者也唐制文武官一萬八千八百餘員
額數極多者也我　朝自成化五年武職逾八萬矣
合文職計之逾十萬是職員極冗未有甚於此時者
也伏望　勅下吏部詳洪武年間文職幾何今日冗
員幾何裁革幾何通文武職員幾何送館稽纂俾司

國計者。知官愈多則國愈困。而民愈病。思所以處之也。今夫天下猶一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千金之家。一人焉享之。其百費饒洽宜也。再世有五人焉。則二百金之家矣。又再世五人焉。則四十金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而復仍千金之費。先業不立墜矣乎。

祖宗創業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宗藩之分封。猶子孫也。百官工作也。內臣臧獲也。軍士猶守家之犬也。歲費供億。則家之調度也。率是數者。皆如

祖宗之舊。肰且必弊。柰之何耗財者。年積歲滋。不知幾倍其益。生財者。日消月磨。不知幾倍其損。是猶承千

金之後已落爲二百金之家而妄意夫千金之費也
幾何而不窮乎所望
陛下早計豫思日愼一日心繫此正念繫此室克已復
禮之日繫此而堅祈 天永 命之道繫此而致天
下幸甚萬世幸甚其後 國家經費百十倍於盛時
而吏治呰窳不可較諸內府內庫光祿寺所科本色
糧即大祲不議免其起運漕糧米僅僅以改折爲寬
恩隆慶初 恩詔下所蠲民數年前逋賦計獨爲江
南諸大郡邑便凡所負逋非閭閻小民皆勢豪有恃
怙若奸猾侵欺者所爲也故蠲免 恩令雖刻布成

書廣曉諭欲俾窮鄉下邑知　朝廷厚下恤民之意不肰獨優豪右而小民奉公守法先期輸納者不沾毫毛惠也亦徒爲獎頑矣萬曆初

上諭戸部言近聞各有司催徵錢糧不分緩急一槩嚴併又畏富豪縱奸猾偏累小民致流離失所朕甚憫之爾戸部分別年月久近分數多少奏蠲免而

皇子生覃　恩賚免次年租諸　德意厚深六年戸部歳出入揭帖上輔臣居正等疏言　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一歳輸太倉銀庫者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僧道度牒之類盡此矣嘉隆之間海內

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自
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德覈實考成有司催徵以時逋
負者必姦貪犯贓之人嚴併不貸加以北虜款貢邊
費省減又適天幸歲比豐登故倉庫稍贏而閭閻之
間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矣臣等方欲俟國用少裕請
特下蠲租之　詔以慰安元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
四百五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
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八十餘萬兩矣
五年歲入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
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四

十萬餘矣。問之該部云。各處奏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贓犯財產已盡。無從完納。故入數頗少。兩次奉旨取用。及湊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之供。故出數反多。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計三年所入。必餘有一年之積。而後可登於太平。今一歲所出。反多於所入。年復一年。舊入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猝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埸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欲取之於官。則在所皆虛。無可措處。欲取之於民。則膏血已竭。難復苛求。况民窮勢蹙。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

此臣等之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其用自足伏望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　座隅時

賜省覽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於所出以漸復

祖宗之舊天下幸甚鄙諺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記載家言

高皇帝方定金陵時諭太史令基起居注禕言今軍興四方民與苦甚吾欲紓其力且奈何基等對曰師行

必齋糧食。

上存此心幸甚。朕天下未底定。紓民力宜未易及也。

上曰。不厭。紓民力在約節財用在制常賦。

國家愛養生民。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苟掊克以朘之。錯慈父不能得之其子。君安能得之民乎。今當定

賦節用。崇本而抑末。庶民力少有紓乎。基稽頓首曰。

臣等愚所不及。此仁政之本也。永樂初。湖廣夏稅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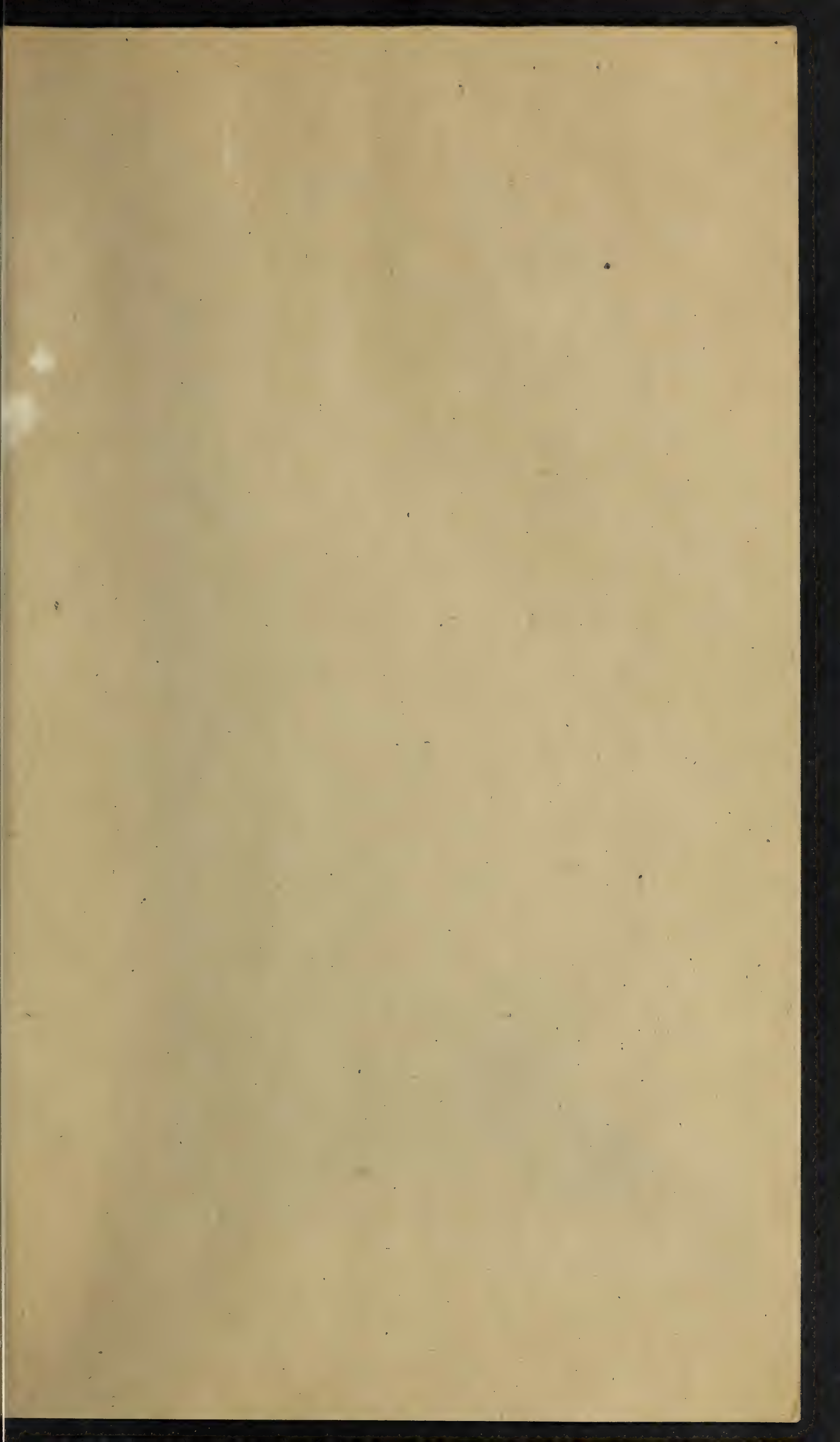
後期。戶尚書郁新請案府州縣官稽緩罪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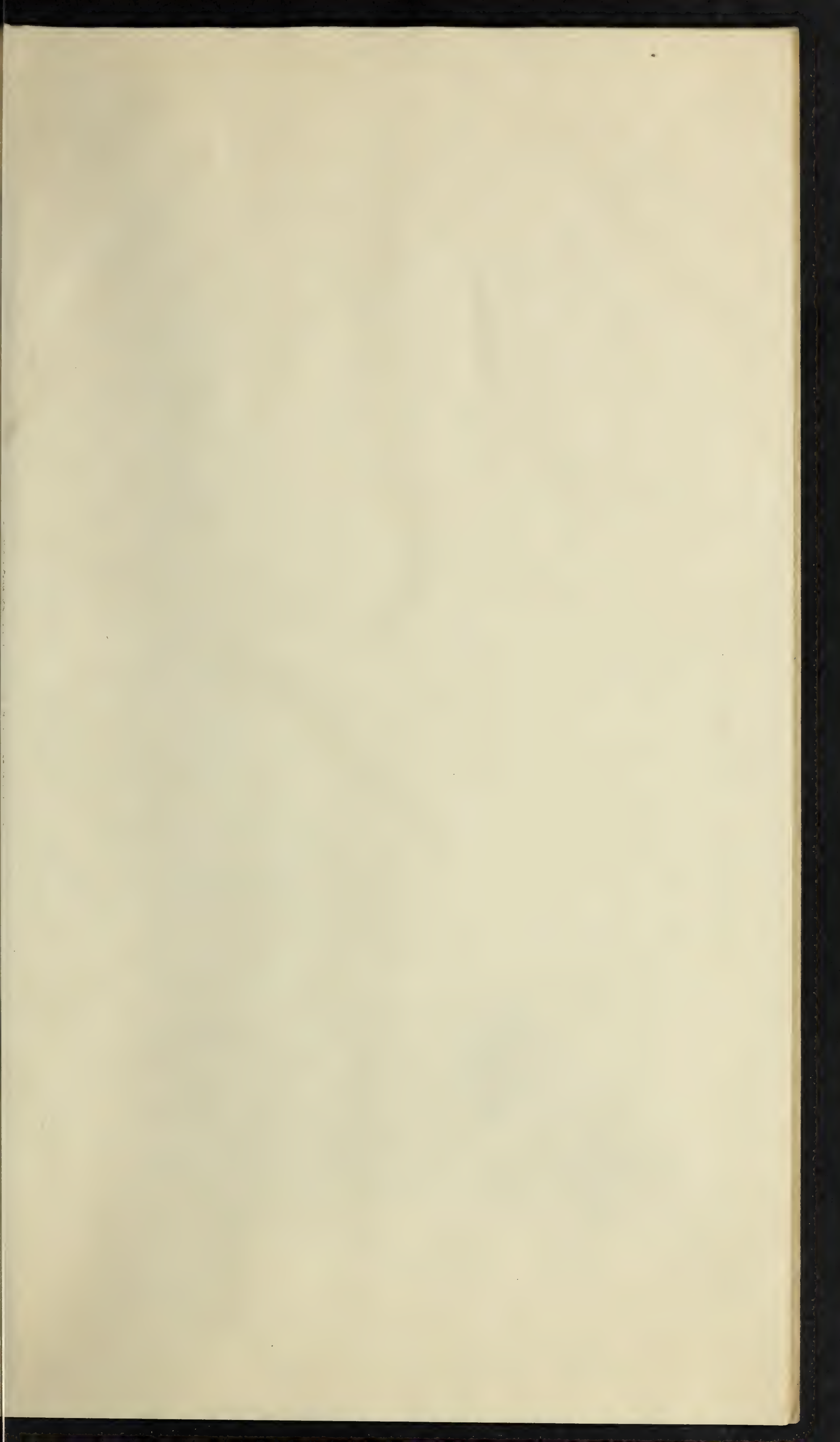
文皇帝不許。曰。賦入但無失經制而可矣。耕種有先後。

地里有遠近。何可槩。必任官牧民。當察其難易。而悉

其情一主於利民苟罪其官必急責於民吾民殘矣
其勿問洪熙初
昭皇帝諭工部言古土貢隨地産不強其所無比年丹
漆石青之類槩下郡縣徵郡縣迫小民鳩金幣轉買
價騰踴百倍　朝廷得不十一而民費以千百何病
也自今於出産地計直市毋槩派毒吾民嗚呼
聖神之計慮深矣

酉史下編卷之八終





函史下編卷之九

明　盱郡鄧元錫著

漕河志

國家引河爲漕故通河漕志之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橇。索隱曰昌芮反山行即橋。徐廣曰近遙反一作欙已足反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惟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底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伾。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漢書厮作灑音、疏跬反分也、北載

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乂安功施于三代上河渠書當是時天子都冀方冀東西南三面皆距河轉漕利故禹貢兗青沿濟以達河徐揚浮淮泗以入河荊逾洛豫浮洛以達河雍梁咸會渭以亂河以底河爲至而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賦取足于帝畿蓋其時風俗淳朴用度省卿大夫食采而兵寓於封井無爲事漕此治古因天順地法自然之符也迨殷周而封井分畫之制詳田間有遂遂通于溝十夫有溝溝通于洫百夫

有洫洫通于澮千夫有澮澮通于川萬夫有川川通于濟于洛于汝于泗于河淮江以達於海故畛廣四尺涂廣八尺道廣二仞路廣四仞而封樹之皆水坊也無所事隄以豬畜水以坊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皆水治也無所事渠溝深四尺洫深八尺澮深二仞川深四仞淺容舠航深受舟楫以濟不通無所事漕繼疆封築取諸農隙旱蓄潦洩任諸農功卒然有急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取諸力征故土不隄而圉水不渠而灑河縣地中行蓋不勞而定也亦無爲事河矣則盡制之極也嗣是之後滎陽下引

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呉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鑿離碓晉灼曰古堆字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灌浸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漑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戰國時魏襄王與群臣飲酒歡鄴令西門豹之賢也史起進曰魏之賦田也以百畝而鄴以二百畝則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不知用是不知也知而不用是不仁也烏得賢於是王知起以爲鄴

令起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内河内民歌之曰
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舃鹵兮
生稻粱其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令毋東伐乃
使水工鄭國閒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
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溉田中作而情得秦
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閒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
以爲然使卒就渠渠就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
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
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高祖都關中阻
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河渭漕天下粟給京

師卽有變順流而下可灌輸然其時漕粟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而孝文帝時賈誼猶爲上言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天下以爲都輸將徭役遠者不出五百里輸者不苦其勤徭者不傷其費故便人今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爲奉地輸將起海上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或乃越諸侯而調均發徵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所苦甚多蓋憂人如此已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命東郡大興卒塞之而武帝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帝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而丞相蚡邑食鄃居河

北河決而南則餘無水災邑收多乃言於帝曰河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助為言於是天子久之不復事塞也後二十餘年河移徙歲數以不登而梁楚之地被菑甚天子巳用事萬里沙還則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于河令群臣從官自將軍而下皆負薪窴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於是帝悼民之久勞哀傷太息而作歌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兮慮殫為河殫盡也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巳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柏冬日

師古曰柏與迫同弗音佛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游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邑名深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又歌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難搴長茭兮湛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隤林竹兮揵石菑宣防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宮而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於是從臣司馬遷從負薪宣房悲瓠子之詩歎之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而作河渠書當是時鄭當時

爲大農言異時關東運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得溉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東地得穀也天子以爲然命穿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用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河東守番係言穿汾陰渠可後無復漕渠不利而廢人有上書言通褒斜道令褒水通沔斜水通渭以爲漕下御史大夫湯問狀以爲信乃作褒斜道五十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已嚴熊言商晉民願穿

洛溉重泉。以東故鹵地萬餘頃。祚十餘歲穿渠自徵引洛。徵、縣名、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於井下行水。井深者至四十餘丈。得龍骨名龍首渠。然土隤水絕。無足為冒饒。自鄭國渠起。至元鼎中。而兒寬為左內史。奏請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傍高卬之田。帝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寖。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它郡同。其議減。令吏勉民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後太始中。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

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蓋是時都關中而兩渠為關中饒如此譬樹之木而糞其本也其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靈軹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皆穿渠以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不可勝紀也自武帝築宣房河北決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入渤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

至永光中復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復絕清河都尉馮逡言東郡承河上流土輕脆易傷頃所以無大害者以屯氏河分兩川瀧其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有如霖雨旬日不霽必溢九河故道今既滅難明屯氏河新絕未久宜可浚以泄暴水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以用度不足而格後三歲河果大決決舘陶及東郡金堤泛濫兗豫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頃深者三丈敗官亭民室廬且萬所

詔大司農調均錢穀。給河泆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
都河艘從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哀帝即位
騎尉平當領河堤使。奏言按經義有決河深川。而無
隄防雍塞之文。九河今皆寘滅難分明。四海之衆不
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於是待詔賈讓上議曰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
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
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
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
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

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河

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

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
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此
前世所必排也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
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
勢不能遠有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
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
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
天地之性此廼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
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
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

入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據堅地作之。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如淳曰、股、支分也、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罷、讀曰疲、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

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一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二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薪買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當是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言人人殊。而議郎李尋言。議者恒欲索九河故迹而穿之。宜有益。今因自決。可勿塞。以觀其水勢何居。俟稍定自成川。然後因

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王橫言往者海溢而南出。濤數百里。九河之地。巳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水。河從西山下東北去。今所行。周定王時決道。非禹所導也。又秦攻魏。決河灌之。決處遂不可補。宜更開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災。而齊人延年。欲出之胡中。諸所言乖異。無施行者。王莽時。長水丞關並言河決率於平原今德州、東郡。今東昌、左右地形下。而土疏惡。秦漢來。河決曹衛。其南北率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舍。總之爲隄防壅塞。居水者。最闊於用。而言河宜疏分。復禹跡者近之。初平帝時。治

河決久不修古邲水也邲又音汳即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建武中始議

修浚儀令樂俊言民新被兵未宜興役事需後其後

汴渠東浸彌廣百姓怨歎明帝憂之會有薦樂浪王

景能治水者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修汴

渠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

令更相洄注無潰漏雖簡省役費猶以百億計焉明

年夏渠成帝爲幸滎陽行河渠詔曰自汴渠敗決六

十餘歲加頃年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月益甚濟

淺廣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綱紀兖豫之人多

被其患或以爲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強則

右隄傷。左右俱強。則下方傷。宜任水勢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既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墳。故薦嘉玉絜牲。以禮河神。厥繼世宗瓠子之作。唐都關中。本沃野。饒多出粟。高祖太宗時。用物節而易贍。漕東南之粟。歲不過二十餘萬石。後費廣役繁。而歲增。玄宗時。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帝訪以漕事。耀卿言。江南漕以歲二月至楊州斗門。四月始渡淮入汴。若水淺。六七月達河。乃苦河瀕涸。須八九月。水落乃入洛。

則役苦久矣又江南人不習河必募河舟師水工徃
苦勞費而所在停留易生奸盜今漢隋漕路瀕河置
倉有遺迹可覆請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
使江南船至輸所僦而去官自雇載入于河而河陽
栢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行淺則
貯倉以待運郎行舟不滯而耗費省視長運便甚玄
宗初不省二十年糴卿尹京兆京師饑帝憂漕復問
對如前帝隱度其便猶未有以處也及糴卿得相天
子以關中久雨穀貴幸東都寬民召糴卿詢之對曰
關中帝都爲天下根本而地狹穀少貞觀永徽之際

祿廩少。歲漕關以東粟。僅二十萬餘石而足。今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使陛下數冒寒暑。幸東都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而轉漕以實關中。則關中有數年之儲。無水旱之憂。申前議。乃詔耀卿以侍中兼轉運使。於河口置場。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渠十八里。避三門之險。郡縣粟各從地東西所便。近入倉。東都故陸運三百里勞費。具省。三歲漕粟七百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多。歲獨漕十萬石而充。已連歲穀賤。農傷。用彭果言。減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都粟各數百萬斛

停江淮運租。而關中愈饒。巳大盜起而國匱。於是盛轉輸以給用。而轉運使劉晏主漕事。以爲江淮河渭。水力所任載不同。各隨所能任造船而緣水置倉傳相給受。此爲因其勢而利之也。縣潤州陸運至楊子。米斗費十九錢。命囊米而舟載。省十之五。縣揚州距河渭。米斗費錢百二十。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艘受千斛。十船爲綱。綱三百人。軍將領之。部運至河陰上三門而止。約斗省錢九十。調巴蜀襄陽麻枲竹篠爲綯以挽舟。朽以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不憚。而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

運積揚州。汴船運積河陰。河船運積渭口。而渭船輸太倉。轉粟百十萬石。斗升無湛溺者。而歲省轉輸錢十餘萬緡。又分官主丹陽湖。禁民引溉漕以無涸。至大曆中。關中大熟。減歲漕十萬石。而度支用和糴以優農。初晏於揚子置場造船。艘給錢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不然。論大計者。不惜小費。當爲永久慮。今始造船。當使其私用饒給。而後官物可堅完。若遽與較計於屑屑。彼苟務完事而足。豈顧後哉。異時有減之者。半以下可也。過此則舟不復能任運矣。後果如其言。船脆薄而漕廢。河自漢末入千乘而德

棣之河。又播爲八。故水有所洩而力分。偶合於禹功
故自東京訖唐河水與穀渭伊汝輋間溢爲敗然不
至大横決如異時。宋興因五季。以大梁爲四方所輻
湊而都汴屯天下士馬。集七亡國士民數十萬於京
師。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加百官庶府。供億難。分運
河爲四路。汴水亘國中。引江淮南浙東西荆湖南北
之粟利盡南海。曰汴河。陜西粟自三門白波入。曰黄
河陳頴許蔡光壽六州粟。自石塘沿蔡河入。曰惠民
河京東粟歷曹濟及鄆。遵五丈渠入。曰廣濟河皆發
運官各領之。而仰江淮粟爲最重。歲漕東南粟六百

萬斛。若它百貨不可計。又下西山薪炭給京師。而轉京師五穀百貨。振河北之急。皆仰漕歲於汴河口。均調水勢。以深六尺。通重載爲準。不即輿人徒疏瀹之以爲常。蓋宋都汴。漕主達汴。故重汴如此。當是時刺史萃瀚以自淮至徐。水悍急。爲鑿渠十八里。入清水便漕。而潤州北距瓜步。沙尾淤塞者六十里。舟多敗。徙縣京口埭。治伊婁渠達揚子。以歲無敗舟。減運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征其入。招流人五百戶。置明州輯安之漕。以通其後黄河歲漕益減耗。歲纔運救三十萬石。而歲市材木造船。勞費甚。罷之。獨歲漕二

河置三轉運倉於真今儀真楚今淮安泗今泗州三州江南輸
米至三倉許得載官鹽以歸而汴船詣三倉轉輸于
京師公私兩利自蔡京相求羡財以供侈用胡師文
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擢戶侍郎於是
糴本竭不復能增糴而儲積空戶尚書曾孝廣請六
路上供米並依東南雜運直抵京免侵盜乞貸之弊
自是六路郡縣無近遠各以其歲額責直運抵京師
湖南北僻遠處皆貲豐不加糴歛不代發綱直達綱
而立法峻甚船損壞修整壹不得踰時公私收受邀
求費百出又鹽法壞廻舟無所載舟人逃散漕法壞

而民病國蹙矣。河自開寶中決澶淵。被數州。官吏不時上。藝祖聞震怒。判州事司封郎中姚恕坐棄市。知州杜審肇坐免。詔緣黄河汴河清河御河州縣。準舊制藝桑棗外。別課民栽榆柳爲河防。澶州修河卒。歲增賜錢鞋勞焉。已又詔開封等十有七府。府各置河防官一員。佐使者行治河。已河決濮陽。又決陽武。遣潁州團練使曹翰涖其事。帝臨遣語惻怛。具帝紀中。下詔言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不止。淇河爲患。黎亢重困。朕甚悼焉。每閱前典。詳究經瀆。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圩岸者也。自戰國專

利起隄防自壅。以小妨大。私害公。俾九河故道湮而不治。爲歷代患。凡薦紳多士。及草澤。有素習河渠。知疏導經久之策者。許詣闕及附驛條奏。時東魯逸人田詢著纂禹元經十二篇上之。帝善其言。召授官。辭。勞賜有加。黃河以時漲落。北人舉物候爲之名。立春謂之信水。二三月桃始華。水長謂之桃華水。春末蕪菁華謂之菜華水。四月麥黃水。五月瓜蔓水。朔野水堅。盛夏消釋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礬腥。謂之礬山水。七月豆華水。八月荻苗水。九月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故道。謂之復槽水。十一十二月斷水。雜流乘寒復結。謂之蹙凌水。其非時暴漲。謂之客水。有司歲虞河決。常以孟秋預調茭薪楗橛竹石茭索竹索待塞治。謂之春料。梢芟相重。雜以土石。貫以巨竹。外鋪茭索。卷而束之。積置卑薄之處。謂之埽岸。太平興國中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蹙水勢護隄焉。

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東南畧彭城界入淮。太宗大憂之。遣學士張齊賢乘傳行白馬津用太牢加璧祠祀之。發卒治巳乃塞。詔長吏以下。及巡河使臣行河堤經度。勿隳壞。違者寘于理。咸平中。河決鄆州浮鉅野。入淮泗。命使者率諸州丁壯二萬人塞之。踰月而畢。徙鄆州治城于東南五里陽鄉之高原。是年詔緣河官吏。雖秩滿須水落乃聽代。而決塞時有。仁宗時決橫壠改而北流。議者以爲當塞。參政蔡齊曰。水性下。而河北地卑。順所趨導之。可無澶滑潰壅之患。而貝博諸州。得在河之南。於國便。但當理

堤護魏州而已。從之。已決大名舘陶。殿中丞李仲昌
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横壠故道。以披其勢
丞相富弼主其畫。下廷議。學士歐陽修上議曰。臣聞
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而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
淤高。水行不快。必自上流低下處而決。此其常也。夫
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復之實難。天
禧中。河出京東。水行今所謂故道者。水道淤塞。乃決
滑州天臺埽。塞之。復故。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已又
決。王楚埽。與故道分流。而故道益淤。已又於横隴大
決。是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然不久必

決跡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後十餘年橫隴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於上流商胡口而決矣臣聞智者之於事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利多害少者爲之猶勝於害多而利少也况有害而無利乎開六塔者言六塔旣開河勢自減今六塔開而恩冀之患正苦危急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又言六塔旣成可以全回大河夫六塔本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巳爲濵河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之則害當如何况開六塔治一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鎭計其功費大於塞商胡數倍公私困弊不可勝計幸而可塞水入

六路。而東濱河數州。素稱富饒。爲河北財用所仰者。咸被其害。破壞田産。坐見貧虛。不過數年。且復他決其爲有害無利也必矣。惟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所謂害之少者。是智者之所擇也。章再上不省。已商胡塞而河力壯。六塔不能容。是夕大決。溺民夫。漂芻藁無算。而仲昌流英州。自是議者憚艱大。不敢論回河事矣。熙寧初。河溢恩州。都水監丞宋昌言內侍程昉獻議。言自慶曆中。商胡北流二十有餘年。自澶淵而下。州軍創提千餘里。公私勞擾。今又衝棗壖廟。疏六塔舊口。并二股河。導使東。而提

舉河渠王亞等言。黃河御河。逓北行入。獨流東砦。經乾寧滄州等八砦。直入海。近海口愈深闊。於赴海疾力。殆天之所以限契丹也。議者欲開二股。漸閉北流。此乃未覩黃河在界河內北流之利耳。詔翰林學士司馬光。內侍省都知張茂則乘傳往相度。而光等還對。請如昌言策。於二股西置上約。擗水令東流。俟東流深。即塞北流。放御河胡盧河獨下。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北流者。本商胡決河。自魏州北至恩冀入于海。東流者。二股河。自魏州東至德滄。入于海者也。時議者多異。帝意主昌言。會故相韓魏公琦。留守大

名具疏言。今歲兵夫數少。而金堤兩埽。修上下約甚急。深進馬頭之間勢欲奪大河而行。緣二股及嫩灘舊闊千一百步。今截去八百步有餘。東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間。下流旣壅。蹙遏湍怒。其衝決必矣。況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旣無隄防。必侵民田。儻令河門束狹。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爲一。其患愈大又恩深州所創生堤。東則大河。西則西山諸水。腹背交注。兩難捍禦。望選近臣速至河所。與外官詳度。帝復命光與茂則往。而光等言二股河上約。並在灘上不礙河行。但所進方鋸牙已深。致北流河門稍塞。宜

減折二十步。令近後。仍作埽褁護之。其滄德界。有古堤誠葺治。即不至侵田。且二股本欲疏河水東去生提本欲捍河水東來。相表裏不可廢也。帝終以琦說爲疑。而王安石主程昉言。堅不可奪。已二股河通行。而北流稍自閉。水官張鞏請塞北流。詔光莅則復往視。光入辭。言鞏欲閉北流。恐勞費。幸而可塞。東流淺狹。隄防未全。必且致決溢。是移恩冀深瀛之患。於滄德等州也。不若俟三二年。東流益深。北流漸淺。薪芻有備。已乃塞。便帝曰。東流北流之患。孰輕孰重。光曰。兩地皆王民。無輕重。帝曰。若河水常分流。功當何時

成。光曰。上約苟存。東流增。北流必減。即分二流。輩等功未奏成。國亦無害。何則。西北之水。併於山東。故害大分則小矣。帝曰。防捍兩河。供億難。光曰。併爲一。則勞費倍。分二流。則勞費省。減北流財力之半。備東流。不亦可乎。時二股河東流及六分。光以爲須及八分乃可塞。安石以光議屢不合。意沮。議罷不遣。獨遣茂則行。遂閉北流。降詔獎昉輩等。而河乃自其南四十里東決。溢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之境。又明年。決館陶。永濟清陽。巳又溢曹村衛州時新堤凡六埽。而決者二。下屬恩冀貫御河爲一。帝憂之。遣數使經度而

主者護短。言二股河地最下。而舊防可因。今湮者僅三十餘里可塞也。卒塞之。而河溢大名。帝語執政言京東河北民調發良苦。今復決奈何。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其利害何較。但聽其所趨則如何。王安石曰北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之瀉鹵。成膏沃可耕。庸非利乎。況調夫已減於往。誠葺隄則河北歲夫愈減矣。於是聽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法以濬河。而用輒不效。鐵龍爪法用鐵長數尺如龍爪繫舟尾而沉之水篙工急櫂乘流疏濬其泥而水深安石信之宦官黃懷信患其太輕乃制濬川杷以巨木長八尺爲之齒長二尺

石壓其上而下之旁翼以巨舟相距八十步人絞[illegible]杷、兩船端各用滑車絞之、揚泥沙令蕩去、已又移[illegible]而濬之、議者言水深則杷不能及底、淺則齒礙沙泥、乎曳之不動、急則齒向上、勢不行、又黄河水多泥沙當壅處即疏之、旋塞無益也、安石獨善其說以爲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澁皆非所患也、且歲可省開濬費鉅萬、竟用之而敗。帝謂安石曰。歐陽修言開河如放火。河決如失火。爲害等而勞民。盡已諸。安石曰勞民以道。所謂毒天下而民從之者也。庸何傷。於是虞部員外郎范子淵。阿安石意言河必可治。乃命子淵尸其事。公義爲之屬。而是秋。河溢壞民田特甚。詔都水監諸官吏不以水災聞者。程助以憂死。又明年。河大決澶州。河溢南東滙于梁山。張澤濼分二派。一合南清河入

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
徐尤甚。遣使者捍築而塞。詔名曹村口曰靈平。已小
吳埽復決自澶淵入御河。恩州危。用李立之言。立東
西兩堤。五十九埽捍之。定堤高下、著三級。使夾翼完安其面河正著堤身爲一級
河勢順流堤下爲第二級、離河里許爲第三級、堤以次高亦如之、熙寧初議至是行、而詔下言可按視河
向背。乃立堤、毋虛設、巡河官毋橫費工料。而是歲河溢內黃埽。決鄭州原
武埽。又溢滄州南皮清池。決永靜軍阜城埽。靈平下
危甚。乃決大吳埽堤以紓難。於是提舉治河司言洛
口廣武埽河塌岸。賊侵斗門。萬有一入汴。且爲都城
憂。詔速護。迄歲終。乃定。七年。河溢元城埽。決橫隄。破

大名。北京帥臣王拱辰言河水暴至數十萬生靈皆號呼求救而錢穀禀轉運常平歸提舉軍器工匠隸提刑埽岸物料兵卒遠屬都水監即倉卒何施詔聽越常制牒所屬不及者移用還者聽劾治大抵熙寧初專欲導河使東流閉北流元豐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令北去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中官程昉水官范子淵故爲安石使卒以不治元祐初子淵以御史呂陶劾逋降知峽州中書舍人蘇軾草制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論快之

元祐初霖雨溢河北諸郡而回河東流之議復起自大臣文彥博呂大防皆主之中書舍人

蘇轍謂右僕射呂公著曰河決而北先帝不能回而
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執力過先帝也右相范純
仁言聖人有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今聖
意有所向爲天下先矣群下競趨如川流山摧非一
人一言可回挽乞寢前命下三省樞密院集議文彥
博呂大防安燾謂河不東失中國之險爲契丹利純
仁王存胡宗愈言誠河可回東而北流遂斷卽勞費
何惜今水官自未有必然之論但僥倖於萬一以冀
功又預求免責將何以責成今公私財力俱困奈何
起數千萬緐費圖不可必成之功乎且契丹御得其

太原。右北平之間皆南北往來之塗豈嘗以塘濼界河爲之限也臣等竊伏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禹迹如此之利者且河遇灘漫流行遲淺則有淤壅若趨深走下湍激奔騰獨有刮除無緣淤積便之大者也乃罷回流及修減水河議其後水官吳安持。王宗望復持東流之說築金堤七十里障北流而東方論功賞。而河決內黃口東流遂絕勢全北流而安持等獲罪 水官安持持議時右正言張商英言元豐間河決南宮議回東流者屢年先帝歎息曰卽神禹生不能回此河矣勅自今後不得議回河閒日蓋採用漢人之論俟其泛濫自定也元祐初文彥博呂大防以前敕非是拔吳安持爲都水使者委以東流之事京東河北五百里內調工五百里外出

牖錢、及借常平倉司錢、買梢草、斬伐榆柳、凡八年而無尺寸之效、王宗望代之、猶以彥博大防餘意、力主東流、以深村口吞納大河、今深村口淤澱、而開沙堤兩處決口泄水矣、前議累七十里堤、以障北流、今云候霜降水落興工矣、不應九年爲水所蔽欺如此、九年之內、年年礬山水漲、霜降水落、豈獨今年始有漲水、而待水落乃可興工、乞遣使按驗虛實、取索回河以來、公私費錢糧梢草、依仁宗朝六塔河施行、會七月辛丑、廣武埽危急、詔宗望亟往救護、塞河畢工、上書言、自元豐潰決、而東北兩流、利害甚鉅、頻年紛爭、國論靡適、比奉詔、自闞村至栲栳堤、諸河門並閉、而築金堤七十里、盡障北流、使河全東、又自闞村下至海、補築新舊隄防、疏濬淺淤、雖盛夏漲、不至壅決、望付史官紀述、用彰聖明獨斷之哲、詔第部役等官功次以聞、時東流隄防未固、瀕河多被患、流民入京師、往往泊御廊、及僧舍、以棲、詔諭還本土、就賑、而安持復言、請開澶州故河、以殺漲水、於是商英又疏言、今年閉北河、都水監長貳交章稱賀、請付史官、則是河水已歸故道、止宜修緝堤埽、防將來壅決而已、近聞安持宗望等、却欲開澶州故道、以分水、候漲落、相度

道則自景德至今八九十年通好如一日。險易故焉。御失其道。如石晉末耶律德光犯闕。豈無黃河。未見其能有阻也。況今河流未必果過界而北乎。明日純仁又畫四不可之說以進。命需後。而尚書省守前議。下使者條對。於是相視使者范百祿等具對言。臣等按行黃河獨流口至界河。又東至于海口。熟觀形勢。而緣河使臣各稱界河未經黃河行流。閒闊百五十步至五六十步。深丈有五尺至一丈。自黃河行流之後。闊至五百四十步。次者亦三四百步。深者三丈五尺。淺乃二丈。乃知水性就下。行疾則入地自深。自元

豐元年河出大吳入界河行勢如瓴建今八年衝刷
兩岸日漸深廣趨海之勢甚迅雖遇元豐七年八年
元祐元年之水泛溢非常而大吳上數百里終無決
溢則界河乃河流歸納之處必然之勢也塘濼雖有
限遼之名而無其實淺可褰裳以涉深可維舟而濟
冬寒冰堅尤為坦途如滄州等商胡之決久已填淤
迄無邊警亦無人言以為大憂自回河之議起首以
此動煩聖聽不思大吳初決水未有歸猶不北去今
入海滋迅界河益深當何所慮乎藉令有此則中國
實據上流契丹豈容無慮自古朝那蕭關雲中朔方

施工前來灑水及令各至滄州德清軍界安持首尾數年豈得不見更候漲落則是獄免之穴自爲潛身之計悠悠之談非公心爲國也乞召前後水官及前後本道監司經河事之人詣都堂反覆詰難務取至當定議歸一庶免以有限之財事無涯之功是歲河決內黃口全北流詔州縣共力救護隄岸左司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鄭佑李偉罪投遠方明先帝聽北流之志詔曰可宋是謝材卿言黃河自小吳決乘高北放水勢奔決上流必無追怨之患朝廷若以河事付者當不復一夫不費一金可保十年無患召赴政事堂議大臣不以爲然罷歸

建中靖國元年右正言任伯雨言河爲中國患二千歲矣元祐末議者欲立奇功邀厚賞不顧地勢不念民力不惜國費力遏水使之東塡隄埽防泥沙益淤久益高仰而一旦橫決固其理也夫河流混濁泥沙半之久淤澱而決或北而東或東而

北此安可以人力制哉爲今之策宜因其所向寬立隄防攔約水勢使不至湧流横溢而止苟必爲力勝之計比年災傷民流國匱實自困之道也政和四年都水使孟昌齡獻導河議言河自大伾山東而來直大伾山之西回而南復折北則又直大伾山之東曾不十餘里而地形水埶東迫相直若引使穿大伾東北二山分兩股而過合於下流因三山爲趾繫浮梁歲省費可數十百倍可寬河朔諸路之憂詔置提舉司董其事而巨濼成詔自居山大伾山浮橋屬濬州者賜名天成橋自大伾山至汝子山浮橋屬滑州者

賜名榮光橋。已改名金功。製橋銘磨崖刻之。蔡京建閣三山橋。名曰續禹繼文之閣。門曰銘功。已又以河清賀。蓋是時。緜水決稍就禹迹北流而定也。而無益於宋亡。

明興。

高皇帝定鼎金陵。爲東南財賦之所都。列江帶湖。舳艫尾銜鱗次進。故其時帑藏充溢。蠲租之詔歲下。而軍國之用沛然。猶下詔言民間租稅。水陸漕輓輸京師。大艱難。其設法轉運。務利便。無重困吾民。

成祖撑天下形勝。都京師。背幽用明。奠萬世之業。而

去江南巳遠。百司庶府。衛士編氓。一仰漕於東南。永樂初。運道一繇海達直沽險。一繇淮入河。踰陽武。入于衛。繇衛入白河。抵通州。運兼水陸。爲勞費艱。永樂五年。戶部會官言。 北京合用餽餉。盡河北稅糧子粒。併河所漕粟。不足供。需海運。乃濟。而運船少。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漕官督理。事權不一。請於蘇州太倉。設海道都運使。其中。擇文武中公廉勤幹者以充。衛視布政使。轄衞所諸海運船。幷出海官軍時簡理如法。

又皇帝重其事。下部詳覆。而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元

自須城縣安山西南行。貎壽張東北至東昌。又西北抵臨清。三百八十五里。引汶絶濟。屬之衞。即今御河也。建閘三十有一。以時蓄洩。名會通河。時河初開。岸陿水淺。不能負重載。歲不過運數十萬石。故終元之世。倚海運為重。洪武中。會通河故道猶存。逌河決原武。漫安山湖而南。而會通之迹始湮。今海險陸費。而會通河故道。淤者三之一。宜可濬以漕。漕成而南北之運通。則無窮利也。於是

天子命工部尚書宋禮。刑侍郎金純。都督周長董其事。發山東六郡丁夫十有六萬五千。役二十旬。蠲租百

十萬石瀋之而御史許堪言古海豐故河漕汶以運道猶存宜可疏屬之衞而老人白英畫以爲元導汶入洸出濟寧而陽穀汶上東平之間地高圩數丈南旺之間水淺涸膠舟舟不任重載固其理也今築壩于東平州之戴村抑汶水無東流令盡入南旺湖南旺者運河之脊也得全汶而湖深廣宜可漕於是疏衞河達海豐古河而築壩抑汶水入南旺至南旺而中分分十之四南流以屬徐分十之六北流達臨清相地勢高下增築閘以啓閉蓄洩自分水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有七而達于漳御自分水至沽頭

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一而達于河淮設清江衞河工提舉司其中創造運船五百艘已運至三千艘以轉輸底平倉閘受載不深於度淺易脫得水僅六拏而足六拏者三尺也於是會通旣道淮浦底績而南北之運始通是時河歲爲變部侍郎張信言祥符縣中有黄河故道岸與今河平宜可濬大發夲濬之仍命尚書禮總其役而工部主事藺芳言天下之水惟河爲大故水患亦惟河爲急今於中灤導河分流使繇故道北入海免河南民於昏墊誠萬世之利然緣河新築護岸埽座用蒲絙泥草勢不能完安臣

愚以爲編大本成圑如豚圏然置之水以椿木錠其中實以石脚而横木貫椿表屬之提便從之河以分而安衲平江伯陳瑄督海運會通河旣浚海運罷不用命瑄理漕河事瑄疏清江浦引水繇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避河淮風濤之險浚瓜州儀真二壩袪潮港之堙鑿徐呂二洪之巨石平水怒行沛縣昭陽濟寧南旺高郵甓社諸湖築長提以蓄巨瀦開泰州白塔河以通大江鑿高郵渠四十里以便舟楫自淮抵臨清增閘四十七以便蓄洩自淮至通州濵河置廬舍五百六十八所居卒以治淺緣河堤種樹鑿井以

待瑁者置倉於淮安徐州臨清州通州以便轉輸諸四千里數十年漕河事宜皆瑄所經綜周慮而力圖之至于今是賴初制蘇州并山東兗州民稅糧輸濟寧倉河南山東糧輸臨清倉各交收而沿江諸府州縣糧並輸淮浙南直隸衛所官軍於淮安運抵徐京衛軍於徐州運抵德各置倉收囤而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運抵通州入上輸太倉是曰支運一歲四運蓋軍民各半而江西湖廣浙江及蘇湖諸郡距京師遠民不習河事而漕河有淇閘淺凍風濤之阻多失陷往復動經歲勞費於正糧數倍且以轉漕故失

農月若甚用侍郎忱平江伯瑄議令民運淮安瓜州
補給脚價給撥淺費給耗給蘆蓆費兌與軍而直隸
各省軍各於附近水次領兌為兌運成化七年復用
都御史滕昭言罷瓜淮兌運令裏河官軍顧江船於
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耗視遠近為差而淮徐臨
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皆各就水次兌之軍為改
兌初歲運二百萬石嘉靖初僨運至四百萬石運兌
糧三百三十萬石改兌六十二萬石支運倉糧七萬
石國儲以饒　國家自遷都北平而來倚漕河為命
而漕河跨江絕淮經河越濟兼四瀆之水為漕用其

在京師者。盧溝河出山北代州滹沱河出真定西山白河出胡地經密雲合大通榆渾諸河至直沽入海而勝國時用太史守敬言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諸泉過雙塔榆河合一畝王泉諸水入城滙積水潭出崇文門從東折而南至通州入白河長百六十四里十里一置閘以便漕曰通惠河今積水在禁城北名海子。經大內南出啓閉當以時請又諸閘久廢不以漕東南爲御河河出河南衛輝縣百門泉西北經臨清下直沽入海今運所從也泌河出山西泌源縣經太行山麓至原武黑洋與河汴合而東又南

爲洨泗泗出泗水沂出曲阜洸出寧陽而洨初出萊蕪從濟水西北流入海今與沂泗洸合而入南旺南旺湖周廻可百五十里所中爲二長提而設斗門外蓄水曰水櫃而兗州濟南青泰山七十二泉俱道洨沂入焉又南爲昭陽湖湖在滕沛間納薛河及諸縣水以漕乃至于河歷徐呂二洪而東亂淮入邗溝邗溝南臨江北抵淮無泉源獨蓄高郵邵伯寶應諸縣水爲湖湖皆有石提而本畫漕河護者獨衛與河爲水道餘皆疏泉引流爲之故常淺遇旱亢泉流細縮行頻艱又抑河使不得北流而河數決溢齧漕爲漕

憂故疏鑿修築屬水部分司而總督大臣奉 敕專臨焉蓋其重也宣德初詔黃尚書福與平江伯計漕事福上言濟寧以北衞輝真定以南近河地宜發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以省漕下行在戶兵部議於是尚書賓本言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地多腴宜於河旁二百里內擇荒閑田以五萬頃爲率發附近軍民五萬人官給牛種農器以耕從之於是選官經屯田郎 命福總其事已尼不行先是浙西頻歲水命夏尚書原吉往按視訪利害經度原吉言浙西諸郡蘇松居下流爲水鍾常嘉湖土田高

環以太湖綿亙五百里而寛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泖便比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農稼爲甚法宜疏吳松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蓋屢疏之以當潮汐之道泥沙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通流然窄多淺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可百三十餘里則潮汐淤淀茭蘆叢生成平陸不復可得疏且灧沙淤泥浮泛動盪卽欲疏無緣也臣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卽古婁江通大海而徑常熟白茆港徑入江皆廣川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

岸。安定等港浦。引太湖諸水。瀉劉家白茆二港。使其勢分。松江大黃浦乃通吴松要道。下流壅塞難瀋。傍有范家浜至南倉浦。達海徑。可瀋令深濶接大黃達泖湖之水。則其勢行。庶幾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舊。水道旣通。乃相地埶置石閘以時啓閉之。歲水涸時。修築圩岸。禦暴流。水患宜可息。報可。下而浙西以寧。方報下時。原吉布衣徒步。晝夜行經度疏瀋。築捍皆身先勞之。故功成。後總督官急功。自七年冬。訖明年春。責成功。乃無何而塞。則後事著鏡也。天順中。一疏吴淞江。弘治中一疏白茅。盖三江時疏瀋。而後注江入湖

之道乃通河自宋熙寧中決澶淵曹村（今開州）北流斷而南徙東滙於梁山濼（東平州西）灑為二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為濟水故道入于海蓋河與淮合始於此然勢分而不專金之亡也河始決開封城北衛州入渦河以合淮元之亡也決河南決汴陳許決杷而用都水使賈魯議塞北河疏南河與大役而河益南（元遣工尚書成遵大司農禿魯行視河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深淺博采輿論言河故道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于此以疲河恐他日之憂有重于河患者相脫脫先入魯言則大怒曰汝謂民盡反邪遂出遵河間鹽運使命魯以工尚書充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于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凡二

百八十三餘五閱月而諸埽隄皆成魯遷賚有差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黄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于黄陵岡得石人一眼云洪武中決陽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于項城經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而全入於淮永樂中徙從故道正統十三年決張秋沙灣東流入于海又決滎陽東過開封之西歷睢陽自亳入于淮景泰中決張秋治久無功遣都御史徐有貞往治之有貞行汶濟踰衛及沁循河道濮范往來相度者久之上疏言臣聞治水有三要在知天時地利人事而已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即夷水埶既肆又蹂豫而兖土疏而水益横流于是決而奪濟汶入

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故隄潰渠淤澇溢旱涸此漕途之所繇阻也今欲驟堙之則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多方建閘垻以時節宣無溢涸而後河可得而安時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令不爲患顧開之令爲患耶

上遣中使郎問有貞出二壺一竅五竅者各一均注水而並瀉之五竅者先涸於是使者曉然知疏策之爲良也歸報命而議決於是有貞作治水閘疏水渠渠起張秋金堤西南行九里至濮陽濼經博陵壽張沙河至東西影塘又沿李隼堂蓮花池大豬潭乃踰范

暨濮又上而西數百里經澶淵接河泌矣有貞曰河
水過則害微乃利乃節其過而導其微趨於平既成
賜渠名廣濟閘名通源凡河流之滂有不順者堰之
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架濤截流柵木絡竹實之石
而鍵以鐵曰合土木火金平水性也又作放水閘于
東昌龍灣魏灣閘有八度水盈過丈則洩皆通古河
以入海上制其原下放其流既節且宜用平水道云
宋學士濂有言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以
一淮疏其怒萬無是理今河破金堤踰曹鄆地幾千
里悉為巨浸民生墊溺比古尤甚莫若浚入舊黃河
使水復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使北流以殺
其力譬之百人為隊則力全而鋒莫可攖若百分為
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為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

此、諭於當是時蠲瀕河民牧馬庸後以專力河防後丁
夫、五萬八千又事不中制後以有成至弘治中河決
原武支爲三其一決封丘金龍口漫祥符長垣而下
趨張秋衝衞通河而奔放于海一出中牟下尉氏一
溢蘭陽儀封考城歸德至宿州灞漫泗出不可禁議
者至請遷河南行省避其害布政使徐恪持不可而
止命戶侍郎白昂往治之昂舉兵部郎婁性往協治
乃築陽武長隄防張秋中牟之決以入淮濬宿州古
汴河以達泗自小河西抵歸德飲馬池經符離而南
皆濬令深廣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

六。繇是河入汴汴入濉。濉入泗泗入淮以達海而水患以寧。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李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長堤又自東平北。至與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蓋東北分治而主疏。七年。河復決金龍。潰張秋堤奪汶水以入海。蓋東昌臨清流幾絕。畢注于張秋。常是時。議者洶洶。謂河不可復。宜復海運。而　朝議弗是也。　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鋭同都御史劉大夏督治之。時河流湍悍甚決口闊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治。治上流先導之南行。且築長堤以

防大名山東之患候河頗循軌而後決可塞也於是發丁夫數萬濬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繇曹出徐以殺水濬孫家渡開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繇中牟至穎以入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繇陳留至歸德灑爲二一繇宿遷一繇亳渦會于淮於是沿張秋兩岸東西築臺立表貫索網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至決口去窒沉艦壓以大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連晝夜不息決既塞繚以石堤隱如長虹輔以混柱森如列星又起河南胙城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下盡徐州作長堤亙三百六十里而漕道復通後歷三時用軍

民夫十二萬餘人鐵一萬九千斤有竒竹木薪芻不可計於是張秋之決始塞　賜名安平鎮而是時丘學士濬著論言禮曰四瀆視諸侯瀆之言獨也江淮河濟以瀆名謂其力能獨入於海故重之也宋而上河專入海尚能爲並河州郡患況河淮合一而淸口又合沁泗沂而同歸于淮哉獨運河道濟博之境則河決不可使之北宜擇股肱心膂大臣委以便宜俾於水勢下流迤東之地擇利便汚下之處條爲數河以分其勢又於支河之旁宜秔稻之地依江南法創圩田多張水門引水以漑灌候水勢減殺後泝下流

而上或疏或濬使河身深廣足以容水則中有所受而河之波不溢於平陸下有所納而河之委不病於東隣河南淮右之民庶有瘳乎夫自開封以南至于鳳陽肓腴之地歲爲河滸淩何止數十萬頃今縱於海東之地開爲數河所費者田多不過數萬頃又皆濵海斥鹵之地比較利害孰爲多少宜有以權此矣學士張元禎亦言今黃河以北多存舊身若因開爲數支以達平原抵直沽即可引以灌溉而殺其直奔安平之勢然雨水未渰河流細小即引溉固無從也正德中胡尚書世寧言沁水故自紅荆口分一道流

六十里通于衛近始湮是河因沁可通衛也且黄河距衛河不遠宜可濬使通而嘉靖初議者欲引河自蘭陽注宿遷殺其勢詹事霍韜與少詹事方獻夫私憂之以爲水溢徐沛猶有徐呂二洪爲東捍而東北諸山連亘如列垣卽爲患猶有所底極若引而注宿遷則鳳陽歸德皆平地孰不可復禁禦不若先疏運河沿昭陽湖畔築長堤張水門以蓄洩卽運道無阻也以問山東僉事江良材而良材具爲言通河於衛有三便古黄河自孟津至懷慶東北入于海今衛河自衛輝汲至臨清天津入于海則猶古黄河道也三

代前黃河東北入海宇內全氣隨而鍾於雍冀齊魯之郊漢時河決頓丘遂漸南徙隋煬帝引河入汴引汴入淮至宋熙寧而河遂南宇內全氣因遂遷轉唐無幽燕六朝南宋偏安江左而胡元遂統天下亦氣幾使然也我

成祖皇帝定鼎　神京宇內全氣又自南而北張秋之決殆天意令莫若于河陰原武懷孟之間審視地勢導河使入衞以達于臨清天津不惟徐沛之患可息而　京師形勝所壯百倍此其為便者一元漕舟涉江入淮至于封丘陸運至淇門入于衞達于京師今

導河注衛冬春水平漕繇江入淮泝流至于河陰順流達衛夏秋水迅仍繇徐沛以達臨清是一舉而得兩運道也此其為便者二又河西沃壤若得人力盡闢而耕之三邊軍餉可不漕而裕而自臨清以北至京師修其溝洫擇良有司而任之不惟可備旱潦兼亦可捍戎馬而河南北直隸郡縣轉羸瘠為富強夫水之流行于地猶血之流行于人身也血在人身調理中節其潤吾之毛髮澤吾之體膚皆血之能或調理乖方注于下為痔漏焦於上為髮膚燥槁而身為之尫今黃河自西域來萬里注徐沛而橫放猶血注

於下而痔漏也。今疏之達衛。循上運于支體。沿河州郡。疏爲溝洫。旱灌潦泄。以與民利。猶血澤于皮膚。又自陜西沿邊。修秦漢故迹。築爲邊墻。堰爲陂瀦。外捍衛而內灌溉。發徐沛上流之勢。又功及全陜。猶血運于頭顱。而毛髮亦潤也。此其爲利者三端大。然其畫具疏上。而黄侍郎綰方赴召。道經豐徐。見河災敗漕甚。則疏言臣嘗考堪輿家言。兩山相夾中必有水。兩水夾流中必有山。南條與中條相夾之水。長江是也。中條與北條相夾之水。黄河是也。兩山相夾。其間地勢必兩高中窪。水必繇焉。所謂水繇地中行是也。禹

疏治河而八百年無患水得其道而已矣戰國開阡
陌廢溝洫而平陸之土漸不可田不免作渠以灌田
鑿河以通漕作渠者必引水自高阜方能跨原陸以
成其利通漕者必從旁穿決方能灌河渠以足其用
况砥柱而下多衝擊兩岸而行岸善崩而淤泥下積
河流上高於是爲隄防以障之今洛陽河堤卬高於
汴城豈一朝夕之故哉今豐沛徐淮陰雨連旬千里
爲沼室廬穀土皆爲洪波國家喉襟之地至于此極
不疏導別行害無已時而疏治之非順其性不可夫
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非得其自然不足以順其

性必於兗冀間即中條北條交合之處尋自然兩高中下之形浚使北流繇直沽入海庶水繇地中行可永免河下諸路生民墊溺之患每歲河防夫役之苦雖不求禹跡而固禹之迹也智之大者也若泛聽輿籍人言必求禹迹恐積淤日久反成高陸而禹迹終不可得矣或謂黃河雖爲豐沛患亦爲漕利不知漕河發源皆自山東不資於河南旺馬腸樊村安山諸湖但封浚泉源修築堤岸疏湖中積沙以深蓄湖水則湖外長溝馬房南至釣兒口北至安山固古所謂巨野宋所謂梁山泊也地形窪下較湖水低甚致漕

河經焉可免濟寧高源淺徙之艱則漕亦何賴於河哉於謨議至深為自然之符其後都御史劉天和議以為河水來則激射至必衝決還乃填淤引河而漕議者比之引狼兵以除內寇誠切喻也故先朝名臣經理河道寧其瀦洩不敢引河且於河岸築堤捲埽歲費以數萬計誠防河北徙故也惟汶泉之流遇旱則涸滙水諸湖以淤而狹引河之議或亦慮此然國計所繫當圖萬全無已吾寧引沁之為愈爾蓋勞費正等而限以斗門潦則縱之俾南入河旱則約之俾東入運易於節制之為萬全也事皆須後蓋嘉靖初

河決魚臺谷亭決單縣至十三年而廟道口淤後丁夫十四萬三千九百人濬之四閱月始成而河忽繇趙皮寨向亳泗奔河口而谷亭之流遂絶秋冬忽復決河南夏邑開數口東北流經蕭縣入徐下二洪而趙皮寨之決俄塞嗣是歲有決溢而所繇無常迨季年而蕭碭徐邳之間漂城郭人民爲菑也劇甚決而南鳳陽泗州迫

皇祖陵地接歸德虞城適河汴下流之衝爲天下根本抑而北會通漕渠又天下咽喉引而東則淮河交注宿遷清河猥受其下流爲墊溢無極歲漕舟往往更

歲而乃卒事。率三石而致一石於是議者始紛紛議開膠河復海運事矣。先是元糧運仰給江南或自浙西涉江入淮泝黃河逆流至中灤陸運百八十里至淇門入御河至京師或自利津河今會通河也或開膠萊河入海口壅塞又自東阿陸運勞費甚宋清者海上亡命也為人傭海瀆㳂賊其主避迹捕引舟行三日夜得沙門島潛居之自沙門島引舟東北行過高句麗見文登夷維諸山已又北見碣石燕山往來飄忽若風與鬼迹之不可得因往返為椎劫無慮十數發私念南北海道固徑利如此尋就招為防海義民佰顏平宋命其習海事也遣載宋庫藏圖籍從海道入燕都會議餉運清瑄請中書省言海道徑宜可運省漕佰顏大善之引入見授金符千戶行海運果通利後遂立都海運萬戶府令清瑄二人掌之初船小人懼不任清別為運船以行自揚子江開洋落潮東北行離長灘至白水綠水經黑水大洋北望延真島轉成西山行入沙門島開萊州大洋進界河抵直沽為萬三千三百里而一月或半月輒達視河漕費省無算初年僅運四萬餘石後

累增至三百萬石而風濤飄溺無歲無之則責償於運官惟人船皆溺者乃免虐亦甚矣而清理竟以招權寵受誅成化中大學士丘濬讀元史見海運之利議興復說者沿踵而羅文恭洪先訪求其道里島嶼自閩開洋歷楊子登萊以至天津諸道里島嶼若風雨雲日之占驗畢具載所為輿地圖中以為坦乎可見之行也隆慶末開膠萊議下山東右布政使王宗沐以為必不可不復而海運有十二利徑可遍巡撫都御史梁夢龍大然之援袂起行海上歷視列疏上萬曆初宗沐以都御史督漕運撫鳳陽於是具疏三說以進曰唐人都秦右據岷涼左通河渭是險可依而水

未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與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人都梁。背負大河。面接淮汴。是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安。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病。若國家都燕。北有居庸醫巫閭以爲城。而南通大海。以爲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以拱衛神京。而海道不通。是太平之遺慮也。此天下大勢一。夫三門天下之險也。唐人裴耀卿劉晏輩百計經營之不廢者。都關中故也。若都燕則旣受河與海矣。河一自安山涉汶濟。即今之會通河。一自濕入汴入衛而俱會于天津。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海者

彼以陋夷紛擾終歲用兵固無暇于河也彼又以爲
河亦有不如海利者入閘則兩舟難並是不可速也
漁貫逆遡一舟壞則連觸數十舟俱壞是不可避也
一夫大呼萬櫓皆停腰脊咽喉之譬先臣丘濬言之
是不可忽也若主于河而協以海自可萬無慮故都
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而取物也不可棄也此
都燕專執二黃河西來禹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
三門而東出大津入于海是腹雖稍南而首尾則東
西相衡而歸諸北也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決從
閻家口出支河近符離靈璧又幾於正南夫河自西

北而底東南其爲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如去年之
漂流中外大小臣工聞之有不變色者乎夫旣不能
不變色於河之梗而又不能無難色於河之通則計
將安出此目前急勢三也風波天數臣亦何能逆覩
其必無然以爲趨避占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
計且語有之曰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
天下之水之委也渤澥稽天則迴避靡地近南水緩。
則蛟龍窟居。元海運之有敗。以其起太倉嘉定遄而
北也。若自淮安而東繇登萊泊天津則原名北海中
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

無窩宅即以舟與米行於其間。因其曠遠以取速而標記告曉以避患名雖同於元人利實專其便易。佐河運之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海運行而議者藉藉誹刺之。會再運三百艘中七艘壞而罷夫禹貢州滁功止達河九畿蕃荒服惟薄海則海固古聖帝明王之所不能用。已元史具載海運所失陷之數詳矣。風濤不測洋舟漂沒亦云歲有。計一舟所失米不過千百石而從溺者率不下數十百人。歲以數百十人之生死與漕數較多寡而以爲便。憂人之君相亦難言之矣。又廢墜百年事未習而難安。顧燕爲皇

都獨議漕　國家歲漕四百萬石爲　京師命而經絡中國二千餘里之水以爲漕則漕其員官也唉嚨日員官古之治河者順其性抑使無爲害而止矣今不惟去其害而且欲資其利不惟不敢導之北顧方築堤捲埽歲費以億計防河北徙如防寇戎然計獨在保漕馬中丞卿有言　京師脫六月無漕者圍矣何暇及蓮盍姑爲紓目前計乎蓋其慮也嘉靖末河塞新集而南流阻再塞龐家屯而全河北徙不可漕於是都御史朱衡以工尚書屬治河衡念以爲　國運道業與河相直獨宜因河勢而利導之今河直秦溝宜

因秦溝開新河以漕而　廷議以爲河湍悍以秦溝兼數河之任恐不溢而北即溢而東又抵極而反於西南是以沛與魚臺爲壑也幸故道湮未久宜可濬而從上原開支河以殺水使新河三難不可爲也下覆議於是衡復上議言河悍難暴泄然使不直境山而北出將一聽沙淤之所爲即出徐州南而二洪益壯亟爲敗今幸出秦溝直境山南五里所雖兼受數河之任猶爲有束隘而河流得益駛疾此爲　國家於河不治而已得其大即夏秋水猥盛極及亦不能出新河西堤外而昭陽湖受之水得游蕩休焉獨

何言爲壑也今欲開支河起新集至兩河口無論漫無河形者二百五十餘里創作深廣難即有河形如郭貢樓至龍溝滅未久稱易濬者亦已盡淤先臣所謂撮沙如聚米挑淤如畫脂者也且河之所舍誰能強之不如因河所欲注開之合決河深川之丈而增卑培薄專西堤以固魚沛便於是新河就而西堤亦成萬曆初黃河決崔鎮決龍窩周營分決白洋河越歸仁集𨰻泗州而河勢遂北淮水破高家堰溢山陽高郵寶應興鹽諸州縣淸口阻而淮勢遂東河淮分決流沙淤溢雲梯關入海之路大阻淮安墊焉蓋災

甚矣議者洶洶謂諸決口當毋塞開支河以殺水而主濬海口以通之督漕右都御史潘季馴行相視議以爲海口固潮汐之所從來往也隨濬隨淤何可濬惟導河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即以濬海也然河未易以人力導惟繕固隄防使無旁決水入地益深則治坊即以導河也令河決上流固宜疏今下流決也欲疾赴海而害祛豈必疏哉復岐分之即水力益弱宜入海之滋不利也於是申平江伯故畫築堰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湖以捍淮東侵築堤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以制河南溢慮河內衝

閘而獨漕也嚴五壩啓閉獨以待漕艘鮮船如法故它官民船並盤壩禁于閘者於是自徐抵淮亘六百餘里皆畚埴土膠泥築南北兩隄蜿蜒相望如長山夾峙以束水諸縷堤迫河者畢展築兩崖地窪下者各增築原隄短蹙防護未周者連接築培薄增高譬重門以待暴增纊以禦寒即有異常泛濫之水縷隄不支至遥隄而極隄蓄豬者寬勢固不能潰而出也於是淮畢趨清口會大河入于海海口不濬而深通蓋自宋司空陳平江開運河後漕渠遂爲　國家經荒慶代有皆補苴其罅漏蒙遺業因故策使適無餘

漕而止勢固不能廢漕渠發長策爲　國家遠慮者
亦其理也萬曆初督河右侍郎萬恭與督漕都御史
王宗沐會疏言黃河之汛與潮汐等三月清明水高
僅數尺不害運四月麥黃水亦高止數尺不害運惟
自五月至秋九月爲伏秋水多至數四高者丈餘此
運船之所必避也使歲運從四月前盡過徐呂二洪
而開河先肅清以待事令不與怒河直則河豈能爲
之患哉顧河臣能使河之安而不能使運之早漕臣
能必運之入河而不能必運之早入河也宜督江以
南各省糧儲道早運輸以漕巡按御史驗數限四月

前盡漕船過徐洪臣等得按程嚴最之其三月過洪者以上勞敘四月者次之至五月者罰而遇伏秋水漂流者重擬則爲河亦所以爲漕也奏可於是漕船不與河泛溢直而河壯時無憂漕河落得相所決爲防以保漕而歲運畢如期抵
京。京師米直平不翔踴如異時矣夫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古人有言微禹之功吾其魚乎蓋歎之也自漢張騫使西域訪河源以爲二水發葱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云得之悶磨黎山世相傳以爲信而元世祖始命

其臣都實者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之四越月而得其源於吐蕃朶甘思之西鄙四山中有水百泓滙爲澤若天列宿然曰腦兒譯言星宿海也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里雲南麗江之西北千五百里實中國山脊之所自起而張騫所訪乃在其西萬餘里外彼其時爲吐蕃所遮道不得至故蔽而求之遠也自星宿海而東爲赤濱河合諸水而流漸大曰脫可尼譯言黃河也東行岐爲九派曰也孫斡論譯云九度也於時尚清淺可涉又東行約五里許始渾濁而流益大朶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

琳皆積雪曰苷麻莫不剌又曰騰乞里塔譯云崑崙也。自崑崙東北流四千五百餘里。歷西番至蘭州。始入中國。繞朔方上郡。又東北出境外。經三受降城東勝等州。凡二千五百餘里。始轉河東。又南流抵蒲州潼關。凡千八百里。蓋通計詰曲行凡九千餘里矣。始出三門析津。歷孟津虎牢而東。奔放平壤。吞納諸小水以百數。勢益雄大。其本遠而注必怒。固其所也。夫天下山川之大者。存乎南北兩戒。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與地絡相會。並行而西。至太行之曲。分而西流。與涇渭濟相表裏。爲北河。江源自南

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逹華陽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荊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淮漢相表裏為南河於中國導地脈一也獨江在中國右為陰水泉所從出者多行不數百里輒深廣不可涉又性善洄瀦故江永漢廣兼匯澤湖湘之瀦瀁而善容其險而不為敗者勢也河在中國左陽而性勁又北地土厚水泉少至行數十里不得并故河當水落伏槽時行萬千餘里之水共河身僅與東南川江數百里之水等其淺者可涉曾不足為害而秋水時至百川灌輸挾六七月之淫潦盡天下西北大半之水並入河助為勢湍悍

迅猛旁激直射漫滤于平土而僅以開封大名魚臺徐沛數郡委之而土中夷曠無崇山巨磯爲之防無洞庭彭蠡太湖爲之滙又無古溝洫澮川封植坊庸爲之奠方二三千里古聲名文物之地數蒙其患而莫之勝救也亦豈足深惟哉顧宋都汴藉河以限虜防其北爲虜用

國家都燕藉河以利漕防其北爲漕憂宋人無意於幽燕而區區防一河以爲虜限末矣令河適北與衞河合於入海徑易達何詎無漕而順水自然之性以從禹迹則固今世之所大諱也念以爲漕渠中斷歲運

不繼將害不在民生而在　國計必隄使南而後安漕安而河埶愈激被災者愈益廣於求上策無乃已疎乎勝國時翰林學士虞集議以爲京師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皆萑葦之所生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謂宜用浙江之法築堤捍水爲之田聽富民願耕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定其等爲之疆畔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能以千夫百夫耕者亦如之十年後田成有積蓄命以官高者佩印符許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近可得民兵數萬以衛京師禦島夷遠可紓東南萬里航海饋運之危

難。而江海遊食輕剽之民。亦幸有所歸。議既定。而論
者謂受田以賄成爲弊事。議遂格。而後海口萬戶之
設。大略本集言。古滹沱河原自晋州深州武强等處。
東流入於海。嘉靖七年。深州舊城西河身淤。衝兩岸
約二十餘里。河東北溢。浸獻縣西北民田。民奏訴。
旨下勘覈。委官苟避。顧不即覈。而河所淤爲肥壤。爲
富室所利。阻撓之民。以墊溺。御史王廷相疏。請　勅
工部都察院。會撫按官先鎦除民租。拯流移。次計工
挑濬。復古河。洩泛漲。次沿舊堤。隨宜築塞。爲固防。當
是時。議者若河爲敗。藉藉言。固國本。墾荒田。興農功

事矣。於是御史周用疏言。治河墾田。事相表裏。田不治則水不可治。蓋田治而水治矣。古今稱聖人之治水者。必曰大禹。禹治水莫大於河。自錫圭告成之後。河自龍門至碣石入於海。迨周定王五年。不爲中國害者。蓋千七百有餘年。宜其功施未易名狀。然禹之自言則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至孔子稱禹亦惟曰。盡力乎溝洫而已。然則河歷千七百年。而不爲中國害者。實大禹盡力溝洫之賜也。故自禹至殷盤庚。五遷厥邦。以避河圮。溝洫小壞矣。然猶未徙也。至定王時。溝洫加壞矣。而徙然猶未決也。至秦廢

井田開阡陌而溝洫掃地及漢而河決酸棗決瓠子歷漢而唐而宋元河徙決不可勝紀治河費歲以鉅萬計其治法不過疏塞之而已溝洫之政無聞焉夫以數千里之河挾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吐洩不及震盪衝激斯爲甚乃僅僅以河南開封之渦河與直隸徐州州縣百數里之河東而委之淮其不至於橫決者幸而已矣夫今之黃河古之黃河也今自陝西西寧至山西河津古所謂積石龍門也其合涇渭漆沮汾涑伊洛瀍澗諸名川之水與納每歲五六月之霖潦古與今無少異也何獨大禹能使之安東北

之故道歷千百年而不壞後世曾不能保之於數年之間此其繇於溝洫之不修者明甚 陛下養愛元元無所不至墾田勸農之疏屢蒙俞允則今日肇修溝洫之政以繼神禹平成永賴之功臣實望焉且黃河所以有徙決之變者無他以行未入海而霖潦無所容也天下皆有溝洫則天下皆容水之地天下皆修溝洫則天下皆治水之人水無不治則田何所不墾是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兩得之也今河南州縣被衝決者壠畝淤墳耕者不得種種者不得收而科催額稅如故中土之民困於河極矣

至運河以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州縣雖有汶沂洸泗等河與民間田地曾不相貫注每年泰山徂徠山水驟發則漫爲巨浸潰決城郭漂溺廬舍於河無異一值旱暵則又故無陂塘渠堰蓄水以待急遂致赤魯之間方四五千里之地一望赤地蝗蝻四起草穀俱盡此皆溝洫不修之故也使溝洫既修胡寧患此今欲修溝洫之政非謂一一如古也但各因水勢地埶之宜縱横曲直隨其所向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委之海而已遠謀不可以倖致美功不容以雜施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今莫若亟

疆里以稽工程集人力以助夫役蠲荒糧以復流移專委任以責成功持定論以察群議毋以欲速而輒更張毋以小利而生沮撓則治河裕民之計也所謂正疆里以稽工程者蓋疆里不先正則規模不立脉絡不貫而彼此相病合行司府州縣規畫立界先因通流畫為大渠多者五六少者三四次因頃畝畫為中渠為小渠而計其工程之難易土壤之生熟夫役之多寡錢糧之盈縮期會之先後為三年規大畧初年疏大渠會於諸河次疏中渠達於大渠又次疏小渠達於中渠其淺深寛狹各因水勢縱横曲直各因

地勢中間卑窪特甚不適轉輸之處則疏爲塘濼於溝洫之間以游衍之澇則收蓄旱得取用經畫旣定造疆里圖册上之下如式施行責其成效可也所謂集人力助夫役者大約大渠用官夫小渠用民夫官夫專開水道爲之經民夫各治其田爲之緯乞行河南山東直隸問刑官除　特旨并情理深害免死充軍外其餘少倣宋人民屯之法隸其名於附近衞所而屬之有司責令開渠并墾除糧荒田自給口糧三年之後量徵屯糧若會赦願附籍佃前田爲永業者聽其府州縣徒罪發配人願贖者俱令以官夫開渠

徒以里計杖以丈計隨所犯輕重爲放免差次則軍
犯免衛所陵虐且省軍儲徒罪得以力充贖亦不廢
法外此更清驛傳應付之濫恤稅糧賠貱之苦議養
馬積習之弊裁里甲浮靡之費省民壯團操之擾當
事諸臣皆相與推廣德意一一行之則溝洫之政可
舉溝洫既成豈止河患可平民利可興卽萬一有戎
狄盜賊之警亦將逡巡相顧而不敢橫又推其法於
諸邊修古人分兵屯田之法使耕者雜於居民之間
不惟可省餉饋之費溝壘相望所在皆險所謂寓武
備於農功資人和於地利者也今自近黃河一帶州

縣積年逋欠查理停免而見在積荒田糧覈實開除則流移漸復而荒田自墾往年治河佐事之臣劉大夏等或蒙大發浙江等布政司銀兩或蒙給鈔關抽分以備支費莫非因民之財救民之患也今溝洫六務逼當不惜小費乞於鹽糧數內通融知補略如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饑民修水利之法使官司惠而不費百姓勞而不怨溝洫修復則下足民食上給公賦皆將沛然而有餘比之俟河決時驅無辜之民傾不貲之費興再三不得已之後徼萬一不可必之功者利害葢相萬也夫黃河徙決不常捍禦之策言人

人姝會通河之外謂引沁河謂通衞河葢皆博采人言以求弘濟然開鑿建置之後費率不下幾十萬金即令運道既成其張設官府創造閘壩編僉夫役必一如會通河之故則爲費也已繁往年工部侍郎劉天和奉命治河專意修復故道竟以底績是也至於海運之議則既有不必妄議生擾之　明旨在矣故以遼東而視海運則當舍危而就安以山東河南而視遼東則當舍遠而就近以北直隸而視山東河南則又當先内而後外誠自内而外自近而遠修溝洫之政使國有十年之積民無墊溺之危以保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安天下幸甚事寓後嗚呼古之識甸數百畝之田必溝數十溝之水必川數大川之水必就窪而爲湖渚溝因水漱防因水淫淵因水磬折而句於矩爲湖爲渚也湖渚多而方天下西北之水不助河而爲暴然後數千里中原之地可樹藝而豊唐虞之盛縣五事宜入風雨暘時若無崩竭淫濫之災無轉漕輸將之費而封濬分畫功臻于永賴平成之術也此謂本務然水之利害難明也久矣非深考博通必知其意固難以臆見決策而舉事也宜博求能疏川浚河者與之定慮追禹之績而施功以安元

元前元時郭守敬嘗自孟河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
里間測量地平或爲渠以毅河勢或引溝以溉土田
具圖誌可尋迹而來樂中藩陽衛卒唐順言衛源出
衛輝太行山下其流自縣北經衛輝城下抵直沽南
距河陸程僅五十里許誠開衛距河百步置倉廒受
東南方運粟便
上大然之已用老人英畫而會通河以成則謀豈可專
哉漢谷永有言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
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浸漂陵阜異之大者也修
德應之災變宜可除今恒陰淫霖不本原其所自始

猝有敗輒歸之天數。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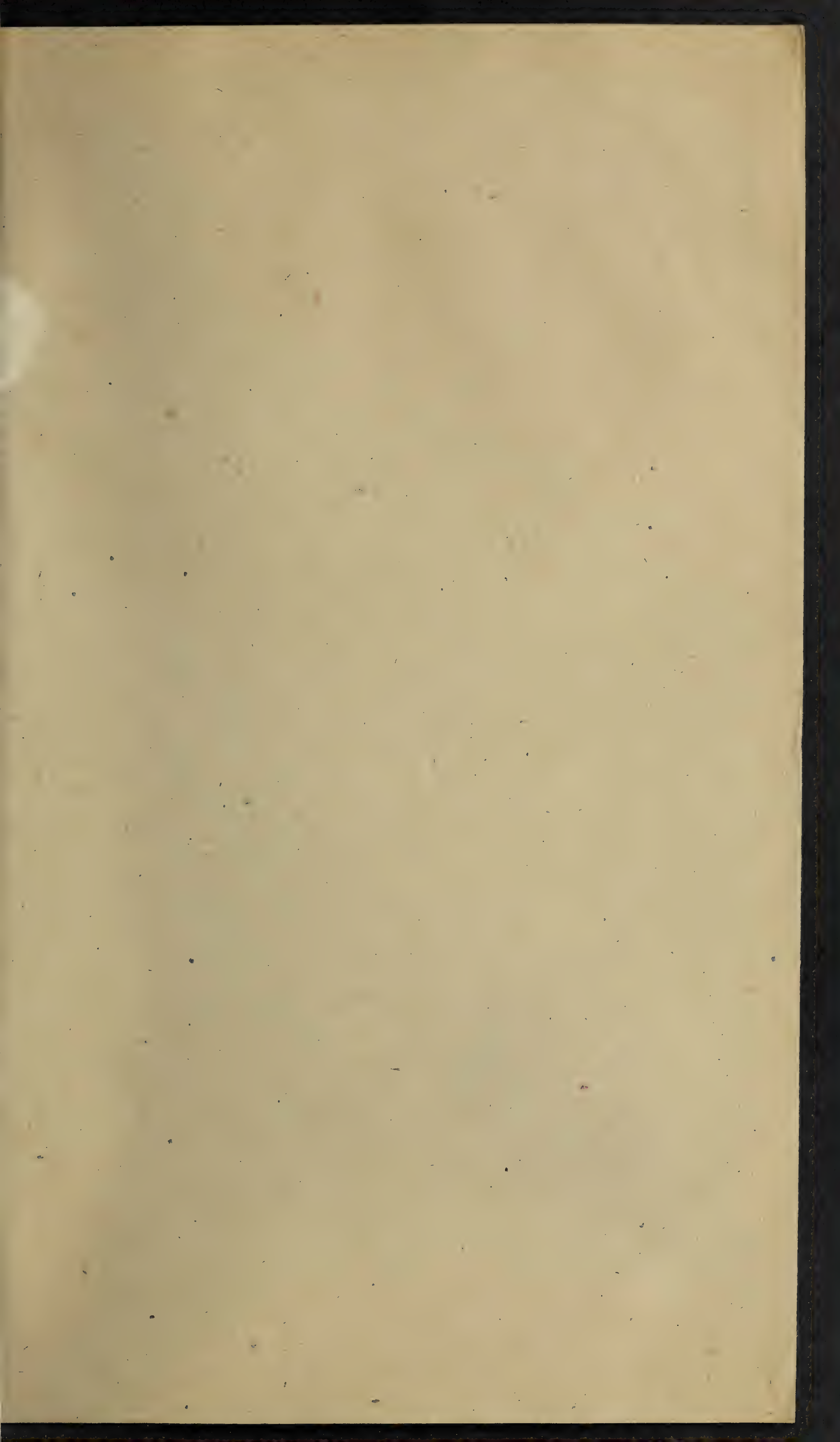
國家河漕大故。依保漕爲治。一遺其自肰。乃其失在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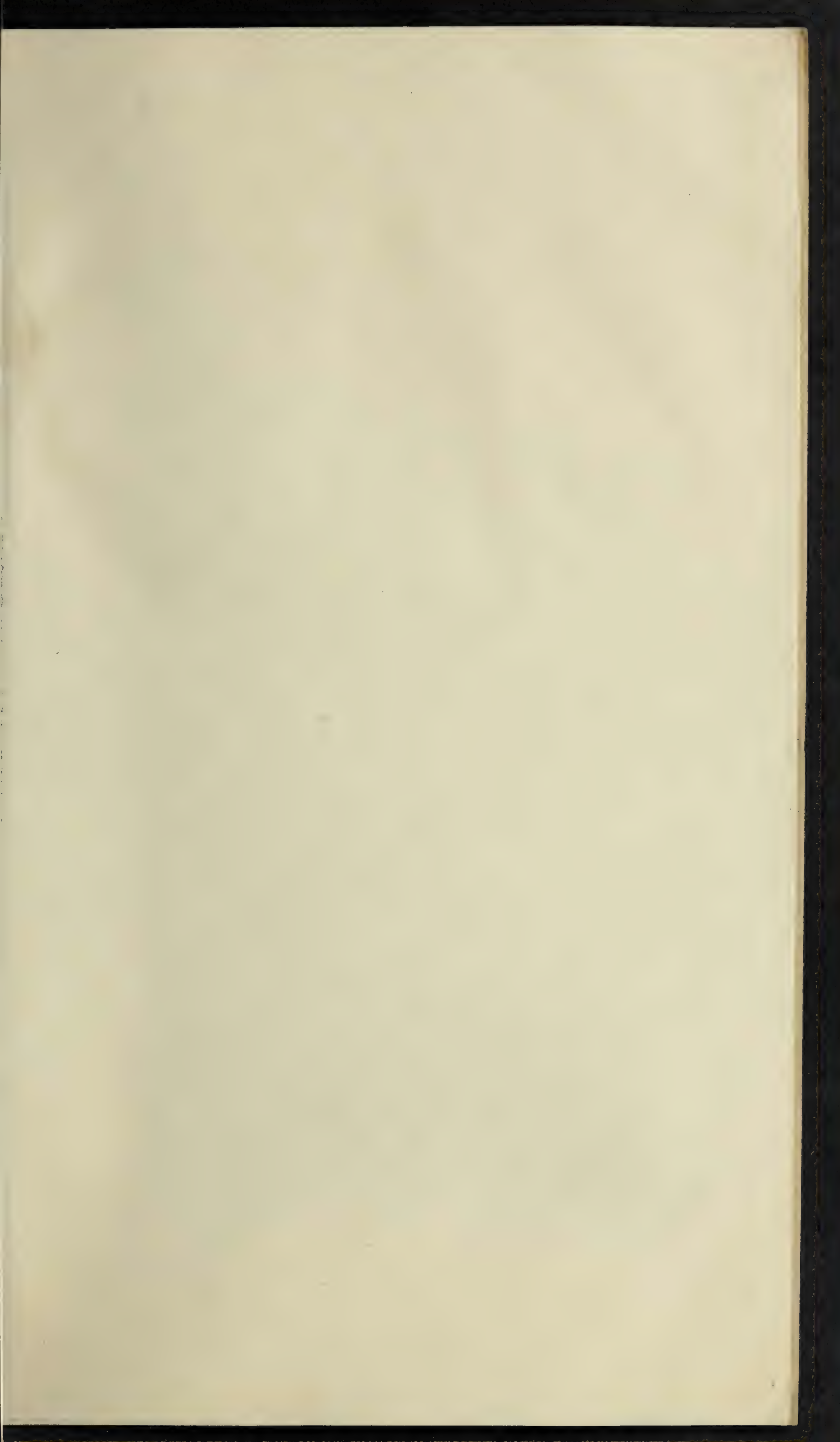
後。農則夫禹貢洪範之書。豳風之詩。固王事之大也

哉。誠王事之大也哉。

函史編上卷九







函史下編卷之十

明 盱郡鄧元錫著

封建志

昔在初古也。冥顥蒙。猶少本鹿豕然。榛榛狉狉哉。此其勢不至於信鬬搏噬相妨害不止矣。則就其能萃能群者而君之宗之。成聚成邑。成都成圻。而封建昉焉。人皇之世。業分天下爲九區。軒后之世。選賢與能。分州畫野。並建萬國。俾各有守宇。以爲天下治。則知封建也者。因巳然之故。順自然之理。法天星土。因地山谿。順人歸往。物土方宜。創制立極。而爲后王亭也

之大規也其在易屯之彖曰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
昧宜建侯而不寧比之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
萬國親諸侯夫水由地中地載以行一體相成豈顧
間哉而封建象之故命曰自然依有生民而來虞夏
之隆執玉帛者萬國天子五載巡狩各至其方之嶽
而恊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禮如器之典行焉其
巡狩之明歲四方諸侯歲各以其方來見則敷奏以
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而恊和時雍之化周洽其極
盛夏殷之世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
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

二百一十國。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一，五十里之國六十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頒，其餘以祿士，爲閒田。凡九州，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見王制，與周禮不盡合，故說者以爲夏殷之制。武王伐商，東觀兵于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迨其克商，友邦冢君，下至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國咸在。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其武成也，因用列爵而分土焉。當是之時，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封國數百，同姓五十有餘，而伯禽、康叔封於魯、衛，地各

數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其命魯公以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而封之少皥之墟命衛侯以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其命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詩載其制曰价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

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也其後武王崩成王幼管蔡啓武庚以甚間王室周公避居東而謗白王迎公歸於是致辟管叔于殷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宜可懲而毖後患防之矣然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曾不曲防乃益封親賢以爲王室衞其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言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其後蔡叔之子仲克庸祗德公乃命諸王邦之蔡其命書曰小子胡惟汝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茲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

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其封殷王元子邦之宋。俾修禮物。作賓王家。爲書侈其烈祖之成德。曰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其命之曰。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愼克孝。肅恭神人。愼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毗予一人。大哉制乎。以天下爲天下公。而不與以私。誠盡制而已矣。厥後宋服王命。戴德秉憲。以承事天子。故其詩曰。殷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其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侈上公以其服命而至也。則又何以曲防爲哉。其後周公制禮。以爲邦國極。諸綱維其體統。暢洽其恩

意而彌縫其闕者纂脩而至詳。周官大司徒。以土圭
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
四之一。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
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
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半。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
者半。而五等之邦域奠焉。乃王法天。行時巡方國之
典。依夏殷而來。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
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
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好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
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

不敬者君削之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之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既巡狩之歲。王使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語言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諸考禮正刑。一德之典畢察。盡十有二歲而王乃復狩也。乃諸侯所以翼戴天子而承事之者。則以九服封域爲之

差。王畿外方五百里曰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又其外薄于四海。蠻夷鎮蕃均曰蕃服。世一見。各以其所寶爲摯。又各聽以其時而至。春朝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王有邦國之事。爲壇於國之外。合諸侯而發禁焉。曰時會。王殷祭之歲。

六服盡朝亦爲壇於國外而發政焉曰殷同皆謂述職述職者陳所職也乃若邦國有札喪則令賻補之有凶荒則令賙委之有師役則令槁禬之國有禍烖則令哀弔之國有福事則令賀慶之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饗食各以其等禮賓焉掌交又以節與幣巡邦國而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所好惡而避行焉其諸侯之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大小相維遠邇相比懽欣交通而統于一尊其有不率者大司馬又有九伐之法以威之馮弱犯寡則眚眚者損其地也賊賢害民則伐伐者討其國也暴內

陵外則壇壝者空其域也野荒民散則削削者毀其
土也負固不服則侵侵者入其阻犯令陵政則杜杜
者室其萌至賊殺其親放弑其君外內亂鳥獸行則
正之殘之滅之爲天下僇焉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
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
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於是
乎大邦畏力小邦懷德遠至邇洽穆頌聲興兵刑錯
而莫之用也嗚呼盛哉乃其治公族也在王國有諸
子之官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
其位國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而諸

侯始封其嫡長子爲樹子。得世國。其次嫡爲別子。不得禰先君。得世家。別子死。得自爲其後世太祖。其嫡長爲百世不遷之宗。族人宗焉。故諸侯絕屬。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禮也。而事畢聽於宗。其庶子之官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以官。司士正之。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官。登餕獻受爵以上嗣。庶子治之。凡公族雖三命不踰父兄。國大喪以服之精麤爲序。公族有罪亦如之。以次主人。公燕與父兄齒。以

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在軍則守于公禰公有出
疆之政庶子以遊倅守公室正室守太廟諸父諸兄
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五廟之孫祖廟
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必告敬弔
臨賻賵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公
族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雖纖剸必告于甸人
獄成有司告于公公曰宥之有司對曰在辟公又曰
宥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
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公素
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而公族無宮刑此

又其親親之恩著於尊祖收族之義延于宗支與封建相提衡以人道爲人治者也當是時經九州爲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唐虞之侯伯猶有存者懿哉道乎可謂盡制矣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互相吞滅而列國漸耗其見於春秋經傳者僅百有七十國而五伯總其盟會時幷無爲陵夷至於戰國天下幷而爲七合從連衡者數十百年王室阢隉河洛之間分爲二周然天下謂之共主蓋歷載八百數極德殫既於王赧而猶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然且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三十餘年固亘古未有也

秦并天下媢咲三代盡滅古法尊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無骨肉本根之輔外無尺土藩翼之衛譬若刈股肱獨任胸腹觀者寒心而始皇弗悟以謂晏然子孫萬世之業也身歿之日委愛子弱女於凶嗣之手肆其殘毒如讎宿怨陳勝吳涉不假尺土奮其白挺天下蠭起響應劉項隨而躡之若爇孤豚故日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宋五峯胡宏曰聖人理天下以萬物各得其所爲極至封建也者帝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郡縣也者霸主暴世之所以縱人欲悖天道私一身之大孽大賊也分天下有德有功者以地而不敢以天下自私於是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邦國之制焉於是有君朝卿大聘大夫小聘王巡狩侯述職之禮樂法度焉於是有千雉

百雉三之一五之一高城深池焉於是有井邑丘甸縣都之夫數焉於是有十乘百乘千乘萬乘之車數焉於是有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焉於是有卿大夫司徒樂正取士之法焉邦國之制廢而郡縣之制行矣郡縣之制行而世襲之制亡矣世襲之制亡而數易之弊生而民無定志矣巡狩述職之禮廢則上下之情不通弢文案而不究事實信文案而不信仁賢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城池之制廢而禁暴禦亂威服四夷之法亡矣夫家之法廢而民數不可詳矣民數不可詳而車乘不可出矣車乘不可出而軍師不隱於農矣軍師不隱於農坐食者衆而公私困窮矣世儒不知王政之本反以亡秦為可法所謂明君良臣者亦未免以天下自私無意於裁成輔相使萬物各得其所所以歷千五百餘歲未有能服之者也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為萬國而畀與英才共焉非後世擅天下者以大制小以強制弱之謀也誠盡利而已矣是以虞夏商周傳世長久皆千餘歲論興廢則均有焉語滅絕則至暴秦郡縣天下然後極也自秦滅先王之制海內蕩然無有根本之固有今世有天下而繼世無置錐

之地者有今年貴爲天子而明年欲爲匹夫不可得
者天子尚然況其下者乎物有其根則常而靜安而
久常靜安久則理得其終物遂其性封建者政之有
根者也故上下辨民志定教化行風俗美理之易治
亂之難亡扶之易興漢興裂土序二等之封功臣侯
亡之難滅郡縣反是
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太原以東
盡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渡河濟阿甄
以東薄海爲齊趙國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國
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國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
南國波漢之陽亘九嶷爲長沙國諸侯比境周匝三
垂外接胡越惟長沙爲異姓天子自有三河東郡頴
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

師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海內。用承衞天子也。其於矯枉。可謂過正矣。然而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日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諸呂之難。平勃交歡於內。齊王列侯挍兵於外。形張勢格。卒用平定。故宋昌策漢。以謂磐石之宗。則所以安劉氏之重。而成太宗之業者。固亦賴之於諸侯也。肰是時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制同於天子。僭於上無限度。於是淮南王長。帝親弟也。而反。濟北王興居。帝親兄子也。而又反。

吳王濞蓄反謀益急。賈生大憂之。爲痛哭上書。以爲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今誠定制。令齊楚趙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受其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其分地廣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如此則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語具誼事中。居數年。誼患諸侯益盛而前策竟未有施行。而上少子梁王勝。又早夭無子。乃復疏言。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埶。不過一傳再傳。諸侯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

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捍。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僅如黑子之著於面。適足以餌大國而不足以有禁禦。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則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矣。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此二世之利也。於是天子從誼計。徙子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

飾城而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方是時吳王濞以嫡
郤故數稱病不朝太子家令錯數言吳罪可謫削而
天子仁不忍賜吳王几杖以優老聽不朝吳王益自
寛及景帝立錯爲御史大夫爲帝言吳爲反數十歲
矣今滋甚今削之反不削亦反然削之反亟而禍小
不削反遲而禍大幸蚤計於是天子暴吳罪削會稽
豫章郡且追論楚王戊過削東海郡發趙王遂罪削
河間郡而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六縣且制諸侯
王令三十章要東之於是吳王遂發使約楚趙膠西
與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連兵反天子

至爲誅錯以解難兵不罷賴條侯亞夫而定事具景紀中自正月起至于三月乃破滅而是時諸侯惟獨梁於漢最親抗吳楚最功本誼始謀徙梁之力也初文帝念憐淮南王長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夭也乃封其四子皆列侯賈生知上必且復王之也具疏言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其大父與伯父叔父也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其

後帝竟以淮南地封長子安爲淮南王阜爲衡山王賜爲廬江王七國反衡山王堅守無二心景帝詔勞苦之徙王濟北以示褒而徙賜衡山王淮南王安欲行陰德拊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武帝以安屬爲諸父辯博善文辭尊重之安有陳諫輒璽書褒答若遣使者諭指嘗入朝武安侯田蚡迎之灞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群臣賓客多江淮間輕薄小人數以厲王遷死事感激之會又以過謫削地乃

白傷曰吾行仁義乃見謫削地而衡山王賜亦念父恨結約反事覺皆自殺國除梁孝王者竇太后少子也愛入朝景帝未有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梁王避席跪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之雖太后亦然其後吳楚齊趙七國反梁王戰守睢陽良苦力有功於是孝王修自縱築東苑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從千乘萬騎出警入蹕擬天子招四方豪傑帝心弗善也太后聞乃怒梁王使者案責王所爲梁中大夫韓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

一不省也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而西惟梁最親爲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却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所見者大故出入稱警蹕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詫鄙縣驅馳國中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案責梁使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爲人子孝爲人臣忠而太后不卹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帝言之言之帝帝心頗解免冠謝太

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憂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二十九年入朝上疏請留帝以太后故入同輦出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者亡異是時栗太子廢太后心欲以梁王爲嗣因置酒言之帝未有以對也中大夫袁盎進曰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亂五世不絶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太后議格孝王辭去歸國恚袁盎而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使人陰刺殺之於是天子意梁王所爲逐賊果出梁乃遣使者田叔等按梁捕詭勝期必得月餘不能得中

大夫安國念詭勝匿王所乃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是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於高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之間肰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而廢用宮垣事卒自殺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廢公諺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

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泣涕。幸大王自還。而大王終不自覺悟。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當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出詭勝令自殺。當是時。太后憂梁事。日夜泣不止。卻食不御。帝患之。梁事竟。使者田叔至霸上昌廐。悉燒梁獄辭。入見。帝迎問梁事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肰臣願陛下毋以梁事為問也。帝曰。何也。叔曰。今事辭具。而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其憂乃在陛下。臣故盡焚之。欲令上下全安。罪萬死。帝大喜曰。善。使叔等謁太后曰。梁事獨邪臣羊

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謀已伏誅梁王不知也太后立
起坐餐氣平後梁王因上書請朝旣至關茅蘭說王
使乘布車從兩騎先入匿長公主園中漢使迎王王
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則大驚太后泣曰
帝殺吾子帝憂恐不知所出於是梁王以質明負斧
質詣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
然帝益疎王不與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復朝欲留弗
許遣歸國意忽忽不樂發病薨太后聞孝王死哭極
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
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

皆令食湯沐邑奏太后太后爲壹餐孝王夊藏府餘
黄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武帝時主父偃推
賈生之意爲帝言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强弱之形
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
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則逆
節萌起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世餘雖骨肉
無尺寸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
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
分其國不必削而自銷弱矣於是制詔御史諸侯王
或欲推私恩分子弟國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

號名於是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侯百有餘焉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供養祭祀以藩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乘其阨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方七國變時大臣多寃鼂錯之策皆以諸侯泰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於是作左官之律設附益阿黨之法務侵削諸侯王諸侯王惟歆得衣租食稅毋干政貧者或乘牛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有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者中山王勝景帝子於帝親昆弟

也入朝帝爲置酒勝聞樂而泣帝問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絫欷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爲之低回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之日久聞㓜眇之聲不覺其涕泗之横集也臣聞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今臣情雍閼而不得上通讒言蠭生道遼路遠曽莫爲臣聞故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倩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群聚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

斯伯奇之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横分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帝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辭加親親之恩焉昭帝時成燕王之誅事具帝紀中昌邑王賀既廢居故邑孝宣起徵繼在位下璽書言制詔山陽太守謹制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於是太守敞張條封事上曰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爲領錢市買朝夕食物它不得出入督盜一人別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迾宮清中備盜賊臣敞數遣丞吏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敞

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三十六七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衣短衣大絝冠惠文冠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臣敞與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以惡鳥感之曰昌邑乃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乃復聞梟聲臣敞閱至子女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紨前為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昧死奏妻妾子女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十人無子但良人無官名

王甍當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
殺傷者當勿灋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其天
資喜縣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天子由此知賀不足
忌下詔封賀海昏侯加恩焉元帝時災變數見而帝
弟淮陽王欽好經書讀律有儁才王國舅張博貪諂
盛稱引譽王徵金錢賜予言爲王求死士于燕趙感
其心晻博揩京房以明易陰陽得幸帝數召見言事
爲石顯五鹿充宗所排不得用出閑居數數爲博道
之博即具記房所說災異及諸召見密語持予淮陽
王以爲驗會房出守郡離天子左右顯等微得其事

告之房及博皆坐下獄論死帝遣諫大夫王駿賜王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湯武以諂惑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辠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爲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駿喻指曰禮爲諸侯制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且王不學詩乎俾侯於魯爲周室輔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知

諸侯名譽不當出竟天子普覆德布於天下而恬有言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未有但已者也今聖主赦王之罪又憐王失計忘本爲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喻至意殷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罪在大辟天下之所共攻王法所不赦也自今以來毋復以博等累心務與衆棄之春秋之義大能改過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已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於是欽免冠稽首謝奉藩無狀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喻

願悉心自新而罷是時東平王宇數犯法事公孫太后不謹太后上書求守杜陵園天子遣大中大夫張子蟜奉璽書諭王曰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肰後富貴不離其身而社稷可保今王自循有闕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内與朕甚憯焉爲王懼之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大中大夫子蟜諭王朕意又特賜東平太后璽書曰皇帝使諸吏宦者

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南面之位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鷩忽臣下不自它於太后師古曰言不自同它人親之也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惟聖人乎傳曰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明察此意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不可棄也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況母子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貫之後宜不敢王太后彊餐止思念慎疾自愛又

勅東平王傅相詔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武勇獲師傅之教淺加之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以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導王者輒以名聞元帝崩宇以罪削樊亢父二縣後三年成帝詔有司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至親未忘於心今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其復前所削縣如故其

後王來朝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帝以問大將軍王鳳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東平王幸得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恠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横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竒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矣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逺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對奏天子諭告之如鳳言遂不與是

時梁王立數驕犯法相禹奏立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因發其與姑姦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大中大夫谷永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故帝王不窺人閨門之私不聽中冓之言春秋爲親者諱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案驗旣無事實而發㬥陰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傅致之汙衊宗室以内亂之惡披布於天下非所以爲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爲王少而父同産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招致妖麗父同産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乃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擬

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
轉移牙萌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宜及王辭
不服詔廷尉吏審考清著其不然之效爲宗室刷汙
亂之恥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建平中
立屢殺傷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至
移書傳相中尉曰王背策戒誖暴妄行連犯大辟毒
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
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讕與背
畔何異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
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

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傅相中尉皆以輔正爲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是誰之過也書到明以誼曉王復懷詐罪過滋深傅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往者傅相亦不純以仁誼輔翼立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眤伺宮殿之裏毛氂過失亡不暴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內數蒙聖恩得見貰赦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即詐僵仆陽病徼幸得踰

須史以實對伏須重誅時冬月盡春大赦不治蓋漢治近古尊經術治諸侯王有親親恩誼類如此自武帝推恩分諸侯王子弟國邑而來諸侯不得擅土力大屈漢法又益以峻深至于哀平之際諸侯王皆繼體苗裔親屬益疎遠生帷牆之中不爲生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絶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崩角稽首上璽韍惟恐後或

迺稱美頌德以求容豈不哀哉漢興高祖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齊王信、韓王信、燕王綰、梁王越、趙王耳、淮南王英布、臨菑王共敖、長沙王吳芮、唯獨長沙王全著令甲稱忠焉餘皆用反法誅其列侯封者百四十有三人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方初封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數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多陷法禁隕命亡國或無子孫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遺耗矣雖其身無兢兢於

當世之法而漢法罔抑亦已密焉孝宣惻焉愍錄乃開廟藏覽舊籍詔有司求列侯子孫出之庸保之中受復除賜金帛用章中興之德成帝時用杜鄴議復紹蕭何後曹參周勃之屬並增修焉鄴疏言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群后饗共已之治湯法三聖殷世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群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為至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世失姓或宗乏無主枯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愍隸死為轉

屍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憫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遴柬布章非所以示化勸後也三人爲衰雖難盡繼宜從尤功 光武即位之二年封功臣爲列侯大國食四縣博士丁恭獻議言古帝王封公侯取法於雷不過百里所以強幹弱枝爲天下治也今侯四縣過制已帝曰古亡國皆以無道未聞功臣地多而致滅亡者也遣謁者即授印綬策其策書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爲漢藩叉下詔言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於無窮詩不云乎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其顯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朕將

差錄焉是歲封叔父良廣陽王兄子章太原王興魯王淮陽王子三人皆列侯封周後姬常爲承休公秋下詔言惟宗室列侯爲王莽所廢先靈無依朕甚愍之其紹封若侯身疑上所屬子孫名尚書行封十二年春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是時帝深欲保全功臣不欲令以吏事爲過諸列侯皆加特進就第奉朝請惟固始膠東高密廣平四侯國大政大議與謨議焉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以功名終十五年春大司空融固始侯通膠東侯復高密侯禹大常登等言陛下德橫天地興復宗統褒德賞勳

親睦九族功臣宗室並見封爵多受廣地連有屬縣
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恭讓克遜抑而未議
群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號以
尊宗廟重社稷於是按古經義帝王爲天子應時所
稱號群辟莫敢干焉乃去王稱公封皇子輔右翊公
英楚公陽東海公康濟南公倉東平公延淮陽公衡
臨淮公焉左翊公京瑯琊公後乃進爵爲王王支庶
子爲侯疏者鄉侯亭侯及顯宗以東海嗣世而東海
恭王以皇太子讓就國帝優崇飭敬食二十九縣恭
愛隆至而廣陵王荆方世祖崩時哭不哀作飛書與

東海王勸令畢事東海王執使者上其書明帝以荆
毋弟秘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宫已荆復爲逆詔長水
校尉樊儵以外戚與羽林監雜治獄具儵以法奏請
行誅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
爾耶儵對曰天下者高帝之天下非陛下天下也春
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臣等以荆託屬毋弟陛
下加恩惻隱是以有請如令陛下子臣等奉法行誅
以專擅待死而已帝歎息久之不聽荆自殺國除自
帝爲太子時楚王英常獨歸附帝帝特親愛之英好
游俠交賓客晚節更喜黄老學浮屠法爲齋戒祭祀

已招游猾造圖讖爲逆有司請行誅帝以親親故不忍廢徙丹陽賜湯沐邑五百戶遣大鴻臚持節護送諸伎人奴婢工技鼓吹悉從持兵弩行道上射獵聽極意自娛男女爲侯主者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璽綬留楚宮明年英至丹陽自殺詔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贈賵以諸侯禮葬於涇制詔許太后曰國家始聞楚事幸其不然既知審實懷用悼灼庶欲宥全王身保其天年而王不念顧太后竟不自免此天命也無可奈何太后其保養幼弱勉強飲食諸許願王富貴人情也已詔有司出其有謀者安復故田宅十五

年帝幸彭城見許太后及英妻子內殿悲泣感左右
是歲皇子畢就封制食邑僅諸王國之半明德皇后
以爲言帝曰我子豈可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三十萬
足矣當是時東平憲王蒼最賢輔政者數歲多所弘
益聲望日重悑內懼不安疏請歸職言臣蒼疲駑爲
陛下慈恩覆護在家被蒸教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
制書褒美班之海內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誠當
暴骸膏野爲百僚先而頑頓之質加以痼病誠羞負
乘汙辱大位今方域晏然要荒無儆誠遵上德無爲
之時昔象封有庳不任以政誠由愛深不忍揚惡漢

典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虞
帝優養毋弟遵舊典以終厚恩帝優詔不聽蒼陳乞
愈懇乃加賜就國後來朝帝臨送還宮悽然懷思手
詔言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
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太息日者問王處家
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
送列侯印十九枚王諸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
令帶之肅宗踐位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入朝下詔
曰禮云伯父歸寧乃國詩曰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
也蕭相國贊拜不名優忠賢也其沛濟南東平中山

國王朝贊拜皆勿名以東平王親賢待之尤恩在國中大夫常奉使問動靜嘗賜書曰歲月鶩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饗衛士於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至惟王孝友之德豈不其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光武皇帝器服中元二年以賦諸國故不復送反虜尚屯將帥在外憂念皇皇未有間寧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每王入朝帝親循行邸第豫設帷

狀錢帛器物咸飭備及至禮敬隆特蒼疏辭曰臣聞
貴有常尊賤有等威陛下至德廣施慈愛賜奉朝請
咫尺天儀而降禮下臣事過典故臣誠惶誠怖會見
踧踖身無措處帝不爲止大鴻臚奏遣之國帝特留
數月復請乃下制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爲親疎
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筆不忍下顧授
小黄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
而别王還國病帝馳遣小黄門侍疾置驛馬千里傳
問起居薨哀慟有加禮詔告中傅封上蒼自建武以
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集覽焉後東巡幸東平宮

追感泣下謂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爲靂襟焉遂幸獻王陵祠以太牢親拜祠哭泣盡哀掛劒於壠樹而後去時阜陵王延以謀逆貶爵侯章和元年帝行幸九江賜延書令會駕壽春下詔言昔周封爵千有八百而姬姓居半者所以楨幹王室也朕南巡望與侯相見侯志意衰落形體非故瞻省懷感以喜以悲今復侯阜陵王增封四縣巳以阜陵下溼從都壽春是時梁王暢以貴驕不法爲梁相舉奏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自疏言臣天性狂愚生處深宮長養傅母之手及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吏利

臣財物熒惑臣。臣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於汙罪以至案考。肌慄心悸。悔無所復。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司。橫貸赦臣。臣戰慄連月。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繩墨。不敢復有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熟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汙清流。既得生活。誠無面目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恩。開臣自悔之門。令天下知臣蒙恩去死就生。頗能自悔。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諷讀。臣暢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即自引

怏惟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
以久生誠臣至心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計節量
所留於臣暢饒足詔報曰朕爲王至親之屬有淳淑
之美傅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令有司紛紛有言今王
深思悔過端自克責朕惻肰傷之一日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謙而
四益小有言終吉王强食自愛暢固讓章數上卒不
許是時天子篤親親恩齊武王後鄉侯晃及弟利侯
剛與母太姬宗更相誣告有司請正法詔曰朕聞人
君正屏有所不聽宗尊爲小君宮衞周備出有輜軿

之飾入有牖戶之固殆不至如譜者之言晃剛愆乎至行濁乎大倫甫刑三千莫大不孝朕不忍置于理其貶晃爵爲蕪湖侯削剛戶三千於戲小子不朂大道控于法理以墮宗緒其遺謁者收晃大姬璽綬帝以伯升創太業而後嗣罪廢及崩遺詔復二國封焉順帝下詔言東海王臻以近藩少襲王爵肅愛多福而能克已率禮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寢苫凷者三年和睦兄弟恤養孤弱仁義兼弘朕甚嘉焉夫勸善勵俗爲國所先詩云永世克孝念茲皇祖其增臻五千戶恭王孫自光武顯宗尊經學隆師明德諸

手皆手經受學及永平封諸子租歲不過二千萬以
幅利故東京諸侯辨至於禍敗東平貴富好禮東海
清河遜而知廢廢而不懟均之有風人之心事具帝
紀中乃東平憲王以驃騎將軍輔朝政居巢侯子愷
以太尉愷子茂以司空並列爲三公則亦猶古親賢
並建之道云魏武建國愛少子植才欲立之植陽晦
於酒以自免而世子丕乃得立朕終忌惡之丕既篡
代疎骨肉諸弟五人雖進爵王惟寄託空名勢儕於
匹夫制地各縣隔千里令毋得近相通王遊獵毋得
過三十里又設防輔監國之官伺察之四年召入朝

至鄄不得見。既見而任城王彰暴薨。比還國。命使者灌均勒諸王於路不得同止宿。徬徨迫別如皐人。明帝時疑間少息。而諸王兄弟妃妾家猶禁不得展慶弔。歲時不得相問遺。東阿王植具表訴求通親親恩。詔報言諸王國本無禁戚屬通問之科。下吏懼譴。矯枉過正。至於此。已敕所司如王訴表。具植事中。太和五年乃詔曰。先帝著令不欲諸王留京都。謂幼主在位。毋后攝政。防微漸。關盛衰而然也。朕不見諸王今十有二年矣。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朝明年正月。後有少主自如先帝令。正始中曹爽既柄國。宗室罔上

晉陳六代興替之故以風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
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親親之道專用其漸也
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其弊也刼奪夏殷周知其肰故
博求親疏之賢才而並用之以能保其社稷歷紀長
久秦不能肰而二世遂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
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之
救也大魏之興今二十有四年矣尊尊之義雖明而
親親之道未備子弟王空虛之地君不使之民宗室
竄迹於閭閻均權於匹夫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
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且今

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也皆跨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厠其間與相經制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超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僅致百夫之上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木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冏以此感悟曹爽令援樹宗親爽不能用而司馬氏竟代魏晉懲魏弊建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封而宣

文之子孫畢王宣帝諸弟安平王孚高密王泰之子孫。亦並時俱封。衛將軍楊珧等建議。言古封建諸侯以藩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使碁布相參制。便於是詔諸王出就國。以邑戶多少爲三等。大國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千二百人。而功臣畢以次得封。時毋弟齊王攸以親賢位太宰輔政。而幸臣荀勗馮紞與珧共誹惡之。紞勗密言於帝曰。陛下詔諸王之國。宜從親者始。而齊王獨留。非所以示大公於天下也。日上疾未瘉。公卿大臣無慮皆歸心齊王。臣

竊寒心陛下即不信第試詔王出就國必舉朝爭以爲不可即臣言驗矣於是詔齊王攸以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舉朝果爭以爲攸至親盛德宜贊政不宜出之國徒假虛號無典戎幹方之實祭酒曹志歎曰安有才如齊王親如齊王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者乎乃與博士庾敷秦秀上書言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異姓則太公皆身居朝廷五世反葬及其衰也而後五霸代興以翼王室彼其效豈當與周召之盛同日語哉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當數延三事與共論太平不當以方任嬰之也又言周漢以

親賢並用而長秦魏纔及沒身自羲皇以來天下豈
一姓所能獨有當推至公之心與共其利害於是帝
以統嗣言殊信恚言者免志官博士付廷尉而賜齊
王備物典策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載黃鉞乘輿之
副以行而齊王以憂憤得疾上書乞守先后陵不許
御醫診視皆希旨言王無疾病疾篤猶敦迫上道嘔
血薨攸孝友多才藝清和明允舉動以禮帝甚敬憚
之每與處擇言而後發爲嗣統所搆爲身後慮而朝
議已激故譖言遂行及薨帝爲哀慟惠帝之世賈后
內亂弒楊太后殺太子爲縱淫趙王倫入廢后殺三

公巳遂篡大位遷惠帝金墉而嗣齊王冏及成都王穎河間王顒領舉兵討倫誅之巳諸王自相屠而晉以大亂都督劉弘上書言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疑隙構於群王災難延於宗子今夕爲忠明旦作逆翩其反而互爲戎首載籍而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日者臣切悲之今邉陲無備豫之儲中原有杼軸之困而股肱宗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魚肉萬有一四夷乘虛爲變於外此亦猛虎自效於卞莊者矣臣以爲宜速發明詔令釋猜嫌各保分局以安宗社自今以後有不奉明詔擅興者天下共伐之時不能

用而淵曜果滅晉蓋晉埀統非其道故天命不祐鑒

並建侯王適用基亂固難以周漢自詭也及宋齊梁

陳代禪之際逞其忮害翦焉屠戮幾利其後嗣乃其

後子孫復自相屠雖童孺無知皆駢首横死至乞爲

奴綏須臾無死而不可得也豈不哀哉事具南北志

中唐與高祖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以填天下皇從

弟姪年始孩得封郡王者數十人貞觀初太宗舉屬

籍問侍臣曰封王宗子於天下便乎否乎封德彝進

曰不便晉兩漢唯封帝子及親兄弟它宗室疎遠者

非大功不得封所以別親疎愼名器也國家敦睦九

族而宗子畢封爵命旣崇俸給踰侈示天下私竊以爲非便帝曰朕天之立君以爲百姓非欲勞百姓養其親於是卒以服屬差次降郡公縣侯唯有功者數人得王已帝勵精於治嘗夜讀周禮篇首文慨然嘆之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以法三代之治末由也已於是詔群臣議復古列爵分土之制禮部侍郎李百藥上議言古皆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帝以奠厥祚方其締搆興王殷憂啓聖雖魏武厮養之資漢高徒役之賤朕且畢膺簡命大啓土宇非直志有覬覦將推之而不能去也若其訟獄不歸菁華

已竭雖敉勳之光被四表重華之上齊七政非直情
存推讓抑且神器難犇盜有守之而不可固者焉是
知宗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鼎運龜祚固懸之杳冥
矣綦秦運值閏餘數鍾百六即使李斯王綰之輩咸
開四履將閭子嬰之徒俱啓千乘亦豈能逆帝王之
勃興而抗其祚命也哉著迹之家多守常轍欲以百
王之季而行三代之法畫五服以封諸侯開王畿而
爲采地亦已惑矣夫望夷之釁未甚羿浞之災高貴
之殃寧異申緡之酷此則欽明昏亂自繫安危非由
守宰公侯以成興替也且封建之後王室浸微始自

屏藩化爲仇敵故孤騎之後女子盡髽嵴陵之師隻輪不返陸士衡方規規然謂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大邑天下晏然以理待亂言之謬也設官分竹何代無人能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人稱父毋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區區然稱與人共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安者人必拯其危言之妄也儻令建侯列國籍慶門資忘先業之艱難輕自然之崇貴必將代增淫虐特益驕侈故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徵舒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爲己思理豈若是乎內外群臣選自朝廷擢之士庶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

爵非世及。用賢之路無方。人無擅封。恣睢之情難肆。天下治安。豈必改制哉。陛下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制。竊以爲魏晉之餘風未殄。勲華之至道久湮。未見能濟。請待琢琱成朴。以質代文。刑措之教行。登封之禮備。然後議之未晚也。特進魏徵亦以爲聖人舉事。貴在相時。時有未可。理資通變。今隋氏亂離。元元塗炭。始蒙至仁。沐浴休澤。一朝棄之。爲諸侯隷。臣懼其且流散也。奐既立諸侯。當置社稷宗廟文物儀衛。缺之則不安。具之則未暇。又京畿租稅。不給於用。多資畿外。盡以封建。經費頓闕。誠未見其便。中書侍

郎顏師古。獨以爲置諸侯王國。但勿過制。令與州縣雜錯而居。宮僚皆省司選用。便蓋皆以其時變所至言之。而頗皆六代五等之論。爲無當矣。惟天子意終以爲可行。詔有司科條分封等級以上。於是命皇弟荆王元景等爲諸州都督。帝謂之曰。兄弟之情樂欲共與昕久顧念天下之重。念當分治。不得不然。諸子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也。因流涕霑襟。明年命皇子出督諸州。賜書言汝惟茂親。勉藩王室。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外之爲君臣。內之爲父子。今當遠去。遺汝珍玩。適滋奢盈。故遺汝以言。其必敬念。又明年。命太尉

無忌等刺諸州子孫世襲。御史馬周上書言伏惟詔

書。今宗室勳賢出鎮諸州。聽子孫世襲者。誠愛之重之。欲其胤裔承守。與國無極也。竊伏以為堯舜之父。不能無朱均之子。周公之聖。不能無管叔之兄。况於勳賢能保其後。儻令童孩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國家逢其敗。正欲絕之。則子文之理猶在。苟欲畱之。則欒黶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必且割恩於已亡之一臣。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可備官使。然後隨器任官。庶幾保其福祿。免於尤累。以全大恩。

昔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而終全其世。良得其道也。
無忌等將之國。怏怏不肯行。帝固遣則謬爲怨言激
帝聽曰。臣等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内寧一。乃令世牧
外州。於遷徙何異乎。帝嗟嘆曰。割地酬功。古今通義
而公等薄之。朕豈強公等以茅土耶。事遂寢不行。已。
定制皇兄弟皇子皆封國。曰親王。世嗣王府各置官
屬。皇太子諸子封郡王。親王諸子。若庶姓卿士。功業
特盛者。亦封郡王。次者國公。次郡公。又次縣公。縣侯。
縣伯。縣子。縣男。凡九等無官土加實封者則食其地。
以租調給。會皇子外任都督刺史者多不任。侍中褚

遂良曰昔兩漢以郡國參治故雜用周制而行今州
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刺史民師帥得
其人則下安非其人則民病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
留京師教以經學養之成德然後遣漢明章至友愛
子弟雖名有國幼者皆留京導訓故其時諸王十百
一人惟二人以惡敗餘皆饗和染教爲善良此前事之
效也於是諸王出督者多召還當是時魏王泰頗以
好學見寵或言諸公卿大臣慢易之帝怒召譙讓之
曰往隋文帝時大臣皆爲諸王所頓辱此公等親見
我稍縱之諸王獨不能折辱公等耶相玄齡等皆謝

罪侍中徵正色對曰禮臣子一也春秋王人雖微序
諸侯之上諸侯用乃召入爲公卿不用則守藩若綱
紀大壞固無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折辱群臣之理
隋文帝驕其諸子卒就夷滅又足法乎帝謝曰徵公
言朕幾以私愛忘公義尚書珪奏三品以上道遇親
王爲降乘非禮帝頗不謂朕魏徵曰諸王位次三公
今三品皆九卿八座爲降乘非宜珪言是也帝曰人
命何常如萬有一太子不幸公等庸詎知諸王非而
主乎徵欲逆閉帝意對曰自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
立兄弟所以絶庶孽之萌塞禍亂之本此國深戒也

帝悅從琎奏著令太宗崩滕王元嬰驕不法高宗賜之書督過之令吏署下上考媿其心嘗賜諸王帛以元嬰及蔣王惲皆黷貨下書言滕叔蔣叔富於財無需賜爲也吏給麻二車助爲錢緡時諸王戲鬬雞爭[illegible][illegible]王賢以王勃善屬文令爲檄周王雞文折之帝見之怒曰此爭閗之端也斥勃不用及武后欲篡唐尊武氏唐宗室王十百人皆被禍蘗太子忠爲燕王尋復徙房州王懼不自聊至衣婦人衣備刺客而竟死蕭淑妃生許王素節始授雍州牧師事徐齊聃勉自彊於學帝愛之後妃以譖怨死出刺申詔病無入

朝素節實不病乃著忠孝論以自明參軍張柬之特
以聞幾帝省念武后滋不悅巳與澤王上金同就逮
道中聞遭器者哭泣聲澤王太息曰病死何可得而
須哭哉至龍門驛同賜死子九人皆死而武后二太
子弘賢亦不得其死中宗幽廢四子亦非命死賢子
光順亦誅死蓋武后惡及中其子孫矣始諸王死皆
藁葬神龍中詔諸王公妃主於垂拱中遇禍者咸訪
求復爵禮葬之陪獻昭二陵其後玄宗以臨淄王靖
大難奉睿宗即位宋王成器以天下固讓不爲嗣帝
素友愛及踐阼益親與諸兄弟爲長枕大衾同卧起

飲食起居必共之聽朝罷常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然專以聲色飲愽娛樂之不及政其後劉廷琦張諤裴虛已坐私與岐王游徙嶺南帝遇王如初謂左右曰吾兄弟天親本無間然獨趨競者強相附耳帝不豫薛王業妃弟韋賓言休咎語悖語上聞妃降服待罪王朝不敢入帝聞遽召入執手曰吾所有猜于兄弟者天地實不容爲燕飲盡歡而罷王嘗有疾帝憂之一昔容髮爲變因假寐夢神授之方飲而瘳其後從群臣白命諸王循故事出刺外州州務獨領大綱事具委州上佐決焉乃無何召還已竟罷

設自是皇子幼居禁中既長附苑城作十王宅居之
於中禁置維城庫給月俸雖開府封國置官屬及遥
領節度都護然惟獨號名不出閤惟侍讀入授書餘
僚佐歳時一通名而已後又以諸孫寖多於宅外置
百孫院處之亦不聽出閤而宗室子屬疎者頗以選
補官及安禄山反天子幸蜀獨大內妃主及皇子幼
在內者從諸王妃主皇諸孫留京師者數十人皆死
賊當是時太子留靈武以朔方兵討賊相房琯爲帝
言天下分崩非出諸皇子王者塡之不定請令諸王
分道爲節鎮募士馬自爲守得補署郎御史藩垣屏

翰磐石之計也於是出潁王璬爲劍南節度使永王
璘領山南江西嶺南黔中四道節度使盛王琦豐王
珙各分道節度各赴鎮安祿山聞之拊膺失聲曰誰
爲上畫此者吾不得天下矣時天下承平久江淮租
賦鉅億萬所在山委永王璘創見以謂江表富強天
下莫能難遂有擅土宇之意而僚佐從吏之以爲晉
元以瑯邪王建業承晉統今天下亂惟江淮完富是
天之所以資王也璘子襄王偒有勇力好兵亦勸璘
自擅肅宗頗聞之詔璘覲上皇于蜀不聽而引舟師
趨廣陵及江淮震動尋以破滅於是賀蘭進明誑相

琯令諸王分道節制豫爲諸王地而置帝於沙塞空虛之地非忠臣琯以得罪然本琯始畫固社稷大慮非果如進明所詆也廣德初吐蕃入京師代宗幸陝將軍王懷忠挾豐王珙西迎虜遇郭令公子儀道拜謁請廢置子儀未發口珙輒曰事在公公以謂何司馬王延昌直前質責珙曰天子蒙塵王臣子安得爲狂悖言於是子儀遣卒護珙送行在帝赦不責而珙語不遜乃賜死自是宗屬益見疎爲禁防日甚縣主至斑白不得嫁宗室不出閤者無慮同幽囚而封建之遺意盡矣元和初横海帥李錡以反誅廷議誅錡

大功以上親兵即中蔣乂曰不可錡大功親淮安靖王之後也淮安有佐命功陪於陵饗於廟奈何以末孫故使之祀乎已議誅錡父昆弟乂曰亦不可錡故都統國貞子也國貞死王事忠何可使不祀皆得釋

文宗性仁善篤親親恩時幸十六宅與諸王宴飲作樂盡其歡內官范文泰供諸王膳不精絜命決遣而相德裕爲帝言宗室不出閤議者以爲幽閉骨肉虧人倫天寶建中中諸王在閤者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可痛陛下誠聽其年高屬疎者除諸州上佐使携男女往得就外婚嫁國家無俸給之費而宗室人欣

恱自便百年弊法一旦而更之此盛德事也帝愴然曰玆事朕知其不可久矣今諸王豈無賢才患無從自見耳朕中懦忍少斷不果行又其後方鎮封異姓王擅土地甲兵相吞併犯京闕大閹廢制畢自子天子不得有所爲雖宰司亦各往往陰結外藩與北司相傾而獨宗室不出閤爲苛禁昭宗大患之欲倚同姓王以自強會京畿多盜至踰宮垣入攫禁掖外暴犯陵寢令內宅諸王出將兵巡警已又欲遣諸王出四方撫慰諸藩鎮南北司交尼之已竟罷討李茂貞命覃王嗣周而敗命延王戒丕而又敗茂貞犯闕始

詔通王滋等十一王分統禁衛軍而帝行狩太原爲韓建所邀如華州建畏諸王典兵狩難制遣人上急變告睦濟韶通彭韓儀陳八王謀殺建脅帝幸河中帝召建慰觧不得赦諸王詣建謝兾得觧建留之不遣遂奏言晉八王擅權卒敗亂天下請歸諸王十六宅悉罷所領兵帝不許而建盡罷逐其兵已又表嗣延王丕嗣丹王允奉命使沙陀爲譏搆而嗣覃王嘗督軍伐茂貞兵纏近輔皆諸王之謀請誅之以安國帝不聽後三日建遂與劉季述矯詔以兵攻諸王諸王被髮乘垣走抱屋極號呼曰帝救兒救竟與其屬

盡死後朱全忠殺德王天子意恨恨爲齧指流血全忠遂弒帝命蔣玄暉置酒邀諸王九曲池飲飲酣皆殺之投尸池水中嗚呼唐宗室子在京師不出閤以爲防也而運極不還與唐俱殫豈不哀哉自太宗欲倣古封建分功臣國土而沮而英衛子尚襲封至中葉俱廢神龍初制功臣段志玄屈突通蕭瑀等二十有五家以先世所食實封給之肅宗時天子以郭李功高而官已業兼使相異時克兩京平四方念無官以賞也憂之問鄴侯泌泌對曰右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漢魏來雖以州郡治民然有功則錫茅土傳子孫

至周隋皆肰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虛名其食實
封者給繒布而已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制以大臣論
議不同而止繇是賞功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
人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位者慮不爲
子孫顧念乘一時利苟快目前則爲之向使祿山有
百里之國亦惜之傳子孫不反矣今計莫若疏爵土
以賞功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
制哉且是於人臣亦萬世之利也帝曰善已竟不行
宋初燕懿王德昭爲宋祖元子當嗣世有天下而太
祖遵母昭憲太后遺命欲立弟封皇弟光義爲晉王

光美爲秦王朝會班宰相上子德昭德芳出閤獨以爲諸州防禦使秩從五示禪讓端不憚貶損至於此晋王即位始以德昭爲永興軍節度使爵武功郡王兼侍中德芳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與元尹德昭子惟吉封安定郡公而惟吉邸第供億車服賜予皆與諸王埒自餘諸王子不得偕後德昭不得其死始追封魏王與元尹李封岐王又後相多遜陰與秦王通爲相普所白發下御史獄命翰林學士李昉衛尉卿崔仁冀御史滕中正等雜治之多遜具伏言實遣守堂官趙白以機事密告秦王且云願宮車晏駕

盡力事大王秦王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相唯諾因遣之弓箭獄既具下百官議於是相溥等言廷美多遜爲詛呪顧望罪大逆當誅詔奪多遜官流崖州趙白樊德明等斬都市勒廷美歸私第巳知開封府李符言廷美不悔過怨望請徙遠郡防他變降封涪陵縣公徙房州於是上下諱復言昭憲遺命事而太祖之子孫屬益疏恩顧薄殺矣帝本公明識治體獨當大寳欲子孫世有念不能自還其後帝諸子出閤選僚屬詔百官舉善良士以充郎臺隸慎揀毋令巧佞憸險者得侍側銓召見命之日諸子生長深宮未

嘗學問漸理義資公等導翊使日聞忠孝之路賜龔
衣帶馬而遣後益王元傑累石爲假山召僚屬從觀
翊善姚坦獨不觀王問之坦曰見血山故不忍觀耳
王驚問故坦曰方州縣督稅時鞭笞苦民父子兄弟
皆血流被體也假山本民租賦所成非血山而何時
帝亦累假山未成語聞亟毀焉坦輔王嚴左右教王
令稱疾感帝意帝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以
姚坦檢束不自聊故抑鬱疾耳帝曰吾遣端士輔王
爲善乃汝言若是豈欲使我逐正人自令恣睢耶王
年少豈鮮此此若輩教之耳杖乳母召坦慰諭之時

有詔朝會宰相班諸王上相李昉宋琪謝不敢當帝
曰宰相之任總百揆與群臣體絶藩邸之設奉朝請
而已且朕諸子幼朕欲使其知謙損之道非專爲公
等也毋爲辭宋制皇子初封國公已進爵王王止其
身不世王長子封國公後子孫以次授郡縣公官武
階自節度觀察防禦使至衞率有差仁宗念皇族散
處不洽親詔以王清邸應宮舊址作睦親宅廣親宅
親賢宅以族屬親疏分處之時臨幸燕饗又以諸王
子孫衆聚居無教易縱亂置大宗正司使宗室允讓
領之司訓導糾過失修纂譜牒圖籍以明恩其別五

一曰皇帝玉牒以編年體序帝系而記其歷數二曰宗支屬籍序同姓服紀之戚疏遠近三曰宗藩慶系録辨譜系所自出列序子孫名位品秩四曰仙源積慶圖定世次宗系五曰仙源類譜序男女宗婦族姓婚姻及官爵遷敘而著其功罪生死凡録以一歲圖以三歲牒譜籍以十歲修纂而富鄭公弼爲帝言祖宗後均未有爵土之封非所以列枝重幹示天下磐石宗也願擇宗室中賢者疏國土封之内藩屏王室外戚示四夷帝本内恕已又自念享國久中鮮兄弟下未有皇子而藝祖太宗子孫爲王者皆物故且盡

於是擇宗室中行尊齒宿者次第王之同時封王公
者九十人而秦王廷美燕王德昭岐王德芳嗣孫畢
得封及英宗嗣統安懿王二十有七子以父昆弟故
得封者七人熙寧初神宗念國家本創業啓統自藝
祖顧報稱闕朕乃詔中書考太祖諸孫名籍以近屬
行尊者一人進王封奉太祖祀世勿絶同知禮院劉
攽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太祖傳天下于太宗列聖
繼體皆統承太祖不當别爲太祖置後奉祠惟德昭
德芳之後當嗣王當世世勿降爵奉二王祀宗廟薦
饗世在位侍祠庶一衷於禮帝曰善於是封太祖曾

孫岐康惠王孫從式爲安定郡王奉二王祠歲助獻
郊廟世勿絶而宣祖太祖太宗後各皆立嫡長一人
爲之宗世封公以奉其先祀時宗姓日蕃宗學有教
郊祀明堂國慶有秩禄須賜月有廩官節度使者九
人官副使留後者八人觀察使十五人防禦使四十
有二人矣朕踵唐制不出閤郎王公獨空銜無足爲
屛翰繫而禄賜彌不給於是相安石議立宗子試法
令入選序遷凡祖宗袒免親已受命者得推恩附鎖
廳試袒免外親得附國子監試十取五年四十累舉
不第者疏名聞録用而它恩數以差次畢減矣是時

宗室子以恩數減何安石入朝遡道擁馬首訴言均
宗室子。願相公覷祖宗面無奪恩。安石大聲曰。即如
祖宗功德至服盡亦須祧。況賢等乎。宗室子詬塞而
罷。元豐中。吴王顥。端王頵。當出閤。天子以太后老不
忍聽。留中。元祐初。宣仁稱制。以二王地親近。俾出閤。
於是帝親詣閤。行視二王邸。命王諸子官。下制言先
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聽二叔出於外。憲武
王睦周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從
二王請出就邸。得孔子遠其子之心。二壁不同。同歸
于道。皆可爲萬世法。朕承侍兩宮。按行新第。顧瞻懷

念潸然出涕昔漢明帝送列侯印十九枚遺東平王諸子五歲而上悉佩之今王諸子性于忠孝漸于禮義自勝衣以上皆頎然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爲善之樂哲宗崩無嗣議所立相章惇意屬蔡王似蔡王似者神宗第十三子也及徽宗定立王府史以語言指斥逮于理似表待罪左司諫江公望上疏曰親親之際不可開開則情疑其迹不可顯顯則事暴方章惇持異議時蔡王年幼少無可嫌之心陛下聖德包容而已開之隙復塗已顯之迹復泯甚盛德也今若以曖昧無根之語加誥責至親

骨肉之間有魏文相煎太急之譏願密詔有司講無根之言勿形案牘幸甚一有浸淫旁及蔡王陛下何以見神考於太廟乎疏入出知淮陽軍朕頗思其言事不竟而罷當是時宗室踵唐制不出閤聚京師崇寧中從相京言推濮王以下子孫爲近屬居睦親宅置大小學教授立考選法而即河南應天府作東西二敦宗院諸屬疏降爲同姓者出居之靖康之難太宗之子孫在京師者畢北遷惟太祖子孫以散處得全完顏亮南侵宗室在北者畢殲無自脫者而不出閤之禍極於此南渡後從大宗正言諸江寧江西揚

泰高郵泉福等州無慮各置外教宗院矣自燕懿王不得立而死安定王始封其世孫又復不得紹岐康王後以屬尊顧得之後乃並紹而近屬以年高封者多癃老至不任拜跪紹興初詔有司紹安定王封上合封者姓名而燕秦二王後競爭襲禮官王居正言燕王親太祖長子當封後當世議遂定而孝宗以岐康後育宮中得嗣統傳光寧再世後絕取宗室子詢育宮中早世又鞠濟王竑不得立而理宗以燕懿王後亦竟有天位國以此始亦以此終豈可謂非天哉孝宗時更宗子試官法服屬遠近人多寡無論但嘗

藝文解兩次者直赴試入仕者驟至踰千人乾道六年臣僚言神宗朝始立教養選舉宗子之法鎖院則與京秩末科則許升甲所以寵異同姓令不與寒畯等也比年雋異者多或冠多士或登詞科幾與寒士埒而入仕寖繁壹未知所裁非所以示至公也於是禮部請鎖院登第者如舊於元官上轉行一官自餘止依元資改授他皆準舊制大都宋家法過前代諸王子咸兢兢少過雖其賢科發迹奮自至卿輔有之而進退輕驟於異姓不異即趙忠定汝愚有社稷大功旋就擯逐葢是時天子大臣慮不顧其後宗子無

得分封強支幹自輔者迄航海而文陸二相乃始議
分二王於閩廣崎嶇以圖存不已晚乎則知庸親分
土藩垣屏翰磐石維屬固王者所爲公天下保世之
具也哉

太祖高皇帝定天下之三年詔封皇子十人爲王
諸儀衛規制下
天子一等歲禄多者至五萬石金冊金寶親王之子
封郡王禄歲二千石塗金冊銀印俱嫡長襲郡王
諸子爲鎮國將軍從一品禄千石孫爲輔國將軍從二品禄
八百石曽孫爲奉國將軍從三品禄六百石代而降爲鎮

國中尉四從輔國中尉五從奉國中尉六從即屬籍最疏遠
者皆得封奉國中尉祿二百石無無封若祿者猒親
王郡王祿給多寡出一時權制無常數封　皇女公
主而親王郡王將軍中尉女各有郡主縣主郡君縣
君之號王儀賓中奉大夫從二品郡王儀賓亞中大夫從三品遞而降諸冊封及宮
室婚媾喪葬諸鉅費咸仰給於縣官當是時
天子都金陵去塞垣遠且萬里近者數千里虜出沒塞
下難制於是酌周漢啓諸王之封亘匝於三垂
文皇帝王燕天險地利甲天下而北平以東歷漁陽盧
龍出喜峯包大寧控磔塞山戎爲　寧王度渝關跨

遼東並海被朝鮮開原許通市東北夷爲　遼王北平西接古北口瀕於雍河中更上谷雲中鞏居庸蔽鴈門爲　代王沿鴈門而南表裏山河太原其都邑也爲　晉王逾河而西歷延慶韋靈又逾河保寧夏倚賀蘭爲固爲　慶王兼殺隴之險理周泰都圻牧坰之地直走金城爲　秦王金城西渡河領張掖酒泉諸郡西扃嘉峪護西域爲　肅王九王者皆近塞皆備邊皆傳以元侯擁以宿將皆專制其國中兵車城郭崇重擬

天子而周楚齊譚魯蜀諸王並列内郡各專國擅兵蓋

草昧利於建侯扳蕩維於宗子亦其勢也訓導葉

升上書言分封太侈他日裁之則變生有七國之釁

任之則不掉有尾大之患引漢晉之事爲觀鏡

上怒甚以綦間骨肉繫治死獄中先是吳元年

上念子七王長宜習勞令內侍製麻履纏縢凡出城馬

行十七步十三洪武二年設王相府已又　命博士

孔克仁授諸子經六年春　賜諸王昭鑒錄又　賜

祖訓令書宮殿中八年初定諸王而下及宗人祿米他

錦繒段絹茶鹽布粟歲賜之數有差王子年十五而

上　賜田六十頃爲永業除其租是年定王邸殿門

名。

上召中書省臣言惟儉養德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導俗居尊而侈必至厲民堯禹茅茨卑宮秦隋阿房西苑其興亡可鑑矣諸子甫冠去朕左右獨奈何以靡麗蕩厥心乎自今諸王宮府毋飾彩十年以江浙財賦所從出不以封徙吳王王周國開封秦晉燕王將之國。

上令詣鳳陽謁辭 皇陵令行觀

祖宗肇基之地知 王業艱難又 命 皇太子率二王祭開國功臣朕後行十九年冬 詔王國慶賀箋

國城官致禮在外文武官毋得越府賀有事遣人啓
毋遣將二十六年　賜諸王永鑒録更定宗人封爵
冊寶之制　勅宗人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
具名上考驗陞轉如常選法宗室有犯宗人府即訊
量罪降爵等重者奪爵爲庶人不即刑戮　祖訓名
皇明祖訓召諸王至　京師賜之王子孫各製二十字
命名詩登玉牒以需三十年　勅遼寧諸王據邊埸
孳牧毋得侵民田魯王以餌金石藥發疾薨禮官請
謚
上曰父子天恩朕謚法公義也朕不得以私廢公王輕

餌金石藥自斃可謚曰荒靖江王守謙者
上長兄南昌王孫也父文正少孤依
上居撫愛之從渡江有功以大都督督軍守南昌陳友
諒悉力攻之力堅守不拔已驕借有怨言被譙讓而
懼謀叛歸張士誠事覺
上大驚曰噫此子不才至於此非吾自行不可矣趣駕
即日幸南昌文正倉卒失措出走謁
上泣曰汝何遽忍為此載與歸群臣劾請伏法
上曰吾兄惟此一兒吾不忍也放桐城而死　召其子
鐵柱語之曰兒無恐爾父遺我訓忘艱難貽我憂我

故旅之我育汝汝長且封汝我終不以汝父故

汝勉之。洪武三年。賜今名封靖江王國桂林。未幾。以淫虐廢爲庶人。囚鳳陽七年。復王國雲南。益暴。

上召撻而錮之。卒子贊儀尚幼。命爲靖江世王[illegible]

京師。贊儀恭慎好學能書。三十年。

上遣省秦晉燕周楚齊蜀湘代肅遼慶谷陳諸王。先自楚入蜀。歷陝出河南。上山西。抵宣大北平。東至燕。出大寧遼。從山東還。擇文武忠厚者以從。贊儀年幼。欲令知親親之義。尚睦恩。且令涉山川險易。習勞也。益曲至如此。

成祖起北平入靖難。天子孫讀去聲。出周王橚。齊王榑

于 詔獄。復爵土。而齊王頗驕。數 諭戒不從。來朝。

又

面諭曰。毋忘患難時。榑益自疑。蓄亡命。養刺客。借恣爲

呪詛。後入 朝。臺臣雷露章請劾治。榑厲聲曰。奸臣喋

喋。又欲效建文將離間耶。會當盡斫此輩

上大怒。削護衛及長史官畱。京師已廢。勿王居廬州。

羣臣請罪其教授葉垣等。

上曰。齊王誖戾習與性成。朕與王至親。出之囹圄。寵以

祿爵。誠心溫辭開譬之。然且不悛也。教授輩當如王

何況垣等先自歸可勿論谷王櫘以金川門迎駕功寵賚特厚封長沙之國驕匿亡命習兵造船爲不軌長史虞廷綱諫不聽磔之都督張興懼禍及密

上變告　卻不聽其過有京啓　皇太子曰王不軌有端臣冒死聞

上上顧不信臣臣必死死願　陛下垂聽臣他日臣家族請無從坐臧獨臣死不恨櫘以蜀王賢爲衆心所歸爲隱語致王曰德砦時不可言桓文事桓文時不可言德砦事風誘之王責論不聽會蜀王子攸儕負罪亡之櫘櫘納之因詭衆曰我往年開金川門實出建

文君建文君今在我所我舉事為建文君復辟蜀王
上變告
上太息曰我待椿厚念不宜有此蜀王忠孝又不宜欺
我昔張興嘗為我言我不忍信乃今果朕徵德至郎
訊其自伏於是成國公勇都御史觀及諸大臣露章
言周僖管蔡漢戮安長豈其不懷不得已也願
陛下以大義故裁椿勑天憲
上曰椿朕弟朕不忍其今諸王傳議上楚王楨等各議
言椿違
祖訓謀不軌蹤跡甚著逆不道罪無赦

上曰諸王奉大義固當朕朕不忍也朕寧生橞廢勿王

爲庶人。橞闔戶自焚死。典得無坐。既而代岷王皆罪

廢。於是 諭天下諸司事關王府者遵 祖訓啓王

餘有司軍馬錢穀刑名諸務。不許槩啓王王府事馳

奏。不待報輙行者罪之。秦王志均請選良家子入宮

許擇護衛女入令。酬直毋抑勒。周王橚請立

太祖廟得祠祀國中。

上不可。書諭之。言禮支子不得祭太祖。王國獨當祖始

封之君。不聽立。平陽王者。晉世子美圭也。晉王濟熺

以弟濟熿構廢。勿王。濟熿顧得王。後事稍白。詔封晉

世子美圭爲平陽王奉父居平陽而濟嬪乃大懟又

侵奪平陽王田

仁宗賜濟嬪書言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用吟咏

感念無已緬惟賢弟同吾此心田薄物其讓平陽王

又書諭平陽王言朕諭晉王讓汝田兄弟叔姪本一

氣汝事叔益恭朕又當憐汝調劑晉而晉安死蜀王

子悅燿謀奪嫡數構誣蜀世子

上怒抵其奏于地曰嫡庶大倫干分犯親獨不畏鬼神

乎謂侍臣曰悅燿虧忠孝懷姦讒使歸蜀終亂其國

徙武岡州又徙澧州而蜀寧漢庶人高煦者

成祖皇帝次子也季爲趙王高燧永樂初庶人與靖難
功已與趙王並封國雲南怏怏不肯行曰我何罪斥
我萬里外跋青州又怏怏曰我何罪置我瘠土留
京請天策衛得之輒喜曰唐太宗始嘗爲天策上將
吾何渠不秦王若乎已日夕與季比而譖　東宮宮
僚多得罪獄死者數人矣而庶人所爲益暴悖
成祖在北京聞隆平侯信頗聞之南還問尚書義義冏
謝不知問學士士奇士奇曰固肰漢王之心路人皆
知之惟陛下早計善處父子兄弟間全天恩
上爲默肰居數日復得高煦所爲不軌事甚具乃大怒

召詰之。褫衣冠。縶西華門。且行誅。皇太子伏地頓
首涕泣請。乃削兩護衛。徙封樂安州。勒即日行。
顧東宮及太孫曰。樂安近。即朝變可夕擒也。久之。
上以疾不視朝。皇太子希得見。而宦官黃儼江保附
趙王常陰爲王地。時時造浮言謂
上意未嘗不時時在趙王也。於是常山中護衛指揮孟
賢等託天象。非久當易主。遂與羽林衞指揮陳旭鎮
撫陳凱。與州衞老軍高正等謀爲逆。廢皇太子立
趙王事覺。
上御右順門。召皇太子及文武大臣。廷鞫之。得正

所撰僞遺詔。大震怒。召趙王詰責。皇太子力營救曰。大內辨深此獨外諸邪妄人所爲。高燧在內安得知。乃獨誅賢等。王大懼自戢。

仁宗即位。遇二王加恩。及大漸。召尚書原吉大學士士奇等受顧命而崩。

章皇帝時。以皇太子監國南京。驛召未得至。原吉等以樂安迫都圻。以爲憂。乃秘不發喪。獨遣使迎皇太子。趣駕入。皇太子至良鄉。乃發喪。群臣出郊迎。皇后詔原吉佐襄王守大內。既即位。賜二王視他府特厚。而高煦日有請。輒許。顧愈益自疑。因遂反。

立五軍都督府擅封拜。刻日取濟南。犯 京師。遣較
校青潛詣英國公輔結約爲內應。輔暮夜得書大驚。
立縶青持以聞。時
上倚尚書原吉厚。時召密洛。於是庶人訟言
仁宗遠洪武舊 制。與文臣誥勑贈。而原吉等爲佞奸
亂政。名清君側。索誅之。
上得輔所上書。夜召諸大臣入與議。原吉自屏不敢入
上召之入。乃入免冠頓首曰。臣不才。致 親藩變亂。罪
萬死。
上曰。卿何言。彼實覦大位。獨借卿爲兵端。朕休戚嘗與

卿同之。於是屏左右。分坐密議。學士榮首勸

上親征。

上顧原吉。原吉曰。親征善。漢王勇。爲諸將所憚服。

上命陽武侯將。而色變。退語臣而泣。此何以待敵乎。且

兵貴神速。今卷甲亟趨。霆發電迅。所謂先人有奪人

之心也。榮言是。宜聽。

上曰善。明日。諭百官親征。英國公輔請得將自效。

上曰。卿誠足辦此。顧朕新即位。彼度朕懾。不能自行。不

行不足以震疊。吾行決矣。又明日乙丑。大索樂安奸

諜。敕指揮譚同。平江伯瑄。守淮安。令毋得南。敕

指揮勳守居庸毋令北入胡。敕法司盡弛軍旗諸
刑徒從征。戊辰部分公列侯守
皇城京城。己巳。命襄鄭二王居守。少師義少傅士奇
少保原吉學士榮等從。辛未。五軍發 京師。癸酉。
過楊村。
上馬上顧從臣言。公等試度王今爲計。當安出。或曰樂
安城小。彼必取濟南爲巢窟。或曰彼中戀南都。必行
擾南都。
上曰。不然。濟南近。然未易攻。況聞大軍至。何暇攻。南都
遠。護衛家咸在樂安。又何得遽南也。漢王外誇詐。然

中情怯耳。往臨事每不能自裁。今獨輕朕年少新立
衆心易搖。故敢反。又冀別將來。得誘幸成事。聞朕來
膽落矣。殆至即禽哉。初庚人聞陽武侯祿將。攘臂喜
曰。易與也。聞　親征，乃大懼急爲備。
上馳書諭庚人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成於
伍被。今六師壓境。王誠擒倡謀者自歸。朕與王除過
恩禮如故。不然。一戰成擒。或同謀者執王爲奇貨以
來。悔無及矣。時
上英神暢武。令下壯肅。我師氣益振。庚辰。侯祿言前鋒
至樂安。漢王約明旦決戰。

上令大軍立蓐食。趣行。文武大臣請慎重。懼林莽間有伏兵。毋百里趨利。

上曰兵貴神速。我師已抵城下而營。彼烏合洶洶。何暇伏。譬阱中虎。即爪牙安施。脫前軍失事者。氣折矣。遂行。夜分至陽信。陽信吏民皆入樂安城。無來朝者。辛巳昧爽　蹕樂安城北。壁西門。諸將請進攻。不許。再勑庶人自歸。不答。是夜盡焚兵器及所與通謀逆者書。明日就執。羣臣請正典刑。

上不許。命庶人爲書。召諸子令同歸　京師。令侯祿尚書李鎮樂安。改州名武定州。乃　班師。諸同謀反約

爲內應者皆延死不踰旬而罪人斯得四海晏然太

榮原吉贊親征之力也。六師至單橋尚書山迎

密請曰趙王與漢庶人爲逆之日久矣今乘勝宜移

師指彰德則朝廷安。不然且爲異日憂。

上召義及榮原吉諭之。三人皆請從由畫榮請先遣

勑詰王與高煦連謀狀偹之而六師奄至可擒也。

命學士士奇草勑。士奇不可。榮厲聲曰汝欲沮

國大事乎。事今沮。儻異日有變。當誰任其責者。士奇

日事須有實。天地鬼神寧可欺乎。且勑旨何辭。榮曰。

令錦衣衛責狀云。與漢連謀。立具矣。何患無辭。士奇

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因謂義及原吉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
今上獨親叔二人。有罪者不可赦。無罪者當厚待。有疑
獨嚴爲之防。奈何輕用兵。獨不念
皇祖在天之靈乎。時楊溥與士奇意合。曰。公言是。吾二
人請　賜對質言之。榮先入。士奇溥繼至。不得入。惟
義以士奇言白
上。上默然久之。頗意忤士奇不得召。然乃遂不復言
移兵事矣。比至　京。言官交章劾趙事不已。請削爵
土。而高煦亦自言與趙通。

上及復思士奇言善之召問曰今言者論趙事甚多
何如頓首而對曰今宗室惟趙王最親今及形未露
當保全。
上曰朕
皇考於趙王最友愛吾今惟一叔吾奈何忍之吾欲封
群臣章及漢所連詞遣都御史觀及公卿中一人賚
示之使自處何如士奇曰甚善獨乞於 皇親中選
一人偕行尤善 曰朕則誰可者對曰廣平侯袁容
至親且善開諭人宜可遣更得 璽書親諭之尤善
上從之遣容觀齎書行時趙王聞漢事窘甚日夜候動

息脫事急即自裁聞容等至乃大喜曰吾生矣即上
書謝罪請還三護衛及儀衛司
上復與儀衛司而定已召士奇勞之曰卿之力也是年
漢庶人及諸子皆死逍遥城趙悼王亦非久薨而晉
王濟熿與漢通有狀廢屏鳳陽於是言者稍稍更法
制爲峻防維　親王儀體崇極不異而權重愈益輕
矣方靖難時
成祖宵行抵大寧得寧王權將其軍與俱南及事定徙
王封雲南王憤憤不肯行至南昌請留許之至是奏
討南昌附郭灌城鄉田俾子孫得耕種自給

上與權書曰承諭欲得灌城鄉田朕不惜戶部言灌城

鄉田千六百一十七頃六十餘畝此鄉民所仰賴以

足衣食者也庚子郡王自有歲祿若從叔祖言百姓

失業必怨怨必歸

朝廷故不能曲從其後以更定

宗室將軍祿視其品復上書謂親親不當分品級

高皇帝朝賀祭廟將軍與諸王同班又靖江世子兄弟

將軍但群臣相見徃輒行君臣禮今不宜變臣不避

斧鉞望赦免

上復書曰承諭以祿米定品級非舊制忿切之情溢於

言表彼閣駭愕將軍中尉有品乃

祖訓祿視品乃遵　祖訓豈謂過乎將軍與諸王同班
考　祖訓及禮制皆不載且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今
羣臣於靖江府將軍前皆行君臣禮何天下紛紛多
君也今叔祖輒有不避斧鉞乞赦免之說何寃何抑
而忿恨不平至於是覽畢以示公侯伯五府六部文
武大臣咸謂叔祖意非在此蓋託此爲之名不肰何
宣德元年事而至今乃憤發也予已距羣臣言不聽
或復不謹非獨羣臣有言不已天下之言皆將不已
是時或欲全親親之義不能矣權奉書懼而自裁後
終身無結罔得謚爲獻亦有懲也當是時韓王沖惐

請徙江南不許請廣居第請并建襄陵樂平二邸許
之慶王梅言寧夏卑濕水泉惡乞假居常州不許請
歲一至常州度夏如
文皇帝時許之已有告王閱兵造戎器購天文書者
上書諭王言小人誣叔祖已寘法勿疑肅王請加祿
上曰洪武永樂時肅府歲祿僅五百石而莊王不言者
以地遠念 朝廷轉輸難誠體 國也
仁考即位業已加五百石矣朕不得遽爲正統中遼王
府臣請加祿
睿皇帝曰遼簡王嘗得罪

太祖。太祖原之削儀衛。止與較尉三百人。王嗣封。
仁宗命加祿。祿倍於先王。
宣宗又與旗軍三百人。朝廷親親恩厚矣。王於庶母
諸弟寡恩。府臣不聞有匡正。而爲王請加祿。何從諛
也。不許。景泰中。昌化王仕潭以大同地瘠。乞移封。不
許。已勑諸王。非時令。萬壽節。毋輒集有司宴。爲
著令。是時
國難初靖。
文皇帝上賓。
高祖諸子王尚有存者。尚襲國初時事。故翁張子奎

頗　廟謨控縱類如此
睿皇帝北狩時悼　建文帝三王皆不終其沒也又無
所加禮非天意召變災數以語指揮袁彬太息之既
復辟意曠然欲寛建庶人之囚建庶人者
建文帝少子文圭也幽中都廣安宮
上一日召閣學士賢語之故且曰朕念親親恩不忍也
賢頓首贊曰　陛下此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高皇帝在天之靈實臨之此堯舜之心也願即裁幸左
右有阻之者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乃入白

皇太后令建庶人出居鳳陽歲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
便與閽者二十人女婢十餘人給使令遣大奄牛玉
入諭　意庶人且喜且泣頓首謝庶人入禁時纔二
歲至是年五十有七矣出不識牛馬無何卒方
上北狩時襄王瞻墡上書慰
皇太后請命　郕王輔　皇太子居攝發府庫財募勇
敢士圖　迎復有　社稷大慮
上復辟石亨等誣尚書謙都御史文通大閹盜金符迎
立王世子而謙等寃死王疑懼不自安已
上得王所上書于大內大善之　手書召王朝蓋是時

諸侯王禁毋得　朝謁久矣王入見被　親禮隆特
上問王所過官吏賢否時按察使欒以誣下獄王避
席對曰臣過汴汴父老遮道為臣言王廉使寬且言
王廉使清勁鋤豪強撫柔善恩威兼著幸為百姓奏
上還我王廉使如是者不絕願　幸裁察
上立命雪繫比辭歸
上送之門王伏地不起
上曰叔父何欲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
皇上省刑薄歛為萬姓自愛
上拱手謝曰敬受教四年　召再朝　御製峴山漢水

賦襄陽四景詩賜焉薨謚曰憲
上性至仁厚而錦衣衛按弋陽王敗倫鎮撫司覆臨川
王與尼奸皆非實大感嘆謂輔臣曰宗室中豈願
有此穢行初咸謂實朕今皆詆誣非所以重　朝廷
敦親親恩也時宗室多洪覆於霈　恩而　國家祚
運元氣畢此賴矣成化中宗室益繁奉　旨定萬石
者支米二千石石折銀一兩千石者支米五百石石
折銀捌錢餘折鈔著　令已遞減王府營繕喪塟諸
國費弘治中
仁壽皇太后春秋高念崇王少憐愛之思一見敕內

官取入朝而禮部尚書倪岳言二年間三王之國郡
縣供億費浩繁軍民皆困而崇王復來將勞費不任
又地方苦雨水暴溢恐王舟車有他虞親王來朝洪
熈宣德間已鮮舉行於防慮深遠宜勿召章再上竟
寢時汝王之國以婚故乞預支食鹽十年年三百引
上曰王婚別給長蘆鹽二千引食鹽如故德王請業南
旺湖徽王乞陞所居鈞州為府治而以旁近州縣聽
府轄晉王請為世子別設典膳尚書恕執奏言南旺
湖本為漕渠設非諸侯王宜專肅瀋荆岷皆封州而
鈞獨陞府非制王世子當問安侍膳設典膳非禮宜

無許。事皆寢初　制藩王府。內外各設官。毗一國之
政。而遴選才識老成人以充。後王自恣不忌顧輔導
官不敢有正諫。而失德多有。於是尚書馬文升。言自
今各藩諸內長史紀善等官缺。以時奏司禮監於內
官中。擇老成知禮義者奏補。其處令闕司門禁。肅清
宮闈。防花生螟蛉之奸。而外長史紀善等官。於國子
監。及在外有學行教官中陞授。令導王以仁孝禮義
之事。王德有闕。從容匡諫。反覆諫不聽。得密切具
聞其郡王諸所爲不度教授亦以時匡諫反覆諫不
聽。啓藩王具奏輕則隆　勅戒切。重者遣　皇親內

臣體勘處置毋宣露於外養親親恩其外事遣法司官勘實而王有罪罪輔導官其各王府將軍中尉所爲不法則郡王自禁治其互相隱蔽聽鎮巡三司糾以　聞所選妾媵獨許於府軍較家選用不許抑勒民名數准事例毋濫其樂工縱子女入侍王及將軍若諸人誘王賭博爲非者事發謫戍邊遠衛凡爲此議者以臣獲備位見宗室所爲多徃徃爲　朝廷羞切惆悵之欲令自澡拂日著於善也　俞旨下著令於是諸侯王防衛瑣屑時亦少休追矣宣德中秦府永與王欲與通政使李錫媾爲婚詔錫令候舌官不聽許弘治中吏尚書屠庸與大理少卿王輔卻以輔王親補參政

出之外後以爲例嘉靖八年大學士楊一清言永樂
宣德中楊士奇以審理副選翰林編修周忱亦自長
史累尚書後皆爲名臣成化中雷霖以德府長史提
山西學布政使雍泰於秦府有姻亦陞都御史乞容
王官若王親得與列官一體陞用俾人知自効無遺
才吏部議此
祖宗微意不可變王親不得京任得仕至布政使品秩
於尚書等使非懷重內輕外之心亦足展布其才猷
如故便一清再議部執不可而罷已復命王府官稱
病乞改用者勒致仕輔導失職謫官不得授府州縣
親民官正德中秦王惟焯請關以西鳳翔以東河堧地曰
高祖以賜先臣樉也左右皆受賂助爲言
上許之戶尚書梁材執不可曰陝西外控三鎮內給四
王民罷困已極又安所得空地給王爲乎不聽趣草
制大學士廷和冕執不可不得皆引疾

上震怒。趣具草。益恐。梁文康儲曰。如自引疾。將孰與體
國乃草　制上。　制曰。咨
太祖高皇帝著令。言此土不以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
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將饒富而驕。奸人因誘
誑為不軌。今王所請懇篤。朕念親親故。以畀王。王得
地。務益謹。毋收聚外人。毋多養士馬。毋聽任惑人言
為不軌。震我邊方。危我　社稷。是時雖欲全親親恩
不可得矣。
上覽之。大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得寢。寘人其鐇
者。慶靖王曾孫也。襲封安化王。奄瑾擅國。毒天下。大

理少卿周東度田寧夏。增墳畝。民苦之。寘鐇因憤憤起欲為亂。又以胥相自後。乃遂名清君側。檄誅瑾賊殺東及巡撫總兵。以寧夏反。時游擊將軍仇鉞陷賊中。稱病。臥不起。聞大師四集。而寘鐇所署大將軍錦出抗師。副將昂留守。來問疾。鉞延入。伏蒼頭起格殺之。出奪其軍。而鐇寘就擒。送　京師。伏法。寧夏人宸濠者。獻王權曾孫也。國四傳至濠。而好弄喜兵。嗜利冒色。凌宗室。為濆亂。正德初。請得瑠璃瓦覆宮如制。巡撫江西都御史林俊上疏。言事有可為有不可為。亦有可已有不可已。今江西公私匱竭。人民滋困。盜

賊未息。時可已矣。而益府宮殿患蟻蠹。王至移東寢以居。比修葺費。夫、安可已也。淮府造墳順昌崇仁起第。此　國例。安得已。它諸州縣儒學文廟圯。不治。預備倉穀數少。官軍俸糧歲通融節支。亦尚少。此又不可已也。今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煌。移封之初。親至親也。尚不用瑠璃再造之會。　國至富也。又不用瑠璃。豈其　先王。亦循慕采椽茅茨之風。崇質樸以垂憲而朕哉。今歷百年。傳數世。一旦無故而遽改之。非孝子順孫。仁　祖考之意也。且性習難靜而易動。服用難儉而易奢。操之猶懼或放。縱之安所不流。賢王

春秋方盛德業伊始求之身心自有專務而規規尋
常文具求以侈前人之觀殆末之思也臣數侍王言
論多師法古先又誤被禮愛私當顧厚宜莫如王念
欲愛王以德完其賢名不欲貢諛順旨以虧至孝孟
軻氏所謂齊人莫如我敬王者也惟
陛下裁幸使王如純璧如完玭毋涉吳王几杖之賜事
得寢已濠見諸權幸日肆而
天子方巡遊於邊以為天下且亂輒懷冀非望諸撫按
若三司若四方豪傑負時望有氣節者輒禮下之濟
相慕為名高引致仕都御史李士實名士劉養正與

寄誅。初年賂劉瑾。得復故所革三護衛。瑾誅復革。會

天子嬖都督錢寧。優人臧賢。而陸完故善濠。召入為本

兵。於是輦金寶主賢家。分遺諸權要。謀復護衛。閣學

士費宏持不可。揚言曰。寧王桀獪。今獨無護衛。誠復

之。江西無噍類矣。完知宏必從中梗。不覆奏。會 廷

試進士。 內閣與部院大臣。請 東閣讀卷。覆疏上

報可下。復護衛屯田。於是濠反謀滋甚。養死士寇欲

江湖間。及篡劫郡邑府庫以佐費。而浚剝富民財產。

所株連毒慘。當是時江西盜大起。而按察副使胡世

寧上疏。言古治盜。惟二策。曰剿與撫。今恩威倒施事

多輾轉賊用無忌行道之人患之而臣竊以爲江西之患不在於此也最可憂者天旱日久千里赤地水泉涸竭禾稼殫亡民饑莫賑而省城所延燒者萬家基地所便盡歸王府債負所責閭閻破產并田所逼村落結寨而三司蒙被鈐束錢穀刑名舉不得自繇近買辦漸行於外府騷擾遍及於窮鄉民不安生聚爲大盜官懼隱禍各懷異心臣恐禮樂政令自是漸不自朝廷出矣寧王懿親多才臣豈敢妄有過議但內外臣僚輔導非法上下官司承奉太過伏乞

聖明廣集群臣及江西有識士夫會推才望服人公忠

體國不避權勢不撓群議大臣一人專任提督巡撫

之責。予以專斷之權。諸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激揚清

濁。易置官吏。興革利弊。皆得便宜行。而妙選循良。曲

加休養。更乞　溫詔戒諭賢王。益崇謙順。仰遵　祖

訓。止治府屬官僚。藩臬郡縣。應有政務。奉持常憲。無

得交私。罔上行法。嚴戢宮奄。恪守禁例。施舍已責。惠

及黎庶。如稔惡不悛。投獻攙置者。法司提問。嚴　勅

鎮撫而下。欽奉

文皇帝聖旨。凡遇王府發放事務。必奏准方行。庶幾小

民有更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有磐石之固。

九重紓南顧之憂矣。疏上。濠大懼。徧賂權倖及大臣。必
坐世寧毀謗妖言離間罪。寘之死。時世寧已陞福建
按察使。乞休。行抵家矣。於是濠遣較校
上旨掩捕。巡按御史潘鵬故附濠。盡逮世寧家。急索之。
而世寧匿所善按察使李承勛所。變姓名間道走
京師自歸。下　詔獄。得不死。於是從獄中三上書言
江藩橫逆。朝野共聞。徵臣顓愚。天日同鑒。於是言官
交救。而諸權奸亦懼後事未可知。得減死戍邊。九年。
清寧宮災。群臣請建儲。濠聞。多輦金璧。主錢寧。賂文
武大吏。欲徵庶人子大哥者入　京。名上　廟燒香。

冀非望成則自取。寧得重賂爲好語報濠願事體重

懼未敢發也。會大臣有持不可者。議竟罷。而濠日夜

冀之成。十二年。府典寶閻順。及內官上變。告濠陰事

濠疑出承奉周儀。滅儀家。殺典仗而下數百人。爲逆

謀益急。風諸生頌已賢孝。要撫巡奏保嘗

上意。時江彬寵新盛。濠未之知也。以失賂。而太監張忠

與錢寧隙。欲倚彬以傾寧。會

上得撫巡保王奏。頗不懌。驚曰。保官陞。保寧王賢孝

欲何爲乎。忠因激

上曰。上位不言。則奴何敢言。奏內稱王孝。說

上位不孝也稱早朝勤政譏

上位不朝也因盡發錢寧臧賢與王交通狀時寧府人

名奏事往來覘　京師如織至寧家

上怒命較中外索逐之於是監察御史蕭淮露章言寧

見寧王不遵　祖訓包藏禍心多殺無辜橫奪民產

虐害忠良招納亡命私造兵器積有歲年長蓄不已

禍且大宜　敕錦衣衛官逮黨與至　京根治鎮守

太監畢真首保王賢行及諸阿附者宜罷斥左布政

鄭岳副使胡世寧守正蒙害宜起用已給事中徐之

鸞御史沈納等連章上於是閣學士楊廷和謂

旨言

朝廷處親藩自有常典。鎮巡官何自輒保王賢孝。蕭淮等所言闕 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治其遣駙馬崔元都御史顏頤壽 宣諭王。革護衛或問廷和遣駙馬者何廷和曰宣德中有疑於趙。命駙馬袁容往而鮮故循用之耳。事實中機竅。而濠故所遣偵卒。騾見逐捕。不敢留。采聽風聞莫得其要領。獨聞遣宣諭都御史駙馬實來。乃亟走報濠。濠大驚。以為 詔使來必用蔡震擒荊王故事。見禽制固不謂如趙事巳也。蓋弘治中荊府人見瀟坐不法。命太監敬。駙馬都

尉震御史珊召之至廢勿王爲庶人且舊制抄宮眷
例遣 國親臣則大恐明日遂賊都御史燧副使逵
執鎮巡三司發兵反巡督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奉
旨詰福建處叛軍至豐城聞變乃跳身還吉安時闔
省方面官皆陷賊無任難者乃與吉安府知府伍文
定謀起兵討賊檄召列郡民兵具疏告變集吉郡諸
養病省親有才望諸臣其計畫爲民望留復命御史
謝源伍希儒以紀功方聞變時守仁念濠起卒倉恐
兩畿無備爲所乘也立遣諜四出投檄言 朝廷
調京邊官軍及各省狼達土兵分道會南昌以讐賊

而與浮相唯諾令不疑召其僞軍師劉養正家以故
交意厚撫之又宣言兵不足用行集軍不出師於是
濠聞諸道兵且大至慌不敢遽動又喜守仁觀望爲
前却也不趣師已四探候者月餘知四無兵乃頗縱
而莫能測守仁要領乃出兵北徇南康下九江順流
而東攻安慶而守仁所檄召列郡兵乃大集於是乃
傳檄暴濠罪誓師指南昌遣偏師襲新舊廠破濠所
伏兵撼城中因遂拔南昌濠宮眷縱火自焚燬守仁
至乃撫居民釋脅從封府庫收印章而人心大安當
是時濠方攻安慶守備都指揮楊銳與知府張文錦

指揮崔文集誓死守僞太師士實等勸濠去安慶直
前趨南京否則徑出蘄黃趨　京師毋頓師堅城下
自困濠首鼠不能決顧督衆運土石塡壕責肉薄以
攻不能克以食事潘鵬者安慶人令持書往城下諭
趣降銳執鵬父至城上手刃之擲城下曰降者視此
鵬[illegible]兵退而賊氣大沮會聞南昌急遂解安慶圍西
還守仁督銳俯逆擊之黃石磯三戰大破之遂得濠
當是時濠聚兵歛財者數歲交權倖爲中應而天下
囂然然所將者卒多椎剽無賴未嘗經大敵江西雖
分封地制不得自擅又怨結于百姓莫爲使及驟攻

安慶莫能下固因內守仁乘虛擣其巢覆之士內搖無固心知府伍文定戰疾力立砲石間火燎鬚不退不旬月而大憝克擒東南底定固天祚　宗社實繇守仁以身扞社稷而機神不測翕張得宜之效也其後

內侍張忠許泰等欲掩守仁功乃揚言守仁初同賊謀後乃反討之及公論難掩又曰宸濠金帛俱王守仁伍希儒謝源滿載以去功遂不白而伍希儒謝源以考察落籍嘉靖初兵部職方司主事霍韜上疏曰宸濠初反海內震驚江彬弄權四方離析內外人心多懷覬望微王守仁伍文定謝源伍希儒輩必皆肯棄九族肰後肯倡此役故論功固宜首守仁文定而謝源伍希儒亦皆協心此義其奬忠勤者也江彬張忠妬其功於前隨征紀功給事御史黨奸扇讒附和其後以守仁名望素著不能毀玷而謝源伍希儒獨當其衝時有進表叅議僉事二員經過吉安亦爲守仁換留其圖舉義二臣懇脫以去其意蓋謂事成不

過陞官、不成、卽凡滅族故也、後見希儒源被黜、欣朕告人日、我當時幸不預事、乃有今日、若在其中、不知置我於何地矣、夫禍變忽生、人皆解體、使忘家倡義者、不以為功、反以為罪、後有事變、人將指二臣以為覆轍、誰肯越職分以效忠乎、天下之事有常變、君子應機有經權、變起倉卒、鄙夫小人、縮手觀望、惟奮不顧身者、朕後能以智勇而成功、變亂既平、腐儒俗吏乃騰口舌以細其短、此豪傑所以不得伸氣、小人所以多俛倖也、嘗讀歷代國史、有書攻某州、得某縣幾何、戶口幾何者矣、曾有書得財寶幾何者乎、蓋破城克敵、子女玉帛、士卒所趨、必變定兵戢、主將乃得申號令而封府庫、此用兵之常也、故凡誓師、必日戮力克敵、敵所有皆汝有也、如不克敵、身首不保、曾有誓師鼓勇之初、預申取虜貨財之禁乎、當時省城初復、強敵在外、正稍寬約束、鼓舞銳氣之時也、圖大計者、可屑小苛乎、使宸濠不就擒滅、縱橫南北、天下府庫、不知何如、賊人金帛、尚得計量其多寡乎、就使二臣、果有贓載金寶之實、猶當斷以大義、勿恤小瑕、為忠勤後日之勸、況此流言、皆張忠許泰之所鼓揚、偶續章綸之所附和、尚曾是而信之乎、御史黎龍言江西之

事不難於成功而難於

倡義可謂約而盡矣、

世宗皇帝起宗藩。嗣 大統。加意於展親。

登極 南郊 國慶諸 詔下慮無不以隆老表賢

篤恩恤隱爲大德。而諸憂深慮遠之臣語藩封亦莫

不思爲 國家畫可繼之制。遂

天子親親之恩。使不至於窮朒是時 明興百六十有

餘歳矣陜西河南湖廣積祿米數十百萬石有司不

能給宗人告饑。譁有司。有司杜門。或乃踰垣走脫去。

河南宗人告饑。將軍安淯等五百人譁椎行臺門凌

撫臣安淯坐革爵。韓府告饑宗室旭梔百五十人遮

總制尚書。　詔榜諭戢雖　優詔屢下。必賦宗人祿

而有司以匱乏之故卒莫之能應也。於是棗陽王祐楒

上書言願准唐宋故事得應舉效用若力田自活免

饑寒。不敢煩歲祿而禮部格不行。

登極初　詔王府冊封、朝廷

大禮、照舊制歲一舉行各處郡王將軍府子女有應

請名請封選婚者、來府即與保勘　奏請其年七十

以上者、寫書賜羊酒幣帛存問、鎮輔國而下、年八十

以上者有司備米十石、絹十匹、綿十斤、特存問示優

老之意、祿糧有累年不得者、查補不許稽遲、皇儲

生、詔各王府宗室屢以貧難奏告、甚非得已有司

全不處置、輕視朝廷欺辱國姓、以致困苦饑寒無門

控訴、

詔到、即處補給、違者治罪、宗室女年二十以上未婚配

者、撫按官即便行該府長史、限三月以裏保送、部覆

請鳳陽高墻庶人、或因父祖數十年前得罪、遷發子

孫至今淹禁、或夫男已故、遺下妻妾人等、未放回者、

法司併節年遷發情事輕重奏請定奪先是宗人有
罪錮中都高牆先後入高牆者且數千人嘉靖四年
釋二百九十八人十二年釋十三人十三年釋三十八
人十八年釋四十九人傳還原邸給薪米自便焉
當是時霍文敏韜因天變極疏廣
上德其畧曰
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封建　親藩祿制有差固欲子孫
世世共太平之樂也百六十年宗支日廣祿糧不給
郡王而上猶享受厚祿將軍而下奏告不得祿者屢
屢至矣有晨朝進食僅一麪餅腹不充餓者矣有假
息篷窩無屋室以棲者矣有不幸物故無棺歛者矣
有女年四十不得適人者矣凡人之為父祖者未有

不顧念其子孫者也况
太祖皇帝開太平基業合宇宙萬物皆得其所獨不顧
念子孫而忍使之失所乎藩邦不安則
太祖之心不安　太祖之心不安
聖神陟降在
帝左右感變召災亦其必肰者也藩郡有司有以抗宗
室得剛直之譽者矣未有以宗室失所之狀　上聞
者也積弊已甚區處爲難自非
聖明獨斷於上則宗室之困日甚生民供億日難事埶
有愈不可爲者臣伏考洪武二十一年周王就封其

時開封一郡惟周王一府而已循至今日郡王增三十九府矣輔國將軍增二百一十二位矣奉國將軍增二百四十四位矣中尉而下不計也舉一府而天下可知也山西巡撫都御史王德明奏題積欠王府糧至百四十七萬八千八百石有奇舉一省而陝西河南湖廣可知也夫土地稅入不能加多而宗室子孫日益繁衍祿糧何從而給足乎嘗考 大明會典一欵親王子孫才堪出仕宗人令具以名聞授任後俱如常選法轉調是我

太祖皇帝未嘗不許宗人出仕也宣德初漢庶人反當

時大臣倡爲疎忌宗室之說廢出仕之令夫禁其出仕不得隨職受禄而仰食有司是故皆以一郡而供一王今以一郡而供數千百人矣禄糧何繇而給乎

太祖時親王納功臣之女公主配大臣之子未之有嫌也自漢庶人反當時大臣倡爲疎忌宗室之說凡連姻王府之家昆弟宗族不得任京職將軍中尉之女凡有婚配必求長史代啓

奏聞非有賄幣郎從沉壓若自婚配禮官又從而參曰擅自婚配非削職秩則革禄米矣諸有寃抑不能赴訴必求長史代啓

奏聞非納賄幣亦從沉壓若徑赴訴禮官又從而參

日擅自赴訴送回高墻矣冊封不時封請資奮不時給衆口嗷嗷待食有司困亦甚矣惟

陛下特用　御札令大臣熟議其便繼用　御札行天下宗藩俾具知洪武初年親藩幾何今增幾何洪武初年所需祿糧幾何今增幾何更數十年何圖以善其後一一計議圖惟盡善以大厭宗藩之心必宗藩無失所之慮生民無加賦之擾肰後上下皆安怨氣息而災變從弭也會戶部奏代襄陵等府乏祿給

上命發太倉及河東運司鹽銀數萬兩補支給事中秦鰲言太倉銀若鹽銀者固　上供及觧邊所需用也

一旦而捐給藩封司　國計者豈不知端不可啓而終之不可繼耶獨以邇來宗室之困已極郡王祿米有經年不得關支者矣將軍祿米有三年不得關支者矣而地方之困日甚山西因祿米不足科索商人引銀矣河南因祿米不足借用　仁壽宮木料矣至於陝西以累年之饑饉加三邊之師旅存留既少祿給難供則以太倉運司之積補其不足也亦豈其得已哉臣愚以爲挹虛注盈爲一時計而可矣非更化善治可終爲萬世法程者也夫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如水就下不可止也宗室生年十歲即受封支祿如

生一鎮國將軍得祿千石生十將軍郎得祿萬石矣生一鎮國中尉得祿四百石生十中尉郎得祿四千石矣利祿之厚如此於是莫不廣收妾媵以圖孕育甚至下偶賤娼花生螟蛉房第微曖莫可究詰此近日豐林王所以有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之請也今河南以旱暵請則周崇等府不免匱乏矣山西平陽又連以被重災請則交城等府不免匱乏矣太倉之積貯鹽引之羨餘不足供各府之奏討亦明矣則是豈忍不汲汲爲之處哉先是制親王絕郡王以序繼王爵其郡王絕不得復請繼

次子止封鎮國將軍宗室所生子三日後奏報五歲請名十五歲請封選婚正德中禮部始請嚴花生之

禁不許請名造入玉牒聽生理自便花生者乃樂女於不良之婦所生而傳生則花生者所傳子孫也嘉靖中禮官參准郡王年三十無子者方許具奏將軍三妾中尉二妾

三十二年嗣慶王鼒櫍爲父台浤乞復爵

賜祭塟諡禮尚書歐陽德覆奏言竊照台浤先饋寘鐇銀幣助爲逆繼欲謀殺撫鎮成其私已復溺愛少子賤其嫡自非 朝廷體念宗室律令昭肰妻子且不免於緣坐矣今已病故自宜循革爵庶人之例撥地安塟豈宜輕率陳奏但念慶王業已蒙 恩得襲祖爵而台浤止稱庶人諸銘旌題主入廟俱爲未便子爲父乞急不擇詞則不得已之情似可矜察如蒙

皇上念慶王龔封伊始雅意爲善姑用父以子貴恩典
追贈台淥以伸其情仍申　敕加勉若善名靡終父
愆罔蓋則　國法可畏　天寵無常仍　敕翰林院
查謚法與台淥素行相應者奏請爲謚則法與恩兩
不廢奪矣　奏可會諸王府中尉女求封德覆奏言
臣伏讀　祖訓郡王六世以下有授奉國中尉之文
孫女則縣君鄉君之號止於曾玄而五世後不及焉
夫
祖訓於起居飲食之宜宮室器用之制纖悉曲盡豈其
獨畧於此蓋孫女至於五世親屬疎遠若一槩授封

給祿非惟勢有不能及而 恩固亦有不能周也今親郡王之女其祿米比曾孫孫女祿僅比六世孫則聖祖深遠之慮可推而知矣況女既有歸則夫家生業足以自贍 朝廷稍加光寵即足為恩固不必強其勢之所不能而盡授以封號祿秩此

祖宗之制所當申明者也若以時勢論之洪武間初封親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女纔九位永樂間增封親郡王將軍四十一位女二十八位通計纔百二十有七位爾而當時本色祿米已不能全給瀋府纔六千石秦府唐府各五千石代府三千石遼府韓府伊府

各二千石。岷府一千五百石。肅府僅七百石。慶府雖

七千五百石。而郡王中分之。無滿萬石者。當是時。

祖宗豫計蚤慮巳如此。況今 天派日衍。征租有限。今

各親郡王將軍中尉九千八百二十八位。女計九千

七百八十三位。通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一位矣。其

數多 國初百五十倍。後尚未艾。而 親王本色祿

米。又無不給萬石者。計天下歲供 京師米四百萬

石。而各處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視輸 京師之

數。不啻倍之。皆 國初所未嘗豫計者。郎如山西存

留米。二百五十二萬石。而宗室祿米三百一十二萬。

河南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室祿米一百九十二萬是二省之糧即無水旱蠲免不少升斗猶不足供祿米之半況官吏俸給軍士糧餉皆取給其中如之何其能供也伏見嘉靖九年豐林王台瀚奏欲定限郡王將軍中尉子女之數限外所生止給冠帶口糧台瀚亦郡王也豈獨不欲富而言此亦以宗室缺乏之甚須俸給而有司不能全供必懷觖望有司缺乏未能辦給而宗室勢欲全得必數受侵侮政令因之阻隔國計無繇克足不若使各受冠帶月糧許其如民間應科舉商吏各治生爲兩利也況中尉女本

祖訓不敢嘗國家經費無措之日而欲盡授封給祿則
時勢之窮所當變通者也今秦晉等府中尉女於
皇家爲袒免而下親不宜復封奏可於是始損中尉
女封但稱宗壻不甚乖舊制而通計所省天下固數
萬不訾也於是經國者寖寖議立宗學得比民業制
舉事矣隆慶初副使王世貞上議言　國家待宗室
意往往傷於用恩其待宗室之法往往傷於用義夫
族屬至於奉國將軍亦可已矣又復推而三其中尉
以至於世世不絕此所謂傷於用恩者也雖屬疏遠
而固皆

高皇帝及
列聖後也無罪而困之一城之中。絕其仕進之路。所謂傷於用義也伏望　下禮部及府部大臣議於奉國將軍諸子聽免其祿秩分居附近州縣廢者之日仍與　會典事例給與房價量復徭役使終身得畢力於農賈其有志科目者與常肄學應試聽爲南京及司府州縣等官一應宗室年至五十量與本等服色冠帶周韓二郡王至奉國將軍改封雲南廣西四川福建地方量給路費行糧庶幾少甦中土之民又言各宗室命名俱限金木水火土字樣以致重復互犯創造生澁自今而後係中尉以下止從上字定名其下不

柳何字非唯可免卑後創造之若抑亦少宦親疎之別、其自著論言今宗室重
斆矣仰哺待衣日盼盼焉而卒莫之與又爲厲禁俾
不得從農商之業其賢者又不得偕寒士從有司之
薦圖之一城之內至倂室而雜經者有之矣易名姓
而爲所不可爲者有之矣且以天下之大北距狄南
際蠻東夷西戎之內郎窮岩厳築其人之負一才一
藝者靡不入薦得官職至舉
天子三葉之親無罪而被之以虛名實之以庶人此非
所以明親親用賢之道也所以勵冀廢官代天工必
非宗室朕後可則是周不得周召畢散漢不得德向

蒼虞。晋不得孚攸齊不得嶷元魏不得勰周不得憲。
唐不得孝恭撰勉而宋不得汝愚也。夫薄待族屬以
不足用。而厚困民以供之是壅閼
主上之仁於尺寸之内。而憂害於萬里之外也。今號稱
有司當王國比近者。見宗室之如懸罄。突無炬而衣
露體。則其勢不能復念民。見民之廢箸鬻舍捐妻子
以供王國之祿。則其勢不能復念宗室。二者交戰而
技窮。上誠欲惇親親。不以吏事困之。則請始置其近
者。請自將軍以下。少裁其祿數。而務實其惠。中尉以
下。則請毋賜爵祿。而寛其禁。使其賢者得與寒士角

長而受任其不肖者從事於南畝以其力周其身而
官帑與焉廢乎其德有支也事需後
記載家言宣德初修　玉牒成上之
章皇帝太息曰　國家宗族繁盛皆
祖宗積德所致今於朕雖有親疎然本原一人朕何敢
忘焉大學士士奇榮頓首曰周自后稷來世積忠厚
以故子孫衆多維持王業多歷年所今
國家世德隆厚故本支繁衍
陛下又遠遵帝堯明峻德以親族將福祚滋永矣稽先
王奠官詔爵而分土制祿因焉各視其才德之所任

故成周之盛周公太宰康叔司寇冄季司空而五叔無官唯尚德也封國八百同姓五十而周公康叔封各數百里褒有德也位稱其德則無浮食之官祿與共功則無浮功之奉亶盡制而無已矣乃其立五服之制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親屬竭而恩降於同姓斯所繇一天豈智計哉公族屬遠隆爲庶人使各修其士農工賈之業各因其才食其力以養生送死而無虞於困以故能如脂轂焉行地微至而不窮夫治人者與食人者之交相養也蓋自肰之符萬世不與易也今內而府部百司外而藩臬郡縣　各設官分職則

綴閭俸以爲民治矣而
天子之宗室又列　親王郡王將軍中尉之爵而制爲萬石千石八百石而下之祿以給之雖其祖免之親祖祧於上宗遷於下而給爵祿不廢也夫爵不度德祿不量功人不食力而顧禀給於無功之奉雖山海不繼以天下有限之民賦上給　國用下給官俸又中給宗室數萬人不可繼之祿將於何給之及不能給則廩廩無盡爲虛文程督實袖手匡坐而待困頓日覬覬籌所爲減損刻削折支戮抑之法而不反之本也亦過防泰矣且今之難於更制也將

祖訓闕耶。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即　訓必有闕。
聖書石謨。朕且當熟覽周慮。善繼述於不窮。況
皇祖有宗室文武才能依常調選用之訓乎。且今禁防
瑣峻濫。　祖訓何限。而直為此拘拘也。虞制更而慮
易乎。今宗室困甚矣。　國計亦已蹙矣。計無所復之
矣。今開以自效之途。食以任官之祿。復聽以力生之
業。所謂道順全安之術也。將入自矜奮勸於尊君親
上。豈顧易慮哉。世未有因勢利導而從或逆之者也。
將虞其不足用。與用之而怙勢恣睢耶。　國憲有紀
蒞官有則。誠聽令從仕而

上不踰之使得恣壹料以任官之法則權之所在雖疎必重法之所行雖貴必屈唐宋具行之況宗室林林侯王孫子亦何寧其皆不適於用也於戲大易之訓建國親侯九經之道尊賢親親有殺有等固本天敘地萬世不能易也

洪武三年冬十月詔大封功臣 命大都督府兵部官上諸將功第吏部定勳爵戶部度經費禮部定儀工部造鐵券翰林院撰誥文丁酉

上御奉天殿 皇太子 親王及百官班侍如儀

上召諸將諭之曰朕欲倣古先王計功定封之日久矣

以征討未暇至于今諸爵賞皆朕親臨定其差次左丞相善長無汗馬勞朕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達朕起兵時從征摧堅撫順勲烈爛焉宜進封大國公以示褒餘據功行封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所定勲爵即不稱宜 廷論毋諱朕自言毋後言諸將皆頓首謝於是善長封太師韓國公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祿五千石達封太傅魏國公開國輔運推誠宣力功臣祿四千石常遇春李文忠馮勝鄧愈並封公祿三千石湯和而下並侯祿千五百石至六百石有差汪廣洋劉基並伯祿二百四十

石賜鐵券金帛各有差。券制形如瓦面刻誥文背鐫免罪減死俸祿之數字文鏤金而永城侯薛顯有罪奪鐵券不與。賜文綺遷海南

上召諸將 面諭曰。卿等明聽朕言。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賞酬功。刑罰懲惡。而後上下相安。以底于治。昔漢高帝法非軍功不侯。重功也。乃後諸功臣不免於夷誅。侯君集有功於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以執法者不可而止。高祖太宗豈顧忘勞臣。為已甚哉。繇恃功驕恣。自冒於法。欲宥之不得耳。右丞顯始自盱眙來歸。朕推心委任。從征著績。而破慶陽。破王保保

在尤功朕甚嘉之朕天性殘忍朕屢戒不悛乃妄殺
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又妄殺馬軍今又殺天長衛千
戶吳富富自幼從朕有功無過顯奈何得殺之朕欲
廢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即殺將帥欲宥之郎炊
者何華今論功當侯侯之而分其祿為三一養其毋
妻二贍富及馬軍之家而居顯海南廢幾　國不廢
法而顯功過不相掩也顯所為卿等宜視為戒諸將
咸頓首謝
陛下待顯誠仁至義盡百代所不及已
上念功臣嫡長得封而支庶無官祿　命差次授官

諭若曰朕法前王之制定功行賞者數年暇中引鏡
自鏡已蒼顏皓首追思曩昔髮烏氣壯當群雄擾攘
中與諸功臣併命於白刃之杪艱苦備同之今朕有
天下分王諸子而功臣庶子無官朕甚憫之其敕
中書都督府授以流官後有能捍大患立功即功入
世襲其不恭若怠事自律如憲章二十一年
上念諸將老欲保全之聽公侯各還其鄉　陛辭　賜
緡錢造里第　賜金葺先塋置守冢戶有差二十二
年以肅情逆黨　榜勳臣于　朝堂功高望重曾連
歲總兵者八人首魏國公達專簿書職指不者一人

韓國公善長以歸義封者三人未總兵而隨征有戰鬪功者十九人建功者十五人以父功封者五人持兵兩問可觀望不觀望而歸義者七人共五十七人已　詔翰林院稽歷代功臣封爵食邑多寡之數及號名虛實之等曰稽制錄頒功臣防僣奢已又命修稽古定制禮儀度等加詳頒焉二十七年推　恩功臣官二品而上得　賜第于故里置饗堂樹碑于先塋官爲給費諸功臣物故者

上往往罷朝哀慟或親臨奠擇塋地功高者　賜陪塋鍾陵山配享

太廟肖像功臣廟哀榮始終後星黨罔亦少容焉
成祖時論靖難功追封都督徐增壽定國公封都督僉
事丘福朱能並國公祿二千二百石張武等十二人
侯祿千五百石而下有差六年交阯平
上問戶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費於
一時有限陞貴於後日無窮臣以爲多陞不若重賞
之便也於是惟元功進爵者六人餘頒賚有差後正
統麓川之役封爵陞職至萬餘人餘功爵代有至正
德中軍職無慮十萬人文臣以討逆亂授伯爵者間
有之然往往革廢已有外戚恩澤侯乃開國翊運諸

勳臣耗落盡矣惟魏國尤功爛焉獨存比漢酇侯黔
國爲　國守疆世填滇土弘治中　詔錄祀　太廟
元勳後加　恩而開平王遇春岐陽王文忠寧河王
愈東甌王和後皆得世南京錦衣衛指揮嘉靖中
肅皇帝廣興滅繼絕恩紹誠意伯基後已又念四王功
當封下九卿議吏部等會官言遇春愈文忠和皆各
有開國廓清功剖符傳世而微替彌長迄于斯今
皇上神聖勳遵
祖烈撫念四臣俾悉如基議從事至當臣等愚不能及
請世爵如　旨於是封常立振懷遠侯李性臨淮侯

鄧繼坤懷遠侯湯紹宗靈璧侯祿千石世券而停諸
外戚侯世襲者封
穆宗踐祚采廷臣言理新建伯守仁討逆功遵
先皇帝旨准世襲嗚呼恩宏深矣

閨史下編卷之七

下十